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意大文利學

王希和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商務印書館發行

學文利大意

著和希王



書叢小科百



011
8476

意大利文學

目次

第一章 意大利文學之分期及意大利之語言……………一

第二章 意大利文學之起源及其第一次之衰頹……………四

拉丁之影響 但丁 彼德拉 伯克素 意大利文學第一次之衰頹

第三章 意大利文學之復興及第二次衰頹……………一七

十五世紀末葉之文學與羅南索之詩風 戲劇之來源與浪漫之敘事詩 亞力士圖

之敘事詩 脫素之詩風 抒情詩的作家 劇詩的作家 牧人劇與訓道詩 諷刺

詩說部及故事 關於歷史之著作 文法與修辭學 科學哲學政治學 意大利文

目次

一

南京

04862620

274

262

學衰歇之時期

第四章 意大利文學第二次之復活及現代之趨勢……………三七

十八世紀之歌劇 十八世紀之喜劇 悲劇之改良家 抒情詩敘事詩及訓導詩

諧體詩與諷刺詩 傳奇小說 歷史 美學與批評學 近代文學趨勢



意大利文學

第一章 意大利文學之分期及意大利之語言

意大利文學之分期 意大利之文學史爲便於研究起見，可分爲三期，每期各表明一盛一衰之傾向。

第一期之文學，由一千一百年起直至一千四百七十五年爲止，此期包括意大利文學之來源，十三世紀至十四世紀間但丁、彼德拉、伯克素三人之作風，當時文學之發展，及十五世紀時因熱心研究希臘拉丁之古學，意大利文學之衰頹。

第二期起自一千四百七十五年，包括羅南索與利阿第十時代意大利文學之復活；亞力士圖、脫素等繼起，文學最盛之時期；馬列力派 (Marini school) 興後，文學之衰頹，及十七世紀末文學

最後之復盛。

第三期起自十七世紀末直至近代，包括意大利文學之發展，受法國影響後之衰頹，及當時各大家之努力，文學根基使得奠定成爲意大利一國之文學。

意大利之語言文字 流寓於意大利半島之古時部落，其語言與粗魯之拉丁相接觸，遂形成各種新土腔，迨後此種種新土腔又受外來侵入之蠻族相混淆，更龐雜而失其固有之性質矣。雖此種土腔各代皆有變更，今尙沿用之，而下等社會之民家用之尤普遍。唯其大多數語言文字孳乳既多，遂各有其字典文法。此多種龐雜之語言中最主要者可分爲三類：第一類屬於北方者，李格利安

(Ligurian) 皮得孟第息 (Piedmontese) 朗巴地 (Lombard) 維力第安 (Venetian) 愛米蘭

(Emilian) 諸地皆屬之。第二類屬於中央者，脫士甘 (Tuscan) 阿勃利安 (Umbrian) 以及羅馬

各省之語言咸附麗焉。第三類屬於南方者，則有利波列登 (Neapolitan) 各省及西西利 (Sicily) 之語言。每類之語言各不相同，與純粹之意大利語，則相差更遠，惟其普通之基礎皆建設在粗魯之

拉丁文上面耳。

脫士甘之語言文字，最初即採取以入於意大利文學者，因普通之拉丁文極形發達，且本土之語言與羅馬之成語亦頗有相屬似之處。要之，脫士甘出受外來蠻族之侵擾，其語言文字仍未失其固有之特質，爲其主要之原因。如大文家但丁（Dante）、彼德拉（Petrarch）、伯克素（Boccaccio）等，皆能發揮而光大之，使達於美備且賦有一國之特性。是故古意大利之文學與近代之作品所採用之文字相去不甚遠；此皆彼等之功績也。

第二章 意大利文學之起源及其第一次之衰頹

拉丁之影響 當中世紀之初期，意大利文學皆採用拉丁文，當時優秀之作家其目的除求恢復羅馬之文字外，無其他旨趣。因愛好羅馬學術故，在中世黑暗長時期中，意大利之心靈獨能保持其活潑自由之精神，此種自由之精神，歐洲各國當時尙未知曉也。即歐洲之文學範圍亦甚狹，所採取者多半爲武士離奇弔詭之事蹟；意大利則竭其心思以研究羅馬法律歷史，且從事於希臘哲學之翻譯，此外，更建立各大學院，學院之權勢風靡一時，而科學與文化遂有蒸蒸日上之勢。

若論文學，意大利在中世紀時，實無所表見。至武士詩歌意大利亦未產生，蓋其國襲羅馬之遺規，封建制度不立故也。當時散文大率用拉丁文，而詩人之作品則採取伯洛溫西（Provençal）及法蘭西之文字。迨後法蘭西之成分漸減少，直降至十三世紀末始有脫士甘脫派（Juscan school）之抒情詩勃起，此爲意大利藝術之新紀元。此派中如拉波（Tajo Gianni）加圖（Guido Caval-

caniti) 新路 (Cino da Pistoia) 但丁等皆極有聲望之作家。諸家之作品多半受戀愛之感興；因之體物寫志，連類不窮，而風格則欠流麗輕暢。如拉波之風格，多模擬前人，而前人之錯，彼亦有之。加圖之作品哲學氣息太濃，致損及詩的想像。惟新路之戀歌具有柔和、綿邈之情，而音調亦極諧和，故可與之比并且能超出其上者，只有新生 (Vita Nuova) 之作者但丁一人而已。當時古希臘羅馬之學術，灌輸人心，風會所趨，遂演成文藝復興之局勢；後世言文藝復興者，皆以但丁、彼德拉、伯克素三人為前驅，而此三人者，實不啻意大利文學史上之鼻祖。但丁之神曲，伯克素之十日談，俱立意大利文學之極軌；至於彼德拉，其振興抒情詩，提倡古文學之功績，尤不可沒。

但丁 (Dante Alighieri, 1265-1321) 從來詩人其天才之宏偉超卓，影響及人類之心靈，又若是深切，運用不完備之題材又若是精密，除但丁外，無第二人也；當時哲學家其力能貫穿人類之思想情感之深處，其作品歷數百世而不稍失其光彩，似但丁者，恐亦無有也。

但丁生於佛羅棱斯城 (Florence)，亞力希列 (Alighieri) 之望族也。幼喪父；其母氏不辭勞悴，以教以育，聘名師伯南那圖拉丁力 (Brunetto Latini) 及諸名宿為之傳。故但丁年雖稚，而

學問上之進步獨迅，不特於古文學及政治學有所心得，即音樂、騎射、傍及各種合於但丁當時之需要者，亦無不嫻練。及年長，但丁則就學於巴多（Padua）、波羅拿（Bologna）、巴黎各處之大學校。年二十五，身列戎行，助格爾福（Guelphs）黨，與反對黨基伯林（Ghibelline）戰，曾兩次顯其戰績。但丁未入學爲生徒，未列伍爲兵士之前，已有戀人；其所愛之女具有絕大之感化力，但丁一生不能忘之。但丁九歲時嘗於五月節（五月一日節期）日，遇一與彼年歲相若之美女名畢德絲（Beatrice）者，色授魂與，不能自禁。自此後彼女即成爲但丁純粹的神聖的戀愛之寄託物，亦即全人類之智慧與圓美之象徵。但丁少時多作詩頌之，竟成集一卷，名曰新生。其抒情詩頗受伯洛溫西（Provence）派之影響，其言情愛，則屬 *Trobadour* 派，後因加圖之感化，遂轉入神祕一流，以美善合爲一體。故崇畢德絲若神明，視愛情無異超凡入聖之直徑。但丁年未達二十五，畢德絲死，其熱烈之戀情，不但不因此而漸趨寂滅，且愈美化爲純潔；不但不隨畢德絲同瘞於地下，且與畢德絲之靈俱升，而化爲神明。

但丁年三十被選爲佛羅梭斯宰官。其時民衆分爲兩黨，互相仇視。當但丁出使於羅馬時，反對

黨捏詞陷之，并抄沒其產業，且流但丁及其同伴於國外，謂有敢擅回國，死無赦。但丁由是流浪不得歸，逐客淒涼，依人爲食，其艱苦辛酸有非吾人所能想像者。窮者欲達其情，勞者欲歌其事，但丁之文學作品大部分皆成於此牢騷鬱伊之時；故其芳馨悲惻之情，歷萬世而猶存也。後但丁卒因奔走國事，不得志而歿，時年五十六歲，流竄於外幾十有九年矣。

但丁本地之民衆當但丁生時，無一能表其同情，款詩人以隆禮，及至但丁死後，則反深爲之惋惜；但丁死後百餘年間，星使不絕於道，至納文那（Ravenna）以搜羅其遺跡。卽流放但丁抄沒其家產之黨人，於但丁死後不久，亦宣言但丁之詩宜誦讀，且宜廣爲散佈。伯克素遂被舉爲辦理此事之要人。故未至十六世紀之末葉，但丁之神曲已經過六十餘版矣。

但丁之神曲爲世界上文學名著之一。全詩分爲三大部，記羅馬詩人福吉兒（Virgilio）導之夢游三界事。此詩爲譬喻（allegory）用以宣示深奧之義，此蓋當時詩之最普遍體裁也。詩中懺罪受福之說，大半出於神學，惟所重仍在乎畢德絲一人。

在一千三百年之末，但丁自述彼迷路近於耶路撒冷山麓之深林中。但丁欲攀登，忽有一獅，一

豹、一母狼阻其徑，不得上。方欲折回幽林，不意逢古羅馬詩人福吉兒，詩人告以彼爲畢德絲所遣，來導但丁游地獄、淨界、天堂、三界，天堂畢德絲將出迎之。於是二人走出幽林，經過地獄之門，直入於幽冥之域。是謂地獄界（Inferno）。地獄界形似圓錐，上寬下狹，共分九層，遞層狹小。每層俱有不同之凹處，有罪者列居之，責罰之輕重，視犯罪之大小爲斷，窮兇極惡者，則囚於至隘之末層。第一層爲未曾受基督洗禮者之所居，無哭泣與眼淚，祇聞有永久之嘆息耳。據作者意，謂此等人將永屏於天堂之外。第二層所居者多半爲沉溺聲色而失其靈魂之人，但丁在此遇不幸之佛南色士加（Francesca da Rimini），此人之歷史，在但丁神曲中，實爲最美妙之一段。第三層，多貪饕之人；第四層，則爲守財虜與浪費者之所居；第五層以下，俱爲罪惡深重之人，所得之懲罰，皆與所犯之罪孽爲比例。但丁達最末層時，所見者咸屬叛逆巨惡之徒。撒旦（Satan）屹立於地獄之中央，各方罪惡之潮流皆匯流至其身畔，蓋彼爲種種罪惡之總源也。在其首部之下有六大翼，阻其不得上升，且能生風，使之凍僵於泥塗中。

出地獄界後，卽入淨罪界（Purgatory），爲一山，亦作圓錐形，共分七級，居其中者，視懺悔之力，

遞次上升，淨山之頂爲樂園，可達天堂。游至此畢德絲來迎之，并爲之導，福吉兒遂隱而不見。畢德絲引但丁游過九天，與所居之聖哲相晤。但丁一生之疑慮與困惑至是皆得解決。以上所述，卽神曲中之大略也。至神曲譬喻之意義，則頗晦昧難解，惟疏釋與考證者多有精密之作，故亦可得見也。但丁冥游三界，可視爲全人類祈向永久幸福之象徵。幽林或謂可泛指罪惡世界及宗教政治紛爭之事。〔蓋當時已有格爾福與基伯林（見前）兩黨交爭之役，至但丁被送爲宰官時，復有黑黨（Neri）白黨（Bianchi）之爭。但丁以家系論應屬白黨（卽教黨，亦卽前格爾福之黨，但丁家系屬之。）執政不免偏白，後爲黑放逐，卽因此。當時帝教（黑黨屬於皇帝）相斥，復糾以黑白兩黨之爭，其紛亂可知也。〕獅則喻傲慢、武威；豹則喻女色，言其文采斑點足眩人目，或謂喻當時黑白兩黨之妬爭，而作者遭其放逐；母狼則喻貪婪。但丁舉出三獸，乃用以隱刺時事人物，然亦有所本：舊約耶利米書中，第五章，有述及獅、豹、狼，三獸之處，但丁取用之，實具匠心。至於福吉兒則爲人智之代表，故只導但丁至樂園而止；畢德絲則爲神明之代表，故能導入天堂。設世無人智與神明之助，將見人類永不能達於最高之結局（supreme end）——卽上帝也。

但丁於神曲中，描繪自然，解析情感，咀咒罪惡，頌讚德行，皆極奇妙宏偉，以顯其藝術手段之高強。神曲之題材多半採自神話、歷史、哲學，復參雜以己身愛憎之念，吹以天才之氣息，此偉大歷久不磨之作品，遂以產生。意大利有但丁而文學基礎乃得奠定，而文藝復興之氣運亦由是而開始焉。

彼德拉 (Petrarch, 1304-1374)

彼德拉屬於佛羅棱丁 (Florentine) 之望族也。父爲名

律師，與但丁友善，亦因奔走國事被放，流寓於法。當其在亞維朗 (Avignon) 時，曾挈其子游福格流泉 (Fountain of Vaucluse)，時彼德拉方十歲。此地荒野清寂之景象給與此十齡童無窮之靈

感，迨後彼德拉年漸長，而此時之印象，尙深鑄腦海未滅，且影響及將來之生活與其作品。彼德拉性溫謹，到處皆與人結識。貌既美好，才具復雋，人亦喜與之論交。年二十三在亞維朗禮拜寺中，遇一武士之妻名曰羅納 (Laura de Sade) 者，卽傾心慕之。羅納方二十歲，爲人妻已三年矣。羅納不特貌美，富有資產，且其態度之純潔尤令彼德拉顛倒。由是彼美之影像使詩人心中感發一種極溫柔高潔之情愛。舉凡熱烈之情，怨苦之况，悉寄於詩，不久遂成三百十四行詩，皆紀其瑣屑之悲惻之情事，無一語涉及邪穢者。當時彼德拉不得至羅納家，晤見之機會，祇在大庭廣衆之中，各喻其言外之意。

而已。然彼德拉不因此而頓減其愛忱，且視羅納爲其一生靈感之來源。但丁之於畢德絲殆可彷彿。後羅納生子既多，人世之憂愁與年光俱減其盛年之容彩。同時彼德拉之詩傳佈既遠，仰慕羅納之美者亦日多；然來亞維朗求見者，皆大失所望，蓋彼等最渴慕之羅納已垂垂顯其老態矣。一千三百四十七年，羅納罹疫卒，計彼德拉與之第一次相逢距今已二十有一年。至是彼德拉對羅納人世之情愛，轉爲至深之靈感，中心永慕，若對神明；故其所作詩亦較前此爲悲惻美麗，動人之力亦更強。不久彼德拉即退隱不出，一日清晨卒於藏書室中。

彼德拉自幼承 *trobador* 之影響，努力爲詩，又受羅納之感發，故其詩大半皆屬抒情體，彼德拉之名能垂傳久遠者，即在乎其抒情詩之佳妙，可爲南歐詩人之模範耳。所著抒情詩可分爲兩種：一爲十四行詩 (*sonnet*)，一爲短曲 (*canzone*)。（前者採自西西里，後者取自伯洛溫西。）詩中之題材以情愛爲主體——即詩人對於羅納失望之情款。此種愛情頗富有宗教之思想，蓋出自神祕派（或稱密宗）者也。從來詩人表見其思想，能如彼德拉之純潔者，實罕其人。當時意大利之文字經彼德拉極力改善，亦更優美，且富有柔和之音調。彼氏且採取阿維德 (*Ovid*) 與鐵勃拉士

(Tibullus) 詩中之動人情緒及芳馨，并安拿克利恩 (Anacreon) 之樸素，以入意大利之抒情詩中，此彼德拉詩篇，所以可貴也。又極喜古學，曾游行西班牙、弗朗多 (Flanders) 各地，專事蒐集拉丁古文之遺本，并提倡研究古學不遺餘力，對於文藝復興之運動，大有功也。彼德拉不特徒與當時有名之文人相結交，且能以自己之好尚 (taste) 而感化之，其權力之偉大，雖當時之國王不能過之。身雖爲教徒，然甚仰異教之學術，彼德拉蓋欲使異教之文化，與基督教相調和，其提倡古學之深意實在此，其不朽之名亦由此得來也。

伯克素 (Boccaccio, 1313-1375)

十四世紀是爲意大利文學最光明之時代，其時各大家創造力之強實凌駕任何時期。如但丁之偉大敘事詩，彼德拉之抒情詩，伯克素獨創之散文，皆爲文學上不朽之名著，代後人開不盡之法門者也。伯克素之散文體，流暢雅飭又帶有柔韌性，故無論何種之題材俱可應用之。

伯克素爲佛羅棱斯商人之子，早歲有慧名。父使之業商，不久棄而學律，復不愜意，遂改習文學。住奈波而司城時與一婦人結識，其所作 *Fiammetta* 一書，卽自陳其哀怨之情。其早期所有作品，

受彼女之影響爲多，皆可視爲後來自敘小說之源本。然伯克素有其不朽之名，且被崇爲意大利一國文學之第三建設者，全在十日談（Decamerone）一書耳。蓋當南歐瘟疫流行時，伯克素作此書以娛朝廷之婦女。書中假言一千三百四十八年，佛羅棱斯城大疫，有士女十人避疫於奈波而司城村間之別墅，每人各述故事一篇以消長日，凡十日，共得一百篇，故取名爲十日談。書中第一篇描繪瘟疫之情狀，爲伯克素最佳之散文。其餘百篇故事，風格亦各不相同，用筆變化之妙，當時實罕能及之者。蓋伯克素文體之組織，具有雍容、樸素、精確諸優點，不愧爲意大利散文之開山祖也。

雖然伯克素之十日談，亦有所本，非盡出自己作也。吾人於全書中可窺見其來源蓋出自印度之傳說，此種傳說奇詭可喜早已流行於東方，於十二世紀時，曾譯成拉丁文。十日談中有數篇採自法蘭西之 *Fabliaux*，其餘各篇係蒐集當時流傳之故事，或爲著者所遇見之真事實。雖此書伯克素不便誇爲己創，然能蒼萃衆說，加以藝術之洗鍊，無不俱增美妙，伯克素仍不愧爲意大利散文之鼻祖也。十日談中最動人最美之故事，無過於“*Griseida*”一篇，惟敘述間或失之不莊耳。此書於印行十四世紀之中葉，自印刷術第一次發明，幾傳遍意大利全國。

伯克素尙著小說一部名曰福洛苛波 (Filocolo)，書中述古時冒險之傳說，可視爲中世散文小說之始。復著有二首傳奇體之詩篇，最先引用 *Alta va rima* 韻律以入詩（即篇中每六行爲一節 *stanza*）互相換韻，後又附以一對句 (*couplet*)。伯克素之拉丁文作品亦多，惟不甚有名，故不詳。

伯克素與彼德拉友善，亦致力研究古學，曾以私款印行古代之遺籍。希臘之文學得傳入脫士甘，且流及歐洲者，伯克素之功績也。

但丁死後，伯克素乃爲之校訂神曲中地獄篇前十七段，且以傳佈但丁之作品及其思想爲己任。迨其密友彼德拉卒，遂萌厭世之心；後數月亦病卒於索達爾都 (Certaldo)，時年六十三歲。

意大利十四世紀之散文家，除伯克素外，最負聲望者，有佛羅棱斯之歷史家三人，名曰維南尼 (Villani)，最長者生於一千三百一十年，卒於一千三百四十八年，著有佛羅棱斯史記一部，未竣功，其弟與姪乃續成之。此書廣博饒有趣味，而文章復簡潔流暢可誦。又有名佛蘭苛 (Franco Sacchetti) 者，亦以創作小說名於時，頗足與伯克素比肩。其所著說部與故事 (*Novels and Tales*) 1

書，以文體流利雅飭爲人所稱賞，書中多描寫當時之風尚尤可貴。

至於當時屬於宗教之禁慾主義 (ascetic writers) 作家，只有襄那城之聖加色林 (St. Catharine) 占重要之位置，蓋其人對於十六世紀之宗教大運動，頗有暗示之功。其作品屬於宗教方面爲多，文亦極強勁有力，十四世紀時曾傳佈意大利全國。

意大利文學第一次之衰頹

自彼德拉與伯克素提倡古學之後，全國學者聞風附和，流佈之

迅，如水就下；雖一面足蔚爲文藝復興之盛況，然意大利十四世紀下半期之文學即因此而缺乏生氣與進步，經十五世紀此風猶熾。當時之文人皆集中其注意力從事於古代死文字之研究，雖古代之禮節、習俗、宗教制度等無不用功考治。充其量，當時文人所能遺留於吾人者，僅一種估定古代學術之得失之批評考據精神耳；對於純粹之文學意大利實無所表見也。此時意大利之詩歌亦漸就衰歇，有獨創之天才，此更不可得；所有作品大抵粗野生硬，非文學之正宗也。直至十五世紀末，風氣始轉，新文學之曙光於是乃顯。當時政府注意提倡學術，國中大學校日見增多，且多聘有聲望之教授，踵門求學者遂日益衆，各種之公開講演亦甚發達。即當時之教皇，亦洗前先藐視學術之惡習，以

培植文化爲職志，如尼古拉士第五（Nicholas V.）、畢阿士第二（Pius II）卽有名之學者。又如米蘭公爵（Dukes of Milan）、孟德亞與福拉亞侯爵（Marquises of Mantua and Ferrara）等皆招集一般科學家文人等於其爵邸中，款之以隆禮。麥狄息（Medici）城在當時爲財富之區；城中有名卡司慕（Cosmo de Medici）者，爲歐洲經濟界最重要人物，其人之權力足以傾盪一國之基礎，所交多貴人，其提倡學術之熱忱，實足風靡一時。卡司慕開其邸第以居當時文士，又改其名園爲學院，研究柏拉圖哲學。其銀行開設遍歐洲，不特用以扶助商業，且用之提倡文學。銀行中之經理人皆受卡司慕命，往各處收買前人遺著；其商船由君士但丁堡、亞歷山大城各地來者，皆載有希臘、敘利亞之遺久典籍。當被放於威尼司（Venice）時，卡司慕尙繼續保護文士，不遺餘力，及至回佛羅棱斯後，更極力提倡。然當時所扶持資助者，多屬於治古學者，至本土之文學，尙無若何之發展。惟詩人等，受古學之影響，於古學研究中得益亦不少，由是意大利詩幼稚處遂得革除而賦以新生。於是意大利文學另開一新天地，故未至十五世紀末葉已轉入新機矣。

第三章 意大利文學之復興及第一次之衰頹

十五世紀末葉之文學與羅南索之詩風

使意大利詩壇復呈活躍之景象者惟羅南索

(Lorenzo de Medici) 一人而已。羅南索爲卡司慕之孫，生於一千四百四十年，卒於一千四百九十二年。其努力於文學之結果，遂使意大利文界拓一新局面。羅南索自身爲詩人，其作詩也，力求恢復彼德拉之作風，而繼其餘緒。唯其作品不若彼德拉之諧和與芳馨，至其詩中思想則較爲自然，風格亦較爲清簡。羅南索於詩之各體，無一不嘗試之，其才力之高，想像之富，實有不可企及者。然詩之努力在羅南索觀之，不過娛樂而已，蓋其政治上之致力固自有其輝煌炳耀者也。至於提倡研究古學，蒐集古代之美術作品，羅南索亦大有功，且將其花園改爲美術家研究所。因此，米齊爾鶯基洛 (Michelangelo) 之美術天才遂得發展，而同時佛羅棧斯美術之光耀得流佈於意大利且影響及歐洲。

羅南索死後，意大利受轄於却耳士第二（Charles II），科學與文學同時消沉於金戈鐵騎之聲中，凡文學與美術之寶藏皆受軍人蹂躪。其時教皇利阿第十（Leo X, 1445-1521）為羅南索之子，頗有父風，極力保護文人與美術家，意大利之文學因得不墜。又當時印刷術有新發明，復值哥崙布發展美洲，宗教改革等事，意大利之文學無異獲得新生力，遂有欣欣向榮之勢。

戲劇之來源與浪漫之敘事詩 羅南索之門下，最有天才者，莫過於波力珊洛（Poliziano），

生於一千四百五十四年，卒於一千四百九十四年。其作品最名貴者，名曰 Orpheus，乃一劇本，於十日內作成，可視為意大利第一種之劇作品。蓋當時之劇作家，俱以模擬古本為能事，待波力珊洛之劇本出，始生反動。劇本中詩句之美妙，音調之諧和，都足動人之情感，此劇實開真戲劇藝術之法門。

同時有留基布而息（Luigi Pulci）者，著 Morgante Maggiore，是為浪漫詩之始。取材於傳說而詩情詭異與莊嚴雜出，對於教會，兼有讚美與嘲諷之語氣。唯談諧美妙，得人傳誦，可作為後來諸體詩之正宗。保亞都（Boiardo, 1434-1494）著 “Orlando Innamorato” 一詩頗與布而

息相類，敷陳故事外，無他新意。作者死後六十年，勃尼（Berni）取原詩而點染之，多增新奇詭譎之事，描寫又極豐富，說者謂較布而息之 Morgante 爲勝。

亞力士圖之敘事詩 中世之武士經布而息，保亞都詠入詩篇後，亞力士圖（Ariosto, 1474-1533）遂汲其流，使敘事詩更占文學史上重要之位置。亞力士圖著有 *Orlando Furioso*，歷七年始成。詩中詠武士，陳詞設想不爲時代所限，又益以希臘神話爲藻飾，書出影響於當時文學甚大，敘事之詩遂大流行。每次出版，亞力士圖皆將原詩重行刪改，其詞句之美妙流暢，如水之下瀉，備極自然，雍容之態。其早年與末期之作品，大抵皆戲劇，非佳製也；亦作諷刺詩，不甚工。死時五十八歲，葬於福拉亞之禮拜寺。其所居之屋，所憑坐之椅，所用之墨水瓶，後人皆保存之，爲詩人一生有趣味之紀念。

後人讀亞力士圖之詩，有謂詩中缺乏文學之和一性（unity）。蓋原詩中所敘述者有最重要之三事，界限雖甚明，亦可使之融貫。三事者即阿南杜（Orlando）與鶯基尼加（Angelica）之戀愛、柴禮曼（Charlemagne）與沙拉新（Saracens）之戰爭、烏基洛（Ruggiero）與伯那達孟德

(*Bradamante*) 之結合是也。三事之外，又有無數之小事以交錯之，亞力士圖詩中所表見之動作 (*action*) 既若是其龐多，何者爲其中心則不易得，故詩中之主旨亦難見。亞力士圖雖將詩中人物，個個賦以特性，然不能互相貫串之，使融爲一體，則其病也。作者所描寫之世界富有真純之詩意；凡人生之缺乏，及其冷酷之計較，庸俗之虛榮，皆在屏斥之列。且其中幻渺之氣息更使讀者離現實之世界愈遠。唯詩中之美麗、和諧、及其動人之情之描繪，後人罕有能企及者。

脫素之詩風

亞力士圖之後有脫素 (*Tasso*) 以一千五百四十四年生於沙南都 (*Sorrento*)，

爲詩人勃納杜 (*Bernardo*) 之子。其父因政事被放於外，脫素隨焉。初學法律，願性好文學；十七歲時著一敘事詩陳述林拿而杜 (*Rinaldo*) 故事，出版後大受意大利全國讀者之頌讚。此詩一出，不但爲著者得名之始，且使意大利文學開一新面目。一千五百六十五年，脫素被 *Cardinal d'Este* 舉爲門下食客，因得出入於朝廷，受兩公主——露克娜霞 (*Lucretia*)，梨恩羅亞 (*Leonora*)——之崇敬。說者謂脫素與梨恩羅亞有戀愛關係，且因此經過不少之不幸。

當此之時，脫素努力於其名著 "*Jerusalem Delivered*" 之創作；每段作成後，念與兩公主聽，

公主之揚頌，更使其奮力從事。同時亦有他種之著作，最有名者曰“*Aminta*”，寫一誠實靜樂之理想世界，與污濁權詐之現世相反照。此詩曾譯成各國文字，只此已足使脫素之名垂於久遠。後疑同僚之妬嫉，益以自身之失意，因發狂病，奔遁於路上。又假扮爲牧人，往沙南都見其姊氏；然未久，復返福拉亞。當時公爵與兩公主俱拒之不與面。脫素心益憤，乃離福拉亞游行於意大利各地，饑寒交迫，不得栖身之所，有知之者，乃以客禮御之，不知者，則視之爲浪人逐去之。後復歸福拉亞，時公爵方忙己之婚事，脫素之訴告，乃一笑置之。脫素怒甚，擬與鬪，公爵下令幽之於狂人院，歷七年餘，始得釋。狂病既已，輒復著述。一千五百九十四年流寓羅馬，不久卽卒，時年五十二歲，而意大利十六世紀之文學亦同時漸呈衰態矣。

脫素之傑作“*Jerusalem Delivered*”乃紀一千零九十三年，第一十字軍救耶路撒冷聖地事，察其意旨，頗有不愜於教會之處。全詩紀十字軍之情事，而描寫人情，又極巧妙；而詩中所述之戀愛、熱忱、崇敬等，俱爲武士之特質及其最高尙行爲之來源。古典派敘事詩中之英雄以戀愛爲弱點，基督教之武士大率以戀愛爲虔敬爲奮勇。脫素此作，古典派與浪漫派（或稱傳奇派）之精神，兼

而有之。其結構佈局也，則屬於古典派，其敘述英雄之行爲也，復饒有浪漫之精神；蓋此詩實取古代之格式，賦以中世浪漫故事之氣息，而構成之者也。詩中各部皆融洽貫串，有和一之美；雖有缺點，亦爲當時之風氣有以致之，非詩人之過也。就世界文學史上之地位論，脫素應與希臘之荷馬，羅馬之福吉兒居同等之階級。

抒情詩之作家 十四世紀時，彼德拉之抒情詩出，意大利之抒情詩體遂得以奠定，且達完美

之域；雖十五世紀此風稍歇，然當時之詩人皆極力培植之。羣奉彼德拉爲模範，唯作者只具有彼德拉之優美，而想像則甚缺乏。且當時之詩，不徒吟詠情愛，卽愛國之情，與宗教之思想，亦俱採入篇章。最特出者，爲波力珊洛與羅南索兩人，其所作各詩皆有彼德拉之遺風。嗣後如十六世紀之朋布（Bembo, 1470-1547）、莫而沙（Molza, 1489-1544）、塔斜（Tarsia, 1476-1535）、基狄西恩（Guidiccioni, 1480-1541）、第拉克沙（Della Casa, 1503-1556）、克士丁洛（Costanzo, 1507-1591）以及十七世紀之柴勃列拉（Chiabrera, 1552-1637）等，咸思恢復意大利之抒情詩之舊有優點。彼等所作之十四行詩及短曲，風格都極純潔可喜，惟其溫雅處（elegance）多屬雕琢，

至其思想情感亦太技巧，此其病也。

意大利當十六世紀時，抒情詩之改善，女詩人亦與有力焉。最有名者爲維多利亞克朗娜 (Victoria Colonna)，生於一千四百九十年。其丈夫乃伯士加拉侯爵 (Marquis of Pescara)，早年卽寡。維多利亞早年拒王子之求婚，遂使此時不易再嫁。後退居於羅馬，當時有名之人士皆與結識。其所作抒情詩雖缺少詩之幻想，然富有溫柔與熱烈之情感。死時，意大利美術家米齊而鶯基洛在其牀畔，爲之揮淚不已，曾作十四行詩數首以讚揚之。

劇詩之作家

羅馬之悲劇不能顯其國民性，自其文學頹歇後，悲劇亦隨之俱亡。當歐洲起始致力於戲曲之著作時，而一般民衆之好尚遂由是而復活；禮拜寺爲娛樂民衆計，亦有所表演，雖所演之劇無文學上之性質，然頗能以此感發有天才之劇作家。十四世紀之初，卽有拉丁之悲劇，直至十五世紀，尙不時佈演，惟不過視爲古藝術之一種，用以爲研究古學者之助，不含有何等娛樂性質也。自波力珊洛 (十五世紀末，見前文) 之 "Orphans" 劇詩出後，(此劇乃用意大利之文字，非拉丁文也) 拉丁之悲劇與喜劇始譯成意大利之文字，惜乎除翻譯外，獨少創作耳。

教皇利阿第十除美術外，亦頗提倡戲劇之藝術。其時有德利星路 (Trissino, 1478-1550) 者，著一悲劇，名曰 “Sofonista” 獻之，此劇乃模仿希臘之格式，其中不分齣數與幕景，只以合唱 (Chorus) 表明動作。劇中故事有所本，再益以作者之藻飾，故人物與事實之表現，極其自然，惟風格非獨創，且欠超卓，與雅典之劇詩作家相去遠矣。自德利星路作此劇詩後，即有烏西來 (Rucellai, 1475-1525) 著 “Rosamunda” 與 “Orestes” 兩劇，用無韻詩體，附以合唱，極類希臘之悲劇。其劇本之結構太複雜，風格亦太纖巧。其餘士保恩尼 (Speroni, 1500-1588) 基那而狄 (Giraldi, 1504-1573) 等咸努力於是道，其所作各劇視為當時最佳之作品。

至於喜劇則有朋狄弗利阿 (Bentivoglio, 1506-1573) 沙維德 (Salviati, 1540-1589) 福

蘭洛那 (Firenzuola, 1493-1545) 開羅 (Caro, 1507-1566) 比冰納 (Cardinal Bibiena,

1470-1520) 亞利丁路 (Aretino, 1492-1557) 諸作家。總意大利十六世紀所產生之喜劇，實無一

可稱名貴之作。又有國民戲曲名曰俗劇 (Commedia dell'Arte) 通稱曰假面劇，十六世紀時極流行於民間。此種假面劇與希臘喜劇，同出於酒神之祭。用酒滓塗面，轉而為面具。自羅馬古時，以至

中世，相傳不絕，降至十六世紀乃益盛耳。

牧人劇與訓導詩

牧人劇 (Pastoral drama) 就其人物，情感之純簡，描述言，與悲劇喜劇殊

異。此種作品之來源；大抵起於希臘之牧歌 (idyls)。福拉亞詩人畢加尼 (Beggari, 1510-1590) 擅有天才，爲意大利牧人劇作家之第一人。前乎畢加尼，有沙納薩洛 (Sannazzaro) 著“Arcodia” 僅爲牧人對唱之山歌 (eclogue)，非劇也。惟所用文字係真純之意文；詞句極諧合，描寫景物亦至美，雖屬模擬古代之作，固有其自身之價值也。意大利山景之美，風候之溫和，文字之純簡，都足切合於表現詩人所夢想之鄉村恬靜生活，以及牧人之情緒，且意大利農人生活風俗之素樸，亦比他處爲優，詩人在雅素美麗之本土盡足醞釀其詩魂 (poetic soul)，實不必徜徉於 Arcadia。然沙納薩洛模古心切，必欲使其作品中之牧人移置他處，又借助希臘神話中之人物，爲之點染。畢加尼亦然，移置其牧人於 Arcadia，賦以古代之儀態；惟全劇中除對話外，尙有動作，故視沙納薩洛爲勝也。脫素之“Aminta”相傳受此劇詩感發而作，特脫素之所作，獲大成功，不在事實之動人，而在詩情之芳馨及每行柔和之音節耳。

畢加尼之後，有加列里 (Guarini, 1537-1612) 著 “Pastor Fido” 甚佳，一千五百八十五年排演於都林 (Turin)，為衆稱賞。此劇成功甚偉，後人稱作者之天才僅亞於脫素，當時之詩人實無能及之也。自此後，戲劇之音樂，始漸講求，牧人劇中且以音樂為要素。如 Pastor Fido 劇中每幕，皆佐以跳舞；遂開意大利歌劇 (Opera) 之先聲。

訓導詩之作家宜先述及烏西來 (見前) 所著 “The Bees” 一詩，雖屬模仿 Georgios 之第四書 (Fourth Book)，然能推陳出新自成一體。又如亞納孟列 (Alamanni, 1495-1556) 在敘事詩、悲劇、喜劇諸作家中祇居第二流，獨於訓導詩有驚人之魄力。所作 “Cultivation” 一詩，其風格之純潔、溫雅，確有獨至之處，餘人碌碌，不足與并也。

諷刺詩說部及故事 當時盛行於希臘羅馬之各種詩歌，在意大利而復現，且帶有新光彩；諷刺詩亦頗流行。如但丁之神曲，彼德拉之十四行詩，亞力士圖之英雄敘事詩，皆涵有諷刺之意。亞納孟列 (見前) 之諷刺詩則多屬政治方面的；然此皆非諷刺詩之正宗，亦非意大利之特有也。意大利之諷刺詩，自有其特性；詩人勃尼 (見前) (1499-1536) 之作品，極為完美，可稱冠絕一代之作。

家。其所作各詩，具有輕暢溫雅之談諧，而風格又極雍容。無論任何事物，一入其手，皆涉妙趣；其諷刺不流於放縱，常有道德之意味以制裁之。又有摩林洛苛克佐者，亦以諷刺談諧之詩名於時，特其作品缺乏道德上之意義耳。

意大利十六世紀小說家甚多；惟多模擬伯克素，間亦有能獨闢新蹊徑者。當時所有作品，通稱爲“Novelle”。各作家僅能將各項故事連絡而貫串之，至於人物的描寫，則未遑顧及。蓋意大利之小說家往往重事實，視爲好作品之輪翼。其結果則敘述多，而描寫分析之事，付缺如也。十六世紀初，馬齊維尼（Michiavelli）稱爲第一小說家，其所著“Belfagor”故事，饒有趣味，已譯各國文字矣。又如露基（Luigi da Porta）之名著“Ginietta”，在意大利小說界中，實爲至高貴之作物。書中所敘，極類莎士比亞之Romeo and Juliet，莎氏後來作此劇，是否脫胚於是，則非吾人所知也。基那而狄（Giraldi）之一百故事（Hundred Tales）奇詭動人，亦有可取之處；然皆未便稱爲純正之小說作家也。

格拉沁尼（Grazzini, 1503-1584）可稱爲自伯克素以後最特出之小說家。其作風輕鬆典

雅，意大利之散文家多取爲法則。福蘭洛那（見前，論喜劇）之小說在意大利文學史所占位置亦甚高，其作品 *Golden Ass Discourses of Animals*，皆有獨創性。尙有邦達魯（*Bandello*，1480-1562）者，其名爲外人所熟知，幾與伯克素相埒。英國莎士比亞及其他劇曲家多取材於邦氏之作品。其所作小說多根據史事，非屬於幻想也。

關於歷史之著作 十六世紀時，意大利人對於歷史之著作頗努力，且獲大成功；然當時之政治情形極騷亂，羣衆多受朝廷之壓制。如羅馬爲權詐繁侈、腐敗之淵藪；脫士甘無異強有力者之囊中物；朗巴地則爲法蘭西與德意志之戰場，各處居民無不受壓迫與侮辱。在此種種情形之下，所謂關於歷史上搜蒐事實之最重要之特性，如獨立之心靈，幾至不能存在；幸當時意大利之作者，尙能於文禁森嚴之下，表見其天才與能力，且堅持歷史家公正之良心。

馬齊維尼（*Machiavelli*，1469-1527）生於佛羅棱斯，多奔走國事，後因事被放。又謀不軌，幾被殺；利阿第十釋之。當此時著有佛羅棱斯史，行文簡潔明晰，惟欠搜集批評之功耳。

除佛羅棱斯史外，馬齊維尼尙著有“*The Art of War*”，又應利阿第十之請，作“*On the*

馬齊維尼之友基西亞狄尼 (Guicciardini, 1483-1540)，推爲當時最偉大之歷史家。基西亞狄尼爲利阿第十服務，因而得升高位。後以事敗，退居不出，致全力著意大利史，上溯卻而士第八人意大利起，直至一千五百三十四年，書中包羅意大利歷史上最重要之時期。此書極廣博，可見其才力之過人；至歷史上人物及時代情狀之描述精細活躍，讀之如現眼前。文章亦極清晰，風格更溫雅可喜；惟有時太拉丁化 (Latinized) 耳。

十六世紀尙有無數之歷史家，因得馬齊維尼與基西亞狄尼之激發，各奮力於著述；多著各屬地之編年史，亦有從事於外國史之撰述。拿狄 (Nardi, 1496-1556) 爲當時熱誠愛國之志士，歷史著作家中之佼佼者。著一千五百二十七年佛羅棧斯革命史，見稱於時，惜文字欠佳，特其紀載詳實，有足取耳。又亞特恩尼 (Adriani)、華齊 (Varchi)、薛尼 (Segni) 等所著之各種佛羅棧斯史記亦稱爲佳構，以其文章雅馴，敘事饒有興趣。意大利各城皆有歷史家，最有名者，則屬之佛羅棧斯作者，非以其人數之衆多也，實以文章優美，紀事詳實，公正，足爲後人取法耳。著外國史者，則有達范

札狄 (Davanzati) 以佛羅棱斯土語著英國宗教史；基姆勃拿力 (Giambulivri) 著歐洲史記，皆佳。達恩希而尼 (D'Anghieri) 根據哥崙布航海發現新大陸之報告，著航海與新世界 (Ocean Navigation and the New World) 一書，因欲敘事富瞻確實，風格遂失其流利清晰之趣。又有名福沙尼 (Vasari) 者，別開生面著最有名之美術家傳記，趣味至濃，特異之作品也。

文法與修辭學 意大利之文字用爲行文會話者，歷三百年，至十六世紀始形成種種法則，原理合於科學上之組織。奔勃 (Benbo) 爲建設意大利文法之第一人。不久文法之著作與探討遂風動一時，語言文字亦日趨精警。十六世紀最有名之文法家爲沙爾維狄 (Salviati)，降至十七世紀則有畢恩麥台 (Buonmattei)，新羅尼阿 (Cinonio) 相繼而起。雖然文字學之進步，文法家提倡輔翼之功，遠不若當時 Della Crusca 學院出版之字典。蓋自卡司慕 (Cosmo) 建立佛羅棱斯學院以來，院中人多重究哲學；有少數學者憎厭此種哲學上無謂之辯爭，出而另組一種學會，專致力於文字學之研究。一千五百八十七年，學院成立，定名曰 Della Crusca。遂於一千六百十二年刊行意大利字典，雖字典內所收集之文人，僅限屬於脫士甘之作家，然對於國內文字統一之功，

實非淺鮮。

十六世紀之修辭學家甚多，最有名者爲維多尼（Vettori），以評訂亞里士多德之修辭學得名。卡維爾甘狄（Cavalcanti）著修辭學一書，稱爲當時最完備之佳本。

科學哲學政治學 意大利之科學，與詩歌歷史同時發達。各處之學院皆以研究科學相號召。

如一千六百五十七年里奧波爾德（Leopold de' Medici）於佛羅棱斯城建立西曼杜（Cimento）學院，即提倡自然科學之研究；而同時相繼而起者，則有羅馬、奈波而司、伯朗納（Bologna）等處之學院。國內有名之科學家皆聘爲各學院教授。最有名者爲葛利律（Galileo, 1564-1642），蓋自葛利律出，歐洲科學界始呈燦爛光明之象。葛利律爲畢沙（Pisa）產，爲該城大學校數學教授。後因科學上之意見，遂離畢沙，應伯都（Padua）大學之聘，歷十八年，爲人衆所仰慕。年七十，被教會裁判所召赴羅馬受審。教會迫其捨棄哥白尼地球繞日之說，葛利律不從，且頓足言曰：『地球實繞日而行者也。……』葛利律發明有『重律』，對於哥白尼之學說亦多增益，又如望遠鏡、羅盤針、寒暑表，以及科學上有價值之用器多種，後世科學之進步，實利賴之。前此之所謂科學，皆屬空虛膚淺之談，

葛利律出，則以實驗爲根據，其發達之速，實空前所未有。所著關於科學上之作品，文體亦極溫雅、清晰，蓋科學兼有文學之興趣者也。

與葛利律同時，對於科學有絕大貢獻者，當推陶立色尼 (Torricelli, 1608-1647)，發明有晴雨表，亦以能文名；保拉尼 (Borelli, 1608-1679) 著有天文學、數學、解剖學、自然哲學等書；克士尼 (Cassini) 則爲有名之天文家；克福爾力 (Cavalieri) 以其幾何學稱於世。以上所述，皆十七世紀之科學家也。

意大利當十六世紀時，哲學亦頗發展。當時之哲學家多半捨棄柏拉圖之學說，(十五世紀時柏拉圖哲學大受意大利學者歡迎，故云) 採取亞里士多德之哲學以代之。賦有獨立精神之思想家，則極力脫卸歷來哲學上因襲之權威。而另闢新蹊徑。如伯德列史 (Patrizi, 1529-1597) 卽爲此派之第一人，躬自審察自然界之現象，反抗亞里士多德之權威。達利西奧 (Telesio, 1509-1588) 爲伯德列史之友，亦有名。哲學家也，反抗之精神不亞於伯氏；惟兩人俱不敢將古代之哲學全推翻之。至加姆朋尼納 (Campanella, 1568-1639) 勃南羅 (Bruno, 1548-1600) 兩氏，則極端鼓吹

哲學思想之絕對自由，因是加氏乃被囚，幾三十年；勃氏則被焚死。

意大利之政治學當推馬齊維尼爲代表，所著各書皆本其經驗所得，深切有力。尤以所著霸術 (Prince) 爲最佳。文體不事修飾，以簡潔勝，爲當時最美之散文。惟書中以提倡帝王之權限爲主，對於公德則以利害爲標準，事之是非不顧也；故議者多病之，以爲此種危詞，適足爲暴君利用之資。其實馬齊維尼之爲此書，實抱有隱衷；蓋當時政治情狀，若求之於齊民之補救，實有萬難，惟有期諸執政者酌情準理而爲之耳。

意大利文學衰歇之時期

意大利十六世紀文學之發達，在乎十五世紀培植其種子，降至十七世紀，則時勢不同矣。當時卻耳士第五，與斐力第二當國，文人皆受其箝制。且西班牙總督之權威瀰漫於國土，人心張惶恐怖之餘，直無閑豫以從事文學之研究。威尼司、脫士甘，兩處雖未被外力之蹂躪，然當時黑暗之空氣，以及種種不良之好尚，仍能侵蝕之。文學遂因此而就衰，卽有作家亦非正道，不過以新異膚淺之詞章，悅人耳目耳。

總之，十七世紀之文學作品，可分爲三類：第一類受馬列力派 (Marini school) 之影響，趨於

新奇淺薄一流。第二類則包括當時有心改革不良好尚之文學作家，如福力加耶 (Filicaja)、柴伯拉納 (Chiabrera) 等皆是。第三類僅有少數力求保存前代風尚之作家，如孟志尼 (Menzini)、洛沙 (Rosa)、納狄 (Redi) 等人，尤以德素尼 (Jassoni) 最爲著名。

馬列力 (1569-1625) 首倡雅體之詩，遂使十七世紀詩人俱墜入纖巧雕琢之流，不能自振。所著 *Adonis* 一詩，長至三萬四千行，敍希臘之神話，新奇可喜。惟篇中除寫情外，略於事迹，造詞練句，務趨典麗，取譬用事亦極其詭異，雖輝煌奪目，僅人工之纖巧而已。雖然此詩出，曾風行於世，本土模仿尤多，即法蘭西西班牙之詩亦多受其影響。雅體究非詩之正宗，當時起而矯其弊者，頗不乏人，然皆不勝之。

福力加耶 (1642-1709) 爲十七世紀第一抒情詩人。其詩多詠一千六百八十三年土耳其圍攻維也納 (Vienna) 都城事，讀者極稱賞之。福力加耶之作風，雖不脫當時流行之習氣，然富有高貴豪放之情感，非時人所能及也。

德素尼 (1565-1635) 以諧體詩名於時。一千六百二十二年著 "Rape of the Bucket" 1

詩，卽嘲笑十三世紀十四世紀間意大利各城戰爭之事。惟詩中俚語甚多，讀之頗不易領會其風趣耳。又有伯納西阿力尼 (Bracciolini, 1566-1646) 著 "Ridicule of the Gods" 亦諧體詩也。詩中引古代之神與農人相混雜，出之以淺俗之文字，風趣橫生，足資喟噓。

十七世紀戲曲作家甚多，但不能與前世紀相比。由牧人劇所演進而來之歌劇最爲流行；惟當時民衆之好尚甚低，而戲曲作家又乏高貴之作品以激發之，遂致前世紀之精神，亦同時墜落。在多數之作家中，可稱述者僅安達尼 (Andreini, 1578-1650) 一人，著有亞當 (Adam) 一劇。後人多謂英國詩人彌爾頓之傑作失樂園 (Paradise Lost) 卽根據此劇。安達尼僅當時庸庸之劇作家耳，彌爾頓偉大之名作反取材於是，實奇事也。

十七世紀之諷刺詩，孟志尼 (1646-1708)、洛沙 (1615-1675) 可爲代表；孟志尼之作品以文字簡潔詩句音調諧和勝，洛沙則以靈活輕快爲可取。

至於歷史之著作，其範圍較前世紀爲寬廣，惟紀事不若前人之精詳。此時期之歷史家對於國事之前因後果多未及察，卽有知之者，亦不敢筆之於書，所紀述者多屬帝王之起居，或敘戰爭之功

績，對於人民之痛苦，朝廷之橫虐，則未遑也。又歷史家多喜著外國史；如達維拿 (Davila, 1576-1631) 之法蘭西戰史、朋狄福格利奧 (Bentivoglio, 1579-1644) 之弗朗多戰史 (Civil Wars of Flanders) 皆爲佳本。此外尙有最著名之沙璧 (Sarpì) 著 "History of the Council of Trent" 專紀宗教改革時代羅馬朝廷權詐之事，奇詭動人，非庸常之著作可比也。

總之，十七世紀，自馬列力詩派風行後，意大利之文學遂流於纖巧，作家之天才亦同時就衰，此不可掩之事實也。雖然天才之爲物不可壓者也；文學之大道旣走不通，無已則擇旁徑而馳騁焉。故意大利於十七世紀時詩與散文雖未有發展，而尺牘 (epistolary) 之作品獨凌駕一時。當時之帝王教主，喜延聘善作書札之人才，就此項職務者亦多致身通顯，因此文人相率景從，而尺牘之研究，遂風靡於世，且人人皆視此爲終南捷徑。尺牘作品，雖非文學正宗，間亦有佳者，特不多見耳。

第四章 意大利文學第一次之復活及現代之趨勢

十七世紀末期意大利文學史上始有新曙光湧現。前半期萎靡頹唐之氣象亦被一般好尚高潔之文人一洗而空；所謂馬列力派之作風已被屏於純正文學範圍之外。此時之科學範圍更推廣，歌劇、喜劇、悲劇同時重新更創，無論何種文學，俱有一種新精神以灌輸之。蓋在干戈擾攘久困於創深痛鉅之中，意大利忽於此時由酣夢而醒，懷有趨求更偉大更佳善之志向，且不久國內智識界之情狀不特變遷，且同時改善。故降至十八世紀意大利各城名人輩出，文學、哲學、科學，皆極其輝煌絢爛之觀：如福蘭格力（Filangieri）以法學名，馬費（Maffei）以悲劇之改良家見稱；士伯南仁尼（Spallanzani）以自然哲學之研究，爲世所重。至於意大利此時之詩歌則有巴列尼（Parini）之創作，歷史則有墨拉多力（Muratori）之改編。數算家當推那格蘭（Tagliacozzi），天文學至奧南尼（Orsini）出，乃益精。

但至十八世末期與十九世紀開始之交，意大利忽成爲政治軍事改革之舞臺，影響所至遂致文學之發展中途斷絕。羅馬、佛羅棱斯諸城之美術館、博物院藏書樓等，皆爲軍人占據，國內所有美術、名著、珍貴之典籍，俱運往巴黎，蓋遵拿破崙命也。此時全國屈服於法蘭西勢力之下，雖法入對於意國物質之進步頗有補益，然意國文學精神被其摧殘者，已非淺鮮矣。凡有著作皆用法蘭西之文字，由法國轉譯而來之粗俗作品，同時亦大流行於國內；法文既取代意語，意之文學遂幾消滅矣。幸意大利之天才作家未至全被撲滅，尙有少數文士極力抗抵此種狂瀾，嚴守但丁、彼德拉之規範，所作皆本其固有簡晰明暢之文字，凡外來之方言，一律屏而不用。由是風氣漸轉，國家之精神胥以復活，而文學之作品亦以國性 (national character) 爲歸。雖一千八百十五年，維也納條約成立，意大利尙爲歐洲政治上之傀儡，顧意國文學已涵育有一種國家之情感，卽意大利獨立之精神亦於斯時告獲成功。

十八世紀之歌劇 十七世紀末期文學復活之結果卽屬劇場之改造。自歌劇興後，音樂之進步獨迅，曾幾何時，已登峯造極，詩歌反降爲音樂之侍婢（意謂附屬品）。此種變遷始於一千五百

九十四年，其時佛羅棧斯詩人林洛心尼（Pinduceini）與音樂家三人同作一神話劇，大受羣衆歡迎。自後作者益致力於是。遂使詩之創作僅爲譜入音樂，演唱而已，詩之功用亦與前不同矣。林洛心尼於劇中抒情之部分不用向所採取之短曲，獨取希臘賓茶體歌（Pindaric ode）。後來多數詩人皆取法於是；劇中之動作更繁，音樂亦愈趨複雜，以配合動作。降至十八世紀，仁路（Apostolo Zeno）尙努力於歌劇之改善；惟米達士德素出，歌劇始達完美之域，賦有真精神焉。

米達士德素（Metastasio, 1698-1782）早年卽顯其天才：當十歲時，嘗以臨時所作之詩文，在其父肆中，以聳動觀衆之聽聞。當時有名人曰格拉維拿（Gravina），以提倡文學爲職志，聞其名，遂收爲義子，且易其姓爲米達士德素，使之習文學。米氏既受薰陶，文名日顯，而忌者亦日衆。格拉維拿知米氏年少氣盛，禁之勿作詩，蓋恐招禍也。年二十，格拉維拿死，遺產全歸米氏，不兩年幾揮霍盡之。後往奈波而司，受嚴師督率，始沉浸於高深之學業。惟不爲詩。最後隱名著一劇。出版時，奈波而司全城皆稱之，不久原作者之姓名亦被發現。米氏自此遂致力於歌劇之創作。後被聘爲維也納之朝廷詩人，境遇極順適。晚年流寓德國，生涯頗寂寞。

米氏之得名，以其作品中，能捕取歌劇之真精神耳。且其作品不限地點之和一（unity of place），嘗另闢新廣之範圍，使戲劇之繁複差異處易於表現。其作品所用以表白作者之高潔純正之情感之文字，極雅馴，作者且能發揮人類之善德，如孝行、愛國、忠誠等。歌劇中之詩句似流瀉而出，最爲清粹諧和，每幕末之詩篇，卽抒情詩人中最有天才者之作品亦罕能與之等量齊觀。

十八世紀之喜劇

意大利之喜劇，未臻完美，故出而改革者甚多，皆以才力不勝作罷，及至十

八世紀高爾頓尼（Goldoni, 1707-1793）出，喜劇乃煥然改觀。高爾頓尼生於威尼司，幼時嘗與演劇者周旋甚密。八歲時曾著一部喜劇，十四歲離學校生活，隨一般飄浪之演劇者同逃。嘗學醫，不愜其意，又學律，又不成，最終乃爲演劇人編劇，時年二十七歲。此時始將所抱改造喜劇之志願一發展之。其作品之風格較前人更爲純簡，所作之劇風趣橫生，且寓有諷刺之意。劇中對話極動人，每句皆涵有意義；描摹國內之風尚習慣，處處生動，故佈演臺上時，極得觀者之歡迎。劇中不重要人物之語言，則採用維拉丁土語（Venetian dialect）。

高爾頓尼之後，則有加羅各日（Carlo Gozzi, 1720-1806）。加羅各日以神話故事編爲喜劇，

所作如藍鬚 (Blue Beard) 鬼王 (King of the Genii) 等，皆以技巧之藻飾與佈景，以激動觀者。惟其作品多屬神怪一類，故表現自然則稍遜；然意大利之喜劇自此多一種新穎之材料矣。此外對於喜劇有貢獻者，應推洛塔 (Zoffa)，所作之劇雖帶些冷靜訓導之意，惟表現自然之精確，實有可取之處。意大利社會之種愚蠢錯誤，洛塔俱能含嘲帶諷表而出之，似張大鏡，涵納萬物，其能力之偉大，當時無能及之者。又如亞爾勃格狄 (Alberghati)、格拉都 (Gherardo de Rossi) 等，於意大利喜劇之改革，俱有功，惟無甚特出之處，故略之。

悲劇之改良家

意大利悲劇之改良始於瑪達列 (Martelli)、馬費兩人。瑪達列之作品僅模仿法蘭西，而馬費則具有真正之才力與情感，故得大名。所著“Merope”一劇，可視為意大利舊派悲劇之最後作品，亦最佳之作品也。

意大利戲劇，十六世紀已漸發達，至十八世紀而極盛。前期之作品，緣羅馬文化影響，故作者多事模仿，罕能自成一家。至十八世紀亞爾福力 (Alfieri, 1749-1803) 出，悲劇始達完美。亞爾福力所冀求者，在政治為自由，在品性為高潔，在戀愛為熱烈，在友誼為圓滿；一言以蔽之，曰更美善之事。

物；然此種事物於現實之世界中，乃百求而不得者也。亞爾福力遂在其詩的創造中，幻思出一個新宇宙，且以其作品之產生，稍滿足其欲望。其一生乃以建設新古典派之悲劇爲目的。故對於劇中之結構，則以希臘之純簡爲上，至詩句之典麗繁縟，足減損劇中之情趣，而爲古典派作家所愛好者，則棄置之。其作品之風格以簡潔有力勝；其早年之劇曲，尤以此兩點爲最著。且能將全劇之動作，皆趨於焦點；所欲表現之激情，在劇中第一句者，亦能堅持到底。無論何種事實、人物、會話，皆能與全劇之結構相應，否則，不使之顯露；所有不重要之人物，亦在應斥之列。所有各種悲劇俱寓愛國自由之精神，就此點論，亞爾福力在十八世紀實爲恢復國性之作家，與十四世紀之但丁頗相類。"SAUL"一劇爲其名作。

繼亞爾福力而起者爲曼德 (Monti, 1745-1828)，富有超偉之想像，與優美之好尚，惜其品性稍柔懦無力。著有 "Aristodemus" 一劇，在意大利文學中爲最動人悲劇之一種。全劇之結構極純簡，劇中之情趣，則全限於主要之人物。其情感之有力，動作之單純，皆爲全劇優異之點，吾人於此，可知其屬於亞爾福力一派，至其風格之和諧美妙，亦臻上乘。

此外，福士苛勞 (Ugo Foscolo, 1778-1827) 亦屬亞爾福力一派，爲當時最偉大作家之一，其文學之靈感，多發自極崇高之愛國心。當法蘭西革命時，曾親身列意大利軍旅，以恢復本國之獨立爲目的。既失所望，乃往英國，以著作得名。其最佳之悲劇名曰 "Ricciarda"，乃演述中世紀之故事而成。劇中有數幕之設境頗牽強不自然，有數齣 (act) 則極工妙。稍後，則有馬南可 (Matenco)，其悲劇作品以高偉的具有德性的思想；超卓之影像，見稱於時，惜佈局不和一，風格欠生動之趣，然亦一時佳作也。伯力可 (Silvio Pellico, 1789-1854) 之悲劇，可爲近代藝術之好模範；以所作 "My Prisons" 得名。其作品皆富有優美思想與溫柔之情，惟對話不靈活，動作稍板滯耳。

十九世紀之悲劇作家，首推曼素尼 (Manzoni, 1785-1873)。尼可力尼 (Niccolini, 1782-1861) 兩人，可稱爲意大利悲劇最後之代表。曼素尼之 "Conte di Carmagnola" 與 "Adelchi" 兩劇，極精美。其風格純簡而崇高，詩句流利而諧和，其旨趣亦極高遠。諸劇之佳處多在各部之組織，讀時覺趣味深長，若演於臺上，則不足以動觀衆。同時尼力可尼亦有名。其高尚之思想，宏偉之情懷，熱烈之愛國心，和協明麗之詩句，繁複之人物，皆其悲劇作品中之特點；其病在風格太侈麗，思想有

時太暗昧，人物往往太趨於理想方面。

抒情詩敘事詩及訓導詩 十八世紀下半期，有一般詩人自號爲“*The Arcadians*”，專事

推翻馬列力之雅體派作風；顧其所作無甚超脫，且淡薄乏味，對於文學上之影響甚微也。蓋此派詩人提倡詩法，偏重韻律，故不免枯索之病，而視馬列力派之雕琢奇矯已有進。十八世紀中葉以後，方有獨立之詩人出。巴列力 (*Parini, 1729-1799*) 與曼德於抒情詩皆有絕大之貢獻。巴列力之

抒情詩富有偉大之思想，純正之愛國心，及高尚之德性。其風格遒勁有力而又諧和。曼德之詩則有賓茶 (*Pindar*) 之作風；神采飛動，極富瞻活躍之觀。“*Basvilliana*” 一詩爲抒情詩之神品。賓

德曼 (*Pindemonte*) 之作品，多具悲哀之情，其靈感多發自村野之生活及自然界之景物。所作

“*Sepulchres*” 充滿悲哀之想像。利奧伯狄 (*Leopardi, 1798-1837*) 之抒情詩富有個人特殊之品格。所作多屬悲惻失望之哀音，影響近代文學爲力至偉。說者謂利奧伯狄不特稱爲但丁以後第一詩人，且亦最有名之散文家。又如勃卻特 (*Berchet, 1790-1851*)、陶狄 (*Torti, 1774-1852*) 等，皆爲近代有名之抒情詩人。

至於敘事詩此期意大利無特異之作品。惟賓德曼譯荷馬之名作伊里哀 (Iliad) 與奧德賽 (Odyssey) 兩種，於敘事詩之貢獻頗有功。格洛息 (Grossi, 1791-1853) 著 “The Longo-bards of the First Crusade”，頗工美，爲此期最佳之作品也。

訓導詩以麥士加恩尼 (Mascheroni, 1750-1800) 之 “Invitation of Lesbia” 爲最佳。麥氏爲詩人亦數學家也。其他如士波爾維尼 (Spolverini) 之 “Riseide”，伯狄 (Betti) 之 “Silkworm”，亞列息 (Arici) 之 “The Cultivation of Olive Trees”，巴比爾列 (Barbieri) 之 “The Seasons”，皆訓導詩之佳作也。

諧體詩與諷刺詩 意大利諧體詩至十八世紀末即中絕。福狄基尼 (Fortiguerra, 1674-

1635) 之 “Ricciardetto” 一詩，算是以諧體詩詠中古騎士最後之一篇。諷刺詩前期已盛，降至十八世紀與十九世紀則更流行，名作亦不少。巴列力即十八世紀諷刺詩名家，自立一派，頗能利導社會。所作一日 (The Day) 分朝午夕夜四篇，述貴族中人一日中行事，假反語以刺游惰，刻畫社會之情狀，頗稱工妙。基奧士狄 (Giusti, 1809-1850) 以諷刺政治得名，對於國內之專橫者，嘲譏備

至，其作品風行全國，樹一千八百四十八年革命運動之先聲者也。

傳奇小說 十八世紀意大利於小說別無創作，即模擬古代之作，亦不多見。十八世紀中最佳之傳奇小說僅有兩種可以稱述。亞爾格洛狄 (Algarotti) 之 “The Congress of Citera”，法文學家福祿特爾 (Voltaire) 曾言，『此書乃由愛之兩翼上摘一羽毛來寫的。』第二種即福列 (Alessandro Verri) 之 “Roman Nights”，此書取材古代，亦佳。

降至十九世紀，作者遂多。曼素尼 (見前) 之 “Betrothed” 可稱為傳奇派文學之模範。格洛息 (見前) 之 “Marco Visconti” 亦精美。福士苛勞 (見前) 著 “Last Letters of Jacopo Ortis”，屬感傷派之傳奇小說。福氏生於希臘，其先為威尼司人，甚愛故國，及共和政府傾覆，悲不自勝；又因戀愛失意，遂作此書，言 Ortis 故事，用以自況，雖不及德國歌德之 Werther，亦佳作也。

歷史 此期歷史作家甚多，以墨拉多力之著作為最。墨氏所作意大利史，上溯五世紀至十六世紀，考據詳實，批評確當，共二十七卷，為意大利歷史著作界之大觀。意大利編年史一書由基督教時期直至近代，編製得體，趣味亦濃厚，惟文體略欠簡練耳。

馬費爲意大利悲劇改良家，亦以作史名，其文體較墨拉多力略簡潔明淨，敘事不若墨氏之繁富。培恩支尼 (Bianchini) 著 “Universal History” 雖未成書，亦可見其才能。維苛 (Vico) 以著哲學史名於時。所創之人類科學 (science of humanity) 名曰 “Scienza Nuova”。廣博精深，對於哲學史上之貢獻至大，德國之哲學家如黑智兒 (Hegel)、奈勃爾 (Niebuhr) 等，多受其影響。甘郎 (Giannone) 著奈波而司史 (Civil History of the Kingdom of Naples)，攻擊羅馬教會甚烈，卒因此致死。甘朗有真正歷史家不阿諛、不爲威武所屈之勇氣，足爲後人取法。波達 (Botta) 著美國革命史，在巴黎出版，亦作意大利史由一千七百八十年至一千八百十四年止，時期甚短，惟敘事工妙，爲讀者稱賞。其餘哥勒達 (Colletta)、巴爾布 (Balbo) 等，俱爲近代有名之歷史家；巴爾布所作之意大利之希望一書，專言政治，爲一千八百四十八年改革運動之導火線，故後來進身爲最負聲望之領袖人物。

美學與批評學 意大利文學史上向未有關於美學之作品。基奧布狄 (Gioberetti) 論美一書出後，亦無甚影響。至於批評學十七世紀末已盛一時，近代亦流行。如格拉維拿 (Gravina, 1664—

1718) 在十七世紀曾致力於此，所作“*Poetical Reasons*”矯正當馬列力派之詩風，不遺餘力。迨後馬費墨拉多力等，俱以批評文學名。降至格息 (*Gozzi*)，仿英國愛狄生之旁觀報刊行一種定期出版物名觀察報 (*Observer*)，評罵文界，造辭雋妙，莊嚴與嘲諷間出，稱為當時別具風致之文體。巴拉狄 (*Baretti*, 1719-1789) 著“*Literary Scourge*”，舉意大利古今之文學家，而評罵之，特具見解，批評界之名作也。

近代文學趨勢 十九世紀中葉以降意大利因政治上之進步，國人多注意於政治方面，文學則未有何等明顯之特色。詩人中可稱道者僅亞利爾狄 (*Aleardi*)、柏拉狄 (*Prati*) 等數人。稍後則有唐南遮 (*Gabriele d'Annunzio*) 之作品，風靡一時。於小說方面則有福格沙魯 (*Fogazzaro*)、弗亞列尼 (*Farini*)、范格 (*Verga*) 等。戲曲之作家，負有名聲者，推卡法羅狄 (*Cavallotti*)、哥薩 (*Cossa*)、基奧可沙 (*Giocosa*) 三人。至唐南遮以後，雖有作家，然能力甚薄，對於文學上，亦無甚貢獻。近代評論家謂意大利文學於二十世紀初葉，已呈頹廢之兆，雖有唐南遮之努力，惜精神不能持久耳。大戰以後，人人喜讀新著，本國之作家，又無偉大之作品以供應之，由是一般為書業者，迎合

時好，多印劣書求售，文學之好尚（taste）於以日薄。雖有反抗者出，然皆才力不逮；意大利文學至是遂入頹廢之途矣。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羅馬文學

王力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商務印書館發行

羅馬文學

王力著



百科小叢書

3183



星3433

871.
8367

目錄

卷一 共和時代……………一

第一章 羅馬文學之起原……………一

第二章 喜劇……………四

第三章 初期散文……………九

第四章 克魯里休士……………一二

第五章 抒情詩……………一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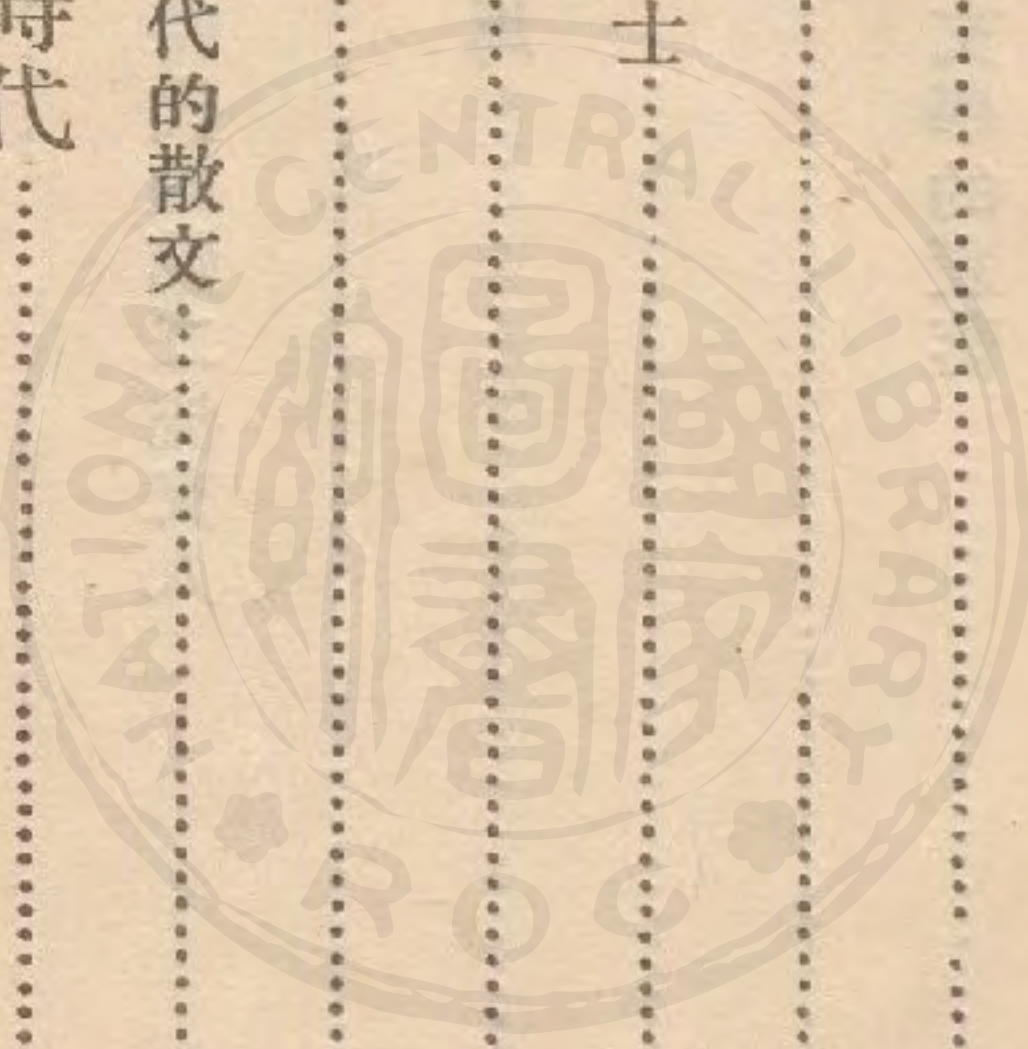
第六章 西塞祿……………一五

第七章 西塞祿時代的散文……………一九

卷二 奧古斯德時代……………一三二

第一章 魏琪爾……………一三三

第二章 何拉西……………一六



第三章 伯洛貝斯與愛羅支詩人……………二九

第四章 奧威德……………三一

第五章 李維……………三五

第六章 奧古斯德時代的第二流文人……………三七

卷三 帝國時代……………四一

第一章 尼羅的羅馬……………四一

第二章 白銀時代……………四五

第三章 達西圖斯……………五〇

第四章 拉丁古典文學的衰落……………五二

第五章 新體……………五四

第六章 拉丁基督教之初期……………五七

第七章 第四世紀……………五九

羅馬文學

卷一 共和時代

第一章 羅馬文學之起原

羅馬文學以希臘文學爲基礎，這是毫無疑義的。希臘的「英雄詩」與戲曲，都是羅馬文學的最初形式之所自仿。羅馬文學，雖則有人說牠是「人工」的，但牠總還逃不出文學上的一個通則：一切的文學都是先有了詩歌，然後有散文的。

最早的羅馬詩，限於頌神歌與「巴拉特」曲 (ballads)，都是些粗製的東西。此外還有些通俗的神會曲，包含着戲劇的胚胎。羅馬第一個戲曲家是安特洛尼古斯 (Livius Andronicus)，他生於紀元前第三世紀，本是希臘人，被擄爲奴。他首先譯了荷馬的奧狄絲 (Odyssey)。他自己登臺

演劇。

奈威吳士 (Gnaeus Naevius) 也是生於紀元前第三世紀，是拉丁人當中的第一個詩人。他在安特洛尼古斯之後不久，開始寫戲曲，直寫到布尼克之戰 (Punic War) 告終的時候；現存他的作品只有一些不很值得注意的殘篇；但我們料想當年他的聲名不小。

固然，他的悲劇與喜劇，有一大半是從希臘文翻譯或改作的。但也有些很好的作品是創作的。例如 *The Danae, the Iphigenia, the Andromache* 是仿作；*Alimonium Romuli et Remi, Clastidium* 是創作。

到了晚年，奈威吳士更進一步，由悲劇轉到英雄詩；他並不像安特洛尼古斯那樣去翻譯希臘作品，而作「羅馬英雄詩」的嘗試。那時的拉丁文尙未成熟，虧他能以天才去運用牠。他的作品，直到何拉西時代還爲一般人所讀，可見他是有了很大的成績的。

安紐斯 (Quintus Ennius) 也是最古的一位羅馬詩人。他在紀元前二四〇年（約後於奈威吳士三十年）生於小城加拉伯利亞 (Calabria)。他原是希臘籍。他少年時雖在羅馬軍隊中

服務，但直到奈威吳士歿後十五年，他還沒有受完全的公民待遇。他也住過幾年羅馬。直到身歿之日，他還努力謹慎寫文章。除了譯戲劇詩歌及創作文學的作品之外，他還研究文法，發音學，速記術等等。他歿於紀元前一六九年，享壽七十歲。

他的悲劇與英雄詩，在當時很有名。現存者有他的殘篇，而以在西塞祿的作品中援引者爲多。但也有人說他的作品很艱澀，體裁失宜，還帶多少蠻氣。他以「表現力」去掩飾他的「雅致之缺乏」。因爲他缺乏雅致，所以拉丁人造了一個諺語，叫做「安紐斯的糞堆」(De stercore Ennii)。但魏琪爾(Vergile, 70-19 B. C.)卻往往借重他的話：這真所謂在糞堆裏曉得找出珍珠來。

巴古威吳士(Marcus Pacuvius)是安紐斯的姊姊的兒子，紀元前二二〇年生於伯蘭第小

模(Brundisium)。他受他的舅父安紐斯的指導，安紐斯把他領到了羅馬，他在羅馬以繪畫編

劇爲業。他在羅馬表演他的戲劇直到紀元前一四〇年，於是回到意大利的南部，紀元前一三二(？)歿於達蘭登(Tarantum)。依現在我們所知，他只剩下了十二部悲劇的題目與一部「國劇」(Prætexta)的題目。他的殘篇，與安紐斯的悲劇比較起來，我們覺得他的言語流利些，生動些，但

有時候卻趨向於矯揉造作。他的戲劇的影響是很大而且歷時很久的。西塞祿時代的批評家往往承認巴古威吳士是羅馬的一個最大的悲劇詩人。

阿西吳士 (Lucius Accius) 生於紀元前一七〇年，歿於紀元前九四年。他的第一部戲劇表演於一四〇年，最後一部卻由巴古威吳士表演，那時巴古威吳士已經八十歲了。西塞祿少年時，與他很熟識。在五十年間，阿西吳士被公認為羅馬的文學大師；米那華廟 (The temple of Minerva) 的詩人大會裏，是他做主席，他的著作很富；現存他的悲劇的題目共有四十五種。

阿西吳士算是舊派的悲劇詩人當中的首選，也就是最後一個。舊派的悲劇從此衰落了。

第一章 喜劇

當羅馬有「本國文學」運動的時候，就有喜劇出世，而與悲劇及英雄詩相對立。意大利的神會裏，漸漸提倡喜劇。安特洛尼古斯，奈威吳士，安紐斯，他們除了寫悲劇之外，還寫了些喜劇；但當時的喜劇大家則當推伯勞圖斯與特爾斯。

伯勞圖斯 (Maccius Plautus)，紀元前一五四年生於薩西那 (Sarsina)。他的父母是自由的，然而窮人。起初的時候，他在羅馬從事於戲劇事業，因為投機之故，他積蓄下來的錢都用光了；他在磨坊裏工作了些時候，後來他就把希臘的喜劇譯成拉丁文，藉此謀生，直至紀元前一八四年，他逝世之日為止。相傳有一百三十部喜劇是他做的，實際上，其中有三分之二是華羅 (Varro, 116-27 B. C.) 所認為偽託的，此外還有他人的偽品，真確可信是他的作品的只有二十一部。這二十一部喜劇；除了一部在中世紀喪失了之外，其餘皆存於世。

第一部是安斐特魯阿 (Amphitruo)。這是伯勞圖斯所著的唯一神話喜劇，劇中善於運用語言，富於幽默性。牠的來源與編劇時期，已不可考。第二部是亞西那利亞 (Asinaria)，情節是滑稽的情節，而其文筆之生動善變，卻帶有喜劇的性質。這是根據狄摩斐洛斯 (Demophilos) 的奧那哥斯 (Onagros) 而作的，作於紀元前一九四年。第三部是歐魯拉利亞 (Aulularia)，是伯勞圖斯的一部傑作，情節固佳，亦復宜於表演。這是描寫一個慳吝人的末場已佚。第四部是急第威 (Captivi)，這是不恃婦人與愛情而能動人的一部喜劇。第五部是古爾古劉 (Curculio)，劇情無足取。第六部

是嘉西那 (Casina)，取材於第斐洛斯 (Diphilos) 的克萊勞曼奈 (Κληρούμενοι)。第七部是西斯特拉利亞 (Cistellaria)，劇情酷肖愛披提古斯 (Epitricus)，劇情富於變化，卻嫌蕪雜，又沒有許多幽默性與生動性。這一定是紀元前一九五年後的作品，第九部是巴克基德 (Bacchides)，是伯勞圖斯的傑作之一。劇中情節與人物，均屬上乘。第一場與歐魯拉利亞的末場都是在紀元前第一世紀至第二世紀之間失去了。這劇成於紀元前一八九年。第十部是摩斯特拉利亞 (Mostellaria，「鬼屋」的意思)，劇情很能取巧，又富於變化，第十一部是米納克米 (Menaechni)。這大約是伯勞圖斯的喜劇當中最好的一部；劇中描寫一雙孿生的兄弟令人發生種種極有趣的誤會。取材於何書，編製於何時，今皆不可考。第十二部是光榮的穆勒 (Niles gloriosus)，劇中敘述一個誇大的人，極力鋪張，而不流於繁冗；雖在情節上欠注意，而幽默充溢，令人欣賞。第十三部是穆加多 (Mercator)，劇情略似亞西那利亞，大約是紀元前一九六年以後的作品。第十四部是伯索多魯斯 (Pseudolus)，就形式與人物而言，這是成熟的作品；若就結構而言，卻不免鬆懈。這劇成於紀元前一九一年。第十五部是波奴魯士 (Poenulus)，寫於紀元前一八九九年。

大約是取材於米難特 (Menander) 的加爾該多紐斯 (Καρρχηδώνιος)。第十六部是貝薩 (Paisa)，敘述奴隸的事情；情節很簡單，卻很生動。第十七部是魯丹士 (Rudens)，劇中有幾場的表演很有趣，但全劇的情節卻不見得怎樣出色。這是取材於第斐洛斯的戲劇的，大約作於紀元前一九二年。第十八部是斯第古士 (Stichus)，作於紀元前二〇〇年，是一部布爾喬亞的喜劇，沒有變幻的情節。是第二流的作品。第十九部是特里奴模 (Trinummus)，是一部很動人的家庭劇，初次表演時在一九四年之後。第二十部是特魯孤蘭圖斯 (Truculentus)，作於紀元前一八九年。就形式與人物而言，皆有缺點，還有許多繁冗的地方。

伯勞圖斯的作品有優點，有劣點，總之，他不失爲一個喜劇詩人，爲民衆所愛。他非但是一個翻譯者，同時也是一個作家。他的力量不在劇中結構的全體，而在乎詳細的情節。

特蘭西 (Terence, or Publius Terentius the African)，大約在紀元前一九四年生於加爾達歇 (Carthage)，但他幼年就到羅馬，做議員特蘭西魯加奴士 (Terentius Lucanus) 的家奴。魯加奴士把他當做一個自由人，給他相當的教育，不久他就得受解放禮。他本是非洲人，後來又與

亞非利加奴士交遊甚密，所以有人懷疑他的作品乃是亞非利加奴士僞託的。表演了六部戲劇之後，特蘭西到希臘去，爲的是求學。紀元前一五九年，他死於希臘，正當壯年。

特蘭西在羅馬所寫的六部喜劇，現均存在。第一部是安特利亞 (Andria)，紀元前一六六年初次表演於米加蘭劇場 (Megaleisian games)。此劇取材於米難特的安特利亞 (Andria)。第二部是歐奴古斯 (Eunuchus)，取材於米難特的歐奴古斯 (Eunouchos)，模仿得很巧妙。情節之變化生動，在特蘭西生時已是大有成績的了。第三部是自刑者 (Heauton timorumenos)，也與米難特的戲劇同名。這是情節變幻莫測的一部喜劇，有時候頗失於狂妄。第四部是佛爾繆 (Phormio)，這是新用的劇名，其所從取材的原劇叫做愛披提加佐曼諾斯 (Epidikazomenos)，是阿波羅多羅斯 (Apolodoros) 原著。劇中情節很有趣，劇中人物描寫得很有分別，很詳細。全劇的表演也很生動，很能引人入勝。第五部是希西拉 (Hecyra)。這是很奇怪的一段故事，人物都是很特別的。此種喜劇不合羅馬人的脾胃，所以很不容易上演。第六部是阿德爾佛 (Adelphoe)，取材於米難特的阿德爾佛 (Adeλφοι)。情節很簡單而很巧妙，人物也描寫得很小心，以致此劇成爲特蘭西的最成

功的作品。

特蘭西早年逝世，沒有更成熟的作品，他的喜劇是呆板的模仿，不像伯勞圖斯那樣有創造力。他很忠實地依照希臘的原本，等到不得已的時候，纔借另一部戲劇的材料來使他的戲劇更生動些。他的劇中情節往往是單調的，甚至劇中人物的名稱也很少變化。他的文筆沒有伯勞圖斯的文章那樣生動，那樣新穎，那樣變化多端，但他也沒有伯勞圖斯那樣狂妄。在描寫平常談話的時候，他描寫得最好，至於描寫情感衝動的言語，他就不很行了。他的戲劇結構很嚴，每一部份都小心分配；他的文章是流暢透澈的，他的人物是謹慎地描寫的。他是一個不苟且的藝術家，所以雖不能盡合民衆的嗜好，卻比較地能迎合識者的嗜好。

第二章 初期散文

法律與政府，乃是拉丁民族的兩大成績；羅馬的散文也可以分爲兩大類，第一類是法律原文與法律家的評論；第二類是關於羅馬政治組織與戰功及外交政策的紀載。

羅馬最早的歷史家是不克多 (Q. Fabius Pictor)，他大約是生於紀元前二五四年，適值布尼克二次大戰。他的歷史是用希臘文寫的。與不克多同時而年紀較輕的歷史家有阿里曼圖斯 (Alimentus)，也是用希臘文寫的歷史。

到了紀元前第二世紀，大家提倡拉丁文學，這時散文作家可以嘉多 (M. Porcius Cato) 爲代表。嘉多在紀元前二三四年生於杜斯古路模 (Tusculum)，三十歲爲會計官，三十五歲爲督察官，三十六歲爲裁判官，三十九歲爲督理，五十歲爲都檢察，歿於紀元前一四九年，享壽八十五歲。他有堅強的意志，有充實的見識，是古羅馬人的典型。他雖則不大看重文學，而實際上他卻是羅馬的散文家的第一人。

嘉多一輩子都努力參加民衆的事業，同時又反對希臘文化之侵入，所以他常常用得着他的口才。羅馬人把演講詞寫下來發表，他也是第一個。他的演講詞很多，據西塞祿所知，共有一百五十篇；我們所能見的只有八十篇，是在他做了督察官以後做的。這八十篇分爲法律演講與政治演講兩類，都是在議會裏或民衆大會裏發表的。

嘉多又用拉丁文寫羅馬的歷史，共七卷；名爲本原紀（Origines）。他晚年纔開始寫這書，差不多寫到他死之日爲止。他的書，除意大利之外，兼敘述其他的部落。

此外，嘉多又著有農制，衛生規則，演說術等書，也許還有兵法，軍律，都是預備傳給他的兒子的。他又用詩體寫了些處世方法，教訓他的兒子。他編了別人的嘉言集。不久以後，他自己的嘉言也成了書集。

在嘉多許多著作當中，現存者僅農制完全無缺。書中論的是處理家務之法，售產與賃產法，犧牲禮，與家庭醫藥。相傳此書是他爲一個朋友而寫的，因爲那朋友要到干巴尼亞（Campania）種田。

嘉多所最佩服的政治家是西丕佑（Scipio the Younger）。西丕佑是一個學派的首領。而西丕佑學派中最特出的散文家乃是魯西柳士（Gaius Lucilius）。

魯西柳士，大約在紀元前一八〇年生於干巴尼亞的一個小鎮。他家是一個小康之家，而且屬於武士階級，所以他能與貴族往來。在西丕佑的朋友當中，對於文學影響最大的，除了特蘭西之外，

當推魯西柳士。他所發明的文學形式乃是通俗的家常詩歌。他把他的作品叫做「塞爾曼尼斯」(Sermones)，就是「談話」的意思。

他的著作裏除了詩文之外，兼論及發音與文法。他的文章以諷刺見長，後來何拉西的諷刺詩很受他的影響，甚至法國的蒙特涅(Montaigne)也可以說是屬於魯西柳士學派的。

第四章 克魯里休士

克魯里休士(T. Lucretius Carus)，或云生於紀元前九六年，或云九五年；歿時或云五五年十月十五日，或云五三年前後。他的一生事跡，為吾人所知者甚少；但因為他的名著物性論(De rerum natura)之故，我們知道他是大詩人而兼哲學家。物性論共六卷，以詩的體裁而討論物理，心理，與伊壁鳩魯的倫理學。這類學問，都放進詩裏，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因他崇拜伊壁鳩魯之故，一片熱誠溢於紙上，也就令人不覺得乾燥無味。我們可以從三方面去看他的詩：(一)這是一系統的哲學的陳述；(二)這是對於改革人生的努力；(三)這是詩界天才的作品。所以他的詩裏說：

「第一，因為我的論據的偉大，又因為我使人類的思想從迷信裏得了自由；第二，因為我在隱晦的題材裏做了晶明的詩句，無論什麼地方都帶有詩意。」

他的詩的特色不在乎擴張或修改伊壁鳩魯的學說，而在乎把「新生命」放進詩裏，用詩的力量去啓發自然界的生命的祕密，與人類在世界所有的真地位。

在闡發了原子論之後，他在物性論的後五卷裏敘述關於這學說的詳細實施法，都是屬於伊壁鳩魯的物理學說的。但他最注重的乃是破除迷信上的種種恐怖。這些恐怖的來源往往是因為不認識自然界的某一些事實。所以他說明我們的肉體與靈魂之所由成，又說明自然界種種現象非由神所直接主動，使人瞭然於迷信之無益。

第五章 抒情詩

羅馬初期的抒情詩人，可以嘉圖魯為代表。

嘉圖魯 (Catullus = Catulle) 是富貴人家的子弟。大約生於紀元前八十七年，歿時或云在紀

元前五十四年，或云在四十七年以後。他是羅馬文學史中抒情詩人之傑出者。在起初的時候，他雖則追隨亞歷山大利亞詩人的蹤跡，後來他卻把很豐富的抒情詩發展為種種不同的形式。這一則因為他對於生活有了更豐富的經驗，二則因為他愛上了麗丕亞（Lesbia）。羅馬人像他的很少：詩歌乃是生活裏的必需品；他除了做詩人之外就不能做人。可惜他死得太早，不能達到最高尚，最成熟，最美的地步。他所詠的美女麗丕亞，實是姓克勞第亞（Claudia）的。克勞第亞是一個貴族，她所嫁的丈夫就是她的表兄，也是一個貴族。她比嘉圖魯長了七歲；但他們因此感情更加融洽。她的丈夫做了督察官之後就死了。在嘉圖魯的詩裏，愛，恨，悲，憤，百感皆備。後來他們的愛情決裂了，他到亞細亞旅行去，寫了很美麗的旅行歌。

但在他的詩當中，總該以關於克勞第亞的部份為第一；非但拉丁文學裏沒有勝過他，就說任何文學史上也難找得他這樣的抒情詩。他愛克勞第亞太熱烈了，依他說，很有點兒像父母之愛子女；實際上，恐怕他所最愛的只有克勞第亞一人。

嘉圖魯與西塞祿同時。抒情詩人除了他之外，尚有西納那（Cinna）與嘉爾扶斯（Calvus）自

從他與嘉爾扶斯逝世之後，羅馬的詩歌就告了一個段落。十三四年之後，魏琪爾出，爲詩歌另開一個新世紀；但這小小的距離，已足證明詩歌是從甲時代轉到乙時代了。

第六章 西塞祿

西塞祿 (M. Tullius Cicero)，紀元前一〇六年一月三日生於附近阿爾丕男 (Arpinum) 的他方。他是一個羅馬武士之子。地自小就研究修辭學；在蘇拉 (Sulla) 執政時，他第一次到法庭爲人辯護。後來他到希臘與小亞細亞住了兩年（紀元前七九至七七），紀元前七五年做西西里的會計官，六六年做裁判官，六三年做督理。當他做督理的期內，適值嘉第里那 (Catilina) 謀叛，被他舉發，又經他遏止了。五八年四月杪，西塞祿被逐，離開意大利，住在特沙洛尼加 (Thessalonica) 與狄爾哈基模 (Dyrrhachium)。五七年八月四日，有令准他歸國，九月四日，他回到了羅馬。五三年，他做占卜師。從五一年七月至五〇年六月，他做西利西亞 (Cilicia) 的總督。當他回到羅馬的時候，該撒與議院的衝突已經發作，而議院派的首領乃是波母貝衣 (Pompey)；西塞祿游移了許久，

終於往狄爾哈基模依附波母貝衣（四九年六月）直至四八年八月九日，法薩魯（Pharsale）之戰爆發，他還在狄爾哈基模。從四八年九月至四七年九月，他住在伯蘭第西吳模（Brundisium），等待准回羅馬的命令。四六與四五兩年，他不得已而放棄政治生涯，所以這兩年乃是他的文學作品最豐富的時候。四四年三月十五日，西塞祿又作政治活動，不久就與安東尼（M. Antony）起衝突。他被第二屆的三頭獨裁政府判決他刑，他意欲逃亡，竟於四三年十二月七日在中途被安東尼遣人刺死。

西塞祿是羅馬初期最大的哲學家與演講家。他有天賦的多方面的大才；同時他又很仁慈，很慷慨，遇事很能決心去做。在自我主義盛行的時代，他這種性情更可尊敬。他的感覺之銳利，想像之敏捷，加以高尚的情緒，使他成爲一個可愛的人，一個大演說家。

西塞祿善於把外界諸觀念與自己的個性相配合，因此，他能把羅馬文學擴充，加上了許多新的部份。他創造了模範的散文；他的文章很豐富，很精細，適合於拉丁語，所以後世的拉丁作家的散文都不能及他。但是，因爲他行文敏捷，所以寫得太多了；有些文章應該費長時間研究的，也被他一

揮而就，自然不免粗率。

西塞祿一生的真事業在乎他的演講錄。他的演講錄卻是在未演講以前很小心地預備好的。他的任事的經驗與知識都運用在那裏。除了政治演講之外，他還寫了倫理學，宗教哲學，等類的書，又流傳有他的書札甚多。

他的演講錄，現存完整者五十七卷，殘缺者約二十卷。其中最著名的有三卷：（一）維爾蘭；（二）嘉第里那；（三）斐理丕克。

維爾蘭

(Verrem)

包括六次的演講，是他在西西里做會計官的時候做的。嘉第里那 (C.

Catilinam) 第一講，是紀元前六三年十一月八日，爲了嘉第里那叛變之事，在議院講演的。第二

講，是同年十一月九日，報告民衆時講演的。第三講，是同年十二月三日，對民衆報告嘉第里那餘黨被捕的。第四講，是同年十二月五日，在議院演說，主張即日將三日被捕的囚犯處決的。斐理丕克 (Philippicarum) 是四四年至四三年的演講錄。第一講，寫於四四年九月二日，敘述他放棄政治生涯已久，深怪最近他的「朋友」安東尼還攻擊他。安東尼受了這刺激，遂在議院裏對於西塞祿

的政治生涯大加攻擊，西塞祿因此寫了一個答辭，等到安東尼離開羅馬然後發表，這是第二講。在第三講裏（十二月二十日）他勸議院反抗安東尼；議院接受了他的意見，他就報告民衆，這是第四講。第五講（四三年一月一日）勸議院宣言安東尼是國仇。同日，他以議院討論的結果報告民衆，這是第六講。第七講（一月杪）勸議院立刻與安東尼宣戰；第八講（二月初）他怪議會妥協。在第九講裏，他再攻擊安東尼。第十講至十四講，亦皆關於政治。西塞祿在斐理丕克裏，曾把安東尼的妻子福爾威（Fulvia）攻擊得很厲害，所以安東尼與福爾威派人假裝散兵去刺殺了他。

關於哲學，他著有至善論，神性論，老歲問答篇，友誼問答篇等，共十八篇。他的哲學似乎未能深造，譬如他往往誤把阿加的米派的哲學家與派利巴得學派（Peripatetics）相混。總之，他的哲學的實質遠不如其文章；因為西塞祿是第一個用拉丁文寫哲學，而能用流暢典雅的文字，所以他是拉丁哲學體裁的首創者。

他的書信，現存者，共四集，八百六十四封，其中有九十封是別人寄給他的。他既是好學深思的人，他的書信中自然包含許多他的重要思想；加之文字優美，更爲後人所愛讀了。

第七章 西塞祿時代的散文

西塞祿時代正是散文興盛的時代，但求其能與西塞祿並駕齊驅者，僅有一人：就是該撒（*Julius Caesar*）。這一位大人物，他所寫下來的，無論是什麼，都是有價值的、有趣味的；何況他所寫的，又是第一等的好文章，與他的戰功政績鼎足而三，也許是歷史上唯一的人才了。

該撒自稱是維納絲（*Venus*）與安基斯（*Anchise*）的後裔。他生於紀元前一〇〇〇年七月十三日，爲人很靈敏，有辯才，有毅力，有豐富的政治知識，早年就受民衆愛戴。他開始爲民衆辯護，與有權勢的波母貝衣作對。五九年，他做了督理。從五九至五一年，他征服了高魯（*Gaul*，即今之意大利北部與法國），因此得了戰勝的光榮，同時他又得了盡忠的軍隊。有一個時期，他與波母貝衣及克拉蘇士（*Crassus*）同爲三頭獨裁政府的首領；但他終是波母貝衣的仇敵，遂有法薩魯之戰。該撒戰勝凱旋之後，就做了羅馬的狄克推多；但他並未專制過度；他維持意大利的秩序，同時也贊成德謨克拉西的政治。後因貴族謀叛，他遂被刺於議院，時在紀元前四四年，享壽五十六歲。

該撒的著作，現存的乃是最有名的高魯戰紀（*Commentaries on the Gallic War*）與內戰紀（*Commentaries on the Civil War*）其餘如演講錄與書札，現在差不多完全喪佚了。高魯戰紀共七卷，記載前七年的高魯戰蹟；內戰紀共三卷，記載亞歷山大之戰以後的內戰。他的戰紀是有政治作用的；他曉得好好地申述於他有利的事，而對於不利於他的事他就輕輕放過了。但他總不肯捏造事實。高魯戰紀已寫完，於五一年發表；內戰紀似乎還沒有寫完。

該撒死後，他的朋友們想要繼續他的著作，於是敘述高魯最後一年的戰事，與亞歷山大之戰，亞非利加之戰，西班牙之戰。敘述西班牙之戰的文筆固是笨俗；敘述亞非利加之戰的，也不見得高明。高魯第八年的戰紀乃是希爾西（*A. Hirrius*）寫的。至於亞歷山大之戰，作者很想模仿該撒的文體；但不知是誰做的；或說是希爾西，或說是奧披吳士（*C. Oppius*）。

除了該撒之外，與西塞祿同時的散文家還有薩魯斯特，尼泊斯，華羅，布伯利柳士。

薩魯斯特（*C. Sallustius Crispus = Sallust*）生於紀元前八六年，歿於紀元前三四年。他也是一個歷史家；他以杜西迭特（*Thucydides*, about 460-395 B. C.）為他的主要模範。起初的

時候，他只做了嘉第里那謀叛的記錄，然而文學的意味較多，根據事實的地方較少；不過，他已經顯然地表示他是不偏不黨的歷史家了。他的第二部著作是朱古達傳（*Jugurtha*），對於羅馬少數貴族專制的衰落，作客觀的描寫。他用冷靜的態度去描寫，而讀者得到更深的印象。他的最後而且最成熟的作品乃是羅馬史（*Historiae*），共五卷，自蘇拉（*Sulla*）逝世之年（78 B. C.）起，至紀元前六七年止，但也許還沒有做完。

尼泊斯（*Cornelius Nepos*），生於北意大利，是西塞祿與嘉圖魯的朋友。他的生卒年月，大約是在紀元前九九年至二四年之間。除了愛情歌之外，他早年寫了一部編年史，共三卷，而且他似乎也寫了些關於地理的文章。在另一些作品裏，他像是受了華羅的影響，因為他注重於敘述禮儀風俗，而且有傳記體的傾向。例如他寫了一部古鑑（*Exempla*），共五卷，又替嘉多與西塞祿做了很詳盡的傳記。最後他還做了中外名人傳，至少有十六卷。他的缺點在重感情，不能時時據實直書。

華羅（*M. Terentius Varro*），紀元前一六六年生於利得（*Reate*），大約屬於騎士階級的家庭。當內戰時期，他在西班牙，幫助議院派，與該撒作對。後來該撒得勝後，卻任命他管理圖書。然而

安東尼卻又判他死罪。他逃脫了危險，辛苦直至死日，大約享壽九十歲。

華羅所著的書，大約有七十四種，六百二十卷。他的書，差不多可以說是包羅一切的知識；文學，演講，通史，文學史，法律學，文法學，哲學，地理學，農學，等等，幾乎應有盡有。但現存的只有兩部：第一部是拉丁語之研究（*Lingua Latina*）；第二部是農業之研究（*De Re Rustica*）。拉丁語之研究共三十五卷，現存者僅有六卷，而且是殘缺不全的，農業的研究則差不多完全無缺，是他八十歲的時候寫的，屬於對話體，而有戲劇的意味。

布伯利柳士西魯斯（*Publius Syrus*）與華羅同是詩人而兼歷史家。生卒年月未詳。除了詩歌戲劇之外，他寫了許多格言。到了晚年，他纔注意到歷史方面。當該撒死後，他著書記載羅馬最近的大事。布伯利柳士一班人去世之後，羅馬共和時代的文學由此告終，而新時代的文學由此開始。

卷一 奧古斯德時代

第一章 魏琪爾

經過了阿克第模之戰 (The battle of Actium, 31 B. C.) 安東尼自殺於亞歷山大利亞，內戰由此告終；全羅馬人都承認奧古斯德 (Caesar Octavius Augustus, 63 B. C.-14 A. D.) 爲羅馬的君主。他爲免蹈前王之覆轍起見，不敢明顯地抹煞了共和時代的遺規。表面上他還保存着舊時的形式，卻在暗中逐漸改變，使成爲帝國權力之所寄託。這麼一來，奧古斯德時代有兩個外形：一方面是舊制度的衰落，另一方面是新制度的形成；換句話說就是共和制度之滅亡與君主制度之發達。

奧古斯德時代最有名的詩人是魏琪爾與何拉西。魏琪爾 (P. Vergilius Maro = Virgilio) 以紀元前七十年十月十五日生於安特斯 (Andes, near Mantua) 家境不很好，卻受了很好的

教育。他的父親耕種的是自己的田地，又植林與養蜂，經濟漸漸充裕，所以能供給他的學費。他初時進了鄰鎮克列摩那（Cremona）的學校，後來又到省會米蘭（Milan）去讀書。十七歲的時候，他赴羅馬，從名師研究演說學與哲學。

此後十年間，魏琪爾的生活如何，不得而知；大約總是很用功讀書。他的父親死了，母親再嫁了。費理披之戰（the battle of Philippi）以後，凡助共和方面的城鎮區域內的田地都被沒收；魏琪爾的田地是屬於克利摩那鎮的，也被沒收了。但克利摩那的統治者乃是波里約（Gaius Asinius Pollio），波里約自己也是一個超羣的文人與批評家，魏琪爾就受他的庇蔭。後來賴波里約與諸友之力，魏琪爾得政府在甘巴尼亞（Campania）撥些田地抵償他，又介紹他與奧克達夫（Octavianus）交友，奧克達夫就是奧古斯德，那時雖名為三頭政府，實則已是奧克達夫獨裁了。

布哥里克（Bucolica = Bucoliques），又名愛克羅克（Eclogues = Eglogues），大約就是在這時發表的。此書一出，文學界為之震眩。這好像文藝復興時代，當羅馬文學衰微的時候，忽然異軍突起，成為時代轉變的一個樞紐。這詩集有許多地方是模仿調克里特（Theocritus, 310 or 300

B. C.) 的伊狄兒 (Idylls) 的。這是一些譬喻體的詩，有時過於纖巧，但已經暗示着魏琪爾能有寫佐爾基克 (Georgica) 與愛奈特 (Aeneis = Aeneid) 的天才了。

佐爾基克共四卷，寫於紀元前三七年至三〇年。第一卷詠農事，第二卷詠植林，第三卷詠家畜，第四卷詠養蜂。這原是垂訓詩之類，但因他具有愛田園的熱情，詩中帶有許多情感，與有純粹詩意的詩竟沒有什麼大分別。因此之故，羅馬「藝術詩」中，當惟這詩為最完美的了。

愛奈特共十二卷，始作於紀元前二九年，直至歿時（一九年）還沒有完成。未死之前，曾想把牠燒毀；歿後，人家纔給他發表的。這是英雄詩，很巧妙地模仿荷馬的伊里亞特 (Iliad) 與奧狄絲 (Odyssey)。

紀元前三〇年以後，他很希望能到雅典與亞細亞，為繼續寫愛奈特之預備。但他纔到了雅典，奧古斯德就召他歸國，不久以後，病歿於伯蘭第小模 (Brundisium)，時在紀元前一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享壽五十一歲。

第二章 何拉西

何拉西[◎] (Q. Horatius Flaccus = Horace) 以紀元前六五年十二月八日生於維奴西亞 (Venusia)，是一個被解放的奴隸的兒子；他起初是在羅馬受教育，後來（大約在紀元前四五年）又到雅典求學。四四年八月，該撒被暗殺之後，伯魯圖斯 (Brutus)，他就加入自由軍。四二年，費理不之役他做隊長。戰後，得特赦。回到羅馬。他的祖產既被沒收。一時因經濟困難，只好做會計過活。在這時候，他開始發表他的諷刺詩 (Satires) 與愛波特 (Epodes)，以此知名於文學界。紀元前三八年春，他由魏琪爾與華柳士 (Varius) 介紹給麥賽那 (Maecenas，政治家，兼文學界的保護者；) 三七年冬，他得入麥賽那的文學會。於是他陪麥賽那去遊伯蘭第西模。三二年，麥賽那把薩賓村 (Sabine) 的一些田地賜給他做食邑；也許由麥賽那介紹，他也與奧古斯德相識。奧古斯德很厚待他。他在中年也做了些抒情詩；晚年又寫了些詩體的書信 (Epistles)。他歿於紀元前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距麥賽那逝世之日不久；死後，葬近麥賽那之墓。

何拉西的性情是很善感的。他的心境澄清靜謐；對於自己，他人，與各種事情，都能有甚深的認識。他對朋友很誠懇而忠心，對於仇敵則又絲毫不肯放鬆。因愛自由之故，他厭惡城市而愛戀鄉村。他的政治意見與對奧古斯德的行爲，都是在不失自由的條件之下，去做環境所容許而需要的事情。

他首先做的詩乃是諷刺詩。他追蹤魯西柳士，用諷刺詩去表現他的個性，及其對於種種事物的個人觀察。愛波特也差不多是與諷刺詩同時寫的；不過，諷刺詩所批評的是時事，而愛波特所批評的是個人。在愛波特裏，何拉西顯然模仿阿爾基洛哥斯 (Archilochos, VIIth cen. B. C.) 愛波特與諷刺詩都是他早年的作品。

自從阿克西模之戰 (the battle of Actium, 31 B. C.) 以後，他也許仍做共和政體之夢；但無論如何，從此時起，他的作品已經不復帶政治的色彩。後來他非但不復中立，而且還袒護新的帝國；尤其是在他所著的奧特歌 (Odes) 裏，他顯然故意把他的詩的力量去衛護帝國了。

何拉西的大名是靠奧特歌而後顯著的。奧特歌共分四卷。「奧特」是可配音樂的詩歌。在

一卷中，前三首「奧特」是頌贊麥賽那，奧古斯德，與魏琪爾的。前九首「奧特」就有九個詩式，似乎想要令讀者知道他有變化的本領。

除了諷刺詩之外，羅馬的一切詩歌都是從希臘詩裏脫胎而來的。特蘭西模仿米難特 (Menauder)，伯洛貝斯 (Propertius) 模仿加利馬古斯 (Callimachus)，魯克里休士模仿安伯多克爾 (Empedocles)，魏琪爾模仿希小德 (Hesiod) 與荷馬。何拉西在奧特歌裏也模仿希臘的抒情詩人。他所追蹤的乃是阿那克里安 (Anacreon) 的遊戲歌，西曼尼特 (Simonides) 的輓歌，尤其是沙弗 (Sappho) 的愛情詩，與阿爾該斯 (Alcaeus) 的愛國歌。有時候，他模仿得十分相像；然而就普通說，他往往只模仿了形式與大綱，至於詳細的情節，則由他任意變通。

奧特歌可以大致分爲兩類。第一類所寫的是戀愛，酒，友誼；第二類是爲的頌揚某一大人物，或因受詔而頌贊一件國家大事。前者所表示的是風韻，禮貌，文雅；後者所表示的是偉大的人格與國家的尊嚴。

何拉西的「詩體的書信」其詩式與諷刺詩相同。就生動新穎的地方說，牠比不上諷刺詩；但

牠的聲調與形式卻較諷刺詩更爲成熟。在這些書信當中，最著名的是寄給丕索兄弟（the brothers Pisos）的一封信；在這一封信裏，他用很有分寸的文筆去討論許多關於美學的問題；雖有些地方帶着希臘詩的色彩，但他畢竟有他的特色。後人把這信另爲一部，叫做詩的藝術。

第二章 伯洛貝斯與愛羅支詩人

在帝國初期；魏琪爾與何拉西之名掩蓋一切：這乃是拉丁詩最繁榮的時代，大詩人出世後，當然跟着有些小詩人；在羅馬，要算這時代的人最熱心研究藝術，而藝術在社會裏，也是這時最爲時髦。朝廷開了提倡文學的風氣，各種會社跟着提倡。尤其是舊貴族裏的新青年，他們的祖宗在共和時代致力於公共事業，而他們本人卻多數不得參預政治，於是轉而從事於文學。亞歷山大利亞詩人的影響；在嘉圖魯的時代固然很有權威，直到此時，還未衰落；受過教育的階級，因爲讀書較多，對於希臘古代詩越加諳熟。羅馬到處是精通希臘文學的人，其中有些人，他們本身就是很有價值的詩家。當時大家趨向於創立圖書館。奧古斯德在巴拉丁（Palatine）山上設立一個很美麗的圖書

館，在羅馬宮室中算是第一廣大的建築品。羅馬早期的詩人所知道的希臘文學很少，而且很不完全；繼起的人們也只知道羨慕希臘的衰期文學。魏琪爾與何拉西雖則也研究亞歷山大文學，但他們同時喚起民衆，注意到希臘自由時代的詩人，獎勵人們用拉丁語去佔領詩的一切園地。

加魯士（Cornelius Gallus），生於紀元前七〇年，歿於二七年。魏琪爾少年時，與他爲友。畢生研究亞歷山大利亞的愛羅支詩者，當推加魯士爲第一人。他受奧古斯德寵愛，在軍界政界都居高位；後來野心太大了，遂致中年被殺。他的愛羅支詩，現在都失去了。這很可惜，因爲他是奧古斯德時代的一個大詩人。

在加魯士以前，安紐斯，嘉圖魯諸人都做過愛羅支詩（elegiac couplet）。但若就奧古斯德時代的愛羅支詩人而論，除了加魯士作品已佚者不算，則當推伯洛貝斯爲第一。

伯洛貝斯（Sextus Propertius）生於紀元前四九年，歿於一五年。原籍是吳母伯利亞（Umbria），但在羅馬受教育。自從他的愛羅支詩第一集發表之後，就得加入麥賽那的文學會。除了第一集之外，還有其他兩三卷的殘簡尚存於世。伯洛貝斯也像加魯士，專寫愛羅支式的愛情詩。

他非常崇拜亞歷山大利亞學派，但他的文筆之生動出色，卻漸漸超過他的模特兒。

伯津貝斯與魏琪爾何拉西有一個極端相反的地方：他是一個早熟的天才。成他的愛羅支詩第一集發表的時候，他纔二十歲；後人把他比於基慈（Keats, 1795-1821）與拜輪（Byron, 1788-1824）。

奧古斯德時代著名的愛羅支詩人還有狄布爾（Albius Tibullus）。狄布爾生於紀元前五四年，歿於一九年。他的愛羅支詩一往情深，殊有雅致；同時又往往帶着閒愁。他的天才比不上魏琪爾，但他能以熱情去補天才之不足。在他的詩裏，處處表現着他的真愛。他的最好的一首詩乃是贈給特麗亞（Dolia）的。

第四章 奧威德

在奧古斯德時代的末期的詩人，可以奧威德爲代表。他自己說：「狄布爾是加魯士的繼承者，伯洛貝斯是狄布爾的繼承者；我呢，我自己乃是第四個。」

奧威德(Publius Ovidius Naso = Ovide)以紀元前四三年生於蘇爾曼(Sulmona)；蘇爾曼屬於貝里克尼山村(Peligni)，在羅馬之東約九十里。奧威德出世之前一年，該撒被刺於議院；其出世之年，恰值安東尼戰敗之年。

奧威德生於一個舊武士的家庭，而他本想學做一個律師。他在雅典住過些時候，又遊歷亞細亞與西西里。但後來他爲順着性情之所近，在羅馬經過了些法律生活之後，就完全轉向於做詩。在許多年中，他在羅馬的生活可以說是達到理想的生活；他是當時一班大詩人的朋友：何拉西，加魯士，狄布爾，伯洛貝斯，以至於奧古斯德，都與他交游。但是，紀元前八年，他五十歲的時候，不知爲什麼失了皇帝的歡心，他忽然奉詔即日離開意大利。於是他到了多米(Tomi)，在黑海之西岸，附近多瑙河(Danube)的河口。他不住地請求准其歸國，又藉着羅馬許多有力的朋友去說情，奧古斯德已經開始被他感動，不久奧古斯德又死了。嗣君狄伯柳士(Tiberius)充耳不聞他的哀求。他在外過了十年的悲慘生活，竟不得歸國而死；時在紀元後一七年，享壽六十歲。

他結過三次婚：前兩個妻子是他離了婚的；第三個妻子似乎與他同渡了些幸福的生活，雖則

後來沒有跟他到多米去。

他的著作甚富，可以分爲三類：（一）愛羅支詩，包括愛的藝術（*Ars Amatoria*）法司蒂（*Fasti*），希來特（*Heroides*）愁（*Tristia*）自班多寄來的書信（*Epistulae ex Ponto*）（11）變形記（*Metamorphoses*）；（二）悲劇米狄亞（*Medea*）米狄亞已佚。

愛的藝術也許是古來最不道德的詩。然而不道德並不就是失德：他這詩是寫給不道德的人讀的，他們除了社會所要求的禮法之外，不知更有道德的存在。這是很可愛的一篇詩。

法司蒂是奧威德的神話詩，是古羅馬的「詩的曆書」之一種；每年有多少月，就有多少歌。希來特是神話裏著名的女英雄的書信集。愁共五卷，自班多寄來的書信共四卷，都是他在多米時的作品，表示謫居的悲哀的。

變形記共十五卷，把古代神話中的傳說都收集在一起。詩中敘述人類變爲種種動物的形相，所以名爲變形記。他所以爲民衆所愛，大都得力於此書。這乃是近代詩人所從取材的一部大著作；文藝復興時代的意大利詩人，莎士比亞及其同時詩人，與十八十九兩世紀的英國詩人們，都在這

書中採取資料。假使他知道後世這樣推崇他的作品，他的謫居中就不會那樣悲哀了。現在把變形記裏的故事選述若干則，以見一斑。

(一)西麗絲 (Ceres) 正在尋覓她所失去的女兒伯洛賽賓 (Proserpine) 的時候，一個無禮的童子辱罵她。於是她把他變為一個壁虎。

(二)阿波羅 (Appolo) 在愛麗思鎮 (Elis) 做牧羊人。當他正在抽煙斗以自娛的時候，盜神美古利 (Mercury) 偷了他的羊。除了巴都士 (Battus) 之外，沒有一個人看見他偷。後來巴都士洩漏了他的祕密，他就把巴都士變為一塊火石。

(三)泰達魯 (Daedalus) 為克列特 (Crete) 國王米諾斯 (Minos) 所囚。他因心思巧妙，竟發明了造翼之術；他領着他的兒子伊加魯士 (Icarus) 飛向雅典，以圖脫難。飛至海上，伊加魯士墜海而死。

(四)佛里基 (Phrygia) 國王米答斯 (Midas) 把巴古斯 (Bacchus) 的養父西蘭納 (Silenus) 送還給巴古斯。巴古斯因為感激他，於是願意滿足他的一種要求。他希望他所手觸的

東西都變爲黃金。這麼一來，引出了種種不良的結果。後來他願意取銷他的希望。然而因爲他沒有欣賞能力，覺得班（Pan）的音樂比阿波羅的音樂好聽，於是爲神所罰，把他的耳朵變爲驢子的耳朵。

（五）丕克馬里安（Pygmalion）塑了一個女像，覺得她太美了，竟愛上了她。他天天誠心祈禱，於是女神維納絲（Venus）使那女像活起來，給他做妻子。

第五章 李維

奧古斯德時代最重要的散文家乃是李維（T. Livius = Livy）。李維以紀元前五九年生於巴達維模（Patavium），歿於紀元後一七年。他的一生，有一大半的時間是在羅馬居住。他雖與奧古斯德的感情很好，但他的生活卻與政治距離很遠。

魏琪爾與何拉西屬於奧古斯德時代的前半期，狄布爾與伯洛貝斯亦然。奧威德的作品，大半成於奧古斯德時代的後半期，但以他的年紀而論，我們還可以說他是紀元前一世紀的人。李維也

是如此：他雖則歿於奧威德之前一年或同年，但他只比魏琪爾小了十歲，而他的作品之發表卻遠在愛奈特發表時期以前。

他學了修辭學之後，首先寫了許多關於哲學的作品，傾向於通俗方面，是對話的體裁。又寫了一部修辭學教他的兒子，是屬於詩體的書信之類。但他最大的工作乃在乎一部長篇鉅製的羅馬史。從羅馬「西提社會」(City)之創立，敘述至特魯素士大將(Drusus)之死(紀元前九年)。

此書共一百二十卷，現存者僅有前十卷與三十五卷，即從卷二十一至卷四十五。除此之外，還有一部概要，是全書未失去時寫的。前十卷從羅馬第一個國王羅模魯士(Romulus)敘述至紀元前二九七年，當時羅馬已領有意大利鄰近的土地。第二十一卷從二一八年，哈尼巴爾大將(Hannibal)到意大利的時候起；第三十卷終於二〇一年，恰值西丕佑大將(Scipio)戰勝巴尼克二次大戰(Second Punic War)告終的時候。其餘的十五卷，差不多包括了三十五年，直至紀元前一六七年，正是羅馬勢力開始擴張的時候。當是時，羅馬的勢力伸展至於西班牙，高魯(Gaul)，西里亞(Syria)，麥斯丹(Macedon)；當是時，伯勞圖斯死了，而特蘭西的工作正在開始。

如果我們把近代的歷史眼光去看李維的作品，我們會覺得牠不好。他並不努力去尋求事實的真相，卻只根據前人的作品，而特別注意於高雅的格律。像一切的羅馬史家一般，他也不很靠歷史的事實，而特別靠修辭的力量與有趣的故事去引人入勝。與他同時及後世的人都承認李維是最偉大的羅馬歷史家。

第六章 奧古斯德時代的第二流文人

紀元前一世紀，大詩人與大散文文學所給予羅馬文學的衝動是慢慢地消滅的，不是突然停止的。奧古斯德時代是所謂「黃金時代」；李維與奧威德死後，黃金時代可以說是告終了。但是，當時的文學還是餘音嫋嫋的，令人很難說「白銀時代」是從何時開始。在這過渡時代，有一班第二流的詩人與散文家，也都值得一述。茲分述如下。

馬尼爾(Manilius)，他的真名是克拉斯(Grattius)，是奧古斯德時代的垂訓詩人。他的天文學(Astronomica)，共五卷。書中論天文的地方很少，論觀察星宿，以知未來的地方很多。他的迷信

雖不能博得我們的同情，但他的文筆超俗，有獨到處。他的文章有點兒像魯克里休士。

特洛古斯 (Pompeius Trogus) 寫了一部世界史，共四十四卷；從尼奴士 (Ninus) 時代起。依古代傳說，尼奴士 是亞西里亞 (Assyria) 的國王，約在紀元前二千年。此書取材於希臘的史料，直敘述到作者自己的時代。除了歷史之外，特洛古斯 還寫了些關於動物學與植物學的作品。

大西納嘉 (L. Annaeus Seneca) 是著名的哲學家西納嘉 的父親。詩人魯剛 的祖父。他生於

該撒與班貝 (Pompeius) 之戰 (紀元前四五) 以前，歿於第伯柳士 (Tiberius, 42 B.C.—37 A.D.) 逝世之後。現存他的作品乃是討論修辭學派的，是晚年的作品。他在羅馬住了多少時候，我們不能確悉。他少年的時候，除了西塞祿，所有一班大演說家的演說他都聽見過；直到他死之日，他還能背誦他們的演講辭，一字不漏。他的書叫做辯論集 (Controversiae)，共十卷，篇幅殘缺。十卷之前另有一卷叫做演說集 (Suasoriae)，也只剩有殘篇。這是奧古斯德 時代至第伯柳士 時代的修辭學史，有些地方還加上些引證，故事，批評。

巴特古魯斯 (Paterculus) 是羅馬的一個政府職員。因為很能盡職，得陞為裁判官。在第伯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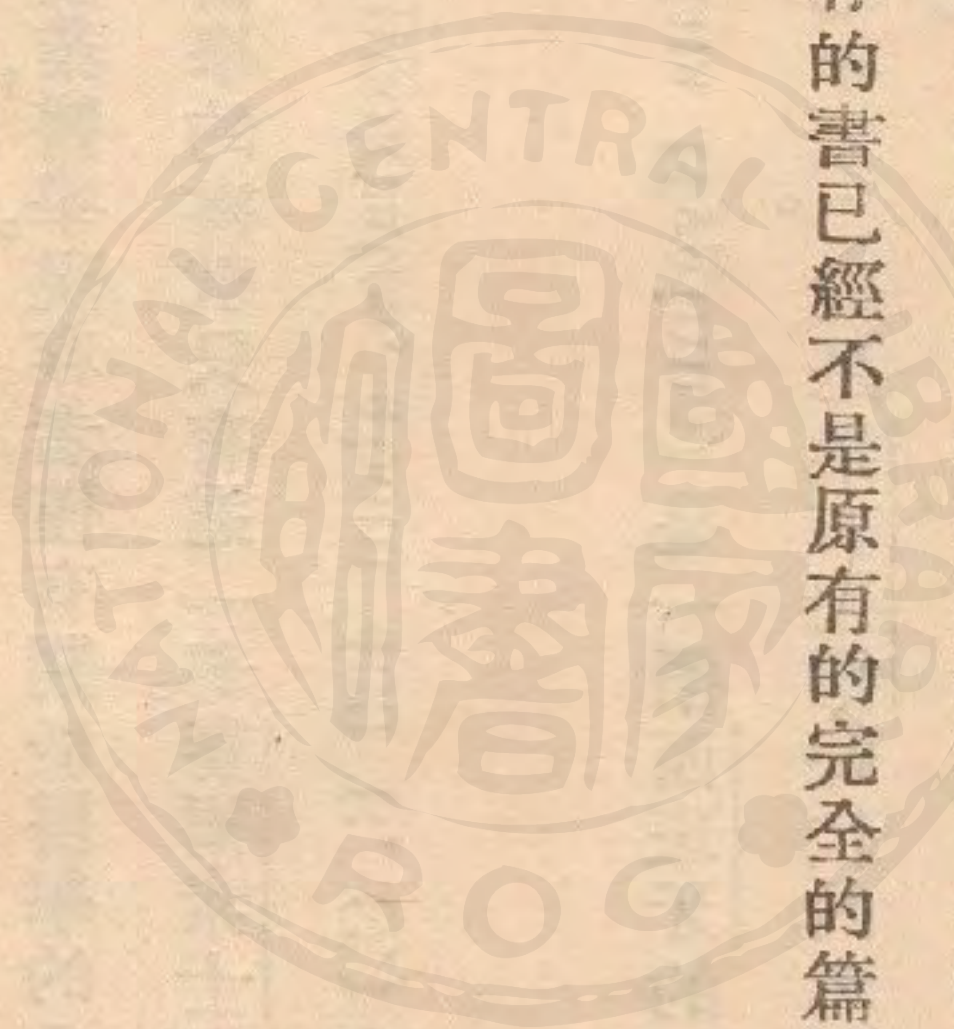
士御宇時代，他寫了一部羅馬史略，共兩卷。書中特別注重文學史方面。行文不免誇大的神氣，恰顯得是軍人的作品。他的字句的構造，也往往顯得呆笨。

賽爾素士 (A. Cornelius Celsus) 的學問好像嘉多，是多方面的。他的書非但討論及於演講，法學，哲學，而且還談到戰術，農業，醫學。現存者僅有關於醫學的八卷，即全書的第六至十三卷；在羅馬文學的黃金時代中，關於醫學的書就只有這一部。賽爾素士把當時的醫學的系統作一個總報告，大抵根據伊波克拉得 (Hippokrates, about 460 B. C.) 與阿斯克列丕亞 (Asklepiades) 的學統，而加以有力的批評。

希基奴士 (Gaius Julius Hyginus) 是一個西班牙的奴隸，被奧古斯德解放了的。生於紀元前六四年，歿於紀元後一七年(?)。他是奧古斯德時代的考古學家，奧古斯德命他管理巴拉丁圖書館 (Palatine Library)。他是希臘文法大家波里希士特 (C. A. Polyhistor) 的弟子，又與奧威德是知己朋友。他的著作很富，但凡關於地理，歷史，天象學，農學，詩歌的，都已不存於世。現存者僅有兩篇關於神話的作品。他又是魏琪爾的批評家。

魏特魯夫 (Vitruvius Pollio) 是一個建築學家，他在奧古斯德末期，發表了建築學十卷。就題目看來，該是一部很重要的書；但牠的內容並不見得怎樣高明。

費特爾 (Phaedrus) 是一個被解放的奴隸，發表了一部「陰比克式」(Iambic) 的寓言詩。他的文筆流利而生動。但現存的書已經不是原有的完全的篇幅了。



卷三 帝國時代

第一章 尼羅的羅馬

當羅馬皇帝克勞得 (Claudius, 14 B. C.-54 A. D.) 的晚年，政體完全變了絕對專制，同時，哲學家也有無上的權威。斯多噶學派已經超出了學派的界限，即成爲一種宗教，深入羅馬的生活裏，其學理竟成爲實踐的道德規律。起初的時候，斯多噶學派與貴族聯合而與政府作對，曾被政府虐待了一個時期，然而這一次的虐待適足以增長牠的潛勢力。最後的一次鬭爭是在杜米西因 (Domitian, 51-96) 御宇的時代：紀元後九四年，杜米西因下詔把一切哲學家驅逐出羅馬國境；二年以後，杜米西因被刺，新政府成立，深深地受斯多噶哲學的支配，互八十餘年之久。

在以文字宣傳革命的哲學家們當中，最早的，最出色的，乃是修辭學家西納嘉的兒子小西納嘉。在古典文學裏，他雖是二等角色；在人類思想史上，他卻是很重要的人物，以道德實踐方面而論，

他與蒲魯達哥 (Plutarch) 乃是希臘羅馬一切作家的首領。

他以紀元前四年生於各多華 (Cordova)。他的父親在晚年的時候，纔與他的母親海爾維亞 (Helvia) 結婚。海爾維亞是一個貴族婦人，她的姊姊嫁給波里佑 (Pollio)，而波里佑做過十六年的埃及總督。小西納嘉憑藉着母家的勢力，很容易在政界活動。但是他一輩子都很孱弱，所以當他少年的時候，只在行政機關裏掛名不做事。做了會計官之後，他陞了議員；在加利古拉 (Caligula, 12-41) 御宇的時代，他是朝廷很有名的大臣。克勞得登基不久，信從了皇后米薩里那 (Messalina) 的話，把他放逐到各西加 (Corica) 去；八年之後，因賴克勞得的後妻阿克里賓那 (Agrippina) 說情，受赦歸國，阿克里賓那使他教她的兒子尼羅 (Nero)，封他做裁判官。尼羅即位之後，他做了督理；在一個時期內，他還做了羅馬的實際統治者。晚年，因為參預丕索 (Piso) 的謀叛，失了皇帝的寵愛，受詔自殺，時在紀元後六五年。

西納嘉的哲學作品是非常多的；大部份雖已夫去，但就現存者而言，古代作家也沒有能及他的。他的書可分三個大類：(一) 倫理學的論文；(二) 關於道德的書信；(三) 根據斯多噶派的學說而

寫的自然哲學。這三類作品都有一貫的道理；在斯多噶學派看來，物理學只是倫理學的一部份，研究物理爲的是引起道德的感想，並非爲的是在實物上求真理。凡關於自然現象的討論，只是宗教的思考的資料。雖則在中世紀，人們把他的自然的研究（*Naturalis Quaestiones*，共八卷）當做教科書，但是，這書是完全沒有科學價值的。

我們如果把西納嘉當做一個道德家看待，他的地位是很高的。他雖則在修辭上頗染時代的惡習，但他的論文很能表現他的辯才：他的高尙的思想與深刻的感覺，是別人所難及的。修辭的方法與他的本性是那樣相近，所以他僅憑着他的熱烈的情緒已足動人，更用不着虛偽的言辭與興奮的造作。

在現存的西納嘉作品當中，包含有九篇悲劇，是取材於希臘的陳舊的題材的。這是什麼時候的作品，現在已不能確知。他的散文裏一切關於修辭的毛病都在這些悲劇中顯露了。篇中完全沒有戲劇的氣息，有的只是無謂的鋪張與單調的詩句。我們可以說，西納嘉只是一個哲學家，而不是一個文學家。

尼羅時代 (54-68) 最有名的詩人乃是西納嘉的姪兒魯剛 (Marcus Annaeus Lucanus || Lucan)。魯剛以紀元後三九年生於各都巴 (Corduba)，歿於六五年。他因西納嘉之故，早年得入尼羅之朝，尼羅自命爲詩人，遂引他爲知己。後來他參預丕索的謀叛，事情發覺，詔令剖筋自殺，享年二十六。

魯剛雖享年不永，卻留下了一部很好的詩集，名爲法薩里亞 (Pharsalia)，共十卷。這是一部史詩，敘述班貝與該撒的內戰；他的描寫很能按照歷史的事實，但不免偏袒班貝。

魯剛有一個知己朋友，名叫貝筱斯。

(Persius Flaccus)

貝筱斯以三四年生於福拉特爾

(Volaterrae)，歿於六二年。他是一個世家子弟，與拜圖士 (Petrus) 的妻子阿里亞 (Arria) 是近親。(拜圖士以謀叛罪，被克勞得下詔賜死，拜圖士沒有自殺的勇氣；他的妻子阿里亞拿起匕首，刺入自己的胸膛，又拔了出來，告訴他說：「拜圖士，這是不痛的。」拜圖士爲妻子所激動，就自殺了。) 由阿里亞的介紹，他得與一班道德家交游，大家以不染薄俗相勉。凡認識他的人，沒有不愛他的。他死的時候纔三十八歲，留下六首諷刺詩。這詩是他費盡心血，經過許多時間纔寫成的，由他的老師

哥奴特 (Cornutus, 斯多噶派的哲學家) 修改過, 然後由他的朋友巴素士 (Caesius Bassus, 也是一個頗有名的詩人) 出版。貝筱斯還留下來其他的作品, 但哥奴特卻叫燒毀了。現存的六首詩, 大家公認是不平凡的作品。貝筱斯是不佩服西納嘉的; 實際上, 他們二人的文章雖都不免雕琢的毛病, 而他們的作風大不相同。

在這時代, 唯一重要的歷史作品乃是古西吳斯 (Quintus Curtius Rufus) 所著的亞歷山大傳 (Life of Alexander the Great)。書凡十卷, 前兩卷已佚。他同時也是一個修辭學家。他的題目既選擇得好, 在修辭上又善於模仿希臘的作風。他的體裁, 大致是從李維學來的; 但也與西納嘉有些相像的地方。

哥魯邁拉 (Columella) 著有農業論 (De re rustica), 共十二卷。他對於農業很有興趣, 而深責當時的人們對於農村之忽略。於是很留心做他的論文, 使其體裁十分妥當。在農業上, 他是古代的一個典型。第十卷論及園藝的時候, 他模仿魏琪爾的詩體。

貝特洛納 (Petronius Arbitr) 寫了一部薩第里剛 (Satiricon), 是小說的體裁, 是第一世

紀羅馬風俗的寶貴史料。原書至少有二十卷，但現存者只是一些殘簡。最著名的是那一篇特里馬爾基安 (Trimalchionis)，描寫一個未受教育的暴富戶的宴會。這部小說非但可爲史料，單就描寫的藝術而論，也是第一流的作品。紀元後六六年，他因參預某一次的謀叛，事情發覺，剖筋自殺。

第一章 白銀時代

在「學者派」的時代之後，接着就是「修辭派」的時代。佛拉維因 (Flavian) 之朝 (69-96)，有三個第一流的作家，都是學問淵博，富於批評眼光的；他們因爲德性相同，故氣息相通，而與尼羅時代的作家截然有別。這三個作家就是堅地里安、伯利尼、史達西。在他們以前，大家努力要超勝奧古斯德時代的作者；至於他們，就只願意模仿黃金時代了。當是時，下等的作家們只曉得做很笨的模仿；惟他們三人各有特色，能從模仿中表現個性。

史達西 (Publius Paninius Statius) 是當代詩人的首選。他生於狄伯柳士御宇之晚年，似乎在那華 (Nerua) 登基以前（即九八年以前）已經逝世。他的詩大抵都成於多米西因 (Domiti-

(Tian) 御宇的時代(81-96)。他的一生事跡可考者絕少，這大約因為他生平沒有遭逢甚麼大事的緣故。他生於那泊爾(Naples)；到了晚年的時候，他的泰柏斯史詩完成，他仍舊回到故鄉去。但他大部份的時間是住在羅馬；他的父親是一個頗有名望的文法家，據說還有一個時期做過皇帝多米西因的老師。因此之故，史達西得入朝，受皇帝的寵愛。

史達西費了十二年的工夫，做了一篇史詩，敘述泰柏斯之戰(The War of Thebes)。這詩大約發表於九二年，是獻給皇帝多米西因的。泰柏斯完成之後，他又做了一篇記阿齊爾(Achilleid)，敘述特萊之戰(The Trojan War)與英雄阿齊爾(Achilles)的生平。記阿齊爾只完成了第一卷，及第二卷的一部份；假使依照那規模繼續下去，可以成爲希臘羅馬史詩中最長的一篇。另有詩集西爾維(Silvae)，共五卷。是在泰柏斯發表之後陸續發表的。此外還有詠多米西因在日耳曼的戰功的一篇史詩，已佚。

大伯利尼(Pling the Elder=Caius Plinius Secundus)以紀元後二三三年生於哥模(Comum)，七九年，死於威素夫(Vesuvius)火山爆發之災。他曾研究戰術，歷史，文法，修辭，及自

然科學。但他的作品現存於世的只有一部自然史（*Naturalis historia*），共三十七卷。七七年，他把這書獻給皇帝狄圖斯（Titus, 40-81）；但後來他陸續增補，直至死日爲止。這是一部自然科學的百科叢書，尤其是着重於人類的生命與藝術，所以包括了地理，醫學，藝術史等等。這書的材料是從許多書裏頭採取的，往往倉卒成篇，對於事實沒有深切的認識與嚴格的判斷，所以書中各篇段的價值很不相等。體裁也不能全書一律，有時候，只管把題材堆疊，不顧藝術的形式；有時候卻很善於修辭。總之，這書所包括的範圍很廣，大有取之不竭之概；又在言語間可見作者的認真與勤學的精神。經過很長的時間，他的書在學術界也還很有勢力。

堅地里安（*Marcus Fabius Quintilianus = Quintilian*）以紀元後三五年生於加拉古里斯（*Calagurris*），歿於九五年。在西班牙的作家當中，恐怕要算他最爲出色。他雖生於西班牙，卻在羅馬受教育；後來在羅馬住了許久，做民衆的修辭學教師。最後，他受皇帝多米西因的委託，教他的皇姪們，又受封爲督理。在晚年以前，他沒有發表什麼作品；臨老的時候，他纔做一篇文章研究演講學衰落的原因，又做了一部教人演講的書，就是現存的共十二卷，書中略述他一生的工作的成

績。他的體裁是一半運用西塞祿的通俗筆法，一半運用修辭的專門學問。

除了上述三人之外，白銀時代的作者之值得敘述者，還有意大利古斯，佛拉古斯，馬希雅三人。意大利古斯 (Silius Italicus) 生於紀元後二五年，歿於一〇一年。他起初只做公家職員，後以功陞至督理；晚年，他把整個時間都用在文學上頭，——做一篇史詩以詠布尼克二次大戰。書凡十七卷，大致取材於李維，而體裁則模仿荷馬與魏琪爾，把些神話傳會在歷史的事實裏。

佛拉古斯 (C. Valerius Flaccus) 是魏斯巴西因 (Vespasian) 御宇時代 (69-79) 唯一的詩人。他的作品現存者為阿哥瑙第伽 (Argonautica)，共八卷，很自由地模仿第三世紀亞歷山大利亞詩人阿波羅紐斯 (Apollonius of Rhodes) 的阿哥瑙第伽。亞歷山大利亞的痕跡減少了，同時卻在心理上的描寫特別發達。他的體裁顯得他有若干詩才；很善於修辭，文筆生動，詞華豐富。他的描寫方法大半是學魏琪爾的。

馬希雅 (M. Valerius Martialis = Martialis) 大約生於四〇至四三年之間，歿於一〇二至一〇四年之間。原籍西班牙的比爾比利時 (Bilbilis)。他的作品現存者為「諷刺短詩」

(Epigrams) 十五卷。我們藉此可知羅馬的風俗；文筆很談諧，很文雅，但嫌放肆了些。他一定不自以爲是一個道德家，他只用冷眼去觀察當代的人們的弱點；同時又能以最短的詩而使讀者滿意。由此看來，他是一個創造的作家，可與希臘作家們相比；他非但是羅馬文學界裏的「諷刺短詩」的模範，而且全世界也推崇他爲此道的典型。

第二章 達西圖斯

在羅馬古典文學將衰的時候，尙有異軍突起。這就是一代的雄的達西圖斯 (Cornelius

Tacitus)。達西圖斯大約生於五五年，歿於一一〇年，是特拉專 (Trajan) 御宇時代 (98-117) 散文家當中的傑出者。他的少年期，正值多米西因御宇時代，國難方殷，人心惶惶，羅馬人的思想大受刺戟。他是與貴族共和表同情的；但就時勢而言，他深信有君主制度的必要。就歷史方面，他雖不能做一個精心探討史料的歷史家，所以他忽略了許多瑣細的事件；但他對於真理是很能尊重的。他尤其是一個極認真，極嚴格的一個歷史批評家。他的作品現存者有：(一) 演說家對話篇；(二) 農人篇；

(三)日耳曼風土記。(四)史叢。(五)編年史。

演說家對話篇 (Dialogus de oratoribus) 是敘述帝國時代演講術之衰落的。其內容則爲魏斯巴西因時代文學界諸名人的對話。這雖是較早的作品，其中關於道德政治的主義，關於心理觀察之精細，與達西圖斯晚年的作品完全相同。至於說到體裁，很能表現他的生活的一階級：因爲當時他正在研究西塞祿的演說作品，所以他努力模仿他。不過，有時候他在無意中也顯出他是基督紀元後的作家，因爲其中有許多語氣是與他晚年的作品相近似的。

農人篇 (Agricola = De vita et moribus Iulii Agricolae) 是傳記的體裁，敘述他自己的岳父，作於紀元後九八年。

日耳曼風土記 (Germania) 描寫日耳曼各地的風土人情。恰巧當時日耳曼有大事發生，又因他曾任官家職員，故精於掌故，甚有助於其作品。

史叢 (Historiae) 紀載加爾巴 (Galba, 68-69)，奧多 (Otho, 69)，魏特爾 (Vitellius, 69)，魏斯巴西因，狄圖斯，多米西因御宇時代的事跡，從紀元後六九年至九六年，尤其是注重佛拉維因一

朝。這是在特拉專御史時代寫的，其所根據的都是很好的史料。全書大約是十二卷至十四卷，但現存者只有前四卷，與第五卷的前半。

編年史 (Annales = Ab excessu divi Augusti) 大約共有十六至十八卷，從朱里安之朝直敘至奧古斯德逝世以後。現存者只有前四卷，而第五第六兩卷則各餘一部份。

第四章 拉丁古典文學的衰落

在拉丁古典文學將衰落的時代，比較地有價值的文學家是朱父那，小伯利尼，蘇單紐斯，該魯士。

朱父那 (D. Junius Juvenalis = Juvenal) 是特拉專時代的詩人當中最著名的一個，大約生於紀元後六〇年，歿於一四〇年。早年努力研究修辭學，後來開始發表他的諷刺詩。現存他的諷刺詩共十六首，分五卷。他用忠直的筆去描寫羅馬社會的不良風俗。他用修辭學上的種種鮮豔的顏色描寫，紙上活現他的力量與其對於淫俗的憤怒。

小伯利尼 (Pliny the Younger = C. Plinius Caecilius Secundus) 是達西圖斯的知己朋友，大約生於紀元後六二年，歿於一一三年。他是大伯利尼的姪兒，大伯利尼把他收爲嗣子。多米西因時代他做政府職員；特拉專時代，他做督理；又到比西尼亞 (Bithynia) 做過欽差大臣。在多米西因時代，他做了很著名的辯護士；到了那華時代，他就發表他的演講錄。現存的演講錄，是他被選爲督理後的謝辭。在那華即位之後，伯利尼開始編存他的書札，預備發表。他的書札共有九卷，發表於九七年至一〇九年。其中有他與特拉專的通訊，尤其是當他統治比西尼亞的時候。伯利尼在四十歲以後，也曾做過詩，但現無存者。

蘇單紐斯 (C. Suetonius Tranquillus) 生於紀元後七五年(?)，歿於一六〇年(?)。在特拉專時代，他做過律師，後來做過皇帝哈德里安 (Hadrian, 76-138) 的私人書記。再後，他像華羅一般地作百科全書的研究，尤其着重於農業史與文學史。他認羅馬人在文學上頗佔優越的地位，卻不至於偏袒本國人；他的作品有一部份還是用希臘文寫的。他的作品，大半已經遺佚，現存而著名者，只有一部傳記體的歷史，名爲十二該撒 (the Twelve Caesars)，共八卷。所謂「十二該撒」

是該撒與羅馬帝國初期的十一個皇帝：奧古斯德，狄伯柳士，加利古拉，克勞得，尼羅，加爾巴，奧多，魏特爾，魏斯巴西因，狄圖斯，多米西因。前六人各佔一卷；加爾巴，奧多，魏特爾，共佔第七卷；佛拉維因朝的三個皇帝——魏斯巴西因，狄圖斯，多米西因——共佔第八卷。他對於新朝的皇帝們絕口不提。該魯士 (Aulus Gellius) 大約生於紀元後一三〇年。他編了一部雅典之夜 (Noctes atticae)，共十二卷。這是一部詩文雜錄；是古代作家的詩文選，與當時各種學問的報告。敘述務求翔實，是很可貴的一種史料。

第五章 新體

在哈德里安時代，文字與藝術，就一部份說，是趨向於希臘文藝復興；但至少還有一部份傾向於拉丁文學。無論詩與散文，都傾向於新體。新體的散文家，以阿布雷與佛蘭多為代表；新體的詩派，以維納絲聖節為代表。

阿布雷 (Lucius Apuleius) 大約以一一四年生於非洲，歿於馬克奧烈爾 (Marc-Aurelius)

御宇時代 (161-180) 之末年。他的父親是一個顯官。他歷在加達歇 (Carthage)，雅典，羅馬求學。

他把祖產完全變賣了，爲的是研究語言，哲學，與神祕之說。後來他在故鄉與一個很富的寡婦結了婚，家道由此復興。他的妻子的承繼人眼看不能承受她的遺產，於是告了阿布雷一狀，說他借助於魔術，以博寡婦之愛。阿布雷在法庭上努力辯護自己不是貪財，結果得了勝利；他的辯詞就是現存的辯訴狀 (Apologia)。從此之後，他完全努力於著作，研究哲學，推崇柏拉圖的學說。但是，現在我們所能看見他的作品恐怕還不及原有的一半。他的最著名的作品乃是變形記 (Metamorphoses)，又名金驢。這是很巧妙的一部神話小說，同時又能對於當時的風俗加以諷刺。金驢中敘及西施 (Psyche)，後來法國拉方特納 (La Fontaine, 1621-1695) 所敘的西施就是模仿他的。

金驢共十二卷，以魔術爲主要骨幹。書中主人翁是一個青年，名叫綠西 (Lucius)，自述他的奇遇。爲了私人的事情，他到了達沙里 (Thessaly) 的一個市鎮，寄宿於老人米蘭 (Milon) 之家。這是他的友人介紹他去寄宿的；而主人的妻子就是一個巧妙的魔術家。他博得女僕福狄絲 (Fotis) 的歡心，福狄絲教他在門縫裏偷看她的主婦作怪；則見那主婦以某種脂粉向臉上一塗，就變了一

隻貓頭鷹。綠西一時心動，懇求福狄絲引他去偷那女魔術家的寶品；不料福狄絲把盒子弄錯了，綠西把脂粉向臉上一塗，他的面孔就大起來，他的鼻孔闊起來，兩長加長而且活動；他竟變了一匹驢子。福狄絲看見她的愛人變成這樣，十分傷感，於是告訴他吃玫瑰花，可以恢復人形。綠西雖失人形，猶具靈覺；然而他沒法子，只好到驢棚裏居住。當夜有賊穿牆入棚，把那驢子拉到賊營裏去，還折磨了牠好幾次。第二天，賊子們又出去行劫，搶來了一個美女，據說是有未婚夫的。賊營裏有一個老女僕，可憐那美女憂悶，特地爲她講西施的故事；那驢子也聽見了，很贊賞這故事有趣。綠西想了種種法子，要同那女子脫逃，終於失敗；後來幸虧那美女的未婚夫假稱自己是著名的匪首，到賊營游說，羣賊奉他爲首領，他乘夜間羣賊酣睡時，把他們一一殺死，然後把未婚妻與驢子救了出來。自從脫身之後，那驢子經過了許多主人之手，受了許多痛苦。女神伊利思（*Hebe*）可憐牠的命運，在夢中告訴牠：明天迎神賽會時（即迎伊利思），牠可走近那大神父，神父的右手拿些着玫瑰，牠儘可吃玫瑰，不怕瀆神。牠依照女神的話做去，才得復爲人身。從此綠西十分虔奉神教。

佛蘭多（*M. Cornelius Fronto*）大約以紀元後一〇〇年生於西爾達（*Cirta*），歿於一七

六年。在哈德里安時代，他是很著名的演說家；在不吳士（Pius, 86-161）御宇時代（138-161），他曾做馬克奧烈爾與魏魯士（Verus）的老師。紀元後一四三年，他做督理。他與馬克奧烈爾的通訊（奧烈爾為太子時及即位之後，）現存者尚有一大部份。

維納絲聖節（Pervigilium Veneris）是一部拉丁詩集。不知是誰編的，也不知是何時編的。牠的時代可以遲至第四世紀，也可以早至奧烈爾時代。這大約是為維納絲神會而做的頌神歌。其中的妙語如：

『不愛嗎，你明天還可以愛；愛嗎，你明天仍可以愛。』

這也可以說是新體的抒情詩。

第六章 拉丁基督教之初期

基督教是費了很長的時間纔與文學的形式相適合的。在安東尼朝（Antonines）與調克列西因朝（Diocletian）之間，互一世紀，重要的文學作品乃是屬於基督教的：這與其說是因為基督

教文學之勃興，不如說是因爲普通的文學與藝術的衰落。

基督教文學的作家有費力克斯，特圖里安，西伯里安，賴克丹西，茲分述如下。

費力克斯 (M. Minucius Felix) 是基督教最早的作家。他的對話篇叫做奧克達夫 (Octavius)，屬於奧烈爾時代或甘莫都士 (Commodus) 時代 (180-192)。書中用雄辯的話對於指摘基督教的論調加以辯駁。費力克斯本人對於哲學與美學很有研究；他的書是寫給曾受教育的人讀的。他的文筆古雅，極力模仿古代的模式。

特圖里安 (Q. Septimius Florens Tertullianus) 以 150 年生於加達歇，歿於 230 年。他是教會裏的博士。他有很高的天才，富於想像力。他的大部份的作品都是爭論式的：或攻擊異端，或爲基督教辯護。但他是屬於曼他奴士 (Montanus) 一派，對於天主教則亦爲邪教。

西伯里安 (Thascius Caecilius Cyprianus) 生於 110 年，歿於 255 年。他是加達歇的主教，也像費力克斯與特圖里安一般地曾受修辭的教育。就他的著作而論，他努力取法於前賢，尤其他的同鄉特圖里安，因他對於特圖里安是非常佩服的。但他的文章卻比特圖里安更明顯些。

他的書札也很重要，因為其中有許多關於管理教會的史料。

賴克丹西 (Lactantius Firmianus) 是修辭學家阿諾伯 (Arnobius) 的弟子。歿於三二五年。他曾在尼哥米第亞 (Nicomedia) 當修辭學教授，後來又在西方做王子克利思布士 (Crispus) 的師傅。他的文筆之純淨與高雅，超過其他的基督教作家，後來把他稱爲「基督教的西塞祿。」

第七章 第四世紀

自從馬克奧烈爾逝世 (180 A. D.)，一百年間，除了基督教作者之外，拉丁文學幾乎完全消沈了。稍有價值的作家或學者，屈指可數。巴比尼 (Papinian) 與吳爾班 (Ulpian) 都是塞狄母 (Septimius) 御宇時代 (193-211) 與亞歷山大 (Alexander Severus) 御宇時代 (222-235) 的法律大家。巴比尼似乎是愛米薩 (Emesa) 人，而且是塞狄母的妻子的親屬。他寫了許多關於法律的作品，有些是用希臘文寫的，有些是用拉丁文寫的。他有法律的天才，而且有不偏不倚的判斷力。塞狄母的兒子加拉嘉加 (Caracalla, 188-217) 以一一一年即位，即位後曾屠殺二萬人，巴比

尼亦慘遭此禍。

吳爾班繼巴比尼而爲拉丁法學家的首領。他的原籍也是愛米薩。巴比尼做裁判官時，他曾做他的陪審官，又做皇家會議的會員。後來他自己做了裁判官。皇帝海劉嘉巴魯（Helio-gabalus, from 218 to 222）即位後，把他撤職；但亞歷山大即位後，又復職。二二八年，裁判廳的兵士作亂，吳爾班被殺，距生於一七〇年，壽五十八歲。

當時有一部歷史叫做聖史（Historiae Augustae）是繼續十二該撒而作的。從哈德里安敘述到奴美里安（Numerian），換言之，即從紀元後一一七年敘述到二八四年。其書開始於調克列西因時代，完成於幹士丹丁（Constantine）時代（306—337），著此書者共有六人：斯巴邪納

（Aelius Spartianus），加丕多林（Julius Capitolinus），嘉利幹（Vulcacius Gallicanus），波里佑（Trebellius Pollio），藍伯利特（Aelius Lambridius），福比斯克（Flavius Vopiscus）。

第四世紀後期的歷史家有安米亞納（Ammianus Marcellinus）。安氏以三三〇年生於安第奧克（Antioch），歿於四〇〇年。他繼續達西圖斯的事業，把羅馬史從紀元後九六年敘至三七八

年，即從那華登基之年起，敘至華林士逝世之年止。但他的作品現存者只有卷十四至卷三十一，即從三五三年至三七八年。

第四世紀的詩人，最著名的有奧散，克洛第因，普魯但士。

奧散 (D. Magnus Ausonius) 大約以三〇九年生於波爾多 (Bordeaux)，歿於三九四年。起初的時候，他執律師業，很能超出儕輩。嗣後在他的故鄉做修辭學教授。華林士託他教他的兒子格拉西因 (Gratian, from 375 to 383)，又封他為侯爵，為會計官，又為意大利的行政官。格拉西因即位後，任他統治高魯 (Gauls)，又任他為督理 (三七九年)。在他所做的詩當中，最著名的是：(一) 莫塞爾河 (Moselle)，用很精確的筆去描寫莫塞爾河的魚；(二) 愛神上十字架 (Crucifiquement de l'Amour)；(三) 追遠祭 (Parentales)，一部很動人的小詩集，是頌揚他的家族的。他的散文最著名的是格拉西因頌詞 (Panegyrique de Gratien)。人們贊賞他的文章流利，卻嫌牠不是純粹的拉丁文。

克洛第因 (Claudius Claudianus) 大約以三六五年生於亞歷山大利亞 (埃及)。他的本

來的言語是希臘語，自三九五年起，他才開始用拉丁文寫詩。受了大將史第里哥（Stilicho）的保護，他深得朝廷的信任。皇帝阿加德（Arcadius, from 395 to 408）與何諾爾（Honorius, from 395 to 423）在特拉專議政廳上爲他塑像，附以很恭維的誌銘，等於魏琪爾之頌揚荷馬。現存他的詩歌，或紀當時的大事，或頌皇室的功德，尤其是推崇史第里哥而攻擊其敵人安特洛伯（Eutrope）與魯芬（Rufin）。他是屬於多神教的；有些基督教的詩相傳是他做的，其實是出於高魯人馬梅特克洛第因（Marmert Claudianus）之手。他又做了兩部英雄詩：（1）大人戰（Gigantomachie），現存者只有殘篇；（2）伯洛塞賓之被擄（Enlèvement de Proserpine），現存者差不多是全部。克洛第因是羅馬衰落時代的詩人；我們所以看重他的作品，與其說是看重他在文學上的價值，不如說是把牠當做寶貴的史料，我們由此可以知道當時的大事與風俗。

普魯但士（Aurelius Prudentius Clemens）是基督教的詩人，以三四八年生於西班牙之加拉賀拉（Calahorra），歿於四一〇年。他歷任律師，審判，又做過幾個城市的市長，然後到了何諾爾的朝廷裏。何諾爾任以要職。當時羅馬市長薩馬克（Sammacque）是一個多神教徒，以元老院的

名義請求恢復勝利神的祭祀，又恢復格拉西因所沒收的多神教的廟產。普魯但士於三八五與三八八年做了兩部書攻擊他，這兩書現均存在。

除了上述二書之外，普魯但士的著作有：(一)加特米利難 (Cathemerinon)，是些祈禱詞與頌神歌；(二)阿波特西斯 (Apothesis)，是反對邪教的文字；(三)貝利斯特法難 (Peristephanon)，是頌贊殉教的詩集；(四)哈馬第克尼亞 (Hamartigenia)，也是反對邪教的；(五)伯西哥馬基亞 (Psychomachia) 是詠耶穌受難的；(六)狄多該安 (Ditochaeion) 是敘述新舊約的絕句詩。

第五世紀以後，羅馬衰落至於極點，在文學上也沒有什麼可以稱述，故是編敍至第四世紀為止。

參考書：

J. W. Mackail: Latin Literature.

Teuffel & Schwabe: History of Roman Literatu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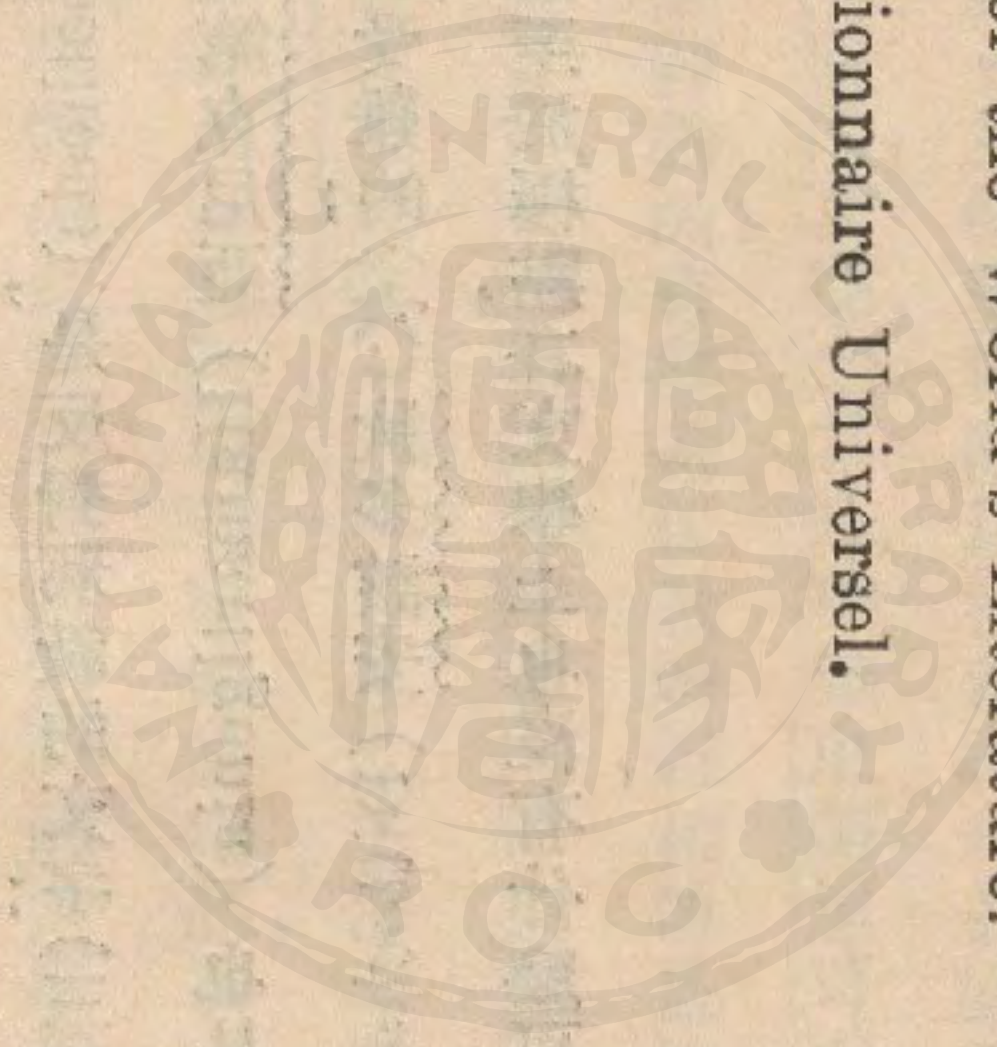
Seller: The Roman Poets of the Republic.

Seller: The Roman Poets of the Augustan Age.

Wendell: The Traditions of European Literature, from Homer to Dante.

J. Macy: The Story of the World's Literature.

Larousse: Grand Dictionnaire Universel.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學文馬羅

著力王

路 南 河 海 上
五 雲 王 人 行 發

路 南 河 海 上
館 書 印 務 商 所 刷 印

埠 各 及 海 上
館 書 印 務 商 所 行 發

版初月二十年二十二國民華中
究必印翻權作著有書此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ROMAN LITERATURE
BY WANG LI
PUBLISHED BY Y. W. W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3
All Rights Reserved

八二七五上

同

王雲五主編
萬齊天選
第一卷一千册

羅馬文學

王雲五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ROMAN LITERATURE
BY WANG LI
PUBLISHED BY Y. W. W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ingapore, China
1937
All Rights Reserved

ROMAN LITERATURE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匈奴奇士錄

育珂摩耳著

周作人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商務印書館發行

匈奴奇士錄

育珂摩耳著
周作人譯



漢譯世界名著



呈3418

小引

育珂名摩耳。匈加利人也。以一千八百二十五年二月。生於科摩倫。就學巴波大學。進爲博士。四十八年匈加利獨立之戰。育珂亦與。爲奧人所甚。及維拉戈思戰敗。則物色之。遂竄迹山林中。數月不出。事平歸蒲陀沛思德著書。六十一年。推爲議員。至一千九百五年卒。所作小說。都二百五十餘卷。別有國史及自傳等甚多。其國人理特耳著匈加利文史。言氏爲小說。長於創造。益以意象挺拔。作之藻采。故每成一書。情態萬變。且穠麗富美。妙奪人意。自天方夜譚以來。鮮讐對也。今此所譯。爲七十七年作。原名 *Eggy az Isteni* 義云神一也。蓋匈加利一神宗徒之號。其教非三靈一體之說。而信天帝爲獨尊。一千五百六十八年頃。始入脫闌錫爾跋。後益曼衍。書記一千八百四十八年事。今述數言。以當疏註。匈加利故黃人。而民殊雜糅。中以摩陀爾人爲主。什克勒義云邊人。亦其近族。古匈奴也。其民自稱阿帖拉之衆。阿帖拉者。匈加利語曰遏諦來。匈奴之長。四百五十一年哈倫斯戰敗。遂永居東脫闌錫爾跋。匈語曰遏耳兌黎。義云林地。其鄰卽扶刺赫。義曰異人。自稱路曼。卽羅

馬之變。蓋古達奇亞之民。及羅馬皇帝忒刺揚遺衆也。獨立之戰。摩陀爾及什克勒爲主。於是非匈族諸部。莫不猜忌。意他日事成。必獨利二族。而奧國復陰懼之。扶刺赫乃叛。克洛諦亞暨塞爾維亞。又戴葉刺契支爲渠。和之。脫闌錫爾跋一帶。摧殘特甚。此書中本事也。匈加利人先姓後名。正同中國。故譯亦仍之。又本書間引他國文字一二言。譯之有傷其意。故留原文。附識於此。戊申五月譯者記。

匈奴奇士錄

第一章

吾書開場。在一千八百四十八年之春。一意太利汽車驛次。時有駟車初至。止不復行。易車乃發。客紛紜競登。各自佔其坐席。狀至凌雜。有車中役夫方驅二女士暨一男子入小室。室湫隘。已容客七衆。三人見狀。便抗爭不肯。女士中一齒少長者。攫役夫衣袂。操德語嗔責之。繼以法語。役人了不介意。惟指壁上黏紙示之。書云 *Per dieci persone*。蓋此一室例居十客者。女士爭曰。第吾儕所持。皆一等室券也。隨出示以黃色紙片。役夫斜睨。如見埃及古皇丘壠中雕蟲殘玉。雅不欲觀。自聳其肩。揮手示以坐位。一居隅次。一他端。使一肥客能移其脂澤巨包。置諸膝上。則第三人亦得坐。顧安排雖已。而三人意皆不滿。男子本壯偉。今坐當販牛者二胖人之間。殊不可下。因大怒曰。吾且視之。卽起出室。往迹驛長。驛長衣制服。方負手徐步臺上。聞客訴且出券索一等位置。徐張其目。默度客

上下一周。狀如墨魚。役夫時大聲呼曰 *Partenza-ai*。客聞警。含怒疾返。比入室。則見又益三人。摩肩而立。併已適十有三。爲不吉之數。二女士大失望。其伴則以匈加利方言。罄陳其憤。俄覺有人自後掣其肘。亦作匈語呼之曰。鄉人。毋自躁爲。此間行事。無費言辭。惟需貨耳。方君抗辯時。吾已賂役夫。爲我潛啓一室。吾費無幾何。設女士輩樂分享之者。惟君命是竢。男子曰。謝君高誼。第今已弗及更迭。時迫僅二分鐘矣。客曰。不妨。所謂定時。不過虛式。以懾生客者爾。更歷半時。車當尙未發也。女士聞客請。大感。不啻安徒媿陀之於貝爾修斯。遂皆就坐。男子居第三位。留其四待客。而少年尙滯室外。燃煙草吸之。已而鈴再鳴。客以餘煙授侍者。始入室而坐。去其帽。額高且廣。密髮濃眉。目色蔚藍。鼻如希臘人狀。顏色動人。似合幾許種人美粹而成。一見莫能辨別。而女士之伴。則純爲匈人。軀幹偉大。而微赤。鬚翹然有尖。恆自撮之。女士中少者羣面。約略僅見大致。頗溫雅可人。長者則推羣使後。貌和靄。圓面而金髮。目光煜然。朱脣微啓。似當生客前。故爲靜默。狀頗不安。其同行男子卽坐後。亦少甯佚。初言不能背汽機而坐。頭幾欲暈。少年卽請與易位。顧坐席未煖。又覺不適。以偶有風來。捲煙哀眯其目。少年遂又起。爲之閉窗。第事益拂意。蓋窗掩則清氣自少。此安可者。幸金髮女士

讓位與之。意似始慰。而女士則不然。乃適與生客相對坐。且今日之得甯居。又出客惠。負惠之念。衷於懷中。則舉止之間。自更形局脊也。

凡婦人行旅。見生客近前。恆不敢輕信。且時善備之。今見少年。遂亦疑慮。蓋少年雖操匈加利語。顧事安可知。且人遠適異國。一遇鄉人。相見自必甚摯。今同行伴侶。未與深言。則又何也。顧女時亦矯作坦狀。於客諸事。似不介意者。卽斜陽上窗。倒景薄其面。亦自起。如欲手支簾幕。不需客助。逮少年自請。始納之。已而坐。且曰。唉。弱哉。吾儕婦人也。少年曰。然。君亦自有其可責者。是時也。使客能靦然媚之。爲言婦人非弱。惟實長男子。亦爲世界之后。則女亦且微哂。便不復言。今聞不意之答。無異召戰。不覺亦問曰。其例若何。少年曰。試舉其例。則有女士自居安坐。而反遜諸人者。女色微頰曰。婦人安有自意。惟永爲強不貳之臣而已。少年曰。不然。女子以嬌上人。彼以此力。實爲人間強者耳。女曰。或然。第使女子以嬌上人。而弗能用者。則奈何。少年曰。是則咎在主者。使以此力能持男子之心。彼胡以弗用。大凡女子之貌。美如石像。不諳巧笑者。恆爲薄命之媒。言際。少年女郎忽推其髻。容色畢露。乃適如客所言。目蔚藍而巨。脣吻常寂。無笑靨也。長者又溫語曰。然則如有人妻。作蕩婦之行。以

媚夫子。冀鞏其愛。君亦弗以爲病乎。客曰。如相需者。吾亦何爲言其不可。女曰。甚善。第君當知以妻言者。與歡有間。孕育之事。必有時而始。逮其爲母。則警惕之情。自不禁現於顏色。君又將謂之何。少年以問己太暱。急釋之曰。夫人如君言。則男子之待其妻。惟當以摯愛專情。更不有貳。昔羅馬令尹定律。凡力克多爾見夫人。當鞠躬。婦人爲尊。至極無上。如男子有不以敬禮見諸兒之母者。合得懸磨石於頸。投之海中。女聞言意解。曰。君行道亦向羅馬耶。蓋以客引羅馬古俗。隨起此問。少年曰。然。女曰。吾猜君必往觀聖節盛況者。少年曰。否。吾不樂是。女曰。何也。吾教門中最盛之儀。所以表揚救主神聖者。不樂汝耶。少年晏然曰。否。以吾不信是也。女聞答。徐舉其目似驚。旋思客至詭闕。當一詞之。便曰。吾意教王宮中。方將募巨債也。少年微笑。知言者之意。蓋以己爲希伯來產。遂應之曰。夫人。吾趣羅馬。非以債故。蓋一離婚公案耳。女愕然。應聲曰。離婚公案耶。時女郎之穉者亦迴其面。正對少年。微啓其口。如初開薔薇之瓣。少年曰。然。吾此行蓋與一人別。彼以他人故。已棄我矣。爾後我當避之。顧不能永捐弗愛。以彼之失。不爲我利也。吾今趣羅馬。此蓋死都。人人得而有之。亦莫得而有之。

未幾。車抵一驛而止。少年下車。與役夫數語。隨隱不見。金髮女詢同行男子曰。君識之乎。男子曰。甚善。女曰。第君二人乃不交一語。曰。吾儕故不相得。女曰。君輩仇耶。曰。非仇。第有齟齬處耳。女曰。彼無神論者。抑猶太人耶。曰。皆非也。彼蓋一神宗徒耳。女曰。一神宗徒奈何。幸以告我。曰。一神宗爲匈加利教宗之一。亦基督宗徒。而信天神之獨尊者耳。女曰。異哉。吾未之前聞。男子曰。彼輩多居脫蘭錫爾跋尼亞。特如統世界而言。其大體在英倫亞美利加二處。皆佔勢力。數雖不多。而結合極善。故衆卽不增。亦未至判散也。少年女郎徐下其窰。袖手潛交臂作禮。其女伴則返視窗外。欲更審外道爲狀。讀者閱書至此。當已知女士二人。蓋純奉正教者也。

車上鐘聲已作。呼哨繼之。役夫呼 *Perenza* 三數後。車遂行。第外道少年聞諸呼聲。皆不爲意。如背三靈一體之諦。逮車去驛。亦竟不歸。女士輩雖重蒙其惠。第今見得離旁門。不與爲伴。意亦少慰。女續前問曰。君不云稔彼人耶。男子曰。然。吾識之。滋稔。彼名亞陀良摩那塞。系出古代什克勒名門。尙有兄弟七人。妹一。孿生也。共居先世遺堡。兄弟有已婚者。然仍居一字。不相分離。中以摩那塞爲最良。餘皆不愧什克勒良民而已。摩那塞高才。深於學。方二十歲時。已舉國會參議。蓋脫蘭錫爾跋

舊俗。選士出於四教宗。卽羅馬舊教、加爾維宗、路德宗、暨一神宗也。爾後吾二人相見。卽如有所扞格者。女曰。然則終竟仇耳。曰。然。以政治言故爾。惟吾不欲以政事塵君輩。今惟言摩那塞。當時政府不久變計。其黨人亦失勢。少年遂敗。終當暫去故鄉。緣彼不肯就捷徑以圖收復。棄其自見。修好敵黨也。女曰。吾今解其離婚公案。且云與一人別。雖見棄絕。猶不能蠲之意矣。彼作是語。意殆指其國耳。男子曰。然。以少年故未字也。

車至次驛。少年忽復現。女笑語之曰。曠。吾以君爲後矣。摩那塞曰。否。非後也。凡居於無。并無所系者。亦無能失。吾頃惟小坐車外耳。隨轉語男子曰。吾友伽勃列耳來。君不能共吾一談乎。景色殊佳。吾儕亦可食煙草也。男子蓋名什曼提伽勃列耳。聞呼少猶豫。旋從之。別女士而出。

第一章

什曼提伽勃列耳出室。黏煙斗吸之。瞻眺景色。徐曰。山川美哉。惜爲與人掌握耳。摩那塞曰。吾儕且置政事勿道。君意何如。伽勃列耳曰。吾豈言政治。不過自賞物色之微而已。君如不厭。當共論美婦。

人。君殆不自知頃來辭連女士。吾意當指褐髮。非與君對語之金髮也。摩那塞曰。唉。彼一人爲褐髮耶。吾乃未一諦視。伽勃列耳曰。第彼則視君已甚審。蓋當君高論婦人義分。以及離婚諸問時耳。摩那塞曰。吾言仍有放忽。嬰其舊恨者乎。伽勃列耳曰。否。非關與君辯難之人。彼固孀耳。惟淵默旁坐。靜聆君論之女伴。則此行正欲上籲法皇。求大歸也。摩那塞驚曰。吾揣女郎修學方旣。自道院出耳。伽勃列耳曰。君日光利哉。雖未諦視其人。顧能測其年紀。以至日月矣。彼爲吾所保傅之人。伽勃里公爵夫人。時頗羅伯爵女公子勃闌迦也。君知是家家世。其產定制世襲。家人除冢子外。皆當自謀。衆子悉入編籍。或從事教宗。女則歸嫁富豪。否。或爲尼耳。顧前此族中有祭司一人。積資甚富。曾立遺言。命儲積其產。迨資益足。因分贈親屬。各得佛羅林百萬。惟受者僅得收其利息所入。且儻以事故。如不順國朝。或背羅馬教者。或婦人不貞者。其權卽失。產分屬餘衆。由是人人皆思得利。求疵索垢。正可想見。百萬金事殊非細。所謂蒲博之人。不惜鐙燭也。第今且言吾事。當勃闌迦出道院後。卽嫁公爵。君當識此人。不爾亦應耳其名。蓋彼於政海中。亦頗有爲者。摩那塞曰。然。吾遇之數矣。伽勃列耳曰。此必在維也納大會中耳。以伽勃里雖垂老。故猶俾夜作書。漫不自好。當彼婚時。方與侯爵

夫人加爾陀理跋相知甚密。其人初爲舞女。人稱美吉理妮。舞蹈之術。似有神異。一日終以舞術俘一意太利侯爵。其人不惜以姓名閱閱加之。終乃自射而死。今夫人居維也納。有巨室一所。蓋公爵迦勒里所贈。人言彼娶勃蘭迦時。且忘付其鑰。或謂新郎頸巾。且爲侯爵夫人所自繫也。原公爵納此女妻。本不異富人之購名馬寶鼎。或搜集奇珍。以爲豪舉。顧新婦乃甚惡其夫。至不欲相見。勃蘭迦是時。一孺子耳。未嘗知人生之義。而公爵對此少妻。亦殊無歡。初欲少進溫存。而女郎輒變色暴顛。如是者屢見。公爵深怨弗幸。因求助於藥石。傳言夫人癩。時中病也。使良士際此。當亦不言。安以處之耳。顧公爵乃商榷於智囊曰。跋陀爾弁耶民。摩那塞聞名。不覺驚噓。顧復自制。伽勃列耳止語視之。似有所問。嗣見無言。乃復曰。斯智囊蓋其家之惡煞也。二人相遇。同惡相濟。衆莫可方。公爵言行不修。又盛氣自高。而好報復。其徒則聰明狡獪。善於創計。足以助長惡業。益爲曼衍。公爵旣不得志。復返就美吉理妮。以求慰藉。第女有神術。以制公爵。公爵亦益從其命。苦其無告之妻。及其旣也。乃訟求離婚。此蓋公爵所出罰鍰。用贖吉理妮之寵者。第吾深信跋陀爾鬼蜮之謀。實其緣起。公爵訟其妻癩疾。不宜家。此爲妄可不待辯。吾非狂夫。素不摘齧人。顧使見此髦夫。輒不禁口口噴沫。筋

節攣縮。如將以爪牙力摘之者。吾意此案本末。蓋勃蘭迦見公爵存問。便生恐惡。甚至欲與親吻。便即暈絕。故吾將爲謀離婚。永相訣絕。不爾。使公爵勝者。法皇教旨。當禁女之再字。君試思以二十之妙年女郎。安可強拘囚之。盡絕人生樂趣。吾儕今趣羅馬。試觀女郎親訴。能否動法官之意。使是中猶有人心。舍哀憐之外。當無他事。公爵比來。在法皇宮已失其勢。利在吾儕。第吾惟懼一人。卽彼陰險之跋陀爾耳。吾嘗遇之威尼斯。詢其安適。曰。將赴密闌。吾知其誑也。彼亦必赴羅馬。或已先至。否亦踵及。第使吾儕能先抵羅馬一步。則吾訟必勝。特吾恐彼亦卽在此車中耳。唉。君胡熱如是。汗滿君額矣。甯吾煙斗迂君。否耶。然。吾頗疑忤奴與吾儕同車。倘落吾手。行且捩折其頸。彼思傾陷女郎。且生瘞之。彼詎不作是想耶。吾儕且竢之。摩那塞力語曰。彼決弗能逞也。伽勃列耳曰。吾友。君意可感。甯能爲畫一策。以敗其謀。吾尤感極。幸君告我。將以何計俾勃蘭迦能蹶其讐。因免生瘞之運乎。摩那塞曰。可改奉新宗。如是。則羅馬教力弗能及矣。伽勃列耳曰。計良善。第奈祭司遺贈之百萬佛羅林何。摩那塞以指撚煙草碎之。徐曰。如女士有婦人之心者。當不惜棄百萬金錢。爲一眞男子之愛耳。

第三章

少頃。車又抵驛。有駟車他來相接。止而少休。伽勃列耳飢甚。遂赴食車。摩那塞戒之。命須急返。否者懼有客闖入。坐席且滿。伽勃列耳諾。且詢之曰。第君頃將何作。摩那塞曰。吾有粉本在。行將棲車外。臨此間風景也。伽勃列耳曰。唉。吾殊未知君乃畫師也。摩那塞曰。然。吾畫師耳。他更何有。已而車至。乘客皆登。各爭坐位。狀至紛擾。女士輩慮有生客闖入。生諸障礙。頗以爲念。迦勒里夫人俯就窗間。一覘車外。急引返。顧已無及。早爲人見矣。瞬息間來一少年。衣履整潔。貌亦俊慧。一手攜杖。杖榦細而首龐。其中蓋藏利刃者。一躍登車。便排戶徑入。見女士去帽作禮曰。公爵夫人。邂逅於此。洵非常之幸也。隨趨就對坐。勃蘭迦曰。幸君恕我。此坐有人矣。蓋吾之同伴。言未已。客遽曰。雖然。彼殊未置一物爲識。甯有一衣一繖。或一革囊爲之徵耶。今依行道規律。此坐卽屬吾有。且我得與公爵夫人對坐。又何樂如之。勃蘭迦窘極。尙竭力自掩。女伴乃起爲之助。正色語客曰。跋陀爾君。君應知士人之對女士。禮應何如。且公爵夫人甚不樂與君相見。君豈猶昧昧。客探衣袋出金緣紙匣。

啓其蓋。進之曰。陀爾曼提夫人。君極嗜蜜餌者。今請一試此果。果新製。味滋良也。陀爾曼提夫人迴身不理。惟局脊望窗外。自語曰。吾不知什曼提氏頃乃胡往。時勃闌迦復語少年。而聲微顫。曰。君務妨吾路。將何時始已。少年微笑曰。迨入邱墓方止耳。爾時吾儕各別。君入樂園。吾則無望。勃闌迦曰。第君何心。乃必欲我之敗。少年曰。此正由君自欲之。君試視我。曾有隱祕之計否。勃闌迦曰。今君將迫我使出此室乎。少年悠然曰。君雖去。無益也。吾樂與君偕行。無論君出何道。勃闌迦曰。然則終竟曷故。曰。將致君於安樂。如士之待女。或令入窮愁。如魅之惱人耳。勃闌迦曰。吾拒君爲是二者。少年曰。拒無益也。權在吾掌握中。吾能致君如生瘞耳。勃闌迦曰。神必不允君作此惡孽。少年應曰。唉。夫人。君不憶吾儕今趣羅馬。是間多寺觀。獨無神也。勃闌迦聞言。不覺戰栗。引頸巾自護。跋陀爾則微笑。交脛而坐。狀甚自得。

役人呼喝旣作。車不久將行。伽勃列耳自食堂車奔入。一見愕然。跋陀爾漫問曰。先生。吾佔君位乎。伽勃列耳囁嚅答曰。……否否。言次惶急四顧。冀得一坐。時金髮女士目光怒發。少年則現輕笑。如以報其溫順者。顧俄而笑色陡隱。轉爲倉皇。摩那塞已立戶次。勃闌迦見二少年目光突遇。如劍光

之一閃。摩那塞徐言曰。先生。此坐有人矣。跋陀爾面轉深赤。旋復慘白。目光炯然。一時憤恨恐懼。莫不畢具。右手拘攣力搯杖頭。如將出刃。摩那塞晏然立視之。跋陀爾終負。不作一語。攜革囊疾出室去。摩那塞遂坐。不復以之讓伽勃列耳。回首望窗外。逮不見跋陀爾始已。車亦隨行。一路皆平原。極目荒涼。渾然如一。勃闌迦聽車輪旋轉作響。如聞兒歌。不覺就寐。時復偶覺。微啓其目。於朦朧中見對坐少年。方攤書膝上。捉筆作畫。勃闌迦推其面羃。直至額上。亦不自審所爲。已復入睡。

第四章

機車之汽笛鳴。睡者皆覺。勃闌迦問曰。頃已至何地耶。摩那塞兀坐如故。答曰。近波羅那矣。吾將於此下車。再前則經伊摩拉。至安柯那也。勃闌迦驚曰。君將下耶。第吾意君亦趣羅馬者。摩那塞曰。然。時從間道行耳。吾之行李。俟抵安柯那後。以馬車運至羅馬。吾則取道亞本甯山。出畢斯多耶暨佛洛闌思。其路稍艱險。而物色至美。雖與役夫爲伍。攀援車塵馬跡間。然所得至足以償。且吾又能先君至羅馬。較自安柯那行者。可少一日程也。勃闌迦聽之喜曰。然則吾儕曷弗亦遵此道。馬理亞。君

意云何。吾儕可至波羅那降車。令箱籠自運至羅馬。陀爾曼提夫人隨轉問摩那塞曰。特道中平安耶。可無暴客之虞乎。摩那塞曰。惡人隨地而有。悉足恐怖。至於深林大盜。則所圖多在乘堅策肥之過客。如吾輩隻身游子。僅有一囊懸諸肩下者。實非所意。吾昔居大學時。恆爲野游。踏徧千山。直抵幽密。雖有山賊。不爲吾害。偶或遇之。吾惟收入畫圖中耳。畫師藝士。無畏道上君子也。伽勃列耳聞將欺敵先行。則氣大壯。遂曰。非止此。且吾儕有二壯夫。吾已具小銃二枝。君無之耶。摩那塞曰。吾不挾兵器也。勃蘭迦曰。吾不懼凶人爲患。此間惟一凶人。爲可畏耳。女爲此言。聞者卽審其意。而伽勃列耳更申之曰。儻如不追蹤入山。猶幸也。倘使落吾手中。彼必不免。幸哉。前聞吾友之言。便卽引去。苟爾時稍濡滯者。當得大不利耳。陀爾曼提夫人則笑曰。竢彼人至安柯那後。始知已失吾儕蹤跡。人面不見。獨伴行李而行。爾時當不知若何驚異。勃蘭迦懸思潛行之事。悅甚。曰。吾儕今從山路行。必能先彼而至。亞陀良君。吾甚謝君爲此策也。因出其手。摩那塞畢瑟微握其指。已而曰。今吾衆當試就山道。惟勿挾旅具。僅取手能提攜者共之。道中得見大瀑。便可收入畫中。或爲歌詩。以頌山水物色之美。勃蘭迦曰。然。行人見之。且疑吾儕爲周流之樂人耳。今當匿眞名勿道。什曼提君可爲樂

師。陀爾曼提夫人爲歌人之長。僞若夫婦。吾二人可爲兄妹。第君妹何名耶。摩那塞曰。安娜。勃蘭迦曰。然則請暫以假我。君意何如。或不見斬耶。摩那塞勿變色。森然曰。惟爲君故。吾將斬之。以舊承此名之人。蓋一至不幸女子也。

衆旣決至波羅那棄車就山路。惟事當嚴祕。弗爲跋陀爾所知。摩那塞允往監之。車未停。卽先下。引衆至驛中客室。臨去悠然曰。彼少年必不敢離坐。或覘窗外也。狀甚自信。如有訶禁之術。足以制其行動者。已而車發。摩那塞返。言憾者已去。勃蘭迦問之曰。君輩二人間。甯有甚深系屬在耶。摩那塞曰。然。其一懷畏心耳。吾每見彼人。不覺戰栗。曰。君戰栗耶。曰。然。吾甚懼。一日會當殺之耳。語已似悔失言。因急他去。往僱趣威爾迦多之車。伽勃列耳乘間語勃蘭迦。言一神宗徒。極畏喋血。甚或有戒殺禽蟲。不茹血食者。勃蘭迦搖首不信。思安有丈夫迂拘如是。卽至危境。猶不自衛。則將何以保其清名。庇所摯愛之人乎。此滋可疑也。未幾車至。四人皆登。勃蘭迦乃重理前問曰。君頃言恐一日會殺少年。甯君之教宗。嚴戒殺人。雖情勢所需。亦弗許耶。摩那塞曰。別有一例。則無惜殺。特事在今日。非其例也。勃蘭迦大詫。不知其例爲何。顧亦不更詰。惟曰。君與跋陀爾素相知乎。摩那塞曰。然。吾儕

相識。始於孩提。莫不相共。其父。吾家之會計也。顧任事弗忠。沒蝕多金。悉以付之樗蒲。無術自存。終自射而死。吾父乃收其孤子。撫育教養。無所偏異。彼長而黠慧。頗得人意。如至可信恃者。雖然。孰或信之。禍且及矣。吾弱妹安娜。亦以彼爲可託。因附婚姻。事皆定矣。不圖嘉禮之日。忽而告絕。棄新婦於神祠之中。時夜色已下。而言者顏色悽苦。灼然可見。勃蘭迦曰。事在何時。摩那塞曰。去年二月耳。勃蘭迦自思曰。此正吾婚期。初見彼人時也。因潛思二事。關鎖何在。跋陀爾見迦勒里夫人後。卽棄其新婦。入公爵之宅爲祕書。未幾而公爵發難。有離婚之訟。勃蘭迦默然少頃。復曰。前跋陀爾見君。卽起而退。殆彼之良心。自有未安歟。摩那塞曰。否。彼安有良心。當其心注一事。有所謀畫。覺所爲無不正爾。彼旣不知爲他人設想。亦不自恥其惡行。勃蘭迦曰。然在君前。何乃孱耶。摩那塞曰。彼知吾所執有一紙之據。足制其命。縱彼或極尊顯。任達何地。吾苟欲治之者。便立蹶辱耳。勃蘭迦曰。君乃寬忍。不謀制之歟。摩那塞曰。吾欲發之。卽爲報復。勃蘭迦曰。君處乃禁復仇耶。曰。然。曰。然則君妹不有新愛。以蘇此宿創乎。摩那塞曰。否。吾人之愛。惟一而已。勃蘭迦曰。今幸語我。君家乃宅何處。甯在月中小島耶。摩那塞曰。君言誠。故鄉景物。原似月國。試以遠鏡窺月中。有布魯達克歌白尼諸島。山

石确塋。彷彿相似。吾鄉萬事殊異。使君聞之。猶如別一世界。此在地圖中名多洛支珂。在一山谷之間。有棧道委曲臨流繞石而行。與外世相通。峽谷北極。承南來日光。叢林曼生。滃如煙海。南端則爲裸壁。陂陀凌雜。層積而立。一望森然。猶見月中荒涼之景也。此巖名什克勒石。頂有廢壘。爲一匈加利王子故宮。今敗址猶隱約可見。山腳陂陀。近已犁作農田。耒耜之力。漸使荒草阡畦。轉爲場圃。卽此農作。便爲山中。人百世之事。蓋此村獨在谷中。幾如火山之底。而村中居民和樂而居。其幸福爲世人之最。君勿以我亦是中人。因疑爲過情之譽也。要知吾非自美。卽外來游子。見其勤劬安樂。亦靡不極贊。嘗有英德名人來游吾村。作書記之。猶他人之稱日本及契耳開思焉。然哉。二國民情。固有與吾民類者。長於工業。能善自進。頗類日本。多美婦人。則與契耳開思等也。惟有一事異者。爲多洛支珂女郎。非可貨鬻。亦不能爲外人得。凡是美貌豔情。天生僅爲國人。而族中丈夫之守衛之也。亦至。吾鄉女子又不執田事。故玉容不爲日光所炙。少女大都惟坐室中。紡績刺繡。以爲己飾而已。迨禮拜日至。悉赴會堂。列凳而坐。金雲褐髮。無美不臻。雖然。事亦不可盡辨。以女郎各以繡巾覆髮上。故不得見也。其衣裳純白如雪色。卽毳衣亦爾。勃闌迦曰。唉。吾恐君輩女郎。舍衣飾外。無所思耳。

摩那塞曰。不然。若輩當少年時。皆曾受學。吾小村中有高等學校一。女子學校一。並一義塾。以課窮人。勃蘭迦曰。然則村衆必多資者。摩那塞曰。否。非富也。衆中素無貴人。且年中苦於兵燹。較匈加利各村爲甚。勃蘭迦曰。爾者將安所得資。爲少女衣錦繡。及胡能授之教育。殆必別有符籙。能就屋後空山中咒得財帛耳。摩那塞曰。信然。符籙非他。冶工是已。衆蓋能於山石之中。咒得財帛。如黑鐵狀。鐵爲脫闌錫爾跋所產之冠。村衆每掘六日。至禮拜日盛服赴會堂。且爲休養。至儲財之第二訣。卽不飲酒。在吾多洛支珂。闔村無酒家也。吾言已多。恐君且厭聞之矣。勃蘭迦請續述。復乘間詢其故。謂既有此華村。愛之又篤。胡獨不歸而就之。摩那塞答曰。以村民頃在康樂之時。吾無得與。第使一旦有憂患至者。當立趣返。謀有以救之。否亦當分任其難耳。

第五章

日薄暮。衆抵羅馬。果如摩那塞所約。先至者一日。彼憾者雖或有謀。甯復及耶。途次賃車而行。御者詢旅店之名。伽勃列耳出小冊。視而告之。此蓋在維也納時。爲居停主人所介引。凡歐洲旅亭主者。

恆自相助。遇有行客。多互爲招致。沿道而前。或有書牘爲之介。頃所言旅店。紙束上更綴一文曰。此間用德意支語。凡客自維也納來者。得此自極便利。伽勃列耳時回首語摩那塞曰。君甯能同居乎。摩那塞曰。乃用德語者耶。否。謹謝君矣。如吾自白爲匈人。彼將吻親吾手。而記其值於吾帳尾。如言德人。則當得棊擊。亦記其值。故吾將求一小寓。白從脫闌錫爾跋來。主人當疑地在美洲。否。或與本錫爾跋鄰接。君當知美洲家翁。大爲意太利所敬也。伽勃列耳曰。君將別。吾滋悵悵。人情遠適異域。甚樂得與鄉人晉接。摩那塞笑曰。不然。猶有憾者一人。與君近耳。吾此次至羅馬。當暫淹留。故擬就大劇場鄰次得一靜居。俾吾於此乘朝日之光。自籌一二策也。時車經市中。燈火皆上。又過大宅。前有噴水。雕鏤華美。水珠錯落。噴薄空中。摩那塞自言曰。勃勒里氏邸。勃闌迦不覺驚顧。欲一視公爵里門。未幾。摩那塞命御者止馬。遂下車。與三人握手告別。伽勃列耳言曰。彼當再晤。陀爾曼提夫人則約他日游覽。當更偕行。惟勃闌迦無言。鞠躬而別。

伽勃列耳等三人至旅店門外。主人趨出。盛與周旋。而狀若驚異。已而得間問曰。君輩道中幸無恙耶。伽勃列耳曰。無之。第君問曷故。主人曰。君等之來。先有維也納火伴函告。故已掃室相候。同時復

有一客。爲匈加利貴人。逮至今日下午。聞貴人暨其同行一衆。在羅梭山次。爲劇盜所得。攜入山內。迨贖金至。始得脫繫。故吾深恐君輩亦在衆中耳。伽勃列耳曰。否。吾儕蓋取道阿爾佛多來者。主人呼曰。君輩良幸哉。勃蘭迦瞿然曰。第不知君所言貴人姓名云何。主人曰。其名甚異。頃忘之矣。惟吾當得之札柬。錄以相進。勃蘭迦入室。方去外衣。卽有侍者叩門進銀盤。上置素紙。勃蘭迦取讀之。則居停主人手書怪客之名也。名作意大利文曰。Conte Beniamino de Vaydor。

次日晨起。勃蘭迦招居停主人。託爲謀來週聖禮觀覽券共三通。主人見客出此重託。視若甚微。因大駭。謂將欲得券。入瞻攝思都法皇大廟。救主受難紀念。祓除式。及祝祭大會。且又三人耶。時至今日。雖有金弗能購矣。欲登天國。其券猶不若是之難。第若竭力求之。則高樓之上。謀一席地以臨觀。聖彼得廡下。或尙可得。特此亦需重金。惟其景則頗美爾。主人不俟客言。急引去。冀或得券。勃蘭迦因呼伽勃列耳。罄其怨抑。謂冀仰瞻聖教盛典者。蓄意已久。而今竟不能。伽勃列耳則極意慰之。告以聖禮時觀者極衆。女士往瞻。事殊冒險。一俟報紙記載出後。纖細畢具。可安坐讀之矣。願勃蘭迦信仰至深。一違其願。頽唐幾欲淚下。伽勃列耳不自安。遂亦出。謀所以慰之。去未一時。遽至息奔返。

喜見於色。疾趨登樓。不復似前此之肥笨。勃闌迦方理髮。亦不之顧。伽勃列耳趨入。喘且呼曰。勝矣。萬難之事。已得成矣。券在是。吾儕三人。悉得入瞻受難記念。末次夕餐式。濯足式。返生式。暨諸聖澤矣。女士皆驚異。不俟言已。卽曰。第君安從得之。陀爾曼提夫人聞聲亦疾出。因與勃闌迦合問。伽勃列耳呼噏漸復。曰。此事言之甚異。吾出門後。自度所事。方過珂爾梭街。突有人牽吾裾。作匈加利語曰。欲速則不達。吾急反顧。乃見側立吾一神教友也。勃闌迦曰。亞陀良摩那塞耶。曰然。彼詢事已就緒乎。吾告之未。且爲言不幸竟不獲券。卽求之法皇宮側。恐亦弗成。彼曰善。且視之。不知吾能爲力否乎。爾時色甚莊。殊莫測其信否。吾曰。雖然。以君一失勢政客。且屬外道。乃能勝此艱鉅。得西班牙翁主所弗能得志者耶。彼曰。子姑視之。因導吾歷曲巷三數。終達大宅。門外有兵士立護。摩那塞出刺授門者。旋有人邀吾輩入客室。友命吾坐。而自偕如祕書者一人入鄰室。少頃復返。出三紙曰。券得矣。吾不禁呼曰。咦。君誠術士哉。彼曰。否否。吾安有他術。此理至易明耳。是地爲法國使館。使者洛希君。吾舊友也。吾時過訪其家人。故頃與言有匈加利女士二人暨一從士。思瞻聖禮。轉乞入札。便卽見贈。第君大須留意。攝思都法皇大廟之券。已售逾六倍。入時必極雜沓耳。勃闌迦乃狂喜如小

兒女。顧事有偶然。今日之勝。終又負外道少年之惠。前此仰望聖儀。頗欲藉此靈光。自矯其思。使勿趨於異。而不圖爲之導者。又卽其人。似有無形感影。彼其籠罩。刻刻曼張。爲力至大也。勃闌迦時又問曰。君厚承其惠。爾時何以答之。伽勃列耳曰。吾無以報。且重累之矣。其札值逾兼金。吾浪得之。可勿道矣。爾時吾復語摩那塞。券雖得矣。然猶有憾。設君不自取一札。允爲吾導者。恐吾儕未必能得快游也。勃闌迦駭曰。君乃約彼爲吾曹衛耶。伽勃列耳曰。吾自知此請極奇。乃邀外道之士。觀耶穌遭難返生諸祭。是猶焚香摩羅之前耳。彼初亦固拒。託辭初未見招。不敢造次侍二女士游觀。吾乃曰。不然。君可弗爲女士隨侍。惟徇同國友人之請。爲我鄉導可耳。不爾者。吾懼不能達法皇宮。且迷入隧墓中矣。吾堅請久之。乃允爲導。

是日過午。摩那塞遂來。且有佳音致勃闌迦。謂箱籠旅具。今已安抵羅馬。在稅關矣。勃闌迦初疑道中衣物。亦爲賊得。不知其所劫實非公車。蓋一貴客所獨賃者。以欲先衆入都。因獨行也。客旣被俘。遂勒函至羅馬上迦勒里公爵。與議贖金。而公爵適滯維也納。致復差失。且時兩城間郵無定期。又至遲緩。故贖金商榷。亦因之而滯。勃闌迦不意得此際會。正可乘此時光。善自爲備。就法皇宮中先

謀布置。而摩那塞於此諸事。仍若弗知。惟醇謹相對。自守其生客之禮而已。蓋彼自審此來有當引避者二事。卽與勃闌迦過於親密。暨輕論教宗。犯其所敬是矣。逮日薄暮。摩那塞應女士之邀。導之游諸大蘭若。聖節且近。門外皆滿掛花環。摩那塞登車。與御者列坐。道中每遇勝迹。便指以告。後之一寺。引女士進觀耶穌磔時四釘之樵形。且言原物之一。現藏聖彼得廟中。他則已用作鐵冕之環。時有老僧攜贖釘求售。摩那塞便買其一。以爲記念。又得免罪椶櫚靈葉一枝。葉邊以金緣之。且賄守者。摘使徒所種三聖橘小葉。各得其一。寺僧見客。出聖物相示。且爲縷陳靈異。摩那塞亦聽之無厭色。偶至一處有聖母大像。勃闌迦跪而致禱。摩那塞遙立謹竢之。勃闌迦禱至誠敬。將乞神力救援。俾脫憾者之手。亦不爲他緣所誘。特彼不知救援誘惑。卽在一人之身。而斯人又適立其後也。蓋女士多感。又久居道院。故今見聖蹟。信之至深。疑世安有如是人。乃見此諸物而猶不生其畏敬者。未幾入聖菲羅尼加之廟。守者出聖矛。述當時故事。謂羅馬力克多。朗格諾思以此矛貫救主之脅。其目陡盲。逮以手拭之。手上有神血四滴。乃復有見。勃闌迦因默自忖。古有靈異。今甯無之。盲者復明。亦所當有。及寐遂夢。因籲聖母。如得脫離禍患。當以明珠爲獻。珍重莊嚴。爲世希有。或且獻此外

道少年。令拜墀下。是時自覺極富。雖購此明珠。至有餘裕。蓋其心所蘊藏。固有瑰寶無數。特世間尙無男子。有得分其富者耳。勃蘭迦前有所懼。故戒嚴以備憾者。今則不復恐怖。自瞻聖澤而後。神力頓長。足以獨克強敵。無所畏矣。

次日凌晨。摩那塞至。引衆就攝思都大廟。至聖彼得廡次。見人已大集。猝莫可過。少年遂先。勃蘭迦力挽其臂。伽勃列耳則扶陀爾曼提夫人而行。摩那塞排衆直前。如有神術。彼能知何地須用禮文。或以強力。何處用一二銖錢。乃尤有功。久之遂達廟中。就一善地。摩那塞自外套下取摺疊革椅出。展之。進勃蘭迦。可安坐以攬全景。不致推移衆中。勃蘭迦後聞神甫言。乃知是日盛儀。觀者不屹立終朝。而弗任勞勸者。罪爲不敬。凡基督宗徒。當救主懸磔滴血十字架上時。不應自思身體之安。願爾時未嘗知此。則得此嘉貺。自至可感耳。是日行基督受苦記念。爲羅馬聖祭中最盛之禮。攝思都大廟。全以緋色爲障。一望幽黑。惟燃蠟燭十六枝。微光破闇而作。堂中深處。有悲歎哀悼之聲。迭相賡和。如出墓底。人影恍惚。游動十字架前。不可細辨。惟見朦朧薄影而已。已而燭光以次就滅。僅餘壇上一小燭。尙微明陰陰然。則耶穌之像在焉。此沈冥中。森然皆哀愁之氣。有聲出暗中。合唱阿累

格黎名箬慈悲之曲。音節神妙。振激人心。戈勒戈塔當日之景。宛然如在目前。救主垂死之苦痛。力克多之嗷傷。聖徒婦人之號哭。以及死者發壟。嗚呼乞憐。終而幕開。空中天使之歌。繼作微歎。此時無形之力。其影感所被。雖在世間尊疑之士。猶有不能自持者。蓋此片時中。意象神思。實超萬念以主宰一心。而析理之思。莫能與競也。禮畢。衆潮湧出廟。勃闌迦自面幕之下。潛窺少年。則顏色莊重如故。無所輕蔑。亦不信悅。蓋心所思惟。初不在目前景物。勃闌迦詢之曰。君嘗數聞慈悲聖曲耶。摩那塞曰。聞之二度矣。一在此間。一在維也納聖斯提芬寺也。勃闌迦曰。吾聞羅馬而外。此曲流傳有禁也。摩那塞曰。然。第事在昔日。蓋阿累格黎之作。當時曾禁刊布。迨摩撒爾德一度聞之。錄以公世而後。遂不可遏。故吾得聞之維也納。特不爲人所賞。或且幾於失笑。勃闌迦詔曰。此何故耶。摩那塞曰。非衆之不敬也。特以時地不同。在攝思都大廟。樂聲若至幽玄。顧易之他處。則聽之者惟聞嘈雜不調之音而已。

又次日。行聖徒濯足式。長老十三人。咸自各國奉使來。聚聖保令廟中。其第十三人則爲天使。與十二使徒偕。人言當聖格理戈利時。曾有是事云。次爲末次夕餐式。亦法皇自擬基督。爲使徒分食。翌

朝爲禮拜六日。伽勃列耳自言觀聖禮困極矣。陀爾曼提夫人和之。謂頭岑岑然且痛。二人又合言勃闌迦狀至勞頓。亦宜少休。而摩那塞適如約至。將導之出遊。聞而笑之。且曰。凡人大抵如是。數日以來。奔波良勸。比禮拜六。則衆中六分之五。皆歸休其家。以待返生之祭。致失七日中最幽崇之景。卽十字架禮拜式也。伽勃列耳遂不復能息。雖自言竚立至久。痿楚且僵。亦祇能從之而去。是日廟中盛飾。緇蔽皆去。窗隙薄漏微光。壇上然巨燭。而觀者果大減。立廣廈中綽有餘地。特是日儀式殊無可觀。僅有古木一圭。長可三碼。了無雕飾者臥壇上。法皇偕諸祭司衣樸素之衣。跪拜其前。此蓋僅十字架零片。昔日爭欲寶藏時所碎者也。人傳此片爲一皇帝所得。赤足負之。自耶路撒冷至亞歷山大。又爲他帝藏象物中。終乃入聖寺軍之手。由孔士但丁攜至羅馬。今皮置廟中。法皇前行。褫衣去冕履。單衣跣足。踣而吻之。祭司亦一一前進作禮。樂僮乃合奏巴來斯忒黎那所作瑪色利諾彌撒祭一篇。曲亦至有名。作者之成此什。疑出神授。殆必天使所歌。因以語作者耳。歌聲方絕。聖彼得寺鐘又大鳴。廟中窗幙皆啓。密克蘭格羅壁畫。一時悉現。觀衆驚歎。時衛士劍戟復舉。歌人長老及觀者同聲而呼。作希伯來語頌耶和華曰。哈勒盧耶。伽勃列耳喜禮式之畢。亦呼曰。哈勒盧耶。唵。

吾生以來。殊未嘗困頓如是也。

伽勃列耳返寓後。自言爾後決不再赴盛會。且謂返生祭日。女士若再往觀。恐亦過於勞苦。又以法皇已允尅期相見。當先備書狀。書應用臘體諾文也。至末乃曰。摩那塞吾友。辱爲吾導遊。吾至感君高誼。第君試視吾事何如。甯有一刻之暇耶。摩那塞曰。然。然。吾知君事。謁見之期迫矣。君自應先備。吾意君宜一訪法國使者。彼雖不能積學如君。顧亦少解臘體諾文也。伽勃列耳聞客言。始悟早許謁見。亦屬使者之蔭。摩那塞亦解伽勃列耳之意。蓋不欲際此危時。令勃闌迦常與少年男子偕行。爲人所見。致生不利。因設此術爲拒。遂起告別。勃闌迦以未得臨聖節大祭。雖至不怡。顧亦尙自制。前與摩那塞握手。卽退就窗次。視客出門。迄於不見。

第六章

次日黎明。聖安格羅城上巨礮已發。伽勃列耳自牀中躍出。急櫛沐已。先詣陀爾曼提夫人室外。叩戶問其疾。夫人悲歎。言頭痛未已。爲礮聲所震。幾如欲裂。今日無望得活矣。伽勃列耳聞答。正合其

策。夫人病不足慮。惟勃蘭迦外出。爲必不可耳。蓋伽勃列耳莽夫。殊不知婦人所懷。其想望法皇祝福之殷。非可言喻。顧一語之力之。若有神異者。在彼視之。不過一臘體諾語而已。未幾闔城鐘動。道上行人悉華服趨聖彼得寺門。勃蘭迦枯坐窗下。目注樓下一隅。卽昨日摩那塞所從去之地。時鐘聲報刻十二。繼之十三十四。蓋意大利式也。行道者漸絕。似人人已趣廟中。俄乃有馬車止店前。中坐一士。勃蘭迦視之。則儼然頃所懷念之人耳。摩那塞入室。先曰。吾今唐突而來。幸勿見責。惟昨日見君以不能與會。頗形抑抑。故竊欲一爲圖之。勃蘭迦大喜。覺岷躍益速。顧忽引退曰。吾恐時已無及。頃且未容飾也。摩那塞曰。否。時固未晚爾。法國使者夫人請與君偕。廟中別有位置。留以相待。又有間道可以直入。地近法皇宣布福音之處。一時中洛希夫人當至。君可乘時備之。勃蘭迦曰。然則君偕行乎。摩那塞曰。否。此中坐席。獨留待女士者耳。今將迎洛希夫人暨女公子來。可爲君得一良伴。若吾自謀。則但覓一枝之寄。能見會景足矣。言已乘車急去。伽勃列耳聞之亦無言。蓋知與法國使者交遊。至足爲援。且不偕摩那塞。事亦無傷。已而摩那塞率客至。語伽勃列耳曰。吾友來。如君足力尙足以支。能置臘體諾文。一日弗理者。吾將引君入勝地。一擴眼界。蓋如是盛儀。凡夫至不易覩。

非特爲基督十八世紀來之所無。卽十八世紀以後。亦未有也。伽勃列耳曰。然則何物歟。摩那塞曰。羅馬法皇將登聖彼得之臺。爲羅馬自繇之軍祝福社也。杜闌陀氏之軍。方駐廟庭以待法皇賜祝。吾知君甚欲一見。故相招耳。伽勃列耳曰。然哉然哉。此誠值一往觀。羅馬全軍及杜闌陀氏耶。吾必不肯自失此大觀矣。遂忻然從之行。旣至廟。女士輩各得坐。而男子幾不能得一立足之地。摩那塞終乃至女士坐隅。有柱端突出。相交作V字形。因命伽勃列耳坐。自則立木株之末。兩手攀闌干。僅得不墜。其地雖隘。而相距尺許。卽坐勃闌迦。方凝眺法王臺上。摩那塞俛視。適見其顏色。故亦遂安之。

是日之景。洵大觀也。羅馬全軍步卒礮兵騎士皆集高庭中。每一聯隊。各支旗二旒。一爲教旗。上繪天國之鑰。一作赤白碧三色。意大利國旗也。軍所立地。後臨大廟。前立觀衆。景至弘壯。未幾鐘十八擊。日亭午矣。廟樓大鐘應之而鳴。安格羅城上礮聲亦作。廟內禮式已畢。鐵門前韋幕忽揭。宗徒行列魚貫而出。立廟下皆滿。有樂聲縹緲。作於半空。蓋塔上置軍樂一隊。高奏聖歌。下立聽之。恍如來自天際。信者言此時奏樂所用。蓋銀角也。時目光所向。悉集臺上。衆中又喟然有聲。觀者皆動。冀得

諦視。則見臺上忽現多人。長老衣法服甚華。衛士擐甲。如中古時式。侍僮則披錦繡柄襠。復有侍者二人。捧三重冠進。一贈自拿破崙一世。一自西班牙之后。皆飾金玉。法皇冠冕。制甚簡古。衣素袍。上施金繡。坐金輿中。侍者爲加二冠。法皇徐起。日光適照其面。顏色和愉。藹然微笑。冠上金玉。校之爲失其輝。勃蘭迦時歡喜無限。視目前諸景。喜而淚下。隨復見二少年祭司。各持櫻欄一葉。分立法皇左右。庭前一時入寂。了無聲息。法皇乃以玄美清明之音。致萬衆祝辭。意至誠懇。勃蘭迦與摩那塞目光忽接。摩那塞不覺感動。淚落其頰。而二人固結不解之情。亦自此結矣。祝祓式已。衆中忽有呼者曰 *Evviya Pio Nonoi* 衆則哄然應之。祝法皇長壽。覺臺上所立。非僅毘阿九世。直爲彼得古聖。手持二鑰。一啓天國。一啓地上樂邦之門也。二祭司隨以櫻葉擲臺下。葉翻飛不遽下。衆目仰視。思不知孰爲福人。能得此赦罪之瑞葉。其一飛舞久之。直落軍旗之上。衆歡聲大作。一則爲微風所颺。飄蕩益前。終至女士坐次。漸以下墜。千手競舉。冀得此葉。忽見空中陡出一臂。而葉爲所得。蓋摩那塞立處較高。故乘櫻葉漸降。一攫得之。隨反身進之。迦勒里夫人。衆又撫掌相賀。勃蘭迦故美婦人。而當受瑞葉時。色益煥發。恍如圖中天使狀。蓋勃蘭迦之視此葉。尊之不異天錫。因回顧欲謝。

其人則已杳矣。

禮畢。摩那塞引迦勃列耳自人叢中出。迦勃列耳曰。誠哉非常之遇也。試思羅馬法皇祝福爲爭自繇之軍行。前此洵未有是。摩那塞曰。不然。君今當速圖所事。乘此一時。法皇方悅。否者恐不能久也。伽勃列耳曰。君豈謂法皇牧民。乃反復無常耶。摩那塞曰。吾深信毘阿九世爲人。溫善而正直。蓋良牧也。第吾知今日之事。彼奧大利人行將與杜闌陀氏以鞭笞。無有所恕。爾後羅馬乘風而蕩。馬首何向。孰能言者。君當乘機葉尙青時。竭力圖之。斯至善耳。

第七章

次日。進謁法皇毘阿九世之時至矣。宮中禮官先遣祭司什勒尼氏至。教之謁見禮節。卽女士裝束。應作何狀。亦無不言。衣束至頸際。色采可如服者之意。若居喪。則衣玄錦。珠玉環珮。在所弗禁。至宮前。有絳帔侍者引入廳事。各自捧書狀。別有禮官列客爲二輩。導之入御殿中。以待法皇之出。是多日本名媛。謁者可一快觀。伽勃列耳忽皇然曰。長老告我。甯法皇知吾爲加爾維宗耶。祭司曰。法

皇見求謁者。素不詢其何宗。彼知凡有求而來。蓋無不希其惠澤。故見無偏倚也。伽勃列耳曰。第今日謁見者幾何人。祭司曰。僅八百人耳。伽勃列耳驚曰。僅八百乎。唉。吾夜來躊躇達旦。始成臘體諾疏。今若此。安得乘間盡吾辭乎。祭司曰。不然。君無慮此。凡謁法皇。例不自陳。必待法皇問及。至疏對則皆歸之祕書耳。伽勃列耳曰。幸哉。凡吾欲言者。已悉列入疏中矣。今祈君敬候法皇。且爲言昔在沛斯德急進會中。懸法皇金緣畫象於壁間者。某卽其一。如法皇好淡巴菰。吾更樂輸上等煙爲壽。惟祭司以事煩謝。命客善自備。卽匆匆別去。

此間謁客三人。亦急遽出門。如匈加利人恆態。比抵宮。邀入客室。室尙闐然。未幾客陸續至。或一或二。聽侍者呼名。聞之甚審。來者似多異國王子。或主教使臣之屬。禮官引之。以次整列。伽勃列耳窘極。思獨立室陬。歷時久久。惟視前立者徐徐進見。甯復可耐。顧室中人垂滿時。忽有人禮服自偏門入。直至末行三匈人立處。高呼其名曰 *Serenissima principessa de Cagliari Nobilis domina vidua de Dormandi Egregius dominus de Zimandi* 呼已揮手數四。意云被召。三人隨之出室。則法皇特允賜以私覲。三人遂過人叢中。人皆睨之。私語喁然而作。或有識勃蘭迦

者。爲卽昔日得機欄瑞葉之人。衆互耳語曰。Ta beatal（受福者）伽勃列耳倉卒被召。臘體諾語一時頓忘。至不能出第一語。當其盛服趨朝時。乃自言如有利劍五十懸脛間。刺之使蹶者。衆行經大廈迴廊無數。始達一軒。面園而啓。爲毘阿九世賜寵客私覲之處。三人進與法皇對立。勃蘭迦見其道貌。不覺喜極而泣。踞於地。法皇扶之起。以一手加其頂慰藉之。勃蘭迦敬立而聽。及覲畢退出。伽勃列耳茫然至不自知頃來何作。并不審臘體諾文書已上呈未。逮後自視手中。疏已不見。始知殆已盡其職矣。衆中惟陀爾曼提夫人神思清明。具見一切。及返寓。乃爲述當時情狀。云伽勃列耳喃喃而言。不知爲希臘抑希伯來。聽之殊不能解。時法皇微笑。取鼻煙壺自嗅之。壺似玳瑁。上嵌寶石之蓋。嗅已。又引手探錦袍之袋。曳布巾出。製甚粗厲。如鄉人所用者。顧伽勃列耳暨勃蘭迦二人。則於此諸事。了不見之。

第八章

一日。勃蘭迦云將遊羅馬大劇場。因圖其狀。伽勃列耳辭不能偕。令女士自去。自言將訪羅忒蘭故

宮。且適得摩那塞書。消息惡也。勃蘭迦曰。君已告以吾輩此來。緣作何事耶。伽勃列耳曰。然。君怒我率乎。勃蘭迦曰。否。君甚當。第彼書云何。伽勃列耳曰。吾將誦之。特其書甚惡。讀頗不易。書云君在羅馬與女士遊覽時。別有大事起他方矣。杜蘭陀將軍至佛拉羅。已一試奧人伎倆。頗不易下。杜氏奮怒。因與宣戰。懸赤十字於士卒胸次。已趣軍將渡大川。第彼人此事。不爲法皇所悅。法皇不樂以十字軍與基督教國戰也。故已敕止杜蘭陀令勿渡。萬一杜氏不從。則今日爲君與援之人。將失其勢。杜氏之軍若更敗於川北。則彼憾者且登。君居上風矣。君宜乘此未晚時。善自爲之。勃蘭迦曰。雖然。彼征人敗北。難乃及我。我當同被其禍耶。伽勃列耳曰。嚇。 *Quidquid delirant reges, pistorum-*

tur Achivil 言已。亦不申解其義。匆匆自去。此蓋古諺。意云王侯構難。齊民受殃也。

勃蘭迦與陀爾曼提夫人既至劇場古址。覓得老僧一人。令爲導。方僧絮絮爲陀爾曼提夫人細述史跡時。勃蘭迦卽入廣場中央。十字架之下。坐而作畫。顧畫不能成。輒復易一紙。凡三易。卒不成。蓋劇場勝地之景。非人人所能。若不勝其山靈。得其心許。不可馴也。場中第三層高樓上有人影一點。前置畫架。遙望之如蜂蟻。其人戴廣緣草冠。後又植大傘。以遮意大利之烈日。方就架抒寫甚勞。勃

闌迦仰望其人。甚豔嫉之。思彼乃能制伏此古劇場。取其圖象。特道將安出。蓋亦惟直上危樓。臨以制之耳。遂擬以明晨復來仿其術。取懷中小冊。撕壞稿去之。擲石隙荆棘間。時已近暮。入夕更須觀劇。乃返旅舍。

勃闌迦歸時。車經迦勒里公爵之邸。見室中鐵窗皆啓。樓下燈光閃然。大門亦闢。內有廣庭。大如田圃。一望可見。因大驚。思荒宅久閉。一旦忽啓。中何人耶。及抵旅次。則邂逅尤異。方止車。主人卽趨出。迓勃闌迦。扶之下。又爲之導。勃闌迦辭曰。謝先生。吾能自趣居室。無相勞也。主人不聽。導之過戶。二重。皆非舊路。終入一室。藻飾極華。女士四顧。見前側有退閒之室。飾益美麗。四壁皆懸油畫。隅置盆花。左右更有奧室。有繡衣侍者一人。見客急排戶。悉啓。主人鞠躬。微笑致辭曰。乘夫人他出。吾特整此數室。以備起居。意夫人或不爲嫌。勃闌迦拒曰。否。吾無用是。室太華。吾樂舊居耳。且此侍者何來。主人曰。此本家僕。特令衣夫人家服耳。爾後卽專爲夫人服役。別有繡衣御者一人。冠白髮。及車一乘。亦隨侍夫人。凡是設置。皆遵指揮。頃有貴人來。謂迦勒里夫人偕同伴居此。僅供四室。至爲不悅。沛頗。名刺安在。趣往取之。勃闌迦不俟視刺。已知來者何人。因制其怒曰。君爾後舍吾傅保外。幸毋

輕信他人命令。不爾者吾惟別君而行耳。今請啓吾舊室。且勿置侍者。言已經入故居。久之伽勃列耳亦返。勃蘭迦急詢之。伽勃列耳頽然曰。否。吾奔走終日。了無所得。徧訪多人。率不能遇。偶或見之。則比聞吾言。亦僞若弗解。唉。吾不知摩那塞近來乃匿何所也。勃蘭迦自思吾實能語君以處。願不急言。惟曰。如君今日不得消息者。吾則得之矣。請視此刺。伽勃列耳遂加目鏡。取刺讀之曰。跋陀爾弁耶民。勃蘭迦曰。迦勒里公爵亦在羅馬矣。伽勃列耳曰。以是故跋陀爾亦至。彼非在是耶。君見之乎。勃蘭迦曰。否。特當復來。吾已囑門者。令來則引見君。吾蓋無可與語。伽勃列耳狼顧曰。彼來見我甚善。惟吾甚欲知摩那塞所在耳。勃蘭迦自語曰。吾知之。蓋勃蘭迦於不意中。曾得摩那塞居所。以前入攝思都大廟。觀者皆當自白地址氏名。勃蘭迦一一聞之。因得所寓之街名號數。及歸錄小冊上。以異國地名。殊難記也。逮伽勃列耳退。始出小冊索昔日所書。顧翻檢數四。葉葉皆徧。而終不能得。俄乃憶曾撕去數葉。蓋卽古劇場圖稿。棄諸石罅者耳。

時有書來。蓋發自公爵迦勒里者。中言請賜暫見。勃蘭迦因卽裁覆。許以次日上午十時。屆時車至旅舍戶次。迦勒里倚金頭之杖。跛而登。蓋其一足疾。第平時不甚顯。惟登樓時乃見耳。公爵善自掩

所缺。故齡雖垂老。貌猶少好。惟髮已皓白。而修飾甚整。脣際常含微笑。且有自信之槩。寓中侍者先行。白公爵之至。勃闌迦遇之戶次。公爵執其手。一手以杖止侍者之行。詰之曰。夫人尙居是室耶。侍者倉皇。莫知所謝。勃闌迦急助之曰。不然。吾自願留此耳。侍者乃去。公爵入客室就坐。先曰。日前與君修好。乃見力郤。吾滋悵悵。此室與君閱閱至不相稱。且君又必以新教宗徒爲律師。似故與我挑戰。勃闌迦曰。君乃監我行動。一至於此乎。公爵曰。否。不然。吾知君心長厚。雖有律師爲梗。乃不乘我未至。祕書亦滯中途。力下石以圖我。吾至感君。故今日之來。非如訟時嚴敵。來相蹤跡。或夫子之譴其妻。特猶頌白老父。來訪其女耳。君意云何。甯肯視我如父耶。勃闌迦見此肫誠之狀。幾不復疑。顧前此舊恨甚深。今忽俯請調停。其心正未易信。公爵見勃闌迦不爲動。隨曰。吾勃闌迦識之。此事機捷無不在吾手中。比來形勢大變。吾在法皇宮。頗能自見。故今茲第一著。卽欲以慈父深心。謀汝福利。雖客羅馬。亦得樂康。倘他日訟事以平和了結。彼此當更修好。勿復相迕。願汝不聽吾言。使路人見迦勒里公爵夫人外出。乃乘僱車而行。客屋又僅占四室。此蓋顯與吾牴牾矣。在禮吾應出迦勒里邸以供汝居。邸左右二幢。各具門戶。亦有苑囿樓臺。第吾知汝必郤此請。勃闌迦曰。然。公爵曰。然

則吾無他術。惟命旅店以貴人寓室相待而已。君卽從吾請。亦無冗贅之事。倘訟事結後。各應分離。則於吾應出資中。歸我旅資。亦無不可。勃闌迦少不更事。易信人言。今聞公爵所陳。雖知中伏。旣機不可猝信。顧時亦終爲所惑。且易室細故。諒不關大。故亦遂曲意允之。諾更居室。公爵曰。勃闌迦。君能從吾請。吾心滋悅。房櫳之事。一切可委之居停主人。彼當遣僕來。衣吾家服色。君需人幾何。二人足耶。勃闌迦曰。一人可矣。公爵曰。設此人弗中君意。可去之。別易一人。如是。則君當不疑我。令謀者作僕裝。訶君行動矣。勃闌迦曰。卽以謀來。亦何害。彼蓋無一事可相報耳。公爵曰。吾摯愛之。勃闌迦。人不臨鏡。殊不自知其面。第他人則知之審耳。勃闌迦曰。君今豈有事見譴耶。公爵曰。無之。吾極言其無。吾知汝志至堅爾。今之視汝。非如嫉妬之夫。以黃眼鏡監察其婦。特猶老父之念愛女。鏡中目光皆桃花色耳。如見君與生客偕行。同趣羅馬。意此不過薜苳之事。如舍大道。隨少年微行者。或以避危難耳。及抵羅馬。尙與客俱。則或少年之禮意當爾。見同國女士。初履異域。因侍之遊覽。若他日二人更相攜而行。則必以行人偪塞。女士因挽前行男子。藉爲援耳。勃闌迦聞言駭怒。顧己不審所爲。將辯之耶。則容色赭發。殊不可掩。因力自忍。思使無露聲色。公爵旣制勝。復曰 N'en parlons

Plus! 人安有豁達大度勝迦勒里公爵者。卽其妻且遜之。設汝跪而求蘇。吾亦長跪。若進陳情之書。則吾亦有之。且益進曰。吾儕今非夫婦。但父女耳。君當知是非虛文。吾決不肯斷此系屬。第易之耳。時公爵音吐溫和。大似深於情者。使不稔言者爲人。暨其巧僞之隱。當無不深感其言。至於流涕。特勃闌迦則嘗之已審。知伋羅尼摩迦勒里。深情厚貌時。其隱毒乃尤可懼也。公爵起立。徐曰。今日下午。吾當遣祕書來。其狀似語一至細之事。了不經意者。勃闌迦驚曰。汝祕書耶。可別遣他人來。無間律師書傭從僕皆可。苟將君命至者。吾悉見之。惟不與是人相見。公爵曰。何也。勃闌迦曰。吾恨之。公爵曰。君乃自恨其世間最好之良友。然彼較我且尤善汝也。吾若籲天乞賜一子。當無逾此良少年者。吾至信且重之。勃闌迦曰。君蓋未知吾恨之之故耳。公爵曰。汝勿怨彼。幸記之。頃與汝言者。非復良人。僅爲若父。不徒願汝自繇。且欲致諸安樂也。明日下午。吾當遣跋陀爾氏過訪。商榷吾二人之事。冀得善果。君宜信賴之。如吾全權使者。且勿令汝律師知之。君倘允再見。則他日當更晤耳。言已。隨作禮而去。伽勃列耳踵至。詢迦勒里此行意旨。勃闌迦如約。祕不以告。但云公爵更請易室。已順其意許之矣。伽勃列耳遂安。蓋是時情勢。能少得公爵歡者。於事或不無小利也。

第九章

伽勃列耳方退。忽有侍者進函。函無簽署。勃蘭迦啓而視之。曰。迦勒里夫人。慎之。公爵方有鬼謀。將以圖君。彼欲與君離異。而以君妻其寵臣。公爵不惜自鬻其妻也。昔者君爲迦勒里妻。而加爾陀理跋侯爵夫人爲妾。今將反之。以君爲妾而夫人妻耳。善自備。君蓋在波爾卻氏之國也。勃蘭迦讀竟。大震。書中所列二人陰謀。險急已甚。幾令人視猶訛言。猝不敢信。顧一念舊事。慘覈寡恩。則今日之謀。正亦能有。惶遽中幾欲自裁以脫此苦。然此東胡來。書者誰氏。安知非他人之陷阱乎。且羅馬此行。知者極鮮。又孰能詳其隱密。作此書乎。今者思得一人。與之商榷。藉以分憂者。又安可得乎。勃蘭迦念及此。不覺又出小冊檢之。顧終無所有。斯人居址。蓋已與殘畫敗紙。共棄劇場古石間矣。次日晨。勃蘭迦聲言得暇。將更訪羅馬大劇場。前日畫形未成。今復一試。伽勃列耳暨陀爾曼提夫人皆願俱。又有日耳曼遊客數人。欲檢視地下宮室。伽勃列耳議亦與共。旣抵劇場。勃蘭迦卽首覓其墮葉。顧景物如故。而畫稿已亡。此數楮者。豈已入誰氏之手歟。憶前次來時。實惟樓上畫師。獨爲

生客耳。比伽勃列耳與陀爾曼提夫人偕日耳曼客入隧道。勃蘭迦辭以地下幽闇。令人不懼。遂獨止。是地猛獸暴客。不能爲害。門外又設守衛。無可慮也。勃蘭迦行至庭中。仍坐十字架下。願意不在繪。惟俯摘蒲公英。編爲鎖子。懸之於頸。時乃沈思。念古昔基督教徒。爲野獸攫裂。卽在此廣場中。今茲身所遭逢。如目覩山妖木怪。漸以逼邇。將見擘分。不復能逃。其恐懼爲何如。意雖教徒當日視獅虎豺狼躍而搏噬時。當亦不爾過矣。

樂哉彼丹青之士。今乃猶獨據危樓。自作其畫。畫師者。殆人間之最幸福者矣。到處悉其蘊蘊。轉徙漂流。絕不爲懼。神思易於索解。故方言凌雜。亦不病之。且爭戰之惡。不足動其心。惟收之入粉本中。而自不與其事。山風海颶。亦無所禍。不過視若標徵。來語以兩間恆變之象者耳。揭竿之亂。適以供其畫才。爰成有情衆生雲譎波詭之妙狀。雖羅馬震搖。謹囂盈市。而畫師獨坐日繖之下。揮灑如故。蓋藝術之士。實爲天下之至無情愔者。繪聖母而意無感信。作維奴思而心極堅貞。旣圖天帝。亦書神摩。而兩無所禮。且其周流天下。何向何止。樂更若何。又復自能創造。無待呼籲於天人。不煩長老爲禳風雨。亦不踵王侯之門。以求交遊光寵。權位利祿。莫能相誘。卽宗教信仰。亦絕皈依。彼蓋以一

己之天才。克勝宇宙者也。且藝術爲物。更能使婦人之才。並於男子。蓋善藝之女。其才已足自全。非復如古所云。僅爲男子之半。善生之計。無求於人。亦弗待他人賜姓。長跪婚壇。以受長老祝福。循是以往。有所欲希。輒能致之。不俟他求也。

勃闌迦頗妬樓上畫師。思草創至難。自且不審下筆。不知少年所作果何似。甚欲一就視之。畫師自顧其業至專。不遑旁睽。故初亦未覺。其人著短小衣。處處汗以油色。戴草冠。廣緣而多孔。用通風氣。勃闌迦但自後窺其畫。初不察其人誰何。畫師時方勞作。一手揮毫。別有筆橫啣於口。以便易用。逮聞後有婦人衣裾綵繚聲。乃去冠置地上作禮。勃闌迦一見驚喜。不及返念。猝呼曰。摩那塞。少年迴顧。亦驚曰。爵夫人耶。適何來。勃闌迦曰。吾非爲訪君來。願言雖云然。而辭色所宣。已知搜索正勤。今不意遇之。喜乃莫量。摩那塞笑曰。君非訪我。特訪高坐層樓。與古劇場相撲之畫師耳。吾見君昨日亦曾爲此。勃闌迦驚曰。相鉅至遠。君乃識我耶。摩那塞曰。吾目力至佳。且又見君屢試不愜。以君曾取冊中數頁。撕而棄之也。勃闌迦屏息曰。君得之耶。摩那塞曰。然。吾拾之矣。勃闌迦曰。噫。則請速以還我。摩那塞曰。諾。此是矣。勃闌迦受楮。其感悅之情。且勝人之負債莫償。得主者毀券以相報。遂取

夾冊中。見所失地址。果在其上。自思此乃爲少年所見。不知意將謂何。且測此由來。更將作何解釋耶。

勃蘭迦坐石闌之上。背臨劇場。正與摩那塞相對。甚妨作畫。時朝日初上。微射勃蘭迦之面。而手無障日之具。繖蓋已忘之旅中。幸闌次多陰。遂亦無苦。摩那塞斜張其繖蔽之。繖文縷縷。作玫瑰色。薄映朱顏之上。令人疑見日車前驅之天使。緋衣如霧。返影東天。作曙色也。勃蘭迦時徐語曰。吾得遇君於此。喜出非望。同伴方就地穴。聽人論古物之學。吾於此頗無興趣。故獨行至此。願共閒話。曩日聞君所言。衷疑未釋。今更析論之可乎。君昔云報復之事。自所未聞。無論禍害頻仍。必取盈於君。乃已。而君亦弗校。今吾事正然。頃來羅馬。亦卽以此。吾反復思君所言。且式君之行。卽可報復。亦舍不爲。怨家之手雖枯。而吾爲之釋。君思吾行善耶。摩那塞曰。然。勃蘭迦曰。雖然。吾不爲是。吾必報吾恨矣。報復者。人之正也。摩那塞曰。不然。報復乃物之行耳。雖云快心。莫償己損也。吾宗信者所以異於凡衆。亦在此節。自吾觀之。則戰爭、報復也。決鬪、報復也。大辟、報復也。轉輪、亦報復也。吾每怪彼輩自言景奉耶穌。而於垂死時。天父恕之。彼輩無知一語。乃獨忘之。勃蘭迦曰。此耶穌入世時言也。逮其

爲神。則末日復來。判鞠人鬼。此卽報復耳。摩那塞曰。冥判一節。吾不之信。人奉其羣大哲。進之神明。又傳會之。如古世光明大神。乃以壺中利矢。盡殺妮阿倍穉子。時勃闌迦倚石闌過後。摩那塞止之。告以險。勃闌迦笑曰。無傷。吾自有護神爲衛耳。蓋勃闌迦今日。亦正以覓護神而來。因復曰。吾晨來得一無名之書。書中消息。惟君知之。故初意出自君手。摩那塞曰。吾豫白君。吾未嘗致君函也。勃闌迦出書授之曰。試讀之。少年發讀未竟。鎮定之狀立變。面作赭色。如古來殉教宗徒。雖身受楚毒。沒齒無怨。顧安能恕及僉壬。謀危所愛者乎。摩那塞乃搓紙力摺之。如鬼蜮亦在其掌握者。然摩那塞往時。以安娜故。猶不遽懲其人。則今日之事。何能施報。安娜者。摯愛之女弟也。世離憔悴。孽緣彼人。膺治之權。實在其手。顧重以女弟之命。止而不報。今勃闌迦何所系屬。惟一夢耳。且此夢縈繞。困其心魂。又甯視家難離愁爲尤重耶。遂歸其書。自語曰。正似彼輩。勃闌迦曰。迦勒里公爵在羅馬矣。摩那塞曰。吾知之前與邂逅。曾謝我聖節時侍夫人遊覽。時勃闌迦幸坐絳繖陰下。故顏色雖赭。不爲客覺。少頃乃曰。昨公爵曾一見訪。彼人近來益得其勢。主持法皇宮中大事者。大都彼同氣之人耳。摩那塞曰。然。吾知之矣。勃闌迦曰。第君胡從得之。摩那塞曰。吾頗多知人。此間地主斯加爾堪那多。

韓工也。常遊行宮前。因得盡聞政事。歸以告我。勃闌迦微笑。思摩那塞乃聞政於韓工。且幸所言居址。與冊中記載合。意乃益愉。顧笑色未已。遽歎曰。吾素不與人挑釁。天實知之。但乞憐恕耳。今事乃至此。摩那塞曰。爵夫人。吾不能爲君調停兩間。使息此難。惟能助君以兵。拒其侵略耳。設欲逐此惡客。使負巨創而去。不敢追從。則可乘其陳情時。答之曰。爾我之間。沮有教令。禁其爲合。卽舊教祕密條訓第十四節耳。君第言此。其人自卽隱去。不敢相見矣。勃闌迦曰。異哉。此必有神異乃可耳。摩那塞曰。君自視爲神異。殊不知此言所創之深。特爾後幸毋更望慈恕。但圖速決。勿思幸勝也。勃闌迦曰。敬謝君。又述迦勒里公爵語曰。N'en parlons plus. 隨坐畫師所據石上。撫其劇場粉本。似此行專爲作畫來者。時臨成之稿。較之前此所作。自極殊異。摩那塞兀坐其後。若諦視狀。顧其目光所注。乃不盡在畫中。少頃遊客視地室已。出廣場中。大聲呼其侶。勃闌迦始驚起。下階疾就之。摩那塞亦起。見所懸蒲公英花環落地上。乃拾之置諸胸次。

第十章

勃闌迦是時情狀。正如童年穉子。心畏獨居。其父因與火器一挺。用作防衛。童子既驚且喜。惟冀見盜。一試其兵。雖有巨靈。亦必殲之。盜至何畏。已甲以待矣。勃闌迦得是憑倚。不覺氣壯。一變其故態。喜幾不勝。抵旅舍門次。見主人出迓。便與問訊。主人白適有貴人自稱伯爵者來訪。不遇而返。勃闌迦曰。伯爵誰耶。主人卽上一刺。上書跋陀爾奔耶民。勃闌迦視之晏然。命侍者治食。又召理髮者暨一女侍。助之櫛沐。刻意修飾。令益美豔。其體格本極苗條。著窄衣。盤髮作時世裝。乃益嬌婉。且平日多愁。顏色憔悴。今則明眸笑靨。嫵媚萬方。人見之且謂意大利一日朝陽。乃能變易美人容色。至如是也。勃闌迦自鏡。目光煥發。如易新色。亦至爲異。此何靈變。乃奏厥功。其恃爲甲兵者。實僅祕密訓條十四節一語而已。語雖渾茫。莫測端緒。顧訓中有此一節。則固可無疑義。夫彼已言之矣。已而侍者白午食已具。勃闌迦進食素極少。如病兒。今忽大噉。如夙疴初起。數日不食者。試嘗諸肴。皆有奇味。方飽餐牡蠣。而門者進言伯爵又請見。勃闌迦曰。可引之入。言已。食如故。少年入室。見情狀與己策滋迕。似事殊難圖。使之完善。勃闌迦如不經意。以匈加利語語侍者曰。爲客設坐。言次似驚。亟以意語正之。復向客曰。君可坐。幸恕我方飯也。第吾儕亦可共語。從僕不解匈語。今日之見。甚

安謐也。跋陀爾誤會其意。以爲勃闌迦畏之深。故留侍者於室。氣乃益盛。蓋見人性縮。則自力自益以增。因和聲答曰。爵夫人。吾此次執平和橄欖之葉而來。勃闌迦忽顧侍者曰。沛頗。庖人忘吾橄欖矣。今聞客言乃憶之。跋陀爾移倚近案曰。公爵意欲力踐前言。善爲君謀。如父之於女。隨探衣袋出紙一卷曰。是中數點。尙待商榷。迦勒里公爵當君來歸時。曾資君金百萬。此次訟若勝。君當有之。否者且失。惟公爵甚欲調和。擬資仍屬君。特不得用母金。僅受其贏息終世。且割迦勒里邸之半。以爲君居。勃闌迦領之。第云不欲久滯羅馬。跋陀爾曰。吾意不如留此佳也。勃闌迦曰。雖然。吾欲返匈加利故鄉耳。是間吾自有田園。蓋君所熟知者。跋陀爾曰。此不可得矣。塞爾維亞人已焚之爲廢墟矣。勃闌迦曰。焚吾村耶。第吾僕乃未馳書相告。跋陀爾曰。此非無因。蓋必爲叛人斷首門外矣。時客言雖危。而勃闌迦飲食自若。方噉魚鮮甚甘。跋陀爾見不爲動。乃曰。比來風潮日惡。何所適依。惟聖市良足爲託身之所。勃闌迦曰。且有迦勒里邸鐵窗。亦足以證。特吾若居此。欲召家人故舊爲伴。亦許之耶。跋陀爾曰。然。君苟與國人偕。則同其習慣語言。於君甚便。勃闌迦曰。倘吾倖勝。或思再適。亦聽自擇婿耶。此言一發。正如投肉以誘檻虎。跋陀爾喃喃自語曰。然。言次疾視侍者不已。勃闌迦俄復

變計。思示敵以勇。不設堡壘。直與野戰。因顧其僕曰。沛頗可撤食。卽侍外室。聞呼乃來。且此時勿納他客。侍者旣去。跋陀爾已可縱言。勃闌迦又起對鏡。如炫其美。已復返坐曰。吾事苟得善果。無不賴君大力。跋陀爾曰。非敢自誇。然不敢辭。君知公爵喜怒不恆。逾於凡輩。有時而怒。直能扼天使之頸。擲之下地。及其喜也。或對死讐罄其胸臆。吾當俟懽愉時。爲君摒擋此事。至難易何若。則君深知公爵。自能辨之。勃闌迦曰。君當知吾非負恩之徒。他日事成。盡出君惠。吾當移公爵贈資。悉以酬君。吾欲得者自由。他無所靳也。跋陀爾顏色煥發。若甚感動。其人蓋能如優伶。隨其念而作色者。遂曰。君縱以多金酬我。吾視之滋細。何及得君一言。吾自知敢作此想。良至謬妄。特以比來一大事因緣。乃能鼓吾癡心力。趣此望。君當憶童時寓言。有巨人積貝林之山於阿薩。冀得登阿靈普。吾今亦師其故智。苟吾之閱閱。不亞君家。君當不賤視我。於此一節。吾行將得之矣。勃闌迦曰。然則謹爲君賀。跋陀爾曰。公爵昔曾許君。逮事和解後。當爲父女。其許我亦然。勃闌迦曰。豈公爵將收君爲子耶。跋陀爾曰。然。勃闌迦曰。第因緣何始。跋陀爾迴首如愧曰。君勿詰我。暴吾母之隱。彼運至不幸。而吾爲其不幸之兒。今有轉不幸爲大幸之責者。則公爵也。勃闌迦幾欲怒噉。嗟汝無賴。胡乃誣汝母於墓中。

自謂所出非正。而甘爲公爵之私子乎。顧竟不言。拊其掌笑曰。異哉。此直猶演劇。一曰。汝左趾缺耶。曰。然。曰。是吾兒也。或曰。汝頸後不有黑子耶。曰。有之。曰。唏。汝蓋吾子。久不相見矣。又或曰。汝頸懸半錢。孰所與耶。曰。吾母所畀也。曰。兒來就抱。汝見阿父矣。跋陀爾見女信其言。意事益易。乃更爲絮陳己事。言之娓娓。勃闌迦俟其旣出。匿名之書。就膝上直之。書曾爲人所攬而皺。上更留一油色指印。隨以進客曰。請君讀之。并疏其義。跋陀爾一瞥立辨。知書者何人。中隱詭謀。將誘之使蹈伏機。胸息卽發。顧心不爲動。擲書於几曰。愚哉作此劇也。勃闌迦曰。第孰作此劇。作之又何利耶。跋陀爾曰。吾知之。吾固識其筆蹟也。書者加爾陀理跋侯爵夫人耳。勃闌迦曰。侯爵夫人耶。豈亦在是乎。跋陀爾曰。良然。公爵旅行。必與俱也。勃闌迦曰。然彼乃自作謗書。或且障其昏媾。亦何因乎。跋陀爾曰。婦人善感。足爲其因。一言蔽之。妬耳。勃闌迦驚曰。妬耶。逮視其面。見跋陀爾方微笑有得色。乃立悟。甚怒且鄙。思人之無良。旣覩顏以求主人之妻。又復媚其所歡。狀如有情。以鳴其得意而不知愧。何也。而跋陀爾笑未遽已。勃闌迦不能耐。遂決下手無濡滯矣。曰。君盡心吾事。甚謝專意。顧有不敢相欺者。吾不願允於始而絕於終。今且置此不道何如。跋陀爾曰。第如公爵之意。必以此節爲和解之要約。

則又奈何。勃闌迦晏然曰。吾殊不信有此。卽果爾。亦不能漫與君約。以吾知此昏因。有羅馬教令爲之中梗。弗得合也。跋陀爾曰。唉。君頃乃研治教宗法令耶。此與病夫之讀醫書。誤正等耳。意者君所指爲第十節。誠人子不能娶父之出妻。君第進讀。不見下云苟當離異。經法皇教旨宣告決絕。則無所忌耶。勃闌迦曰。否。吾非指十節禁誡。所謂令婚不得合者。蓋在第十四節耳。彈丸旣發。的已命中。其人忽躍起。扶倚背而立。凶燄閃然。如負傷之虎。勃闌迦爲之驚怖倒退。不知以何藥力。乃能致此巨創。使懽笑之面。一變至是。跋陀爾狂怒呼曰。孰告汝者。此僅一人能言。吾知之矣。吾當取償於若二人也。言次突起疾走出門。如逢不若。沛頗全息登樓。見無他變。意始安。惟自語曰。彼何人。乃爾可怖。吾甚不願深夜狹巷中遇之也。勃闌迦遂詔侍者。更勿容此人入見。卽遣沛頗自去。獨測此語義旨。終不可解。欲待伽勃列耳返寓質之。未幾果返。入室問曰。商榷何如矣。勃闌迦曰。吾不與之成也。伽勃列耳曰。曷弗與之成。勃闌迦曰。和之所失。更甚於戰。故議已中絕。有書在是。君試讀之。伽勃列耳大怒曰。鬼謀哉。惟是三人。洵能出此。君曾以示跋陀爾耶。曰。然。曰。第彼曷爲倉皇奔出。致旅舍門者。幾欲捉之耶。勃闌迦曰。彼輩必無是想。蓋悉受其賂者也。吾明日決去此寓。幸爲我求一隱居。伽

勃列耳曰。已得其一。洛希氏既出使館。自假私宅。願與君共。其室滋宏也。勃闌迦曰。善哉。幸甚。伽勃列耳曰。然亦非幸。洛希氏失勢。法皇宮中自繇黨派皆失所恃矣。顧勃闌迦此時。安知關心自繇黨派者。惟思在故友之家。或更見摩那塞而已。因曰。吾特請君力催。期得速決。今容先詢一事。君知羅馬教會昏因律。稔其禁令耶。伽勃列耳曰。知之審。勃闌迦曰。君憶是中第十四節乎。伽勃列耳曰。十四節耶。天幸吾儕無事於此。勃闌迦曰。君云天幸何也。伽勃列耳曰。以第十四節係論私罪犯人。凡二氏中。一人犯此。則約便廢絕耳。勃闌迦聞言。疑乃立解。

第十一章

一日。伽勃列耳入見勃闌迦。顏色頹喪。歎曰。比來事無可望。蓋以君之保傅。新教徒也。今茲止有二途。尙足補救。或遣我別求舊教律師爲輔。否則吾自改入羅馬教宗。此二策中。似以次者爲簡。勃闌迦疑其戲。微笑不言。而伽勃列耳色甚莊。復曰。爵夫人。吾以君故。不惜背棄先祖崇信。遘天下笑。今晨已乞宮中主事祭司。爲吾受洗時主者矣。勃闌迦感極。力握其手。越數日。伽勃列耳行改教儀。入

羅馬教會。報章盛傳其事。人皆仰望。律師此舉。其誠足以動人。於爵夫人訟案。必得良果。又越七日。讞竟決。允與離異。惟婦禁再適。夫則當前婦在世。亦禁他婚。此旨一宣。實卽勃蘭迦蓋棺之日。猶生瘞矣。顧侯爵夫人亦蒙大厲。倘出妻一日不死。卽莫希成禮。就壇前揭新婦之翼。設有人懷甚憾於少婦。欲以一網盡此二人。則設計之巧。蓋莫逾於此矣。法皇令旨。除上所言外。別有附記。蓋以勃蘭迦尙戴迦勒里之姓。故公爵應歲給萬二千金。供其起居。並割迦勒里邸之半。金珠奩飾。亦悉返之。凡此大抵由伽勃列耳之力。使其無是。則勃蘭迦見棄而後。更無依歸。故律師改宗。亦受福報。惟法旨又定爾後弗去羅馬。則邸宅歲資。始能享受。此節亦正有根據而來。蓋上文旣禁再婚。而遵守與否。殊不可信。故惟留之輦轂之下。自監視之。而法之善者。又莫如居之羅馬。終其天年。爲意亦至深重。較之作嚴辭禁諸尼寺中。良少恕耳。

勃蘭迦旣受旨。卽往取迦勒里邸應得之半。別置婢僕。以備潛居。產地歲入。正等公爵所與資。因不憂匱。卽奢華亦敷。宅正面諦貝爾川。他一幢則臨大道。各有院落。隔以崇牆一堵。昔曾有長廊相接。今已堙塞。僅存門戶賸迹。卽就之作暖鑪。後有鏤鐵圖形爲飾。勃蘭迦乃定爲寢宮。將於此辟居。隔

絕人世。不復與通矣。

訟結之次日。勃蘭迦見其摯友陀爾曼提夫人來訪。自言已與什曼提伽勃列耳定約。將在羅馬成婚。歸匈加利。以伽勃列耳有事於故鄉。當返就之也。勃蘭迦始恍然悟律師前日決意改教。不惜棄其祖先所宗信者。正自有故。雖云因緣所在。固以自全責任不負寄託而然。顧真意所寄。則在得陀爾曼提夫人之諾。成禮而歸耳。夫人爲舊教信徒。非與同宗。勢不能合也。伽勃列耳旣得勃蘭迦酬贈。遂偕其新婦上道。返故國匈加利。吾書至是。亦暫與此君別矣。

勃蘭迦以一弱女子。獨遺羅馬。孤伶無寄。深自韜晦。幾與世絕。未嘗一與集會。深恐行過人前。便相耳語。指之曰 *Isa condemnata* (沈淪者) 也。且亦不面一人。僅神甫七日一至。受其懺摩。所懺

者爲不信天不服人。直作幻夢於醒時。妬他人之幸福。又或嫌忌禱籲。憎恨人生。如是而已。第鄰室中。則哀歡正異。時有笑語出院落間。雖重垣爲隔。而人聲尙能飛渡。勃蘭迦聞之至稔。或觸舊恨。時奔走室中。不能自已。逮入夏。意大利嵐瘴爲害。中人成疴。時作時止。勃蘭迦常病。三日一至。閱六禮拜不瘥。醫勸避地。一易空氣。否者疾莫愈。特知勃蘭迦不能去羅馬。因不令遊瑞士。祇命居帖伏黎

及馬里阿山左近。然此亦必請之法皇。未幾命下。允日中可居馬里阿山。惟薄莫必返羅馬。苛細之政。而有良道德善法律爲之後援焉。無可言也。顧卽此朝夕馳驅。與秋山顛氣。乃亦大效。勃蘭迦漸霍然。體亦復健。是時羅馬政海中。正有大波湧出。而勃蘭迦了不留意。舉世囂囂。競言自繇。然於己何有。縱盡此六合。悉得自在。而彼之於愛。未自繇耳。

第十一章

少婦獨居。與世界絕。將永永蟄斗室中。送其華年。盡謝人生歡愛。而其幽居別館。乃極風華。原屬人世迷樓。爲情天神女及時行樂之地。斯殆天意不仁。故以相弄者矣。勃蘭迦寢室有火爐。壁飾刻鏤絕麗。望之如白石浮雕。然實爲畫圖。不施雕琢。第其術至神。因直逼斧削。卽就視之。且不易辨耳。圖爲女詩人薩波臥象。抱九絃之琴奏之。絃孔皆真。貫以琴線。勃蘭迦每臥視之。及次日晨覺。首迎睡眠者。卽此畫圖。蓋圖與榻對。故朝夕相見。且薩波又能以靈迹自現。令人益懽。勃蘭迦恆聞有神秘之音。出自琴絃。發爲小響。或竟成調。鼓豔歌數曲。日日聞之甚審。幾能覆案寫之。又時有人聲。模糊

入聽。如乘風氣自遠而至。每值薄暮。怪響卽以競作。勃闌迦亦不告人。但自喻解。意或神思所凝。爰生幻覺。深恐以是語人。且指爲狂惑。幽之鐵檻中。則視迦勒里離宮。當更弗愉矣。一日黃昏。勃闌迦將就寢。小立鏡前。忽聞薩波鞦笑有聲。因大驚。手中燭墜地而滅。笑聲又作。急奔入榻中。舉衾蒙首。屏息而臥。久之始敢出視。孤燈明滅作微光。照見壁畫。遙聞笑聲蚩蚩未已。勃闌迦益懼。思此聲胡來。甯又神思所結。或僅夢想耶。使圖中美人洵有生意。又胡爲踏歌笑語。僅聞之夜中。而白晝了無聲息耶。

勃闌迦獨居羅馬。轉瞬已十一月。冬季多雨。不便行旅。遂不復至馬里阿山。惟靜伏室中。入夕則對火癡坐。注視鑪後所飾鳳凰。是物爲非涅伋羅初棄斧削而習鍛冶時所造。顏色燿燿。毛羽燦然。皆用五金貴物及青銅白鐵之屬爲質。備極華麗。而其目尤美。外繞赤環。光輝四耀。鑪炭偶爆。火光動搖。倒映鳳目。隨之黏爍。益宛然如生。一夜。勃闌迦方凝眺其目。而一目忽失。僅留空穴。窅然而深。未幾鳳忽動。羽聲肅肅。如齒輪相軋。倏忽遂逝。似出煙突而去。壁後現巨隙。鑪火方熾。頓作小響而熄。狀如被水。室中黯然。止殘燈微作光色。尋見素衣女子冉冉出鑪中。前致辭曰。吾加爾陀理跋侯爵

夫人也。勃闌迦目擊諸怪。又聞來客姓名。益復驚愕。客顧其身。衣柔驪之衣。令見者疑爲古教神女。金髮不整。亂挽於頂爲髻。顏色微白。目炯炯作碧色。朱脣半啓。時若微笑。舉止妖豔。無不可人。時自述其名。繼以一笑。勃闌迦聞之滋稔。蓋卽薩波之笑聲耳。因癡立視之。自疑入夢。所見非實。而客又笑曰。嘻。吾由此道訪君。不亦可乎。不具衣冠。不事通白。惟自君鑪底出也。第知君不肯見過。因特自來。此實吾儕二宅往來最便之道。君乃不之知耶。火鑪之背。蓋祕戶耳。按此碧瓦之左。鳳卽飛去。更按其右。便復來歸。君見之乎。言次進推其機。鳳果復下。客又曰。壁背僅具一機。倘欲啓戶。祇以鑰旋之可矣。第必先去烏目。爲下鑰之地。吾見室中二鑰具在。便知君未識此祕。一係君物。今請歸君。否則生客得之。或闖入爲君患。今能自司啓閉。已可高枕而臥。無慮他人見擾矣。隨出鑰授之曰。爾後幸亦過訪。如吾訪君。第猶有一事。卽君室時儲鑪火。人非古聖列女。安能跣足過烈火之上。今有水一尊。君可隨意滴火令熄。水爲藥物祕製。專用於此。又有發火者一尊。則無他祕。惟石腦油耳。今請試之。君室寒。吾又僅著輕綃來也。藥下。火果大熾。勃闌迦與客相對。凭臥椅而坐。驚疑莫定。因復仰視薩波。又聞笑聲。侯爵夫人曰。君視薩波。前不屢聞其歌笑耶。善。君今日當知其故。昔有妬夫。曾作

夾道接此二宅。古傳有陀尼休思故事。不知今亦有之。壁上琴絃之孔。後接空管。直達吾室。妬夫可
 由是聞其婦室中聲息。今室歸我二人。故君能聞我歌笑。我亦聞君哀怨之聲。以異國方言。時作歎
 喟。無一歡時。三日以前。吾中夜偶覺。聞君微吟。第僅記其一語曰 *De profundis ad te clamavi,*
Domine. 君勿驚。適非入夢。吾信加爾陀理跋侯爵夫人。或曰美吉理妮也。今夕吾闖入君室。第明
 日則可自繇納我。又明日君當爲我佳客矣。倘爾後彼此獨居。卽以管傳言。俾得過從。行當結爲賦
 友。勃闌迦思吾乃與此人爲友。不覺微驚。侯爵夫人又曰。吾愛君久矣。數禮拜以來。二人日日相見。
 同踞禮拜堂中。蓋吾禱甚虔。未嘗或後。而君未見我。惟俯首誦經。不一視鄰人衣履。然吾則時時窺
 君。吾每日必禱。凌晨乞赦今日之罪愆。及晚懺明日之惡業也。且吾儕相憐。更有他故。卽爾我同負
 窮冤。皆無室處。而緣是憎恨人生。亦正同病。特所以行之者不同。君離羣索居。安於哀怨。吾則善遣
 吾生。及時行樂而已。使吾亦力強如君。至願倣法。第吾不假他物以亂心曲。則一日之生且難。君強
 而我弱耳。曩聞君力顛憾者。乃至欽仰。君不聞彼謂書出吾手耶。勃闌迦大詫。諦視不語。願終告之。
 侯爵夫人曰。彼言誠噫。此二子洵鬼蜮之尤。陰鷲無似者哉。吾以發其密謀。遂爲怨府。厥後乃聞君

事。報之滋當。善夫第十四節。誠辟彼僮夫之良法也。是人嘗以隱事相告。謂數年前假良友之名。贗造一券。而券爲所得。罪莫可遞。一訴之法。已便立蹶。將永付禁錮。故罪人朝夕惕懼。深有所謀。但能脫此法網。他所弗惜。因定二計來乞援。一託以術蠱少年畫師。用我笑顰之力。顛倒其心魂。乘間令出故券。言已笑視主人。如自驕其妖冶。足以傾城者。勃闌迦不覺懼而自却。侯爵夫人曰。其一。則設少年不允返券。便殺而劫之耳。勃闌迦以兩手力逼胸臆。不爾者且狂踣。而客又曰。然吾一無所取。皆拒之矣。吾蓋知少年素敬愛君。君亦爾也。勃闌迦疾起。步室中以掩其赧。侯爵夫人忽笑曰。君可坐。吾儕且置此勿言。君知我無意於悲劇。所欲者喜劇耳。今二憾已棄羅馬而逃。比來市衆譁囂。必不敢返。否亦惟待戰士薄城。與軍俱進而已。迦勒里全邸已歸我輩。正可傾談。無慮岑寂。第今日告別。清話已久。吾欲睡矣。鑪火復滅。間道又啓。客已不見。勃闌迦回思數月來獨居一室。戶闌不扃。爲之駭戰。因默計將窒此祕戶而遷居別室。不復問乎。抑與之周旋往來。弗懷疑貳耶。雖百事弔詭。遇之滋懼。顧與客長談。則或能聞事關畫師者一二語。意因復動。已而希望之力。終克疑慮。遂決以明日見加爾陀理跋侯爵夫人。

次夕。勃闌迦許侍者出觀劇。演奧軍敗於意人之狀。自理茗具。攜之入室待客。乃取琵琶撥之成數調。薩波卽應聲而和。未幾。鑪後彈指有聲。勃闌迦曰。進言已鳳起。吉理妮已現。作時世裝。朱粉鮮明。盤髮如英國式。被緋衣。上圍瓔珞。頸巾裙幅。皆錦繡極華。履高底小蠻鞞。鞞尖約略可見。勃闌迦詢之曰。君出遊乎。侯爵夫人曰。吾特爲訪君來耳。勃闌迦曰。願何以知吾方相候。曰。昨有舊約。且知君盡遣婢僕。必相待耳。勃闌迦曰。君亦知之耶。侯爵夫人曰。然。以吾僕亦與偕去。此宅僅吾二人矣。凡少婦索居。二人相對。覺外此一室。更無人生。則自生一種暱愛心情。益以神闕莊嚴之感。勃闌迦爲客去冠巾。隨發鑪火。侯爵夫人則撥琵琶。歌法人穆瑟豔詞數章。聞之溫和儂作。有南方之氣。主人煮茗相款。且詢客禮名。侯爵夫人笑曰。君不聞人呼我吉理妮乎。勃闌迦曰。然此非君眞名。君洗名非吉理妮也。侯爵夫人曰。吾卽以此自號。呼吾小字者。僅教父一人。故聞之每不禁投地膜拜。自憊罪孽。如臨禱然。且吾與此名亦滋悖。名云羅什那。而吾顏色縞白如月光。惟君有此紅顏。合得花名之羅什那。吾當名勃闌迦。字阿素也。今請與君易名。君呼我勃闌迦。吾則呼君羅什那。何如。勃闌迦大笑。女子而笑。已半負矣。侯爵夫人又曰。吾儕今可傾心談笑。竊聽者暨間諜皆去矣。羅什那。君殆

未知宅中婢僕。皆人訶者耳。君門者夫婦。置有簿籍。載君行止。出入者何人。投刺者何人。君接見者何人。驅車至於何地。此蓋得自君之御者。又君所訪誰氏。以至道中間訊之人。靡不悉記。女侍亦盡讀東牘。蒐索衣袋。卽園丁且有小冊。記所摘花木。蓋花亦自有語言。故吾願君勿蓄鸚鵡。否亦能訶君隱閼。勃闌迦驚曰。孰乃疑我如是。侯爵夫人曰。君甯不憶丈人遺命耶。小有不慎。卽貽戚屬以口實。立奪君百萬金資。分爲公產矣。且迦勒里公爵所輸歲金。亦將中絕。勃闌迦坦然曰。人欲相訶。任之而已。吾於人無所隱諱。侯爵夫人方自注熱湯。持盞答曰。率哉。婦人自信何易乎。隨啜之。復曰。熱哉此水。勃闌迦起。請至食室取冰。侯爵夫人曰。君不畏獨行耶。勃闌迦曰。然。燈猶燦也。遂出。客卽翻其畫稿。見中有古劇場草本一紙。及勃闌迦返。乃曰。君繪事良善。勃闌迦曰。此吾獨好耳。侯爵夫人曰。今觀劇場此意。乃憶洛希家所見圖。勃闌迦顏色自若曰。畫師之圖。或亦正取此意。侯爵夫人曰。吾近過其畫居。聞有絕作。至可歎賞。圖爲少女倚劇場石闌而坐。日光穿絳繖下。正映其面。而女郎容色慘澹。與初上朝陽讐比。視之妙感人意。吾願出二百斯古提購之。而畫師不肯。謂此畫蓋所弗嚮者。勃闌迦爲之廢然。如師子搏兔。旣入其握。無可復動。侯爵夫人徐闔畫帖曰。羅什那。彼輩男子。

至可恐者耳。男子役吾婦人。不啻婢妾。然婦人終當蓄念。謀有以自脫羈縛。言已忽躍起疾走。狀如中惡。勃闌迦急隨之。乃見獨坐鄰室隅次。詢之曰。君泣耶。曰。否。吾生歡樂。無逾此時者矣。然勃闌迦視之。則美吉理妮眼角。見淚痕焉。

侯爵夫人起。就比雅諾臺奏格多納流人一曲。此曲經塞列多夫人演舞後。始盛行歐洲。轉語勃闌迦曰。君有此譜乎。勃闌迦曰。無之。然記其譜。侯爵夫人曰。然則幸一奏技。勃闌迦如所請。客便爲之舞。其舞容宛轉。蕩人心神。筆墨莫能摹似。使男子見之。能不感歎。而勃闌迦亦驚眩失主。不克自制。瞬遂誤按。舞者連呼促之。然竟不能下。侯爵夫人曰。唉。君忘之矣。勃闌迦曰。吾目視君。便不能奏。客亦信之。勃闌迦又曰。以君媚態。直可使男子狂死耳。客乃挽其臂歸舊室。曰。男子虐吾婦人。故吾儕亦有以報。孰敢犯我者。其人禍哉。必喪其心魂。然後已耳。吾能驅羅馬都人。使之狂亂。君敢置贖否。吾第言爲傷兵募金。登場舞格多那之曲。行見一城紛擾。競以花環投我。埋我花中耳。勃闌迦曰。吾何敢。吾負必矣。侯爵夫人遂述迷藏之會。邀之見臨。且曰。客共四十。皆羅馬社會名人。吾能一一詗知其祕。雖戴面具。亦識其人。特此非有神術。僅每客入門。皆持符券。門者受符。便就紙背記其服色。

吾就而視之。卽徧知衆客真相矣。勃闌迦曰。客乃不能仿此知君密策耶。侯爵夫人曰。然。吾家僕役。殊無一人能不受賂者。勃闌迦大笑。侯爵夫人乘間進曰。君試想四十客外。忽有他人。其來旣不由戶。且無謁刺。亦無車號及衣裳物色可錄。是人熟知諸客之祕。而客不能測。時則有少年畫師。坐屋角簾下。捉筆圖目前景色。惟此一人心怦怦然。獨知來者誰氏。君意何如。甯仙鄉神女。肯翩然而來。爲畫師圖中作主山耶。勃闌迦曰。顧此會所邀何人。可得聞乎。侯爵夫人曰。諾。君言當也。遂出其扇。扇骨皆象齒。上書人名。大抵一時名士。而末一人則亞陀良也。侯爵夫人復曰。君明夕可被玄衣。上耀銀星。併蒙黑羅面具。如夜之女王也。勃闌迦諾之。乃又曰。臨時吾當舉號納君。由間道至閨中。因潛入舞室。君持此扇。承吾密教。自能隨呼客名。各發其隱。客皆迷惘不能測。逮勸舞。可僞來攫我。便復逃去。吾當追捉。君卽乘間自歸。吾則更集衆客。命助我大索爲戲也。侯爵夫人辭令極善。勃闌迦不能拒。遂約而別。

第十三章

勃闌迦閉戶坐室中。備服飾將赴迷藏之會。而數日中羅馬事已大變。當轉輪時。人情喜動。謹囂迫脅。競得勝勢。道上呼噪之聲。直達室奧。而鄰室亦然。蓋美吉理妮方開大酺。宴其友也。旣而街前呼聲益厲。如野獸千萬。聚迦勒里邸前而嗥哮者。勃闌迦方對鑪立。忽見彫鳳上飛。侯爵夫人驟現。面火而立。曰。君速滅火。容吾入室。吾藥已盡矣。君不聞邸外暴徒攻吾門耶。衛士不能禦。反與之合。禍不遠矣。君急去火。俾吾客假道。自君後門出河干。可無恙也。勃闌迦從其請。待客過盡。復闔之。急隨之。循河干小逕。復出道上。隨賃車趣法皇宮。及門。閽者拒曰。法皇今日不受謁也。勃闌迦愕然。不圖一日之事。反覆至此。乃彷徨路歧。幾失歸宿。因反車。詢其御者曰。汝知洵諾爾斯加爾堪那多居址乎。御者曰。鞞工斯加爾堪那多。平民領袖耶。知之知之。彼居大劇場街。特夫人就之求履。不宜稱以洵諾爾也。勃闌迦曰。何也。御者曰。以彼索值將高。較稱以息契禪者。且逾半耳。言已。遂策馬向劇場左近。旣至。有男子出迎。體短小而狀極靈捷。見客便曰。吁。毋多言。吾悉知之。吾息契禪。斯加爾堪那多也。息契禪妮請挽吾臂。亞陀良寄寓層樓之上。梯至峻削。彼雖他出。而畫室則啓而相待也。勃闌迦聽已。心始甯。意鞞工當未知此來何事。第疑畫師之友。偶爾過訪。或客來求畫者耳。蓋畫師每外

出。主人居守。常爲之售畫。而畫師或亦爲賣履。勃闌迦遂扶鞞工臂。從之登峻梯。入屋山下小室中。摩那塞卽作畫於此。兼爲臥室。是中明潔如蠟。疏爽通風。前有大窗作穹形。令天光直入。而窗外山色。亦迎眸而至。甚暢人意。勃闌迦憑檻遠眺。默賞物色之美。思若有人能卜居名山。日覩此景。夫則畫家。筆補造化。互相敬愛。悠然與對。其幸福爲何如。此間景物。不異畫圖。洵非城市囂塵所能及也。鞞工時欣然曰。吁。君來。吾當示君小象。遂引客就架前。上皮一畫。有幕爲覆。徐去其幕。圖乃赫然而現。勃闌迦視之。則己象也。因大喜。華年玉貌。本屬非凡。又經意匠經營。益復嫩妙。顧勃闌迦所賞。初非畫圖。特念彼人竟已繪之。輒不禁大喜耳。主人笑曰。此圖值三千三百三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斯古提。不能減一瑣爾陀。隨以指按唇曰。吁。毋多言。吾悉知之。此皆當也。勃闌迦乃悟己方入門。主人一見識之。良由於此。鞞工又曰。畫師他出。顧苟相需者。終當應時而至。日月星辰。有時或墜。而彼決不誤。君毋多言。吾何所言。則已言之矣。洵諾黎那可歸。毋自苦。市中擾亂。君毋懼爲。言已。引客下樓。又曰。君可攜革履一兩俱。俾御者見之。似專爲求履來者。此履至良。便於山行。可信賴之。君第持之歸。有時當得其用。勃闌迦曰。然君何能知此履適我耶。鞞工曰。息契禪妮。君不憶安行寺中聖

迹乎。若彼畫師見古劇場沙上天人足迹。有不收入畫本者耶。僅以此本。卽能令斯加爾堪那多氏製一兩蠻鞞矣。故與君正適。勃闌迦色大頰力掩之曰。然吾乃無以相償。往者購物。從僕賦其值。今不與偕來。且亦未攜錢囊也。鞞工曰。無害。吾知之。吾當記之帳簿耳。來。君可攜此囊去。一至大道。卽遣御者而徒步返舍。勿乘車也。君毋懼。第挾履而行。使君有僕隨侍。當爲路人所窘。然今茲獨行。自攜革履。則不爲害。比抵家。萬事當了。今言足矣。吾悉知之。君他日償我可耳。言已。導客出。扶之登車。且作禮請更賜顧。故令御者聞之。勃闌迦如其言。安然而返。一切如故。了無毀壞。前此之亂。僅力攻侯爵夫人居宅而已。室獨安。潛思其故。僅能約略得之。心神旣甯。遂試其履。則翕然正合。乃知斯加爾堪那多爲人。非徒政治名人。平民領袖而已。卽其製鞞。技亦極善。蓋有道者也。

時亂事已定。雖尙遠聞聲息。而宅中則寂然。勃闌迦出門時。侍者亦各竄避。不知所如。園門洞開。亦無閉者。勃闌迦度窗見其狀。急下樓。思自闔之。而暗中陡見人影。大驚而呼。其人乃言曰。爵夫人勿驚。其聲鎮定。聞之極稔。入耳立辨其人。摩那塞也。前立致辭曰。吾不能由正門入。故頃自園門來耳。勃闌迦曰。吾方索君。君胡乃及時而至。摩那塞曰。吾此來無他。特與君訣耳。吾將歸故鄉。脫闌錫爾

跋。以鄉人方在難中。義必往助。若長此懽樂。吾不能俱。第禍患一至。則難復滯。比來大禍將興。侵及此谷。吾遄往矣。勃闌迦曰。豈時節已至。君乃不憚殺人耶。摩那塞曰。否。吾責在媾和。非益亂也。勃闌迦以手撫膝。已而拱諸胸。乞摩那塞攜之返。摩那塞顏色驟赤。胸臆憤動。舉手加額。汗出如瀋。吶曰。否否……吾不能與君偕行。勃闌迦震曰。何也。摩那塞曰。吾第常人耳。能永爲君衛。距天下萬物。而獨不能自距。吾實愛君。倘隨我行。安能助君守其前約。吾非神非聖。特凡人而已。勃闌迦不語。坐椅中。以手掩面。摩那塞力自鎮靜曰。爵夫人。幸更聽之。吾前謂今日訪君。特來訣別。至第二事。則願導君去此。羅馬不可更居矣。君宜今夕卽行。第城門皆有守者。去已非易。吾必爲君求一女伴。然後可行。今已得之。凡城中避難行人。自劇場門一角出者。旅券皆司之斯加爾堪那多氏。吾因知中有曷克斯伯爵夫人。將於今夕南去。故已爲君求得一券。幸自摒擋。偕至門次待車。夫人爲君良友。當不見拒。君能從吾策耶。勃闌迦曰。然。吾謹謝君。摩那塞曰。不數時。當見君南征而吾北向。吾二人間。有意太利全國爲之障。不亦善耶。勃闌迦默然。惟出其手。與摩那塞爲禮。意示然可。

越一時。摩那塞已偕勃闌迦立城門簷次。待伯爵夫人車。未幾聞輪聲漸近。止路燈之下。勃闌迦見

御者服色。卽識車中人矣。乘門者驗券。車門大啓時。卽進而自白。御者曰。君何爲。勃闌迦回視其面。似曾識之。而猝不能憶。且辭色高貴。似非素居人下者。乃復進掣乘客衣袂曰。伯爵夫人。君亦去羅馬耶。幸挈我偕也。顧戶忽闔。亦不之應。勃闌迦急呼曰。伯爵夫人援我。毋任我野死也。又不應。御者力引之去。自登車而坐。微語之曰 *Hil papai* 咦。此法皇也。今潛遯矣。下地神君百王元首世界執法之主。今亦自逃其生。而棄其囚於不顧。勃闌迦乃覺前此誓約。悉已斷絕。卽出胸前所藏櫻葉碎之。怒擲車後。轉身語摩那塞曰。君可攜我去。任所之矣。

第十四章

摩那塞旣去羅馬。將歸脫闌錫爾跋。先取道兌斯。其地尙甯謐。行旅較安。道中時遇軍騎。第不爲擾。任客自去。摩那塞設計至周。凡旅中長物。無不悉備。以是二人雖入廢村。亦無所苦。村爲敗軍蹂躪。物力竭矣。客入道周旅店。索一飲一飯。而不可得。雖有情懷財幣。莫能致也。時天氣清佳。爲年來希有。秋日晶明。及冬未變。摩那塞久於客遊。所過村落山川。一一知其名。便爲勃闌迦縷述其古蹟往

事。及登那提般涅山椒栗林。遂爲言當時山賊之魁多爾跋陀尼修思故事。其人雄暴無倫。遠近震懾。後爲村人所捕。遂以僂死。所居山穴。至今猶在。中有石几鑪箒及所飲之泉。摩那塞又述山中人獵熊及掘金之狀。金時有所獲。故掘者遂益多。山腹玲瓏窪陷如蜂房矣。遠望深谷之底。有山靈騰起。飄然如水氣。色正白。山間人卽就此神宅。羣搜蘊藏。第以實言之。原非靈怪。蓋鎔冶鑛石硫黃信石之氣。偶上騰耳。鑛人終年如是。日受毒氛。在理當有所損。願終力作不息。健安愉樂。男子強武。婦人美好。人人戀此山家。流連而不肯去也。

一日薄暮。遙見前有人家。摩那塞指以告勃闌迦曰。此柯羅士跋爾村也。二人行漸近。見村中駐民兵一旅。自爲保衛。摩那塞時已近故鄉。人皆相識。當不須更出旅券相示。願忽有人進捉其臂。揚聲曰。若將潛過此村。不出符券耶。善哉。若策信善也。摩那塞顧視之。其人短小精悍。衣什克勒粗衣。長鞞鉅帽。兩臂甚修。不稱其體。短髯凌亂。張其脚直立客前。如欲相撲。彼豈欲招摩那塞共一角觥耶。勃闌迦正驚視間。而二人忽互抱。親吻於頰。摩那塞先呼曰。亞倫吾兄也。其人亦笑曰。然。摩那塞。吾亞倫也。言次披其短衣。轉視勃闌迦曰。女士何人。甯卽吾儕將來之弟婦耶。神必福君。第請君少俛。

俾吾一親君頰。勃闌迦如言。亞倫大悅曰。吾髯鬚。懼刺君頰。今君不言。吾樂何似。此髯已四日不薙。吾來此三晝夜。坐候吾仲及新婦之至也。摩那塞問亞倫曰。特吾二兄西門暨大衛何如。尙生且安善耶。亞倫曰。然。二人尙生也。若甯忘教旨乎。吾儕之生。永永無既。第二人信尙生人世。又語勃闌迦曰。且思來迎新婦。各得新花一束也。勃闌迦微笑。答當如願。山林之中。秋花正多耳。亞倫曰。然。隨路野花。皆可採拾。吾儕所出前路。花蓋夾道而生也。君如不信。可視我冠上花枝。尙鮮豔如故。此蓋得之妥爾陀峽谷中者。君曾聞妥爾陀峽耶。人間勝地。莫有其比。君若一見。當終生憶之。是地野花如繡。芳菲豔美。爲自然之名園。且君又可見波栗迦氏遺穴。彼乃古刺珂什大將也。自此更進一步。便爲邊石。吾儕抵家矣。今歸路出林中。君樂之耶。勃闌迦曰。無過於此矣。時摩那塞牽亞倫之袂。低聲問之曰。君將導吾儕出妥爾陀峽道耶。亞倫亦低應曰。然。外此無他道矣。

時忽聞角聲大起。有騎兵一隊自大道來。衆皆新募。領以少年。騎而先。亞倫指之謂摩那塞曰。視之。彼跨高頭大馬而來。傲岸何若。如我者一偃蹇走卒。彼且不屑盼矣。嘻。弟來。若對女郎不加青眼。試自呼是何騎士者。唉。若傖父也。亞倫隨呼少年至其傍。其人面目容態。酷肖摩那塞。不可猝辨。二人

相差。蓋僅一歲而已。少年進與摩那塞握手。相與問訊。且互諦視。摩那塞曰。弟將胡往。少年答曰。吾行爲二兄復仇耳。摩那塞曰。吾則往救之。亞倫曰。吾出爲吾國戰也。少年俯首與二人別。亞倫呼曰。唉。若莽夫。若臨行。亦不請新來大姊一賜吻禮耶。少年色頰如女郎。答曰。待吾立功歸來。請之未晚。嫵肯許我。卽與尸而返。亦吻我耶。勃闌迦握其手。而懼色無端現於顏色。少年見之呼曰。毋懼爲。吾未必死耳。 *Eggy az Isteni* 亞倫應之曰。 *Eggy az Isteni* 少年卽以韉距觸馬令疾馳。復返其隊。亞倫乃曰。吾儕可行矣。隨引二人至村端。有亞陀良氏別館一所。每以事至柯羅士跋。卽寓其中。宅傍有園圃。今貫諸村人。居者一婦人。見客便起。爲備夕殮。勃闌迦亦入廚下。助之治庖。惟婦人已受誡。言弗及近來亂耗。且授意使爲之辭。蓋摩那塞欲攜其新婦。安返故鄉。不使少遇驚擾。因立此計。時婦人方烙麩。乃謂勃闌迦曰。吾不知君能夜行寢車中否。每逢蘋果熟時。吾攜果至市。輒夜宿車上。或閱半月。凡事久亦安之。今諸郎擬夜發向妥爾陀。蓋明朝爲珂羅士跋大集之日。估人負販。皆逐隊而至。且有村農驅其羊豕牛羣。競來赴集。市路且塞。若待旦而行。不可過矣。勃闌迦深信二伴。凡所計圖。無不悉聽。故於此了無所疑。亞倫時引良馬三頭出廐。駕之車前。羈絡旣已。視摩

那塞曰。洪水在吾後。烈火在吾前矣。蓋扶刺赫軍頃已據妥爾陀峽道鄰山。且聲言將薄多洛支珂。雖居人勇敢。不爲所懾。第日來新有傳言。云迦略尼將軍方領奧軍一旅。自海耳曼斯達來會。此信一傳。妥爾陀居民將立奔竄。走柯羅士跋。爾時道路乃信將雍塞。決之逕過。殆不可得。故謀遄行。不可須臾緩也。

勃闌迦已習夜行。聞二人計。便欣然應之。不復有問。蓋思歸之心既日深切。而隱約中亦覺有禍患來追。故益欲遄行。不少留滯。每臨隱禍。大家女士恆能晏然處之。其堅忍之力。蓋至無限也。車旣駕。亞倫與摩那塞前列自爲御。車後坐席。則悉歸勃闌迦。勃闌迦身披鬪毳之屬。以禦寒氣。深坐車中。望之幾不可見。夜行計畫。雖經亞倫摒擋。使無滋慮。顧時勃闌迦忽若有覺。疑而問曰。亞倫。駕車之馬。胡以皆鞍耶。亞倫徐曰。然。此脫蘭錫爾跋風俗然也。吾儕御馬。皆被鞍韉。亦猶斯諦利亞人之懸木株於馬頭耳。勃闌迦乃安。亞倫驅車。不事羈勒。但放轡縱馬自行。馬皆什克勒名產。育於山中。能力馳一晝夜不息。亦無需水草。逮釋令休止。少與之食。復能前進。疾走如故。且自知止作。不待御者鞭策。上山則力引。下阪則徐步。平野則疾馳。前有車馬。則必先之。後聞輪音。奔輒益速。途遇旅店。則

自止也。亞倫側坐車前。爲勃闌迦述古事奇迹。滔滔不窮。皆可娛笑。已而車登峻阪。亞倫見勃闌迦癡坐無聲。垂首至於臍。漸入沈睡。遂不復言。探衣袋出金函時計。以指捺其柄。就耳際聽之。自語曰。十二時半矣。亞倫爲人。陋外而慧中。亦猶黃金貴器。在麤匣中也。病於勞作。手足胼胝。而心靈函智。乃至無量。生而機警。捷於言辭。敏於觀察。雖臨大難。蕭然自若。不改其常度。易言名之。蓋具德之什克勒人也。亞倫聞鐘已。隨轉語摩那塞曰。女士已睡。吾儕曷少共談乎。若問二兄見獲之事。吾當溯其原始。俾得盡知其狀。若知自繇初生。其么小如嬰兒。待人之哺乳。若其距躍呼呀。不吮乳而求喋血。則亦吾儕所無可奈何。故多洛支珂少年盡入軍籍。今在第十一第三十二暨七十二隊。若或問吾儕山民。旣已一生轉戰地腹之中。爲國宣力矣。胡更與軍旅之事。則若意殆謂吾儕鑿鐵山中。斯已足矣。奚必易金刃以登戰場爲。且前此安特萊二世貝拉四世之令旨。特許吾儕免役。又何謂耶。摩那塞言之無益。若方遠出。未在故鄉耳。使若當日在此。目擊大衛立市場之中。申諭少年。旋即掛劍乘馬而去。若亦惟隨之行耳。萬家皆火。皆更安能遏其燄耶。村中少年時皆盛氣。有如烈火。欲挫抑之。又安可得。且今日之戰。非同常事。自繇將危。與多洛支珂至有係屬。扶刺赫人頃已合圍。益以

維也納官軍。爲之慙息。羣起相偪。吾儕更有何術。止自衛而已。村中子弟至悅吾家伯仲。必欲推爲渠率。若或將斥村衆。胡乃自任其魁。陷於俘虜。雖然。若勿聲。毋爲是言。時摩那塞靜聽其兄。本末一語。亞倫乃又曰。若行當知之。吾家二子。故非愚夫。昧然不察。自投於難者。當巴刺士法跋扶刺赫人。大會後。繼以亞陀格法跋什克勒檢兵之舉。爾時吾儕自顧。已如海中孤島。子然無依。扶刺赫精軍十千。摩伽統之。四出見襲。而吾儕甲士數盡三百。適如勒阿尼陀之衆。在諦摩比勒時也。伯兄貝多爾德齋戒後。卽見殺雞爲饌。且不能忍。若其人羣喋血。自更力距。因勸村人不如暫與敵成。吾儕乃謀孰能任此。則終屬之西門。彼持素旗以趨敵帳。敵乃囚之。不聽其返。大衛蹶起從之。請以賄贖。而敵亦攫之。並囚二人。且力偪多洛支珂納款。聽其進軍。否者將縊二士於村外。第吾儕任其威嚇。不爲之動。使村衆尙存一人。決無退降之理。若卽有梗言。力聒吾耳。吾心決弗能易矣。他人若以理來。吾曹當報以理。第人如見齧。則亦惟反齧之耳。吾意殆惟一事與若相同。卽設彼輩竟縊二兄。斯爲極大恨事。良士不可以纒索辱也。士不可辱。惟殺而已。然此又何能爲。豈吾儕尙能猶夷。視二士之死。與全村之亡。孰爲輕重。他人之善。誰不如彼耶。故若雖力爭。終亦無濟。吾今惟偕若返多洛支珂。

如二兄不歸。當代爲長。若曾在維也納羅馬。得見巷戰。當知其術。外此可無他言。吾決弗聽也。摩那塞不語。僅聽其兄自述。竣畢乃曰。亞倫。若頃所言。吾無詰難。可攜我返多洛支珂。速行爲佳。第此道已不可過。若不見前路揚塵迎面而來耶。亞倫曰。唉。若目力至銳。乃能月夜見此。吾竟未前見也。此必妥爾陀之民。乘夜遄行。與吾儕正同。然今不能出此道矣。若勿憂。須知狡兔自潛。不止一穴。若見右向峽道耶。循此以往。可達阿刺夫納。是地居民皆扶刺赫人。第左袒吾儕。因斷髮以作證。復次則爲聖刺士洛。居者摩陀爾人也。吾儕驅車。可直抵此。惟峽道頗惡。須一人扶車而行。俾免顛覆耳。今可起女士。令自扶搯。否者且仆。雖然。毋懼爲。馬力可恃。且車爲多洛支珂製器。適遠行也。時車暫止。勃闌迦適覺。摩那塞轉與談星光月色之美。且吻其手。囑引毳自覆。善避風露。亞倫已勒馬進向峽路。嶮巖不便於行。路皆棧道。直穿幽谷而過。有時或臨懸崖。巉巖可怖。亞倫時止其車。俾馬得以呼吸。妥爾陀來車行大道上。輪聲轆轤。清夜聞之。宛如遠地雷音。引首遙望南北。則有紅光隱約現於山椒。勃闌迦視之曰。美哉。而不知此星星者。乃凶人烽火。將召衆以行劫殺者也。已而路轉。車經山坳。在連山之間。視月下景色。益復美秀。谷中有清泉亂流。泡沫紛飛。汨汨作響。上架木橋。

前望乃見人家。上有樓居。製甚簡樸。四周圍以闌柵。別有小屋五所。環宅而立。屋制皆如之。車前距宅尙遠。卽聞犬吠。繼以雞聲。亞倫問其弟曰。若知息比略奴之家禽耶。摩那塞返問之曰。若乃稔息比略奴。且知其人畜雞乎。亞倫曰。然。吾知之審。息比略奴爲扶刺赫產。顧亦匈加利良士也。而其雞殊珍異。牡者色白。而頭頸與突厥雞酷似。且亦鳴喚。發爲宏聲。是蓋家禽珍種。息比略奴寶之。不肯輕去。以博大利。且防範盜賊。守之極嚴。故畜衆犬也。彼若聞吾儕車聲。當出廊下發銃。第向空而射。使吾儕知其未睡。無間來者爲友爲仇。皆待與相見也。時吠聲益厲。犬皆探首籬目。相和而嗥。隨聞內有銃聲一發。勃闌迦驚曰。噫。彼發銃矣。亞倫曰。勿驚。彼非射吾輩也。因高呼曰。息比略奴勿射。吾儕有女伴同行。不能聞此聲也。時聞犬聲擾亂。似有人撻之使靜者。戶隨闢。一壯士現。長可六尺。衣羊裘。毛毳外向。攜白棊。一見亞倫。便操羅馬尼亞語與之問訊甚歡。繼以溫語。勃闌迦聽之。了不能解。惟見其人以手指山上炬火。面作驚色。已而解馬引轡。牽之入門。勃闌迦問曰。吾儕胡乃止此耶。亞倫曰。息比略奴言今夜吾儕不能更前。以日來大雨。道路沖決。深夜冥行。或虞躓蹶。故吾納其請。卽假主人簷下。度此殘宵耳。亞倫所言固誠。然僅其半。蓋扶刺赫人留客止宿。非爲水害。實緣山巔

烽火故耳。

主人驅犬使散。引客人室。有村衆自暗中出。詢來者何人。當離亂時。村人恆自警衛。殊無一夕得以安睡。惟披衣假寐。聞警輒起。巡視家屋廐次。以備不虞。息比略奴有女。壯健似其父。容貌整麗。如古羅馬人。聞父呼。乃出。抱勃蘭迦下車。攜之入室。如提嬰兒。室小而精。柱版皆爲栗木。咸極光緻。入門卽其庖廚。亦甚整潔。多附白鐵爲飾。其色瑩然。竈中餘燼未滅。第加木屑一掬。火卽盛發。竈依牆而立。以甃瓦爲壁。故竈火常然。亦藉以暖他室。主人父女見客。禮至誠敬。息比略奴自設食案。其女則事烹飪。所出飲食。皆極精美。力勸勃蘭迦加餐。其語彷彿意大利。顧無一句可解。亞倫乘主人出室。私語勃蘭迦曰。彼二人皆能匈加利語。顧今則不操他國方言。惟作羅馬尼亞語耳。勃蘭迦時知主人之女名嬋那比亞。當就坐時。嬋那比亞似欲前吻客手。而勃蘭迦不肯。惟抱之。且親其頰。其父見狀大悅。勃蘭迦不解所語。惟自舉止容色。得測其意。息比略奴先舉手按頂。旋撫亞倫之肩。自吮其指。引手向天。又搖其首。張目上視。鞠躬甚卑。已復直立。自搏其胸。終乃伸其巨手向客。如示撫愛。勃蘭迦不審主人何作。意殆見客禮其女。故忻慰耳。息比略奴言已。卽疾走出庭中。已而聞雞聲喔喔。

主人復返。攜雞二。繩繫其足。牝牡各一。頭頸毛羽燦然。酷肖加耳格答之突厥雞。蓋珍種也。息比略奴以雞進客。勃闌迦含笑受之。念于歸而後。當事持家。今得此禽。正爲其昉。而主人不俟客謝。便又倏出室去。亞倫語勃闌迦曰。君勿輕視此雞。值滋不細也。息比略奴寶其珍禽。卽遇主教。尙不肯以雙雞相獻。今獨贈君。足徵主人愛君之摯。吾儕宿此。可高枕無憂矣。有息比略奴之雙雞偕。便可截扶刺赫軍營而過。無敢犯者。吾儕有是。其用不啻旅券也。勃闌迦聞言而笑。亦不深求其義。彼蓋猶古聖列女然。所向無犯。雖徒行烈火之上。曾莫有灼其衣裾一縷者也。

息比略奴居宅。設備至周。以款來客。雖凡事有扶刺赫人風習。而待遇優渥。處之極適。每榻皆設帳幕。惟家老例不安寢。自臥庖室門次。裹以羊裘。傍置雙管長銃。亞倫與摩那塞同佔一榻。鄰室別置二榻。勃闌迦與嬋那比亞分據之。顧人當欲睡時。往往反益清醒。勃闌迦雖睡。而覺周圍事物。都非素稔。因不成寐。臥聽守犬吠聲。間以雞鳴。主人鼾聲已作。時爲譫語。夢與賊鬪。嬋那比亞睡中。亦呻吟嗚咽者屢。且斷續作匈加利語。疾促呼曰。嗟乎育那珊。勿離我去。曷吻我乎。因又呻楚。如有所苦。勃闌迦力欲自鎮。漸使入睡。而不可得。客居二室。僅以版壁爲障。勃闌迦傍壁而臥。因聞摩那塞亦

輾轉榻上。似與人鬪。且曰。否。吾不縱若行。若可投吾鄉於血腥中。且以燹火爲國人施洗。第吾終不能棄之而去。若旣手植危厓。爲之周障。使平和之民。長養其間。而吾方攜新婦。將赴其地。今若必仍爲我復之。還我樂園。吾將與若相角。若不能揮我使去。吾必待若見福。始肯釋也。言次益復爭札。而揮擊所中。悉在亞倫身上。亞倫久不能忍。起摩那塞而問之曰。若頃與何人撲耶。摩那塞曰。與神撲耳。亞倫曰。如雅各之在彭尼爾時乎。曰然。吾必待其見福。始肯釋之。如雅各在彭尼爾時也。亞倫曰。慎之。恐彼或折汝脛。亦如雅各也。摩那塞曰。神意欲爾。亦任之耳。言已隨轉面向壁。勃闌迦於無意中。亦轉而向之。遂皆入睡。神福二人。且語之曰。吾耶和瓦。萬能之帝也。汝曹其福。永益繁衍。將自汝種。肇生民庶。盛於罔替。以汝力已勝天人。亦當勝人世也。

第十五章

仲冬之月。日上滋遲。勃闌迦破曉卽覺。而闔宅已悉起。摩那塞進白自此當以騎行。勃闌迦聞之大喜。思前見三馬皆鞍。殆卽爲此。因忻然聽之。及入庖室。朝食已具。類極豐美。乳湏甚溫。肉臘細切作

片。山蜜色白如霜。長頸之罌。中貯果汁家釀。亦有乾酪。包以松皮。氣息芳馥。皆非城市所有。勃闌迦噉食至飽。主人視之大悅。悉裹所餘贈客。令必持去。逮發。又令其女同行爲衛。勃闌迦上馬大笑。思婦人乃亦據鞍。不異男子。顧見嬋那比亞亦騎。始不復疑。且以爲樂。而山馬步又至調。不啻坐兒筐中。了無震動。二女子騎而先。男子尙滯。坐馬上受主人酒爲別。此蓋扶刺赫人風習。未盡此禮。不任客行也。已而入林。勃闌迦乃顧其女伴曰。嬋那比亞。曷呼我勃闌迦以匈奴加利方言閒話。吾聞君夜來獨語。操之甚善也。嬋那比亞陡引其繯。又手作禮。微語曰。嗟夫聖母。幸君勿洩我宵中所言。且勿詢我。時二人方並騎登陂陀。勃闌迦樂甚。幾不自禁。林中短草爲宿霜所被。一望皓然作銀色。時有日光穿林而入。霜點點溶解。下現草葉。與霜雪相映。色更深碧。叢林茂密。如入古寺招提。嚴肅無聲。僅枝頭棲鳥。偶作歌嘯。來破岑寂耳。林間有孔雀二羽。見人驚起。飛集馬前數步。已復翔去。時山路益嶮。不便於騎。使駿馬遇此。亦久瘖敝。而亞倫所畜山駒。仍得得自進。且無微汗。久之行人已達山巔。前見大澤。不可以過。惟鳥道一線。逕貫其中。衆乃魚貫而行。嬋那比亞爲導。及赤日中天。乃出澤口。自此而下。卽下山之路。有老樹一株。矗立其處。樹蓋數百年物。故山喬木。此其碩果僅存者。其根

株深厚。枝枝分插石隙中。盤結極固。故能與自然力抗。善遂其生也。樹榦斜倚。出跌。後有石穴。半爲所蔽。穴前置石盤。清水半滿。嬋那比亞至此下馬。解其鞍帶曰。吾儕且傍此神泉小憩。自噉乾餼。亦以食馬。然後更飲之。勃闌迦曰。第何以與飲。此間無所得水也。嬋那比亞曰。毋憂爲。水將自至。此所以名神泉也。每閱二時。水自湧出。已復止歇。勃闌迦搖首不信。惟掬盤中殘水。飲其雙雞。亞倫則出午食。列碧草茵上。取銀鞞七首切肉分客。勃闌迦呼渴。亟思得飲。嬋那比亞笑曰。神人第一動念。靈迹自顯。卽在荒巖。能生甘露也。君聽水流有聲。不久且出矣。時果聞樹後穴中水響淙然。隨有清泉一泓下瀉。如珍珠跳盤。琮瑋四濺。噴溢橫流。山石皆溼。旣復涓涓直下山谷而去。勃闌迦見之。拊掌狂喜。自言如有金資。定當築屋石旁。坐看流泉。便爲至樂。因大笑如稚子。是日脫闌錫。爾跋境中。懽笑之聲。蓋惟此一人而已。亞倫拾地上枯枝。發爲爇火。因教勃闌迦炙餅餌肉腊之屬。約半時許。泉流漸止。地中又汨汨有聲。盤水復淺。已而都寂。衆愉悅間。陡有壺蜂二三。其大異常。毒能殺馬。一聞肉味。乃自蟄巢而出。飛鳴勃闌迦耳際。聲至惱人。亞倫卽助之驅除。意蜂必巢樹中。因謀熏窒而殲之。取枯柴然火。納諸樹腹。遠立以觀其變。未幾聞樹中有聲。如鼓皮鞞。火燄直上。沖樹頂而出。其中

塵葉因陳。歷年不去。有如火種。易於傳發。頃刻間全樹皆然。如秉火炬。而嬋那比亞忽驚起呼曰。唉。若何爲。汝曹不知已殺吾父。且火昨日居停主人之室耶。勃闌迦初疑戲言。第見亞倫摩那塞皆蹙額作色。知必有因。特自不能解。嬋那比亞又曰。君輩可騎而速行。毋更濡滯。吾亦趣就吾父。君第下山。循溪牀而行。自能得道。不及黃昏。可出此界。唉。亞倫君行矣。神或宥君今日所爲乎。時樹中有二鷓鴣飛出。瞑目無所見。鼯鼠羣竄。欲求陰翳。又有大小蝮蛇。蜿蜒而出。顧山上行人策馬疾馳。乃較鷓鴣蛇鼠。倉皇尤甚。嬋那比亞迴騎自去。亞倫摩那塞騎而左右。挾勃闌迦直下澗中。山水方涸。溪牀亦幸可行。顧勃闌迦則終茫然莫審其故。不知焚一古木。有何礙殃。乃狼狽至於如是耶。薄昏。行人已抵一山。其地極高。可以眺遠。北望高巖兀然。卽亭午休憩之地。樹腹餘煙。尙濛濛未絕。如煙突。及視西南。亦別有煙火。約略可見。妥爾陀峽谷。亦遙立其前。亞倫乃云。夜至當宿於此。三人去騎。摩那塞以羊皮鋪地。令勃闌迦休止。而女不願。云將往摘野花。亞倫乘其去。語摩那塞曰。吾視勃闌迦。誠女中寶玉也。終日據鞍而馳。閱盡風塵之苦。乃絕無怨歎。使壯士際此。且將困病。而彼以一嬌柔女子之身。力忍此苦。不改其常度。雖有憂患。不爲所懼。且以歡笑彌之。然吾亦見其頽唐之

時。失望者屢矣。顧一反視若顏色。氣輒復壯。雖然。行道之難。會當後至。若曷移遠鏡向伽藍之山。不見烽煙直起處。有穹廬在耶。摩那塞曰。然。吾且見刀鎗之光。現林表矣。亞倫曰。此蓋摩伽所領叛人之營。當吾前路與什克勒石之間者也。歸鄉道路。皆梗塞矣。然試聽吾策。今叛人據伽藍之山。吾儕第出妥爾陀。必當潛行過之。峽端二處水磨主人。皆吾友也。沛忒特磨工。今正閉赫司達德川流。理其磨輪。彼數數爲此。吾知今日亦然。故吾儕可就川底行。直出峽口。峽外磨工會約爲探。倘妥爾陀山道未塞。當舉信號相示。便可逕至亞刺諾思。其地駐駟馬安車相待。從以巴潼少年騎士十二人。用爲宿衛。若勿蹙頰。吾儕此時不至有喋血之事也。以十二巴潼騎士。橫決敵營而過。事殊非難。卽一髮之微。當亦無損。逮吾儕至。或有銃聲相迸。特距離至遠。或未及聞。吾當告女士。言吾鄉風俗。蓋例以軍容迎新婦耳。一達波勒夫大橋。事卽悉定。可直抵故家。無沮核矣。摩那塞曰。使妥爾陀山道爲敵所扼者奈何。亞倫曰。則惟有暫駐波栗迦穴傍。時當見信號。石角之上。有繩橫渡。難尙熾者。懸赤帛爲識。無恙則用綠葉也。摩那塞曰。在珂羅士跋定議出此道時。君亦已知前路之險耶。亞倫曰。然。弟能明見吾心。如披簡書。吾無所隱。若意甯謂吾人平居而甲。逮時勢迫切。雖平和如若。比見所

愛者危。猶將棄橄欖之冠而抽佩劍。丁此時矣。乃反去其武具乎。若惟從我行。更無他法。天命使爾。若無如何也。若攜新婦自羅馬歸。將以正禮納之。而吾族經訓律法之所制。必若歸乃可。蓋以世間更無他處能定若婚者。顧今乃敵爲之梗。若有良馬利劍一。小銃二。心腹之士與我十三人。正可自關一路。破圍而過。雖灑人血。不能顧矣。若惟如是。乃能克此諸艱。引若新婦至神壇之次。成嘉禮耳。二人方譚戰爭兵火之事。而勃闌迦則自遊林間。摘秋晚野花。爲寒霜所赦者。青色鐘花。絳白雉茵。尙作花未歇。至磐石趺次。又見有紅椒及鶉衣之花。作蕉黃色。勃闌迦悉採之。又得越橘一球。枝上果已紅熟。累累下垂。間以深綠之葉。其鞞如革。經冬不凋。爲野卉珍品。勃闌迦得此乃大悅。逮返。卽提之詢亞倫曰。此果毒耶。亞倫答否。隨摘而噉之。勃闌迦亦噉其一。顧卽顰蹙。言味乃極苦。且曰。吾惟取此果編入花球。以贈來迎之二兄耳。坐茵上少憩。卽取花束之。亞倫故作喜狀。應之曰。君至波栗迦山曲時。當更得越橘。視此尤美也。是亦灌木。特甚珍異。惟意大利暨愛爾蘭有之。吾鄉則名之曰春秋花。其莖赤如珊瑚。葉色常綠。花蕊作繖形。色白而氣馥。秋盡始凋。而果經年乃熟。故此花一時華實並具。且帶三色。如吾匈加利國旗之色也。勃闌迦起立。頓忘其勸。殷然問曰。是花何在。去此

遙耶。亞倫曰。然。道尙遠耳。自此至妥爾陀谷。騎行可一時許。又至波栗迦穴。亦如之。日來奔波。勞萃至矣。不如今宵且宿磨室。待明晨更進耳。勃闌迦曰。否。吾尙未勸。吾儕曷更宵征乎。言次卽欲上馬。亞倫曰。盍少休止。俾馬少得水草。且吾儕徒步下山。當較騎便也。隨復入叢薄中。摘秋莓盈冠。持之返。出葛巾揉之。漉其汁。注木盞中以進。勃闌迦飲其半。餘以與摩那塞。汁極甘美。摩那塞歎言。得未曾有。勃闌迦少憩。氣力已復。急欲上道。亞倫以二指按脣作哨唵聲。馬立奔至。亞倫呼其名。一一隨之行。如犬之隨主。摩那塞亦將勃闌迦從之。下山而去。

妥爾陀峽谷。其地至奇妙。爲世希有。狀如連山之脊。忽爾中斷。自頂達底。有如斧劈。兩壁巉巖破碎。陸離萬狀。而凌亂之中。自見等齊。懸厓矗立。上下三千餘尺。石上裂紋窳突繚繞之處。皆兩兩相對。隧道窈深。通石山之腹。成天然門戶。此洵世界之奇。令學者稱歎不已者也。亞倫且行且述峽谷故事。勃闌迦聽之入勝。益以目擊鉅觀。不覺神移。忘其險阻。三人過浦忒特磨室後。遂騎經溪牀之上。川流旣閉。水已就涸。惟處處見窪穴。小魚潑刺。泳躍其中。又有蟹甚多。橫行沙上。逮行益前。峽路亦益隘。舉首仰望。惟見青天一髮。有夕陽希微。斜映谷口。久之。隧中兩山相去不及二丈。方赫司達德

川漲時。水可及胸。逆流力進。僅乃得過。故人鮮得見。妥爾陀峽門之內者。其上卽天成石穴。位於山側。以前此主者得名。曰波栗迦之穴。亞倫至此。騎而獨先。揚言將探水深何若。可徒涉否。顧實乃覘磨工信號。乘勃闌迦未至。卽潛匿之。且與摩那塞約。如前路無事。當邀勃闌迦遊波栗迦山曲。而阻其入穴。但云穴有蛇也。不然。則以計說之。使樂遊石穴。且宿其中。未幾遂返。云水淺可揭。卽過峽門。因往觀波栗迦之穴。勃闌迦曰。第穴中有蛇乎。此問極屬自然。凡女子靡不先見及此。蓋自夏娃樂園獲罪以來。後世女性。遂永永與蛇爲敵。亞倫答曰。然是中多蛇。摩那塞誤會其意。有懼色。亞倫亟續之曰。然可無懼。吾儕第置炬火。蛇自不敢近。且雙雞在側。尤能使之辟易。蛇見其露頸修長。且疑食蛇之驚。摩那塞乃知甌患未已。今夜惟留此石穴中矣。亞倫長於辭令。乃爲勃闌迦述山穴勝景。室頂穹窿。狀如寺門。莊嚴絕世。又言昔日先民爲追兵所窮。如何據穴自守。閱月不下。今若篝火夜坐其中。更可欣賞。逮思勸睡。則有束芻爲枕。新香郁然。已與摩那塞迭爲守衛。三人出峽。已至穴次。穴在山趺。爲天成石窟。其前疊亂石成垣。用作堡障。門甚隘。有野薇一樹。蔓生。狀若拒人。亞倫命二人暫待。己乃先登。披荆而入。鉤枝棘衣。而衣製以革。了無所損。少頃復出。攜木版三片。以其二分兩

旁荆棘。一以爲橋。俾勃闌迦履之。登垣內。石壁一隅有乾藁堆積。及松枝炬火無數。亞倫已然其一。插石隙中。命摩那塞解馬。一一引入垣內。又拂拭磐石。使勃闌迦小憩。編所拾秋花。且飼其雞。而自爲地主。先入石室整理一切。勃闌迦以粟置膝上。令雞啄食之。又搗野荊之實。編爲頸環。色正赤。昔亦作蒲公英綠色之環。則已爲摩那塞所有。什襲寶之矣。已而摩那塞放馬歸。抽木版上之。野薇復起。立塞戶口如故。亞倫出。扶勃闌迦入石室。如主人之迎客。室潔淨廣大。雅可人意。地上爇火熊熊。闔室皆溫。且以代燭。旁設几案。上羃素布。置杯器及清泉一瓶。側更有榻。製雖麤木。而坐之滋適。勃闌迦驚喜問曰。亞倫君良術士也。乃何從得此諸物。亞倫猝不能對。將言久。度此間。以待其至乎。則隱密且洩。如云以神異之術。悉出自腰橐中乎。則又顯見其誕妄矣。因少沈思。終得一策。以手指肩後曰。吾曾告磨工。謂今夜將宿於此。彼由山後間道將之來耳。亞倫此答。初非妄語。第手之所指。不向妥爾陀上游磨屋。而反向舊所來處。是則手之爲誑。故非舌之不誠也。

波栗迦山穴。內頗宏大。亦分兩宅。如迦勒里公爵邸。第二室中有小路斜上。至於泉次。卽亞倫得清水之地。蓋舊主人居此頗久。故養生之事。大旨皆備。勃闌迦歷覽已。遂返。倚榻而坐。榻用巨石爲足。

架以木版三。上鋪羊皮氈。溫軟可臥。既傾水一盞飲之。乃乞亞倫爲述故事。已則以手搯頰而聽。而睡意瞢騰。時闔其目。亞倫遂爲敷陳史實。和其藻采。言古昔英雄波栗迦據此石壘。力抗官軍。積年不下。雖主將刺珂什力竭已降。而終不屈。收集殘敗。得山中人百衆。與敵死鬪。相持久之。從者漸亦死盡。終贖一人。然猶弗撓。有欲捕殺之者。輒中計而蹶。願終乃被獲。此千古英雄。同出一轍。蓋爲其摯愛之婦人所陷也。波栗迦愛妥爾陀餅師之女羅沙理。而女已有他愛。爲勇少年屠者之徒。名瑪耳茲。乃僞許之。冀誘獲逃人。因獻諸官。一夕將赴其約。先告之有司及村長。二人乃率兵圍會所。計必獲之。第波栗迦竟突圍出。疾走入山。奔妥爾陀山穴。追者皆後。獨瑪耳茲力逐不舍。直至穴次。見逃人將入。以斧投之。中顛。劈之爲兩。波栗迦遂仆而死。亞倫述至此。乃曰。石室英雄。遂爾盡矣。勃闌迦曰。特瑪耳茲羅沙理二人後又如何。亞倫順其意。卽爲言少年逸事。初見囚於蒙古。次與哥薩克軍遇。復被俘虜。繼又遇狗面韃靼。方至是。而勃闌迦勸甚。不覺入睡。亞倫乃止。摩那塞曰。亞倫。吾殊未前聞此事。亞倫曰。吾亦未聞。第人當急迫時。自生機智。今日已矣。特不知明日須有若何小說。乃能銷此光陰耳。若盍亦少搜索。勿令我獨事編排。枯窘欲死也。摩那塞曰。諾。吾當構思。若今且寢。

吾坐守炬火。逮夜半。起若爲守。吾再睡可耳。亞倫以樹枝一束爲枕。喃喃略作禱辭。旋即熟寐。摩那塞乃乘其不覺。獨運新謀。出懷中小冊。斯其一葉。作書曰。

吾兄亞倫鑒之。西門大衛。近在囚繫。死亡之禍。迫於眉睫。吾實夜臥弗能瞑目。且聞戰氛將薄。故國。平和。小谷。行爲阿修羅場。言念及此。刻不獲逸。吾攜新婦歸。原欲使一見吾村。俾知世間。猶有衆生。純白無疵。未離本相。且得分吾先民崇信。因知其神蓋仁愛者也。故吾今有所圖。正冀由此一道。得以達吾大希。乘君寢時。吾已往說叛渠去矣。凡事爲威力所不能制者。以平和遇之。或能有濟。吾行欲援二兄。脫諸死亡。雖有禍殃。不爲之懼。亦無說勸。能止吾行。欲使吾畢。瑟過囚室之前。自返故國。以舉吾禮。而二人者。或亦於是時驅以就經。此必不可得者矣。吾今孤行而不甲。然無所懼。且有大望。幸爲善護所愛。且慰藉之。明日之晨。君趣去此。勿復留滯。已有一人知吾儕行迹。或且見陷。君知波黎克石窟道路。其地僻隱。不見知於世。行道之人。所未嘗至。君可先赴。吾當自伽藍之山。偕二兄來會。或先君而至。未可知也。萬一吾行不利。君卽攜勃闌迦歸。幸善視之。如兄妹然。以彼淑女。爲君兄弟。當不有腆。待其意稍鎮定。然後爲言吾事。

毋亟亟也。紙夾之中。皆其資財。吾之儲蓄。亦在是中。可代守之。吾弟育那珊。面目肖我。且視吾尤良。凡吾所有。悉以遺之。君當勃闌迦前。幸勿爲戚戚。致露端倪。神若右我。孰能爲禍乎。爾弟摩那塞書。

第十六章

摩那塞作書已。啓紙夾數泉幣若干。納衣袋中。隨與書共置亞倫枕底。就勃闌迦額上親吻爲別。又撥炬火。加以薪木。始潛出石穴。備馬乘之。馳入闇中而去。山上烽火。光燄燭天。不異路標。導以扶刺。赫人夜營所在。道中亦無斥候譏察。因得直至叛人所據敗寺門外。摩那塞下馬。繫之樹間。向鐘樓而行。以達大殿。山中荒廢。四無居宅。惟一楹較完。扶刺赫渠帥卽居於此。內爲中軍。摩那塞潛窺其戶。入室四顧。見十二人環桌坐。然一燭。而光極微弱。淡巴菰煙氣濛然籠室中。益復黯澹。衆方樽蒲以消長夜。如行間故事。坐中獨缺一席。此殆其人喪敗。盡輸金資。因怒而去。摩那塞便就位坐。衆無問者。蓋博者方壹意於此。不暇他顧。亦未料當此良夜。乃有不速之客。飄然來過。而鐙光昏沈。難以

辨物。故坐中人初不留意。客既入坐。便出金置注。衆復博。摩那塞坐處。正與扶刺赫主者相對。博益進。設賭亦益高。衆多全敗。皆漸引去。終餘主者及摩那塞二人。互相角逐。所注金泉紙幣。累然如山。及發覆而摩那塞勝。悉收之入囊中。時衆目咸注其面。各相問訊曰。彼何人也。彼何人也。主也。忽悟。驚起問曰。唉。若亞陀良摩那塞也。闖入何爲者。衆聞言皆變色。狀極猶猛。或厲語嚇之。顧摩那塞不爲動。悠然曰。吾今得與君遊。深信此間皆君子人。斷無以博喪其資。而遂甘心其人者。此言一出。效乃立見。豪俠之士。義不加手勝者。報其私忿。主者乃恚且異曰。雖然。亞陀良。若胡以來此。且將何爲。摩那塞曰。胡爾汲汲待博已時。言之未晚。吾先當盡贏若資。盍再歸坐乎。衆皆笑。不復忿怒。或舉手戲拍其肩。隨復環坐。摩那塞顧其右鄰曰。若肯以煙斗假我乎。其人曰諾。摩那塞實煙其中。搓紙幣成卷。引燭火點之。且吸且博。使懦夫臨此。見兄弟三人。命若累卵。必將貢媚於敵。使之贏獲。而摩那塞不然。仍力攫其金不少恕。已而衆又盡。北餘主者一人。與之對壘。敗者皆起。分就二人之旁。立而觀戰。摩那塞勝不已。扶刺赫人前金資漸減。主者盛怒。惟飲火酒自蓋。俾勿露顏色。摩那塞請之曰。若能以一卮見饗乎。顧一啜。卽推瓶去之。顰蹙曰。唉。此苦酒耳。明日當以吾之果釀一罌相贈。主者

曰。否。若未及贈矣。摩那塞曰。何也。曰。以若明日當縊耳。摩那塞笑曰。不然。吾當爲致酒。且猶有他事耳。而扶刺赫猶輸不已。終乃大怒。擲其餘金作孤注。且曰。益以汝兄頭顱爲賭。摩那塞悠然與博。又勝之。若在庸衆。此時或畢瑟不敢取。悉以返之。冀博其歡。顧摩那塞知之極審。坦然而受。雖敗者憤恚。呼以暴客。而心則敬之。使其不然。遺金而去。則衆且怒。視爲大辱。將一一與之決鬪。必無幸矣。時主者乃曰。若可言矣。來何爲者。將遊說吾儕。使釋若兄。且去多洛支珂。不相犯耶。摩那塞鞠躬曰。以若高明之士。自能一見知吾來意。無煩問訊也。主者曰。今且視若以何法說我。若兄大衛。頃來求成。乃蠢如鄙夫。以聖經訓我。云衆生當愛其鄰。次述基督十戒。及耶和瓦諸事。久久。吾聞而勸甚。乃執而錮之。始獲靜默。西門爲人。則視彼較黠。曾肄業珂羅士跋。及來見我。乃疾言厲色。爲言國家法律之事。以及吾儕往史。其辭甚長。吾聞之耳。嚶然作響。乃亦囚之。若在三人中。自是最智。且曾受學習。爲策士。又居維也納。得親炙末忒涅息。盡聞捭闔之術。今且使吾儕一聆若言。摩那塞曰。縱吾二兄。且約弗侵多洛支珂者。吾當贈若肥牛十六頭。酒二十甕。主者躍起。按劍呼曰。假若亦甲。當與吾決鬪。自償此辱。若乃以我爲駟儉耶。胡相欺至是。摩那塞安坐不動。搖其一足。澹然磨曰。使若信駟儉。

應不昧昧至此。且若何怒爲。爾我各有所需。互相交易。贈若飲食。歸我和平。不亦善耶。主者曰。第是區區者。吾儕不勞若贈。能自取之。若輩三人。今茲已入吾手。吾儕第遣一使。傳語村人。設不投兵而降。便立縊若於聖喬治堡外矣。摩那塞曰。家中猶有五人。無憂也。且若欲抵聖喬治堡門。必先出峽道。或超邊石而行。昔日韃靼見侵。多洛支珂人於此距之何若。若當憶之。主者曰。若乃忘猶有他道。可以入村耶。摩那塞曰。吾憶之。殆指亞刺諾思橋耳。然已守以巨礮。若弗能克矣。主者曰。若試就窗外西視。不見信火。且知其意耶。此蓋云已有礮騎精兵一旅。自聖刺士羅來。正在道中耳。摩那塞蚩然笑曰。此但云有旅客野遊。午憩樹下神泉之次。蜂出爲祟。因然乾芻投之樹腹。故古木皆火而已。若所見者卽此。主者曰。摩那塞。若敢欺我者。摩那塞曰。若知我未嘗妄語。凡言皆誠也。昨宵吾宿息比略奴家。遠近數里。絕無官軍行迹。僅見匈加利兵已自珂羅士跋行耳。是將何往。吾末由知。特恐或來見攻。若望援軍而遘強敵。正未可料。亞陀良三人之後。若必再遇其四育那珊。當於經文權術而外。別有以相贈也。主者聞言而動。然力自掩。乃呼曰。亞陀良識之。若苟欺我。卽不啻自與性命戲。若言不誠。神必弗佑。摩那塞曰。如吾非誑。則神必右我。今夜下榻何處。吾倦欲眠矣。主者命其衆曰。

可閉之鐘樓之上。摩那塞笑曰。善。吾至明晨。大好撞鐘。促若早起也。主者又追語之曰。若曾約以果酒及牛十八頭見餉。及晨當再相見。摩那塞正之曰。牛數十六也。衆遂錮之樓中。鐘下布乾草爲褥。以供偃臥。扶刺赫人則相聚而議。商決戰略。

第十七章

次日晨起。亞倫如摩那塞言。去波栗迦之穴。引勃闌迦降行川腹。以至波黎克。是窟蓋天然勝地。人迹罕至。其門穹然而高。山茱萸叢生其上。枝枝下垂。黃葉而朱實。地上復有野葡萄。方純熟作紫色。攀援附石而上。與之相接。二木交加。適蔽其戶。狀如簾幕。就葉罅內望。則有鍾乳垂結。隱約可見。及斜陽穿簾而入。悉晶然生光。如衆瓔珞。第亞倫等二人雖覩物色之美。而意不在此。惟同時言曰。摩那塞或已先至。凝待吾輩乎。亞倫呼曰。善哉。吾儕所意正合。蓋是間舊說謂二人同時合語。所事必遂也。而摩那塞竟不見。亞倫強作歡笑。指窟中物色語勃闌迦曰。視之。君不見此石鍾乳上下凝結。終乃成柱也。而心自念曰。如摩那塞得利。且偕二兄返。不亦善乎。雖然。天意方怒。敢作是奢望耶。唉。

第使摩那塞獨歸。且或將惡消息來也。隨轉語其伴曰。君視此屋山。穹窿重疊。兩旁有層樓突出。大似劇場。而彼向高樓之處。則神居也。又默付曰。噫。弟如得返。必早至矣。復朗語曰。君可聽我撫琴。凡劇場中。不可無樂。試視簧管枝枝相並。短長不一。各具殊韻。然君且止。石路潤溼。吾當獨上爲君奏樂耳。遂攀石壁而登。上有鍾乳羅列。頗類琴管。因出所佩斧柯橫撥。琤琮有聲。如聞妙韻。冀勃蘭迦粲笑。然以摩那塞弗居其側。終黯然無歡。亞倫又曰。此石室障壁。不又似舞臺簾幕耶。令人恍如見珂羅士跋劇場所懸。上繪亞叵羅及詩仙神女者。幾欲頓足相催。令速卷幙。得見歌舞矣。而內自問曰。使摩那塞入夕不至。則將奈何。且女郎更奈何。遂轉其言曰。唉。摩那塞孺子。少不更事。必小誤矣。彼或不從吾言。反出他道。致多迂迴。第曷觀窟門。朝陽穿樹影而入穴中。百物易觀。幽美無匹。宛如洞天福地。非塵世也。而勃蘭迦心沈沈然。恐懼無端。莫釋懷抱。雖覩嫩景。亦弗遑欣賞。惟叉手於胸。立隧窟之內。森嚴黯澹。如在神祠。乃不覺低聲度聖曲曰。神其鑒臨而答予兮。勿韜汝面。懼我之將就殂也。亞倫聞歌。遂不復能禁。立投於地。伏而啜泣。此丈夫之淚。非爲一己窮愁。偶然而灑。必迫於摯愛至情。重以憂患懷人。乃能動之。使有涕洟。蓋出於悃悞。有如是也。時歌聲忽爾中絕。亞倫聞

人呼其名者三。乃起外視。遽爲驚喜過望。見穴口陽光之下。並立三人。其一頎而壯美。則摩那塞暨其二兄大衛西門也。亞倫大噉。躍如牝獅之得其獸子。進抱持之。且喜極仆二人於地。力叩其肩。呼曰。唉。若僮夫。乃惱我。令我憂念至是。言次復抱之。摩那塞曰。雖然。吾甯無過。不與於此乎。亞倫答曰。若則爲二人之父。彼輩當頓首若前。猶雅各諸子之於約瑟也。誠哉吾屬均爲汝僕矣。卽投地抱其膝。又曰。妥爾陀信靈奇之地。而最奇者。則若所爲。揀二兄於險也。勃蘭迦聞歡呼聲。亦如夢覺。豁然而悟。知前此沈憂來襲。不爲無因。故託意聖歌。以求解救。及今喜極。乃賡其曲以罄悅樂之情。曰。神聽下民。知其呼籲兮。翼天囚而得免。世其頌靈澤於無渝也。

摩那塞引二人見勃蘭迦。且爲言達波勒夫橋時。衆將何以來迎。五人遂坐。出息比略奴所贈乾餼共啖盡之。自此以往。無須裹糧矣。及午。衆上馬行。西門大衛與勃蘭迦並騎。亞倫獨後。與摩那塞問訊。亞倫先曰。今幸告我始末。若必有古先知亞倫辭令。益以摩西道術。乃能說服佛羅。允縱若民行也。摩那塞曰。吾不假口給。亦無神通。惟遇之以誠。不驕不怯耳。吾與其會。而不相擾。彼有所詢。悉以實對。因請與成。亦有以報之。第量吾力所及而已。亞倫曰。其數幾何。摩那塞曰。牛十六頭。酒二十甕。

亞倫驚服呼曰。使吾臂能及。聞若此言。必撲其耳矣。摩那塞曰。衆初聞此言。果亦欲毆我。第思索久之。審此言未爲失當。事實昭著。衆皆知之。因不復言。允如吾約。亞倫曰。然則二人所乘馬。若又安從得之。摩那塞曰。吾購之耳。馬價頗鉅。惟英倫良駿。方有此值。然吾夜來贏主人多金。此僅用其半耳。亞倫曰。咦。若外道。乃與博者搏菹耶。摩那塞曰。彼等囚我終夜。而自商方略。或言以吾三人頭顱致多洛支珂。迫之出降。非然者立將進攻。不餘片瓦。第至上午。乃縱吾儕出。云和約已定。允舍多洛支珂不攻。衆各散歸。請復爲鄰好如初。亞倫曰。衆誓之耶。摩那塞曰。在神壇之前。有長老一人司誓。亞倫曰。壇上然雙燭乎。摩那塞曰。然。亞倫曰。然則必踐其言矣。摩那塞曰。爾時吾爲全權使者。亦書約鈐印與之。允部勒村人。不與交惡。亞倫曰。若抵家後。當得村人一番抗難耳。摩那塞曰。然吾必勝之。扶刺赫人必守此約。吾儕亦宜善自謹飭。當主人授吾旅券時。曾有言曰。吾儕之事。可勿復慮。此約而存。當不以一矢相加遺。若所贈者。吾儕受之如餽品。不爲贖錢也。第臨別尙有一言。若須記取。使他日內有叛人將自陷其村。付之兵火。則非吾之所能保耳。吾儕遂握手而別。今自此達亞刺諾思。道上皆平安矣。亞倫曰。特吾甚欲知若究以何術。乃能服之至此。區區牛酒。必無此力。摩那塞曰。吾

第以誠待之。因終勝耳。吾爲言昨日野遊縱火古樹之事。衆乃誤爲援軍信火。由此細故。其損將大。亞倫曰。彼輩信之耶。摩那塞曰。否。衆疑吾言。因復聚議。或有主戰者。皆力距和約。急欲殺我。亞倫曰。則若胡以免。摩那塞曰。亦偶然耳。否。或天命也。衆議未決時。忽有息比略奴使者。來證吾言非妄。亞倫曰。自息比略奴處來耶。使者當必終夜疾馳而至。摩那塞曰。然。蓋歷荒山大野來耳。亞倫搖首曰。吾不知男子何人。乃能克此大難。摩那塞曰。使者非男子。克此大難者。乃婦人也。其人來山寺中。告扶刺赫主者以所見炬火。事出偶然。不足憑信。遂實吾言。脫三人於厄。此人非他。卽嬋那比亞耳。時勃闌迦忽反顧。笑問論議何事。乃深切至斯。摩那塞對曰。頃方議婚時。應邀何客。不能驟決。亞倫謂僅宴家人。吾則欲徧集親朋。作大醮也。君意又云何。勃闌迦曰。吾無眷屬。知人可致。惟得徧集家人。卽君季弟之在珂羅士跋者亦返。吾願足矣。幸爾時必招少弟歸也。亞倫慰之曰。弟必返。君毋慮爲。勃闌迦又曰。且吾尙有一友。乃入此國以來。新與相識。婚時亦必致之。斯人非他。卽嬋那比亞。息比略奴女耳。

入夕。衆抵亞刺諾思水次。絕流而渡。遊子故園。卽在前路。此人間安樂之村。勃闌迦所朝夕夢想者。

也。今乃終見多洛支珂矣。

第十八章

勃闌迦至多洛支珂。煥然如別世界。衆悉從事鍛冶。黑煙如雲。自治廠煙突出。亭亭上浮。邪許歡呼之聲。不絕於耳。凡事皆有生氣。亞陀良家人見新客至。接待極歡。摩那塞有孿生女弟。卽名安娜。勃闌迦一見如故。不待爲介。卽抱而作禮。互相諦視。不覺熱淚皆下。幾不能見。勃闌迦驚且異。初意其人必顏色憔悴。慘澹不歡。今乃見一好女子。素顏頰頰。金髮青眸。目光晶瑩。不見有淚痕悲色。家中婦人有呂貝迦。爲貝多爾德妻。及巴爾那波思之婦蘇珊那。各有子女數衆。是日乃開大宴堂中。爲歸客及新人賀。蘇珊那司治酒食。技甚精善。且摒擋奔走。爲衆客備饌。一一分布。絕無倦色。長兄家室皆持齋。不食肉腥。惟飲牛羊漚乳及雞卵酥酪之屬。坐中有醫師曰威勒納支。則齋尤謹。通歲菜食。此外惟茹蜜糖一品。亦爲生物所出者耳。亞倫並勃闌迦坐。別置大蒜一皿。乃取少許進勃闌迦。且睽其目笑曰。吾得噉此終生。君則惟十一禮拜耳。勃闌迦知言者之意。蓋什克勒之地。士女相

悅。雖已訂約。而各相愛敬。禮至嚴正。逮合昏後。始親吻也。安娜恐客羞澀。亟助之曰。亞倫。若言繆。期豈若是長耶。亞倫曰。然則計之何如。明日當告長老。謂吾家女弟勃闌迦欲來歸宗。律宜宣告。越二禮拜。乃更申前請。繼行離婚儀式。又越六禮拜。共八禮拜。其後三發合昏質示。則每禮拜日布之。故總得十一禮拜。安娜勿躁。更越七十七日夜。吾儕新客。卽爲若伴矣。安娜又抱勃闌迦。意甚親愛。勃闌迦聞亞倫直言。亦不羞縮。但笑曰。然吾欲於七十七日之上。更益五數。亞倫安娜皆曰。此何也。勃闌迦曰。以吾明日且白不長老。待次禮拜方往耳。未屆是時。吾尙不能言願屬此宗否也。亞倫以勃闌迦言坦白無隱。乃大悅。極意稱之。

勃闌迦既見安娜。不久卽相愛戀。結爲摯友。共居一室中。勃闌迦因請之安娜。得盡閱其所有書物。手澤記念之屬。以及所作繪畫。蓋安娜亦畫師。如其兄也。一日偶檢室內。忽有所覩。遽驚却。如遇蝮螫物。蓋男子小影。作橢圓形。其貌逼真。重以畫師意匠。益復美妙。非摯愛所注。不能成此。圖中目光朗然。口湛微笑。神情傲岸。而丰采甚都。蓋跋陀爾弁耶民之象耳。勃闌迦如逢不若。宛大厲逐人。旣登樂園。猶相追跡。來擾清福者。安娜察其顏色。歎息曰。甯摩那塞已爲君言之耶。勃闌迦曰。吾素審

其人言次不覺變聲。莫能隱其恨惡。安娜力握其手。婉請之曰。君如知斯人有爲不義者。幸勿語我。勃蘭迦意爲動。乃曰。君愛之尙未釋耶。安娜頽然據榻。掩面泣曰。彼殺我矣。彼人所爲。都非男子所當出。然吾終不恨之。吾儕固能曰。吾昨日愛汝。明日當恨汝矣。或亦能踐其言。見諸實事。特使中心實感此念。則不可得耳。勃蘭迦無可對。惟曰。哀哉。吾安娜也。安娜曰。吾亦知彼人不義。是間女伴。多來告語。冀以藥我。第此何濟者。疢疾之人。非言辭所能癒。世有婦人見男子長往。莫不懷思。希其復返。雖其人飄浪兩間。莫知所極。山川爲阻。而終不能隔眷慕之心。使不能及也。勃蘭迦自語曰。若其地軸修長。爲君沮闕者。猶善耳。安娜以手支頭曰。君言誠。世界雖廣。然其沮隔兩心。猶不逮傾城人面之爲巨障。大地猶可通。顧處此難哉。勃蘭迦起與並坐曰。使阻君之合。僅此一端者。言未已。安娜急遮之曰。然。然。吾知之。天地冥明。悉爲間隔。義法宗信愛國之旨。分我二人。使永判散。彼今何在。吾不能往就之。第終有一日。彼將自來就我耳。勃蘭迦曰。君信此意耶。安娜曰。信之。特非自意將來得。以復合。惟知彼人雖入歧途。然有日必復循舊路。止吾家門次。喪敗凌夷。舉世棄絕。乃重返故園。來求庇護。爾日衆心離背。莫或憐之。而是中僅有一人。脈脈寸心。乃猶爲彼動耳。言已。下榻屹立。顏色

燁然。神情激越。世果有仙山神女。乃愛及凶魔者耶。安娜又指小影。外附青籐者。語勃闌迦曰。試視
 吾室此圖。卽知吾家之愛。其永久無渝爲何若。家中伯仲。莫不恨之刻骨。願終赦畫象。不斥去之。知
 吾尙愛其人。任懸室中。亦不以昏事見語。彼輩知吾愛甚深。且敬之也。今乞君幸容此圖。倘或迂君。
 辟之弗視可耳。而勃闌迦時已弗恨。安娜忽欣然曰。今將使君弗復見吾淚痕。毋以一人向隅。致敗
 闔家清興。吾性愉樂。順世寡憂。故今亦不願以蕉萃之容見客。盍一臨鏡。吾紅顏故如君也。遂引勃
 闌迦對鏡並照。如爭顏色。已而曰。君誠歡樂。後且益歡。摩那塞能爲君轉人間爲天上也。倘他日知
 其心曲能如我。當信之矣。勃闌迦聞之微笑。而安娜意甚誠。又曰。君此時或不見信。第曾見其憾者
 當前。盛怒之發。乃作何狀耶。勃闌迦曰。然。安娜曰。其狀若何。勃闌迦曰。額有赤痕二處。隱起。安娜曰。
 然後更奈何。勃闌迦曰。日光煜然。面轉如鐵石。胸臆岔息。力自克制。漸乃鎮定。容色皆復。笑言平靜
 如常矣。安娜曰。然。第君猶未見其真怒時也。吾嘗一見之。則以隻手攫人。力擲之地。至不能起。又暴
 怒而言。聞衆皆自辟易。且善諸兵。莫與之敵。君乃未之知耶。勃闌迦驚曰。然。吾未之知也。安娜曰。然
 則聽之。曩者吾事發難。家人皆怒。兄弟誓他日相見。必殺此僮。而摩那塞獨弗聲。吾聞諸兄語。亦遂

置之。不相勸沮。蓋知欲得罪人。固非不當。特又知衆雖明誓。而必不以是跋涉物色其人。因而致之。多洛支珂村人素安其居。鮮出脫闌錫爾跋邊境一步。他更無能誘之遠行。使趣維也納暨羅馬故都者。獨摩那塞正擬去國。與仇人共處一城。同治一事。必且相遇。彼縱不言。而吾則知其意。時尙被禮衣。徑造其室。乃見方理旅囊。取短銃二支將納之。其一尙在手中。吾前挽其頸。且乞之曰。摩那塞許我。勿殺被人。否者幸併殺我。幸若允赦彼人之命也。摩那塞視我。目光如炬。君所言額上赤痕亦現。面目森冷。如象石然。胸臆窒息。力與魔性角。而銃爲兩手所握。其管屈曲如蠟炬。吾驚異且呼曰。摩那塞視之。若不能以此發彈矣。赦之。勿殺彼人。吾兄乃抱持我。且引手指天曰。安娜。吾以若故。當弗殺彼。惟縱之活耳。勃闌迦聞言。恍如覩摩那塞爾時情狀。蓋此孿生兄弟。天性相通。互彌其缺。故欲知一人情性。必當先知其他。勃闌迦曩聞摩那塞力遏施報。甚以爲異。意或出自教宗。逮今乃知孰庇逃人。脫其萬死也。蓋一女子之心。深情宛轉。抵死方已。故能回摩那塞之意。力守其誠。如神旨也。自是遂亦益重摩那塞爲人。備極愛敬。

勃闌迦定居而後。覺百事皆新。今昔滋異。前在迦勒里邸時。閉戶孤居。少與世事。偶或外出。則所見

無非詭譎欺凌。澆漓僞惡之事。今甯新居。家人和樂。共聚一堂。同案而食。分功而事。人有所得。悉歸諸公。憂樂休戚亦共之。故勃蘭迦雖初至。而衆觀之如姊妹。使分事勞作。勃蘭迦不避艱苦。力欲任重。顧家人弗許。惟量其力所及。使之理家。授巨籍一冊。司載出納及經紀度支之事。勞作既六日。乃遇禮拜。勃蘭迦翹望已久。欲一瞻多洛支珂教會及禮拜之儀。會堂製甚樸素。四面皆粉牆。承塵亦白色。不施離飾。堂中滿設坐席。有說教臺立其中央。前則爲村會之案。會衆入門。男女婦孺各有別戶。少年先進。聚室之一隅。繼以長者。爲男子之已有室家者。相序以齒。面臺而坐。左則村中名家居之。亞陀良氏爲首。勃蘭迦時乃始見村民盛裝。其服色特異。兼匈加利日耳曼兩國之風。爲其他獨有。男子緇衣。前飾羔羊之毳。用紅玉紫石英之屬爲釦。下承以銀衣。內襯襌襠一襲。製以美革。施金銀錦繡。束絳色革帶。其闊如掌。兩側皆嵌五采革縑。上更披重裘。亦繡綴甚華。崇領狐皮爲裏。有銀當胸爲鈕。兩襟之上。別有金釦六行飾之。衣製極華靡。而人莫以爲嫌。蓋披衣之人。自以勞力得之者也。男子坐後。婦人繼進。其衣尤美好。錦袍素色。上加褻衣。繡飾褳緣。皆極精巧。絲巾織帶。曳長裙。垂施密疊。冠玄巾素冪。風致娟然。優美麗華。爲世尠見。使巴黎女郎見之。且赧然自媿。弗如。末爲少

女。自第四門入。坐婦人之後。爾時兒僮亦來。浩然羣集。皆玉雪可念。如摩列洛氏所繪天使圖也。多洛支珂會堂。簡樸無可稱道。所足自誇者。獨其民耳。人入羅馬聖寺。見四壁皆古意大利繪畫。稱世絕作。而教徒藍縷零落極矣。今多洛支珂廟壁雖裸。然其生氣融然。民有喜色。蓋是間本無需金石刻鏤珠玉之屬。爲之附麗。卽其居民善美。已足爲之藻飾矣。開會後少作頌禱。主教遂登臺。爲衆陳說。如愛國和羣勵勤福善及神慈無限諸題。主教謂耶穌爲天之愛子。所當矜式。願未嘗執持狹義。必擯旁門於救度之外。勃蘭迦蒞禮畢。進白主教。欲歸此宗。以亞倫爲證。主教受請。命更越二禮拜。熟思其事。意如無變。屆時更來關白。勃蘭迦退而歎曰。二禮拜後。須更歷六禮拜爲離昏儀式耶。亞倫聞之亟進曰。然有他法可節其期。吾儕法律。凡離昏公案。須其人爲脫闌錫爾跋居民。或有土地者。乃能立決。君苟能從此例。惟待下次會時。一行陳請。此案已爲羅馬法皇所許。必得立可。然後更請再婚。便無所阻。故君宜速決在多洛支珂購一地也。勃蘭迦曰。君思吾資足以購鑛山乎。亞倫曰。君信欲得其一耶。勃蘭迦曰。然。聊當吾嫁奩耳。摩那塞曾云將別圖生計。爲鑛人也。亞倫曰。甚善。吾儕當購一鑛。卽以君名稱之。不患異日不爲玉山也。是日約卽定。及夕乃張大宴。以告其成。蓋匈加

利一神宗徒。與英國清教之士。有甚異者一事。卽禮拜之日。在英國戒警極嚴。視若戒期。而匈加利人則歡笑嬉遊。正極自繇之日。多洛支珂居民於是日之夕。多事會謁。或聚而舞蹈。和以倂百希人之樂。及聞晚鐘始散。歸就夕餐。飯店酒家。村中所未有也。

第十九章

方匈加利諦梭水次。迦爾波典。脫闌錫爾跋羣山間。兵火熾時。奧大利都中優遊宴安。行樂如故。加爾陀理跋侯爵夫人張大醮高會。極一時之盛。及酒闌樂止。客迤邐引去。迦勒里公爵遂攜主人入室。詢之曰。夜來盛宴。不亦樂耶。侯爵夫人去跳脫。擲摺扇案上曰。何樂之有。若不見宮廷中人無一至者耶。彼輩皆曾有辭。來告歉仄矣。公爵慰之曰。第君知宮中方居喪也。羅什那曰。然則吾亦喪耳。又詰之曰。吾促促居此。試問何時了者。因怒目睇之。公爵婉答曰。吾爲君誓。倘一日得聞出妻亡耗。吾儕昏媾。卽可見諸明文。侯爵夫人又怒詰曰。第婦人乃以何時始死耶。公爵聞聲而驚。應曰。此在天意耳。而美吉理妮行漸近。以首枕其肩。柔聲曰。若知出妻頃安在乎。公爵搖其首。侯爵夫人曰。我

則知之。未肯輕絕也。若僅能幽之羅馬。吾則自知行術。以去此障。葉什伯爾之犬。方羣吠於窗下。而時忽有人闖入其間。萬事盡敗。其人蓋真男子。非鹿鹿公侯所能企及。遂挾婦人大去羅馬。吾甚希其遁逃外國。便可得明文。傳其死信。此信固未必誠。第逃人避地。必改姓名。則此一紙官書。足濟吾事矣。勃蘭迦於十一月有書自脫里司提來。若見之耶。公爵驚曰。未也。且吾方遣跋陀爾將此季資。金斯古提萬五千。悉送就之矣。爵夫人大笑曰。善哉。君之義子也。凡若東牘。皆彼所司。且得啓視。今勃蘭迦一書。殆或忘之。未相關白。至所寄萬五千金。則以主者已行。莫可縱跡。因付之沈浮。未爲罪耳。善哉。彼洵天縱之才。長於奸回者也。第若勿怒。此金固未嘗出室。彼悉爲我置珠玉矣。信中諸節。吾亦於一月前知之。公爵曰。君能告我中何言耶。侯爵夫人曰。來却贈金。請勿廣與。且白他嫁。併易教宗也。公爵曰。事亦大佳。爾後年可節六萬金。吾當悉以贈君。因拊其肩。侯爵夫人却立曰。勳爵閣下毋觸我。設有婦人能爲是言曰。爾之金帛珠玉在是。可拾之去。吾已無需此。行當適真男子。爲吾所天矣。則他人亦復能爾。公爵曰。然則奈何。將令我傲勃蘭迦。改歸新教。以謀合耶。侯爵夫人曰。吾聞若言。甚欲應之曰諾。凡若自謀。雖屬戲言。必較吾策尤適若意耳。公爵曰。羅什那。君有策乎。侯爵

夫人曰。然。吾二客欲成嘉禮。必先抵多洛支珂。高山之上。遠有鴿巢。彼將於是戾止。遂其雙飛。而是時四林之中。乃已滿集攫肉之鳥。公爵震懼曰。君乃敢作如是念耶。蓋蕩子雖老。而夜甚畏鬼。且多迷信。雅不欲見美婦人作凶語如此。侯爵夫人曰。此僅想像耳。願或現實。亦未可知。如其否也。乃當更謀行事。隨起。就書架取脫闌錫爾跋軍旅地圖一冊。上載其地山川丘谷村市形勢極詳。於是指圖曰。此間平谷。卽多洛支珂。吾手所指。則爲亂地。扶刺赫叛人據之。若輩行事。有所聞耶。公爵曰。然。聞之。皆凶事也。侯爵夫人曰。善。然則使吾儕逋客與之邂逅。事當何如。恐此時君之少婦。或已僵臥川流澤腹中矣。公爵曰。可恐哉。侯爵夫人曰。所恐者獨其事信然。而吾儕無以爲徵耳。特向有術。脫闌錫爾跋日來情狀。兵部皆有報書。曾錄副本貽我。遂出稿本一卷誦之。盡二三行。且誦且笑。公爵如聽梵唄。茫然不能解。侯爵夫人又移身近之。以指彈其頰。呢呢自語曰。若欲令我歡樂。令我二人歡樂者。可趣兵部。爲我取祕書索隱來。吾儕當共披譯之。使是中有彼人之名。若當見雖有牝獅。猶或受擾也。公爵靜聽所言。其感效何若。惟言者能知之。羅什那返倚睡椅曰。若何言。趣往取書。時猶未晚。且以深夜披密書。事亦良適。倘歸而見我入睡未寤。則第耳語曰。脫闌錫爾跋消息至矣。吾當

立覺。今日去。吾待若歸耳。公爵乃起。有車候門外。遂乘之。示御者以向。策馬逕去。

公爵去後。羅什那掩戶獨坐。忽房中鐘鳴十下。然實已近二時矣。侯爵夫人驟起。探胸次出小鑰。啓其鐘門。內無鐘垂。後通一戶。有人立其前。跋陀爾也。侯爵夫人見之曰。若終至乎。跋陀爾曰。然。且亦將祕書索隱來。主人微笑。引之至案次。其前卽陳隱書。將事披譯。今於此先記數言。略敘二人關係。俾端緒少明。初。加爾陀理跋侯爵夫人曾張盛會享客。重以迦勒里公爵之勢。宮廷貴人咸蒞。跋陀爾方居要津。亦與其會。見侯爵夫人顏色。便立傾倒。乃以請託引進。時得過從。遂爲夫人臣奴。忠事不貳。未幾忽棄顯職。投迦勒里公爵爲祕書。及與安娜合卺期至。乃貽書請立離異。第其已棄舊信。改入羅馬教宗一事。則未言及。跋陀爾初爲吏。入俸頗寡。不足揮霍。而力好華美。冀以入時。且自炫耀。顧無所得資。則變志爲欺曲之事。僞摩那塞名。舉債於人。書贖券爲質。逮事公爵。囊橐漸豐。因往償宿負。思得券毀之。而事已無及。債主以度支頓絀。雖未及限。顧已呈券於摩那塞。摩那塞受券。已付之矣。跋陀爾大怒。幾欲手刃主者。然亦何補。頸旣受纆。不能擺脫。絙索之末。見持於人。而其人弱妹。則又卽薄倖之人。自所棄絕者也。勃闌迦歸公爵後。本不相得。益以跋陀爾居中煽難。難遂日亟。

一日過午。勃闌迦奔出。避其友陀爾曼提夫人家。已乃偕伽勃列耳二人赴羅馬。訟請離異。此事已見前記。及讞定。法皇令旨謂出妻未死。公爵不得再婚。是亦有人爲之中梗。蓋將以病加爾陀理跋夫人。阻其所謀。使不善遂也。

侯爵夫人暨跋陀爾俯譯密書。久久無所得。俄見中有一人姓氏。聞之極稔。曰亞陀良。文載扶刺赫軍攻多洛支珂。村人亞陀良氏往求成。敵攬而囚之。第二人繼往。請贖其兄。亦囚之。終乃繼以三曰摩那塞。侯爵夫人呼曰。唉。得之矣。次述其人自意大利攜新婦歸。至其地。乃託兄亞倫護女伴而自赴敵寨。衆係之。將駢殺三人。第至次日之晨。主者忽諾。悉縱之。且授旅券。俾返多洛支珂。而扶刺赫叛人則已散去。歸故家矣。侯爵夫人促曰。第更視下文。多洛支珂後何事耶。跋陀爾曰。不更記多洛支珂矣。侯爵夫人曰。此中若無間諜耶。跋陀爾曰。無之。多洛支珂人無作詞者。昔有其一。然君已用之爲奴矣。侯爵夫人恚曰。若乃安坐於此。恬然自得耶。誠思其地有一男子。若一生自繇榮譽。均在握中。斯人僅一動念。卽能擲若泥塗。禍福安危。不克自主。又試思彼婦人者。昔曾力批若頰。使若辟易。今或引爲笑談。加以嘲弄。又復斷吾道途。作之大梗。彼未死時。吾生卽永永不能見日。惟夜來得

現吾面耳。若任彼二人溫存行樂。乃自安坐於此。咄。若懦夫。將聽彼活至何時始已耶。跋陀爾不敢對。侯爵夫人又出胸前小鑰示之曰。孰有將消息來。報其死耗者。此鑰屬之。言已以吻親鑰。又令跋陀爾亦親之。曰。若河言。跋陀爾曰。吾惟力行沈思。不慣虛諾。侯爵夫人答曰。善。且俟再見。隨引呼鈴三次。示客當行。跋陀爾卽起入密戶中。倏忽已隱。出門呼車乘之。至一大酒室。詢公爵在否。侍者以實告。第方挾二婦人飲酒密室。跋陀爾進。公爵見之笑呼曰。吾知夜未闌時。汝必至此。已留食待汝矣。二女衣極華麗。如解語之花。一如紫華。一如白蓮。案上盛饌餽餘未撤。跋陀爾舉卮。乞素衣者爲注香賓。公爵曰。且止。先容一言。前此寄勃闌迦金。已若何矣。跋陀爾曰。吾正欲請公爵寄次季之款也。公爵曰。善。卽取之耶。跋陀爾曰。如公爵言。公爵詰之曰。若乃不知將易教改婚。如十一月來書所告。且謝吾贈乎。此書不落汝手耶。跋陀爾聳肩。自漉甜瓜汁於螞肉之上。宴然曰。由吾意言之。則豁達大度如迦勒里公爵其人者。際此當無他說。惟答之曰。夫人將由何道自善其生。吾所弗問。第使尙承吾姓。吾不能聽其徒行。汗襪履也。公爵笑曰。言善夫。欲我爲備奩贈。益以半年金額耶。跋陀爾曰。且止勿道。致負良宵。言請以明日。公爵曰。然吾乃欲及今言之。跋陀爾曰。諾。第言其實。則夫人勃

闌迦蓋已橫死亂山中矣。公爵恐縮曰。少年毋惡作劇。造此凶言。跋陀爾鞠躬極謹曰。某雖不肖。然以荒蕩謔浪之言。面謾公爵。則下走不能出此。公爵曰。然則再坐。勿作此態。頃所言事。究起何處耶。跋陀爾曰。在那提愛涅特與菲爾溫支大道間耳。夫人死雪上。貫於叛人之矛。因爲插述脫闌錫爾跋亂狀。和以意象。公爵曰。若又烏能知彼死是中耶。跋陀爾曰。死者記有姓名。萬無差誤。今茲第一事。卽迦勒里公爵當速運其妻遺體。歸葬家壠。公如不信。吾當上索隱之書。密書所在。公知其處。可歸自檢讀之。公爵止之曰。否否。吾不樂此。聽汝言足矣。跋陀爾曰。甚善。吾將爲公趣脫闌錫爾跋。求夫人勃闌迦贖魄。攜之而返。特事至慘惡。須鐵心乃勝任耳。公爵曰。更賸以錢囊。今將吾錢囊去。後當爲汝與契諾昆支錢買立一券也。跋陀爾白事已。乃別去。然其中最要一節。則未曾言。蓋頃所言之人。故無微恙。時正安居其家。望多洛支珂四山。以待朝陽之上也。

公爵聞跋陀爾語。茫然久之。已乃漸定。思可報其妻死耗於羅什那矣。因大喜。急歸就之。侯爵夫人方偃臥榻上。睡若甚酣。不知信然。或爲假寐。公爵俯而耳語曰。羅什那。吾妻死矣。羅什那目立張。驚喜問曰。何時何地。其事若何。公爵曰。在那提愛涅特。爲叛人所殺。侯爵夫人曰。妄哉。孰語若者。公爵

曰。君寵臣祕書跋陀爾也。彼蓋得之兵部官書中。侯爵夫人冷然斜睨之。公爵婉告曰。吾言悉誠。不敢以罔。頃已付錢囊跋陀爾。命赴脫闌錫爾跋攜其尸歸矣。隨就坐。與侯爵夫人相對。又曰。君須知吾嘆彼人。欲快覩其陳尸壠中。較君尤切也。君祈勃闌迦死。以人存爲梗。永相屈抑。緣此一念。乃致夜不安枕。第吾更不得安。宛有衆魅逐人。盡破吾睡。世甯有迦勒里氏乃肯令婦人滓其令名。爲世戮笑。且去故字。易以什克勒農夫姓氏耶。此第能行之凡民中。若莠耳刺羅苗裔。自當有以處此。必報之矣。故吾視彼人。決不能共履大地之上。侯爵夫人諦聽其言。張目頰頰。朱唇微啓。公爵又曰。比來吾資大喪。度支益危。前此入息。一歲得百五十萬。今僅及百萬之半耳。洛曼那產業。已全沒入官。匈加利農奴又悉散遯。益以壟斷喪敗。失尤不資。吾知世亦有人。能菜食鶉衣。拮据自度者。顧在貴顯之士。曾爲人上。今忽使自貶損。安於貧苦。以度其生。又安可得。以實言之。則吾當十二年前。曾欲傍先祖祠塋。建一神寺。以踐誓言。今豈尙能濡滯。又安能去妥華爾特孫名作。易以庸工刻石。飾吾書寮。或語吾摯愛之人曰。吾儕前居二廈。今一其已足乎。且吾萬不能告錢賈以乏。或使家臣節吾用三分之一。悉鬻吾所藏書畫金玉。以作補苴。否。是安可者。吾今所述。往皆未嘗相告。後亦將不復

言。以吾善知調劑。卑屈所不能安。必謀有以止此。雖灑人血。不之顧也。公爵時前俯其身。又密語曰。至頃所言婦人者。當來歸時。其兄曾與吾約。設二人中其一先歿。遺產歸後死者。彼少而吾髦。利在彼也。今雖離異。約則未破。勃闌迦死。其兄應以遺產歸我。侯爵夫人曰。雖然。其產止一百萬耳。公爵曰。君勿信之。其兄所與之息。誠止百萬。特實且五倍有奇。吾今惟靜待時機之至耳。彼在羅馬。命已瀕危。不絕者如系矣。乃忽狂易。將謀再字。雖然。吾約猶存。羅馬教令第許其離婚。故欲改嫁新宗。律所弗可。若其早死。則猶是迦勒里公爵夫人耳。特有當記取者一事。卽新宗教會。或使之先背舊信。斯與故夫決絕。乃成正式。然卽爲此。產亦應褫。蓋先人遺命。固云僅歸舊教宗徒者也。羅什那以兩手攀公爵首。引之下。附耳曰。彼未及再婚。必當先殞。公爵仰其身曰。吾無侈望。惟得見跋陀爾歸。攜其柩來足矣。吾當爲之厚葬。禮如貴人。且命捕治叛黨。爲復其仇。羅什那聞言大笑。魍魅噉人而欲盟手自潔。見者不禁絕倒。公爵亦笑曰。然。君疑戲言。笑之亦可。第今更聽吾言。如勃闌迦誠背其先人崇信而再字者。則一人之死。未足蔽辜。其所字男子亦必死。且爲結褵之長老。頌歌之兒僮。證人。良士。親鄰。賀客。以至憑窗目擊婚儀之村人。舉彼輩結婚之地。闔村當悉殲。此吾力所能及者也。今

君意滿耶。

第二十章

時多洛支珂亞陀良氏方備婚儀。百事就緒。勃闌迦已歸一神教會。更無他故爲障。家之庭後。有小屋一楹。內分兩室。一廚。蓋亞倫所造。悉照多洛支珂模式。彫堅木爲道具。壁上列釘。懸美瓷杯椀。且有古式食籠一。藏瓦具錫器。臥室衾帳簾幙。皆極華美。爲村中女郎所繡。亞倫初閱之。未屆婚日。不以示勃闌迦。又每薄暮。輒登邊石四望。偵鄰山有無烽火。降時恆自語曰。如無飛殃來敗風景者。斯幸耳。及禮拜日。村會發第三次合昏商告。兩氏親朋。例於是日先集郎家爲賀。客各攜炙雞一。餅餌一。來饗新人。共相燕飲。主人僅出酒醪。特非供應。客飲旣。亦各出資償之。悉聚而蠲諸村學。禮拜一至。乃舉昏禮。天未黎明。礮聲破闌而作。村人聞聲皆起。隨有少年數人。乘馬四出。別有數騎吹角過市。邀衆客赴會。已而婚儀鹵簿已動。自婦家以達會堂。鐘嗶然歡鳴不止。村人齒長者先行。少年次之。繼以婦人。新婦新郎各有扈從。介其中堅。洎成禮而出。戶外女郎競以鮮花投之。繽紛如花雨。顧

廟中儀注雖終。而其外尙有禮文。沿自古俗。村中少年各捧吉餅。競走至家。勝者得新婦手繡錦帕一方。復次繼以叶韻問答。有數人分爲二氏代人。沿上古鬻婦之俗。互相辯難。論新婦之值。男子終勝。惟須新郎先自陳詞。允將護少妻。爲之父兄。衆女郎乃進環新婦而歌。以止其羞顏。引之出手。與摩那塞把握。已遂護之使甯新居。卽亞倫所築室。爲二人未之前知者。衆引勃闌迦入。爲之上頭。加以金繡之冠。與摩那塞攜手就庭次。謁見衆客。時自覺幸福美滿。雖天上之樂。無以加矣。是日大會。客凡五百人。宴享極豐。衆皆愉樂。一室陶然。惟勃闌迦欲不能足。屢自言曰。安得育那珊嬋那比亞亦來。然將莫而二人竟不至。亞倫亦漸不安。曩見勃闌迦憂念。百計慰之。至此策盡。乃出其末計。語勃闌迦曰。吾曾許昏時爲演什克勒之舞。今當踐言。君善視之。此舞不易觀也。什克勒之舞。實非舞蹈。且演之至難。非筋骨剛強而肢體柔輒者。弗克爲此。演者又當力自節樂。且舞且歌。先躡一足而立。左右迭代。隨屈其膝。狀如蹲踞。伸一足向前。舉手出頂上。一按腰後。踵不著地。又上下雀躍。口度小曲不絕。容色嚴謹。不變其常。此舞至奇妙。惟魄力堅忍者。乃足爲此耳。

亞倫舞未終。季弟亞力山大忽排衆入。就之少作耳語。亞倫立止。躍起而呼曰。若輩來矣。勃闌迦聞

言亦大喜。欲首逝之。而亞力山大呼曰。媿勿出。又曰。毋令媿出者。然已弗及。有二騎止門外。一爲嬋那比亞。勃蘭迦趨就之。執其手曰。君終至乎。吾儕盼君久矣。今容扶君下馬。嬋那比亞無言。亦不動。勃蘭迦問曰。顧育那珊安在。嬋那比亞指其旁一騎曰。此是也。馬背有物。以繩束之。蓋一尸耳。勃蘭迦大呼曰。育那珊。嬋那比亞應之曰。若弟旣殺吾父。吾兄亦殺若弟。爾後往復報償。不知胡底。勃蘭迦震懼。噤不能言。安娜繼出。哀極失聲而哭。忽有撫其背者。聞亞倫之聲曰。勿哭。幸毋聲。否者慮室內衆客聞之。且立出殺息比略奴之女矣。安娜掩面。投勃蘭迦懷中。亞倫顧其弟曰。亞力山大。可入告彼百希。爲奏樂曲。不可使客無歡也。時摩那塞出。亞倫低語之曰。摩那塞。速助我扶吾弟下騎。摩那塞聞言。如匕首貫心。兩足皆顫。顧立自鎮定。解索扶尸下之。嬋那比亞方共勃蘭迦談曰。菲爾溫支小戰。匈加利人之死者一。彼卽其人矣。馬負尸行。逮吾得之。君邀吾二人赴宴。今皆至矣。君可將我入。告衆曰。此息比略奴之女。其兄蹂躪薩司德菲爾溫支。殺亞陀良育那珊者也。勃蘭迦力揮其手。吶語曰。去矣去矣。以懼嬋那比亞爲村人所得。會殺之也。亞倫曰。若第安行。吾民必不追躡。旣往勿言。爾後當兩無所負。嬋那比亞曰。亞倫。吾無負於汝。惟承君姊妹殷殷招致。則負其惠。行必有以

相報。且吾猶有告摩那塞者一語。若幸憶山寺臨別時言曰。吾與爾成誓相保守。第如爾衆有人。自來擾亂。爾時乃可戰栗耳。幸時念之。今別矣。言已。迴騎衝風雪而去。亞倫乃曰。今焉置吾弟。室中賀客方滿也。勃闌迦曰。惟吾儕斗室中耳。亞倫屏息曰。置君新房中耶。嗟夫。天乎。第亦無奈。遂共摩那塞昇育那珊入室。去其束縛。置榻上。以待棺成而斂。斗室初啓。死亡先來。且爲入室第一之客也。勃闌迦坐榻側。凝視死人。見面目酷肖摩那塞。不覺往事陡現。憶在珂羅士跋遇其人。方引衆士以趣戰場。又憶當日約言。待歸來時。請與一吻。卽輿尸而返。亦踐其言。今彼戰死歸矣。約言當踐。遂俯而就之。而心忽搖搖然。覺偃臥其前者。非育那珊而爲摩那塞。及脣方觸死人冰額。顫不自支。啜泣呼曰。摩那塞。而摩那塞正立其側。擁而慰之。然則彼固未嘗死耳。勃闌迦意定。惟喁然自語曰。唉。君毋死。勿令我見君如此也。時亞倫暨其二弟亦進。抱死者吻其額。長兄三人。亦一一自客室來會。蓋亞力山大召之也。惟座中賓客見衆逡巡引退。亦不留意。歡然高會如故。意新婚士女。此時已甯其居。無足爲異。特不知事實有間。哀樂正反。勃闌迦坐死人榻畔。通宵未息。所以度其婚期良夜者。僅如是而已。

次日侵晨。喪鐘發響。告多洛支珂居人。村衆不幸又弱一個矣。昨宵昏醺座人。今乃悉爲亞陀良家。弔客眷屬先出。治墳穴於山趺。蓋多洛支珂皆鑿石壁爲墓。村中山石确犖。卽爲居民墓地之用。家各一穴。年漸久。穴亦益深。或竟成巨隧。墓無碑碣。姓字。惟家人憶之。能自辨別。村中一人死。則其親屬卽手闢石穴。瘞尸其中。此風傳自古昔。歷世守之。卽或死者之家。無人爲理。則鄰人亦樂爲代葬。多洛支珂全村。絕無傭夫所掘之墓也。過午。衆集會堂。臨蓋棺之禮。長老致辭。爲安魂魄。喪發。衆徒步送之。臨其墓。男子荷棺於肩。上置死者遺劍。繞以花環。及戰冠一。已受彈而穿。其後繼以少年。共唱輓歌。婦人涕泣而從。及抵亞陀良氏墓門外。兄弟七人共進。扶棺置新穴中。以巨石封其口。出而相抱爲禮。時有白髮父老一人。出據石案。對衆陳辭。述今日葬者何人。平生行狀何若。及以何而死。未言如村有居人。則死者記念。亦永無盡。長老繼上。頌祝新墳。且爲衆淨禊。少年又歌。禮畢。婦孺相攜而歸。男子皆後。亞倫登臺言曰。我諸昆弟親朋。吾儕旣爲死者歲事。今當自盡生者之責。此日輓歌已足。今容吾儕甲矣。三百人聞之。同聲應曰。趣甲趣甲。衆意皆決。立欲趣前討敵。爲死者復讐。互語曰。吾儕速歸。甲矣。亞倫呼曰。衆赴市相會。時忽覺有人提其帶。舉之下臺。亞倫不待反顧。卽知誰

何。村中惟摩那塞一人。乃具如此大力耳。摩那塞故揚其聲。使衆聞之曰。若何言耶。吾與彼成。憑一神之名。誓相保守。今若乃欲羞我乎。亞倫曰。彼不殺吾弟育那珊耶。摩那塞曰。不然。弟執劍而死。行同勇士。死無所怨。此外猶有國人。爲宗邦戰死。吾儕當悼而敬之。不當如野人。爲國殤尋仇。逞殘殺也。亞倫曰。摩那塞。汝言甚當。特不必以野人相況。吾非言襲擊鄰村。火其居室。第云善自戒備。以衛室家耳。且吾信教滋篤。禮拜赴禱。雖病不缺。惟吾銃已實。藥丸充足時。則吾禱尤安爾。摩那塞曰。然則若非真信明神。所奉耶穌。蓋外道可焚。黎民可殺。十字之軍。亦假威以行其暴。而非和平慈善之基督。曾告彼得曰。彼執劍者。必死於劍者也。亞倫辯曰。吾不信耶穌真有此言。馬太雖云然。而馬克路該。咸所未道。若據約翰所傳。則耶穌既見彼得去馬各之耳。但曰韜汝劍而已。使彼以此詔我。吾將不自審何爲。第所知者僅此一事。如耶穌以羹湯授猶大時。吾在其側。必力搥脰首。使不能更賣其主。故今日如有叛人。引敵薄多洛支珂者。吾亦會撲殺此獠耳。摩那塞曰。若言叛人。誰耶。亞倫曰。昨日女郎謂如有叛人出自汝衆者。乃可戰栗。此其人耳。吾知彼之所指。近叛衆中有人。以殘厲著。卽吾儕之猶大也。摩那塞曰。然若何以知之。亞倫曰。以彼自名儼爾波奴也。凡扶刺赫人。無有以古

帝綽名爲字者。如吾衆之阿帖刺然。摩那塞聽之。吾至愛若。且願聽命。吾不忘若昔日獨援二兄之事。若才勝我。吾第能爲死者復仇。若則能救其命。故若旣與摩伽媾和。吾儕亦不犯約。今當不爲育那珊故。取償於彼。第使傲爾波奴之衆。來犯吾村者。吾儕當亦有以待之耳。摩那塞曰。吾亦當援若一臂。二人遂握其手。又相抱作禮。村衆亦散。

第二十一章

年來喪亂頻仍。地醉人血。至一千八百四十九年之春。野花曼開。芳菲如故。似天意厭亂。故以斐疊之景。與塵世亂離爭勝者。一日爲五月亭午。天物和美。勃蘭迦安娜摩那塞暨亞倫出遊山。方共躋險仄鳥道。摩那塞挾稿本及零星畫具。亞倫則爲女士攜外衣。並食榼一具。衆皆不兵。惟攜二杖。下續鐵節爲足。二人先行。女士從而後。沿路摘拾春花。石南香蘭之屬。隨處有之。采可盈匊。谷中有羊羣高鳴。畫眉囀於枝頭。聲如絲竹。摩那塞先問曰。亞倫。若言誠耶。一旦事起。若信能當此一方。却來敵乎。亞倫曰。然。吾儕先民。非卽在邊石拒蒙古耶。摩那塞曰。特此在古昔。戰法不同耳。亞倫曰。卽扶

刺赫今日戰術。詎有勝於韃靼者。摩那塞曰。然當時之能守此者。別有一節。亞倫曰。若安知我遂不能亦爾耶。摩那塞曰。吾甚欲知若以何術克此。亞倫曰。吾不能語若。以若非戰士。凡文人不得見吾堡壘。吾惟以示女士。女士蓋能執兵者也。日前逼亞力山大假以小銃。爾來時在後園。設鵠習射。摩那塞曰。嘻。甯吾妻乃知若何執兵乎。亞倫曰。然。且此非兒戲。豆銃比也。可信之。彼當不賤售其命。若毋笑爲。亞倫輩所登山。卽爲邊石。高可眺遠。若凌絕頂而望。二十二村沿山而居。歷歷可見。亞刺諾思川曲折流其間。狀如銀帶。終乃與他川會。以入麥洛思川。引領西望。極目荒涼。惟削峯莽麓。聳然高峙。了無村落人煙。行迹亦絕。反顧山裏。斯卽多洛支珂。果樹方華。田畝整齊作方罫。如碧色氈罽。禮拜堂頂貫樹陰而上。椎聲隱約來迎人耳。乃村人鑄冶耒耜之屬。辟此荒蕪以成隴畝者。摩那塞望之歎曰。吁。吾安得收之入畫歟。勃蘭迦慙慙之曰。君曩非克羅馬劇場。收之入畫耶。摩那塞曰。彼羅馬。此多洛支珂耳。吾能描所愛之影。而不能繪吾母也。言雖云然。顧仍擬一試其技。三人遂任之作畫。自往攬山中勝迹。摩那塞呼亞倫之後曰。亞倫。幸善視吾妻。毋令顛躓巖下。亞倫返呼曰。無懼。山先仆者。彼乃蹶耳。摩那塞曰。若能允我不將勃蘭迦及安娜登喜陀思峯耶。亞倫曰。諾。摩那塞曰。

能誓之乎。亞倫曰。誓之。摩那塞乃聽其去。方起草時。忽念亞倫第允勿將女士登危峯。意或僅指攜挈。若爲鄉導。則所不計。亞倫善遁辭。類多如此。摩那塞遂收畫具迹之。特亞倫故未作劇。惟引二人至山谷之次。谷甚深險。爲喜陀思及路易士二峯之畛。中有小道直下。可達多洛支珂。第極嶮阻。故鮮行者。遠望谷端山石間。現一穴口。名札該士之穴。前有石屏爲衛。惟緣谷鳥徑一線。可以相通。設屆戰時。頗易防守。喜陀思峯巔植芻草一叢。遠望可見。不審以示人勿登。抑護山頂孤松。俾勿攀折。或以止竊芻之人。使毋刈山上野草也。且山路險惡異常。遊客探奇。或慮顛墜。因以此止之。使勿凌此險。未可知耳。女士見攀援不易。亦立止。惟亞倫則登此巉巖。無殊遊戲。久慣習矣。隨語勃蘭迦安娜。謂如肯安坐於此。不妄動者。自當登峯吹角於上。反響四起。聲至清徹。且折孤松小枝。攜之而返。二女如言。坐草上。編所拾野花。亞倫遂去。

女士共坐久之。亞倫尙未達山巔。不覺漸勸。安娜家事鑛冶。多識金石。偶見亂石間有紫石英小片。卽指以示勃蘭迦。此外玉髓瑪瑙。亦恆見石中。時或三者合結。安娜遂與勃蘭迦共拾之。藏諸衣袋。專意於此。不知後有人來。漸近其地。相距不五十步。是從何來。甯夙匿山穴之中。遂以潛出。今不意

襲人。將何爲者。其人衣扶刺赫鄉人之服。白色羊皮之冠。肩垂黑髮甚長。披皮裘。衷衣下露。掩及膝際。足著編履。負大鎌。背日而立。容貌不可甚辨。二女忽舉首見之。互握其手。不禁驚呼。如覩夜魅。或遇故鬼。生不相能。死猶見逐也。其人聞呼亦震。陡止。啓口如欲語。已乃忽默。瞠目諦視。歷數杪時。左右不知所可。旋即奮然進向女士。面色猶厲。下所負大鎌。執之右手。時山巔亞倫角聲忽作。二女竭力同聲呼曰。亞倫亞倫。追者聞名及畫角之聲。驚愕矗立。倉皇反顧。亞倫山上亦已見之。操羅馬尼亞語厲聲呼曰。兄弟趣行。其人略一思索。知亞倫不及下山。未能爲害。遂又力前。相距僅二十步。目光炯然。面凶猶不復類人。雖壯士見之。猶或喪膽。安娜見事急。亟挺身而前。庇其女伴。勃闌迦則欲力奔。投於巖下。其人追益急。不數武已垂及矣。顧其人忽止。如受批頸。蹣跚却退。兩足皆戰。呼呶作異聲。恍若有遇。令失其魄。猶豹之逐鹿。見獅而竄也。勃闌迦暨安娜皆反顧力趨。不復恐怖。且奔且呼曰。摩那塞摩那塞。逮與遇。投其腕中。男子顧視。又見亞倫奔騰下山。喘息將及。乃不暇計慮。急棄其兵。自投谷中。踏亂石危崖而下。以逃其生。摩那塞扶二女。親其頰曰。汝曹何懼耶。視其事若甚微者。二人盆息。不能猝言其故。惟云突遇惡人。來相蹤逐。第皆不述其人何狀。貌肖誰氏。摩那塞笑曰。

唉。汝曹孺子。胡爾倉皇。此僅竊芻之人耳。喜陀思峯上野草茂生。自摩諦亞爲帝以來。亞刺諾思什克勒人卽常與鄰村爭草。汝曹所見惡人。亦第村農來求束芻以飯牛者。今見吾儕。便逸去矣。若不見彼人急遽。且棄其鎌耶。二人牽摩那塞。往觀扶刺赫人之兵。摩那塞拾視之。呼曰。此吾村製也。有印爲識。柄皆刻畫。殆主者自記其工作之數。或秋收所獲耶。時其人已下谷底。亞倫亦降。呼吸不屬。赤其面。且棄其帽。以冀速趨。直就崖次。呼逃者令止。取巨石一方投之。安娜驚噉曰。噫。若何爲。石中彼人者奈何。亞倫更拾一小者投之。答曰。中彼人者。助之速行。不亦善耶。顧相去已遠。石皆旁落。不能中。安娜尤之曰。若會殺彼人矣。亞倫力擷其髻曰。殺之者。更善耳。摩那塞曰。特亦太甚。彼僅來竊少許芻草。且未得也。亞倫曰。彼不爲竊芻來。蓋儻爾波奴之謀耳。摩那塞曰。彼來此山。能訶何事。亞倫曰。彼能訶得何事耶。嘻。若口良利。吾所設堡壘守備。皆在邊石之上。然。若今笑我。第一知蘊奧。當不復笑矣。吾今將以巨礮示女士。惟不能使若見之。摩那塞笑曰。兄云巨礮耶。吾不知安從得之。亞倫曰。吾事止能爲女士言。若倚石而坐。自繪物色。不得觀礮臺。然。吾有礮臺。其中百物皆備。昔伽波爾亞倫以礮守此。安見同名之人。遂不能爲。女士可觀吾礮。吾當出以相示。第須戒約。不以所見告

人。卽摩那塞亦不得聞。勃闌迦安娜如言。亞倫乃引之山上。其處有舊壘敗址。爲匈加利最古遺迹之一。未幾三人皆返。女士咸癡笑。而亞倫色獨莊。時舉指示之。使守前約。而二女不理。亦不洩言。第笑而已。亞倫因不樂。以爲卽此癡笑。所洩已多。自語曰。若令婦人與闕事。大抵爾耳。二女極意慰之。而笑益甚。亞倫乃曰。吾願君輩知此非細事也。且吾前以巨石投訶諜之後。亦正有故。女士頓憶前事。不覺悚慄。勃闌迦密語安娜曰。甯吾儕同作是念耶。安娜微歎曰。然。蓋是日之夕。安娜將寢。忽以紙冪臥室所懸小影。如防入夢者然。

第二十二章

阿勃魯般涅市中大道。有二騎逕過。其一扶刺赫服。上加銀釦外衣。冠插鷺羽一束。腰懸長劍。形屈曲。囊中小銃隆出。別有長槍橫鞍上。察其容色。非扶刺赫鄉人。後之從者一騎。相距數武。則信此間產也。道上百物淒寂。惟蹄聲凌亂。響徹空街。發爲反應。屋宇半焚。或餘敗壁。煙熏都黑。夾立兩旁。以迎過客。禮拜堂楹間。有小兒血色手印一。此胡來者耶。昔日市集之地。滿生野草。蔓延至茂。有井爲

磨石所掩。久無人用矣。時或有野犬瘠小。見騎過。潛出向之哀號。已復却入敗屋中。二人更進。村落已盡。前爲大路。沿一川而行。川流兩岸多建冶廠。蓋此地舊多良冶。鑛產極饒。第今則屋已無存。僅餘焦土斷磚。少留陳迹而已。又時遇磨室臨流。室亦荒廢。惟磨輪猶完。爲流水所激。尙自緩轉。過此而後。騎入別村。村未全敗。數室間缺牖戶。他乃尙全。中有一宅。壁嵌羅馬墓石一方。刻鏤甚深。文約略可辨。云第三旅百夫長凱思朗格諾思於茲埋骨。門次階石之一。舊爲驛碑。前橫坐榻。則以古棺之蓋爲之。亦有銘誌。使好古之士摩而讀之。當知曾有羅馬金髮美人安臥其下也。二騎至此。止其轡。有老嫗自小戶探首出。貌絕醜惡。蓋扶刺赫人中有絕世美姝。亦有驚人醜媼。試叩人戶。必見如是老嫗。啓門應客。時媼不待二人通白。卽呼曰。彼不居家。已趣長老樹矣。若可自往索之。銀釦者曰。諾。若知長老樹所在者。幸先行。爲吾儕導。言已欲行。且不暇飲其馬。狀至汲汲。衆取道深林。行良久始達。時已黃昏。益以天將雷雨。濃雲四合。益復冥闇。所謂長老樹者。蓋一大木。矗立野中。四面環以籬落。皆信士手建。居人有事。輒至樹下宣誓。禮至鄭重。凡樹陰所及之地。無不爲衆所敬。樹旁有小禮拜堂。構以木。屋山傾斜。敷以版片。尖頂小塔屹出其上。扶刺赫村人聖寺。皆作此狀。今堂已廢。鐘

樓空虛。內無懸鐘。窗間波黎皆碎。風穿空而入。樹趺之側。已繫馬十餘。扶刺赫童子數人守之。各披重裘。以禦風暴。幸木株大可障庇。且此名長老之樹。雷電亦不侵之。銀釦騎士至是下馬。授諸從者。而自趣寺門。有甲士一人爲守。問其名。答曰。儂爾波奴。遂縱之入。內極昏黑。雖壇前二燭方然。而光暗不揚。且當窗風。搖搖然狀如欲絕。時空中電火四掣。重雲皆裂。光射室內。反得微明。見衆約十二人。列坐凳上。被扶刺赫人之衣。亦有著軍服者。別有人背壇而坐。狀似渠魁。衣僧袍。長袖飄然。膝上坐美髮小兒。展廣袖蔽之。取頸所懸金十字架與戲。長髯黑色。時遮小兒之面。小兒喃喃自語。且自戲弄。不顧他人。暴雨崩騰。作聲甚厲。亦了不驚怖。儂爾波奴前致辭曰。諸君子友朋。兌色波魯忒刺揚之苗裔。長袍者止之曰。儂爾波奴。可勿拘此儀文。消息如何。容吾儕聞若使命。儂爾波奴曰。吾蓋齋訓令來者。長袍者曰。然則言之。儂爾波奴曰。吾儕今宜力戰。不可復緩。匈人客卿貝謨。以脫闌錫爾跋事平。已引大軍趣巴那德。僅留正兵使守關隘。且攻迦爾斯堡。今當往而撓之。俾弗能出克洛諦亞。長袍者問之曰。易言之。卽以救葉刺契支。免其殲滅。因使吾儕當貝謨之道耳。儂爾波奴曰。吾意君輩阿勃魯般涅及勃羅特之勝軍。當詎任此。不萎縮也。長袍者搖其一足。小兒隨之上下。狀如

馳驟。且曰。今容吾儕計之。以此間烏合之衆。無精騎巨礮。亦無良將。往敵整備之師。乃有倖勝之望乎。況彼軍朝氣方盛。旣力破奧兵。驅之國外。且能並敵援軍。抗鄂羅斯驍騎者耶。儂爾波奴曰。非謂此也。吾儕之事。惟在攻略山中耳。長袍者曰。第吾儕山中已無讐憾。若不知耶。頃從山中來。甯有所見乎。儂爾波奴曰。憾尙多耳。如多洛支珂。時電忽發光射其面。壇下一人呼曰。及妥爾陀。儂爾波奴含怒呼曰。否。吾儕無嫌於妥爾陀。其一答曰。然則於多洛支珂亦何嫌。多洛支珂之民。素無害於吾衆。雖間以黑鐵相遺。亦惟犁鋤車輪之屬耳。儂爾波奴曰。其子弟皆從軍。貝謨戲下。吾儕因受其黑鐵之丸。然此猶細事。多洛支珂者。實摩陀耳。人思想文物長成發達之地。亦新教旁門之所棲止。是中居人。勤於勞作。將以學業之果。克勝世界。此村一下。足使遠近披靡。人心震讐。不啻聞沛思德都城之陷也。貝謨中途聞報。必止軍返脫闌錫爾跋矣。苟吾儕摧殘之益極凶厲。則爾後戰功亦益顯。空中雷電暴作。言者揚其聲而呼。衆始得聞。逮述己。長袍者答曰。儂爾波奴。今聽吾言。若策雖善。然猶有一節。終爲所蒙。若欲令作凶行之人。蓋久飽於殺僂。不復樂爲。方其渴求報復。固以喋血爲快。及旣鑿飫。且漸悔其往行矣。吾前見衆殺人道上。一家皆屠。猶餘此穉子。吾趨而攫之。納諸袍中。有

少年暴怒。以鎌劈吾首。使非吾冠。殺其力。顧且立碎。顧三日後。少年忽來視兒。此卽前以兒故。憤欲殺我。賊及其施洗之長者也。兒以喪其畫眉。啼泣求返。少年乃躬爲入林。捉其一與之。且如死人可起。彼亦甚樂返其父母耳。自吾拯兒後。此子卽親附我。不肯更離。小兒聞長老言。了無所解。惟自語且笑。僦爾波奴乃語衆曰。此言過於迂闊。不切事情。吾儕方在戰時。凡屬士卒。受遣當立往。長袍者曰。僦爾波奴。若言善。吾儕士卒。當隨指揮。第天風之力。雖能部勒惡雲。向往惟命。而不能迫其妄發霹靂也。僦爾波奴曰。吾知一雲。蓋不斬此霹靂者。長袍者曰。殆謂息比略奴之衆耶。僦爾波奴曰。然。長袍者曰。息比略奴暨其子皆死矣。僦爾波奴曰。爾者益善。彼遺一女。渴欲報復也。長袍者曰。若識之耶。僦爾波奴曰。吾所愛也。長袍者曰。若已決以一村兵火。爲彼婚禮耶。孰當其選。僦爾波奴曰。已告若矣。多洛支珂也。一人呼曰。當爲妥爾陀。僦爾波奴曰。吾執前議。其人曰。然則拈鬪決之。僦爾波奴曰。甚善。因就燭光之下。取二紙書名。投之帽中。曰。孰拈之者。衆不敢應。僦爾波奴又曰。此當使清白之手。爲決二村禍福。今命此小子爲吾儕拈之。長老曰。唉。以此兒清白之手。命擇一村。付之屠略耶。僦爾波奴。若鬼謀狡哉。時小兒出其纖手。探帽中一紙出之。以授長老。長老呼曰。爲攜燭來。言

未已。電光穿戶而入。直達室奧。衆方聚視。不待燭至。已見紙上所書。咸大驚。同聲而呼曰。多洛支珂也。電火未絕。迅雷隨之。殷殷如貫珠。地皆反震。蕭寺爲之動搖。

第二十三章

扶刺赫人既定議。卽有人偵以告多洛支珂。此二月中。村人警備。如立伏雷之上。惟待及時而發。顧仍服勞作。不易常度。掘鐵鑛中。播穀治圃。績麻鞣革。遣兒童入學。禮拜日至。羣赴會堂行禮。惟下午不復遊宴。闔村男子。蔑弗從事習戰。卽十二齡童子。亦啼泣求與其役。衆意皆決。甯盡滴其血。不使敵入村一步。雖婦人各磨刀斧藏之。護其子女。倘事不可爲。則先死之。然後自殊。俾勿生入敵手。未幾。旣七月末日。田稻已穫。散置隴畝間。農夫將擔之歸。忽見烏雅羣飛。其數無量。嘈雜亂鳴。聲滿山谷。曾習戰事者。知此鳥爲兵隊前驅。戰禍且近。已而惡信果至。有使者自聖喬治村全息奔來。言儻爾波奴軍已疾進。村人久備。亦不驚擾。各棄鎌叉。取其火器。衆分地而守。咸有定位。道上堆置笨車。用作阻障。且築隄壅水灌波勒夫之路。以絕進軍。亞倫偕四十人攀登邊石爲守。以拒百千之敵。使

事後回思。應不禁自笑其妄也。時及卓午。聖喬治逃人已至。村衆供以兵械。令共守衛。其數益增。總可四百人。皆能戰者。摩那塞獨不與。婦人亦居家中。亞倫初欲送之。匿什吉斯穴。而衆弗可。願安居故宅。以待天命。摩那塞乃抱勃蘭迦暨安娜。且囑珍重。勃蘭迦驚曰。君奚適。時育那珊之面。不覺陡現目前。乃深懼此別。恐其弗返。摩那塞曰。吾赴敵營耳。勃蘭迦曰。君獨行耶。摩那塞曰。否。吾非獨行。衛者甚多。于黎爾前。密赫爾後。伽比爾左。刺菲爾右。以色列則臨吾之上。勃蘭迦曰。然胡不甲。摩那塞曰。有敵人舊約。許不侵多洛支珂。此吾甲也。吾將以此克敵。不血刃而勝之。勃蘭迦慘然視其面。時有無限至情。摯愛深愁。口舌之力所不能宣者。悉於此一視中見之。摩那塞曰。君憶否。吾曾一往。且得勝歸乎。扶刺赫人渠魁。蓋舊識也。摩那塞時爲此言。固未留意。而後竟應。勃蘭迦勉自鎮定。執其手曰。甚善。然則君第自行。吾儕事當任天意耳。摩那塞遂吻其額。而不禁微歎。安娜一見。知其心事。卽應之曰。兄毋過慮。吾儕志決已久。事若如此。拚一死矣。家國愛人。悉已淪喪。吾儕必不倖存。及敵入室。此間有小銃二支。當各取其一。互抵胸前。呼意中人名。與之告別。此卽一生最末之語矣。兄可自赴所事。毋以吾儕爲念。摩那塞百感交集。不知所云。因默然復吻二人之額。疾趨出室。不攜一

杖。獨向聖喬治村而去。

時爲下午四時。多洛支珂距聖喬治村路不甚遙。健步者半時可至。摩那塞出村。卽見兵士數隊。散駐道上。咸注視行客。狀若甚詫。顧見其顏色鎮定。又無兵器。遂不相擾。且衆方屠牛割肉。就田間炊黍。殊鮮暇晷。蓋烏合之師。素無紀則。亦不設斥候。譏察生客。摩那塞擇衆中色少和善者一人。乞爲鄉導。至渠帥營次。其人欣然應之。途中二人問訊。意漸馴熟。乃對客抒其憤抑。謂當此秋收勞作時。男子有事。當居家中。今強之遠征。所損滋大。已而抵營。導者示客以渠帥居室。摩那塞出淡巴菰一支贈之。其人大悅。感謝而去。摩那塞直至門次。白守衛之士。乞見僦爾波奴。守者答曰。將軍頃不通謁。方就晚殮。未必卽出也。摩那塞出名刺。使門者持之入。未幾出。傳僦爾波奴言。命客少待。先縛置窖中。然後相見。摩那塞坦然聽之。惟自語曰。人人行事。自各不同也。使是時踰闌而出。逸入林中。衆卽不能迹獲。顧摩那塞之意。則謂今日此來。蓋非倉卒脫歸。便可塞責者。遂語門者曰。善。曷前縛我。而衆皆相顧。莫敢先出縛此壯夫。久之。二人始前。然適無繩索。摩那塞命之曰。然則往取之。及繩至。又詔縛者曰。出吾錢囊。中有小錢若干。可分受之。又有紙一摺。爲上之將軍。請誦一過。復取衣袋中

煙草。然其一。插吾口中。二人如言。隨引之。下一土窖。爲儼爾波奴留待惡客之處。門者導摩那塞入窟。更啓一戶。推之入。命坐是中。少作休息。復扃門而去。窖內暗不見物。僅有一石穴以通風氣。微光略自外室而入。摩那塞默自思維。今日景遇。正與伽藍山上彷彿。惟前此手未受桎。亦囚之終夜。及晨而和約成。意今茲或亦能爾。因銜煙沈思。每一呼吸。暗中火光反照其面。忽聞屋角有人呼曰。摩那塞。摩那塞曰。誰耶。其人曰。我也。摩那塞識其聲。蓋似百希樂人耳。因問之曰。闌尼耶。胡爲至此。闌尼曰。儼爾波奴囚我於此也。摩那塞曰。彼何憾於若。闌尼曰。彼食時命吾奏樂。吾告以弗能。摩那塞曰。何也。闌尼曰。吾樂不能爲吾國之敵奏也。箸者曰。嗟夫。流民之國。彼在國中。第得遊行大道之上。或建茅舍以避風雨耳。他更何有。闌尼又曰。彼乃批我。且置諸此。云將見縊。或轆我輪下耳。第吾終不爲彼奏樂。縱彼撞吾琵琶毀之。吾亦不惜。摩那塞慰之曰。少年。毋戚戚爲樂人。曰。吾了不戚戚。惟君煙草盡時。幸勿棄其蒂。君足未枯。可以行路。請來此落煙蒂於吾口中。俾得咀之。摩那塞曰。然若當得熱食耳。闌尼曰。無傷。

摩那塞見樂人曠達。意甚善。因慰解之。言見儼爾波奴後。當爲請釋。闌尼應之曰。恐君且未能自脫。

耳。凡人落僦爾波奴手中。不啻爲屠伯所執。彼已殺使者七人。特此僅聖喬治村農而已。若君者。亞陀良氏之子。則彼又當如何。第君尙得少休。彼輩先至而君獨後。每飯時。舉卮飲酒。一吸立乾。若黑咖啡則徐啜之。吾知此僖極稔。君一見其人。當亦立喻。摩那塞。吾願以琵琶相賂。若不及見朝日之出矣。第此亦自取之。使君與僦爾波奴戰者。以一蹶三。綽有餘裕。今乃不見之戰場之上。而自來投。聽其繫縛。如基督之在十字架也。摩那塞叱之曰。若勿妄言。不爾者吾且蹴矣。樂人悠然曰。若蹴無妨。第使吾爲基督者。當弗跨蹇驢而索韋舍勒尼侯爵廐中良駿。及吾登騎。便蔑視畢刺德老奴。不復理之矣。言次聞窞門外有轉鑰聲。樂人呼曰。彼來矣。摩那塞。吾已不能得若煙蒂。彼必先將我出耳。時風穴中已隱約有光可見。鐵門隨啓。二人秉火炬。分立門側。僦爾波奴後至。衣扶刺赫軍服。面中酒作赤色。長髮垂肩。摩那塞視之。雖易異服。而一見立識。乃知闌尼言皆非過。斯人非他。蓋卽跋陀爾弁耶民也。摩那塞不爲動。仍屹立迎之。僦爾波奴先曰。亞陀良摩那塞。若祈見我。今在斯矣。若識之否。摩那塞曰。若名僦爾波奴耳。僦爾波奴曰。乃不憶猶有他名。且爲舊識耶。摩那塞曰。若昔何人。吾所不問。特今日來謁僦爾波奴。以前有約言。求踐諾也。僦爾波奴曰。若須知我非止僦爾波奴。

且爲他人。今視此爲信。遂呼持炬者前。取約焚之。摩那塞聳肩吐其煙氣。僦爾波奴曰。若解未。世乃有人。曾誓敵多洛支珂。必盡殲之。不賸片瓦。亦不遺一人。以語滅亡之迹者乎。今吾日至矣。而多洛支珂則夜。言至此容色凶厲。大類野犬。摩那塞睨之曰。虛聲恫嚇胡益者。僦爾波奴撫佩劍。舉其首曰。恫嚇云乎。豈謂吾作戲言。或尙憐汝耶。摩那塞曰。若我一人。屠殺惟汝所欲。吾備之久矣。第亦何益。多洛支珂不可下也。全村甲以待汝。可往試之。當別遇舊識。來相迎迓。吾衆邊防至固。非汝曹暮氣之軍所能猝犯。若或殺我。不過滅拒者一人耳。汝衆一前。僅焦頭爛額而歸。而於多洛支珂。且不能動其一石。僦爾波奴怒捋其袖。如屠者之將殺牛。曰。良然。第聞吾言。汝歌當作別調矣。今聽之。吾誠告汝。方吾引兵僞攻谷口。爾民出全力相抵時。別有大軍繞道出邊石之後。其地無守者。僅婦孺當其衝耳。婦人穉子命將何若。汝行自知之。第思率此軍者。爲一女郎。昔登若門。爲汝弟所逐。加之惡聲。繼以老父二兄。咸被殺僇。痛心舊恨。渴欲圖報。此卽嬋那比亞。息比略奴之女。昔汝弟育那珊之故愛。而今我締盟之人也。吾方誘戰。彼已下山叩若之戶。逮信火一舉。全村皆摧。若闔家婦孺。悉爲嬋那比亞所得矣。摩那塞不覺戰栗。顏色頹喪。自信亦失。惟私語曰。天意也夫。僦爾波奴大笑曰。

吾不已搔著汝癢處耶。若第思之。汝妻將何如。否。吾言謬。彼非汝妻。僅汝歡耳。摩那塞聞。冒及勃闌。迦乃暴怒。不能忍。顧無可爲。惟吐煙蒂中其面。儼爾波奴忍之。以手自拭。轉爲微笑。而笑極可怖。曰。善。摩那塞。今更增一恨矣。吾不復報之體幹。惟知以何法苦汝神魂耳。今末次之辱。併前此百恨。悉當取償於勃闌迦之身。然後更及汝也。摩那塞曰。若毋過自信。汝曹賊子。方破吾門。二女已銃射其。肥。汝得二尸而已。儼爾波奴笑曰。若勿急。吾更告汝。二女必不自殊。蓋嬋那比亞將先衆入。云以育那珊故。趨來救援。與以扶刺赫鄉人服色。助之更衣。乘擾亂中攜之出。故能生虜至聖喬治村。使若親見獻俘之禮也。至織屑之事。容若自想象之。吾今且止。不敢擾君清思。敬別矣。

儼爾波奴出。突有人呼於暗中曰。摩那塞。摩那塞已忘窖中有他囚。乃問曰。呼者誰氏。抑僅一鼠耶。應曰。然。鼠也。吾昔聞諸塾師。謂獅困網中。鼠爲齧繩斷之。乃得脫。君如來前。吾亦當以齒爲君解縛。摩那塞從之。闌尼齒極銳利。力齧且掣。結漸弛。摩那塞手已釋。力亦頓復。樂人曰。今爲我去膝下之栓。闌尼屈膝而縛。又繫兩手。與膝下木栓相繫。及足旣解。卽自掣手繩如出蛻。因大喜。躍起呼曰。今吾儕當不賤售其命矣。時遠聞連作銃聲。又有紅光映入穴中如火。摩那塞初疑有人秉炬來。顧久

久。塞門不啓。而光漸明。乃悟爲燹火。蓋敵將攻多洛支珂。因先火聖喬治。示村人以前車。且藉火光。以便夜戰。此時全村皆火。始知僦爾波奴所言。殆非虛嚇。聖喬治村已受焚劫。行及多洛支珂矣。雖居民力拒。銃聲連綿不絕。然敵軍若登邊石襲其後。則又奈何。亞倫輩四十人。甯足拒之乎。時夜色已合。摩那塞繞室而步。望窗外火光益明。戰聲亦囂。躁急不復可忍。忽而有聲訇然作於山上。甚類巨礮。此必敵已薄村後。亞倫因礮擊之。顧兵力絀薄。行將不支。嬋那比亞必入村矣。摩那塞心緒亂甚。不能自鎮。呼曰。吾將破戶出矣。因奔門次。攫鐵環搖之。而門不爲動。隨退徧索窖中。外間火光射入。明可見物。窖昔爲人家酒庫。今則百物皆空。桶樽之屬悉杳。惟架尙存。以栗木大梁爲之。用皮酒甕。使不侵於溼氣。摩那塞促聲而呼曰。闌尼來。爲持此木。吾儕當破戶而出。闌尼應曰。諾。吾爲若助。遂躍而前。其人軀幹短小。而具大力。捧巨梁之梢。摩那塞則持其端。以撞窖門。響甚宏厲。外聲悉爲所亂。不復可辨。而敵似不之聞者。二人大異。蓋衆已他行。或駐道上。戰囂盈耳。亦遂不聞窖中之聲。未幾鐵鎖折。窖門大啓。其外前有戶。則用木製。受撞立闕。摩那塞卽欲緣梯而上。闌尼呼曰。止。且勿行。待一探室外何狀。或爲君拾一兵器來。摩那塞排之而前曰。吾弗能待。亦不需兵。孰當道者。卽供

我以械。吾今往覓吾妻。有自惜其命者。無敢當我。卽出門。一躍而登。見一甲士立其前。顧摩那塞不擊之。仆。以此爲婦人。嬋那比亞也。腰懸匕首。一暨小銃二。見摩那塞呼曰。慎之。隨舉其袍。如以相蔽。又曰。君止勿前。摩那塞不聞。惟攬其腕而嘶曰。吾妻及女弟安在。嬋那比亞聞聲知其意。悽然微笑曰。幸自安。衆固無恙。頃方安居家中。莫能害也。摩那塞芒然而視。狀如疑詫。嬋那比亞解甲與之曰。君取之。行當需此。吾則無所用矣。自去兵械。坦然立摩那塞之前曰。今可安聽吾言矣。時山上巨礮連發。聲震山谷。喜陀思峯頭彈火如雨。斜飛而下。扶刺赫軍已潰敗。倉皇四竄。悉奔兌陀摩、迦波爾那、貝特勒諸村。或投山林峽谷中。聖喬治全村皆火。已失退守之地。道上一時人迹幾絕。扶刺赫女郎宴然視之曰。百事了矣。乃返引摩那塞入空屋中曰。君知今日之事。都以恫嚇爲功。一相懾。一被懾也。使吾以一言詔衆曰。止勿奔。山上大聲。非守兵巨礮。僅亞陀良亞倫暴火藥於山穴中。什吉斯道上鼓音。亦非匈加利援兵。第兒童搥鼓作虛聲耳。則多洛支珂已在灰燼中矣。特吾不言。一任其竄。今日百事皆了。更閱一時。君卽可安返故鄉。見君妻妹。幸爲言今夕遇我於此。且使知扶刺赫女郎不忘舊事也。曩者二人合書寸札貽我。情意懇至。字我爲姊。令赴婚筵。且云育那珊亦歸。因招我

往臨紙末。則并迫強項之亞倫署名其上。彼素惡扶刺赫人。試審手書。卽知心滋不願。願吾納其請。後竟踐言。且又將育那珊偕至。爾時語君妻妹。謂將更來多洛支珂。且非徒手。今此約亦踐。則攜君摩那塞無恙而歸。扶刺赫女郎之不忘舊善。蓋如此耳。言已轉身欲去。而忽有所憶。遂返。脫其指環。曰。今以此環返君。君識之乎。摩那塞悽然曰。此吾女弟物也。蓋購自吾手。用贈其所愛。爲定婚之禮者。然不幾何時。見捐棄矣。嬋那比亞曰。吾知之。君妹名鑄其內。且贈我者亦以告我。曰。君視之。吾今以此環上君。誓相永好。第使彼人猶生。佩吾禮環。則不能娶汝。以國律所弗許也。其人今居多洛支珂大宅中。君知其名。且知何術處此。俾吾儕得合乎。摩那塞靜聽其言。不禁戰栗。嬋那比亞取指環授之曰。君歸時。可上之女弟。此彼物也。第先告我。彼人非就君窟室。言有婦人潛入君家。託救君妻妹爲名。因虜之出耶。言之。彼非以是相告耶。摩那塞曰。然。嬋那比亞怒且笑曰。善。今尙有物可饋。如諺所謂雖云小惠。聊長友誼耳。彼美少年指環主人。已臥溝內。亂中馬逸。墮而傷其髀。衆莫之顧。咸奔越過之。無扶將者。蓋銜恨者多。見其蹶。則欣爲天罰。扶刺赫人不敢援手於干帝怒者也。墜人之馬。在聖寺中。君可得而乘之。返多洛支珂。若主人則縊之近旁樹上可矣。君有伋百希一人爲助。今

別矣。言已取頸所懸口笛吹之。有童子引二馬出。嬋那比亞跨其一。揮手別摩那塞。卽偕從者向貝特勒而去。闍尼以手觸摩那塞之肘曰。吾儕行矣。盍往行事。君向聖寺求馬。吾當走索其主人。君有二銃一匕首。嘻。胡以弗用。然則請與我。樂人旣得諸兵。因大悅自傲。以窖中贖索束腰爲帶。懸兵器其上。又促摩那塞曰。吾儕趣行。不爾者。村衆且復返矣。

摩那塞旣趣聖寺。闍尼自出。覓儼爾波奴。其目甚銳。且多機智。自思馬上墮人。已破其足。必避稻田弗居。蓋以禾藁方乾。野燒易及。故當就道旁溼地求之。而其策果中。行未久。卽聞有聲呼曰。彼百希來。闍尼識其聲。應曰。胡爾易易。安知若不射我。儼爾波奴曰。吾無兵可射。且今臥溝水中。卽有火器。藥亦潤溼矣。闍尼曰。然呼我胡爲者。儼爾波奴曰。欲若救吾命耳。闍尼曰。若又欲囚我耶。儼爾波奴曰。如拯我者。當令汝富。得佛羅林一千。闍尼曰。約苟少廉。吾或能信。儼爾波奴曰。願當立時授汝。可負我去之。闍尼曰。去將安往。儼爾波奴曰。趣此間聖寺。闍尼大笑。且曰。若欲妄誓。可誓於此。人不當更瀆諸神室中也。然若至寺將何爲。儼爾波奴曰。吾留寺中。待若往兌陀摩爲我僱車。若當得千金。御者如之。倘日未出前竟其事者。更賜以佛羅林百。闍尼自語曰。若不及見朝日之出矣。因卽舉傷

人負之。體不甚重。既入寺門。大悅呼曰。摩那塞。僉今至矣。因擲所荷於地。地皆石砌。僦爾波奴負痛大呼。以手自搯。目適與摩那塞相值。色如死灰。言曰。殺我了。此事可矣。而摩那塞不動。袖手而立曰。跋陀爾。吾不殺若。若不當死吾手也。孰殺凱因。罪當七倍。若所棄神人。曾與吾約。此卽爲若護符。吾不相傷。亦不令人見害。若猶當偷生人間。本其惡性。更續罪謀。以旤若舊恩之人。若擾吾家。不異巨厲。第此亦神意。用以見試者耳。逮他日。若惡業已盈。喪敗凌夷。舉世棄絕。然後更當相見。止吾家門外。來求休止。天意也夫。時摩那塞色甚和平。無嘲怒之意。且用日耳曼方言。俾勿爲伋百希所解。言已。命闌尼扶之上馬。其足已傷。不能踏鞮。則以繩縛之極固。令毋再墜。闌尼笑曰。嘻。善哉。吾儕當生俘之。以徇多洛支珂也。時燹火未熄。馬性益驚。至不易馴。摩那塞引其絡頭。牽之出寺。闌尼從而後。摩那塞耳語騎者曰。右向去矣。隨曳其轡。馬驟驚馳去。闌尼悶曰。唉。彼遜矣。君胡不令我捉轡。千金之賞。乃聽其遂爾逸去耶。惜哉。摩那塞曰。孺子毋慮。爾後若在吾家。當永得食采。不憂匱乏也。今盍歸乎。

越六禮拜。跋陀爾弁耶民復歸維也納。此次脫闌錫爾跋遠征結果。共得二事。一在公爵度支冊上。

記鉅款一宗。一則自得跛相。當士女高會時。往來舞筵之上。蓋甚難堪也。

第二十四章

戰事既平。多洛支珂少年之從軍者悉返。從事鍛冶。奧國定律。凡鑛人多免徭役。不更列軍書中。故爾後多洛支珂人可安居故鄉。不慮卽見呼召。摩那塞乃集衆立一會。研究學業。使技術益進。以大多洛支珂鑛務。闢其利源。少年素服摩那塞。咸樂臂助。且信任極深。知其智慮絕人。計必無誤。摩那塞在外既得人心。而內助復賢。協力經營。專司出納之事。計極精明。業乃愈大。至第三年。勃蘭迦孿生二兒。一子名貝拉。貌似父。一女名伊朗迦。肖其母也。於是事益繁。安娜力請分任。爲之撫兒。勃蘭迦乃仍得專意鑛事如故。一日。忽有官書達村。命村人之及歲者。當於三日中悉投伽爾斯堡。注名軍冊。違者以逃兵論。摩那塞鑛中工人之當行者。及四之三。顧衆弗敢背。趣伽爾斯堡聽檢。體皆合格。遂定服軍役六年。此緣先不自投。故常役而外。更益以三載。事既決。於村中鑛業。至有係屬。摩那塞乃自赴維也納。欲援鑛人成律。請免兵役。既至奧都。則見百度皆變。舊識悉亡。因至兵部通謁。與

客集一室待召。已而入見。室門陡闢。一人進。摩那塞視之大驚。蓋來者非他。卽迦勒里公爵也。公爵微笑。問訊甚懽。隨曰。唉。好友。吾得見君。樂何極耶。君家人皆安耶。甚善。敢問君此行何事。非爲鄉人之入伍者來乎。然耶。時微語曰。當爲君圖之。鄙人一言。足了此事矣。又揚其聲曰。閣下事甚難。洵不易也。比來東方多事。不得不充吾軍實以備之。隨潛握其手。低語曰。幸勿爲念。吾當立往見大司馬耳。摩那塞雅不欲受公爵之惠。爲之斡旋。第以今日所繫極大。遂不能拒。未幾公爵返。云已以書狀上大司馬。允善爲謀。摩那塞乃強笑致謝。隨別而出。歸多洛支珂。越三日。又召赴伽爾斯堡。命聽消息。有吏出見曰。君所上書。已自維也納至此。未許可也。摩那塞驚曰。何耶。曩吾往見。曾獲親許也。吏聳肩而笑。摩那塞問曰。第見拒者曷故。吏曰。以衆當四十八年之亂。曾一執兵。旣執矣。則不能拒其再。摩那塞大怒。繼念事雖不成。幸脫公爵之蔭。意亦少平。方欲行而吏忽止之。如聞話者曰。恐此次之役。雖君或未能免耳。摩那塞大詫曰。我耶。蓋殊未料以昔日諮議國事之人。亦竟籍爲走卒。乃靜其氣。徐曰。第吾不當援四十八年執兵之役。失其曠人之權。吏曰。君且視之。遂蒐索案頭。出一紙誦之曰。亞陀良摩那塞一案。亦準前例。以彼曾與聖喬治多洛支珂之戰。手搏儼爾波奴將軍。縛之馬

上。幸馬性發。始得脫耳。摩那塞乃不語。知今日之事。蓋終重負惠於迦勒里公爵。大出計慮之外也。摩那塞歸。乃曰。吾今日成事甚佳。非徒衆悉入伍。吾亦偕行矣。婦人聞之愕然。不審所謂。而亞倫獨笑曰。唉。若癡兒不解事。若兩肩參差。高逾六寸。奚能爲兵乎。摩那塞驚曰。吾身乃若是畸形耶。亞倫曰。然。卽暫如是。亦胡不可。若不憶檢兵官來多洛支珂時。吾鄰穆都舍刺之孫。僞作足疾。跛行過其前耶。摩那塞曰。穆都舍刺之孫。不妨爲此。第非亞陀良氏所爲。吾不能行詐也。亞倫曰。云何爲詐。吾儕不欺個人。政府則所不計。摩那塞曰。政府非人耶。亞倫喃喃自語曰。然欺與人可耳。摩那塞曰。吾意異君。今旣受命。在所必往。鑛中子弟。旣悉棄鋤鍤以執干戈。吾爲之長。乃脫避乎。安娜助之曰。摩那塞言當。亞陀良氏非穆都舍刺之孫比。有呼必應。落落丈夫也。兄往必爲行間之萃。且立進爲長。爾時便可歸省矣。摩那塞握其手謝之。勃闌迦曰。第遘戰者奈何。摩那塞曰。毋懼。奧大利果有戰爭。匈加利軍未必前遣。惟駐倫波爾提。必無恙也。勃闌迦喜曰。然則請偕。安娜止之曰。不然。君宜留此。善視二兒。且摩那塞旣去。鑛事需君經營。新舊更迭。百事待理。非君莫勝。安可中棄。惟君留此部署。事始得成。爲吾儕窮民謀哺啜耳。勃闌迦歎曰。嗟夫。則吾將終歲不見摩那塞。歷秋冬春夏。獨居一

室耶。安娜淚溼其睫。不覺微喟。彼亦獨居一室。既絕怨嗟。亦無希望。不見所愛者。已幾閱春秋矣。勃蘭迦知淚中之意。乃抱而慰之。爲乾其淚痕。

摩那塞既共多洛支珂少年往倫波爾提。月必致勃蘭迦一信。初言由走卒升爲伍長。未幾復進軍曹。顧至是遂止。當出門時。曾與勃蘭迦約。云閱一載來歸。今則已越五年。貝拉亦長。不復作蟹足之字。能成短札。書法圓潤。遇其父生日。或益以小詩數章。顧摩那塞乃不能乞假一歸。視其妻子。亦不進爵爲中尉。隊中大佐親致書勃蘭迦。譽其夫子。火伴愛服。長官亦雅重之。而職終不進。威洛那司令官躬爲說項。終亦無功。非憾者居其上津。力肆梗核。不有此事。勃蘭迦雖知其人。亦不謀解。蓋知怨毒已深。必無益也。而家人亦固止之。不令行。且不敢一省摩那塞於威洛那。蟄居而已。此五年來。勃蘭迦備歷艱苦。如遘大難。而閱歷智能。亦因之大進。昔日分負之責。今悉歸於一身。且獨理鑛事。須明達之才。濟之以學。勃蘭迦乃毅然任之。能達其志。益以時屆艱危。甚勞補救。一年田稻已成。將施收穫。二日前風雹大作。悉毀之。於是別出資金。更購米穀。又一年。損乃尤大。蓋維也納有人。偶惡作劇。僅一舉筆。減鋼鐵入口之稅。而村中鐵鑛卽大損。勃蘭迦不肯閉鑛。知孰爲禍首。下此絕計。顧

衆不能堪。必將鼓噪抗之。不久當復。遂質其珠玉。留工人作業如故。衆感其意。咸願下庸值。協力爲助。勃闌迦自任諸艱。而悉隱之。不以告摩那塞。

第二十五章

是時奧國兵部轉輸情事。皆極神悶。爲常人所莫測。今略記一二於此。一日。加爾陀理跋侯爵夫人觀劇方歸。與跋陀爾弁耶民密語。羅什那先曰。跋者今日將何消息來。意大利事皆善耶。跋陀爾曰。今日方訂合同。爲吾軍購牛羊四萬頭。侯爵夫人屈指計之曰。唉。人當得肉百斤也。跋陀爾笑曰。衆將不得一兩。惟一轉移間。可贏二十萬金。略供公爵揮霍。惜數甚區區。不足當其酒資耳。侯爵夫人稱之曰。若計良巧。公爵頃亦小有計畫。幸爲我攜案上革面小冊來。吾當示之。跋陀爾跋而赴案。攜冊至。侯爵夫人啓之。抽一紙如官書者出。曰。此約訂買軍用糧米若干石。若視總數雖鉅。第米價方下。恐未及此數。跋陀爾微笑曰。毋憂。其中雜以糠粃泥土四分之一。孰能知者。他日研成佳粉。以作餅餌。士卒啖之。味當更美耳。如是調度。卽平價計值。亦可得五十萬。侯爵夫人大笑曰。然則士卒當

共啖糠粃泥土五十萬金。俾公爵得朝浴酒中也。跋陀爾曰。然。是何弗可。每人分食。不過二佛羅林。且士誠愛國。令自啖二金之土。當亦樂從。公爵此他猶有所圖乎。侯爵夫人曰。然。頃得軍令。命意太利防兵。夏衣以綿伐葛。公爵方爲訂約。購衣材也。跋陀爾取羅什那所持紙讀之。曰。第此中價目甚低。侯爵夫人曰。若且聽之。準約中所定。布幅廣應三十寸。若干縷爲經。然士卒豈暇計衣中線數。或知布匹之幅。原三十寸。或廿八寸耶。若視之。此雖瑣瑣。第少加折扣。卽獲利數萬金。跋陀爾曰。顧能泯其痕迹。無所恐耶。侯爵夫人曰。無恐。有目鏡焉。能盲天下之至明者。跋陀爾曰。苟有目不適於此鏡者。又奈何。侯爵夫人曰。吾重言之。決無所恐。勝仗能掩衆眚也。跋陀爾曰。軍若敗北。則悉露矣。侯爵夫人曰。不然。虔劉之衆。將無聲也。第幸告我。多洛支珂舊友。非亦在行間。不日與意法之軍相見耶。跋陀爾領其首曰。彼尙在倫波爾提。吾儕有謀者。監之。侯爵夫人曰。不知使彼平和使徒。以臨戰野。究將如何。彼暨其衆。皆一神宗者。律非自衛國家。殺人有禁。今當戰時。摩那塞將遂殺人。抑投其兵耶。跋陀爾曰。二者皆死。侯爵夫人曰。吾意不若令負傷。爾者其婦必就病院來相扶持。而惡疫時有。則并病夫侍者。一掃盡之。倏爾都去。不遺痕迹。人無以爲異者。不亦妙耶。跋陀爾曰。侯爵夫人。君

又情急矣。羅什那曰。若出此言。殆謂我欲公爵。且令自繇耶。言已。卽傍祕書而坐。切切軟語。且溫存之。不覺夜闌。未幾而曙色上矣。

第二十六章

史上大戰之一。瑣弗黎諾之役。今開場矣。多洛支珂人所屬一軍。留爲後翼。自晨迄午。立而觀戰。摩那塞倚槍沈思。目擊凶厲之景。念人當平時。倘聞他人困苦呼號。應無不立動哀憐。願與救助。顧今日死傷盈野。數以千計。而見者反澹然何也。甯戰爭凶事。世信必需。自聚其國之良士。付諸殲殺。將終古而蔑有已歟。且今日者。自亦挾凶器而立。以待殺人。使母失其子。婦哭其夫。甚或禍其全家。致之困窮。未可知爾。瑣弗黎諾壁壘之北。有一高丘。上多林木。名曰柏山。是日惡戰。正在柏山之次。敵軍迭進占山椒。一軍勝。敵輒進攻。陸續不已。摩那塞雖見其進。而無一生還者。奧人、法人、意人。似皆爲血火旋渦所吞。不復能出。至下午四時。戰乃益酣。煙霧中隱約見三軍服飾。凌雜相結。已而奧軍疲且餓。力終不支。蓋已十日不得肉食。牛羊四萬。不知所之。而所給麵包。又黴敗多沙土。惡不合啖。

前驅既敗。乃移後翼補之。更併力仰攻柏山。有奧軍精騎一隊先進。未幾得之。而山後槍聲未絕。敵猶負嵎而拒。於是命精騎前逐。以多洛支珂軍守山頂。摩那塞時始知柏山爲狀。蓋鄰近數村冢地。每墓樹一柏爲識。數百年來。壠中死人。雖重重列比。而地上臥者之數尤多。今日柏山。已成疊塚。法意匈奧。及波蘭、克洛諦亞死傷士卒。積如秋葉。敷地爲滿。下則故鬼居之。凡軍士進行。以趣榮光之域。一步一尸。有如是也。摩那塞擇尸旁隙地。徐行登山。既上絕頂。四望寥廓。其後有廣場。面山築高臺。敵據爲壘。奧兵進擊。臺已得矣。而力搏既久。彈藥忽竭。遂肉薄而戰。少頃逼於敵。乃退。多洛支珂軍當前。陸軍少佐集衆詔之。而時衆目悉向摩那塞。第使彼一搖首。衆卽立止。否者或發一令。亦從之行。蹈湯火可也。摩那塞仰視雲表。發爲微歎。時至於此。雖彼平和使徒。亦不得不躬與血戰矣。乃自語曰。天意也夫。因出隊呼曰。進。衆應聲行。且行且歌。吾神爲壘一章。進薄其敵。行極神速。不待交綏。已達礮臺垣次。拔槍刃插隙中。攀援而上。未幾盡登。高歌未解未終。兵不血刃而臺下。少佐大喜。趨抱摩那塞。且美之曰。明日當見汝擢爲軍官。胸懸勳章也。摩那塞微笑不答。時敵勢未摧。見臺失。復有法兵一隊來攻。少佐呼曰。敵來甚善。吾以一敵十。足以制之。兒郎趣射。第摩那塞搖首不應。全

軍皆下其槍。少佐大驚曰。若何爲。摩那塞舉首曰。Eggy az Tateni 衆和之。少佐又曰。若言何也。摩那塞曰。吾儕方誓於誠。毋殺之神耳。少佐曰。然汝曹皆兵。且臨戰地也。摩那塞曰。吾儕自盡其責。如令而行。死亦弗靳。第非爲自衛家國。不殺人也。少佐恫嚇懇乞。繼以涕泣。皆無效。衆僅以 Eggy az Tateni 一語答之。強使發銃者亦可。第徒耗彈藥。惟射空中耳。時敵兵漸近。勢益迫。摩那塞一軍仍不動。顧忽焉第三軍從天而降。痛加撻伐。兩無偏倚。空中黑雲條合。大風雷電。繼以巨雹。天色晦冥。咫尺不可辨。行陳大亂。士卒竄求障芘。是日之戰。兩軍皆喪其地。不能據守。惟兩間元行。獨爲勝家耳。摩那塞亦率衆奔避。已而見一穹廬。方然炬火。意爲己營。因投之。而實非是。閣中倉皇竄走。乃不期誤入敵帳中也。

第二十七章

摩那塞一軍。爲意大利兵所獲。致諸勃萊思支。爾時情事。別有載書。一日。摩那塞晨起。忽有使者來。授咖啡色軍衣一襲。緣以紅線。領盤金繩。並長刀一。鏤金爲匣。及意大利官書。命爲陸軍少佐。摩那

塞驚喜過望。思今日運會終至。力足傾彼憾者。一報夙怨。揮劍闢道。重返故國。或由此竟脫羈鞅。還其自繇。而一己聲名。亦將與復仇救國以不朽。永受景仰於人間。言念及此。爲之神往。使此時尙力自矯鎮。不爲之移。更非人力所能及。且事爲故國興亡大故。而尙暴棄。執持毋殺之戒。澹然視之。則國人親友。亦必斥爲不情。羣見譴責矣。意大利人家。室有救主之象。作耶穌方釘十字架上。摩那塞對象立。入於沈思。昔日耶穌在時。民亦呼曰。若爲吾帥。共抗羅馬。拯拔汝國。耶穌則曰。吾將領汝曹。至於天國。且盡度衆生也。人乃冒之。爲羅馬力克多所鞭。牽之至畢刺德前。磔諸架上。雖然。人之所最難堪者。非鞭笞或荆冠丁刺。或朗格諾思之利矛。人能忍肉體之苦。不一呼號。特己方舍生。爲謀超解。而人乃以笑呼嗔責報之。斯則非神勇毅力之人。莫能堪受。摩那塞苦思不決。終乃呼曰。吾第凡夫。不能得斯偉績也。因締其金鞘之劍。耶穌之象如俯視慰之曰。吾當汝助。摩那塞轉身出。趣將軍居室。時心意煩亂。幾失自主。忽聞劍端曳地有聲。乃瞿然而驚。火伴見狀。咸高呼相迓。摩那塞僅一答禮。卽逕過之。將軍方在食堂。理上午所達翰札。見摩那塞至。略與問訊。便授一書。書口未緘。摩那塞抽而視之。文曰。威刺弗蘭迦媯和已成。匈加利軍已遣敵。士卒悉聽歸去。此室亦有耶穌像。似

亦曰摩那塞曰。吾當若試難時。甯若棄耶。

多洛支珂果園初實時。摩那塞暨其衆已返家矣。勃闌迦挈二兒至珂羅士跋相迎。衆悉集波勒夫橋次。有童子貌甚美好。持旗爲首。摩那塞顧其妻曰。此兒誰耶。勃闌迦莞爾而笑。咎其夫乃不識所生。然摩那塞不見此兒。蓋六年矣。亞倫亦至。年來歷經憂患。髮已頽白。見之幾不相識。亞倫悲喜交集。欲以一辭迎遊子。而竟不能言。摩那塞比見女弟安娜。乃尤感動。蓋當年玉貌。至是亦憔悴甚矣。

第二十八章

戰事以平。而轉輸欺曲之事終露。非出兵勝負所能掩也。時行間怨聲漸作。訟供給不足。以飢師趣敵。死亡彌甚。終乃有將校聲言曰。孰任其責。爲禍首者罪當經。此言一發。政府卽下令澈治其事。務得罪人治之。一時都中巨室。多極倉皇。有貴人悉焚書札之屬。以小刀自斷其脈。始免庭鞫。一人則任其逮捕。迨獄門方闔。乃拔胸前佩針。貫心而死。又二人。一得消息。便立隱去。跋陀爾自知罪不可追。遂亦弗去。留維也納治事如故。蓋疑之爲物。猶守犬然。見人畢瑟退避。便躍而撲之也。迦勒里公

爵暨加爾陀理跋侯爵夫人亦留都中。入夏尙逍遙海濱。以辟炎暑。似近來忽愛奧都。爲之留連而不忍去者。一日跋陀爾方燕居。忽有警吏召之至署。署官故舊識。見之曰。跋陀爾弁耶民。頃有令自政府來。命若二十四時內去維也納。返其故鄉。毋許他出。跋陀爾大驚。蓋初止自備逮捕訊鞫。定讞如律。殊不料至於是也。然無可言。別有警吏爲伴。送之達配所。防其逸去。跋陀爾返宅。卽侯爵夫人鄰邸。室有間道可通羅什那之閨。如書前記。惟邇來鐘門已不爲祕書而開久矣。下午四時。有馬車自侯爵夫人邸門出。跋陀爾凝望後塵。至街角而隱。自語曰。赴劇場矣。亟整衣冠迹之。警吏相從。距可十步。及抵劇場。跋陀爾購券二枚。與吏偕入。而自趣侯爵夫人坐。侯爵夫人忻然迎之。跋陀爾密告已事。侯爵夫人聽已。曰。若已告之公爵耶。跋陀爾曰。否。吾弗言。此事出彼手也。侯爵夫人詫曰。胡以疑此。公爵乃自陷其所信之祕書耶。跋陀爾曰。君自爲之耳。侯爵夫人竊喜。俛首近之。附其耳曰。願孺子何欲。跋陀爾曰。欲俟劇畢見君。侯爵夫人曰。善。俟吾歸。若可卽至。吾當納之。跋陀爾曰。否。君勿空諾。便爾逐我也。侯爵夫人曰。然則矢之歟。跋陀爾曰。否。以小鑰授我。乃信之耳。侯爵夫人曰。吾正懼是。然若終當有此。今善守且慎之。跋陀爾受鑰。且吻其手而出。侯爵夫人轉身拊掌者屢。人或

以爲稱揚女伶。不知實自讚美也。跋陀爾旣歸。留警吏坐客室中。而自偕其僕摒擋行李。逮箱籠旣具。乃坐以待侯爵夫人。小頃時屆。卽由隧道啓鐘門出。而侯爵夫人竟不至。自一時以至二時。迹尙杳然。跋陀爾自語曰。善。若弄我。今且看孰善弄者。言已就案次出屨中革面小冊。略一展視。則紙片具在。卽納衣袋中。復立而四顧曰。美吉理妮。今永訣矣。隨潛行而出。不暇閉屨。惟插小鑰於鐘門之上。俾主者自得之。及返。吏尙不眠相候。因卽召車出向脫闌錫爾跋。侯爵夫人亦隨歸。見屨開未閉。失其小冊。乃大笑而聲甚異。曰。甚善。若自欲如是。非吾咎也。

亞陀良安娜時病。且瀕死矣。前聞跋陀爾以私罪逮捕。若經讞鞫。必伏其罪。將付之禁錮。或罰爲鬼薪。無能重返故鄉。彌其舊望。已亦何以生爲。且摩那塞歸。遺恨斯盡。則其死亦甚樂也。及疾革。乃召摩那塞哀之曰。使彼人萬一來歸。幸善視之。如吾在日。兄允之乎。摩那塞無言。僅點其首。安娜意立甯。又曰。倘或終竟不歸。則請爲我鑿山中石穴。廣容二人。他日彼人臨命時。或樂就吾旁。得一休息之地。摩那塞。兄肯如吾願而行耶。摩那塞俛而立。復一點首。

摩那塞告跋陀爾於聖喬治廢寺之豫言。今亦應矣。跋陀爾雖自願流放鮮卑。終生勞役。而迫於朝

命。終還多洛支珂。安置其處。政府歲給三百佛羅林。爲之糧食。安娜昔日之言亦實。舉世棄絕。無所可歸。然後返其故園。來求息足。今果然矣。一生喪敗。百無所成。反就憾者。乞裹其傷。且求寄食。而此卽自以全力圖謀。欲加之滅門之禍者也。摩那塞聞信。出過警吏於門外。聽其述已。答之曰。吾儕不撓此事。跋陀爾弁耶民爲吾家故人。義當自養。政府所給月二十五金。敢却之。吾儕治工之業。方需書記。請以煩跋陀爾君。吾妻事多。未遑旁及。得此良佳。第今茲且止。詳議容以明晨。跋陀爾君幸入吾室。時跋陀爾心情何如。正可想見。昔者百計陷勃蘭迦。而事卒弗成。今不圖又目擊其樂康之狀。且使分其負荷。良非意料所及。因自齧其脣。至於流血。旣入室。復啓戶旋出。少領顯氣。且集心緒。令甯。顧足方出戶。乃突覲不意之景。心因立戰。時見堂陳棺架。上置一柩。中臥女子。拱手胸前。卽彼中道所棄之人也。手捧小圖。緣以青藤。爲己小像。蓋死者請諸家人。願與同瘞。跋陀爾時乃如夢初覺。始知世間有如許愛情。留以相待。而躬自棄絕之。顧人雖化離以死。愛則弗渝。恕其不義。懷抱畫象。以趣泉穴。將攜之上。叩帝閣。爲請籲也。罪人木立無語。旣痛且悔。終乃大噉。仆於棺側。首適觸其角。遂暈。摩那塞覓得之。扶之返臥榻上。救使更生。遂出偕亞倫治安娜墳穴。摩那塞曰。吾儕當治之。

廣容二人。此彼志也。力作數時。穴成。二人乃返。摩那塞卽趣客室。此室舊爲書記之處。今猶用之。跋陀爾乘主人去。已起坐案前。徧撥屨中。冀得片楮作書。於中忽見故紙。已轉黃色。字亦隱褪。狀似債券。第名字已被塗畫。不可辨認。跋陀爾視之駭絕。蓋卽昔之贖券。而怨家乃自毀之。不相報也。益大驚。蓋摩那塞雖與安娜約。允赦前仇。而意不自信。因塗抹其紙。使不足徵耳。時摩那塞入室。忽覺有氣息甚異。跋陀爾據案坐。前置革面小冊。肘下有柬書方半。而筆已止。瞠目視主人。且呼曰。君勿近我。死亡在室矣。摩那塞急進。排窗闢之。攫案上書。投之竈火。於是轉輸一案文書。亦化輕煙而散。顧已殃及是中罪人。禍其一矣。緣此紙由來。乃自第二波爾卻翁主之手。故劇場中付以胸前小鑰時。拊掌自賞。非無因也。此事過後。亞陀良家人樂業安居。幸福無極。摩那塞勃闌迦子孫漸長。多洛支珂冶工鑛事。亦益盛大。天帝俛視而笑。福此山谷居民。未有艾也。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錄士奇奴匈

譯人作周 著耳摩珂育

路南河海上
五雲王 人行發
路南河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刷印
埠各及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行發

版初月二十年二十二國民華中

究必印翻權作著有書此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EGY AZ ISTEN

BY JÓKAI MÓR

TRANSLATED BY CHOW TSO JEN

PUBLISHED BY Y. W. W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3

All Rights Reserved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西 班 牙 文 學

葛良鏞 朱曼華 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商務印書館發行

西班牙文

著華曼朱 濬良萬



書叢小科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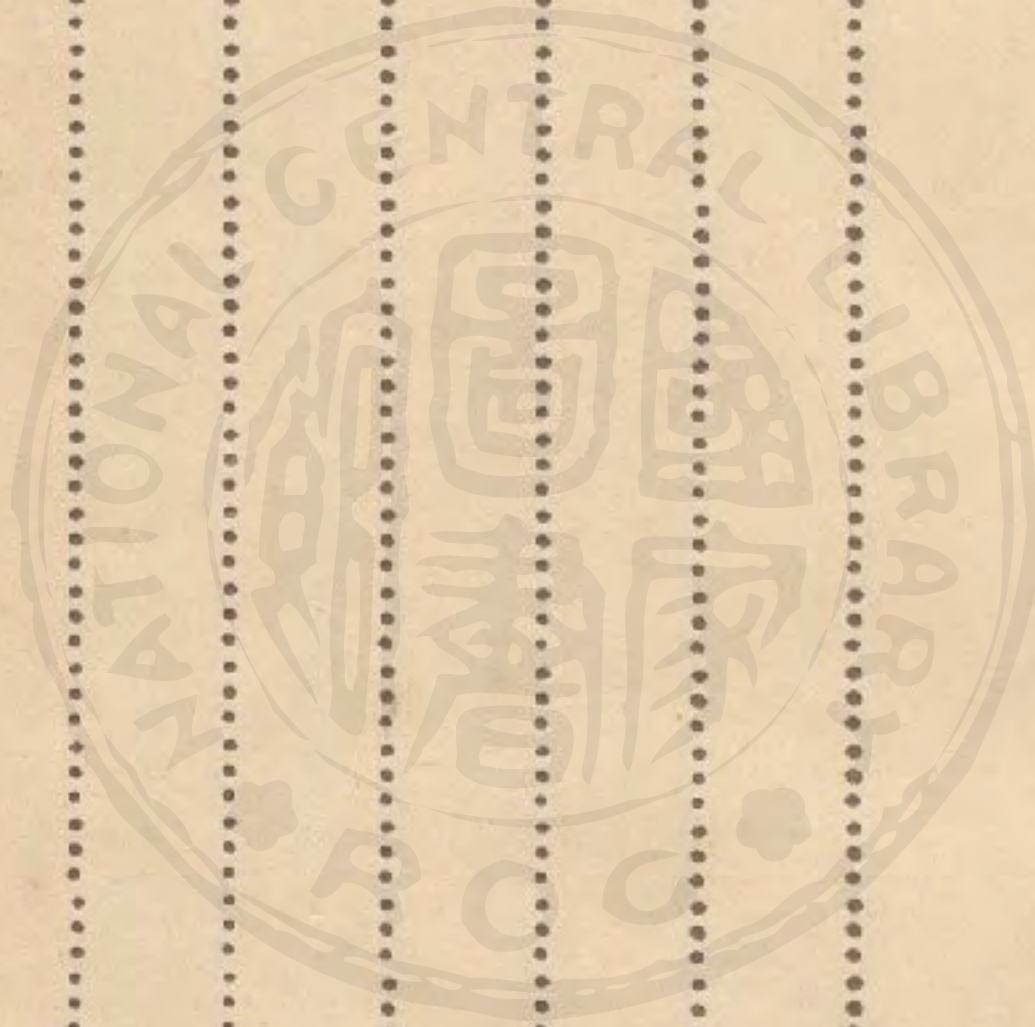
星3546

818
8463

西班牙文學

目次

緒論	……	一	
第一章	史詩	……	一三
第二章	歌謠	……	二八
第三章	戲劇	……	四五
第四章	抒情詩	……	七二
第五章	小說	……	九六
第六章	論文及其他	……	一三一



目次

一

西班牙文學

緒論

西班牙是一個有悠久歷史的君主國，她的民族，是勇敢而有毅力的民族；在她沒有統一以前，在以伯利亞半島（Iberian Peninsula）上，種族與種族的戰爭，宗教與宗教的戰爭，是繼續着幾世紀之久而沒有停息，這時人民心目中所唯一崇拜的便是英雄和武士，於是戰勝的歌曲，英雄的傳說，便是當時流行的一種文學，也可以說這是西班牙文學的開始。不過這種歌曲和傳說，要到十二世紀方纔普遍地流行，十二世紀以前，以伯利亞南部的土特坦尼亞（Turdetania）土人中雖則已有短歌，但還不曾具有文學的形式。最膾炙人口的英雄傳說，便是那部值得注意的西特詩（Poema del Cid）。主人翁西特是十一世紀一個卡斯提兒（Castile）的戰士，他的英雄事業，頗足以表示卡斯提兒人好勇鬪狠的性格；作者的姓名，無從稽考，大概不是一個人的手筆，而經過後人

整理的。十三世紀裏，又有一部咏費南·龔則勒茲伯爵(Count Fernan González)的史詩，這是描寫他一生的殘殺，它是和西特詩一般的流行。這時候，有所謂行吟詩人的，他們往來於鄉村城市之間，專門吟詩彈琴給一班貴族或平民聽，而所取的材料，又大半是這種英雄傳說，因此，像西特一類的史詩，竟流行數世紀之久。

史詩之外，還有歌謠，它在十五世紀，就十分的發達，直到現在，在民間文學中，仍占着重要的位置。史詩和歌謠，性質雖則有些相似，但它們起源的先後，會引起許多學者的紛爭；有的以爲歌謠是史詩的支流；理由是：這種短歌，本是從整部史詩裏摘取下來，經過行吟詩人的歌唱，不久便變成獨立的短曲；有的以爲歌謠所歌咏的，是英雄的事蹟，而這種事蹟，又是他們所立意要表揚的，所以並不受史詩進化的影響。這兩派的立論，各有見解，也未易下斷言。不過這種歌謠，因搜集的結果，而成爲文學的形式，直至十六世紀，方纔發現。十六世紀，因印刷術的發達，然後寬大的紙張上，有整首的短歌印着。在西班牙，這種短歌，又叫『羅曼斯』(Romance)，本是指拉丁文的“romance”，西班牙文學的開始時期，凡是用本地語言文字編成的作品，都叫羅曼斯，但到十五世紀，便專指簡短的

抒情史詩而言了。他的長處是自然，新鮮，不用敘述而用對白，有心理上勇敢的描寫，而且和生活切近，不比其他各國的民歌，夾雜些神話在裏面。其中最著名的是中世紀的拉蘭的七親王 (*Infantes de Lara*)，這是最悲慘的一種傳說，它不僅家傳戶誦，而且在西班牙歷史戲劇上，也給許多作家採取作材料的；事實上西班牙的歌謠，並不止於以上所舉的例，但沒有比這個更偉大的足使我們注意了。

西班牙的戲劇，起源於宗教劇，最早在十三世紀初葉，就有一種短的神祕劇叫“*Minstrio*”的，這是黑衣僧人禮拜儀式的支流，內容非常簡單，十一十二兩世紀由法國僧侶帶來這個島上的。到了十三世紀，無論鄉村城鎮，都很流行，當時會因表演太濫，而引起阿爾馮梭斯王第十 (*King Alphonso X*) 的限制。西班牙第一個戲劇作家孟里柯 (*Jorge Manrique*) 曾寫過幾種劇本，由當時貴族親自表演，這便是戲劇在當時爲人重視的一證；其後像恩茜娜 (*Juan del Encina*)，味醒第 (*Gil Visente*)，奈漢羅 (*Jones Naharro*) 諸人，都會努力於劇作，有很好的成就，黃金時代的戲劇家如委迦 (*Lope de Vega*)，卡爾迪龍 (*Pedro Calderón de la Barca*) 等，都會受了

他們的影響。從味醒第，奈漢羅而至羅丹 (Lope de Rueda)，是西班牙文藝劇本在各級社會流行的時代，因為恩茜娜，味醒第諸人，是專博高級社會的讚美，而不曾顧慮到一般民衆的歡迎。羅丹卻把戲劇變成民衆化，把演員和編劇家聯合在一起，這一種改革，便是造成西班牙戲劇光榮的動機。自一五五〇年以後，戲劇家人材輩出，羅丹而後，有委迦，寇華 (Juan de la Cueva) 諸人；委迦更是戲劇界的大師，他的著作，在西班牙居着最高的位置；他雖則嫻熟於古典劇本嚴格的規律，然而不爲這種規律所拘束，在質與量方面，很少有人能够和他比擬的。這時候，便是西班牙戲劇的黃金時代。委迦之後，繼之者有墨伶那 (Tirso de Molina)，吉凡拉 (Luis Vélez de Guevara)，阿米寇 (Mira de Amescua) 等人，但沒有一個能追得上他，直到卡爾迪龍出，西班牙的戲劇運動，纔達到最高峯；他不僅是個戲劇家，他又是一個詩人，在他的劇本裏，許多美麗的詩句，是可以尋出來的；他的作品，具有豐富的想像力，和高深的哲學思想，而文體的雅麗，更足以顯示是受了龔郭拉 (Luis de Argote y Góngora) 雅體的影響。自從卡爾迪龍死後，西班牙劇壇，寂寞了兩世紀之久，直到十九世紀愛契格萊 (José Echegaray) 出，纔發現一些曙光；這時候，戲劇的光榮，並不是在文學上有

永久的成就，而是戲劇家比旁的作家要光芒些吧了。從一八七〇年到一九一〇年，這四十年中，西班牙又盛行一種通俗的短劇，但因這派作家，不注意素描，不重視生活的反映，所以不久便歸消滅。到十九世紀末葉，纔出現了一位近代主義戲劇的作家倍那文德 (Don Jacinto Benavente)，他的作品最富於近代的精神，我們看了，祇會聯想到鄧南遮，而不會想到卡爾迪龍。此外，尚有西耶拉 (Don Gregorio Martinez Sierra)，李瓦士 (Linares Rivas)，肯德羅兄弟 (The Brothers Serafin and Joaquin Alvarez Quintero) 等，都在近代西班牙劇壇上，放着特異的光芒。馬崑那 (Eduardo Marquina)，英克朗 (Señor Valle-Inclán) 等，在詩的戲劇上，也有相當的成就。最近又有象徵主義的戲劇，其中特出的是薛爾華 (Don Ramon Goy de Silva)，他的著作，有豐富的感情和變化的格式，可以說是這一派的代表。

西班牙的抒情詩，起源於十三世紀，最初發現的是男女相悅的情詩，第一個詩人是露滋 (Juan Ruiz)，他的詩清新流利，極為可愛；到十四世紀末葉，出了一位阿雅蘭 (Pedro López de Ayala)，他的作風，卻一變露滋的談戀愛的態度，是以諷刺當時的社會而得名；到色梯蘭那 (Mar-

quis de Santillana) 卻以模倣見長，所以講到自然與流利，他還不及孟里柯 (Gómez Manrique)；孟里柯對於現世的一切事物，都看作空虛，因此他的詩，流露着悲哀的情感。十六十七兩世紀，抒情詩忽然顯着特異的發達；這時候，有兩個著名詩人，鮑斯庚 (Juan Boscán) 和加西拉梭 (Garcilaso de la Vega)，他們從意大利運來了許多新的韻律和新的格式；而加西拉梭比鮑斯庚更要偉大，他在意大利直接吸收文藝復興的精神，他披上了意大利的外衣，而保存西班牙原有的氣質。繼加西拉梭之後的是賀理拉 (Fernando de Herrera)，他的詩大半取材於前人的傳說，但格式更完備而音韻也更和諧；和他同時的，有象徵派詩人里奧 (Luis de Lion)，他的影響遠及國外，美國的詩人愛倫坡 (Allan Poe) 等都曾經模擬他。十七世紀初葉，龔郭拉以雅麗的文體，寫晦澀的辭句，雖讀了莫明其妙，而這種風氣影響之大，卻出人意料之外。在雅體盛行的時候，有李茨瑪 (Alonso de Ledesma Buitrazo) 者，更創立一種觀念體詩，他是以思想來眩惑讀者，所以結果便造成十七世紀末葉文學的沒落狀態。到十八世紀中葉，詩人露僧 (Ignacio de Luzan Claramunt de Suelves y Gurrea) 降生，纔發現一些曙光，他是西班牙文學革命的功臣，他很有力地攻擊龔郭

拉的雅體，主張服從十七世紀法國詩所保存的嚴格規律。十八世紀末葉的塞維爾派 (School of Seville) 是當時主張自由韻律詩人的大本營，這一派中，最著名的有勃蘭柯 (Jose Mana Blanco)，李斯達 (Alberto Lista) 諸人，他們的影響都很大。到十九世紀，愛國詩人昆泰那 (Manuel José Quintana) 出，西班牙詩壇纔真正地有生命起來。昆泰那是愛國的詩人，他的武裝起來去抵抗法國人 (Call Arms against the French)，曾博得各國的傳誦；他的詩的格式與美麗，都是屬於新古典主義派的。但這時候羅曼主義的高潮，已汹涌到西班牙來；第一個高揭羅曼主義旗幟的便是李瓦士 (Duque de Rivas)。他以拋棄新古典主義所有的一切為依歸，着重於個人的理想，脫離中世紀宗教的精神與武俠的觀念。和李瓦士同時的依士卜龍西達 (José de Espronceda) 是李斯達的入室弟子，也曾被稱為西班牙的拜倫 (Byron)，他曾實際地參加革命工作，而且反對社會上，文學上一切傳統的觀念，他的詩是永遠的新穎，所以羅曼主義推翻古典主義的成功，便是依士卜龍西達的成功。依士卜龍西達之後，繼之者有古里拉 (José Gorrilla)，他的詩以描寫細膩見長，然而在批評家眼光中，卻不及和他同時的短命詩人白克寬 (Gustave Adolfo Bécquer)，他是

簡樸而且有力。二十世紀初葉，詩人仍不斷的產生，著名的有康波摩（Ramón de Campoamor），亞西（Gaspar Núñez de Arce），達里奧（Ruben Dario）等人，尤其是達里奧，他是近代文學的急先鋒，他的詩充滿著新的事物與新的生命。又有詹曼耐茲（Juan Ramón Jeménez）的，他曾被稱為西班牙第一個近代主義的詩人，他是以簡樸，自然見稱；還有卡司特兒的復古派者，這一派最著名的是馬察多（Antonio Machado），他的詩充滿了卡司特兒的靈感，此外，其他作家像蓋朗（Gabrie y Galán），羅左耶（Marqués Lozoya），沙多華爾（Manuel de Sandoval）等在近代詩壇上，都有相當的位置。

西班牙散文的開場，沒有詩歌那麼早，到一二五〇年後，才有從阿刺伯文譯成的小說七個聖人（The Seven Sages），這要算是西班牙第一部小說；十四世紀前半葉，有孟紐兒（Don Juan Muneul）的短篇小說集，內容都是美麗的故事，彷彿像天方夜譚一般，他的筆力異常動人，所以被稱為散文的鼻祖。十五世紀最盛行神怪武俠小說，當時的作家，像羅比蘭（Johan de Loberia），賀泰多（Luis Hurtado）等，他們的作品，都曾風靡一時，這種勢力，直至十六世紀末葉西萬提斯

(Cervantes) 的吉歌德先生 (Don Quixote) 出世，方才告終。西萬提斯是世界的作家，他的吉歌德先生是西班牙文學上一朵奇麗之花，他是永遠地燦爛着；他的偉大的創造力，豐富的理想，透澈的視覺，生動的滑稽，無限的仁愛，都使這本書永遠不朽；西萬提斯之後，小說方面，竟繼起無人，十七十八兩世紀，都無甚出名的作家，當時雖有少數作家，想挽這個頹風，但因為新古典派的規律束縛太嚴，使一般人不能有自由的想像，所以作品不能達到完美的境界。這時比較有力的是挨蘭 (Jose Francisco de Isla)，他是富有改革性的，他的譏刺教士，猶如吉歌德之譏刺武士一般。十九世紀的羅曼主義，是因詩與戲劇的媒介而益顯明，李瓦士左里拉等的作品，也可稱為詩與戲劇的小說；而羅沙 (Francisco Martinez de la Rosa)，拉蘭 (Meriano José de Larra) 等人，雖則一樣努力，但都沒有成功；前者的歷史小說，祇可稱半羅曼主義；後者恣意模倣王爾德，祇可稱王爾德派。到女作家阿菲蘭達 (Gertrudis Gómez de Avellaneda) 出，纔使西班牙文壇受到震驚，她大膽地攻擊奴婢制度，文筆也非常爽利。十九世紀末葉，有所謂民情風俗派小說，以描寫各地民情風俗擅長，這派作家，有愛茲伯納茲 (Serafin Estébanez)，羅門諾司 (Mesonero Romanos)，阿拉剛

(Pedro Antonio de Alarcón) 等人。這時候另有一樁最足紀念的事情，便是一八九八年的文學新生的運動，自從這個運動開始以後，一班新文學家便努力於創作，於是沉寂已久的文壇，頓時生機活潑起來。二十世紀的小說家中，第一個數到的便是魏里拉 (Juan Valera)，他是理想派的作家，主張描寫事物，不僅要寫得像，而且寫得要比這個事物還要好；此外富於地方色彩的有柏萊達 (José Maria de Pereda)，受了自然主義的感動，而帶着象徵主義色彩的有格爾杜士 (Benito Pérez Galdós)，隸屬於寫實主義和自然主義中間的，人材更多，女作家有巴桑 (Emilia Perdo Bazán)，男作家有凡爾底斯 (Armando Palacio Valdes)，阿拉士 (Leopoldo Alas)，柯羅馬 (Luis Colama)，皮康 (Jasinto Octavio Picon)，伊本納茲 (Vicente Blasco Ibñez) 等人，伊本納茲的戰爭小說啓示錄的四騎士，血與沙等，更是震驚世界之作。而近代最偉大的社會小說作家卻要推巴羅哈 (Pío Baroja)，他用冷眼來觀察社會上的各式人物，於是諸色人等都在他的筆底跳躍着；巴羅哈之外，古典主義小說家有李奧 (Ricardo León)，抒情小說家有巴勒·英克朗 (Ramón María del Valle-Inclán)，心理派作家有阿亞拉 (Ramón Pérez de Agala)，象徵

派有米羅(Gabriel Miró)，二十世紀是西班牙小說復興的時期，自從西萬提斯以後，已經有好幾世紀沒有這種盛況了。

西班牙的評論文學，雖則有很久的歷史，但批評的短文能够自成一派的，在文學潮流中和詩歌一樣有獨立的位置，卻要到一八九八年的文學新生運動開始以後；在這個以前，有些并不是專門的批評家，真正的批評家還要數蓋尼佛(Angel Ganivet)，他的精神是近代西班牙的精神，巴羅哈等的小說，都曾受了他的影響；此外有烏納木諾(Miguel de Unamuno)，阿左林(Azorine)等，都是最偉大的論文家，他們不同的地方，就是烏納木諾是很勇敢地向前衝，而阿左林卻用安閒的態度去批判，兩個人都是文學新生運動的領袖，對於打倒卡司特兒的傳統文學，都有很大的功績。在批評一方面，最著名的是彼蘭若(Mercelino Menéndez y Pelayo)，他對於古代文學的整理，有特殊的成就，他的學生很多，最傑出的是披德爾(Ramén Menéndez Pidal)，他對於古代史詩及中古時代的文學，都有精密的見解；除披德爾外，還有色·馬丁(San Martín)，他的批評的能力，正確的思想，曾為一般人所敬服；此外像里奧斯(Blanca de los Rios)，毛里(Emilio Catarolo)

y Mori), 谷斯達 (Luis Arango Costa) 等, 都是繼承彼蘭若而在文壇上放着異彩的人; 真的, 二十世紀的西班牙文壇, 無論在那一方面, 都是人材輩出, 顯着興盛的現象, 固不僅是評論文學而已。



第一章 史詩

在這樣一個土地上，民族與民族的戰爭，國家與國家的戰爭，種族與種族的戰爭，是連接着數世紀之久而沒有停息，那末，無論是那方面得勝，歌咏勝利的詩歌一定會產生的；西班牙，她自有歷史以前，便是以伯利人（Iberian）和凱爾底人（Celt）的故居，先後給羅馬人（Romans），日耳曼民族（Germanic tribes）和回教徒等征服，在那個時代，定有不少的英雄傳說，敘述當時戰爭的激烈，或武士的勇敢。關於以伯利人，凱爾底人所唱的與羅馬人大戰的詩歌，我們知道的卻不多，不過在希臘和拉丁文學中，卻可以曉得當時的詩歌是很盛行的。據說六十年前，以伯利南部土特坦尼亞（Turdetania）的土人已經有短的韻文，不過敘述英雄傳說的材料，直到十二世紀，方纔普遍地流行；也可以說西班牙文學，到了十二世紀，方纔開始它的發展。這些傳說，大半是關於幾個基督教國家的首領和兵士，這些國家，便是卡司特兒（Castile），里奧（Leon），那伐里（Navarre），和阿拉剛（Aragon）等，尤其是卡司特兒，因為她有了長時期的奮鬥，纔把摩爾人（Moors）驅逐出去，西

西班牙民族是英勇而又果敢的民族，所以對於英雄的崇拜，是非常的熱切。

在初期的西班牙文學當中，最光榮的是英雄傳說的產生，而英雄傳說中，又要算那部最出名的史詩西特 (Poema del Cid) 爲得到大眾的傳誦。這部史詩講的是十一世紀一個卡司特兒的戰士的英雄事業，但古代的西班牙英雄傳說，卻也不止這一部西特詩。在十三世紀又還有一部史詩，是咏費南·龔則勒茲伯爵 (Count Fernan González) 的一生的英雄事業，和他的殘殺生活的。約莫在十四世紀的時候，關於西特的，又產生了一部敘事詩，叫“*Cronica Rimada del Cid*”。這三部史詩，雖則後一種有許多學者祇認爲是歌謠的集合；它們所咏的都是古代西班牙的英雄，長短也差不多相若，而且三個主人翁，又都是卡司特兒人。

中古時代的西班牙，遊行唱詩的人 (Juglares) 極其盛行，他們的踪跡，從城市到鄉村，從鄉村到陣營，或者彈琴，或者唱詩，是當時貴族和一般平民的公共娛樂。十三世紀的“*Cronica General*”，是一本很完備的史詩集，在卡司特兒阿爾馮梭斯王第十 (King Alphonso X) 的指導之下，搜集了許多行吟的詩歌。這都是古代西班牙英雄傳說的寶藏。這裏我們所要注意的，是“*Cronica Ge-*

“*Novel*”這本書，在十三世紀中葉過後就着手編輯，它的材料，一直擴充到十四世紀，不管它的形式怎樣，它們全是些英雄的詩歌，有的是咏拉蘭的七個貴族，他們的悲劇的運命，都和十世紀的事蹟有關；有的是咏卡比歐（Bernardo del Carpio），他是西班牙北方的英雄，而且是第八世紀的人，不過他的事蹟，如果嚴格地從歷史上考查，那是很少的；有的是咏茄西亞（Garcia）王子和龔則勒茲伯爵的子孫；有的是咏十一世紀三球王（King Sancho）攻拔散木拉的故事，有的是咏洛特里（Roderick），他是一個好色的人，爲了迷戀於邊疆的貴族裘利安伯爵（Count Julian）的女兒，不惜引狼入室，把摩爾人（the Moors）招引進來，於是西班牙便給摩爾人占據了；有的甚至於歌咏國外的英雄，這便是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因爲歷史曾指示我們，查理曼的幼年時代，一部份是在西班牙的。“*Cronica General*”的第四冊，其中有一大部份是講西特的，這一部史詩在古代西班牙文學中，占着極重要的位置，現在且把牠敘述一番。

十二世紀的西特詩，有三千七百多行，牠的藝術上的價值是很少值得我們尊敬，而且作者的姓名也湮沒而無從稽考的。講到詩的格律，牠是沒有一定的：因爲有時候是長行，有時候是短行，而

且中間所押的韻脚，多半沒有規律。就全體來說，顯然地另有一種押韻的方法，這就是許多母音的配合是不必要與子音一致的，而且有些長行，甚至於連這種簡單的韻也不押，但我們從另一方面觀察，覺得這種混亂的韻律，並不是原作者不講求詩的技巧，而是因為後代的編纂者，他們用了自己的心意，把原作加以潤飾，便變成這種沒有規律的現象了。

如果這一種意見是不錯的，那末，我們可以曉得整理這部詩的人，他是不大注意於詩的藝術；在每節裏就有許多不同的詩句，在單獨的一首裏，包含着十四個至十六個的綴音，而且很謹慎地把這一首分作兩段，常常在第七個綴音上，押上一個韻符。這一種長韻詩，在古代的歌謠裏是很盛行的，尤其是咏英雄的事蹟，從西特詩觀察起來，我們曉得古代盛行的史詩，都用這一種長句。不過這是十二世紀西特詩初次出現時的情狀，到了十三十四世紀，卻又盛行一種十二言體詩（Alexandrine），這是從法國運進西班牙的，當時的著名詩人，像巴西歐（Gonzalo de Barceo, 1198?-1264?），露茲（Juan Ruiz），阿雅拉（López de Ayala, 1332-1407）等，都喜用這種體的。

講到西特一生的事業，那是值得記述的。西特的真名字叫洛特里哥（Rodrigo），也有叫比

伐 (Ruy de Bivar)，約生於一〇四〇年，歿於一〇九九年。在卡司特兒三球王第二 (Sancho II of Castile) 在位的時候，他很忠心地替卡司特兒保守邊疆，因此和摩爾人有了長期的戰爭，他的英勇，不禁爲摩爾人心折，西特的名字，就是摩爾人贈給他的，所謂西特，本是『我主』的意思，是從阿刺伯字“cidy”裏脫胎出來的。但他和其他的基督教武士一樣，他不僅爲了保衛本國而去攻打摩爾人，而且同時又替摩爾人攻打西班牙，爲的是西班牙國王和摩爾人聯合的原故。這在當時的社會和政治的環境，是無足詫異的。三球王既把他的兄弟里奧王 (King of Leon) 阿爾馮梭斯 (Alphonso) 和加里西亞王 (King of Galicia) 茹西亞 (Garcia) 驅走之後，又要想把他的姊姊尤拉茄 (Urraca) 驅逐出去，料不到自己卻死在這一次戰爭裏。因爲這個原故，阿爾馮梭斯第六不僅做了里奧王，同時他又統治卡司特兒，他覺得西特是一個勞苦功高的大臣，便批准了和他的表姊詹媚娜 (Jimena) 結婚，這是一〇七四年的事。到一〇八一年，不曉得爲了什麼原故，阿爾馮梭斯王把他放逐出境，於是這時候的英雄事業，又重新開始，這便是使西特克享最後的盛名，而同時使他做了這一部史詩的主人。西特既被逐於基督教的國家，他不得不在摩爾人中，尋求他的幸運，

於是他和相從他的人，忽而東，忽而西，反反覆覆，戰爭便永無寧息了。最後，他的軍隊漸漸地擴充，許多卡司特兒人因為景仰他都來投到他的部下，他襲取了范侖西亞（Valencia）城，到一〇九四年，就給他削平了。他在范侖西亞立定之後，便獨立為王。他又進攻左近的城市，和許多摩爾人的軍隊戰爭，雖則不能常常得勝，但還不曾失去范侖西亞的統治權。一〇九九年，阿爾摩拉委人（Almoravides）集了許多兵力反抗西特，西特便在這一年戰死，自從他死了之後，他的妻子繼續着拒守范侖西亞兩年之久，隨後就給摩爾人的軍隊驅逐出去，她帶着西特的屍身，回到卡司特兒，把他安置在卡特那（San Pedro de Cardena）寺院，西特的一生英雄事業，便這樣地完結了。但同時阿刺伯和拉丁的作家，還有許多記載，和西特詩裏不同，他們雖則不肯寬恕他那反覆無常的罪惡，但對於他的英勇，他的堅決，字裏行間除卻欽仰之外，還帶着一些兒尊敬。

在開卷的幾首裏，我們就可以看出這個英雄，給阿爾馮梭斯放逐出境，當他正要離開他故鄉比伐的時候，他心胸裏是怎樣地慷慨與激昂呀。依照國王的法令，他祇有九天的期限，如果過九天還沒有離開卡司特兒，他就要殺頭，那時候他的全部財產已經沒收。他帶着一班拋棄家庭而來跟

從他的人，一直向卡特那寺院進發。他的妻子和他的兩個女兒，就在那個寺院裏避難。他經過布哥城 (City of Burgos)，但他是一個犯法的人，所以沒有人敢接待他，一路之上，相從他的人，很需要食品的供給，他沒有法子，祇得向兩個專事放款的希伯來人借錢，並且拿兩只貯藏寶物的大箱押在他們那裏，其實那兩只箱裏已經沒有寶物，只是一些沙泥吧了。他受着良心的譴責，預備日後如數璧還他們，後來在歌謠裏，在這部詩的後段裏，都有敘述的。

西特到了卡特那，他的妻子向前迎接着，也有一段悽楚動人的文字：

現在看見了詹媚娜夫人，

她帶着兩個小女兒前行；

隨從們在前面領導，

領導她們去見西特，——她們的父親。

跪在那勇士的前面，

詹媚娜正深深地鞠躬，

她兩只眼珠兒流着熱淚，

捧着他的手兒吻個不停！

多謝天，西特呀，勇士！

你出世在一個好時辰。

這是那些做錯事的惡人，

使得你放逐出國門！

多謝天，西特呀，勇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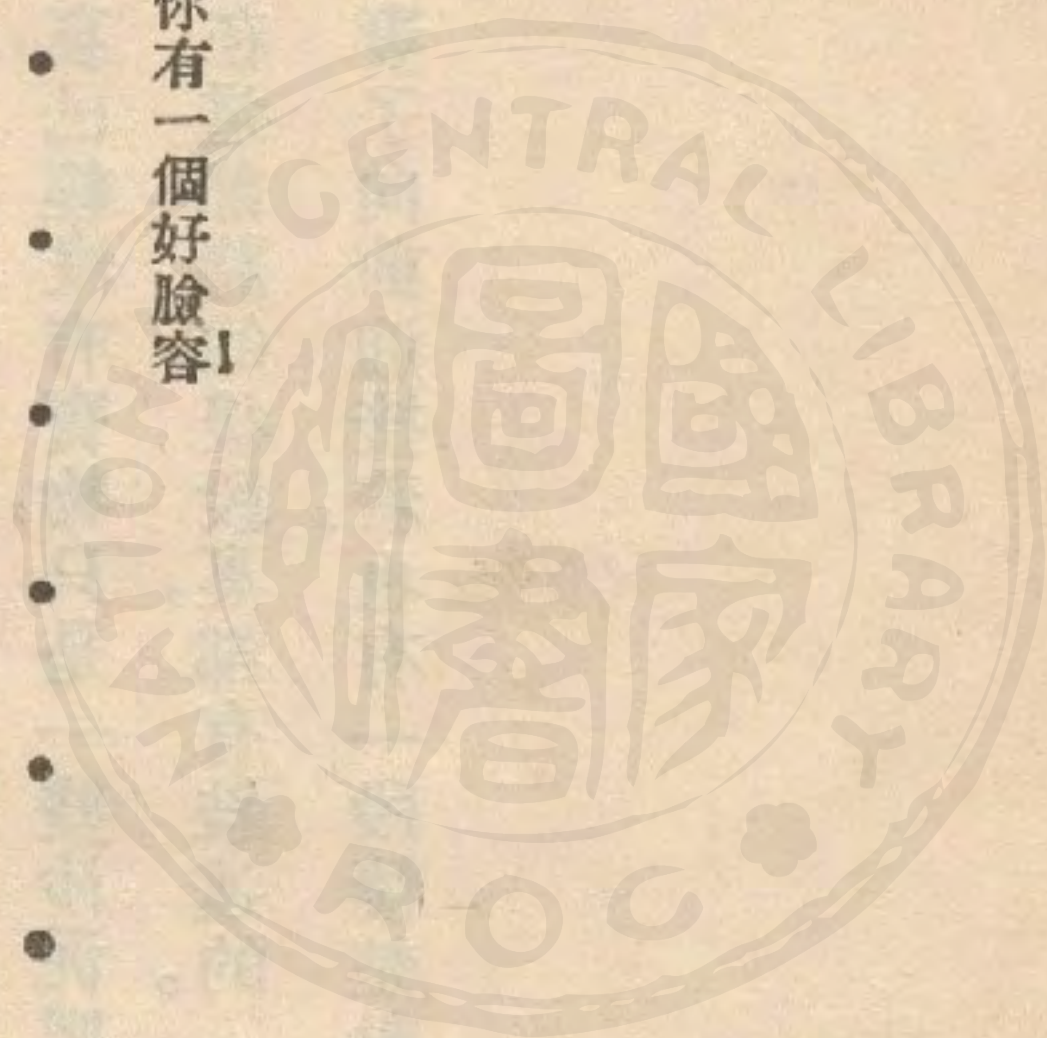
你長了滿口的好鬍子——你有一個好臉容！

• • • • •

他把兩個女兒抱了起來，

緊緊地抱在懷中。

他是深深地愛她們，



眼淚兒流着如泉湧！

他嘆息着一聲聲，

呀，我的妻，詹媚娜夫人！

你生得這麼完美與天真，

你便是我的靈魂！

我愛你深深，

但是，你看呀，我們終要離分，

這生生世世我免不了要飄零！

我不得不向前行，

祇留你在此受苦淚沾襟。

但願上帝聖母能垂念，

讓我親手替女兒訂終身。



從這一段詩看來，西特不僅是一個好鬪的武士，而同時是一個多情的丈夫，雖則在這部莊嚴的史詩裏，戀愛並不占着重要的部份，而作者已經把這位英雄的天性，表白無遺了。九天的期限，差不多快要過去，而跟從西特的人也日多一日，西特把妻女交給寺裏的方丈唐三球（Don Sancho），託他照應，他自己便離開卡特那了。

在快要到摩爾的邊境以前，西特在某晚上，做了一個奇異的幻夢，他夢見一個天使，他允許他終要成功。在這部史詩裏，這是一種僅有的幻想。在後半部七百多行裏面，敘述的是各種大小的戰陣，西特怎樣運用了他的神力，他的戰策，終於占領了摩爾的疆土，他是怎樣的殺掠，凡是被征服的土地，他都要硬派人民拿出財寶來報効的。說也奇怪，阿爾寇梭（Alcorce）的摩爾人（Moors）非但不恨他，而且當他去的時候，還有點痛惜，這是否因為他們崇拜英雄，或給他那種正直的行爲，偉大的氣概所征服，那可不得而知了。

在描寫戰爭的一方面，作者可謂已經用了他十二分的力量，但西特詩和中世紀其他各國史詩不同的主要點，就是作者不大用虛擬法；他所寫的事實，大概都是人力所能及的，過甚其詞的地

方，卻很少。

據西特詩的記載，西特雖則給卡司特兒暴君阿爾馮梭斯王放逐，但他卻沒有一點怨恨的心情。反之，他從劫掠來的寶物中，拿出一份來孝敬阿爾馮梭斯王。阿爾馮梭斯雖則不會取消放逐的命令，但對於卡司特兒人去加入西特的軍隊，已不加禁止了。

這時候，有一個基督教的巴西侖尼亞 (Barcelona) 伯爵，他是西特的宿仇，對於摩爾疆域給卡司特兒武士侵入，毅然加以護衛。但他終於給西特打敗，而且被擒，然而西特是卡司特兒武士的代表，他的寬宏的度量，在三日之後，仍舊釋放他出來。

這部詩敘到這裏，就有一點兒停頓，這是給當時唱詩者以休息的。再接下去，就是講攻打范侖西亞城。這個英雄一生的偉大事業，幾首詩已經敘完，而其他較小的地方，作者卻盡力去描寫，這是很可惜的。在把摩爾族塞爾維國王 (King of Sevilla) 驅逐出城以後，他又差了他的大使阿爾華·范納茲 (Alvar Fânex) 齎了第二次禮品呈與阿爾馮梭斯王，並且要求允許他的妻子和女兒一同到范侖西亞來。阿爾華·范納茲不辱他的使命，把他的妻子和女兒一同接來。隨後西特又和摩

洛哥國王(King of Morocco)戰爭，結果把摩洛哥王打敗，這時候，范納茲又齎了第三次禮品進呈阿爾馮梭斯，他是深深地給這個被放逐的臣子的寬大心胸所感動，而且朝中的兩個親王，對於他的英武，他的威名，不禁起了尊敬之心，他們是那麼興奮，竟一致要求國王允許他們和西特的女兒結婚。阿爾馮梭斯是准許了，並且要求和西特會晤。他們的相晤，便在泰古司(Tagus)河畔舉行；西特是被赦了，而且高高地給阿爾馮梭斯讚美。於是兩個親王，便跟着西特回到范侖西亞，他們的婚禮便舉行了。西特不擔負這個婚姻的責任，由國王指定的代表范納茲代表主婚。第二部詩便在這裏告終，第二部的開始，便敘述這兩個親王佛南陀(Fernando)和帝哥·龔則拉茲(Diogo Gon-zález)的懦弱。

雖則西特並不曉得他的兩個女婿，是如此無用，然而范侖西亞的人，全以佛南陀與帝哥·龔則拉茲爲譏笑的鵠的，摩爾族的拜迦王(King Bucar)又興兵來犯，西特因爲部屬的能耐，竟把拜迦王殺死。佛南陀與帝哥·龔則拉茲因爲大衆譏笑的原故，覺得還是回到措里奧(Carrion)的故鄉去爲妙，西特竟允許他們帶了他的兩個女兒走，另外還送了他們許多精美的禮物。在分別的時

候，一種不祥的預兆觸動了他，他又差了他的姪兒孟諾茲（*Feliz Muñoz*）護送他們。

佛南陀和帝哥·龔則拉茲一直在計畫一種暴動，當一行人走到考披司（*Corpes*）的橡樹林裏，這一對卑鄙的兄弟差孟諾茲前行，然後剝去他們妻子的衣服，慘無人道地鞭打她們，最後，把她們拋棄在樹林裏。幸而孟諾茲疑心他們有特異舉動，偷偷地走了回來，纔把他的堂姊們救起。這以怨報德的惡消息達到西特的耳裏，便立刻向阿爾馮梭斯王抗議，要求嚴厲處置。阿爾馮梭斯已經允諾他們便在道耳多（*Toledo*）召開了一個莊嚴的法庭，西特把他女婿的罪惡宣佈出來，並且要求把他贈給他們的寶刀和妝奩退還。這時候有兩個使臣到來，他們是代表那伐里和阿拉剛兩國太子的，因為知道阿爾馮梭斯王對於佛南陀與帝哥·龔則拉茲沒有袒護的意思，他們便同向西特的女兒求婚，西特同意了，於是阿爾馮梭斯王便批准她們的再婚。那兩個卑鄙的佛南陀與帝哥·龔則拉茲都給西特打敗，最遭苦的是措里奧的人民。

西特的女兒和那伐里，阿拉剛兩國的太子結婚，便是這部傳誦數世紀之久的史詩收場，於是：『到今天，西班牙所有國王都是他的親屬了。』

有許多地方，歷史上的洛特里哥和西特詩裏的西特是相合的。但不能說作者是根據洛特里哥的事蹟而作。作者是一個極富於理想的人，他把這位英雄一生真正事業中的幾種較小的事蹟，渲染得十分活躍；在這部詩裏，有些遭遇是和歷史上的事實顛倒的；有些無疑的事實，他卻過甚其詞地把牠們更改；總之，他把這位粗魯的武士，變成他個人理想中的英雄。在作者的理想中，西特是卡司特兒愛國精神和熱心於基督教的代表人物。他又加上一些小說的性質，把僅僅一種韻文的史記變成詩的組織 (Poetical composition)。作者對於野乘是很熟悉的，他曾經採取了各國的民間傳說來補充他的題材。有些人的意見，以為西特的女兒和佛南陀，帝哥·龔則拉茲的結婚，是完全出於作者的理想。然而據披德爾 (Menéndez Pidal) 教授說，根據措里奧親王自供的記錄，這樁事是未始不可能的。

關於作者的人品，我們知道得不多。他是否是一個教士，或者還是一個平民。從他的作品上看來，他是一個受過訓練的——一個十二世紀受過教士訓練的人，他又具有法國史詩作法的學問，因為在這部西特詩裏，有許多佈局和人物的談吐，都是模仿法國史詩。然而這部詩所受的法國影

響，並不能說怎樣大，牠是充滿了卡司特兒的精神的。

寫這部詩，是當西班牙文字開始作文學上的媒介物的時候，所以在全部裏找不到多少優美的體格。章句法是不講究的；句語的音律是急促的；語氣是有氣勁的；不管牠在韻的組織上是怎樣地不完美，因為作者是一個沒有音律藝術的人，然而牠還是西班牙文學上的一種偉大的英雄傳說，據著名批評家彼蘭若（Menéndez y Peláyo）說，在文學上，西特詩是荷馬派最玄妙的作品。牠最大的美，就是牠是一部生動的詩——有動作的詩，不僅是供人吟唱。牠所描寫的英雄，是完全西班牙人的氣格，卡司特兒民族特性的象徵。牠的偉大，不在事蹟的曲折，而在主人翁道德的心情，因為在西班牙歷史上，比這個偉大的事蹟還多，祇不過沒有播諸吟咏而已，在他的身上，卡司特兒人最高貴的精神全表現出來——言語意志的莊嚴，行爲的率直，自然而又從容的禮貌，以及憐憫心比輕侮心多，感情總深深地流露……還有當軍官的以公平來統治他的屬下，一方面呢，他忠心於他的國王，一方面呢，如果國王待錯了他，他有出來反抗的勇敢，這一種奇異的而又武俠的精神，全展露在我們的眼前了。

第二章 歌謠

西班牙的歌謠，是西班牙的無價之寶。在十五世紀，牠已經十分的發達，到十六十七兩世紀，西班牙文學的黃金時代，牠還是開着燦爛之花。當十八世紀西班牙文學深受法國影響的時候，牠依舊盛行；在十九世紀初葉，牠那種英雄的傳奇的形式，給予羅曼主義者以豐富的靈感，然而羅曼主義者欲將這種形式鑄成羅曼派的作品卻沒有一點兒成功；現在呢，同樣的一種歌謠的形式，在西班牙民間文學中，依然占着重要的位置。

凡是西班牙人所到的地方，他們那種冒險的精神，戰勝的呼號是隨着一同去的。於是歌謠也隨着一同去了。他們到了一處，這種歌謠便在那裏生下根，一天一天地長大起來，甚至西班牙人在那裏的勢力已經消滅，西班牙的歌謠還是一樣地流行。新墨西哥 (New Mexico) 的工人，現在還在唱西班牙的歌謠，便是很好的一個例。

歌謠在西班牙，叫『羅曼斯』 (romance)，就是指拉丁文的 "romance"，這本是一個狀詞，其

後變爲一個名詞，便是指從普通的拉丁語，進展而成的羅曼斯語（一作拉丁變語）而在西班牙文學出產開始的時期，凡是用本地語言或文字所編成的作品，都叫羅曼斯。後來漸漸地，不曉得在那個時代，但最早在十五世紀，變成專指那種簡短的抒情史詩，這便是當時歌謠的起源了。從八世紀以至十一世紀，所有古代西班牙戰士的行爲與成就，都在這種歌謠裏遺傳下來。然而最初時代的歌謠，也並不曾筆錄，而在十五世紀以前所寫的，我們竟無從知道，這樣，我們不能不斷定這些歌謠，都是口頭的流傳，牠們僅僅是純粹的民間傳說，在當時還沒有得到永遠記錄的價值。

這也不僅歌謠爲然，中世紀西班牙的通俗戲劇也是一樣；從十二世紀以至十五世紀，祇有一種劇本可以找到，然而在這個長時期中，戲劇表演的例，是不一而足。講到歌謠，在當時是不爲任何人所重視的，他們祇當牠是一種消閒的事物（*pastime*），在十五世紀的前半部，有山梯蘭那侯爵（*Marquis of Santilana*）在他的一封長信裏說起歌謠，他承認歌謠已經得到公衆的所好，然而結尾還以爲牠是僅僅值得他輕視而已。歌謠既不爲當時作家所重，所以牠不能達到文學的形式。這些不過泛論而已；直到後來大家正式承認除了歌謠之外，又產生着一種史詩，而這種史詩

又是根據歷史的記載，歌咏真正武士英勇的行爲。在希臘，有伊里亞特（*Iliad*）與奧特賽（*Odyssey*），在德國，有尼拔龍琪歌（*Nibelungenlied*），在法國，有洛蘭之歌（*Song of Roland*）等。於是大
家纔覺得在這種短歌裏面，叫牠抒情史詩也可以，那些英雄的人物和事蹟和歷史上所記的差不
多；隨後經過一種聯貫的工作，與藝術上的修飾，把許多短歌，變成連串的史詩，在希臘文學上，我們
曉得荷馬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但這種意見，也有許多學者反對過的；著名批評家披德爾曾經在哈佛大學演講過，他以為西
班牙的歌謠，是一種特別的形式，牠在古代西班牙咏史詩以前是沒有的；不過是咏史詩的支流。最
早的歌謠，並不在十五世紀以前，那時候，不過在抒情詩裏，發見僅有的少數罷了。不過在十四世紀，
卻有像歌謠一類的例子，因為在有些著作裏可以證明牠們是存在的。據披德爾說，西班牙的史詩，
盛行了兩個世紀，但到了十四世紀，人民對於唱詩者（*Juglar*）歌誦那種長的史詩，已經有些厭倦，
所以當唱詩者來到的時候，總要求他在這一首長詩裏，揀最興奮而又最有興味的一段歌誦。當時
從長的史詩裏摘取一兩段精華歌唱，是最爲大眾所歡迎，而且因為常常如此，那些被摘取的幾段，

不久便變成獨立的短歌。這便是西班牙短歌或小曲的起源，牠的性質是英雄的，因為牠們是從國家的史詩摘取下來，那些史詩，又都是咏古代西班牙的武士。而那些唱詩者，自己也編了類似的短歌，其中有許多仍是歌咏古代的英雄，而其他有關係的人物和事實加進去，這種風尚，在當時極為盛行，於是便變成豐富的西班牙歌謠了。

但和這種意見相反的，便是耶魯大學的蘭教授 (Prof. Lang)，他以為十五世紀以前沒有短歌這句話，不大可靠。他的主張，是當西班牙文學最初的萌芽時代，就已經有了短歌，而且，最低限度，他是和最古的史詩——西特詩——一樣的老。他有幾種理由：

(一) 在西特詩以前，卡司特兒沒有大部份的史詩；所以，也可以說，在十二世紀中葉以前，沒有史詩。

(二) 像西特這一類的詩，或者像拉蘭的七親王 (Infantes de Lara) 等史詩，並不像披德爾所謂有大衆歡迎的意味那種詩，牠們不過是文學上的生產而已。

(三) 西特詩不能和荷馬的史詩，或者法國的史詩相提並論，因為第一，西特詩僅限於卡

司特兒的文學，第二，文化上的狀況，大部份由國外傳播來的。

(四)基於以上的理由，所謂短歌或歌謠，不能說是一種退化的藝術的結果，這就是說，一種流行史詩分裂的結果。實在呢，十三世紀，和短歌差不多同樣組織的敘事詩已經盛行，那時候，所謂長的史詩的分裂還不會實現。所以，那種敘事的，簡單格式的短歌，原是和當時西班牙的社會狀況相合的。

這裏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對於唱短歌時候伴奏的音樂的研究是不大注意的。如果適當地考察一下，關於短歌的起源，會有新的發現。此外，還有短歌與跳舞的聯合的歷史，也不大有人注意；就到現在，西班牙人的舞蹈，還是照着所唱的短歌的韻律而舞的；所以根據各方面的觀察，可以得到以下的幾種結論：

(一)某幾種短歌經過口頭的流傳，回溯到英雄時代的事蹟，這種事蹟，是他們所要表揚的，所以這種短歌，不受任何史詩進化的影響。

(二)最初時代所保存的短歌，和大家所知道的史詩裏的材料是如此的相似，所以要說

這種短歌是從史詩裏摘取下來，也未始不可能的；因為史詩是流行的歌曲，當唱詩者把他分段來歌唱的時候，他們隨時隨地要加以潤飾的。

(三)有幾種流傳的短歌，牠和歷史上所保存的英雄故事是如此的相類，我們也可以相信牠們是基於歷史上的記載而作的。但我們不要忘記，在這種歷史的記載後面，仍舊有更早的詩，不管他是史詩或短歌。

講到西班牙短歌的搜集，在十六世紀以前是找不到的。在十五世紀抒情詩集裏，祇有很少最早的可以看見。因為十六世紀前半部印刷術的發達，於是寬大的紙張上，纔印着整首的短歌。大約到一五五〇年，西班牙最重要的第一部短歌集“*Cancionero de Romances*”纔開始出版。這部短歌集，在安特衛普 (Antwerp) 初次給英美人看見，上面也不曾印着年月。此後新的短歌集便陸續出版，同年在沙那哥沙 (Saragossa) 又有“*Silva de varios Romances*”印行。在這部歌集裏，包含着大部份我們所曉得的真正的古代短歌。隨後所出的幾種，都能表示出他的淵博，和藝術上的真價。有所謂摩爾人的短歌 (Moorish ballads) 者，表面上雖是說敘述摩爾人的生活 and 習

慣，其實呢，竟沒有摩爾人的性質在裏面。這種短歌，有的是講男女的愛慕，有的是武俠，有的是諷刺，有的是詼諧，有的甚至於出於模擬的遊戲。

在一六〇〇年和一六〇五年當中，從各種歌集搜羅的結果，又出了兩種：其一是“Roman-cero General”，其二是“Segunda Parte del Romancero General”。在這兩部歌集裏，我們可以知道那種引用短歌的格式做純粹抒情詩的趨向，是日漸擴大。此外呢，關於西特的短歌，另有一種專集印行，由愛斯考白（Escobar）編輯，於一六一二年出版；又有一六二六年出版，由法人梅琪（Metge）編輯的，裏面所包含的大部份是關於拉蘭親王的短歌，而歌咏西特的卻很少。美國的穆萊教授（Prof. Morley）對西班牙的歌謠，發生特異的興趣，他曾論及這種短歌的特點，頗有供我們參閱的價值，他說：『既然近代的批評對於流行的詩感到十分的興趣，而西班牙的羅曼斯就含有多量流行詩的性質而出名了。自然，新鮮，不用敘述用對白，和心理上勇敢的描寫，都是他具有的特點，這是和他國最好的民歌一樣的。他所特有的許多優點，歸結起來，可以說是簡潔的寫實主義與善用辭藻。西班牙羅曼斯是常和生活切近的，他既不像北歐的民歌那麼專講神仙和妖怪，而

且裏面也沒有那些專管人間閒事的上帝。從另一方面講，羅曼斯又永遠不落俗套，他不像法蘭西那些流行的民歌。和他差不多相仿的，祇有英國和蘇格蘭的短歌，他們相似之處，就在自由的精神，並且比羅曼斯還要流利和善於變化。

羅曼斯是用一種有力量的短句來寫一段故事，他不加雕琢，也不用無謂的贅語；他的起頭和結尾，都是很突兀的，留着一種完全畫過輪廓的簡單情節的印象在後面。他決不是平凡的，除卻和悲劇有點相似的慘酷滑稽外，難得有點滑稽，所以西班牙的羅曼斯以戲劇的情節和直接而又熱切的句語，引起各國批評家同聲的讚美。

這種短歌裏所表示的英雄傳說，要算那一首關於洛特里王 (King Roderick) 因戀愛而引起戰爭，描寫得最生動，最簡樸。故事是這樣的：洛特里王愛上他臣子裘利安伯爵 (Count Julian) 的女兒，裘利安不允許把女兒嫁給他，洛特里便用專制的手段來壓迫他。裘利安爲報仇起見，便引了摩爾人的兵來攻打洛特里，經過多次的血戰，纔把洛特里打敗，並且把他的王室推翻。但這種傳說，據說在歷史上很少是真的，然而不管牠是真是假，就歌謠的本身而論，已有一讀的價值：

洛特里的兵已經潰散，

衆官軍喪了心和膽，當他們第八次失敗；

他眼見土地喪失，希望消沈，

也不去跟他們逃遁，祇獨個兒孤行！

他的戰馬又跛又瞎，——走呀，他不能夠繼續；

他下了馬來，前前後後，找不着一條道路；

看洛特里多可憐，

他的面是慘白，他的足是欲趨趨而不前。

他一身染了鮮血和泥漿，

他從火燄中取出了一把寶刀；

然而這寶刀呀，已經砍斷，黑暗無光，

他的甲也破裂，盔也損傷。

他爬上最高的山頂遠眺，

看盡了這末次最長的擾亂；

他看見御旗扯破在地上，

他聞到了勝利的呼聲與阿剌伯人輕侮的譏笑。

他尋覓帶領西班牙兵馬的將軍，

但除卻戰死的都已逃遁，戰死的誰能數得清？

無論他向那裏眺望，廣漠的戰場上，一片都是殷紅，

他一面自嘆，淚珠兒像雨點一般地滴個不停。

「昨夜呀——我是西班牙無上的至尊，」

昨夜呀——我住在車上仍像優美的王宮，

昨夜呀——幾百個隨從，跪在我面前伺奉，

但是今夜呢？沒有一個是屬於我的人！

呀，這時間多惡，這日子多可憎！

——我生不辰！

爲甚今晚要我看着西山的日落，

呀，死呀，你爲甚慢吞吞地不和我親近，你難道怕我打不成？」

另有一種傳說：洛特里自經此次戰敗之後，曉得是因爲肉慾的罪惡而喪失了土地，就深深地

自責，把自己關禁在墳墓裏，讓毒蛇慢慢地把他咬死，這正和歌裏最後一首相似。關於他這一段故

事，有一位叫羅那 (Miguel de Luna) 的，用一種小說的史記體裁記了出來，在國外流傳很廣，國

外作家並且根據這種情節寫了不少故事，司各脫 (Scott) 有洛特里的幻想 (The Vision of

Don Roderick) 騷狄 (Southey) 有洛特里，最後的哥德族人 (Roderick, the Last of the Goths) 歐文 (Washington Irving) 有征服西班牙的傳說 (Legends of the Conquest of Spain) 可以說都是受了這種短歌的影響的。

差不多是一種規例，在西班牙的英雄傳說裏，那些武士們總是卡司特兒人；但在八世紀裏，據說有一個北方的英雄，一個奧司拖力人 (Austrian)，他的英勇的事業，卻是許多流行短歌的題材。這無疑的是當時行吟詩人的煞費推敲之作。他所敘述的事實，都是很有刺戟性的。主人翁是波南多 (Bernando del Carpio)，他是兩個貴族的兒子，他母親是阿爾馮梭斯王的妹妹，父親是沙爾特那伯爵 (Count Sancho of Saldana)。但他倆的結合，不會得到國王的允許，所以他的母親詹媚娜 (Ximena) 被貶入修道院，他父親沙爾特那被禁錮在獄中，波南多自己卻為國王收養。等到他長大起來，他變成西班牙一個偉大的武士，他領着兵隊去抗拒法國查理曼的進攻，他在洛賽几爾 (Roncesvalles) 一役裏，殺了法國的大將洛蘭 (Roland)。這時候，他明白了自己的出身，明白了父親的命運，所以他在國王面前，要求把他父親釋放。國王應允了他，但也要他把占據着

的要隘交出爲條件，所以決定在某處某日，一方面交出礮臺，一方面釋放父親。不幸的很，當國王差人到獄裏去提伯爵的時候，那伯爵剛巧死了，國王爲急於要管領礮臺起見，吩咐手下人，把伯爵的屍首，繫在馬上，當他是生人一般地帶到會晤的地點，等到波南多發覺，已經來不及了。歌咏波南多的短歌，一共有四十六首，都是很直率的很流利的說白，史冊裏所記的，和傳說裏大半相似，可見這種傳說和短歌，在當時民間之所以能够盛行，一大半是因爲故事的真實，後來到十六世紀初葉，有編歷史戲劇的，也從波南多的傳說裏取材。

在十世紀裏，我們又看到一位英雄，他便是勇敢善戰的佛南·龔則拉茲伯爵（Fernan Gon-zalez），他是卡司特兒愛國精神的代表，他反抗里奧王對於卡司特兒的壓迫，在普通觀念中，他是西特以後第一個大英雄。歷史上告訴我們，他領兵抗拒摩爾人，抗拒那伐里和里奧的基督教徒，在英雄的詩歌裏，他的盛名是多少人所景仰的。在十三世紀的僧人著作裏，關於他的事蹟，寫成像史詩一樣。講到歌謠，有三首是很古的，據披德爾教授的意見，其中最好的是開始有“Castellanos y Leoneses”的一首，他是從初期史詩裏變化而來。最重要的，是敘述他在基督教徒手中所顯示出

的兩種能力。

第一，當他被請到那伐里，去和那伐里王的妹子成親的時候，那伐里王設計將他禁錮，不過給國王的妹子救了出來，他情願跟他逃遁，結果終於和他成了親；第二，他在里奧國裏，也爲人陷害，幸虧他妻子喬裝一個進香的人，到他牢獄裏去，和他換了衣服，他纔逃走出來，不會爲人覺察。然而他最爲人興感的，便是他把卡司特兒民族，從水深火熱的里奧暴君壓迫之下拯救出來，他用了一個極巧的計策，可以不動干戈，而使目的達到，他的才幹更在他的勇武之上，因爲里奧國王愛中他的寶馬和奇鷹，硬要他賣給他，波南多答應了，而且講好了價錢，約定幾時付價，如果過期不付，那末，所拖延的日期，就要照原價每日滾上去加倍計算。龔則拉茲一直不向里奧王要錢，等到付錢的日期過去許久之後，他纔問他算賬，但是計算起來，就傾全世界的財力，也不夠的；所以他在這個時候，要求里奧王解放卡司特兒，里奧王爲維持一國元首的威信，祇得應允。在這首歌裏，把里奧王和龔則拉茲二人心中所藏的怨恨完全地表白出來，這是一首很好的歌，兩個人的問答，都是針鋒相對，率直而且流利。

在西班牙古歌謠裏，英雄傳說的豐富，從上面已可窺見一斑，而其中最慷慨悲歌，便要算拉蘭的七親王了。這是中世紀文學上最悲慘的一種傳說。雖則沒有敘述這種事蹟的史詩，然而據披德爾教授的考察，在“*Cronica General*”裏，包含着有那種失去史詩的實質與真正詩的格式的長句。據歷史上和歌謠裏的敘記，卡司特兒拉蘭地方的七親王，一同去參加他們姑母多娜·蘭伯拉 (*Dona Lambra*) 的婚禮，她剛正和他們君主唐·洛特里·哥底·拉蘭結婚。因為僕人中有一個忤逆了最幼的一個親王，他便重重地責罰他，這樣使他的姑母大大地不快；她發誓要報此仇，於是便和洛特里哥商量報仇的方法，洛特里哥把親王的父親龔則羅·高司透茲 (*Gonzalo Gusion*) 喚來，差他到摩爾人領域的高多華 (*Gordova*) 去。在龔則羅帶去的一封信裏，他叫摩爾王把他殺掉；但摩爾王不會殺他，祇把他禁錮起來，並且由王妹親自來看護他。他們便生了情愛。這時候洛特里哥正預備召兵進攻摩爾人，拉蘭的七個親王同了他們的教師一同去從戎，洛特里哥又私下和摩爾人約定，叫七個親王所隸屬的一隊走進摩爾人的埋伏所在，於是七個親王中了他的詭計，因衆寡不敵而在亂軍中殺死。他們和他們教師的首級都一一地給摩爾人割下來，帶到高多華去，摩爾

的國王便把首級給龔則羅認看，他從布袋裏一顆一顆地拿出來，一個一個地認親是他自己的兒子，他對每一顆頭顱悲慘的哭泣，讚美他兒子爲國犧牲的精神。

後半部的傳說，就更加離奇了，幾年以後，龔則羅說是可以回到卡司特兒，他的妻子多娜三球 (*Dona Sancho*) 在那兒度着悲慘的光陰，他是要和他妻子一同去受罪的。在龔則羅離開高多華以前，他把一只耳環折而爲二，他把一半給摩爾王的妹子，囑她當他倆生下的孩子長大成人的時候，把這一半耳環給他。後來這一半西班牙，一半摩爾種的孩子摩大拉 (*Mudarra*) 長大，曉得他自己的血系，曉得他父親和他的一半兒兄弟們的悲慘故事。他帶領了一班被擒的基督教徒，那是釋放給他的，到卡司特兒去。到了卡司特兒會合了他的父親龔則羅，先殺死了那個兇狠的叔叔，然後結果了那惡毒的姑母。

這故事的情節是如此動人，所以不僅在歌謠裏是家傳戶誦，就在西班牙的歷史戲劇上，也給許多作家採取作材料的。關於傳說的歌謠，上面已經說過不少，這裏還有更豐富的，就是西特結婚的故事，西班牙最著名的民俗學家淮司康西羅 (*Senora Michaelis de Vasconcellos*) 曾經搜集

了二百零五首，其中有十數首是十五世紀就盛行，其他最著名的若干首，都在十六世紀前半部。這些歌謠，都富有藝術上的技巧，而其中有描寫西特結婚時的儀仗，更饒有傳說的趣味。西班牙的歌謠，雖則事實上並不即止於西特的故事，而除此之外，實沒有更偉大的更豐富的足使我們注意了。



第二章 戲劇

西班牙最初的文學時代，已經有戲劇的著作，在十二世紀，或者至少在十三世紀的初葉，便有一種小小的神祕的戲劇叫“Misterio”出現。雖則內容非常的簡單，然而還不會有未成熟的寫法可以看出，他的用意，是預備在主顯節來表演的，因為他是用西班牙文字來修飾拉丁文的作品，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他是黑衣僧禮拜儀式的支流，在十一十二兩世紀之間，由法國僧人帶到這個島上來的。但是這個無名的作者，他從拉丁文的範本裏，引誘出富於藝術的天才，他有創造的能力，他比較拉丁文的，有更多的動作，劇中人物的品格，也有更堅定的描寫，在這四五幕的劇本裏，他把許多情節，安排得合乎情理。這是中世紀西班牙唯一的戲劇作品，到十五世紀中葉都沒有旁的著作可以和他比擬。在這兩個半世紀的長時期中，西班牙戲劇作品之得以留存者，竟一種也不能找到。倘然要拿史詩，抒情詩，小說來做比例，我們會以為在這個時期中，西班牙是沒有戲劇表演的。然而事實卻又不然。我們從十三世紀後半部卡司特兒王阿爾馮梭斯第十所創的法典“fuero

siete Partidas”看來，其中有一條是：

「教士當民衆來看戲的時候，不能有滑稽的表演；如果旁的地方表演滑稽劇時，教士即應避開，因為在這裏面，許多醜的和不合理的事情都會出現的。而且，這一種戲劇在教堂裏更不許表演，反之，如果有人背違這條規例，就要不留情面把他逐出教堂；因為教堂是給人們祈禱上帝用的，不是拿來表演滑稽劇的……然而做教士的並不是不能表演戲劇，譬如我主耶穌的誕生，可以顯示出天使怎樣到牧羊人中對他們說「耶穌是降生了」這一類事實，像勸人爲善增人信仰的都應該表演，不過要正正當當，看作正事一般的去做，在大城市裏，並且應得到僧正或他的代表的訓令；但在鄉村中或不正當地方，都不得開演，而且不得賣錢。」

從這條法典上看起來，我們知道西班牙戲劇的表演，城市中和鄉村中是一樣的普遍，不過因爲表演得太多，所以引起這條法律的限制；關於宗教的和非宗教的戲劇，牧師和平民一樣的會演，而是不論教堂或教堂以外都有的。教士們的戲劇無疑的，是從教堂裏各種重大的紀念節裏推演出來，而其他的演員，都走來走去的演那些法律所禁止的滑稽劇，他們沒有固定的寫成的劇本，所

以便沒有流傳了。

但西班牙的戲劇，在文學上的成就，終究以兩齣宗教和兩齣非宗教的戲劇而顯著，這四齣戲的內容和形式都很簡單，而且都是詩人孟里柯（Gomez Manrique, 1412-1491）手寫的，孟里柯在卡司特兒的以色列伯列（Isabell）和阿拉剛的佛迪南（Ferdinand）朝時，在政治上很有聲望。這裏還有一樁有趣的事情，就是以色列伯列的公主，還沒有登位，曾親自演過孟里柯所編的一齣戲，這是當時貴族提倡戲劇的一證。在以色列伯列當朝的時代，於是便產生了一位大作家恩茜娜（Juan del Encina, 1468-1534），他是一個抒情詩人，同時又是一個偉大的樂歌作家。西班牙文人，曾承認他是西班牙戲劇的總主教，這當然有些過分，他的初期作品，有兩種在一四九二年公演過。不過恩茜娜研究過魏琪爾（Virgil）的作品，他後來便從詩的戲劇上得到了成功；他的最好的非宗教的劇本是“Placida y Vistoriano”，當一五一三年在羅馬教堂的高僧面前表演的時候，受到觀眾同聲的讚美。恩茜娜作劇的目的，雖則在給西班牙高等社會以娛樂，然而他仍深愛純粹的民間傳說，他用西班牙民間流行的聖誕之歌，寫成他那美麗的“Villancico”，再把他介紹

到時髦的社會上去。所以他又寫了許多真正的通俗滑稽劇，經過了許多年代，仍舊在民間流行，他在那一齣“Auto del Repelón”裏，寫學生和牧童等的動作極其活躍，他的聲名，更因此而不朽。

在西班牙戲劇的黃金時代，繼承恩茜娜之後的，有兩個大作家，一個叫味醒第（Gil Vicente，1470-1540），一個叫奈漢羅（Jorres Naharro），他們二人都受了恩茜娜的影響，但有許多地方，似乎還超過恩茜娜。味醒第在葡萄牙文學史上占着一個重要的位置，而同時在西班牙劇壇上，也是一個特色的人物。他和十六世紀的許多葡萄牙人一樣，對於西班牙文學都很有研究，在他的全部作品四十三種劇本中，倒有十種劇本是完全用西班牙文寫的。他起初是模倣恩茜娜，後來他就致力於創造，特別注意的，是動作的描寫。雖則我們不能說他完全模倣古代的作家，然而他那種喜劇的作品，可以說是和希臘詩人亞理士多芬（Aristophanes）一樣；他那種尖刻敏捷的諷刺，又和荷蘭學者伊拉司模士（Erasmus），希臘諷刺作家路詢（Lucian）差不多。他是一個富有天才的詩人，他在他的劇作裏，混合了一些抒情詩的性質，因此更使戲劇的本身，增加了許多美麗；他又富於哲

學的思想；他的傑作戲劇三部曲“*Barcos*”，地獄，淨土，樂園，使他獲得哲學家的光榮，而樂園一部，又是用西班牙文寫的。他的最大的名譽，就是後來諸大作家，像羅丹，委迦，卡爾迪龍這些人，都全受了他的影響，而作品又差不多全是模擬他的。

奈漢羅是和味醒第同時代的人，他在十六世紀後半部極爲活動。他曾經當過兵士，在阿爾及亞被俘，釋出之後，他纔開始作文，一五一七年，他在那布爾出版了一部戲曲集“*Propaladia*”，他的初期作品，頗有些是模倣恩茜娜，但他卻富於戲劇的技巧，會用戲劇的原則，開萊(Kelly)說得好，「奈漢羅是西班牙第一個作家，他實現了他的人格，他創造了舞臺上的人物，他是第一個曉得佈局，曉得利用事物的變化以增加動作的興趣；他曉得琢磨脚色，和在可能範圍裏，集中了他的全力；他會在幕前觀察舞臺的效力。總而言之，奈漢羅他明瞭戲劇的能力和娛樂法。」

奈漢羅除卻是一位有力的戲劇作家外，他又是西班牙第一個戲劇批評家。在他出版的一本戲曲集的序裏，他創造了幾條寫劇本的原則。他主張一齣戲不應限定三四幕，是可以分做五幕的；他對於當時舞臺上出現人物的限制，少不得過六個人，多不得過十二個人，他也親自違背了這種

規例。他深明最初時代的喜劇，是包括各種階級的人物，他的生活的描寫，是多方面的，不僅僅是牧童和隱士，所以他的取材，也包括各級社會的生活。不過因為他太偏重於寫實主義，他把舞臺上搬演的各國人物，主張各國人說各國的方言，於是便造成一種混亂的狀態。

西班牙的戲劇，由味醒第，奈漢羅而至羅丹（Lope de Rueda, 1558-9），便是文藝的戲劇在各級社會流行的象徵。恩茜娜，味醒第這一班人，他們的作品，不是為民衆的，所以不會顧念到民衆的歡迎，而是專博高級社會的讚美。羅丹呢，他把劇場變成民衆化，把演員和編劇者聯合在一起，這一種改革的影響便遠及國外，所以經過莎士比亞和莫利愛（Molière）的介紹，便造成英法兩國戲劇史上光榮的結果。羅丹的出身，本是一個金箔匠，後來大約在十六世紀中葉以前，他就拋棄這種職業，在遊行劇團裏當一個演員，但因爲不滿意於當時的劇本，他就自己動起筆來；這便是他創作劇本的開始。羅丹作品是取材於流行民間的喜劇，他把這種劇改成他自己的短劇，他所注意的，是限於幾處最簡單的地方；全劇的興趣，不單靠着演員的動作，他是靠對白的敏捷與滑稽，以及舞臺上各級代表人物的形容，就連下流的人物也有。他從攔樓底下，大街旁邊，貧民區裏，鄉村附近，搜羅

了，各式的人材於，是奴僕盜，賊老，嫗鄙夫等都一齊登臺，各式人物表演出他的特性，說他那特有的言語。在羅丹以前，許多作家，都喜歡用詩的格式來寫他的劇本，但羅丹卻專用他那流利的散文，因此更和一般民衆親近。

一五五〇年以後，西班牙戲劇作家，像雨後的春筍一般；繼羅丹而後的有委迦，寇華（Juan de la Cueva, 1550?-1606?）諸人，現在先說寇華。寇華對於戲劇藝術的原則，也有他個人的觀念，在他的“Ejemplar Paético”裏，說了許多理論，說是在他自己的劇本裏曾經應用過的。他對於古文的作法是很熟悉，但他不贊成這種規則的應用，而同時呢，他聲明自己對於以前西班牙戲劇上一切的事物，都不表贊同。他是西班牙戲劇的革命者，委迦的前驅，他把古人認為神聖不可侵犯的規則，毫不客氣地拋開，他把一齣戲的幕數由五幕而改至四幕，他又在音韻的和詩句的格式上，儘量地增加與變化，在他的戲劇裏，音樂的韻律，是用得如此之多，他還要顯出他特異的才幹，建設舞臺上永久的歷史劇。這種劇大半是取材於流行民間的英雄傳說，像拉蘭的七親王之類，有種是從比較近代的傳說上取下來，卻沒有得到多大的成功，像講查理斯第五（Charles V）出征意大利

故事的“*Saco de Roma y Muerte*”等，但他這種勇往直前的精神，不但委迺等人受他的影響，就遠到十九世紀的羅曼主義，也差不多可以說是受寇華的影響而產生。

這裏我們不要忘記吉歌德先生的作者西萬提斯，他雖不以戲劇家出名，然而卻頗喜歡寫劇本，他明明承認委迺是比較自己更偉大的戲劇詩人，他一生之中，卻不斷地在寫戲劇，關於他的作品後文還要詳細介紹，這裏不過提一提他的大名而已。講到委迺，他是西班牙劇壇的明星，自從他的作品出世之後，西班牙戲劇的光榮時代便開始了。我們曾經看到西班牙戲劇的進化，從十五世紀下期起到委迺的全盛時代止，我們也曾看見各種戲劇的隨着時代而嬗變，起初是宗教的戲劇，然後是短的喜劇，然後是表演脚色形容的滑稽劇，然後是歷史劇。然而卻還有純粹的悲劇沒有提及，當真的在黃金時代西班牙人是不大喜歡看悲劇的，他們喜歡看一種悲劇和喜劇的混合物，——悲的喜劇 (*tragi-comedy*)，在西班牙文中，便縮成“*comedia*”。

西班牙的戲劇，靠委迺卡爾迪龍等和他們同時代作家的共同努力，差不多從十六世紀下期起到十七世紀末葉止，都在最優美的狀況中，他不僅在西班牙居於最高的位置，他是足夠和世界

各國的戲劇相頡頏的。一切現社會的實況，都在這黃金時代表現着，一般人民從自然的生活描寫上得到的印象，並不見得比表演宗教意義上和愛國精神上爲輕。所以當時的戲劇作家是從多方面取材的：像聖經上的敘述；聖人的傳說；本國和外國歷史上故事；近人生活的狀況，上自國王，下至販夫走卒，特多的是中等社會的冒險的英雄，令人妒嫉的婦女，和心胸簡單然而卻很滑稽的農民；這些人都是當時作家筆底的材料。

西班牙戲劇的發達，除卻作家是人材輩出之外，最大的原因，便是建築永久的劇場，當然以前是沒有真正的劇場的。在十六世紀前半部，范侖西亞和塞維爾開始建築戲館，當時的演戲，大半是屬於宗教的或慈善性質的，有的或是爲醫院籌款，因此西班牙的演戲，在這個時候，在社會上更加流行。

委迦 (Lope de Vega) 於一五六二年生於馬德里，他長莎士比亞兩歲。他有特異的天才，在他十四歲的年頭上，他已經寫了一齣劇本叫“El Verdadero Amante”。他也和西萬提斯一樣替祖國效勞，在一隻駐屯在國外的兵艦裏服役；空閒的時候，便從事創作，那一部長長的史詩“*The*

Hermosura de Angélica”，大部份就在這時候寫的。然而委迥的爲人，卻出於我們意料之外，他是好色，貪淫，卑鄙，卻富有天才。當他年紀極輕的時候，他曾經爲着毀壞一個女子和她家族的名譽而被審訊；於是他便被逐出卡司特兒有兩年之久。後來好像爲着姘識女人而被捕；他始終不能改這種邪行；懺悔是常常在他的嘴唇上的，然而肉體的引誘，終於使他沈淪。一五九〇年，他和烏賓娜 (*Isabel de Urbina*) 結婚，她是西萬提斯母親的遠戚，中年的時候，他受到兩種重大的刺戟，一是他兒子的天亡，一是他女兒的淫奔；他受着現世的報應了，我們寬恕他吧。一六三五年八月他與世長辭，遺骸至今不知葬在那裏。

從文學方面觀察委迥，我們應該怎樣的驚異！實際上西班牙各種短詩的形式，都是他試驗成功的。在史詩上，他寫了一萬一千行的“*Angélica*”，這是繼承意大利詩人阿理司多 (*Aristo*) 的“*Orlando furioso*”，而作的；但他不僅以和阿理司多爭雄而自滿，他另又寫了一部“*Jerusalém Conquistada*”，這是委迥有意再和意大利詩人塔素 (*Tasso*) 一爭高下的史詩，然而這兩部史詩，雖則是委迥精心結構之作，但因爲創造過甚，情節又太曲折，常常有離題太遠的毛病，所以沒有成

功。不過委迦對於文學改革的精神是不容埋沒的，他在劇本的新作法（*Arte nuevo de hacer Comedias*）裏面，說明他自己怎樣嫻熟於古典劇本的嚴格的規律，然而在他自己的作品裏，卻怎樣地不去注意他們，而專注意於自己的創造。他的作品無論在質與量方面，當時都沒有有人可以和他比擬的。他的“*Urcadia*”是用優美的散文和短詩一起寫的，這是一種遊牧的小說，寫阿坎田（*Arcady*）人的歸化的故事，裏面有許多高貴人物的品格，他的散文，也被稱爲和西萬提斯一樣流利。在純粹的短詩裏面，“*Pastores de Belen*”是使他得到盛名的原因，這是寫聖母和耶穌的故事，全詩充滿着優美的言辭，柔和的空氣，讀了會使人覺得像陶醉在慈母的懷裏一般，也可以說是一首美麗的催眠歌。

一五九八年，他的十章史詩“*Dragontes*”出版，這是寫英國海賊 *Francis Drake* 的死的故事，全書充滿了民族的精神，這是極可敬的，但是因爲作者描寫得過火，而且又濫用譬喻，所以沒有得到成功；作者在下筆時，原不會希望是一部傑作，不過他的愛國精神，是極其可取的。

在委迦的散文作品中，最美的要算“*Dorocea*”了。表面上這是一個五幕的劇本，實際呢，卻是

用戲劇的形式寫成的一篇小說，他把“*Dorothea*”當作日記來寫，隨時看看，隨時加上一些，或者修改一下，可以說是沒有什麼疵點可以找出，而同時關於他行爲的敘述，也是替他作傳者的一種好資料。委迦的戲劇比他任何著作還要多，而且也因此使他在世界文壇上占着最重要的位置，真的，西班牙之有委迦，猶英國之有莎士比亞，兩個人的著作，都是一樣的不朽，不過委迦的地方色彩較爲濃厚，不能使全世界的人都得着極深的印象。據委迦自己的報告，生平所寫的劇本，不下一千五百種，而這個數目還有短的宗教戲劇等不會計算在內。如果拿這個來做比例，那末，英國伊利沙白時代所有戲劇家的作品集合攏來，還比不上他！當然，這個偉大的數目，未必篇篇都是傑作，據研究西班牙文學最有心得的專家龍拿教授（Prof. Renner）說『……沒有一篇是完全壞的，——沒有一篇不是連續地放射出高貴的詩的品格，這祇有天才豐富的人纔能够寫出，』就質的方面來說，委迦的戲劇，常常是不一律的；在結尾時候，常常缺乏流利，然而這卻是藝術作品的要素。但我們要原諒他，他在寫這些劇本的時候，都是應觀者的要求而出之以匆促，因此他也沒有功夫去修飾。但他的創造力是超越出任何人之上，他的豐富的理想，被他同時代的人稱爲『天生的怪物』（四）

Monstruo de la naturaleza)。委迦的思想與感覺，也是與平民接近，他有時取材於國家的歷史，有時取材於民間的傳說，他的“Comedias de Capa y espada”便是很好的一個例。他又常常爲婦女鳴不平，在當時的西班牙社會上女子倘然有一點不名譽的事情，即使不是她的過失，也會引起父兄的責難，而使她犧牲，委迦常有這一類的寫實，以攻擊當時的社會，隱然有解救婦女的束縛的主張。他的初期最好劇本，是“El Acero de Madrid”，在這齣戲裏，對白的清晰，意義的顯明，情節的緊張，趣味的濃厚，實是他全部作品中少有的；他不以沉悶的句語來煩惱聽衆，他能夠創造人物，他在結構上，是很得到了技巧；他明瞭舞臺上什麼是應該有的，和不應該有的；在僅僅一幕上就可以看出他「真實」與「有力」的表現，不過最後一幕，常常要顯出他的鬆懈來，但我們應從歷史上來觀察委迦：他的成就應該和在他以前的人相比，而不是和以後的人相比的。卡爾迪龍等是從委迦所種的子上開着花，也可以說沒有委迦的耕種，不會有卡爾迪龍的收穫。在悲劇裏，他的“El Castigo Sin Venganza”可以說是「一部最好的作品」這句寫 Duke of Fenara 判決他犯亂倫罪的妻和子死刑的故事；在歷史劇裏，沒有可以超過“El Mejor Alcal de el Rey”的，這

齣劇是寫女主角 *Elvira*，男主角 *Tello*，和爲民保障的國王三個人的故事。實在的，他的著作是如此的豐富，我們竟難確定的說那一種可以算是他的代表作。他是一個真實的詩人，和天才的戲劇作家，他明白許多作劇的規例，而不爲這些規例所限制，他曉得那一種韻律，是適合於那種的表情，所以他的作品，是永遠不朽的。

委迦是西班牙黃金時代劇壇的權威，實際上和他同時代的人都承認他是至高無上的大師，在他的無數信徒中，又產生了一位天才的作家，這便是墨伶那 (*Tirso de Molina*) 了。他的真名字是叫 *Gabriel Tellez*，生於一五七一年，歿於一六四八年，他比委迦小九歲，但他的劇本初次公演的時候，是在他的三十四歲的年頭上，那時委迦已經享有盛名了。墨伶那會經當過教士，他的戲劇裏人物的行爲，常常是淫蕩和猥瑣，因此有人疑心他不類一個教士，其實墨伶那在三十歲以前是不曾就教士職的。他的傑作 "*Burlador de Sevilla*" 在本國和國外的影響很大，十九世紀羅曼主義的大信徒左理拉 (*Zorrilla*) 和依士卜龍西達 (*Espinozceda*)，在作品上都有些是模擬他的。在他的全部作品四百種劇本中，留存的尙有八十多種，然而就這八十種劇本上，也足以顯示

他的天才，他所取的形式，都是當時流行的戲劇，他的有力的表現，生動的言辭，比起委迦來，差不多不相上下。

這個時候，西班牙戲劇作家人材輩出，像吉凡拉 (Luis Vélez de Guevara, 1570-1643)，阿米茲 (Mira de Amescua, 1578?-1640)，卡司特羅 (Guillén de Castro, 1569-1631)，康尼爾 (Cornielle)，阿拉剛 (Ruiz de Alarcón, 1581-1639) 等人，他們或者採取民間的傳說，或者撿拾歷史上有趣的故事，像西特這一類的事蹟，來做他們戲劇的材料。但他們的作品，沒有一種是夠得上和委迦相提並論，而且也沒有像委迦的那麼流行。直到卡爾迪龍 (Pedro Calderón de la Barca) 出，才覺得西班牙戲劇放映着燦爛的光輝，真的，他實在比委迦還要偉大。

卡爾迪龍於一六〇〇年生於馬德里，他出身望族，而且活了八十一歲，在這個長時期中，他眼看着西班牙社會的政治的衰落，然而在藝術上，在文學上，卻顯著特異的發達。他受過大學教育，當過軍人，而且在荷蘭等處替西班牙軍隊打過仗。一六二九年，他回到西班牙，他顯然就編了許多劇本，導演過許多表演的。那時西班牙王飛力浦四世 (Phillip IV)，很愛他的作品，常常催他創作，而

且擔任一切表演的費用，卡爾迪龍受着這個鼓勵，便儘量地編了些“*Comedias de teatro*”，這是一種華麗的戲劇，需要許多佈景和服裝的。這時候，卡爾迪龍便變成王朝詩人和戲劇家，於是一六三五年委迦逝世之後，他便是委迦的繼承者。一六五一年，他被任爲牧師，他和委迦不同，因爲他很嚴格地遵守牧師的信條。西班牙王又任命他做王家禮拜堂牧師，他的職權，更高出一切教會之上。他因爲這個原故，他更努力於戲劇的創作，晚年特多的是宗教獨幕劇。

卡爾迪龍實在不僅是一個戲劇家，他又是一個詩人。如果拿莎士比亞，委迦來和他相比，我們可以說，莎士比亞是一位全世界不朽的戲劇詩人，他不受種族和時間的拘束；委迦呢，在西班牙戲劇詩人中，是一個最有天才的，但他卻僅限於西班牙；而卡爾迪龍又不僅是當時西班牙戲劇界的權威者，他是十七世紀一個全時期特出的戲劇詩人。他的天才，雖沒有委迦那麼豐富，然而他是西班牙最美的抒情詩人當中的一個，因爲他的劇本，從頭至尾，都是些美麗抒情詩。

卡爾迪龍的作品雖則是很自然的，而且切合於實現的生活，但也未嘗沒有缺點，這便是他受了龔郭拉 (*Gorgora*) 的雅麗文體的影響，而過於運用辭藻了。龔郭拉是雅麗文體的大師，他生於

一五六一年，歿於一六二七年，少年時學過法律，後來專心作詩，也曾寫過戲劇，不過他對於自己的作品，常常不大注意，往往流傳出去，而自己再讀時，卻不認識，他的文體，起初是非常清新，但他的成名，卻在轉變成這種使人看了難懂的雅麗文體上。後來受他影響的很多，卡爾迪龍也是其中的一人。但也有人相信，卡爾迪龍的著作，有些是經過編他全集的人的竄改，他的原作，未必是如此的雅麗。關於龔郭拉的，後面還有提及，這裏暫且不述。

卡爾迪龍的劇作，約莫有一百二十種，尚有七八十種的宗教獨幕劇，和許多插戲（interlude）不會計算在內。他對於宗教的熱忱是在他的許多劇本裏可以看出的，而宗教獨幕劇，到了他這個時代，已經不似從前那麼幼稚，而達於最成熟的時期，他運用了他寫抒情詩的手腕，詩的和諧的音調，把真實的人生赤裸裸地描寫出來，於是他的戲曲，便成爲一種最完美的製作；他的想像力的豐富，是永不會從前人那兒襲取一些意思，因此便有人目他是西班牙第一個戲劇作家，他的成功作品：“El pintor de su deshonra”，“El médico de su honra”，“A secreto agravio”，和“El Alcalde de Zalamea”等，而後一種尤爲膾炙人口。這是寫西班牙農人克里司波（Pedro

Crespo) 的故事，克里司波的女兒，給一個軍人拐了去。後來他被選爲村長，並且升任縣官，他便把那個拐帶他女兒的軍人捉了來，他給他一個悔過的機會，叫女兒嫁給他，但那個軍人表示不願，於是克里司波便拿法律來治他，要把他處死。但是軍人的上司唐六甫(Don Lope)卻不願克里司波把他的權威用到那軍人頭上來，這時候，國王便出現了，他贊成克里司波這樣處置，於是克里司波這一種嚴正的理性，便在全劇裏充分表現出來。

卡爾迪龍還有一本傑作叫“*La vida es sueño*”，這是他的高深哲學的集中點，全劇裏又充滿着華美的詩的氣質，即使他是過於雅麗，然而仍舊深深地打入讀者的心坎中。他教訓我們人類要怎樣的自制，惟有自制是最偉大的，就連暴虐的君主，他也要覺得他的權威，不過是夢裏一剎那而已。

自從委迦，卡爾迪龍死後，西班牙劇壇寂寞了兩世紀之久，十八世紀是西班牙文學的沒落時代，一切都在停頓中，講戲劇，直要到一八七四年大作家愛契格萊(José Echegaray, 1832-1916)的作品出世，纔發現一些曙光。當時戲劇家的光榮，並不是文學上有永久的成就，而是因爲在那個時

候戲劇家比旁的作家要光芒些吧了。愛契格萊又何嘗不是呢，與其說他是詩人，是戲劇家，毋寧說他是數學家。他生於一八三二年，直到一八七四年他的作品纔初次問世，即得到羣衆的歡迎。他的戲劇的影響力，是非常的偉大，他是那壓技巧與感人，就連根本上不真實之處，也被掩沒。他的作品很受大仲馬易卜生的影響，“El Gran Galileo”是使他克享盛名之作，在結構上，都是很周密的，這是數學家把他的科學應用在文學上的例，他有一種憂鬱的真實表現力，使人看了，沒有不感動的，然而他的缺點，就在人物性格描寫上的不充實，所以也有人承認他是中等作家。

和愛契格萊同時的亞西（Gaspar Nuñez de Arce, 1834-?）也以戲劇出名，他的“Haz de Loria”，是當時最傑出的一齣歷史劇。他的行文的優美和富有涵蓄性，是近代西班牙舞臺上所僅見的，後來他從事政治，有幾年不會寫作，但一八三四年，他的著名的詩集“Crístas de Com. Bato”，出世，終於使他做一個政治詩人，他指斥安那其主義（anarchism）要求自由與和平，就在詩的成就上，近代西班牙詩人很少能夠與他比擬的。

從一八七〇年到一九一〇年，這四十年中，西班牙又流行一種通俗的短劇（Género Chico），

他對於西班牙戲劇的運命，是禍是福，至今沒有人能夠斷定。因爲在一方面呢，他使戲劇趨向於真實之路，使他在民間普遍的流行，而且人物的描寫，也極其活躍；不過在另一方面，他把整個的劇本變成片段，而且使他離開文學的領域，在這數十年中，作家之盛，罕與倫比，然特出的卻不多，羅西諾（Tomás Luceño）是這個運動的大師，一八七〇年，他的傑作 “Cuadros al fresco, El arte por las nubes” 出世，馬德里二十家戲院都爭着排演；此外像阿尼契司（Don Carlos Arniches）的 “La Leyenda del Monje” 等，也在這數十年中受着熱烈的讚美。假使這一派的作家能夠始終努力，不墮落在『妙語雙關』的競爭上，不放棄個性的素描，不離開文學的道路，不停止作真實生活的反映，他的存在決不會如此短促，因爲當這種戲劇盛行的時候，已經播種着衰落的種子，新作家雖則產生很多，能挽回這種頹風的，卻絕對沒有。

在愛契格萊的戲劇不大盛行的時候，西班牙的一位近代戲劇大作家倍那文德（Don Jacinto Benavente）的第一個劇本 “El Nido Ajeno”，於一八九四年初次和世人相見。倍那文德於一八六六年生於馬德里，他父親是馬德里一個著名的醫生。他的觀察，以本國都會爲出發點，

然後遠及於法蘭西，意大利，比利時。他覺得在馬德里去產生新的劇作的時期已經成熟，那便是要有受過高等教育的觀衆，能够瞭解哲學的對白，答覆劇中提出的疑團，抓住喜劇裏所暗示的意義等。他對於歐洲近代作家都有相當的認識，在他的作品裏，法朗士，都德，拜倫，雪萊，鄧南遮，梅德林，尼采，托爾斯泰這些人的名字，常常提及的。他所受法國作家莫利愛，大仲馬的影響最大，他的劇作，也充滿了近人的意味，看了他的劇，決不會想到委迦，卡爾迪龍，而祇想到鄧南遮和梅德林，他所表現的，是個人和近代社會，近代文明的關係。他作劇的目的是使人娛樂，祇偶然地使人感動而發生憐憫；他的劇是常常的輕快與可愛，但不常常地激起觀衆的感情。劇中人物的對話是非常的多，常常長篇大論地發揮議論，因此一齣劇裏的動作很少。他也明知道這個弊病，所以有些劇裏竟不用動作。他的諷刺劇有“El Dragón de Fuego”和“La Noche del Sábado”，這都是暴露當時西班牙都會上賭場的罪惡，寫實劇有“La Princesa Bebé”和“La Escuela de las Princesas”，前者是寫 Princess Helena 背叛的故事，後者是寫 Princess Constanza 背叛又投降的事蹟，這兩個劇本是介乎寫實與奇情之間；此外像“Señora Ama”，“Los Intereses Crealios”，“La

Malqueride”，“Rosas de Otoño”，“El mal que nos hacen”之類，都是他成名之作，而“Rosas de Otoño”（秋天的玫瑰）一劇，尤為膾炙人口，他把秋天的玫瑰，來象徵夫妻的愛情，是經過悲愁，分散的苦恨而後圓滿的。雖則倍那文德的著作是隨時而進展，但在他三十年戲劇的創作中，很難分出各個時期來，因為他有時是詩的幻想，有時是歷史的敘述（有如“La Vestae del Occidente”），有時從寫實主義轉到理想主義，有時從喜劇轉到悲劇。他的唯一不可及的地方，就是他的令人捉摸不定，你要去捉住他，他會變成火，變成泥沙，變成流水。他的觀察，是常常無一定的，他常常在作品的裏面刺人，而表面上卻用流利的不定的印象把劇中的含義遮掩着。他在“La Noche del Sábado”裏說『愛』是僅有的真實；在“La Escuela de las Princesas”裏說快樂要在犧牲中去找尋，而且他和『貧困』並不是不一致的，僅僅『富有』是不能產生快樂。一九二二年，得諾貝爾獎金，他仍不斷的努力，最近幾年的作品，更使他得到晚年的盛名，他實是西班牙近代第一個寫實主義的戲劇作家。

倍那文德的戲劇是以巧妙的結構來闡明他的觀念，而西耶拉（Don Gregorio Martinez

Sierra, 1881) 呢，他和倍那文德一樣，也是生於馬德里，他的格式和人物也是屬於第一流。他的
一九一一年出版的“Primavera en Otoño”差不多是有意和倍那文德的秋天的玫瑰一較高
下，不過倍那文德是哲理的，西耶拉是抒情的。西耶拉作品最足注意的是全體的一致，他用緊張嚴
肅的情調，經濟的方法，寫出劇中各個的人物來；他又不拘於外表的形式，像“Cancion de Cuna”
是兩幕的；“Don Juan de España”卻有七幕。不管劇中人距離的時間是多少長，我們看不出他
的鬆懈與散漫；譬如“El Reino de Dios”，他以主角 Sister Gracia 爲三幕聯合的中心，而這
三幕的出現，卻在三個不同的地點，前後的距離，又差不多有四十年之久。他這種聯合的手腕，是非
常的巧妙而且有勁。他早年是一個詩人，不久又以散文見長，在他的“Sol de la Tarde”故事裏，
我們可以看出他用字的精細，豐富的內容，理想的拘謹，表現的嚴肅，和詩與實質精妙的調和。他做
過戲院和出版社的經理，雖則他所餘的時間不多，他仍舊不斷的寫作，像莎士比亞，梅德林，大仲馬，
易卜生等的名著，他也曾翻譯過和改編過，他的最著名的劇作是“Juventud divina Tesoro”和
“La Sombra del Padre”等。

加里西亞 (Galician) 的戲劇作家李瓦士 (Manuel Linares Rivas, 1867-) 他的名作有 "Aires de fuera", "El Abolengo", "María Victoria", "Nido de Aguilas", "El Caballero Lobo", "La Raza", "La Garra", "En cuerpo y alma" 等數種。這些作品都有些相似之處，而且沒有深的印象留存，這也許是公平之論，但當你讀他的時候，無疑的會看見劇中的人物在動作，他們是如此的生動，輕快，與閃爍，他們的對白，是如此的自然與銳利，他們的品格，是如此的切合於真實的生活，所以看的人會覺得從頭至尾一直津津有味。作者在表現當時貴族社會和中等社會瑣屑的生活裏面，常常包含着一些重大的意義，但他的手腕很靈敏，他把問題輕輕地描寫着，而避免冗長的空論；譬如在 "El Abolengo" 裏面，每個人物所說的話都不滿一百句，這齣短劇的結構，極為精巧，是寫愛與尊榮的衝突，女主角 Pilar 是一個侯爵的姪女，爲着要到她丈夫的車上去看她冠上的羽毛，他丈夫是個有意識的人，很堅決的反對她，她便一怒回到她父母的家裏去，那曉得她母親和姊妹們都出去看戲去了，祇留她在家裏受父親的教訓，並且平心靜氣的迴想，從這種迴想裏，使她感受着愛與尊榮的衝突。

西班牙近代劇壇上有了肯德羅兄弟 (The Brothers Serafin, 1871- and Joaquin Alvarez Quintero, 1873-) 文學上便放着特異的光芒，這或許不是過論，因為他們的“El Ojito Derecho”和“La Buena Sombra”都得到了相當的成功，而其他的喜劇和短劇，也得到更多讀者的歡迎；他們是富有地方色彩的作家，對於他們的故鄉安達露茜亞 (Andalucia) 有深切的熱戀與觀察；差不多在每一種作品上，都有安達露茜亞的意味，此外呢，是輕清與美麗，而且流溢着濃厚的感情，作者的才思，好像是無窮盡的，在兩個人剛剛過了五十歲之後，便共有劇作一百五十多種；天然的描寫是他們的特長，而且在所有的作品上，都有一種同樣的價值，這便是充滿着喜悅的感情，滑稽而又諷刺的語調，引人入勝的魔力，沒有一個讀了不感覺興趣的。名作像“La Musa Loca”，“Los Galeotes”，“La Calumniada”，“Don Juan buena persona”等，都會傳誦一時。

講到詩劇，第一位當然要推馬崑那 (Eduardo Marquina, 1879-) 了。他的許多歷史劇，像 Las Hijas del Cid”等，近年來極受大眾的歡迎，但他的天才，與其說是戲劇的，毋寧說是抒情

詩的；因為僅僅詩的美態是不足以組成一齣完備的劇本。這樣，要講直正的抒情詩劇，還要推小說家英克蘭 (Señor Valle-Inclán)。他的“Comedias Bárbaras”包含着真正的戲劇的成分，一大部是因為充滿着抒情詩的色彩，在他的“Voces de Gosta”裏，真實和理想，是一齊融化在新的氣質上，而他的“Romance de Lobos”，更從日常普通的事件上，寫出他所具有的美態來，至於曲折的理想，還在其次。無疑的，在他的作品裏，幻想中含着真實，他是深深地受着法蘭西或意大利的影響，“La Marquesa Rosalinda”便是很好的一個例。此外還有一位叫梭陀 (Don Antonio Rey Soto) 的，他是一個詩人，一個戲劇家，但也寫過詩劇，像一九一七年出版的“Amor que vence al amor”，一九一八年版出的“Cuento del Lar”，都曾得到好評。

在這樣一個時代，作家是不斷的產生，於是自成一家的代爾格杜 (Don Jacinto Grau Delgado, 1877-)，便於一八七七年乘時而興；自從他的處女作“Las Bodas de Camacho”出世以後，他的技術便進步得驚人，他的作品，是帶一點理想主義，而且是擅長於內心的描寫的；在劇本上，他已經有了成就，但在舞臺上，他卻是失敗了，於是便有人疑問，他的戲劇還是給舞臺排演呢，

還是僅僅供人閱讀的呢？

在最近，又有一種象徵主義的戲劇，卻是更爲流行，這一派的代表，是薛爾華 (Don Ramon Goy De Silva, 1888-)，他的傑作 “La Reina Silencio” 是以流利，清新，有勁而出名。但他的 “La Corte del Cuervo Blanco” 更顯出他豐富的感情，變化的格式，劇中的人物，是蒼蠅，是蜜蜂，是蝴蝶，是孔雀，是天空中一切的蟲鳥；這種象徵主義，可以說是西班牙戲劇的新的趨勢，我們應明白西班牙的戲劇，是時時在推進中，如果現在去演委迦卡爾迪龍等的劇本，一定有人驚異，那麼，象徵主義的戲劇，他日的給人驚異，也在我們意料中的。

第四章 抒情詩

西班牙人常常用抒情詩的格式，來顯示他們的情感，所以在西班牙，好的短詩，比好的散文還要多，就文學史上觀察，覺得抒情詩占着較高的位置。在西班牙文學最初的時期，十三世紀的初葉，就有第一首的戀歌發現。這是模仿法國的牧女歌（Pastourelle），拿一個女子，一個學生來代替所謂牧童牧女，這兩個人因為一見鍾情就走上了戀愛的道路。常常假設學生在花園裏初次看見那個女子，而女子呢，從沒有見過這個學生。在他沒有和她說話以前，他就這樣地描寫她：

「我瞧見一位女子前來，

以前所見的從沒有這般美麗，

她芬芳的雙頰是又紅又白，

有短短的耳環掛在耳際，

她的前額是如此的白媚。」

他這樣的描寫她，甚至連她的衣服也要細細地說到。那女子呢，她沒有發覺男人已在面前，她獨自唱着戀歌：

「她這樣唱着呀！我的愛，

我可能永遠和你在一起？

不僅是現在，我要常常地愛你，

這生命存在一日，我愛你一日。

因為你是個研究藝術的學生，

人人都會親親熱熱地愛你！

我情願和你在一起，

不情願做西班牙的皇帝。

但我怕你受着蠱惑，

第四章 抒情詩



因為他們說另外有女人

她是又嫵雅又美麗，

她是如此的深愛你，

她竟如醉如癡。

我怕你愛他，

比愛我還要親熱；

但你要給我一次見着呀，

你終是屬於我的。」

於是這學生便走到女子的面前，兩個人發誓永愛，等到彼此深信不疑，纔分手走開。這便是古代戀歌的起源。在十四世紀裏，我們首先看到的一個著名詩人，便是高僧露滋（Juan Ruiz）。他的一部份生活，是消磨在聖公會的監獄裏，這是主教使他入獄的。他雖在獄中，卻用他特異的想像，寫了許多諷刺的，滑稽的，愛情的詩，後來這些詩出版，他使用了一個總名叫真愛詩集（Book of Good

Love)，在這些詩裏，他有的寫些愛的冒險故事，有的寫些幽默的事蹟，他所採用的格式，都是當時最流行的。他對於當時的 *Serranilla* 一類的詩寫得極爲流利，這是和『我可以和你同去嗎，我的美麗的小姑娘』意義相似的詩。他的小姑娘的讚美 (Praise of Little Women) 美國詩人朗法羅 (Longfellow) 曾經譯過：句語是非常的清新，而且充滿着快樂的生命。

十四世紀的後半部抒情詩得着卡司特兒大法官阿雅蘭 (Pedro López de Ayala, 1332-1407) 的培養，而益形發達。阿雅蘭的諷刺詩 “El Rimado de Palacio”，是他的傑作之一。他對於當時社會一切的原質，作有力的攻擊。他的形式是不拘的；他的散文，是和他的詩一樣的傑出，他有各種變化不同的言辭，和多方面的觀察，他的文體，也有些是受了意大利作家的影響。

色梯蘭那 (Marquis de Santillana, 1398-1458) 是一個貴族詩人，他不曉得拉丁文，也不曉得希臘文，但他很表同情於文學運動。他的名作 “Centiloquio”，是一百首的韻文諺語，分作十
四章，寫得非常的美妙與技巧；他的 “Comedieta de Ponza”，是意大利詩人但丁 (Dante) 與薄伽邱 (Boccaccio) 的回憶，因爲他是深深地受着二人的影響的，但因爲有幾個人物的對白，竟有

人認作劇本；其實要講到有真的戲劇精神，還是他的“*Diálogo de Bias contra Fortuna*”，這是寫作者在逆境中的哲學心理。我們與其說作者是有天才的創造詩人，毋寧說他是有天才的編詩家，他有特異的模仿能力，他把但丁，薄伽邱等人的精神，很合宜的很巧妙的重新表現出來。

比色梯蘭那還要自然，還要有詩的美妙表現，還要富於抒情詩的天才，那便是孟里柯（*Jorge Manrique*, 1440-1478）的“*Coplas*”了。作者是以色伯爾王后（*Queen Isabel*）朝代一個愛國的軍人，他於一四七八年戰死，但他的“*Coplas*”卻使他的大名永垂不朽。他的思想與當時一般人是不同的，他覺得現世的事物一切都是空虛，生命不過是到好的境界一段旅程。原作是非常的莊嚴，而且具有塑像的美；他是流露着尖銳的感情，純粹的哀憤，至於用字的精審，音調的和諧，更使我們讀了還要再讀。

在十六十七兩世紀裏，抒情歌是特異的發達，尤其是那些男女相悅的戀歌，美妙的言辭，動人的情調，聽了使人陶醉，但因為他是一種歌謠，作者大半是沒有稽考的。

這時候英國詩人受了意大利文藝復興的影響，有許多詩格都是模仿意大利的名作，而西班

牙呢，也是一樣，她有兩個著名的詩人，從意大利運來了許多詩的新韻律和新格式。這便是鮑斯庚 (Juan Boscán, 1495-1542) 和加西拉梭 (Garcilaso de la Vega, 1503-1536)。鮑斯庚曾經在意大利當過兵，到一五一九年，方纔回西班牙。他的最初時期的作品，完全保存西班牙的古式，直到一五二六年，他纔大膽用意大利的十一個音節詩體。他的傑作“Horo y Landra”是以清新的格律見長。加西拉梭是鮑斯庚的朋友，在十八歲的年頭上，他就在皇家禁衛軍裏服役，後來因為他默認他的表兄弟和宮娥祕密結婚而入獄，但不久即釋出。他又投身軍伍，不幸身受重傷，旋即去世，他僅僅活了三十二年，可以說是短命的兵士詩人了。加西拉梭的作品，是特出而又精美，比起鮑斯庚來，鮑斯庚好像沒有他那麼偉大，因為鮑斯庚是一知半解，而他卻是全知。他未死前的幾年，都在那布爾 (Naples)，他直接地吸收文藝復興的精神，是一個最意大利化的西班牙詩人，他的全部著作在量上並不怎樣的多，“Villancicos”是他的代表作，包含着三卷山歌，兩卷誄詩，一卷書札，五卷短歌，和三十八首十四行詩。他實是一個最善於模倣的詩人，他保存西班牙詩原有的氣質，披上一件意大利的衣裳，不僅用了外國的格式，並且創造了許多新的詩文學。他的十四行詩是非常的自

然，他擴大了短歌的組織，他創造了西班牙的感懷詩，他在每行詩裏又會用七個和十一個綴音字，使他的詩的音節，讀起來非常的和諧，這都是旁人所不可企及的地方。

賀理拉(Fernando de Herrera, 1534-1597)是一個教士，一個職位很小的教士，然而他卻是當時一個最大的詩人，有許多人因為他身份的關係，以為他所作的詩歌，是沒有肉慾與愛情的描寫的；這卻未必盡然；他所作的悲歌，不全是屬於幻念，有至情從字裏行間流露出來。當摩爾人在 Alpujara 地方叛變的時候，他寫給 Don Juan de Austria 的感懷詩，當他的友人，葡萄牙的 Sebastian 去世時候所做的誄詩，以及其他慶祝勝利的詩歌等，都能顯示出賀理拉真正的偉大，特異的才能，簡明的格式。他取材於前人的傳說，但格式是更加的完備，音韻的表現，是更加的精美，悲哀的情緒，是更加的深沈；他的給友人 Carlos Quinto 和 Don Juan de Austria 的兩首十四行詩，被認為加西拉梭時代最好的作品。

和賀理拉同時的還有里奧(Luis de Lion, 1529-1591)，他無論在什麼時代，都是西班牙許多偉大詩人中的一。他的影響，不僅限於國內，就是美國的作家像朗法羅(Longfellow)，愛倫坡

(Allan Poe) 等，都很崇拜他，模擬他，並且把他的作品翻譯成英文。他做過沙拉孟加大學 (University of Salamanca) 的神學教授，但後來因為宗教上意見，為當局所不滿，於是在一五七二年三月就被捕了。他在獄裏居留了四年餘，於一五七六年十二月七日釋出。到一五九一年，被選為卡司特兒總牧師，但不久就去世。他在獄中的時候，寫了他最著名的“Los Nombres de Cristo”論文，這是有象徵的價值的，文中的人物像把耶穌當作『山』當作牧童，當作上帝的臂膀，和平的太子，以及新郎等；他雖以散文見長，但他的詩卻更加偉大。他是西班牙的最大的抒情的神祕詩人。但他自己卻不喜把作品刊佈，對於詩的保存，更因為有別一種原因，他以為詩不過是孩童的玩具；所以他保存他的詩，無非為娛樂晚年的光陰；他的感懷詩“*Noche Serena*”，“*A Cristo Crucif. jado*”，“*Al Apartamiento*”等，都以簡明的體格，和諧的音韻見稱於時。

龔郭拉 (Luis de Argote y Góngora, 1561-1627) 是十七世紀初葉雅麗文體的大師，但他起初原是一個詩人，他也曾在沙拉孟加大學讀過法律，祇是不會用心，卻專注意於跳舞作樂。後來索性拋棄法律，而專作詩，他用簡明的辭句寫了許多詩，不過他的詩人名稱，總在他的故鄉 Córdoba。

dova，直到 Espinosa 的“Flores de Poetas”裏搜集了他的著作，他的聲名纔洋溢於整個的西班牙。“Ode to the Armada”是他早年所作的詩集，他是模仿賀理拉最得神的一個人，他的和諧的韻律，精巧的製作，清潔簡明的吐屬，都是旁人所不可企及的。他也曾寫過戲劇，不過他的天才，是詩的而不是戲劇的。他又創造一種雅麗的文體（Gongorism），堆砌些形容過分的言辭以及技巧的對偶，祇求辭句的工整，而不計意義的顯明，往往使人讀了莫名其妙，倒和英國的靡麗體（Op. phuism）差不多，而且影響於當時的作家甚大。

吉委多（Francis Gomez de Quevedo y Villegas, 1580-1645）是十七世紀西班牙著作家中最傑出的一個人。在這一個混亂的時代，他能够不隨俗流，努力創作，極得社會的信仰；他是政治家，神學家，哲學家，詩人，諷刺作家；雖則在這些上面，他沒有完全得到成功，但失敗是決不會的，他的許多作品不能永久不朽，就是因為地方色彩濃厚的原故。他出身很高貴，學過神學，法律，法文，拉丁，希臘，阿剌伯，希伯來等文字；到過日內瓦，米蘭，威尼斯，羅馬等名城；寫過小說和散文，小說有“Historia de la Vida del Buscón”，散文有“Life of Thomas of Villanueva”等，在當時

都很出名。詩呢，寫得更多，可是現在流行的卻很少，他是以自由的韻律，爲當世所詬病的，但吉歌德最後的遺囑（The Last Will of Don Quixote）出世，卻很膾炙人口。他又寫過戲劇，但似乎沒有成功，吉委多是一個富有天才的人，如果他專心於某種文學，他的成就決不止此。

卡爾迪龍我們在戲劇裏已經認識他了，這裏所以必須提起他的大名，因爲他不僅是一個戲劇家，他又是一個最偉大的抒情詩人，他的大部份抒情詩，都包括在他的戲劇裏。他的作品，不僅影響於當時的西班牙，就遠到十九世紀，英德各國都很受他的影響；他的“Magico Prodigioso”是最充滿了詩的精神，其中『靈魂』（spirit）所說的一段答話，使雪萊讀了而深深的感動，使歌德讀了而淚如泉湧。有些學者以爲卡爾迪龍的詩，讀起來是最感人的，以爲讀比聽更好，他是充滿着熱力與趣味，這是無疑義的。

十八世紀是西班牙文學的沒落時代，這是誰都承認的；單說詩，自從龔郭拉派的文體盛行後，繼之者有卡理羅（Carillo, 1583-1610），菲萊米地那（Villamediana, 1582-1644）諸人，而龔郭拉早生十年的李茨瑪（Alonso de Ledesma Buitrago, 1552-1623）更創立一種觀念體詩

(Conceptismo)，於是龔郭拉派的雅體和李茨瑪的觀念體彌漫了當時的文壇。雅體是用許多不純粹的虛文，相連的誇語，以及極端晦澀的表現；而觀念體雖較雅體少危險些，但一樣是有害的，他的主要的努力，便是拿思想來眩惑讀者。這種流毒的結果，便造成上面所講西班牙文學的沒落，差不多要從十七世紀後半葉起以至十八世紀的上半葉。但是到了十八世紀中葉，西班牙文壇上發現了一線曙光，那便是詩人露僧 (Ignacio de Luzan Claramunt de Suelves y Gurrea, 1702-1754) 的誕生。

露僧是改革西班牙文學的功臣，他的幼年，差不多全在意大利，他又深諳拉丁文和希臘文；他所寫的詩，無論是創作的，或翻譯的，雖則帶些法國的氣味，卻值得一般人的注意。他做過西班牙駐法大使的祕書 (1747-1750)，大概在這幾年中，他選譯了彌爾敦 (Milton) 的失樂園 (Paradise Lost)，這是他介紹外國文學最熱烈的時期。在他的“Poética”裏，他提議西班牙一切詩的著作，都要絕對地服從十七世紀法國詩所保存的嚴格的規律，這種提議，雖則也遇到反響，但終於為大眾所承認。不但劇作裏引用，就連抒情詩裏也顯示這種尊嚴的精神，這是他攻擊龔郭拉派雅體文學

的成功。

這是顯然的，在那個沙拉孟加派（Salamanca School）的許多詩人中，要算凡爾第斯（Juan Meléndez Valdés, 1754-1817）是他們的領袖了。凡爾第斯是一個精巧的抒情詩人，他沒有什麼倫理觀念；他有的是幻想，順從，清新，音樂，美麗以及一切自然界的景象，這些在當時是沒有人可以和他比擬的。他因為自己婚姻的不幸和不滿意於當沙拉孟加大學的教授，曾一度嘗過政治生涯，不久因他的汲引者下台，他也隨之而辭職了。他的詩有許多都給美國詩人布賴安特（William Cullen Bryant）譯過，極流利可誦。

在十八世紀末葉，有所謂塞維爾派（School of Seville）者，是當時許多詩人的大本營。在這一派詩人中，最著名的要算勃蘭柯（Jose Maria Blanco, 1775-1841），李斯達（Alberio Lista, 1775-1848）諸人。他們是主張趨向於自由的韻律的；勃蘭柯以宗教上的意見由羅馬教而改隸一神教，因此不容於西班牙，而亡命英國；在英國，他自稱勃蘭柯華挨脫（Blanco White），雖則他是一個患宗教狂的人，但他的詩卻流露着真實的情感，悲哀的聲調，雖則作品不多，但即此已足垂不

朽，最膾炙人口的是那首十四行詩神祕之夜 (The Mysterious Night)，這裏面充滿着無限的神祕。

勃蘭柯的朋友李斯達，是和他同樣的一個天才豐富的詩人，他的詩是以純正的音調見長，而且充滿着熱情的沖激，好像大海裏的破浪一樣，他這一派的詩影響於當時的文壇最大，最著名是 'A la Muerte de Jesús'，後來像依士卜龍西達等都是他的入室弟子。

十九世紀最有力量的西班牙詩人，當然要推昆泰那 (Manuel José Quintana, 1772-1857) 和格里哥 (Juan Nicacio Gallego, 1777-1853) 了。昆泰那是凡爾第斯的朋友，是屬於沙拉孟加學派的詩人，他是反對法國拿破崙的侵略主義最厲害的人，他的詩，都是當時西班牙人要吐而又不敢吐出的熱情，沙拉孟加學派的作家，本來是介紹法國文學潮流到西班牙來的，到了昆泰那，他就不顧一切，高揭愛國主義的旗幟，而與法國宣戰了。他在各種作品裏，顯示出他的有力量的攻擊法蘭西的侵略，他是抒情詩人，歷史家，文學評論家，政治著作家；但他最成功的卻是抒情詩人，在他的史詩裏，他是那麼充滿着愛國的熱情，他自己宣稱是自由主義的擁護者，他鼓勵他的國人，

對於外人的攻奪西班牙的土地，作殊死的抵抗，他的武裝起來去抵抗法國人（Call to Arms Against the French）和“A España después de la revolución de Marzo”等，就够他在西班牙文學史上占着最光榮的位置。其他像大海（The Sea），他讚揚人類的智慧與能力，能够利用海來輔助交通；又如印刷所（The Printing Press），他高呼這個高貴的物品，怎樣造福於人羣。在外觀的自然現象上，他沒有多大的同情，他的精神完全是十八世紀流行於英、法、西班牙的唯理論，對於十九世紀羅曼主義的運動是沒有關係的。

講到詩的形式的美麗，昆泰那是值得許多人讚美，然而他的朋友格里哥也是和他一樣；而且格里哥也以愛國的短歌和輓歌出名。他的“Dos de Mayo”，是他的代表作，這是述一八〇八年五月二日的事變，西班牙礮兵 Ruin, Daoiz, Velarde 三個人，握着一束鮮花，起而和法國駐在馬德里的軍隊奮鬥，於是全國上下，都一致給他們喚醒。

當昆泰那正在馬德里高呼愛國的熱情，宣傳新古典主義的時候，羅曼主義的潮流已從歐洲其他的各國，汹涌到西班牙來，因為他來遲了，所以便很快地流過這個半島，但是在他經過的時候，

也會產生着許多好的果子，而且有許多詩正十分的光榮。新古典主義，是實行嚴正的信條，對於形式的完整與美麗是極端的講究，喜歡用客觀的體裁來描寫一般的事物。但羅曼主義卻拋棄新古典主義所有的一切，他誇示自由藝術的原理，着重於個人理想的重要，所以他是主觀而不是客觀，而且還要脫離中世紀宗教的精神，武俠的觀念。

羅曼主義在西班牙的成立，有兩種原動力：（一）受着外國文學，英，法，德的影響，（二）受着本國較古時代文學的影響，尤其是黃金時代的戲曲與歌謠，在這些戲曲與歌謠裏，有許多例子，可以看出是近代羅曼主義的基礎。西班牙文學家之有文學俱樂部（the Parnassillo），猶之法國羅曼主義者之有 Cénacle 一般，所謂『潘那西羅』大約成立於一八三〇年或一八三一年，許多年青作家在馬德里一個咖啡店裏聚集，隨後他們聲名洋溢起來，於是這『潘那西羅』也隨之而出名了。這裏面的人物，都是宣傳羅曼主義有些過激的，竟為暴君佛迪南第七（Ferdinand VII）所驅逐，他們當中，有些到英國，學習了拜倫（Byron），摩爾（Moore），以及湖畔詩人的文筆；在法國，學習了魯俄（Hugo），拉馬丁（de Lamartine），和高恬（Gautier）等，等到佛迪南駕崩，他們纔分

批回國，於是羅曼主義的潛勢力就更加澎漲了。在這些人中最著名的是李瓦士 (Duque de Rivás, 1791-1865)

李瓦士是一個急進派的貴族，他在西班牙的獨立戰爭裏，曾很勇敢地親自到戰場上和法國人對抗。等到佛迪南恢復王位以後，他卻濫用權威，於是李瓦士便起而反對他，但李瓦士的計畫終於失敗，於是便逃到英國，直到一八三四年大赦，他纔回到西班牙來。第二年，他的最著名的劇本“Don Uivaró”出世，在馬德里公演，得到多數人的歡迎。他又把羅曼主義的文學介紹到詩裏來，於是西班牙羅曼主義的運動，便在他的作品裏顯露着；他的“Maro expósito”，無疑的是做效司各脫 (Walter Scott) 的湖上美人 (Lady of the Lake)，而歷史的歌謠 (Historical ballads) 卻是把國家的歷史和民間的傳說而加以穿插的。他的抒情詩，因為他到過英國，顯露着他已經脫去新古典主義的束縛，而流入於自由藝術的新法規，那首“El Sueño del Proscrito”是很好的。一個例在他的所有詩中，被認為最好的一首抒情詩是“El Faro de Malta”，這是更顯明的他已改變了新的作風，尤其是他的態度，對於自然界現象的描寫，顯出他對於人與無生命現象相連

的關係的同情。在那一首燈塔(Lighthouse)裏，他看見燈塔矗立在碧淨的天空和狂風暴雨的景色中，是一樣的屹然不動，那是怎樣的偉大與壯麗呀。

在英國反對社會上和文學上傳統觀念，而實際的參加革命的詩人是拜倫，那麼在西班牙，便是依士卜龍西達(José de Espronceda, 1810-1842)了。依士卜龍西達少受教於詩人李斯達，李斯達發覺他賦有特異的詩才，便教他作詩，替他改削。但他卻又是一個天生的革命家，在他沒有到成人的年歲，即加入祕密會黨，從事於反對政府的工作，雖則常常受到處罰，他仍不以爲意，到二十一歲時，因政府搜捕甚急，不得不逃到葡萄牙，又從葡萄牙逃到英國。在英國，他讀過莎士比亞，彌爾敦，拜倫諸人的作品，最使他受感動的是拜倫；後來他到法蘭西，曾參加一八三〇年法國革命的大戰，到一八三三年，纔回西班牙。一八三五，一八三六兩年中，馬德里街道上大流血，他便是其中革命黨領袖的一員，到一八四〇年，自由黨得勝，他便是一個領袖的民主黨，其後二年，他就死了！他是深深地受着拜倫的影響，他的生活，也有些像拜倫，他的短命也和拜倫一樣！他可以被稱爲西班牙的拜倫。但他不專是一個模倣家，他的懷疑主義，和他對於社會的嘲弄，完全是他個人的；他所寫的詩，

無論長短，格式是永遠地新穎，雖則是極不規則的，而韻律卻常常變化而且和諧，他實是十九世紀西班牙最偉大的抒情詩人，羅曼主義文學推翻死板的簡單的格式的成功，便是依士卜龍西達的詩的成功；他的詩最著名的是 “A Jarifa en una orgia”，“Canto a Teresa” 等幾首。

繼承依士卜龍西達之後的便是左里拉 (José Zorrilla, 1817-1893) 他一生的大不幸，便是從事於政治的生涯，這是與他的性情不合的，因此窮困半生，到一八五五年，不得不到墨西哥去圖發展，不料到一八六六年還是赤手空拳的回來，晚年得到三萬個里耳 (Real) 的年俸，纔覺得稍爲寬裕。他的詩在國外批評家眼光中看來，種種表面上的缺點是免不掉的，然而他有三個特點：(一) 國家的精神，(二) 戲劇的見識；(三) 抒情詩的自然發生。他比起司各脫來是要差一級的，然而他比司各脫多一層戲劇的學識，他的 “*Legenda de Alhamar*”，“*Granada*”，“*Legenda del Cid*” 和湖上美人等一樣的流行，原因是他用簡潔的描寫如畫的形式把國民的傳說重新復活起來。

三十四歲的短命詩人白克寬 (Gustave Adolfo Bécquer, 1836-1870) 他的名字，很像一個

德國人，然而他的父母，沒有一個是德國的血統，不過文學上和海涅（Heine）有些關係吧了；他的詩集“*Rimas*”有些很像海涅的作品；然而白寬克所特出的，就是他從來不會懷疑，或者藐視宗教。他實是一個真正的抒情詩人，西班牙文學史上一個最徹底的主觀詩人；他所用的文學方法是簡樸而且有力，他完全不用音韻，然而讀起來仍是一樣的和諧，愛是他唯一的題材，他大部份所歌唱的都是愛。

康波摩（Ramón de Campoamor, 1817-1901）不僅是一個詩人，他在政治上還取得很高的位置；他又是一個極端的守舊派，到處攻擊民主的政體，然而他並不會認真的做政治家。他曾寫過哲學的論文和戲劇，但這兩種都不曾成功。使他聲名揚溢的還是他所創造的一種新的詩體所謂短詩（*Pequeños Poemas*）者，是因為他喜歡分析人類的動機與動作，使他戴上了一個哲學家詩人的頭銜。但在他的作品裏，有時可以發覺他的態度是十分的冷淡，他脫去威嚴的假面具，使人祇覺得可愛而不可畏。他所創造的新詩體，簡單的說，就是深奧與活潑，感情與簡樸的總聯合，差不多他所作的詩都有這四種原素的。

與康波摩同名的亞西 (Gaspar Núñez de Arce, 1834-1903) 他是生在一個不安靜的過渡時代，他的作品，完全是受着那時候一切變動力的影響，他曾寫了一首給達爾文的短詩，他的“*Epigrafi*”*ulterioris Amore*”是對於過去的社會表示希望與懷疑，他的“*Gritos del Combate*”更表示他個人對現社會的事物的惶惑，他的詩都是從多方面取材，而且無疑的，有有力的而且精美的思想。對於無韻詩尤其擅長，他是很受國外作家的影響的。

英詩人騷狄 (Southey) 曾經說過，西班牙的衰落，是國家的衰落，而不是人民的衰落；直到一八九八年，她的最後殖民地的喪失，纔使幾個學者從死守本國人傳統觀念的腦筋中，掉轉頭來去找外國的影響，而使這有兩三世紀之久的沒落文學重生。這時候，有阿左林 (Azorin)，巴羅哈 (Señor Baroja)，烏納木諾 (Señor Unamuno) 等人的努力，頓使西班牙的文壇熱鬧起來；但在他們沒有起來以前，在文學的青黃不接時代，忽然產生了一位著名的詩人，這便是達里奧 (Rafael Darío, 1867-1916) 的降生。達里奧的詩是近代文學的前鋒，他充滿着新的事物和新的生命，使一般年青的詩人讀了而陶醉。他是一個真正有天才的象徵主義的詩人，他的不朽的著作雖則不多，

但他影響於全西班牙詩壇的功績，卻永不能磨滅。就他的全部作品來說，大部份是給後來者以預備與實驗。他的風格是隨時而有進境，最偉大的是他詩裏有使人陶醉的音樂；好像海水輕輕地拍着沙石，起着漣波的聲音。他生於南美的尼加拉瓜（Nicaragua），代表作是一八八八年出版的“Azul”詩集。

詹曼耐茲（Juan Ramón Jiménez, 1881-）是西班牙第一個近代主義的詩人。他的詩有使人驚駭的可能，他有他特別的習氣：這便是他喜歡用奇癖的字眼；喜歡把一句詩分作兩句；又喜歡把一個字分做兩半，他把形容顏色的字加到可以聽的東西上，把形容聲音的字加到可以看的事物上，於是風在他的筆底，便變成藍色了。雖則這樣，他的詩全都在水平線以上的。他對於詩的韻律，是異常的疏忽，常常把好好的一句劈做兩句，但他要用起韻來，卻又十分的自然與平靜，而且更能够增加形式的變化，與讀起來的流利。真的，他的詩彷彿清泉在永遠的流着一般；他愛花，但愛的不是粗大的花瓣，而是嬌小芬芳的花朵，有如丁香花，馬鞭草，金雀花，野天冬之類，這些常常可以在他的詩裏看見的。他是一個具有特異天才的詩人，不是一般人所能夠模倣，他自己是常常在變化

與進展中；他的習氣，於他是沒有大妨礙的，因為他具有基本上的真誠；他是一個真誠的詩人；他的主旨是簡樸而自然，他也曾受着龔郭拉的影響，但因為他有真誠在他的心胸，於是他的詩便沒有這些影響的痕跡了。詩集有 “*Almas de Violeta*” (1901) “*Poemas Escogidas*” (1917), “*Segunda Autholojia*” (1922) 等數卷。

在西班牙詩的潮流中，距近代主義祇有一半路程的便是卡司特兒的復古派，這一派中最著名的詩人，是許多批評家所認為深奧淵博的馬察多 (Antonio Machado, 1875-)。他的父親也是一個傑出的文學家，他有許多地方與旁人不同：他是個塞維爾人心中祇有卡司特兒的；他是個新派人物而又不是新派，雖則他的朋友們都是屬於一八九八年新生文學的運動；他是西班牙本國的作家，而卻是個法文教授。他的詩所最顯著的是『力』與『音樂』的聯合，而大部份的靈感，都是卡司特兒吸收來的，尤其是環繞 *Sona* 一帶樸素的鄉景。他的詩是有同花崗石一樣堅硬的本質，但讀起來卻非常的流利；在他的許多作品中，凡是寫卡司特兒風景的都是他最好的詩，像 “*Orillas del Duero*”，“*Por tierras de España*”，“*Orillas del duero*”，“*Las Encinas*” 等幾

首都是。他對於卡司特兒的偏好，在他的“*Olivo del Camino*”一詩裏，就更加顯明，他在別地方看見一棵橄欖樹，就以爲他是卡司特兒橡樹的孿生兄弟。他又是個哲學的詩人，但他的厭世思想，並不是主觀地自訴出來，卻是把客觀的想像，染上一層悲哀的色彩，甚至於邀了女孩子來和他跳舞，歌咏着春天的快樂，好像下面埋伏一層悲哀似的。他很喜歡具體的東西，他的藝術手腕，因這種具體的事物而益顯，譬如夏天井轆的旋轉，或者落日的餘輝，或者火爐上水壺的沸騰，或者掛在牛軛上的鐮刀，他都能够有聲有色地用流利的音節把牠們描寫出來，他顯然的已經把卡司特兒所集中的熱烈精神抓住了。

蓋朗 (*Gabrie y Galan, 1870-1905*) 也是一個傑出的詩人，他的詩雖不沾染近代主義的氣味，但卻都是近代主義所沒有的，音節的變化和辭句的流利是他的特長；他並不怎樣翹翔，卻自然而然有勁，他雖然祇活了三十五歲，已經有兩卷詩印行，假使天假以年，他的成就決不止於此的。此外，年青的詩人像羅左耶 (*Marqués de Lozoya*)，沙多華爾 (*Manuel de Sandoval*)，阿達菲 (*Luis Fernández Ardavin*)，安琪兒 (*Emiliano Ramirez Angel*) 在現在的文壇上都有

相當的聲譽和勢力，但因為他們的成就，還沒達到各人的最高峯，這裏祇好提一提他們的大名，詳細的介紹，且有待於將來罷。

十四世紀的魯平書院在長一軒教書小園裏出出山古身也書院院一之

國語日文和漢語文字書院長用國語

足道教里院 (Don Requinos) 院

院書典以及其曲錄學的院書院

(Klink. Yliponana X) 院書院

院書院院書院院書院院書院院書院

院書院院書院院書院院書院院書院

院書院院書院院書院院書院院書院



敬正章 小節

第五章 小說

在西班牙，和在其他的國家一樣，本國文字的勃興與進化是有跡象可尋的，詩的著作，當作文學表現的媒介物，一直比散文來得重要而且最先引用。所以，當十二世紀英雄傳說的詩歌已經盛行的時候，散文還不會勃興，直至十三世紀，方纔有萌芽的現象。在卡司特兒王阿爾馮梭斯第十（King Alphonso X）當朝時，國王和他手下的一班文士，開始拿卡司特兒的散文，當作做史記，創法典，以及其他科學的記載的工具。在一二五〇年以後，不久就發現西班牙初期的小說，因為王兄范得里柯（Don Fadrique）的命令，把東方最著名的故事七個聖人（The Seven Sages）從阿刺伯文譯成西班牙文，他實是開西班牙小說的先河，影響於中世紀的文學實非淺鮮。

十四世紀的前半葉，另外一種短篇小說集出世，這便是孟紐兒（Don Juan Manuel, 1282-1347）的“The Count Lucanor”。孟紐兒本是阿爾馮梭斯王的姪子，雖則他是一個武士和政治家，他還有功夫可以去寫這一類的小說。在這個集子所收集的五十個故事裏，有許多寫得非常

的美麗與動人。這是顯然的在十四世紀沒有告終以前，在西班牙的高級社會上，武俠的風度已經占着極重要的位置；而且深深地受着法國的影響。“Count Lucanor”的內容，很有些和天方夜譚相似，他所述的故事的例子，大半從經驗得來，他的敘事的筆力，是異常的動人，簡單的表現與簡單的宗旨是並稱的。孟紐兒之被稱爲卡司特兒散文的鼻祖，猶之露滋（Juan Ruiz）之被稱爲詩的鼻祖一樣。

十五世紀是武俠小說最盛行的時代，其中最著名的是“Amadis de Gaula”，關於原稿之是否爲西班牙文或葡萄牙文，許多學者聚訟紛紜；莫衷一是，但大概其中有三分之二是從葡萄牙文翻譯的，原作者是羅比蘭（Johan de Loberia, 1261-1325）。Amadis de Gaula 是英國一個武士，也有人解釋 Gaula 是隱射英國的 Wales，然而這是無關宏旨的，總之牠是敘述英王 Lisuarte 的女兒 Amadis 的戀愛故事，起初用妖術來惑人，並且和長人爭鬪，中間復有神人來調和，到最後，纔得到真誠的愛，於是 Amadis 便變成快樂。這本書在當時曾被認爲男子們所必需讀的一本武俠小說，他的體裁，是非常的別緻，雖則故事是太長，但裏面所講的冒險事實卻異常的

有趣，而神怪部份又安置得十分妥善，結構也十分的嚴謹。他影響於後來的小說甚大，後來頗有許多故事都是模倣他而且有些比他更滑稽，譬如長子生得更長，鬼怪生得更為猙獰，湖水更加深沈之類。

繼承“*Amadis de Gaula*”之後的最好的小說，是賀泰多(Luis Hurtado)的“*Palmerin de Inglaterra*”，當時武俠之風盛行，許多人都愛讀這種小說而影響所及，就連宗教的寓言也捲入這個漩渦，他們把耶穌當作獅的武士，把撒旦(Satan)當作蛇的武士，把傳佈福音的信徒們當作圓桌的十二個武士。然而無論模倣者是怎樣的多，但總沒有“*Amadis de Gaula*”那麼好。

在“*Amadis de Gaula*”還沒有出書以前，大約在一四九九年，西班牙另一著名的小說“*Celestina*”已經與世人相見。這本書曾經被認為是一本戲劇，因為他有對白，有分幕。但他是太長了，不適宜在舞臺上搬演，而他的影響，還以小說為多。原作者羅傑士(Fernando de Rojas)是一個律師，他的生活，曉得的很少。不過我們得承認他是西班牙第一個有意義的小說家，他的小說多少有些意識，不僅供讀者消遣的。他的主旨是把生活作有力的描寫，而加上一些神祕的模糊的想

像；他裏面的人物不是國王，不是后妃，而是普通的平民，他寫出男女間的愛慾，相思的病魔，老年人的惡習，惡棍的利令智昏，脅肩諂笑者的老臉等；所以自從出版以後，給全世以怒濤般的驚駭，翻版重印者無其數，而續作者亦頗不乏人，然而怎及得上羅傑士的藝術手腕呢。

在十六世紀中葉，當西萬提斯還是一個小孩子的時候，有兩種著名小說出世，其一是“*Lazarillo de Tomes*”（1554），其二是“*Diana of Montemayor*”（1559）。前者是談諧的小說，後者是遊牧的傳奇。“*Lazarillo de Tomes*”的作者，出版的日期與地點，都渺不可考，不過最初的版本是於一五五四年在安特衛普（Antwerp）等處出現。這本小說是主人翁 *Lazaro* 的自傳，他是一個賣淫婦的兒子。他敘述自己怎樣做一個瞎子的領導者，怎樣做一個可憐的教士，一個快要餓死的紳士，一個行乞的僧人，一個畫招牌的畫師的僕人，最後給他找到一個政府的職務——向公衆佈告的傳呼員纔止。全書充滿着卡司特兒的方言，充滿着濃厚的諷刺與滑稽，而且顯露着作者冷眼觀察的天才。他出版後到三百年之久，還不曾遇到可以壓倒他的同樣著作，而且讀起來還覺得和從前一般的感興味。作者是無疑的創立了一種新風格，這種風格，傳佈到各國，到十九世紀，連

英國的迪更斯也受他的影響，迪更斯的辟克威克故事 (Pickwick Paper) 可以說是模倣他的；但他的繼承者在諷刺方面，無論如何也沒有他那麼成功，而行文也沒有他那麼簡潔，因為他沒有一個字是多寫的，而且每一個字都有他的力量。這本小說曾經有一時期被稱爲孟多查 (Diego Hurtado de Mendoza) 的著作，但現在大家都承認不確了。

遊牧的傳奇，和武俠的小說一樣，是從葡萄牙介紹到西班牙來的；最初的作者是西班牙人 那察羅 (Jacopo Sannazaro)，他的“Arcadia”得到許多人的崇仰，他的信徒葡萄牙人 李比羅 (Bernardim Ribero) 有“Menina e Moça”小說問世，這是他把散文的牧歌移植到這個半島上來的，而第一部用卡司特兒散文寫的遊牧小說，未完成的“Diana Enamorada”卻是純粹取法於李比羅的。“Diana”的作者蒙台馬 (Jorge de Montemor)，他的生活，曉得的很少，不過我們知道他在一五四八年是西班牙王室裏一個音樂家，他曾到過英國，一六五一年被人謀害，原因或者是爲着和女人通姦。在所有遊牧小說中，卻有一個通同的弊病。這一點蒙台馬也沒有成功。他曾努力要去減輕故事中那個牧童的單調生活，學着色那察羅的法子，創造出一個女巫來，她的

幻術是非常神奇的；這種小說的長處，就在格式的正確，而且描寫得非常壯麗，可以使人感覺興趣。“Diana”的影響，也頗遠大，他竟影響到英國；莎士比亞的費洛那的兩個君子（Two Gentlemen of Verona），就是模倣他的；因為當時流行的原故出版家爭相出版，著作家拼命繼續，但終不及原作來得真實動人。

十六世紀的末葉，武俠派小說的勢力，開始衰崩，西萬提斯於是勃然而興，他用一種諷刺詼諧的筆法而使他們流行的運命終止。

自然，講西班牙小說，沒有一個不講到吉歌德先生（Don Quixote），而講到吉歌德先生，是沒有一個不想到作者西萬提斯（Cervantes）的。在吉歌德先生下卷的跋語裏，西萬提斯說了一個笑話，或許是一種幻想，他說中國皇帝曾經差了一個大臣到西班牙來，要求作者把這部小說送去，因為中國預備開辦一個專門學校，在這個學校裏，卡司特兒的文學是要教授的，所以中國皇帝想把這本吉歌德先生當作教科書。這個笑話是很有趣的；西萬提斯的當時的觀念，吉歌德先生當然是一部不朽的著作，現在呢，這理想果真實現了，提起世界文學來，誰還能忘記了吉歌德先生呢？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當吉歌德先生上卷出版的時候，作者西萬提斯已經差不多上六十歲了吧？所以關於他的生平，這裏有先敘述一番的必要。他是和英國文豪莎士比亞（*Shakespeare*）同時代的人，一五四七年生於距馬德里（*Madrid*）不遠的海那司（*Alcala de Henares*），一六一六年和莎士比亞同年逝世。他父親是個赤貧的外科醫生，所以他不能夠受到高深的教育，因此他並不是一個博學的人。和其他的年輕西班牙人一樣，不久就試一試他的文筆，他起初學做抒情詩，在二十二歲的年頭上，他的噴發的情感，就開始和世人相見。一五六九年的下半年，他適隨意大利的高僧阿桂斐華（*Acquaviva*）到羅馬，他開始和文藝復興的精神相接觸，西班牙也和英、法、葡萄牙一樣，受着這種精神的影響，這時候變成她文學的黃金時代。一五七〇年，西土之戰，在拿班多（*Lepanto*）發生，西萬提斯在兵船上當一名兵丁，他也是有功人員之一。可是西班牙雖則得着勝利，西萬提斯卻為國犧牲，他身受重傷，左手傷得那麼厲害，竟至終身殘廢。他曾寫了一段“*el Man-co de Lepanto*”，述拿班多之役的慘狀；後來，他在意大利居留了六年，仍舊回到西班牙。他爲着要在國內得着較好的機會，隨身帶着西班牙駐意大利總督的保薦書，不幸他坐的那只船給阿爾及

利亞 (Algeria) 的海盜劫了去，他們搜到了這封信，知道他是一個有身份的人，隨把他禁錮起來，要求拿金錢來贖。因為他的家庭一向是很苦的，竟拿不出海盜所索的贖價。西萬提斯是一個性情很倔強的人，他在這長時刻的禁錮中，屢次要想逃走，並且替其他被擄的基督教徒想出逃走的方法，但不幸多敗露了，於是他受到嚴厲的處罰。然而西萬提斯終於得救了，救他的是一個僧人福雷瓊吉耳 (Fr. Juan Gil)，他到阿爾及利亞來，是預備贖一個西班牙貴族，他也是被海盜擄去的，但他所帶的款子，並不够贖貴族之用，福雷瓊吉耳後來知道若是付五百都開脫（歐洲古幣名），西萬提斯就可以釋放出來，他便改救西萬提斯，然而他所有的款子也不到五百之數，幸虧在阿爾及利亞經商的基督教徒湊足了這個數目，於是吉歌德先生的作者便終於出險了。

所以，經過了十一年的闊別，其中有五年是在禁錮中的，在一五八〇年上，西萬提斯又回到他的故土西班牙。這時候，回國的兵士是太多了，很少有幾個得高位置的，西萬提斯雖則有駐意總督的關係，仍是得着一個閒散的缺份。這時候，他的生活仍是困苦，他便開始替劇場裏寫些劇本，到一五八七年，在這七年之內，他告訴我們，他寫了二三十種劇本；但劇場的導演，不很贊成他的著作，於

是西萬提斯理想的成功，便幻滅了。

當他被囚在阿爾及利亞的時候，他曾經構思於戲劇的結構，但這些戲劇已經沒有一本留存，而且在他回國後所寫的二三十個劇本中，現在所保存的，祇有“*Trado de Argel*”和“*Numancia*”兩種；這些都在一七八四年方纔第一次印行的。講到戲劇的技巧，這兩種劇本都很缺乏，然而牠們之所以成爲可紀念的作品，也有一個原因。“*Trado de Argel*”描寫作者在阿爾及利亞時周遭的情況，而且作者自己也是劇中之一。“*Numancia*”呢，是用西班牙文字寫愛國的偉論，激昂慷慨，頗足爲當時西班牙兵士的代表作。他除卻寫劇本以外，又從事於潤飾遊牧的小說，兩三年中，他完成了他的“*Galatea*”。在這一個時期中，卡司特兒的文學，自以遊牧的小說爲最多，但他們不是給一般民衆閱讀的，他們所講的遊牧的戀愛故事，是當時時派人物的娛樂品，當真的，正和當時流行的雜誌一樣。小說裏的人物，都是僞托於牧童牧女，其實都是中下社會著名的人物，和這小說有關係的人，是很容易領會的。西萬提斯，他不是時派人物，他僅僅是一個文學家，他所寫的小說，都是寫他自己，寫他的朋友，和朋友的愛人，在那裏言情，而把這些人物假托於牧童牧女。

據一般的傳說，西萬提斯寫“Galatea”的時候，很想拿這本小說來打動他意中人卡脫林娜（Catalina de Palacios）的心，後來這本小說完成，他在一五八四年，就和卡脫林娜結婚了。關於他求婚的事蹟我們知道得很少，就連他婚後的生活，也知道得不多，不過據費茲穆里司開萊教授（Prof. Fitzmaurice-Kelly）所著的傳記，可以知道，『西萬提斯在他妻子母家各人眼光中是不大瞧得起的，然而這是做丈夫的一般的運命，』西萬提斯比卡脫林娜要大十八歲，這可以表示是西班牙當時社會的常見事情。

西萬提斯在這本小說上，得着一千三百六十個里耳（Real），這仍是很薄的報酬，當然不够維持他的生活，所以他總想找一種事情做，直到一五八七年，他在財政部裏得着一個代辦的位置，他仍是窮苦；尤其使他狼狽的，便是有人告發他經手的公賬不清，並且要拿他的保證金來補他虧空的數目。他因此而遭受幾次短時期的囚禁，但後來我們曉得他的虧空公款，並不是因為他的私用，卻是因為他所存儲的那家銀行的倒閉，到一五九八年，他纔脫離了公家的服務。

此後幾年中，他幹的甚麼事情，很少有人知道，但大概他那部不朽的名著吉歌德先生的上卷

是在這時期裏寫的，一六〇五年，最初由馬德里的出版家勞布爾司 (Robles) 出版，在同一年中，重印有六版之多。他的著作雖則已經成功，可是物質上的報酬還未豐富。一六〇五年六月二十七日他和他的女兒，一個姊姊，一個姪女，和家裏其他的人一同被捕，原因是有人暗殺某貴族的嫌疑。但沒有幾天就釋放了。他的晚年一半靠筆墨的收入，一半靠栽培他的人萊蒙司伯爵 (Count of Le-mos) 給他的津貼。他的和他相識，是在一六一〇年，那時萊蒙司是那泊爾 (Naples) 的總督，他把他的十二篇的短篇小說搜集起來，題上一個 "Novelas ejemplares" 的名，於一六一三年出版。在這三四年中，西萬提斯筆不停揮地寫文章。一六一四年，一種對於當代詩人的韻文評論 "Viaje del Panaso" 出版，一六一五年，"Comedias y Ocho Entremeses Munca representados" 和吉歌德先生下卷出版；他的那本講愛情，講遊歷，講冒險的小說 "Persiles y Sigismunda" 就在他臨終以前和世人相見，一六一六年四月二十三日便是他的死期，他的遺骸葬在馬德里，他妻子在他死後十年也去世了。除此之外，他還有四種其他的著作，但永遠沒有出版，原稿也不會發現過。

在他的各種著作上看來，他是小說家，戲劇家，抒情詩人和文藝批評家。在小說上，他得到極大

的成功；在戲劇上，他也顯示了他的才力，然而還不足以替他在舞臺上贏一位置；在短詩上，他常常是很平庸的，在批評上，他以他慈善的心腸來讚美其他的作家，很少有銳敏的評判。有些傳說，以爲他的上卷吉歌德先生是在獄中寫的，這句話，近來許多學者都不甚相信；因爲他的獄中生活，是非常困苦，像他那麼大年紀的人，無論精神體力，都不能擔任這種重大的工作。這也頗有理由；但他的吉歌德先生到底幾時寫起呢？這是沒有人知道的；然而在一五九一年以後方纔開始寫，這句話是可斷言的，那時候，他的各種事業都在一種極混亂極失望的狀態中。

作者寫吉歌德先生的原意，在譏笑當時的武士制度，然而等到寫出來的時候，卻不僅這個意思，他暴露了西班牙社會的全景，他處處給讀者以可鄙的笑料，然而常常會使讀者一面笑，一面對他表極深的同情。吉歌德是失敗了，作者也承認的，然而吉歌德的失敗，並不是說他的理想永不會實現，或者說他的仁俠事業在這個世界上是得不到報酬的。他的無形中的感化力，他的人道主義和他對於人生的批判，都是永遠爲讀者所讚賞的。

在全書兩卷中，第一卷讀者比較多些，第二卷好像爲世人所忽略。這是不公平的；在第二卷裏，

作者沒有那許多博人的笑話，他顯示出更有見解的觀察，更好的人物描寫。除卻原作者在一六一五年所寫成的下卷外，還有旁的作家所做的續稿，這是因為西萬提斯在上卷的末頁，彷彿有請人作續稿的句語；但他自己卻仍舊繼續寫下去，有一個作家叫阿萬蘭達 (Avellaneda) 的寫了許多，到一六一四年，他的續稿出版，在卷首有譏評西萬提斯的文字，西萬提斯見了連忙把下卷寫完付印，他也寫了些憤恨的句子，但阿萬蘭達的工作，並非全無可取，他所取的題材也很有趣味，他的風格和滑稽的質料都不壞，雖則比不上西萬提斯的原作。

在吉歌德先生裏，西萬提斯之所以被認為不朽的，便是他的偉大的創造力，他的豐富的理想，他的透澈的觀察，他的生動的滑稽，和他的無限的仁愛。雖則武俠的精神，不過是一個時代的反映，然而吉歌德先生卻永遠不朽。這篇故事的開場，是說吉歌德先生中了當時荒謬怪誕的武俠小說的流毒，他竟以為自己也像書中的武士，他便決計要仿古代武士的行爲。於是有一天，他全副武裝起來，裝成武士的模樣，騎着一匹老馬，出外冒險去。但因為那馬夫不善駕馭，竟把他跌下馬來，差不多跌得半死，於是不得不回轉家中。等到他回復的時候，他仍舊不肯變更他的志向，這一次他謹慎了，

他雇了一個直肚直腸的人山球邦差 (Sancho Panza) 來做他的僕從，並且在出發的時候，就允許他，當他攻下城邑之後，就給他做那裏的官員。他在路上看見風磨，就把風磨當巨人，策馬往刺；他遇着一班尋常的旅客，以爲他們是用妖術的人，便挺槍向前；他看見羊羣以爲是軍隊而衝入殺敵，於是給牧羊者用石子擊傷；他看見一個遊行的剃頭匠，便給他以迎頭的痛擊，並且帶走了他的銅面盆，以爲是他的盜帽；他遇着護送囚犯的兵士，而把兵士殺散，釋放了許多囚徒；最後他馳入牛羣中，和羣牛鬪爭，結果跌下馬來，爲羣牛所傷；他回得家來，等到神志清爽，他便快樂的死了。

諸如此類的敘述，都是些極可愛的滑稽故事，這故事的本身，可以使你笑，使你嘆息，使你表同情，甚至於使你深深的感動！吉歌德先生常常是可愛的，他的勇往直前的精神，他的不會動搖的信仰，都是給這個世界以典型的，偉大的，高尚的人物。

西萬提斯之後，在戲劇方面，有委迦與卡爾迪龍，在詩歌方面，有龔郭拉與吉委多，然而在小說方面，卻不曾有一個繼起者；十七世紀的後半葉與十八世紀的前半葉，實在是西班牙文學的沒落時代。在十八世紀的後半葉，曾經有些作家想努力去挽救這個頹風，但因爲新古典派所創立的法

規，使一般作品上不能夠有自由的想像以使該作品達到完美的境界，於是小說更不爲人們所重視了。但是在這個時代，卻有一種有力的小說出世，他是富有改革性的，這便是挨蘭（Jose Fran- cisco de Isla, 1703-1781）的“Fray Gerundio”。挨蘭不是一個神父，他這本小說的出世，卻是假託一個朋友的名字，他的目的，是在譏刺一般教士們的褻瀆神聖，好像吉歌德的譏刺武士制度一般。主人翁是一個大衆歡迎的佈道者，在格式方面，有不少的進境，而講道方面，也不是無的放矢，最有力量，是全書中的劇烈的滑稽，初讀的時候，讀者的感情全要被牠支配。全書分上下二卷，上卷於一七五八年出版，下卷於一七七〇年出版，中間曾給異教徒裁判所干涉，不許發行，並將作者逐出西班牙，足見此書在當時影響之大了。

十九世紀羅曼主義的運動，大部份是因詩與戲劇的媒介而益明，李瓦士，左里拉輩的作品，也可稱詩與戲劇的小說。這時候，雖則有許多作家致力於散文的歷史小說與羅曼主義的小說，但都因平庸的描寫而沒有成功，比較稍出名的是拉蘭的半羅曼主義的歷史小說“El Doncel de

Don Enrique el Doliente (1824)”。拉蘭（Mariano José de Larra, 1809-1837）是十九世紀

西班牙最偉大的散文作家，他父親是個軍隊裏的醫官，他先學法律，然後專攻文學，除了小說之外，他還寫了一個劇本“Macías”，但兩種都沒有成功；他的描寫手腕太平庸，固然是一個原因，而全篇中太充滿了悲觀的色彩，也是他失敗的一個主要成分。然而他筆力的雄偉，內心的觀察，以及深沈的滑稽，在近代西班牙作家中，是很有地位的。

當羅曼主義在西班牙盛行的時候，王爾德派的作品尤其風靡一時；但這些模倣的作家，很少有成功的。羅沙（Francisco Martinez de la Rosa, 1788-1862）是一個模倣的作家，在某一個時期，曾經被稱為西班牙文學的代表；然而他實在沒有甚麼天才的，他的如此出名，大概是因為他在政治上地位的關係。他的抒情詩，學的是孟里柯，短歌學的是昆泰那，而小說呢，學的卻是王爾德，他的“Doña Isabel de Solis”，曾經被認為酷肖王派之作，他曾被逐到巴黎，而且用法文寫過劇本，於是首先把法國羅曼主義引入西班牙的一句話，便加在羅沙的頭上了。

以詩人著稱的依士卜龍西達，也曾寫過小說“Sancho Saldana”（1834），可是也不會成功；依士考秀拉（Patricio de la Escosura, 1807-1878）是一個歷史小說家，他因為太不注意於技巧，不

注意於行文的簡潔，所以他的名字，至今不爲人重視；到一八三九年，女作家阿菲蘭達（Gertrudis Gómez de Avellaneda, 1816-1873）的小說“Sab”出版，西班牙文壇上方纔顯著光明。“Sab”是一本攻擊奴婢制度最有力量的小說，自從出版之後，西班牙的社會受到極大的震驚；她的著作很多，除此之外，還有一篇小說叫“Españolina”的，這是師喬治桑（George Sand）痛罵的筆法，攻擊社會上各種不公平的制度，而且表白她擁護婚姻自主的堅決主張。但因爲她太激烈了，免不了有隨手寫來的弊病，太有成見了，不能使人深深的感動；她是一位富有想像力，而且音節極和諧的作家，這在她的詩集上，是更可以顯示出的。如果拿小說家的阿菲蘭達，和戲劇家抒情詩人的阿菲蘭達相比，那末，她就要相差一格了。她的短篇小說像“La ondina del lago azul”和“La flor del angel”，卻能以生動的筆墨，有趣的傳說，使我們欣喜與快樂，這是不能夠埋沒的。

白克寬雖是一個詩人，然而他的小說，也富於傳說與故事的力量；如果我們說他的詩是受了海涅的影響，那末他的散文是受了霍弗曼（Hofmann, 1818-1892）的影響是無疑的。他的小說“Cuetos”是罩着一層神祕的面幕；他的技巧，在他所描寫的各種事物上，表現出來，像毀去的宮室，

古寺、峨特式的教堂，以及一切過去時代的遺跡等。此外，又如天堂、地獄、鬼怪、神靈，都栩栩的在他的筆底，他的描寫手腕，是值得後來者的欽佩的。

因為研究民情風俗的原故，十九世紀的小說，得着最後的光榮；而民情風俗小說的開端，卻導源於民情風俗的論文 (Essays on Manners) 這時候作家中有愛茲伯納茲 (Sarañn Estébanez, 1799-1867)，羅門諾司 (Mesonero Romanos, 1803-1882) 等人，他們寫人類的性格與特質，寫得非常的有勁而且有味，愛茲伯納茲的 "Escenas andaluzas" (1847) 寫西班牙南部下等社會生活的習慣；羅門諾司則以描繪馬德里人的性格見稱於時，十九世紀的馬德里，彷彿是從首都變成都會，各色人物的薈萃，非有羅門諾司的筆力，是寫不得那麼清楚的。他的 "Escenas Matritenses" 好像是一面明鏡，照澈了馬德里各級社會的背景，而且又是一部研究西班牙政治、社會、文學的好書，他把當時國民的生活，赤裸裸的表現出來。

在作家一致努力於民情風俗的文學中，西班牙產生了一位特異的女作家發倍爾 (Cecilia Böhe von Faber)，她的文學生涯在當時的文壇影響極大，她為着婚姻的關係，曾三次改易她的

名字，她的筆名開拜里羅 (Fernán Caballero) 最爲人所熟知。一七九六年，她生於瑞典，那時候她父母正在旅行，她母親雖是西班牙人，但卻帶着一些愛爾蘭血統，父親呢，卻是德國人，對於文學有特殊的嗜好，而且因爲久住西班牙的原故，他富有西班牙的精神。他在羅曼主義盛行的時候，對於復活古西班牙國家的戲劇與歌謠，頗有不少的功績。發倍爾所受的教育，以法德爲多，所以她的作品，法德文是和西班牙文一樣的流暢，她有一兩種小說，是用法德文寫的。她第二次的結婚，是和一個貴族，她因作品的傑出，曾得到以色列伯爾王后 (Queen Isabel) 的歡心，她在困難的時候，曾得到她的保護。她又是歐文 (Washington Irving) 的朋友，據說她把她的寫成的小說 “Familia de Alcareda” 讀給他聽，他大爲讚美，要求她立刻印行。一八七七年以疾卒。於是西班牙羅曼主義小說的失敗，因她的風俗小說而復興。她的代表作 “Gaviota” (1848) 無論在西班牙或在其他國家，都是一部極流行的小說；故事是這樣的一個年輕的外科醫生，在旅行時候，在安達露西亞 (Andalusia) 的一個近海鄉村裏生起病來。他給一個鄉人救護了去，等他好了，他卻和一個毫無知識的漁人的女兒結婚。她天生一副很好的喉嚨，祇要稍爲訓練一下，便可變成唱歌的明星，因此她有

一個綽號叫“*La Gaviota*”（海鷗），這時候，有一個貴族經過，少年醫生以前也認識他，說起之後，那個貴族便帶了她和她丈夫一同到塞維爾去。她受了訓練之後，果然聲譽雀起；但她忘記了她是個有夫之婦，卻熱烈地愛上了一個做鬪牛戲的人，她的丈夫祇得心碎而死。但 *Gaviota* 的情人在鬪牛時候鬪死了；她的嬌的的喉嚨也因之而破碎了；她無可容身，祇得回到故鄉，嫁給一個理髮師以度她的餘年。作者努力於詩的敘述，是無疑的；然而就結構論，並不見得怎樣動人，祇是寫下流社會的習氣，寫得非常的忠實，而取材於民間流行的傳說，也是她富有興趣的一因。而且還有一點，這部小說 *Gaviota* 是用法文寫的，譯成西班牙文的卻是另外一個人，所以裏面充滿着法國的語調，若以爲作者原來如此，那就冤枉她了。

屈羅班 (*Antonio de Truoba*, 1821-1889) 是一個寫農村情景寫得最生動的一個小說家；他的“*Cuentos*”包括了好幾篇著作，全是很可愛的民情小說，比他費了許多心力纔寫成的歷史小說“*El Cid Campeador*”好得許多。這是寫作者故鄉天然的景緻，寫得又有力，又甜美，讀起來像抒情詩一般。

阿拉剛 (Pedro Antonio de Alarcón, 1833-1891) 他也差不多和屈羅班一樣，是一個寫得出好小說的作家；他有一種敘述故事的技巧，描寫民情風俗，人物個性，也極其生動，這在他的 "Zorvelas Cortas" 可以證明的。他的 "Historieta nacionales" 具有短篇歷史小說與風俗小說的特長；但最有價值的，卻是他的 "Sombrero tres Picos"，這是他翻譯的一種極流行的傳說，敘述的生動，格式的別緻，帶些新聞稿的性質，雖是譯品，卻比他的原作還要有興趣。

在近代西班牙小說作家中，第一個真正的藝術家，便要推魏里拉 (Juan Valera, 1824-1905) 了。他的淵博的學問，他的在『人』與『物』當中所得的經驗與知識，十九世紀許多作家，沒有一個可以比他還要偉大。他曾當過外交官，而且遊過南美，北美，及歐洲等處。他是一個富於感情的人，永不會讓感情從他心坎裏逃去；我們知道，他的心是給他的意志支配的。一八七四年，那時他已經五十歲，他的第一部小說 "Pepita Jiménez" 方纔出世。他在導言裏很明白地告訴讀者說：『魏里拉並不是個寫實派作家。他的主張，據他自己說，是要產生一種可愛的小說，而可愛的小說，用迎合社會心理，和平庸的，時尚的筆法去暴露人類的生活，那是不會成功的。因為可愛的小說是詩的而

不是歷史的，他是要去描繪事物，不僅要描得像而且要描得比事物的本身還要好，要引用一種光彩可以映射出一種美態到這種事物的上面來。』這是無疑的，魏里拉的小說不是用平庸流俗的筆法來描繪人生，他理想中的小說是生命的寫真，但這種寫真卻是用靈巧的筆法，可愛的色彩，把真實的粗糙掩住。他自己曾經說過，他這本小說是在他研究十六七世紀西班牙神祕學說以後纔寫的，他在起頭的時候，不過是做些神祕的回憶的論文，等到完成時，他纔大吃一驚，這已經變成一本小說了。他的藝術，雖則比前人已經超過不少，但仍不能夠算完善。小說裏的敘述，常常有涉及題外之處，而且書中人物的說話，好像僅僅替作者自己說法，忘卻了他們所站的地位與環境。就全體來說，他的小說都富有趣味，他的第二種小說“Las Ilusiones del Doctor Faustino”，主人翁就如近代的浮士德，他生在近代的社會上，充滿了哲學的觀念與推論；但他的第三種“El Coramen-dador Mendoza”，卻顯着特異的進境，結構是非常的完美而且有力，寫人生的各種過程，極其清晰。在他的較短一篇小說之後，接着就是“Doña Luz”的產生。這和他的第一種小說不同，他是寫一個道士和一個已結婚的婦人戀愛。他們心靈上的罪惡比肉體的還要厲害。而同時呢，他們的情

況又是十分的惡劣，所以也不能說是合於他所理想的可愛的小說的條件。我們如果寬恕的說，得承認魏里拉是一個動人的短篇小說家。

一點沒有魏里拉的懷疑態度與和藹精神，那便是意志堅決的天主教小說家柏萊達（*Jose*

Maria de Pereda, 1833-1906）。他對於西班牙北部山與海濱生活的描寫是異常的親切；他生於山泰大（*Santander*）省，這個地方給了他以不少的小說上的靈感；他少年時學過土木工程，其後專致力於文學，他的最好的小說是“*Don Gonzalo*”，“*Pedro Sánchez*”，“*Sotileza*”等數篇，他的作品都是富於地方色彩的，有的寫鄉村生活，有的寫海洋生活，有的寫山居生活，但在他的筆底，鄉村的居民，卻比城市中人好得多。他是一個生而有固執性的人，對於一切的革新都曾經反對過，他又不贊成國民的選舉，他是不相信社會會有進化的，所以他的故事的結局，都是很悲觀，然而他的成功，乃在故事裏的人物，寫得忠實而生動；行文呢，又是非常的優美與自然，所以他在近代西班牙小說家中，仍占着一個重要的位置。

格爾杜士（*Benito Pérez Galdós*, 1845-1920）是近代西班牙小說家中可以代表某一個時

期的，他生於開那拿（Canary），十九歲，纔到馬德里學法律。在一八六八年的大革命以前，他當過短時期的新聞記者；一八七〇年，他的第一部小說“La Fontana de Oro”出世。自此以後，他更努力於創作，一八七三年，他的“Episodios Nacionales”與世人相見，在量的一方面，已達二十卷之多，他是用小說的格式來寫近代國民的史詩；這種小說的背景是獨立戰爭，以及二十年間的內亂，此後五年之中，出品更多，像“Doña Perfecta”，“Gloria”，“Marianola”，“La Familia de León Roch”，都是這時期寫成的。一八九八年，又繼續寫他的“Episodio Nacionales”，於是在他逝世以前，再寫成二十六卷，他裏面所表現的人物足足有一千個之多，而且都寫得十分生動，這種雄偉的筆力，很少有人能夠及得上他的。講到文學上的派別，普通都把他列入寫實派，雖則有許多著作，並不嚴格地基於寫實主義。他的初期作品，很受着自然主義的影響，因此使得他變成單方面的敘述，（在他的“Doña Perfecta”裏，寫 Orbañosa 的守夜者，便是很顯明的一個例），後來他又顯然地罩着象徵主義的色彩，他的許多小說，像整束的美麗而可愛的彩帶，放在一起時，可以顯着分外的妍輝，所以與其說是他的單獨的藝術作品，毋寧說整束的美麗彩帶來得切實些。

近代西班牙最特出的女作家巴桑 (Emilia Pardo Bazán, 1851-1921) 起初是以一篇論文而得着特殊的榮譽，接着又寫了許多詩篇，但這些詩篇流行的卻很少。她的文筆是以描寫鄉村生活及她的故鄉的民情風俗見長。她又是一個批評家，她的“Nuevo Testro Critico”顯示她對於生命與藝術的特異見解；她在小說裏，也曾捲入法國自然主義的漩渦；一八八六年出版的“Los Pazos de Ulloa”與一八八七年出版的“La Madre Naturalista”，都帶着很厚的自然主義的色彩。這兩種小說，包括着很有力量的史詩的意味。然而西班牙本就有寫實主義在流行，法國的自然主義不會永遠影響她的。更因為自然主義已經變成過去的名詞，她的作品所傳達出來的豐富的特異印象，是地方的色彩，愛國的熱情，柏萊達所歌詠的山水，就是巴桑所歌詠的故鄉加里西亞 (Galicia)，雖則她在文學上已有了相當的成就，她永遠不會自滿，不會承認自己有天才，而且她是不斷的努力，她研究莎士比亞，而且在死前一個星期，她還做了一篇論泰戈爾作品的論文。

凡爾底斯 (Armando Palacio Valdés, 1853-) 生於風物優美的阿斯多利亞的一個鄉村，他起初是一個專門的批評家，他寫了十二年的批評文學，到一八八三年他的第一部成功的小說

“Marta y María”出世。他的所以成名就是這本和其他“La Hermana San Sulpicio”，“José”，“La Alda Perdida”幾種小說。他曾給人批評說是自然主義派的信徒，雖則他的作品逃不了這個先入爲主的觀念，但他實在是很自然的，並不像一般自然主義的作家，他和他們不同的地方，就是自然主義派描寫人生的段片，不像一個人，他們不顧慮到生命的環境；他呢，他在日常生活上發現靈感，這種生活就是他自己所生存，而且自己所覺得的，他因此比單方面的定數論學派要更自然，更有人性，而且所表現的實現事物更來得真切。他對於人類弱點的諷刺的描寫，是無礙於他的美麗寫景詩，牠們有一種新鮮的氣質，不是時間可以改變的。所有他的作品都是天才的表現。這是誰都承認的。

阿拉士 (Teopoldo Alas, 1852-1901) 是法律教授，是嚴峻的批評家，他的正直的文學評論，曾被他同時代的人認爲極大的震恐，這種毫不客氣的精神，影響於一八九八年的文學新生的運動實非淺鮮；他的批評不僅是施諸別人而且施諸自己。在小說上，他從自然派轉到理想派；他雖是左拉 (Zola) 的崇拜者，但他的大作“La Lagenta”和“Su Unico Hijo”卻學的是福羅貝

爾 (Flaubert)，這兩本小說，使他成了小說家的盛名；最後的一篇“El Oallo de Socrates”，他纔轉向到哲學與藝術上的理想主義。在“La Regenta”裏面，他用內心的觀察，分析罪犯的熱情，極其精細，允稱近代文學上成功之作。

柯羅馬 (Luis Coloma, 1851-1915) 曾被幾個批評家認為十九世紀西班牙大小說家之一，原因是他是“Pequeñeces”的作者，這本小說是富於觀察力，充滿着諷刺，而人物的描寫又極其活躍，顯出作者是斲輪老手；不錯，作者的第二部小說“Boy”出世時，已經上六十歲，他對於人生的觀察，已經有很熟的經驗了。

當魏里拉以寫實派小說著名的時候，年青的作家皮康 (Jacinto Octavio Picón, 1852-1923) 更進一步而把自然主義引到他的小說裏，他的散文，是常常的如此古雅，竟好像放映出一層不真實的色彩到具體的事物上。他雖富於心理的觀察，但他的天才，根本上似乎不是一個小說家，他沒有使讀者感動的魔力，而且他的結構，都不合長篇小說。他的最著名的作品“Dulce y Sabroso”所取的題材，卻祇適合於戲劇。在短篇小說一方面，他是比較的擅長，他的“Lázaro”和

“Juan Vulgar”都是成功之作。至少我們可以說在藝術上是沒有什麼疵點的。

馬素 (José María Matheu, 1855-) 是一個阿拉剛人 (Aragonese)；他的最長而又最重要的小說 “Jaque a la Reina” 雖則大半是馬德里的寫景，但他根本上畢竟是一個有地方色彩的作家；而在其他 “La Casa y la Calle”, “Un Rincón del Paraíso”, “La Hermanita Cominero” 幾篇小說上，他寫他故鄉阿拉剛的風俗與人民的特質。他的動人的地方，不在結構，而在人物描寫的活躍，他是西班牙一個帶有地方色彩的自然主義的作家。

伊本納茲 (Vincente Blasco Ibáñez) 於一八六七年生於范侖西亞，他的幼年正當左拉，囂俄派的小說盛行的時代，於是他的作品，也趨向於自然主義。他在近代西班牙小說家中，是一個最出名而又最成功的作家，但他的成功是經過許多磨折和困苦，而後得來的，他的初期作品，都是寫他故土范侖西亞的景物，像 “Arroz y Fartana”, “La Barraca”, “Entre Naranjos” 等幾篇都是除卻第一篇之外，都是有生命而且有統一的美，他後來所作，像 “Las Muertos Mandan”, “Mare Nostrum”，也是以帶有很厚的地方色彩見長，但使他的大名震動全世界的還是他的啓

示錄的四騎士 (Los Cuatro Jinetes del Apocalipsis) 和血與沙 (Sangre y Arena) 前者是一種極有力量的戰爭小說，後者是敘述鬪牛者生活敘得異常的親切的，自從這兩種小說出版之後，各國爭相翻譯，於是他便變成世界的作家；他的弱點就在他的想像力的缺乏，文體的鬆懈，與無正軌，但因為這樣，他的作品，都有一種激烈的騷動，可以產生有力的效果。據說，自從大戰之後，他的進款十分豐裕，因此不大着筆。但晚年曾以“Alfonso unmasked”一書，為西班牙王所逐，這書裏是充滿了民主的精神革命的思想，一九二八年歿於法，他的屍首，一直不曾運回本國，直到最近革命的高潮把王室推翻，纔有把他的屍骨運回西班牙的提議。

自然主義的影響，在伊本納茲時代，還加上一層地方色彩；但到屈里哥 (Felipe Trigo, 1865-

1915) 就更加顯明了。屈里哥曾當過軍醫，在文學上，被稱為西班牙的鄧南遮，他所寫的是藝術的作品，而且帶着道德的觀念。在真誠與美的方面，他大概比鄧南遮還要認真，鄧南遮祇是偶然地從藝術流入粗俗，而屈里哥卻很少從虛偽轉到真藝術的道途，他腦筋中浸染着社會的理論，他主張戀愛是生命過程中最重要的事物，而且戀愛又必須自由；他的傑作“Sor Demonio”和“Las Ir-

“*Genius*” 曾得到多數讀者的讚美，而且批評家還認爲他的 “*Las Ingenuas*” 出世是二十世紀西班牙新文學產生的預兆。

在短篇小說一方面，近代西班牙文壇上也有不少的人材，這裏且約略述一下。第一個我們知道的是勃拉斯哥 (*Eusebio Blasco*, 1844-1903) 他起初是以戲劇家出名，但到一九〇一年他的 “*Cuentos Aragoneses*” 出版，他立刻變成一個小說家，他的人物描寫的銳利，和行文的簡潔，有一種藝術可以把他不易捉摸的地方遮掩住。此外像加斯奈爾 (*Alberste Casanar*)，友比得 (*Juan Blas y Ubide*)，賀達斯 (*Huertas*)，歐昌 (*Juan Ochoa*)，西所爾 (*Francisco Acebal*) 等，都各以短篇小說出名，而歐昌於三十五歲的年頭上就死去，實是西班牙文壇上重大的打擊，因爲他在這些人中，比較最有天才，他的 “*Su Amado Discipulo*” 於一八九四年出版，得到特殊的榮譽。他在滑稽與諷刺方面，差不多和凡爾底斯阿拉士等一樣。

巴羅哈 (*Peo Baroja*, 1872-) 的大名，是近代西班牙小說家中最響亮的一個。他對於生命的態度，常常是這樣的：『生命有什麼用呢？』然而他卻努力的寫作，而且不斷地印行許多書。他又

常常問自己爲什麼要寫作？自尋煩惱的去創造又爲的是什麼呢？這不用他自己回答，我們知道他是一個巴斯寇人（Basque）——基本上就是一個喜歡動作的人——不管有多少障礙，他非得把這障礙斬除是不肯休歇的。所以他做小說，也不管批評家對他怎樣苛刻，他非得努力去做不可。因此他自從一九〇〇年第一篇小說“*Ta Casa de Aizgorri*”出世以後，直到一九二四年，差不多每年都有兩三種出品，他是以忠實的態度描寫人生，但人生在他的眼光中是一齣悲劇，而他的忠實態度有時也覺得危險。他曾經說過『我不要做一個好人，祇希望我是忠實。』但生命是需要一點虛偽的，有如煮食物之需用鹽一樣。因此在他的小說中，忠實是常見的，但真實之中，夾着一些兒幽默。他是一個精於心理分析的人，而且具着銳利的眼光，他會靜靜的坐在一旁，用冷眼察看社會上各個人物的來來往往，在這些人物沒有走過以前，他已經瞧得明白，於是，一切的叛徒，冒險家，勞力者和奮鬥者都在他的筆底跳躍着。他最愛杜思妥以夫斯基，高爾基這班人，他的作品，也含有這些人的成分；他又愛卡司特兒，愛他的故鄉巴斯寇的土地，他說『所有我文學上的印象，都從這兩處得來的，』無疑的，這些地方都是作者精神上的家，即使他運進了不少外國文學的觀念，他仍

舊愛好本國這種樸素的風景。他是西班牙，不全歐，一個最大的不事雕飾的社會小說的作家，傑作是“El Mar”，“El Laberinto de las Sirenas”，“Las Ciudades”，“Cesar O Nada El Mundo es Ansi”，“La Sensualidad Pervertida”等數篇。

古典主義的作家李奧（Ricardo León, 1877-）無論在那方面，他都和巴羅哈相反。所有一切格式的美麗，詞藻的修飾，巴羅哈所缺乏的，李奧都有。巴羅哈是用眼來觀察，李奧是用耳來靜聽；巴羅哈不信宗教，對於一切都懷疑，李奧卻是忠實的基督教徒；巴羅哈愛獨立，自由，不免有些偏見；李奧守秩序，奉宗教，卻是寬大為懷。當他第一部小說“Casta de Hidalgas”出世，正值樸素無華文學的高潮正盛的時候，他卻出人意外的得到成功。他雖被一般人攻擊是西班牙古典文學的死板模倣者，但他的“Las Centauros”，“desapacibles Colegas”卻會替他辯護的，娓娓動聽的美辭，很自然的從他的筆底流出來，他的作品彷彿有一種魔術在上面一般，這種魔術，容易使讀者欣賞，陶醉，而不能夠明白其所以然，自然，他是二十世紀西班牙自成一派的大作家。

巴勒·英克朗（Ramón María Del Valle-Inclán, 1869-）是抒情的小說家，他的影響於年

青的散文作家，和達里奧之影響於詩人一樣。他其實是藝術家，詩人，雖則他的詩篇和他散文中的詩是有分別的。他的作品，並不很多，但都很精美，是經過一番雕磨而後鍊出來的；他有一種悅目的魔力，可以使我們忘記他的煞費苦心；在他的散文中，流露着一種自然而和諧的韻律，他的“Sonata de Otoño”，“Los Cruzadas de la Guerra”，和“El Resplandor de la Guerra”，等都是充滿着美妙而可愛的圖畫，讀了不會從記憶中忘卻的。

拔萊茲·得·阿亞拉（Ramón Pérez de Ayala, 1880—）曾有許多批評家說他是個詩人；不錯，他開始所寫的像“La Paz del Sendero El Sendero Innumerable”幾本詩集，是用他自己的思想與體裁和模倣法國的象徵主義相聯合，在藝術的一方面，雖不能達到充分完善的地步，但有他的美麗，有如荆棘叢中的一朵花。然而他以前的小說，卻沒有一篇是傑作，直到最近十年，方纔一鳴驚人，被認為是生存的小說家中一個最有希望的人。雖則在詩與散文方面，我們發覺他模倣外國作家，但他卻是最有西班牙與卡司特兒風味的小說家。他有描寫的天才，他所研究的是人，他的偏好是心理學。在他的後期作品裏，心理的分析之外，還有更深的品性的內心觀察，更廣大的

同情，更成熟的思想；他描寫人物，具有使讀者從頭到尾一直感覺興味的筆力，他是寫實派的心理小說，他是詩與實質，喜劇與悲劇的聯合。長篇有 “Los Trabajos de Urbanos y Simona”，“Belarmino y Apolonio” 等數篇，短篇則 “Prometles”，“Luz de Domingo”，“La Caida de Los Limone”，數篇，雖則是悲劇的居多，但到處有滑稽的表現，可以調劑讀者的心理的。

米羅 (Gabriel Miró, 1879-) 曾經被稱爲巴勒·英克朗的弟子，有許多地方都很像他，但他沒有英克朗那些哲學的觀念，而比英克朗多些詩的氣質。他的文體，無疑的是象徵主義派，但有他獨有的特點。他用奇異而又精選的字眼，許多同等的短句，以及簡短的隱喻，因此他的風格就和常人不同。他像一個銀匠，正在雕刻一種藝術品，但他手底下的材料是太多，所以花紋就不甚清楚了。他的 “Nuestro Padre San Daniel”，“Figuras de la Pasión del Señor”，和 “El Angel, El Molino, El Caracol del Faro”，都是寫大自然美景的藝術作品；無論是怎樣普通的事物，一到他的筆底，自會湧現着美的品質來：譬如鴿在午後蔚藍的天空中射下來，勒嘴的老鷹一聲長鳴飛入蔚藍的天空的深處，白色的狗沈下了晶瑩澈底的地中海裏等，在他都是極好的題材。他

的後期作品，在藝術方面更加成熟寫實現的事物，更毫無阻礙地寫得又自然又逼真，而且有越讀越有味的魔力。

愛斯賓娜 (Concha Espina, 1877-) 是二十世紀西班牙傑出的女作家，她和米羅一樣是屬於象徵派的。她初期的小說不甚為當世所重視，直到一九一一年“*La Esfinge Maragata*”出世，纔聲名揚溢起來。這時候，她選擇題材更加謹慎，心理上的觀察，也更為精細，因此使她的作品又美麗又自然，除此之外，她還有許多作品“*La Rosa de los Vientos*”，“*El Metal de los Muertos*”，都是以寫景見長，不過作者好像寫親見的事物比想像更為有神，如果她能夠極力和她故鄉 *Montaña* 的農村風景與事物有更親切的關係，則她將來的小說，一定比現在更充滿着人類的同情，內心的觀察，詩意與實現聯合的能力，以及結構的技巧等。

第六章 論文及其他

別於詩歌，小說，戲劇之外的，是短的論文與評論文學；論文講的是宗教的精神，政治的思想，在西班牙文學上當然有很久的歷史，無疑的在十六七八世紀已經很發達；但批評的短文，能夠成爲一派的，和詩歌戲劇一樣，在文學潮流中，有獨立位置的，卻要到一八九八年文學的新生時代，纔開始牠的發展。在這個時代以前，雖則魏里拉等人，已有批評式的論文，但他們還是以小說著名；而且這時候的論文，還沒有達到大膽的攻擊，與永久的價值。在一方面呢，牠沒有普遍的題材，而另一方面呢，又沒有個人的主觀的見解。於是不得不推蓋尼佛，爲第一個有力量的論文家了。

蓋尼佛 (Angel Gariñet, 1865-1898) 也是一個小說家，但他的天才卻是一個近代的論文家；他所寫的幾種小說都是極長的著作，牠們沒有生動的描寫，不過裏面嚴謹的敘述，卻是很可取的，巴羅哈的小說多少是受着他的影響。在他的 "Idearium Español"，我們可以看見他銳利的觀察，豐富的想像，他的精神是近代西班牙的精神，他拿西班牙的基督教來反抗阿刺伯人，在他的論

文中，流利的句語，愛國的熱忱，是湧現着，但他卻沒有一些兒偏見，這更是一般人所不可企及的。

二十世紀第一個論文家是烏納木諾 (Miguel de Unamuno, 1864-)，他是巴斯寇人，又是個愛好矛盾論者，他自身也就是個奇人：因為他雖是誇大狂，他究竟有些不可企及的偉大；他雖則是守着利己主義，但富於廣大的同情；他祇知有『我』，『世界上沒有旁的「我」存在。我們當中，每個人都是絕對的。如果有上帝來造成，來維持世界這句話，那末他所造成，他所維持，都為的是我。』他又好像近代的吉歌德，他攻擊虛偽，攻擊自尊，攻擊習俗，攻擊抽象的事物；總而言之，他不承認一切事物的表面上的價值，他最恨的就是觀念這個名詞。他的作品，無論是寫景或者說理，都以忠實為主，像在“*Portierras de Portugal y de España*”寫村野的風景，上山的旅程；在“*An-danzas y Visiones Españolas*”裏，寫卡司特兒的古城；在“*Recuerdos de Niñez y de Mo-cedad*”裏，寫他青年時代的回憶，都得着許多的好評。他寫過詩，這是大部份受了國外作家的影響，雖則常常缺乏和諧的音節，但偶然地也有清新流利的句語；他做過小說，像“*Tres Novelas Ejemplares y un Prólogo*”等都屬於理智的，有精深的見解；但有許多讀起來像幾何學的問題。

題，而不是生活的片斷。所以他的不朽的著作還是論文，在他的七卷“Ensayos”，“Contra Esto y Aquello”，和“Soliloquios y Conversaciones”裏，我們纔認識了真正的烏納木諾。在這裏，他是流利，清新，而且有神，他所討論的是卡司特兒的語言，文字，與精神，神祕主義，近代的西班牙，拉丁的教授，以及戲劇，宗教，愛國主義，近代文化，教育，馬德里，個人主義，哲學，政治，詩，批評，西班牙與歐洲各國的關係等問題，雖則題材是如此的龐雜，但有兩個主題可以包括他，這便是西班牙的文字與人的靈魂，他在近代西班牙文學上，當然占着最高的位置。

和烏納木諾齊名的阿左林（Azorín, 1876-），他的真名姓是 José Martínez Ruiz。他是

近代西班牙論文界最有權威的人；但他和烏納木諾不同的地方，就是烏納木諾是很勇敢地肆無忌憚的向前衝，而阿左林呢，他好像一隻謹慎的小鳥，用安閒的態度遠遠地站着觀察，一面唱着淺近的歌。不過在開始動筆的時候，他也和烏納木諾一樣，勇敢地衝鋒過，他不僅要打破卡司特兒那種傳統的華麗文字，而且要根本地把牠們掘起來，一八九八年文學新生的運動，他便是其中的一個領袖。他起初寫過小說，他的“La Voluntad”自己也承認沒有結構，沒有想像力；他要讀者去

想，他不過是提議寫一個綱要而已。在他的作品裏，一切修詞上的句子，關係的句讀，比擬，直喻等都是絕對禁用的，他的文體，因此變成一堆不同的名詞，像石子裏沒有沙泥一樣，譬如一九〇三年出版的“Antonio Azorin”，他說書房裏有高的天花板，和潔淨的牆壁。他的陳設是兩張靠臂椅，一張搖轉椅，六張普通椅，一條小桌，一條大桌，和一條靠桌等，全是把名詞堆砌起來，他的字彙，是值得我們注意，最豐富的便是名詞；因為他堅執要給予一件物事一個正確而又表現得出的名字，不管牠是流行還是不大用的。在他的“El Amigo del Campo”裏，有許許多多的花鳥名字，以及令人目眩神迷的阿刺伯字，拿來稱呼農業上和家具上用具的。

他是西班牙東部的人，那兒的空氣是清新而濃厚，附近的山都是光禿禿的，所以有一種清明的景象，因之他的行文，也染着這種簡潔清新的意味；關於鄉村景物的描寫，他具着一種特長；在他的許多隨筆中，“Don Juan”是最成功的作品，這是敘述一個小小的古城的生活，描寫鄉村的野景，使讀者得到一種欣悅，其餘像“Una hora de España”，“Castilla”，“La Ruta de Don Quijote”，都是描寫得很逼真的隨筆。

直接繼承蓋尼佛之後的論文家是蓋賽蒂 (Ortega y Gasset, 1883-)，他的思想很精深，而且文體又非常的嚴謹，雖則作品不多，但影響於西班牙青年作家卻不小；刊行的著作有“Meditaciones del Quijote”，“Personas”，“Obras y Cosa”等數卷。此外像祕諾 (Manuel Bueno) 阿羅馬 (Gabriel Alomar)，奧理佛 (Miguel de Santos Oliver) 等人，在現代的文壇上都有相當的地位，不過他們都從事於新聞業，書本的印行，比較是很少的。阿拉寇司坦 (Luis de Araguistain) 起初專注意於政治論文，直到最近，方纔轉向到文藝的理論。

鮑拜帝拉 (Emilio Bobadilla, 1868-1921) 他的筆名是 Tray Candil，比他的真姓名還要響亮；他是一個獨立的文學的論文家，他以真誠的眼光去觀察現社會的事物，往往道人所未道；他又是小說家，但他卻以描寫巴黎、倫敦的“La Ciudad sin vértabras”隨筆集而出名。

迦理羅 (Enrique Gomez Carrilo) 以西班牙人而常住巴黎，他曾被稱為最有天才的作家；他的“Grecia”和“La Sonrisa de la Esfinge”寫他在希臘與埃及的印象，充滿着美麗的辭句，使人讀了，如展開圖畫一般；梭那 (Ramón Gómez de la Serna) 是以論文家與小說家並稱，他

的論文短小精勁，自成一家；而短篇小說，有一九二四年出版的“*La Malicia de las Acacias*”，也曾爲當世所稱誦。

講到批評文學，雖則代有其人，像魏里拉巴桑等人或以詩歌見長，或以小說行世，真正以畢生精力致力於學術的研究卻要推彼蘭若（*Marcelino Menéndez y Pelayo, 1856-1912*）雖則在這短短的生涯中，他的著作的數目，卻已達十數種之多，而且都是長篇鉅製，往往一個作家的研究，就有十數卷的篇幅，其餘也可想見了。他在十五歲以前，就孜孜不息地在圖書館裏翻閱古籍，二十歲不滿，就與著名教授往來，到二十歲，他自己也就是馬德里大學的文學教授了。他對於文學的熱情，使他的學問有無限的淹博，他的筆是非常的流利，往往寫一個注釋，一篇導言，就洋洋灑灑的寫了許多萬字，而且在每一頁裏都有無限的熱情，即使有很少的缺點，也不爲讀者所覺察。以後二十年中，是他的作品的收穫時期，像“*Historia de las Ideas Estéticas*”，“*Bibliografía Latino-Clásica*”，“*Antología de Poetas Líricos Castellanos*”，“*Orígenes de la Novela*”等，都是在短促時期中寫成，他的功績與其說是對當代文學有所指正，毋寧說他是整理古籍的大師，他對

於古人和古人的作品，都作詳細的有統系的介紹；在一方面，他是一個對於一切文人很嚴厲的批評者，而一方面呢，他又不肯把真正的好著作埋沒，他有欣賞好的作品的力量，他的批評，根本上是建設的，而不是破壞的。他的精力，尤為一般人所不可企及，在一般人所認為紊亂而不能整理，在他的精密思慮之下，便都迎刃而解了。

二十世紀前半葉的批評文學，自彼蘭若開其端，跟從他的人很多，從此就有不少學者跟着他作古籍的整理與探索，以及古文的研究等。雖則這些學者所研究的範圍，不及他們老師那麼廣大，但在學者一方面，也有一二人竟超出他的，這便是全歐聞名的披德爾 (Romón Menéndez Pidal 1869-)。他對於古籍的研究像西特詩，拉蘭的七親王以及其他古代的史詩，中古時代的文學等，都有精密而獨到的見解：他的作品不僅是一個民族的典模，牠們是充滿着熱忱的觀察，人類的特質，使讀者從他的淹博學識中，很容易地一句一句明瞭，他的思想的清明，因他那種有力的文體而益顯，他的著作像一九一七年出版的“*Roncesvalles*”，是研究方纔發現的一種西班牙的新史詩，其他像“*Estudios Literarios*”等因研究劇本的起源而為許多人所稱頌。他的各種著作，是永遠不

朽的，雖則比起彼蘭若來，他是不及彼蘭若的有文學的意味，但他的整理古籍，卻比彼蘭若還要科學化些，他的學問是很動人而且容易使讀者興奮。

彼蘭若的學生中，除卻披德爾之外，還有一位更年青的學者，那便是色馬丁 (Adolfo Bonilla y San Martín, 1875-) 了。他的名著 "Luise de Vives y la filosofía del Renacimiento" 是研究文藝復興期文學者所必讀的書，他的高深的學識，批評的能力，正確的思想，使他的盛名永垂不朽。他的 "Historia de la Filosofía Española" 分上下二卷，於一九〇八，一九一一兩年出版。趣味的濃厚，駕乎一般文學史之上。他本是研究哲學和法律的，他的著作，關於法律的也很多，文學的自然也不少。彼蘭若的小說的起源沒有完篇的，也是他一氣續完。他對於西萬提斯也極有研究。在西萬提斯學者中，他是居於最重要的地位。

里奧斯 (Blanca de los Ríos, 1862-) 是一個努力的女作家。她的精密的研究，流利的文體以及豐富的想像，在她的 "Del Siglo de Oro" 和 "Calderón y su obra" 中是可以看見的。她對於西班牙古代戲劇家，尤其生着濃厚的興趣，半生的精力，差不多完全消磨在研究墨伶那的

作品上，而且這種著作，在沒有動筆以前，就已經哄動遐邇，一致公認是模範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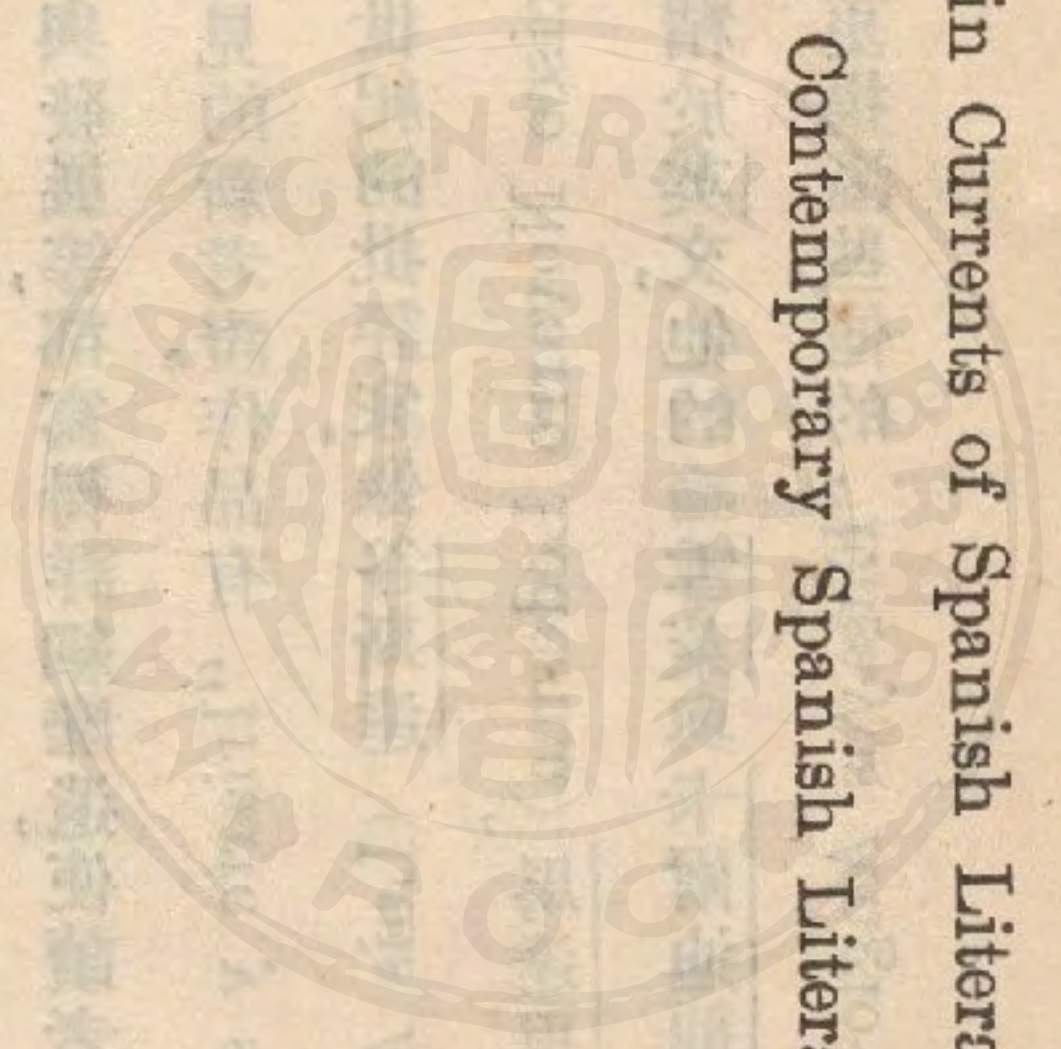
毛里 (Emilio Cotarelo y Mori, 1858-) 也是受着彼蘭若的影響，他是戲劇的專門研究家，對於十六七八世紀各戲劇家的作品，像羅丹，委迦，卡爾迪龍等人的，都有深刻的認識；而且不僅認識而已，像戲劇的形式，起源，與發展等，都寫得詳細靡遺，使讀者得到正確的學問；而且關於西萬提斯的生平，更有不曾被人發見的新考證。作品有“Triarte y su época”，“Efemerides Cervantinas”等六七種。此外，二十世紀的批評家，像谷斯達 (Luis Arango Costa) 阿森斯 (Cansinos Asseus)，里德斯馬 (Francisco Novarro Ledesma) 馬達里迦 (Salvador Madariaga) 等都有相當的聲譽，而馬達里迦更精於英文，他的論雪萊與卡爾迪龍的文章，是用英文寫的，因此他在外國的聲譽比他同時代的人更揚溢些，他的“Ensayos Anglo-Españoles”於一九二四年出版，曾被認為少有的佳作。

參考書

James Fitzmaurice-Kelly: A History of Spanish Literature.

J. D. M. Ford: Main Currents of Spanish Literature.

Aubrey F. G. Bell: Contemporary Spanish Literature.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魔俠傳

(上)

西萬提司著

林陳 紆麟 家 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商務印書館發行

魔 俠 傳
(上)

西萬提司著

林陳 紆麟 家 譯



漢譯世界名著



(878.57)
6447

魔俠傳

第一段

第一章

在拉曼叉中。有一村莊。莊名可勿敘矣。其地半據亞拉更。半據卡司提落。莊中有守舊之故家。其人好用矛及盾。與駿馬獵犬。二者皆舊時之兵械。其人尙古。故用之不去手。食多用牛而屏羊。且其食品。排日而定。不相淆混。歲入非少。然已割其四分之三。耗之食品。餘其一。則用以製衣。衣恆用絨。下裳及履。無一不絨。家居則用自織之布。其人未娶。用一看家之婦。可四十以外矣。有一姪女。年未二十。傭一男僕。行田飼馬。及奔走趨事。且司灌園之役。其人年垂五十。雖瘦損。而多力喜獵。人言其姓。曰奎沙達。或

云姓奎克沙達。今吾書但稱之曰奎沙達。然以音義度之。必稱奎克山納爲正。奎沙達長年無事。恆讀書。其書多敘古俠客鋤強扶弱之事。書味旣醜。亦不行獵。且不理家政。而心醉古人。至貨其田產。純買此書。資以度日。而書中尤悅者。爲斐利納所著者。敘事旣清。且有奇趣。語語如珠圓也。書敘俠客。出生入死。爲人報仇。並男女相悅之情態。恆栩栩如生。書中有云。爾輩思想。與我之思想異。竟誤會吾意以行事。致吾言轉爲爾累。今當勸爾。勿誤用吾言。又云。宇宙之大。星辰之高。爾以世之偉人。居於高天厚地之中。宜思所以享受天地之大。奎沙達竟不能悟澈其言。旦夕思其所以。然語本出哲學家亞雷司透託。今其人已死。卽起之於窈窕中。或仍未必能啓發奎沙達之悟性。至於比利尼司之書。則深不之悅。謂戰時恆被創且苦。而奎沙達則惡聞其言。奎沙達蓋深鄙醫生之無術。以爲決不能起創人而生之也。然有時謂比利尼司之書。詞義未完。恆欲覓人。爲補其缺。卽己亦欲執筆而書。識者以爲。奎沙達有雋才。吐屬必有可觀。已而以他事中輟其業。莊有牧師。好學而博。奎則恆與辯駁。牧師畢業於西古柵。亦一時名流。奎則與論英人怕莫英。及高廬亞馬底二勇士之高下。間有一薙髮匠。兼善瘍醫。名尼叩拉司。則謂此二士。均莫及珊武士。其足以與珊相頡頏。則惟加拉。卽亞馬底之兄。其能與珊抗手者。

蓋珊之生平。質器甚美。宏量容人。不如亞馬底之褊狹。若論其勇。則高於其弟也。奎沙達亦不與辯。仍沈溺於小說中。無晝無夜。遂肇腦病。以思慮過深所致。且惑於生死恩怨之故。上下轆轤。不知所歸。於是言語至於無節。至於先知之預言。遂信以爲誠。大加求索。而腦力乃益疲。常言路地支之爲人勇極矣。若舉以較伯寧索大將。則遠不之及。蓋伯寧索所用之長刀。可一奮而斷兩長人之頭。尤有卡斐由者。亦一世之雄。卡斐由在郎瓦路。毆死阿蘭斗。阿蘭斗有妖術。卡斐由直舉其身。摔之於地立死。其勇大類希臘浩口里之死安邱。安邱自名爲后土之兒。亦以魔術眩世者也。奎沙達平日。尤服毛甘替。謂毛甘替雖爲蠻種。然行事落落。有丈夫氣。尤有一人名威那斗。奎沙達則謂其能以單騎行劫。無畏強禦。竟能直至亞刺伯。奪取穆罕默德之金象。而奎沙達所尤恨者。則爲奸人加拉連。加拉連心懷反側。竟覆蘭瓦路之法師。凡所愛所憎。必歷歷告之家人。以爲得品題之當。一日忽思得一事。以自立名。乃行俠於鄉黨之間。且欲周遊天下。披甲持矛。爲人仇復不平之事。一一效書中俠客行爲。冒險弗辭。必以得名爲止。乃狂笑以爲得計。遂料量鐵盔鐵甲。爲其亡祖所遺者。磨去鐵鏽而著之。然鐵盔中已落一鐵片。乃用厚楮以代鐵。塗以黑漆。遠瞭亦不能辨其爲楮爲鐵。擗擋可一禮拜。則試出刀斫其盔。刀

至而楮破矣。於是以薄鐵襯之以楮。尙以爲可用。乃不再試。以爲足衛其面。盔甲旣備。宜配以駿馬。乃入廐相馬。馬瘦而骨立。奎沙達謂此馬雖瘦。勝於亞力山大馬也。亞力山大之馬。名曰布花拉司。其調良亦莫之及。於是爲馬選名。凝思可四日之久。自謂以有名之武士。乘此駿馬。亦宜加以美名。以肖馬之德。蓋未爲武士之先。馬可無名。今主人旣得勇名。而馬亦當與同貴。四日之中。累易者數。乃定名曰魯林安替。魯林常馬也。安替者前日也。言前日之常馬。至今日異矣。猶驟貴之謂。因亦自立其勇號。凝思者又八日。始定曰當瑰克蘇替。其上則加拉曼又三字。蓋學古勇士高盧亞馬底也。名氏之上。加以地名。則愈足爲其鄉土爭光。此時盔甲及馬旣備。且有勇名。此外宜得美妻。爲之內助。以天下武士。必有美人爲之配。苟不得配。卽樹之無枝葉。人之失魂靈也。乃自言曰。吾後此運途。正不可知。果遇一高碩之英雄。吾能力劈其身。洞其腹者。固善。否亦大敗。則我旣得名。安可無美人。爲我酬庸之地。果此大敗之巨人。長跪於美人之前。自陳其羞辱不堪之狀。且告美人曰。身爲馬瓜尼亞島中之名王。今與當瑰克蘇替比武。爲彼所敗。乃令我長跪美人之前。聽其發遣。試問吾聞此言時。其得意當何如。想此女必屬心於我矣。然奎沙達西鄰。本有一女。頗爲奎所愛。而女意殊落落不屬於奎。女名老龍周。頗有姿

色。奎頗欲致其愛忱。且爲此女易一新名。其名甚貴。聞者將疑爲公主及命婦者。名曰打魯西尼亞。其上加三字。曰土薄蘇。土薄蘇者。地名也。

第二章

此時百凡皆備。宜出而行俠矣。謂世道淪胥。公理沈溺。非得義士。不足以振拔此困窮無告之人。乃思所以著手之法。一日侵晨。天尙未明。時爲初秋之候。奎沙達蓄其所懷。亦不商酌之人。遂擐甲蒙盾執矛。跨魯林安替。啟後戶而出。出時氣概凜然。以爲行必成功。乃行未及遠。忽思得一事。心復餒卻。謂天下之武士。勇爵也。必得人稱許始成。今許我者何人。若以俠士之通例言之。旣無所授受。義不能與校武。且初出爲武士。甲宜白色。盾亦不飾。惟能勝人者。盾上始列徽章。非是。則不名爲武士。奎沙達思及於此。仍始卻而終奮。以爲先出與人從事。後再覓一稱許之人。至於白甲一節。則磨擦將愈明亮。於是置而不思。信馬所嚮。自信可以得一發名成業之地。馬上復思。後此或有人。以我軼事。編成生傳。必發軔於此時。書中必曰。某日天色甫明。馬眠未醒。當瑰克蘇替。不爲渴睡之人。持矛縱馬。出而行俠。自其

家至曼鐵廬。與人鬥力。必有人勒石紀我英傑。爲後進法程。且此時光明媚。正可立功。卽謂其馬曰。魯林安替。汝事得其主。後當助我成功。復又思及打魯西尼亞曰。公主。汝爲我心中之人。且我出而冒險。正復爲汝。我非爾之奴。斯耶。且思且行。咸念書中之事。已而日上暑盛。將銷融其腦。熱不可堪。然行可一日。初不遇一事。心爲爽然。初意本欲遇一同業之人。與之較力。願乃不可得見。或云當瑰克蘇替第一次見風磨。卽以爲騎士。以矛刺之。然著書者所聞。則一日。卽行事於拉披司。又或曰。當瑰克蘇替第一次見風磨。卽以爲騎士。以矛刺之。然著書者所聞。則當瑰克蘇替獨行至晚。人馬皆瘖。當瑰克蘇替則立馬四盼。欲得一貴家之別業。及行牧之團焦。止而求食。已乃見一小逆旅。則大悅。力趣其門。則天色適晚。時門外二女伎駢立。將與御者同至西米路。是夕亦居逆旅之中。當瑰克蘇替既見逆旅。乃不以爲逆旅。乃思及必爲王公之邸第。舉眼中所見者。悉幻爲高樓尖塔等事。一一如書中所見。垂近逆旅時。忽停騎。思及書中所言。凡王公邸第。必有宿衛之士。一見武士。必且伐鼓吹角出迎。及不逢人。心乃大疑。而馬不由人。直奔就秣。當瑰克蘇替以爲此決府中侍兒。出而納涼於外者。此時逆旅旁舍。有牧豬之奴。薄暮鳴角以收牧。武士一聞。立時以爲衛士來迎。卽慨然乘馬入店。二伎見狀。慄然反奔。武士一見。卽自引其盔。露其面。語二女曰。爾弗驚訝。吾爲

俠士萬不能凌及巾幗之人。且爾身爲閨秀，尤吾武人所宜當意者。二伎反顧，見但露其半面，又呼己爲閨秀，則皆失聲而笑。武士大怒曰：告爾輩，凡上等之閨秀，義宜崇禮而尙謙，今迎面笑客，又何爲者。今吾不汝罪，實相告語。吾此來正欲爲爾之奴，斯耳。二伎聞言不解，則又大笑。武士益怒。此時非肆主人出者，此武士幾將用武矣。肆主人者，胖人也。日惟靜坐，不欲勞擾。及見此武士，所著衣甲，皆敝陋不入時。見二女匿笑，不幾亦忍笑。謂此武士曰：武士果欲居吾肆者，請下馬。吾肆他可供應，所短者臥榻耳。武士此時不以爲肆主，則爲王邸之舍人。卽曰：長官，吾爲武士，所貴者兵刃，戰場卽我臥榻，何用他求。肆主聞呼，己爲長官，則又欲笑。卽曰：武士旣不厭猥鄙，安不承應。趣下馬釋甲，而就休沐。於是爲之執轡。武士長日不食，饑疲幾不能下騎。卽謂肆主曰：長官善飼吾馬，吾馬之調良，甲天下也。肆主人相馬羸瘦欲僵，卽引入草廐。迴視二伎，則方爲武士釋甲，方脫盔時，盔爲革帶嚴束於額際，不能下。割始下之。武士不可，卽帶盔而睡。見二伎爲之解甲，則大喜自負，以爲得美人侍左右。此亦武士應有之享。卽吟詩自遣。蓋視此二女，爲府邸之侍兒也。謂二伎曰：吾馬名魯林安替，吾名拉曼，又當瑰克蘇替。在理本不宜自示其名，宜在戰場中，使人傳述。然爲時不同，異日爾二人命我，我卽出其武技，備爾呼咤。

而東西之。二伎仍不解。亦不答。但曰。武士饑乎。欲食乎。武士曰。欲之。趣將以來。是日爲禮拜五日。廚中無物供應。但有一魚。名亞巴素魚。武士曰。佐以他物卽足。吾不吝貲。且此魚味似牛肉。然以速爲妙。以吾長日御馬且擐甲。而竟日不食。罷甚矣。二伎卽爲張席於店門之次。以受晚涼。侍者進魚。魚旣受醃且腐。而麵包色黑。亦如武士之擐甲。堅不可食。食時尙加盃。而下頰爲盃所梗。不適於食。則伎爲之進食。納其口。然終不良於飲。於是肆主人爲取竹管。灌酒於其口。以頭盃全蓋其面。且以繩縛其下頰。飲食咸不之便。此時適有牧豬奴。方吹觶策。徐行入其肆。武士聞聲。又思及書中事。觶策者。樂官侑食也。二伎者。侍兒也。肆主者。舍人也。酒美魚佳。則大喜過望。此時快快者。以不得先輩。授以勇名。出而行俠。於義例微悖也。

第三章

飯時思及此著。不期憂從中來。旣罷飯。卽呼肆主人入室。室卽馬廐也。武士長跪曰。先輩聽之。君非允我一事。吾決不起。且允我者。君得榮名。社會亦蒙嘉錫。肆主人大驚。卽扶之起。而武士終不起。必欲得

主人之允己爲武士。卽曰。吾無他求。敢質直言之。乞先輩明日。賜我武士之名。今日卽在此間。嚴守吾之盜甲。明日先輩。將以我爲守禮之人。肇錫嘉名。於願斯足。則我亦可以四出。爲人雪其冤抑之事。肆主人頗聰明。知此人必有腦病。卽笑許之。曰。吾亦願授爾以嘉名。且爾亦勇健可取。方吾年少時。亦爲俠客。出而冒險。波柏老司。亦經涉足。卽雷安之島。亦曾一遊。如格蘭那達者。亦我舊遊之地。此外若拖里突。及他名勝。吾均一一本其俠義之行爲。聞諸父老。凡紙醉金迷之地。匪不經行。今西班牙中。無人不知吾姓氏者。今潦倒不能橫飛。故退居林下耳。雖清貧如故。然海內游俠之士。時來助予。故衣食得以無闕。所恨吾家無小教堂。不足以授武士之業。以教堂爲風雨所敗。新蓋未成。所以不足爲爾成禮。今當於他處。覓得一淨室。以代教堂。今吾家之旁。有空曠之地。爾於夜中。至彼坐守甲冑。待吾晨興。再行授受武士之禮。爾明日卽咄嗟成爲武士矣。因復問曰。爾行囊中。亦挾得金錢乎。當瑰克蘇替曰。未也。吾讀俠客列傳。見武士出行。恆不挾一錢。肆主人曰。誤矣。列傳中固不言錢。然著書者。以爲無庸敘及。須知武士之出。必挈潔淨之汗衫及錢。此二事不能缺其一。缺一卽不成爲武士。且爾不觀俠義書中所言。一爲汗衫。一爲金錢。一爲藥膏。金錢濟人。藥膏已創。爾竟忘之耶。蓋俠士野戰之時。受創安能

卽醫。故必以藥膏自療之。果不挾此二物者。則須素習魔術。一經被創。則禹步持呪。雲端立降仙姝。敷以丹藥。創卽不害。非是。則未有不挾藥膏者。或挾一弟子。令挾此物以待需。果無有。則須自囊此二物以備用。且囊須極小者。寘諸鞍下。勿令觀者。識其儲藥以救死。今吾以質言命汝之後。此出門必挾二物。無怠無怠。當瑰克蘇替卽再拜言曰。永佩吾師之言。無敢廢怠。於是肆主引武士至一空場之中。令武士置甲於水槽之次。植矛蒙盾。矗立以守甲。厥狀甚誠。肆主人則匿笑不可止。此時徧告店中人。以爲今夕寓一風人。乃欲令我許彼爲武士。店人大笑。爭遙集而觀之。見此武士。凝神正色。徘徊於水槽之次。有時拄槊於地。目視其甲。蓋是夜月明異常。店人觀之了了。此時住店有一騾夫。引騾飲於井上。注水於槽。見武士之甲。寘諸槽上。則取而寘之地。武士卽大呼曰。爾爲誰。敢動吾甲。汝知此甲爲誰所著。吾非天下之武士耶。汝當留意。勿污吾甲。動卽廢爾性命。而騾夫蠢蠢。仍不之聽。力擲其甲於槽下。當瑰克蘇替大怒。以面仰天。祈禱神女打魯西尼亞曰。夫人須助我。此吾第一次遇敵。幸來相助。卽舉其槊。向騾夫腦中直刺。騾夫中槊而暈。幸未死。果更進以槊者。命案定讞矣。武士復取甲寘諸水槽。仍執槊往來。以守其甲。少須一騾夫復至飲騾。而受刺之騾夫。方仰翻於地。後至者不之省。于于而來。而

武士復進其槩。此驟夫不備。頭顱亦立破。大呼乞命。店人大集。肆主人亦奔至武士之次。當瑰克蘇替立時。拔刀蒙盾。仍向天私祝曰。美人中之尤美者打魯西尼亞。汝力能鼓我之勇氣。我爲爾奴。聽爾號令。此爲吾第一次行冒險之事。爾當極力相我。祝後興致勃然。即使全球之驟夫。集而與搏。而武士亦凜然無復惱懼。此時肆中諸驟夫。見二人爲彼所撲。又見其握刀蒙盾。無敢進撲。則爭礮石以投之。武士以盾自蒙。仍立守其甲。肆主人卽揮驟夫曰。諸人速避。彼卽殺汝。肆亦不償。彼蓋風人耳。汝烏知者。而武士亦大聲罵詈曰。汝邸中主人。乃不執禮。而輕鱗武士。須知舍人之罪。罪屬府主也。果吾旣受武士之職者。則視爾輩如糞土。恣爾礮石以投。敢一人冒進者。無不立死。武士一呼。而驟夫亦中懾。且受肆主人之忠告。乃不再投以石。肆主人命人舁創人以行。而武士仍拄槩堅守其甲。肆主人初意。以其人爲戲。已而防其攬禍。則自圓其謊。仍矯爲武師。授此風人以武士之職。此時徐至武士之前。謝曰。吾舍人不省禮賢之意。吾已痛斥其人矣。今行禮之期已至。其最重者。則以刀按爾首及肩。授爾武士之職。此禮則不擇地而行。爾今已堅守爾甲。禮意已虔。可以止矣。當瑰克蘇替曰。敬謝吾師。趣爲吾行禮。果吾已受職者。則此投石之人。當不令一生。今吾已幸恕之矣。肆主人防其更殺人。卽取一賬本。以爲

聖經。呼取二伎。並一童子。取一蠟燭。令當瑰克蘇替長跪。肆主人卽翻賬簿。以代聖經。卽拔刀磨其頂。又微擊其背。口中喃喃作數語。如祈禱狀。禮成後。命一伎以刀繫其腰際。而觀者皆欲失聲而笑。伎乃忍笑而祝曰。願上天相此勇士。無往不勝也。武士聞言。卽叩此伎之姓名。將別圖所報。謂吾之勇名一顯。卽爾亦與有光榮。伎答曰。吾名拖魯莎。吾父爲補履之匠。列肆於拖里突。勇士果有所命。匪不如教。武士曰。爾後此姓名。宜加尊號。曰拖魯莎夫人。尙有一伎。爲加履後之釘。武士亦叩其名。女曰。吾名美拉。吾父爲碾坊之主人。居安寔奎拉。武士曰。爾亦稱爲美拉夫人。果有事見屬。吾匪不盡死。匆匆中禮畢。武士卽出肆門。上馬而行。未行時。尙與肆主人殷殷爲禮。稱曰恩師。肆主人亦報以佳語。且不與較值。以爲風人一行。則肆中寧謐矣。

第四章

武士出肆時。天甫遲明。自慶以爲旣受武士之職。可以橫行天下。而瘦馬亦似傳染風病。騰蹕異於平時。武士忽憶及其師之言。必多挈汗衫及錢囊。則思回家摒擋其事。並覓得一弟子隨行。忽憶及鄉間。

有一貧士。生子數人。缺於衣食。果得其稍長者從行。亦足自豪。於是迴馬。而瘦馬亦似解主人之意。極力奮迅而行。行未及遠。忽聞林間有人作呼籲聲。武士曰。吾甫受職。竟遇不平之事。此天所使也。想此呼籲之聲。必爲強暴所掎。不然。胡以呼聲如是之哀。卽轉馬循聲而至。入諸林間。有馬繫諸林間。一童子年可十五。赤身縛諸樹上。呼籲之聲。卽此童子。其旁有一村人。執馬繮代鞭。鞭此童子。且言曰。汝勿再呼。須張其目。童子曰。主人赦我。我不復爲此。且小心奉職。無敢戲渝。武士見此。卽大呼曰。倉荒無理。汝以力凌此小弱。非夫也。汝果爲武士者。趣上馬執槩。與我一較其才武。村人不解所謂。驚以爲怪。卽答曰。武士勿見罪。此童子爲吾奴。吾令之牧羊。此奴怠惰。每日必亡二羊。吾責之以不留意。而彼反謂我負其工值。吾敢以靈魂矢誓。證其妄謬。願武士勿聽其言。武士曰。汝驕恣之倉荒。敢於青天白日之下。肆言以欺我。今非以矛鋒刺汝不可也。汝今速予童子工值。否則立死。今且趣釋其縛。勿怠勿怠。村人恐死。卽解此童子之縛。武士問童子曰。爾主人負爾值幾許。童子曰。彼短吾九閱月。每月得七雷盧。武士曰。然則六十三雷盧耳。卽向村人立索。不然。將貫吾槩鋒而死。村人震齒。卽向武士曰。武士勿怒。小人實未負如此之鉅。彼得吾三革履。初未予值。今欲歸吾履值。於此九閱月工值內取償。且彼曾病。

吾延醫爲之放血二次。費一雷盧。武士曰。三革履及醫值固宜還。然爾以馬轡鞭之。於何取償。彼之受履牛皮也。今彼以肉皮受鞭。固足相抵。以人皮貴於牛也。彼病爾爲放血。今無病而鞭之。見血。此血尤貴。以數度之。汝負逋不少矣。村人曰。吾出時不曾挾錢。果令此安沮。同小人迴家。可一一奉償不誤。安沮哭曰。歸卽莫得。果吾一歸。而武士不爲吾衛。吾皮肉且立脫。當瑰克蘇替曰。吾有命令。彼烏敢食言。吾以俠客之信義。令彼誓天。彼決不背吾言。汝可隨之歸。彼當無敢負汝。童子曰。先生。吾主人非武士。尤非俠客。蓋僮人也。名曰哈圖突。爲坤他那中之富農。武士曰。哈圖突固非武士。彼家中人。固有人行俠者。必能守信而遵誓。童子曰。吾主人安有此志。彼尙吞蝕其奴廝之工值。又焉知信義爲何物。哈圖突曰。吾必踐言。決如武士所命。一錢不汝負也。武士曰。善。汝果背誓。不踐其言。吾歸時必且索汝。汝雖伏匿。亦當刺吾刃。汝當知吾名爲當瑰克蘇替。拉曼叉人。不令天下有冤窮無告者。爾當知我。語後縱馬而行。村人見武士行遠。卽謂安沮曰。汝隨吾行。彼俠客以勇力抑我。我安敢不還。安沮曰。吾願俠客萬歲。果主人負我。俠客且循迹而來。則主人休矣。村人曰。善。少須卽當加增吾值。於是復縛之樹上。以革鞭之。幾令其咽氣而死。且曰。汝更呼俠客來前救汝也。且問汝。我之所爲。亦俠客所能爲否。汝曾對

彼言。欲剝爾皮。豈惟剝皮。直取爾命始止。語後釋其縛曰。汝往尋俠客。再至復仇也。童子負痛。尙思尋此俠客。更以所苦告之。於是且哭且行。數步輒仆。而主人立視。笑不可仰。安沮後此之受鞭。蓋得當瑰克蘇替俠客之大力也。方當瑰克蘇替代安沮不平。詈此村人。令彼駭伏。自以爲仁至而義盡。據鞍笑悅而歸。因思及美人打魯西尼亞。此時見我行此俠義之事。爲天下知名之人。昨日新受武士之職。今日卽代人報仇。英風凜然。彌宇宙矣。且將欺人之人痛斥。使之知罪。亦盛德事也。思時信馬而前。至於岔路之上。停鞭四顧。此爲俠客之常態。書中所應有者。當瑰克蘇替憶及書中所言。亦停騎四顧。以應書中所敘者。然後信馬而前。馬固識途。卽取道歸莊。行未二咪。忽見有數騎。迎面而至。則拖里突之商人。赴莫西亞販錦段者。凡六騎。執傘以蔽陽光。後隨四僕。亦各騎行。有圍人三輩從其後。此武士見狀。以爲敵至矣。又憶及書中所言。俠客不以寡畏衆者。卽蒙盾挺槩。立於道上。以待來攻。已而六騎徐至。當瑰克蘇替大聲咤止曰。不聽爾前。非稱吾所愛之美人。名曰打魯西尼亞。爲天下無雙者。不能越我而過也。衆聞言駭然。停騎注視。爭知其爲風人。然亦欲細辨其言中之意。打魯西尼亞。果爲何人。六騎中有一人。善於雅諛。卽驟馬前進曰。武士所稱之美人。必爲天下之至美。能容我輩。一覘玉容乎。果此

女美甲天下。必同心傾服。無待武士之命令。武士曰。爾輩果見是人。必驚訝吾言。以爲確切得未曾有。惟吾意欲爾輩深信吾言。不必見其人。而始行傾服。否則當試吾槩。以警爾輩之驕蹇。而輕我美人。今爾輩中。果不服者。當按俠義之行爲。以一抵一。或混戰亦可。凡我所言。均書中之所有者。此商人卽曰。君旣明於俠義。當察下情。旣云此女美過仙人。貴如皇后。在理當出一相片見示。以慰饑渴。且相片卽小無礙。因小固可以見大也。果見玉容。衆必贊美。卽使片中眇一目也。或仰翻其眼皮。作粉紅色。而下淚不止。吾之稱美。亦如天仙矣。武士大怒曰。汝輩敢云眇目而流淚耶。吾之所愛者。萬美俱臻。爾敢無禮至是。是非痛責不可。語後挺槩直刺。苟非瘦馬雙蹄並蹠者。則此商人死矣。馬躡而武士仰。鞍翻至丈許以外。顛頓不能起。蓋甲重盔沈。左手爲盾所壓。幾不能起。然尙罵詈不止。曰。爾輩膽怯而愚。須知吾之顛跌。非我之罪。馬所使也。六商之圍人。亦暴烈之徒。大怒。力奪其槩而折之。卽以槩柄力答其股。痛不可忍。六商則大聲止之令去。圍人復痛答之。力疲。始擲其槩柄。武士受責雖痛。然仍大罵不屈。此商人力挽其圍人。匆匆上道而去。武士週身被創。力欲振作。乃不能起。且頭盔亦破。然尙得意思。及書中紀載。凡爲俠客遇險。乃屬恆事。矧過不在己而在馬。然痛徹骨髓。極力自振。尙不能起。

第五章

武士自省。委頓至此。則又思書中。曾紀包老武因。與曼他侯爵之故事。包老武因。亦曾被重創於山上者。此故事。凡婦孺咸知之。然近於附會其說。而武士則深信其然。遂輾轉於地。負痛忍怒。背誦書中之詩。曰。思美人兮何方。吾被禍兮。爾或感涕而徬徨。我之茹痛兮。誰語。爾豈忘我兮。優游而安處。正吟哦此詩時。忽來一農夫。歸自碾坊。負麵囊於背。騎驢而來。一見武士僵臥。且作吟哦之聲。卽停趾而問。武士正於昏迷之間。誤以農夫爲曼他侯爵。卽自視爲包老武因。亦不之視。尙自述不幸之事。及夫人與太子。一一皆包老武因傳中事也。農夫不審故事。一無所知。則揭其盔簷視之。滿面皆土穢。拭而去之。方辨爲當瑰克蘇替也。卽曰。汝非奎沙達先生耶。何爲顛頓至是。武士不答。仍一一背誦其所熟小說之文字。自命爲包老武因也。農夫亦不與語。立解其甲。驗其創。乃青腫而不見血。卽力扶而起。坐諸所乘之小驢。並裹其盔甲。及斷折之槳桿。與己之麵囊。加諸瘦馬之背。驅馬引驢。歸諸村舍。低首圖維。此爲何故。而武士尙據驢鞍。背誦小說之文。然亦頗悲愴。幾不能自支於驢背。時時太息。農夫引驢。則細

詢所苦。而武士復思及小說中紀載。有一二事與己同者。因憶及野比雷支之傳。野比雷支。爲路粹鉤所擒。送歸府邸者。沈思既深。而農夫有問。亦不卽答。偶有答詞。皆按野比雷支。答路粹鉤者之言。農夫仍茫然。以爲狂易發矣。則深憫其病。計送歸其家足矣。武士忽謂農夫曰。路粹鉤。汝當知吾有愜心之美人。宜對爾言之。美人者打魯西尼亞也。吾爲彼始出行俠。後此決爲義俠之舉。以振動天下。農夫曰。我不識字。旣非路粹鉤。亦非曼他侯爵。吾名亞雷周。爲爾之鄉人。爾非野比雷支。亦非包老武。因特一讀書人奎沙達耳。胡乃自忘其名。當瑰克蘇替曰。吾不惟慕此二人。然較之法國十二義士。殆有過之。蓋前此一切偉人。皆出吾之下矣。二人且行且語。抵暮始及村外。農夫擬待天黑。始驅驢入莊。以掩武士之羞。迨至時。而奎沙達家中方大亂。蓋奎沙達有友二人。一爲薙髮匠。一爲醫生。方與奎理家之婦辯論。婦呼醫生曰。辟雷支醫生。君意吾家主如何。今日不知安往。盜甲槊馬同渺。計去家數日矣。吾敢以性命爲誓。恨此俠義之小說。引吾主人。入諸魔道。且常聞彼言。願爲武士。以週行天下。然則吾主人。固爲小說所誤不淺也。而奎氏之姪女。則謂薙髮匠曰。尼叩拉司先生。當知吾季父。好觀演義。周滿此四十八點之間。無或間斷。卽不觀書。卽拔刀面牆而刺。如對嚴敵。必極疲而止。呼曰。吾殺死四長人。其

高乃過於尖塔。汗出如濯。乃不曰汗而曰血。則猛飲涼水。水入略靜。少須卽曰。此水名曰聖水。可以卻病而延年。如此狀態。吾應早言。且託先生告誡。或盡焚其書也。今亦不知羣書。孰爲正邪。醫生曰。吾意亦正與爾同。吾擬明日。檢其書名。宜焚者焚之。不應焚者留之。正於此時。而當瑰克蘇替已至。不審所言。而農夫則聽之了了。卽大呼開門。今包老武因大將。被創歸矣。四人聞言爭出。姪女見其叔父。理家婦見其主人。咸大呼。然奎沙達已不能下驢。衆爭抱而下之。奎沙達曰。吾被創重。非我之罪。馬躓也。汝輩立迎武干打女士來。以符咒已吾病。此亦小說中人物。故奎沙達欲迎致之也。理家婦曰。此決爲風病。卽扶入臥室。言曰。此至易治。毋煩武干打也。吾已語之至再矣。小說足以致人迷惘。吾意焚之可也。奎沙達旣解其衣。顧乃無甚創。奎沙達曰。非屬重創。吾適顛自馬上耳。蓋與十長人鬪。此十長人者。爲世界之所無。醫生曰。止而勿言可也。天下書癡。無如汝者。明日吾當盡焚爾書。勿留禍水。此下問之以狀。均不答。但索食物。農夫遂一一述其狀。以告醫生。醫生知旨。知爲人所撻。必以愍狀。取罪於人。殆自取病。決計必焚其書。明日。醫生與薙髮匠。復至奎沙達家。

第六章

二人至時。奎沙達尙未起。二人卽覓女取書室之鑰匙。旣得匙。四人乃同入藏書之室。書可百餘套。皆巨帙。裝池極佳。尙有無數小帙。理家婦立出。取聖水一瓶。佐以小帚。謂醫生曰。請先生以聖水洒彼四隅。防書中有妖。出而迷人。防吾不利於彼。與吾迸命。則吾殆矣。醫生聞言微笑。卽令匠取書簽觀之。以驗去取。姪女曰。付之一炬可也。不必再爲省擇。宜猛擲此書於院中。加以火油。可以立熾。家中人恨之甚烈。而醫生尙詳視書目。尼叩拉司取第一套。則爲高盧亞馬底。醫生曰。此書爲西班牙俠客傳之鼻祖。餘書皆胚胎於此書。吾意此書絕害事。可以付之焚如。薙髮匠曰。吾聞人言。此書敍俠義事。最有情致。赦之可也。醫生曰。恕之。今且檢他書。匠忽檢得一卷。曰。此爲伊司蘭治行俠記。醫生曰。書中敍父子事。甚悖彝倫。謂理家婦曰。擲此書於院外。令其爲前導。同赴火坑。婦如言。謂書曰。吾不知爲俠耶義耶。請待死於外。於是此書木然無言。臥於日中。以待焚身矣。髮匠復檢一卷。曰。此爲希臘之野馬知司全傳。亦俠客也。此插架琳瑯者。皆屬此類。以我之意。不如盡付一炬。則禍胎泯矣。醫生曰。善。此亦省我精

神。今無論何書。凡名爲游俠者悉焚之。於是姪女亦以爲然。決計燼之。理家婦曰。悉以授我。乃陸續擲之窗外。擲者已大半矣。忽得一卷。裝池至佳。醫生曰。此何書耶。匠曰。是爲阿里蠻忒遺著。醫生曰。是人
有書。名曰花園。其中敘述。吾亦不辨其真僞。吾意隨窗外諸君同行。亦大佳事。匠又檢得一卷。曰。此爲
佛婁馬忒大著。醫生曰。佛婁馬忒。喜爲冒險之言。究何益於社會。擲之可也。匠曰。是又一篇。爲佛拉忒
所著。醫生曰。此書舊矣。仍非紀實之言。去之。已而得十字軍記。醫生曰。是中有宗教之言。旣而讀其序。
曰。書後有紀載魔鬼事。醫生怒曰。是安可留。亦擲諸窗外。匠復得一篇。敘俠客之寶劍。醫生曰。是書吾
已讀一過。中有俠客雷那突。及其知己行俠事。光怪陸離。不衷於正。亦不足留。匠曰。此書本出意大利。
譯爲西文者。醫生曰。意耶西耶。吾不之問。此書文字良佳。然以外國文義。繙爲本國之文。語氣終別。於
是復檢架上所積。種種不一。凡近俠而仗義者。一無所留。醫生見書多。而眼亦倦。卽下令曰。一起焚之
可也。匠復自亂書中。取出一帙視之。書名安琪卡之眼淚。醫生略爲披閱。卽曰。此書所有之詩。真令人
下淚。不惟西班牙。直可冠全球。而稱爲第一。書中敘阿爾德之寓言。確而近理也。

第七章

正焚書時。而奎沙達醒。惺忪中忽自言曰。諸武士。今適當其時。汝曹咸當戮力以從事。汝不觀比武之標。已爲勢家所奪。厥聲甚鉅。衆聞聲。姪女及理家婦。尙監焚書。而醫生及薙髮匠已集視。則奎沙達已起。左手扼吭而大呼。右手尙執刀而舞。二人進抱其身。奪其刀。按之令臥。少須略靖。謂醫生曰。大主教刁并聽之。吾輩武士之標。乃爲宮中恩倖。強奪而去。此大辱也。醫生曰。爾勿焦悚。今日失標。明日尙可復得。今日自衛其身。勿致羸悴。奎沙達曰。身何必衛。吾固有微傷。蓋爲苟賤無恥之武士阿蘭豆。以樹枝笞我。蓋妬我之英名。因而狙害。然吾一日起立。必痛楚之。今茲急取飯飯。我旣飽卽出復仇。二人聞言。卽命飯。飯後奎沙達復睡。醫生及薙髮匠。心驚其病。不知所爲。然家中人。已焚其書都盡矣。實則書堆中固有佳者。家人則悉付諸頑燄。然則諺語所謂。佳者隨劣者而燼。信哉。醫生及薙髮匠。遂商定一計。防其醒時。見所寶書盡焚。將愈增其病。則堵塞其藏書之室。不令見之。且不告以故。但云有一弄魔術之人。披髮仗劍。盡挾其書以去。此亦造小說之言。使崇信小說者。不生其疑惑。逾二日。奎沙達起。第

一事卽往觀書。然已不得其門以入。四周覓其書室。均不可得。有時似覓其門。然已疊壑加堊。其平如牆垣。則遲疑不解其故。已而大悟。問其理家之婦曰。吾之書室安在。婦曰。今不可得見矣。昨日來見一大厲。挾書並吾室。飛越空中而去。姪女曰。非鬼也。蓋通於魔術之人。自吾叔去後。此人散髮騎龍。在黑雲冷霧之中。現形於吾家。直至書室之中。吾不敢入。忽見飛上雲端。而書中煙燄漫空。其人去後。而藏書及書室俱渺。臨行時尙曰。吾挾爾書而行。則爾主人之癡迷於書者愈矣。且自云爲妙尼登也。奎沙達曰。非妙尼登。決爲佛里司登。姪女曰。吾不之解。但聞一登字而已。奎沙達曰。決爲其人。能以魔術迷人。此吾敵也。吾後此非與之力戰不可。彼助一武士。此武士亦吾宿仇。故佐彼爲虐。雖然。彼固有神通。乃不能使東流之水。反而爲西。此區區者。又何懼焉。姪女曰。此事誠然。惟叔父與人何仇。必欲致其死力。胡不安居無擾。乃僕僕於外。以取苦惱。衣食均不周備。得無苦乎。奎沙達曰。吾兒乃不之知。吾安能使人挫我一毫。姪女及女僕不能答。此時奎沙達已怒形於色。於是寂處者可數月。數月中醫生及薙髮匠常來。傾談頗樂。奎沙達仍言天下最重者在行俠。吾當一行。醫生或從或違。有時諷刺以冷語。使之覺悟。已而奎沙達覓得一人。頗忠誠足倚。然其人不惟家貧。卽腦力亦貧也。質言之。此人木訥。而奎

風狂。彼此商酌。遂允爲奎沙達之弟子。出而周遊宇內。行其俠義。奎旣以甘言誘之。其最甘者。則云師弟出門。果奪得一鳥。卽勅爾爲島中之總督。其人名山差邦。農夫也。聞爲總督。則大喜過望。乃舍其妻子。從奎沙達行。奎沙達遂售去二房產。得巨金。挾之以出。復從朋友家。假得巨盾。理其已破之盔。又買得長槳。乃示其徒山差邦以行期。其最需者。則馬背之皮篋。山差邦如言。得皮篋。且請以驢從爲代步。奎沙達沈思久之。追索所讀之書。弟子從行。曾有騎驢與否。然終不可得。則姑許其以驢從。意能戰勝一武士。則奪取其馬。俾山差邦乘之亦佳。乃多挾汗衫。蓋從肆主人言也。師徒旣治裝。山差邦不告其妻子。竊從奎沙達。卽奎沙達亦不使其家人知也。夜午卽行。遲明已在十餘味以外。家人追逐。已不之及。山差邦騎驢載篋。且佩皮壺。計其師允己爲海島之總督。則喜不可耐。奎沙達所趣官道。卽漫鐵尼阿。計前爲獨客。今則挾伴。已變其涼踞之態矣。時天甫遲明。陽光弗熯。一馬一驢。邈迤而前。山差邦曰。吾師當未忘允我爲島督之言。吾之才力雖鈍。然受吾師造就之恩。必盡力而爲。無敢惰慢以從事。奎沙達曰。山差邦。當知從來武士。無論國也島也。經其人之尅復。必授之以督師之任。今亦不必泥古而循分。爾果有功。吾必加以厚賚。蓋我之性質。遠過於古之武士。薄待其弟子。不與以勇號。必待其宣力

有年。始錫以五等之爵。然其人老矣。今爾與我。幸能力戰不死者。六日之內。必能尅復一地。爲國家增一版圖。吾必令汝長其國。不愁不富貴也。且此事甚易。爾勿驚悸。天下事安能遽定。譬如革命一事。至偉至大。然以吾觀之。亦常事耳。想吾後此。賞賚爾功。或較我所前許者爲勝。山差邦曰。吾師果能尅復一國。吾師必令我爲王。則吾妻固替雷支。必爲王后。卽吾子亦親王矣。奎沙達曰。此何待言。山差邦曰。吾心尙有所疑者。譬如上天雨國於地球中。以吾妻卽得一國。已不類矣。若再雨王后之冕。續續不已。專注於吾妻之頂上。以吾觀亦似未稱。奈何。蓋吾妻一鈍物。萬無王后之資格。若予以伯爵夫人者。或能當之。今願上帝。默佑其身。或有加冕之望。奎沙達曰。王也伯也。悉歸天命。以汝身所稱者而加恩。唯爾切勿自餒爲重。夫王固莫當。總督似可當也。汝胡攜謙而不甘受。山差邦曰。得此足矣。且吾師待我恩重。請無不與。胡能不感於心。

第八章

二人且行。且作癡語。忽見前路。有風磨十數。風吹其片。葉葉皆動。奎沙達大悅。曰。此吾之佳運。乃出意

料之外。山差邦。汝不見遠遠有高大之野人十數耶。吾心正欲覓取是人。果能敗其身。可盡奪其輜重。此爲法律中之所應得。矧滅此醜類。亦帝心之所許。山差邦曰。野人安在。奎沙達曰。汝不見遠立者。其臂甚長。最長者可至數里。汝尙未之見也。山差邦曰。吾師誤矣。此非野人。乃風磨也。所謂長臂乃非臂。乃器之受風而轉磨者也。奎沙達曰。爾言乃未閱歷者之言也。古之俠士。未嘗屈服於長人。爾今怕死。且立而祈禱。吾必與此長人決戰。萬不之怯。語後。躍馬直前往取風磨。山差邦大呼。奎沙達奮勇不之省。但期立功。雖已近風磨。尙不細辨。大呼曰。無膽之長人。勿累伸爾臂。何一見武士。卽顛而思逃。怯哉。怯哉。奎沙達語時。而風吹磨動。而奎沙達愈怒。卽曰。爾卽如不雷阿司之多臂。吾亦不怯。此時復思及美人打魯西尼亞。乃默祝其助力。於是縱馬挺槊而前。直取風磨之葉。然葉經風轉。槊入其中。人馬乃隨磨葉而轉。逆風忽來。葉復右轉。而武士人馬。已辟易數丈以外。山差邦驅驢來援。而奎沙達已僵臥如死人。馬亦仰臥不能起。山差邦下驢呼曰。吾師。吾不言此爲風磨。非長人也。此風磨。吾師或未之見。故誤以爲人耳。奎沙達曰。勝敗常耳。誰能臆決。此必爲妖人。旣能攝取吾書。及我書室。入雲而去。焉能不化長人爲風磨耶。彼果非以妖術愚我者。我焉得敗。終竟邪不敵正。吾刀至利。非盡殲之不爲功。山

差邦曰。但願吾師能勝。於是扶奎沙達起。再起其馬。然馬背已創。奎沙達仍騎之行。此時取道拉皮司。蓋奎沙達以爲。此路必遇同業之人。雖槩經磨折。而心尙自如。謂山差邦曰。前此有勇士。名治爾勾披雷支。與一人戰。劇而刀折。則拔其道旁之橡樹。用代兵器。死木爾無數。後此名滿天下。今吾手中無鎗。苟遇前道有橡樹。卽力拔之。或取得一幹。果能拔樹。則可以死敵人。卽以爾爲證。用以取信於後人。山差邦曰。想上帝佑吾師。成此巨績。今請吾師。少振作其軀幹。勿作委頓之狀。想馬躡被創。故成此狀。然非吾輩之儀表矣。奎沙達曰。然。天下名爲武士。不能言痛。卽使臟腑俱出。亦但忍之而已。山差邦曰。勇哉。然吾心惟有天知。果吾師負創。乞卽相告。當爲師療之。若以吾論。苟受微創。卽當呻吟不已。奎沙達聞言微笑曰。聽爾呻吟。吾不汝責。以爾不見俠客之書。腹枵而寡驗。吾焉督責於爾躬。山差邦曰。此時似宜飯矣。奎沙達曰。餒卽進食。吾尙素飽。未嘗饑也。山差邦卽啓篋出糗。且行且食。復引皮壺之酒。吸之不已。心中則時時念總督也。大喜在望。心亦不憚其險。行及天晚。坐樹下。奎沙達拔刀斫枯枝。用爲槩柄。以應敵。是夜不睡。思打魯西尼亞不已。蓋古書中俠客。每旅居獨夜。必念美人。奎沙達亦仿而行之。山差邦旣飽且醉。沈酣直至天明。雖陽光射面。鳥聲聒耳。皆不之醒。及奎沙達拳其面始甦。山差邦

四顧。知爲時非夙。卽取皮壺飲之。酒去其大半矣。奎沙達仍不食。蓋徹夜思其美人。實無暇睡。匆匆遂以馬嚮拉皮司而行。三句鐘後。及拉皮司。拉皮司者。山道之口也。奎沙達曰。弟子聽之。吾將於此間行事。然吾尙有言奉白。少須余與人戰。爾不必助。以武士敵武士。初不恃助力之人。山差邦曰。吾安敢背師言。吾平日鎮靜。不願與人爭鬪。恐傷吾身也。至於他人毆我。我亦無卻。果武士先行扶我者。我卽不能守吾師之訓迪。聽之僂辱而不校。天下無論何等法律。然不能不許人以自衛其身。奎沙達曰。汝言良然。惟武士扶汝者。聽爾自衛。至於我身。則爾坐視可也。山差邦曰。如吾師之命。果違訓誡。則當屏出門牆。二人且行且語。忽見有二教士。騎驢而來。二士各加風鏡於眼眶。以蔽塵土。手執傘以蔽陽光。其後隨車一輛。數騎從之。其後有圍人二輩步隨。車中坐一女子。來自比司克。將赴西庇魯。往面其夫後。同以舟赴印度。奎沙達遙見二教士。乃同一婦人同行。實此婦車輛。無心及教士驢後。非教士導此婦人也。奎沙達一見卽怒。謂山差邦曰。弟子聽之。或吾所見誤耶。或吾之行俠。將於此間。大顯其名。以吾觀之。騎驢二僧。必通魔術。不知於何處。奪得國王之公主。適爲吾所見耳。此爲俠客應爲之事。必中遏其淫威。不令橫加於無辜之女子。山差邦曰。吾師所見。或較風磨爲誤。騎驢二教徒。爲本尼的格汀流

派之人。隨後之車。必別屬。不屬於此人。幸吾師審慎。勿爲魔鬼所惑。奎沙達曰。山差邦。爾未知俠客之行爲。故退縮不進。吾讀書多。寧不知其奸耶。語後趣馬當道而立。時二教士之驢已近。奎沙達亢聲大呼曰。妖髡無行。敢行此剽劫之事。爾胡敢強取公主。載之後車。今急宜釋放。不然。且死我槊鋒之下。二教士見狀大驚。不知所謂。卽同聲曰。武士謂我剽劫公主。萬非其人。我爲本尼的格汀信徒。無敢作奸犯科。幸武士諒之。何者爲公主。吾實未解。奎沙達曰。我聰明識道理。萬不受愚於妖髡。未及二士答言。卽挺槊而刺。一士立時墜驢。幸不見刺。不然者。非傷亦死矣。一士力鞭其驢而逃。墜驢之士。方將強起。而山差邦卽鞭驢而前。剝取教士之衣。此時驅驢之圍人。同至山差邦之前。問曰。爾何爲剝取教士之衣。山差邦曰。此人按律。宜取其衣。此人爲吾師力攻而下馬。按律爲敗將。物應歸我。圍人不知俠士之法律。且見武士已立馬車前。與女人語。乘其不備。立按山差邦於地。拔其鬚鬣。拳腳交下。而山差邦遂罷不能起。伏地如僵。而墜驢之教士。匆匆遽起上驢背。力追其徒侶而去。而奎沙達此時。語車中女子曰。女士今當自由。不必懼此妖髡。吾已懲創之使去。不再苦汝矣。彼二髡將奪汝而去。爲彼奴媪。今幸爲吾所敗。吾名當瑰克蘇替。爲拉曼叉人。實當世之俠客。匪人不知者。蓋吾心所眷眷者。爲打魯西尼。

亞。爲土薄蘇人。其美蓋天下無雙也。今日爲公主效勞。不敢圖報。願公主至土薄蘇時。見打魯西尼亞。告以吾今日相救之事。使美人知吾行俠足矣。此卽公主之所以報我也。奎沙達方大言自表時。而騎上一人。爲女子之騎奴。聞言大怒。以手奪取奎沙達之槊。叱曰。趣行。不行將得奇辱。且爾嗚嗚者。果何語耶。奎沙達則徐徐答曰。爾似非上等之人。果爾爲上等者。則吾將以理責汝。今汝非人。吾又何責。騎奴曰。吾乃非上等人耶。請爾去槊拔刀。吾二人以白刃相見。不可耶。試觀我之殺爾。乃同貓之殺鼠。庶知我之果爲下等人否耶。奎沙達曰。善。於是去槊。拔刀蒙盾。攻此騎奴。騎奴本欲下騾。以騾不任戰。意將地鬪。然奎沙達之刀已至。騎奴奪取車上之茵爲盾。卽以刀相抵。彼此格鬪甚烈。於是餘三騎。均力勸止。咸不之聽。騎奴立誓曰。卽使主人勸我者。我亦殺之。乃迸力死鬪。而車中女子。卽令御者引車他避。坐而觀戰。騎奴一刀。力斫奎沙達之肩。非甲厚者。則半身闕矣。而奎沙達中刀竦然。卽大呼曰。打魯西尼亞。爾爲美女中之名花。急助我勝此賊。語後亦舉刀斫騎奴。而騎奴趨捷。力避其鋒。彼此再接再厲。然騾之笨。不及馬捷。而奎沙達之刀復至。騎奴幾劈爲兩。時車中尙有一女同坐。則爭禱祈上帝爲助。

第二段

第一章

此時奎沙達刀下。而騎奴以車茵自承其顛。然刀鋒已下。奴覺如山石之壓頂。一時口鼻眼耳之血皆出。遂搖蕩於騾背。此時非力握騾鬃。則立時墜騎。騾此時大奔。且躍起數尺。力掀此騎奴於地上。此時奎沙達從容下馬。直至騎奴之前。以刀加其頸曰。爾服我乎。不服。吾刃且下。騎奴怖死。結舌不能答。奎沙達大悅。車中女子。則姍姍而下。乞恩於奎沙達。求追此奴之命。奎沙達正色曰。公主所請。匪不如令。然尙有求者。必令此奴至土薄蘇。以吾名告打魯西尼亞。請其命令。車中女子。驚悸亡魂。不審打魯西尼亞爲何人。卽曰。敬如約。奎沙達曰。吾今以公主之命。赦之勿殺。

第二章

方奎沙達與女子作絮語時。而山差邦已甦。乃痛不可忍。然尙見其師。與騎奴鬪。則向空默禱。冀其師得勝。則己可以獲島中之總督矣。已而見其師大勝。且上馬矣。卽長跽馬前。力親其手。曰。吾師已勝。必得一島。請於此時。命我爲總督。吾力固不勝。然總督一島。尙不至於辱命。奎沙達曰。山差邦誤矣。此特小勝。然吾已失其一耳。毫無所得。爾須少安勿躁。必有得島之時。酬汝也。山差邦復親其手。且親其甲。匆匆上驢。而奎沙達亦不與女子爲別。縱馬直入森林。然馬迅而驢緩。山差邦則大呼其師。少待同行。勿俾落後。於是奎沙達按轡徐行。以待山差邦。山差邦至時。言曰。今吾二人。最宜得一教堂少避。或且此騎奴。覓得保商隊。前來擊我。我將如何。果使保商隊一至。則吾二人殆矣。奎沙達曰。汝特讐言。汝未讀書。古來書中。實未聞俠客。爲保商隊所得者。山差邦曰。吾不解師言。惟聞人言。無故於野外殺人。爲王法所必誅。奎沙達曰。勿懼。無論官軍。吾以單騎。亦足拔爾於難。惟爾當質言。天下尙有武士。足以勝我者乎。爾曾否讀史。史中人物。亦有如我之勇敢多力。而又趨捷而鎮定者乎。山差邦曰。想史中必無是人。蓋吾不識字。胡能讀史。意史中人物。亦決不如吾師。且吾一生爲傭。所遇主人。勇力皆不如師之健。願上帝佑吾師弟。毋令爲官軍所得。足矣。師今亡其左耳。流血被甲。趣以藥敷之。幸吾皮篋中。有藥

膏及裹布。當出之爲吾師裹瘡。奎沙達曰。吾不覺痛。今但得止痛之藥油。一滴患處。當立愈。省包裹之功。反廢時而失事。山差邦曰。藥油何名。奎沙達曰。藥名巴魯山姆。吾省製藥之法。但得此藥。卽無死法。後此當製成是藥。納爾篋中。設吾腰爲人所斷。此亦武士之所習見。爾勿戚戚。急拾馬下之上半身。合吾下體。傾油少許塗之。兩體卽合爲一。無異完人。山差邦大驚曰。果藥力如神。則弟子不願更爲總督。卽仗此藥活人。得金當不鮮。今但問欲成此藥。須金當幾許。奎沙達曰。若成三夸忒之藥。但費三雷盧之金。山差邦驚咤曰。天乎。吾師旣得此方。胡不授我。奎沙達曰。勿急急。吾尙須授爾以祕術。所得當不止此。今先醫我半耳。吾痛不可忍。趣敷以藥。山差邦卽出藥膏及裹布於皮篋。奎沙達自視其盃。遮面者已碎。則大怒。握刀仰天而嘻曰。吾今日對天發誓。敵敢毀吾遮面之盃。此仇必復。昔人曼籌亞侯爵。爲其從子復仇。其立誓亦正如我。今日不近聲色。飲冰茹蘖。以苦自勵。用待時至。山差邦大驚曰。吾師宜再思。果彼武士。徑到打魯西尼亞女士家服罪。則兩仇俱釋。吾師乃欲更報之耶。果彼更欲尋仇者。則報之方不爲酷。奎沙達曰。彼果如是者。則誓猶不誓矣。雖然。吾後此作戰。亦必破人遮面之盃。方雪吾恥。且如我之事。古人亦曾有之。俠客馬不令那。面盃亦曾破諸人手。山差邦曰。旣爲古人所有。已足

自慰。校之何爲。唯此去果不遇戴盔之人。師亦何從破之。若必應誓言。則辛苦且萬狀。曼籌亞之立誓。吾師亦果踐之耶。吾亦不知。此去曾否一遇同業之人。果不遇者。亦萬不以平人血吾刃。況十人之中。有九人不知行俠爲何事。師胡苦苦自覓煩惱。奎沙達曰。汝又誤矣。吾輩行可二句鐘。卽遇其人。山差邦曰。但願吾運佳。卽逢武士。卽可得島。吾之總督。在箇中矣。奎沙達曰。今且勿言島。天下大國尙多。何言島爲。今大國如丹麥也。首不拉沙也。勢皆可取。區區一島。豈吾所屑。今且出糗食之。再覓一公侯之邸第容身。然後製彼藥油。山差邦曰。篋中挈得數葱。及餅與麵包少許。吾師貴人。其甘此菲食耶。奎沙達曰。否。天下爲俠客者。或經月不食。此爲至榮之事。卽使遇食。亦不再擇。爾若精博如我者。卽知俠客之行藏。蓋吾所讀書。非俠義者不寓目。豈有身爲俠客。而嗜美飲食者。然亦非不食。但不能美食。故不之擇。以身處行間。安能挈行廚自隨。爾今可勿以菲食自媿。爾果私攜佳餌飼我。轉非俠客之行爲。山差邦曰。吾不知書。不審俠客之戒律。後此爲師備食。先儲乾果。吾非俠客。則當食雞鶩。可以自飽者。奎沙達笑曰。吾非謂俠客。人人辟穀也。惟生死呼吸之間。安能擇食。有時且食草根木實。久而久之。百草之名。一一洞徹。有毒無毒。辨之了了。山差邦曰。吾師明於植物之學。是亦一種學問也。語後卽啓篋出

食物。師弟乃據地同餐。爲時旣晚。匆匆食畢。卽上馬覓安睡之地。初意欲得府邸。終不可得。已得一牧羊之團焦。二人乃商定入宿。山差邦不悅。而奎沙達則謂俠客宜野宿。勇名乃愈著聞。

第三章

師弟旣入團焦。牧羊人起而迎迓。此時已聞煮羊之香。入時果見一小鼎。方蒸騰而煮肉。山差邦苦饑。欲啓鼎而嘗。而牧者卽鋪羊皮於地。置鼎其上。延客同食。主人以奎沙達爲貴人。延之上坐。卽覆筓於地。以底上仰。爲坐榻。坐奎沙達。屋中牧者凡六人。尙有村釀。以羊角爲杯傳飲。奎沙達謂山差邦曰。汝當知爲俠客者。必有弟子。弟子宜立侍其師。今予脫略無拘。汝且坐此同飯。在俠客中。亦固有平等之一說。今當採用其言。山差邦曰。吾意欲獨食。以葱佐麵包。較與吾師同席爲自由。奎沙達曰。勿以禮自律。而山差邦尙不可。奎沙達以手按之。遂坐其旁。牧者不知俠爲何物。然見二客食肉。大嚼不讓。亦私以爲異。羊肉旣罄。繼至者爲橡子及乾牛油。酒尙數行。牧者不醉。武士食飽。以手執橡子。言曰。上古咸稱盛世。厥名曰金。非賤金也。以古人無人己之分。物皆均平。彼此同有。其相資以生者。橡子也。清泉也。

餘暇於穴居中。立一共和政體。力田自活。漸知以木構宇。用蔽風雨。道在博愛。所以雍熙。而地亦肥沃。不澆自植。人皆行牧。牧童牧女。散髮不簪。有衣足蔽下體而已。既無錦繡。但有素樸。以木葉爲帔。野花爲飾。卽男女之愛情。亦不如今之蕩。蓋今日非誑誘讒構爲才。故朝廷以法律治之。至法律所不及者。則資重俠客。俠客者。鋤強扶弱之偉人。得其人。可以濟法律之窮。亦可以全纖弱之命。我今卽古之俠客。以天然法律論。宜禮重吾輩。今諸君萍水之中。以盛筵款我。足稱爲仗義之行爲。令人感謝無已。此等演說。腐敗已極。本無待言。奎沙達因觸此椽子。而有所思。故成此灑灑洋洋之文字。而牧人相顧。瞠然一不之解。卽山差邦亦然。口食椽子。目視酒瓶。口渴未之止也。奎沙達大顯其才藻。較之飲食爲甘。語止後。牧人乃言曰。武士此來。爲言道理。心至感激。願吾輩目不知書。不能演說。幸有一能歌之少年。多情而雅。轉瞬請作山歌以報貺。或且足供武士之聽。蓋其人亦曾讀書。且能操絃琴。其音韻至美。牧人語後。聞門外有絃聲。一少年入。年可二十。衆問曰。飯乎。少年曰。飯矣。衆呼曰。安吞尼阿。試發聲以娛武士。武士須知。深山窮谷之中。乃有雅人。殊非易也。卽謂少年曰。吾已對武士。稱爾之能。爾今夕可曼聲而歌。令吾輩聞而醉心。亦一快事。少年曰。可。卽坐於枯樹朽根之上。按絃而歌曰。嗟彼區利亞兮。情

懷未宣諸眼眉。爾實爲余之爵秩兮。吾不得爾將尋誰。爾雖不我卽兮。我將呼天而訴之。嗟吾命之奚值兮。舍爾寧足釋吾之相思。前路茫茫而洞黑兮。若有晨光之熹微。熱惱蒸騰而莫遏兮。試問敵我者之爲誰。吾心之摯如殉道兮。雖視死而如歸。吾將盛服而奏藝兮。胡嫉我者之能追。夜深而萬物皆息兮。余乃無寐而待乎晨曦。永贊美於無窮兮。博青眼之幸垂。敢疑議爾之芳姿兮。吾有長劍之陸離。爾胡爲不吾盼兮。乃木木若無知。願皇天之垂眷兮。幸遂我之結襦。苟參商之不相侔兮。吾之微命若屬絲。願爾勿再峻拒兮。庶足慰我之數奇。安吞尼阿歌罷。奎沙達請其再歌。而山差邦昏昏欲睡。則請主人罷唱。且謂奎沙達曰。夜深矣。宜息。況主人勞苦。亦宜偃息之時。吾輩不宜重擾主人也。奎沙達曰。想爾結納酒瓶先生久矣。故往卽睡鄉。而不欲聆茲雅奏。山差邦曰。今日得酒。主客皆醺。豈我一人。此尤宜感謝主人之禮意。奎沙達曰。汝且偃臥。吾則無酣寢之時。爾今且更裹吾耳。覺患處時時作痛也。山差邦果以布裹之。牧人曰。無須更裹。吾自有法愈此創。舍旁有玫瑰花之葉。取而搗之。和之以鹽。敷之患處。裹之以布。當立止其痛。奎沙達如言。果效。

第四章

時羣牧中有一少年。每日夕。必自莊中賣飯而至者。此時排門而入。呼曰。諸君亦喜聞新事乎。牧人問曰。何也。少年曰。汝知吾輩中。有聰明識字之克雷湯姆。今晨死乎。病由於相思。所思之女。名馬西拉。爲威廉之女。美而富。亦日行牧於外者。牧人曰。此人乃爲馬西拉死耶。少年曰。然而吾尙聞此人死時遺囑。自擇葬地。於稀生木之山下。其旁有泉淙淙然。以彼第一次與馬西拉晤面之所。此外尙有他囑。多離奇。竟爲鄉中父老所不許。蓋死者所言。近於邪教。非基督教之正軌。此外有通人安不魯司。爲死者之友。平日亦行牧。重違其友之遺言。必欲行之不忤。於是父老不悅而爭。然而安不魯司之言。重於鄉里。而父老恐不能勝。聞明日侵晨出殯。吾輩當往一觀其異。他人不敢知。吾必獨行。牧人中有彼得者。言曰。衆當同往。當以鬮卜之。得一人居守已足。牧中有人言曰。不必拈鬮。吾留守可也。且我足指傷棘。痛不能行。彼得曰。然則重苦汝矣。奎沙達卽請彼得。述馬西拉之梗概。彼得曰。吾所知者。克雷湯姆。亦富家兒。去此未甚遠。在沙拉曼卡大學校畢業。爲衆所推。長於看星。凡日月之蝕。及彗孛飛流之狀。匪

不了了。且能觀乾象。而卜年事之豐歉。父母兄弟親戚。無不尊爲先知。名噪一時。且可以立時致富。每教人種植。咸能豫知其盛衰。譬如言宜豆而不宜麥者。則種豆者豐。而種麥者歉。每有所言。無一弗驗也。奎沙達曰。此名天文之學。彼得曰。吾不審學問之名詞。但知其善於看星。簡言之。彼自畢業後。一日清晨。吾見其衣牧者之衣。驅羊一羣出牧。同時安不魯司。亦出行牧。吾見大訝其變服。乃以文人而操賤役。且聞其人能詩。而長於法曲。曲譜一出。而歌者咸能上口。已而其父死。遺產至富。克雷湯姆。乃獨支門戶。然尙井井有法。其待貧薄之人。咸有恩意。往來多誠樸之人。儀觀亦美。其所以行牧者。欲追隨馬西拉之後。將與之求婚。蓋此事爲天下之最奇者。卽長壽如沙那。亦不能見此異事。奎沙達曰。壽者非沙那。蓋沙拉也。彼得曰。但知其爲壽人。實不能辨其姓。奎沙達曰。沙那之壽。不如沙拉。蓋二人非一人也。爾今趣言。吾不再辯駁矣。彼得曰。先生當知。去此未遠。有人名威廉。方爲優猛。〔小官名〕較諸克雷湯姆之父尤富。但有一女。名馬西拉。其母誕女時立死。然其人亦善類。吾今尙能憶之。旣善理家。尤能恤貧。以理卜之。其往居天堂必矣。威廉旣悼亡。不久亦抑抑死。遺產遂歸之馬西拉。馬西拉幼。其叔父牧師。爲之保護。及女長時。明媚如畫。年十四五。然尙無問名之人。及稍長。則人人注目。牧師家教

綦嚴。不令外出。然豔名已四溢。而少年羣集。乞婚於牧師。乃指不勝屈。牧師固欲嫁此女。然必私問女之當否。蓋牧師忠篤。不欲專斷而行。於是求者。逐日在門。均不之應。然亦未有議牧師之拘執者。而馬西拉之意。則謂年事未多。不遽應人之聘。而牧師亦坐聽之不問。恆語人曰。身爲人父。烏能逼迫其愛女。使之遠離。後此馬西拉。忽欲行牧。而牧師亦不能止。同村女伴。咸敬愛之。與之同牧。自有此舉。而村中富碩之少年。立時矯裝。咸爲牧童。羣趣其後。而死者之愛此女。乃尤酷。幾幾禮若神明。蓋女貌如仙。其莊嚴乃同神聖。雖少年注意。無一敢進以佻詞。亦無一人。可自鳴其有望者。每見牧童。亦不羞澀。落落有大家風。自有此女。而吾鄉之人。乃傾靡如染瘟病。雖欣慕其人。而終不得逞。但怨馬西拉之嚴冷無情而已。果先生居此久者。則知周山之前後。無一少年。不怨誹此女者。去此未遠。有椎木數十株。其上咸鐫刻馬西拉之名。中有一樹。鐫一王冕。其下則署馬西拉之名。謂馬西拉者。女中之王也。夫以一女之身。使怨者傷心。怒者擦掌。斯亦奇矣。至有臥而哭泣者。哀鳴徹宵。足見人心之如狂。吾亦莫測其所至。至有一人。臥於黃沙。仰視日光。躬自怨慕。不得馬西拉爲偶。而馬西拉過之。如不屬意。吾不知此女。將來宜嫁何人。而天下又何人有福。能偶此女者。彼克雷湯姆者。不因此女而亡乎。而死者之同學。

復多。匪一不來臨穴。故喪儀極一時之盛。奎沙達曰。吾明日亦往會葬。幸足下告我以奇事。足以廣我聞見。彼得曰。武士先生。尙未聞此女種孽之深。或明日會葬時。必有人知彼軼事者。或能相告。今可以安眠矣。先生不宜露宿。恐於戰創不利。山差邦倦極。則立勸奎沙達歸寢。奎如言歸寢。亦相思打魯西尼亞不置。則終夜開眼也。山差邦臥於驢馬之間。鼾聲大作矣。

第五章

明日陽光未上。牧人咸起。謂奎沙達曰。武士欲觀喪儀。胡不遄行。奎沙達曰。可。卽起呼山差邦。轡馬及驢。隨牧人行。行未一咪以外。歧路中忽出六牧人。衣黑衣。加花圍。手中執杖。有二人乘馬。隨三小奚。旣至。與彼得諸人爲禮。爭相問訊。知皆會葬之人。乃合羣而行。此二騎士中。一騎謂其同行者曰。魏瓦斗先生。吾輩此行甚適。葬禮大異於常道。聞死者之軼事。乃大足耐人尋味。魏瓦斗曰。吾意亦正如爾。毋論儘一日之工。卽以一禮拜之延。吾亦忍之。奎沙達卽問此騎士曰。請足下爲僕。述此情死者之軼事。騎士曰。鄙人今日。遇此素服之人。而六人中。有一人語僕曰。美人馬西拉。以貌致人於死。而岸然不顧。

人人皆議其忍。卽克雷湯姆之死。亦正爲是人。故傾村來送其殯。遂一一條述其事。與彼得所述者同。魏瓦斗忽問奎沙達曰。此間無戰事。武士何爲擐甲而行。奎沙達曰。此吾職也。長日不能舍此而他服。彼乘堅策肥食甘毳者。均有位者之所爲。若名爲武士。則甘澹泊。而冒危險。吾卽其人也。且吾勇雖不及衆。然亦武士中之一。奎沙達語時。衆皆知其人之有腦病。魏瓦斗故問曰。何謂武士。奎沙達曰。足下乃不讀英史。及稗官耶。其最著爲英王阿塞之史。史言阿塞王不死。化爲烏鴉。必有一日。更爲人形。而卽王位。因是之故。不列顛人。恆不敢獵取烏鴉。防鴉羣中有王在也。唯阿塞臨朝時。尙武而尊俠。養劍客無數。出必甲冑。備極工緻。又鍾情於美人。於是流風餘韻。煽及天下。是後有高盧亞馬底。著書滿家。皆言俠義之事。而希里馬忒者。亦以俠烈淋漓於史冊中。果吾生略早者。尙可及畀里尼司。接席而談兵。諸君聽之。凡吾所言。均俠客之已事。然任俠固有成例。後輩恆兢兢守之。吾生平嗜俠如命。故以單騎出游。爲冒險救人之事。且立志不恤其身。爲人復仇。所恃二膊之力。不使天下有冤抑之夫。讀吾書者。當知奎沙達語後。聽者之嗚噓。將如何也。願雖如是。而魏瓦斗尙和平而識趣。卽與並馬而談。冀得其病癩之言。爲同行一粲。卽曰。武士。吾觀足下所操之業。實天下至難之事。法嚴而命輕。可畏也。吾觀

卡修省一派之教徒。其苦行乃與武士同也。奎沙達曰。卡修省一派。固爲苦行。然實不如吾輩之有益於社會。譬如掛名兵籍之人。唯長官之命是聽。而教徒則百無所事。則但爲社會祈禱。未曾以身爲殉。今吾爲俠客。狀亦如兵。百死以衛社會。方稱武士之職。第一先不惜命。唯不能長處於家。蓋以天爲幕。以地爲榻。夏不苦暑。而冬不苦寒也。日日以天爲主。爲上帝行政之大臣。爲世界秉公道之機器。西博東鑿。一無所怯。較諸教徒。但憑祈禱之虛詞。又胡濟焉。吾將宣告大衆。吾道固萬萬優於教門。且溯吾所經歷者。舍刻苦艱難外。別無他事。間亦有以武力得王一國者。人見其坐享富貴。又烏知其得從汗馬而來耶。雖然別有一種之人。藉眩人以助力。亦可得志。顧一失其輔。卽懊喪欲死。是人吾無取焉。魏瓦斗曰。吾亦云然。惟尙有疑者。武士犯險。何以不託命於上帝。乃呼其所愛之美人。此又何耶。似敦篤之心。竟尊美人爲上帝。以正法眼觀之。此著似近外道。奎沙達曰。是何能改。此法留諸古昔。非是卽爲離經而叛道。故身爲武士者。必如此眼中見美。心中懷美。則勇力卽因之而加奮。果無人觀戰。則喁喁私禱。不欲縱聲。使衆聞之。是亦先輩所遺留之槩。吾輩安敢背之而馳。其不禱上帝者。蓋以英雄戀兒女。使當世挹其風流之概。益儀其神勇之無倫。實千秋佳話也。子又何疑。魏瓦斗曰。先生偉論。敢不

服膺。然仍須一質吾疑。吾平日亦曾讀史。見武士相見。先必通名。然後撥馬相距。始蒙盾縱槊而鬪。各大聲呼其情人。已而一人墜騎。敵卽刺之以槊。在理見殺之人。臨死宜呼上帝。顧乃仍呼其情人。詎情人能援引其靈魂。至於帝旁耶。以吾思之。人人安得均有情人耶。奎沙達曰。君言微誤。武士之必有情人。猶天之必有星辰。且史中未云武士無情人者。名爲武士。不解愛情。胡得名爲武士。卽稱武士。亦盜剽耳。武士之門。烏能聽之闌入。魏瓦斗曰。此事或吾舛誤。然吾曾讀史。有名嘉洛者。卽亞馬底之弟。尙武而無情人。亦一時爲衆所尊禮。此足引爲吾證。奎沙達曰。此爲畸零之人。不能引以爲喻。然吾竊聞其人。好與婦人作款語。先生又安知其無愛情。聞嘉洛亦有得意之人。則私自祈禱。實未嘗表示於衆。魏瓦斗曰。然則先生亦決有情人矣。果不如嘉洛之背人者。則請示情人之爲誰。德性何若。姿色何若。胡不示我陌路之人。且天下之美。使天下知之。於足下之勇名。亦必有助。奎沙達太息曰。吾不敢必此女之心。能否欲人稱頌其美。惟其名曰打魯西尼亞。居在拉曼叉。及土薄蘇之間。若以姿色論。舉天下之皇后公主。咸當望而卻步。其美蓋古今無兩。雖有文人極筆。亦莫之肖。髮長而卷。作淡金色。額高而平。眉曲而長。二目耿耿如朗星。頰之粉紅。勝玫瑰也。脣絳如珊瑚。齒白如明珠。頸爲玉製。胸亦如之。指

潤如象牙。極言其白。霜雪均莫之及。美乃無藝。非吾口舌之所能述。但有中心愛之而已。魏瓦斗曰。請述女之先代。及其門伐。奎沙達曰。其先不出於克替。亦不出於加司門。系出土薄蘇。雖非舊閥。然亦弗弱。魏瓦斗曰。吾之先世。傳自拉雷斗。初不敢引土薄蘇爲比。然實未聞有此一姓之人。奎沙達曰。彼門地非弱。足下胡再不聞。此時同行者。咸傾聽其議論。亦人人知其有狂易之病。惟山差邦則深信其師言之非妄。然平日初未聞有打魯西尼亞其人者。心中亦頗用以爲疑。此時已行入山道。而山之左次。復來牧羊者二十餘人。均素服而戴花圈。六人舁棺。棺上加以名花。與奎沙達同行者。爭呼曰。是卽克雷湯姆之榿也。將入窆矣。奎沙達及魏瓦斗。爭催馬而前。及於山下。衆方舉鍬鍤啓塚。衆皆爲禮。而奎沙達爭集而觀。棺蓋未闔。尸年可三十歲。仍衣牧羊之衣。而面目如生。棺中置書數卷。並文稿數疊。衆皆爲之雪涕。久久無言。忽有一人呼曰。安不魯司。此卽克雷湯姆所卜之地乎。得無誤否。安不魯司曰。然。吾亡友示我屢矣。此爲第一次面吾仇於此。仇卽馬西拉也。馬西拉拒婚。卽在此地。乃茹痛而捐棄其身。卽謂諸人曰。諸君固見是人之死矣。死者行能高而不幸。今下窆矣。生前聰明而撝謙。高雅而能濟以忠厚。處朋友間。矢信義而尙慷俠。細行必謹。而又不流於足恭。可謂之純篤之君子。惟其多情。乃

反見惡於不情之梟女。因是怏怏而亡。滋可傷也。其死既出於馬西拉之忍心害理。此恨縣縣。將何窮期。彼絕命時。尙有遺詩。堅囑葬時。立焚其稿。魏瓦斗曰。不如勿焚。焚轉非理。焚稿固屬遺言。然安知非其人之亂命。吾意則瘞棺而留稿。所謂焚稿。或屬積憤之言。不足遵也。果此稿幸留。亦可知其情愫。尤足以揭馬西拉梟很之心腸。俾後此少年。勿爲此女所蠱。且君之良友。不惟足下知之。卽會葬之人。匪不週知。人人爭恨馬西拉無情。乃竟致人於死。且昨日吾聞葬期。既恤少年之多情。尤動好奇之心緒。無心會葬。亦正爲情感而來。無人不服死者之高才。請足下留其稿本。其餘喪儀。不復與焉。遂不及安不魯司之見許。卽引手入棺。取其遺稿一束。安不魯司曰。吾旣允君。亦不再索。餘稿則當如死者之言立焚之。魏瓦斗不復再言。卽取其稿。則詩稿也。題爲絕望之情人。安不魯司曰。命題亦吾友臨終之絕筆。不妨對衆宣之。請足下高聲朗誦。以代輓歌。魏瓦斗曰。可。吾卽亢聲讀之。於是衆皆環立聽之。

第六章

詩曰。願彼忍心人。兮聽吾歌。吾實顛倒於爾身。兮成沈疴。吾本茹痛而不言兮。無如之何。旣抑鬱而莫

語兮。胡能再咽此淚波。孰能秉筆而細描兮。描爾意之堅牢。想無妙筆兮。狀茲怨海之滔滔。定有情恨之神兮。佐達吾意之牢騷。憑鴉鵙狐狼之叫胥兮。望九閻而怒號。取罡風濤雷而助勁兮。方能達於帝座之高。海若亦爲見靈兮。唱送殯之薤歌。使四裔咸審吾冤兮。爭肆口以譴訶。留餘聲於悲風兮。聽者當爲之滂沱。恨填滿於四裔兮。隙莫留其一毫。最難忍者唯相思兮。吾無首之可搔。嗟情懷之難遂兮。將舍死其焉逃。願旣絕而影息兮。誰慰我之忉忉。但有悲而無樂兮。惟否運之相遭。吾死其又奚悔兮。願餘人之鑒我。果彼美能察吾心兮。吾雖逝而亦可。惡我者其果出於公道兮。吾尙何口之敢哆。汝惟不我憐兮。事無異於殺我。我烏敢望爾之汎瀾兮。含涕而臨吾墓左。癡心尙望以同穴兮。挹丰姿之婀娜。留吾詩於人間兮。寧期爾之來和。儘九幽之地獄兮。其哀痛乃不吾過。誦此詩後。衆皆稱美不置。魏瓦斗曰。此怨詩也。然馬西拉之落落寡情。乃初不一表。安不魯司者。素悉死者之性情。卽曰。死者之意。深痛美人之擯絕。不如圖死。以省終身之杌隉。故不斥彼姝。而但自艾。不斥馬西拉者。忠厚之至也。復檢其餘稿。將發聲讀之。遽爾昂頭。忽見一人。大衆如逢魔鬼。其人非他。則馬西拉也。已臨山半。下視挖土。其美乃同仙人。衆方以死者之故。爭致恨於其身。今茲一見。乃皆喪失其魂魄。其中有曾見其人者。

相逢亦若初見。而安不魯司。則怒形於色。咤曰。爾凶很無人心。如毒虺怒蛇。甘人如飴。今日來此何爲者。汝不觀是人。爲爾而死。今尙來矚其尸。用以自鳴得意耶。或如羅馬皇尼羅。縱火焚人。尙談笑立觀。而無動耶。又如塔奎不孝之女。見其父之死。尙引足以踐父尸耶。汝趣言其所以至此之故。示我。我知吾友生時。欲奔走事爾。自居於奴隸。我歷歷知之。今日徧告會葬諸人。將來遇爾。必鞠躬盡瘁。以自取死。足矣。馬西拉曰。安不魯司。吾今日之來。與爾言正大相反。其來蓋訴我之罪。使人人知我之隱衷。揭而示之於衆。請諸君靜聽吾言。且吾言亦簡。可以一聞而了然於心。衆不言。天造吾貌。必使吾身事人乎。然衆旣愛我。似乎吾心亦宜愛衆。夫美原可愛。而吾意殊不謂然。脫見愛卽宜報之以愛。此事實荒唐而可笑。男子之愛女固也。然男嫖而女妍。愛又胡生。天下安有醜人而必令人愛者。今設二人於此。各極其美。然性情互別。而又不能脗合。蓋愛不由美而生。人固羨吾美。又安能遽招吾愛。且求者爭集吾前。而審擇之心。或轉從而紊。蓋自知其美。則因美而責望者亦奢。惟須出其本心之誠。不能以強力立干其愛。果此語出。諸君深以爲然。則斷無苛責吾身之理。然尙有請者。設上帝造我之時。奇醜之狀。乃與吾狀爲反比例。吾強干諸君之貌美者愛我。君亦笑悅而允我乎。衆須爲我原諒。須知吾之美麗。

非我自造。天實造之。猶之毒蛇含毒。爾亦不能責此蛇之螫人。是亦上帝之所造成者也。然則謂我美麗之害人。持論毋乃近苛。須知美而能貞者。正如猛火及快刀之類。其道足以殺人。一近其身。非焦卽斷。蓋抱貞守節之女。貞節二字。卽其魂靈之城郭。非是則亦何美之足貴。夫其人旣具此美。復抱此貞。而爲男子則百計千方。必奪其貞操然後已。此亦謂之公道耶。況我生非奴隸。身可自由。故以行牧爲樂。以嘉樹美木爲良伴。以清漪甘泉爲明鏡。我之美麗。足與天然之水木相配合。自視此身。如猛火也。快刀也。近我者死。何爲必卽而近之。脫不察吾意。以爲我曾屬意於人。故矯其意。使其人摧挫以死。然自問吾心。實未嘗有是。蓋吾與克雷湯姆。未嘗加以顏色。落落如路人也。何情慄之有。旣路人矣。何由責我。諸君當責死者之癡。不當責我之矯。諸君若謂死者用情甚正。義宜俯從。吾亦不敢謂然。死者固於此間見我。一見屬意。吾當時卽告以終不字人。生旣影隻。死亦尸單。言猶在耳。惜諸君未之前聞。尤告死者曰。吾之豔色。將來惟黃土親我之身。人不能近也。吾旣峻卻如是。而彼尙癡迷。寧非逆風張帆。何能遽達。覆舟海上。死由自取。能罪逆風之覆舟耶。果使吾當日有勾引之言。欲擒故縱。致人於死。此罪尙有攸歸。若曲從其請。則又背吾平日之矢言。今請諸君明斷。一生一死。罪狀奚歸。自有公道。我又

何器辯之爲。今試問吾前此。曾有屬意一人否。如果有之。則吾言爲不踐。於死者爲辜負。罪亦奚辭。今人人皆怨我無情。則我之不會鍾情。又可知矣。如有勾人之意。何妨實指吾罪狀。吾又烏敢不承。蓋殘忍殺人之獄。萬萬不能遽加吾身。夫上帝予我以美色。非用爲迷人之具。凡以私心責我。大致皆近於妄想。今當此立誓。後此有人近我萌求婚。請立泯其念頭。則彼此均益。至於後此。尤有以相思死者。再勿怨及藐躬。吾平日從未愛一人。亦未嘗僞施其愛。此心可表之天日。吾嗜自由。胡以狷傲見責。總言之。諸君呼我爲虎者可。爲蛇者可。惟近卽生禍。胡不望望而去。蓋無情者吾之本性。旣知無情。胡又溷我以私。縱使近我。吾亦不親。卽使遠我。我亦弗攬。此後彼此落落無交。俾我享受清閒之福。此混混濁濁。世。吾以清自勵。非一日矣。若云日用之資。吾足自給。與世無恩。與人無仇。不愛不憎。亦一畸零之人耳。旦夕有牧羊之女伴。同度時光。旣不受妄男子之籠絡。亦不致怨我殺人。不其適乎。且我心所寄。全在山林。餘則游心於造化。悟徹無始無終之道。庶幾潔我清淨之靈魂。歸於帝居。語後。不及送葬者之答言。卽隱入密林之內。衆聞其玄言。匪不驚訝。顧其天然之麗質。已印入諸人之腦中。仍思追逐而與語。奎沙達見此慕色之徒。心忽大怒。立生其俠義之心。卽大呼曰。今勿論何人。吾萬不許其追逐馬西拉。

敢如是者。吾決不之許。此女已自明其心迹。詞達理舉。言無剩義。克雷湯姆之死。安能怨及其身。况此女自明宗旨。永不儷人。胡能強干以私。在義宜完取其貞。爲天下第一人。語後。人聲寂然。果無尾逐之人。或且震懼俠客之威。或且爲安不魯司之勸止。直至焚稿加窆之後。始爲之流涕爲禮。葬事旣畢。爲之立碑作銘。銘卽安不魯司手筆。銘曰。是爲情死。死於無情之女子。驚豔於此。拒婚於此。埋骨亦於此。是曰禍水。近則危矣。夫以克雷湯姆。且爲馬西拉之所鄙。餘人其可以已。立碑旣訖。衆皆加以花園。覆以綠葉。同與安不魯司爲禮。且慰其勿傷於懷。禮畢各歸。魏瓦斗及其伙伴亦行。奎沙達遂與牧人申謝。二騎士將要其同至西威羅。且言彼間人心不平。足下無在不可行俠也。奎沙達曰。吾不欲往。蓋此山之左右多盜剽。吾必盡誅之然後行。二騎聞言。卽馬上爲別而去。此時奎沙達之意思。以俠烈之心。力護馬西拉。俾不爲人所凌踐。旣而遭變故。遂至不竟其志。

第二段

第一章

奎沙達別諸人後。及其弟子。同入林間覓馬西拉。竟不可得。遂巡至一草積之上。綠草芊綿如鋪氈。有清泉一道。漉漉而流。時陽光甚燦。師弟乃下馬。擇蔭少息。並飲其驢馬。山差邦啟篋。出糗分食。當食糗時。不繫其馬。聽其行就芻。且馬甚馴善。其旁雖有牝馬。山差邦以爲不至逐牝而狂逸。顧乃不爾。竟有牝馬數匹。自遠而行牧於是間。而奎沙達馬方自嚼草。斗見羣牝。卽跳躍而起。舍其主人。直趣羣牝之中。羣牝方饑而就芻。見公馬至。爭蹄之。公馬跳躍奮迅。不期鞞斷而鞍落。而牧牝之人。則爭以鞭鞭奎沙達之馬。馬不受鞭。立蹶於地。奎沙達見己馬爲人所踏。合山差邦力趨。而護其馬。至時喘息不止。謂山差邦曰。此等人似非善類。爾當助我與敵。爲吾馬復仇。山差邦曰。彼衆可二十。吾僅二人。然二人之

中。吾但居其半。胡足以當大敵。奎沙達曰。吾一可敵百。卽拔刀奔入羣牧之中。山差邦見其師猛氣咆哮。亦拔刀繼進。奎沙達刀下。傷一牧人之肩井。血出如濯。羣牧見狀。爭舉械而進。鞭杖交下。山差邦先仆。奎沙達力戰亦仆。正仆其所乘魯林安替之次。顧雖勇健。然挺如雨下。已不能起。羣牧防其立死。卽引馬而去。此臥地之兩先生。已呻吟不能自起。暈者數次矣。已而山差邦徐蘇。微呼奎沙達使醒。奎沙達亦負痛而答。山差邦曰。吾師不言。能製藥耶。乞以數滴見賜。夫斷體可以復合。則膚肉之創當更易愈。奎沙達曰。此藥但有其方。未配合也。果有。則爾我尙何患。果此二日。吾身不死者。則當爲爾製此起死回生之藥。山差邦曰。創重不知何日可愈。期以二日。毋乃過促。奎沙達曰。以吾自度。不知何日當愈。然今日之禍。本由自取。此等人非武士。吾何爲以武士待之。今必俠義之神責我。以我犯俠義之規律。故神不吾佑也。山差邦汝當留意。此事關我二人乃非淺。後此果見我與流氓格鬪。則當極力止我勿前。卽爾亦勿拔刀遽進。如所遇爲真俠客者。則不妨肆力而前。今喪敗至此。然吾勇固非弱。弊在寡不勝衆。且以文明敵野蠻。宜其敗也。奎沙達以前此與騎奴敵而倖勝。自以爲天下莫敵。今敗而喪氣。故用此規責其徒。而山差邦不悅。則思所以答其師者。久乃曰。吾師聽之。吾性溫純不好鬪。以家有山妻

及子。須待我而食。不能輕身而亡命。後此每遇俠客及流氓。決不拔吾刀而與逆命。且性好容人。不欲以鎗銖之事。與人相校。奎沙達曰。山差邦誤矣。吾果有餘力者。即可備答爾之言。且脅骨痛不可忍。命如屬絲。萬不能作氣。而爲亢健之詞。天下之運。有同風信。風有順逆。卽吾之勝敗。果遇順風者。卽可得一島國。以汝爲總督。爾時汝旣得富貴。且須以勇力保其疆土。若事事讓人。此島亦將不爲汝有。人貴能思。勿論奪取一國一島。必當以威力折服其人。始不至與吾反抗。由此觀之。汝思爲總督。卽當鼓勵其勇氣。以保疆索。胡能慊慊如無氣之人。山差邦曰。吾甚願得吾師之學問。及其勇敢。願爲力不勝也。今但願得一瘍醫。爲我醫其創痕。不至負痛以死。足矣。今吾師能自力同扶魯林安替起立耶。今日苟非此馬有求牝之心。吾師弟胡至於此。且魯林安替。平日尙調良。未嘗狂驤而自恣。然則事有變更。何止相馬耶。夫以吾師之勇。曾中騎奴以刀。至於落馬乞命。不圖今日。我乃見答於人。至此田地。獨非天耶。奎沙達曰。以汝自愛。或不受答。然我爲俠客。則不能計及勝敗。果以敗爲辱者。則宜自圖死矣。何能再接而再厲。山差邦曰。夫受答果俠客之所有。然爲俠客者。宜常以皮骨授人鞭扑乎。果更如是者。吾將終身不能俠矣。奎沙達曰。否。俠客之命運。時時遇險也。然一遇佳運。立時爲帝。或立時爲王。古來俠

客。載之書中。吾讀之屢矣。果吾痛略甦者。則可立舉古來俠客之遺事相告。須知俠客之行爲。與險巖之事相終始。始以險得。而終亦不能無險也。當日高廬亞馬底。爲其仇亞差老司所得。以馬繮鞭之二百。縛之柱上。其後有武士名太易者。爲朱邸所得。下之獄中。械其手足。用涼水雜沙飲之。太易且死。適遇一術士脫之。余今日之創。尙不甚於二俠。其又何慙。且爾須知吾身之創。不過木槌及馬箠而已。非復刀槩之兇。爲辱亦未甚重。余且深明決鬪之法律。譬如甲乙二人互毆。甲以木棒毆乙。乙旣受傷。必諱言其爲木棒。且以爲鐵棒。用示其受創之劇。益形其勇概。今吾亦木棒所傷。非用刀槩。吾亢直之夫。亦不必諱木而言鐵。但自知其創之弗劇足矣。山差邦曰。吾但覺痛。不知來者之爲何物。吾方拔刀時。而脊上已中一創。立暈於地。至今始醒。亦不知創我之爲何物。其痛已徹心矣。奎沙達曰。勇士安知痛楚。死且不懼。何痛之足言。山差邦曰。天下之至壞者。舍死之外。尙有何事。今當先愈吾創。且作後圖。雖然。縱有神藥。似亦不能支吾兩股。使之起立。奎沙達曰。且勿言此。須自作其氣。吾志終始不移矣。想吾馬之被創。亦正如我二人。今如何者。山差邦曰。人馬亦何所分。唯未知吾驢安在。奎沙達曰。吾曹遇險。天終不絕吾生。馬創而驢必不創。今當以驢代步。覓得一公侯邸第。醫吾創馬。及吾創人也。夫以俠客

騎驢。亦不爲辱。當日有武士塞里那司。進城之時。亦乘蹇驢。山差邦曰。吾師果能如塞里那司者固佳。正恐吾師不能騎驢。但使驢馱吾師耳。奎沙達曰。俠客愈受創。則名譽愈彰。汝今強起。馱吾於驢背而行。不然。天且沈黑矣。山差邦曰。吾師不言。俠客恆野宿以爲樂耶。奎沙達曰。此惟不得逆旅。方行野宿。亦書中所習見。古固有俠客。自習其苦。匿迹於空山絕漠之中者比比也。當日亞馬底居空山。或八年耶。八月耶。吾健忘已不之記。綜言之。俠客之習苦。亦猶教士之懺悔。聞其情人阿雷野納。與有違言。故奔入青山。效教士之懺悔。今且勿遲遲。趣覓爾驢。驢或不創也。山差邦曰。吾驢不創。則爲事更壞。於是太息久之。始匍匐強起。而腰痛欲斬。竟不能立。齧齒往覓其驢。幸皮篋尙存。則引而近其師之側。復強力掖起創馬。此時馬果能言者。亦將自訴其苦。此時奎沙達面目盡腫。呻吟不勝。伏於驢鞍。山差邦引馬導驢。向官道而行。行可二三咪。得一小逆旅。奎沙達則不言爲逆旅。但曰。此勳爵之邸也。山差邦力辨其非。且立誓自明。然奎沙達終以爲朱邸。此時師生抗辯至烈。不期至於店門之外。山差邦先行。引驢馬及創人。同至廣廳之外。

第二章

肆主人見奎沙達。伏於驢上。殆非騎也。卽問曰。甲士何病。山差邦曰。吾師過高山。跌於馬下。被創甚劇。肆人有妻。好善而愛人。見狀惻然。卽爲之扶將。並呼其女。爲之療治創痕。此外尙有一老嫗。廣額而豐頤。眇其一目。然頗趨捷。蓋自頂及踵。不過三尺。肩博而厚。似有肉疾。自累其身。平日力助主婦供客。於是肆人之女。爲之治牀席。頗草草。屋隅曾似居牧人者。敝席尙留地上。牀上積稻草。以代茵褥。有單被二。色黯黯然如牛皮。不辨其爲布也。奎沙達卽臥其上。少須。主婦及女。爲之擦油。老嫗名馬累托。將燭以侍。主婦擦油時。甚怪其創痕之多。主人曰。此創似經人鞭扑。非跌傷也。山差邦曰。非也。山峯之下。亂石嵯岬。觸之體無完膚。今請主人。亦爲吾少擦以油。吾背上似浮腫難耐也。主人曰。爾亦下跌矣。山差邦曰。吾見吾師下蹶。震撼亦如墜崖。女兒曰。爾言良然。吾平日恆夢墜自高塔。幸不到地而醒。醒時身亦覺痛。正與客同。山差邦曰。吾實非夢。惟蹇運使然。吾師名當瑰克蘇替。吾事之久矣。師弟同心。精神所感。故亦分痛焉。馬累托曰。適云主人何名。山差邦曰。名當瑰克蘇替。爲拉曼叉人。爲當世武士。天下

無雙者。馬累托曰。武士何物。山差邦笑曰。嫗乃不知有人間事。武士爲世俊物。譬如今日爲人所毆。而明日卽登九五之尊。竟出乎人人之所不料。蓋隔日之間。雲泥易位。初若顛頓欲死。而明日卽能分茅列土以封人。蓋人世之至不可測者也。主婦驚曰。君爲此武士之徒。何以不列茅土。山差邦曰。時未至也。吾師徒出覓疆索。尙未週一月。亦未逢險阻之事。本欲出行大事。乃所遇歷歷。均毫末一無可紀。果吾師創愈。不流殘廢。則西班牙中之五等爵。唾手可得。而吾意尙不之欲。山差邦與主婦傾談。奎沙達聞而強起。引主婦之手。與之鳴謝。且曰。女士將來。必且大引爲幸事。以我居女士之邸中。此邸得延壯士。非大幸而何。天下真英雄。萬不能自誇。吾徒已傳我之威名。女士當已深悉。然英雄受恩行必圖報。唯吾此時心緒。甚願前此不遇情人之迷惘。此語突來。主婦及其女兒與馬累托。咸愕然不知所謂。已而謂其作感謝語耳。遂珍重挈其女兒自出。留馬累托爲山差邦擦其背創。馬累托本與一驢夫私約作幽會。待諸人咸息後。始躡足而至。守信甚堅。無言不踐。於是驢夫咸重其不欺。奎沙達所居屋。本有四榻。高者爲奎所踞。次卽山差邦之榻。一被厚加帆布。此二榻外。卽爲驢夫之榻。用驢背之茵爲褥。此驢夫畜十二驢。均健而能行。在驢夫中爲小康。每夕必居是間。飲驢以後。則飽食就榻。待此馬累托來。

就。而女僕擦油以後自行。山差邦負痛就枕。竟不能寐。奎沙達亦張目待旦。痛不自支。此時人聲盡息。燈燭全滅。但有甬道一燈。慘慘欲滅。奎沙達因輾轉不眠。遂生幻想。自謂身在公侯朱邸之間。而肆人之女。大似勳爵之女公子。心頗屬之。且信此女已屬身與己。靜待其二親睡後。姍姍而來。忽爾大悅。心緒頓闢。思欲冒險以前。而又防有敗名墜行之舉。且無以對美人打魯西尼亞也。正於此時。而馬累托已應約潛至。赤足着睡衣。捫索而前。然女僕甫臨門外。而武士之耳力。已預聞之。卽起坐於榻上。引其兩臂以待。時女僕亦伸手捫索。彼此互握。坐之榻上。馬累托默不能聲。然奎沙達之心。則以爲此必邸中勳爵之女公子。心慕英雄。故來相就。旣而摩其寢衣。則粗布所爲。奎沙達以爲錦緞。再撫其釧。則纍纍爲玻璃之珠。奎沙達以爲夜光之寶。更摩其髮如馬鬃。而奎則以爲黃金之絲也。馬累托噓氣。臭穢不可聞。奎則以爲蘭麝也。蓋武士在幻想中。一一證以俠義傳中所載之美人。謂在百忙中。憐惜武士之被創而至者。古書所有。而奎沙達卽以此醜婦代之。一股風魔之氣。中於腦筋。竟以絕醜之婦。爲蓋世之麗姝。讀吾書者。當捧腹不可自止矣。此時奎沙達微語曰。美人見貶。吾當百死而不忘。幾欲割一國度封爾爲王后。其他更非所惜。唯今日適在病中。爲仇人所掙。不能慰爾之深情。吾抱歉衷。至於恨

恨不止。且此外尙有所梗。吾意本屬打魯西尼亞。舍其人外。吾未嘗別有鍾情。非是之故。吾烏敢辜爾盛意。馬累托震恐已極。知爲武士所得。且武士所言。敲文嚼字。一無所知。亦不作答。匆匆奔就驢夫榻上。而驢夫方待馬累托之來。已乃聞其喁喁與武士語。疑其大有異志。則潛起聽武士所言。均不之解。知非馬累托夙心。殆誤爲武士所得者。驢夫則大怒。握拳擊奎沙達之鼻。乃血出如湧。且不惟一拳而已。立登其榻。以足蹴之。榻立時下陷。二人同坐於地。大聲暴發。肆主人立醒。以爲馬累托與驢夫爭毆也。大聲疾呼。馬累托乃不應。主人秉燭出視。馬累托聞聲。潛身伏於山差邦榻上。而山差邦鼾聲如沸。馬累托則潛伏其足下。以被自蓋。肆主大呼而入。罵詈馬累托不止。山差邦聞聲微醒。忽覺股上有物。以爲魔魘也。卽以拳擊之。馬累托痛絕。亦以拳反擊。山差邦立醒。於是力擒馬累托。痛毆其背。馬亦多力。彼此初不相下。而肆主人方以燈至。驢夫見其情人爲山差邦所毆。則舍奎沙達。奔助馬累托。奎沙達見驢夫擊其弟子。亦欲力疾相助。顧不能起。肆主人見狀。知釁由馬累托。則力蹴馬累托。而驢夫則毆山差邦。而山差邦亦助毆馬累托。四人紛糾。聲至亂雜。而肆主人燭亦立斷。屋中洞黑。毆乃益烈。是時肆中。適住一捕盜之官長。聞聲亦醒。卽手短棒。更執一小合。捫索入室。大聲呼曰。汝輩勿爭。吾爲捕

盜營之官長。引手已捫得奎沙達之手。顧已負痛而暈。官再摩其髯。趣之起曰。爾起而助我。而奎已默然不能聲。按之無息。官以爲毆死矣。卽大呼曰。此間有死人。趣閉店門。勿令兇手逃逸。四人聞聲。皆震震而止。肆主人逃出門外。驢夫歸榻而臥。馬累托亦出。此時山差邦。則慙慙如死人。而室中仍洞黑如漆。官卽出取燭。而肆主早吹滅甬道之燈。潛伏內室弗出。官四嚮不得燭。卽至廚次。力吹殘煤。始得火。然燭而出。

第三章

奎沙達此時忽醒。呼山差邦。而山差邦已慙慙作死人聲矣。蓋再負創。遂不能自任其軀。竟不能答。奎沙達曰。山差邦。汝酣睡耶。胡不答我。山差邦強力答曰。亂拳交下。吾能睡耶。奎沙達曰。吾亦不知所以然。或且此朱邸中。有妖興焉。故無因遭其痛毆。爾今當發誓。吾有一言。必堅守之。不以告人。吾果死者。爾方宣布吾語。山差邦曰。試言之。奎沙達曰。吾所慎重如是者。正防隳余之名譽。山差邦曰。但吾師能生者。吾自慎祕其事。正恐未及遲明。吾已有權力。足宣布師言。奎沙達曰。吾待爾不薄。何以盼望吾死。

之速。山差邦曰。非也。吾之性命。已在俄頃。猶置物於陰溼。不待其生霉。而物已化矣。奎沙達曰。聽汝所爲。吾今恣發吾言。想爾必不洩我之祕。今夕有奇異之事。斗至吾前。此朱邸中。伯爵之女公子。夤夜覓我。其貌爲人間所無。美麗極矣。面目軀幹之佳。與其性情之和婉。幾非吾言所罄。此外尙有佳處。尙不能言。言之正恐於我打魯西尼亞之深情。有所沮梗。彼美之美。實爲天賜我。匪我意之所料。然正有所不料者。似此朱邸之中。有黑眚爲災。正吾與美人言情時。忽有鬼手。不知所從來。直搗吾鼻。血乃溢出不止。乃乘我痛中。立躍吾榻。以脚蹴我。較昨日之創爲酷。吾思其故。此美人必有魔術之人。隱中爲之擁護。狀如禁嚮之難近。其人似非屬我者。山差邦曰。此人既不屬吾師。而亦不屬我。方我醲睡時。忽有物壓我。得毋卽此美人。忽而萬拳交下。痛不可忍。覺昨日之受楚。如羽毛加身。今則巖石壓頂。無足當之者。師尙謂此事爲樂乎。惟吾師之運。較弟子爲佳。尙能與美人握手。其痛楚尙有豔情相抵。今弟子胡得者。但有以肌膚受人拳毆。於我何利。夫弟子身非武士。而否運之來。強半加諸吾身。命途之蹇。可云處於極地。奎沙達曰。汝亦飽彼老拳耶。山差邦曰。適所言者。正以訴吾之痛楚。奎沙達曰。今且勿談。少須吾卽製藥。藥入卽愈。正於此時。官亦自廚中得火。來驗毆死之人。山差邦見官入時。着汗衫。以白

布裹頭。手一燈入。狀至醜俗。卽呼奎沙達曰。吾師。試觀此人。卽弄魔術者。今又來尋仇矣。奎沙達曰。否。此非魔術之人。凡左道恆善隱形。不令人見。山差邦曰。隱形固難見。今明明見形。亦莫決其爲邪正耶。奎沙達曰。吾意終不謂然。彼此方辯論間。官見死人已能言。然周身皆血。且處處加以膏藥。然仍僵臥不能起。官曰。爾爲誰。何人苦汝。至於如是。奎沙達曰。果爾爲吾輩者。決當知禮。汝奈何對一俠義之武士。竟坦率如是。官大怒。卽以手中之燭擲之。燭滅。室中復黑。官亦自出。山差邦曰。吾師試觀。此非善魔術者之回教人耶。若以弟子觀之。彼之行術。尙未出其劇烈者。不致人於死。但拳脚交下而已。然則此賊。雖耳。奎沙達曰。汝言良然。夫以魔術之人。忽隱忽現。不可方物。吾雖欲復仇。正恐不可得遂。汝今強起。往覓邸中舍人。嚮之取鹽油及酒。並玫瑰花。我將製藥。適更受燭奴一擲。適中吾額。血復涌出。吾殊不能支也。山差邦負痛而起。蛇行以出。覓肆主人。而官尙伏門外。潛聽屋中動作。山差邦出時。適與官觸。乃立僵於地。洞黑中不知何人。卽呼曰。先生。可代我覓鹽酒。及玫瑰花等物製藥。醫我天下無雙之武士。適爲回教眩人。以燭奴擲傷其腦者。官聞言。知此二人。均病狂易無可救。然天已微明。官卽趣肆主人處。索二人所需物。肆主人如言。爲備諸物。山差邦將鹽酒匍匐入室。見奎沙達以手自抱其顛。呻

吟欲絕。實則未劇。蓋汗出如濯。與血雜流。奎沙達見之。則大痛不可自止。鹽油及酒與玫瑰既至。奎沙達命煮之爛熟。命取小玻璃瓶乘之。顧不可得瓶。肆主人易以瓦罐。奎沙達念咒。畫十字於瓶口。官及肆主人集視其側。咸以爲怪。而驢夫亦起視驢。匿笑而過。奎沙達念咒既竟。少試其藥。甫飲而立吐。嘔吐之烈。幾欲盡出其五臟者。汗乃大出。卽令取被蓋之。言一睡當少愈。衆如言出。奎沙達睡可三小時。既醒。自謂略愈。乃益信其藥力。自謂可以冒天下之險。但恃此藥。卽可自壯其膽力。山差邦見主人愈。則乞其剩藥服之。奎沙達允之。山差邦抱瓦罐。以爲得靈丹。而盡吸之。乃胃力至健。不能吐。然似有無數小豚奔竄其中。不可自聊。冷汗周被其身。知死期已至。不名仙丹。蓋毒藥也。奎沙達見狀。卽曰。爾之顛頓。似爾未受武士之爵。故不能任。此藥蓋專醫武士。不驗於餘人者也。山差邦曰。旣不應驗。何爲任我服之。初不見告。此時山差邦狀如發狂。肆主人以爲山差邦且死。則大驚失措。於是者可兩小時。乃僵臥無聲。厥狀如暝。奎沙達旣愈。卽欲上道。行俠義之事。心念山差邦荏弱不耐創。濡我時日。不知此時社會中被苦之人。待救於己者凡幾矣。然自信藥力之美。膽力益張。乃自轡其馬。擐其甲。扶山差邦於驢鞍之上。見牆角有長槩一枝。肆主人用以備盜者。卽取之以行。此時肆中可二十餘人。見奎沙達

風狂之狀。咸忍笑而聚觀。而肆主人之女。亦在羣中。奎沙達目注此女太息。以爲當世之佳人。似一別不可再得者。此時肆主人頗疑昨日受創。懨懨欲死。胡以今日卽糾糾如是。此時奎沙達將行。謂肆主人曰。伯爵待我之厚。終身銘戢不忘。行當報答。敢問伯爵。曾爲何人所辱。或與何人有恠。吾必代復仇。至死不悔。須知吾人行俠之本分。卽以鋤強扶弱爲事。翦除非類。不使平民含冤。用盡吾之天職。伯爵不妨對我言之。肆主人曰。俠客高義。吾乃與人無仇。亦未嘗爲人所辱。今之所願者。欲得俠客食宿及芻秣僕御之值。奎沙達驚曰。汝非朱邸。乃逆旅耶。然則足下亦非伯爵矣。肆主人曰。然。吾肆馳名久矣。奎沙達曰。吾以爲此爲伯爵之邸。故再三致其謙詞。今旣非邸。則吾言不旣誤乎。今旣如是。汝亦不能索值於我。我蓋不能破俠客之成例。強與爾值。吾博覽羣書。凡俠客所至。無予值者。夫以天下俠客。下顧爾肆。已足爲爾肆之榮。且俠客不避風雨。不辭跋涉。苦辛至矣。汝以一宿酬之。在禮本宜如是。何絮絮爲。肆主人曰。爾言吾不了了。趣出值予我。勿敝文嚼字以困人。吾烏以食宿之費。供不相識之武士。奎沙達怒曰。爾言旣謬。勿罪吾狂。卽立舞其槩。馳馬出門而去。亦不反顧。山差邦有無追隨其後也。此時山差邦爲肆主人所留。山差邦曰。按俠客法律。師旣不予一錢。爲之弟子。胡敢自僭。肆主人大怒。以

言震撼之。曰。若不予錢。卽縛之柱上不聽行。山差邦曰。卽索吾命。錢亦弗出。吾若違法。而後世之行俠者。必將以我爲口實。此時住店之人咸不平。自驢鞍上擒取山差邦而下。卽有一人。用氈包裹山差邦。置諸後院。彼此互擲互接。以困苦之。山差邦大呼。奎沙達隱隱聞山差邦呼聲。初不以爲山差邦也。以爲有人爲強者所搏。則義俠之心大動。則回馬而歸。稍近。知爲山差邦也。卽縱馬入肆。肆門已掩。則繞牆而行。直至後院短牆之外。自馬上內窺。見山差邦爲氈所裹。上下騰擲。苟知裹者爲山差邦也。亦將失聲而笑。此時欲越牆而入。顧身有餘痛。不能下馬。乃極口罵詈。備諸醜詆。幾爲吾書所不能述。顧奎沙達罵聲愈烈。而院中拋裹乃益急。且笑聲騰沸以亂之。而山差邦此時亦罵詈不止。然終不能止其拋擲。後此拋者力倦。始釋之於地。復置之驢上。而馬累托心頗憐之。則飲之以水。山差邦方欲作牛飲。而奎沙達在牆外立止之曰。此水一入。汝且立死。吾自有藥。使爾無苦。山差邦迴首外盼。曰。吾師乃忘記吾非武士耶。何敢飲武士之藥以增困。且昨日飲藥。但餘微息。今更飲之。不並此微息俱盡耶。此藥留備吾師不時之需。吾乃不敢分此餘甘。山差邦嗅水。蓋井水也。因就馬累托乞少酒。馬累托果買酒一杯授山差邦。蓋馬累托雖淫醜。然尙有教門風概。山差邦旣得酒。尙健王。騎驢而出。自念得酒不會

出錢。亦不破武士之故例。因之頗形得意。實則肆主人已留其皮篋。得錢甚夥。而山差邦在迷離恫恍中。亦不之計矣。肆主人自二人去後。立閉其扉。然住店之人咸無畏。以爲此武士。特僞示其勇。不足懼也。

第四章

山差邦既逐及其主人。顏色之灰敗。體幹之羸困。幾不能勝驢且蹶矣。奎沙達曰。山差邦。吾今始悟。適來所居之朱邸。其中必有妖人。苟非妖人。胡以氈裹爾身。上下拋擲。此萬萬非人。必魔鬼也。且吾隔牆。見爾受困。欲下馬越牆以救汝。乃百方莫動其軀。意已爲妖人所禁勒。果吾此時。能入彼間。必爲爾復仇。使彼終身不忘此恥。且吾不嘗言乎。武士不能助其弟子。以弟子未受武士之爵。故武士格於成例。不能相助。非在性命呼吸之交。保厥躬兼保弟子者。未嘗一出其手。山差邦曰。吾亦願以身與搏。不待吾師之助。今吾力實不能自勝。又將奈何。且彼辱我之人。萬非仗其妖術。亦恆人耳。方彼拋擲吾身時。彼此呼名。皆屬教中之名。一爲馬鐵尼。一爲何那底。其爲首者。名左手怕老米克。均歷歷記之。適師言

不能下馬。卽爲人所禁勒。吾思必無其事。矧事至淺顯而易明。無待疑惑。惟吾有所疑者。自隨吾師出而冒險。隨地以皮革受創。無一息獲全之地。詎武士不易爲耶。抑吾運蹇耶。以弟子思之。師弟速歸。讀書耕田。尙足自活。若必如此者。初時尙在沸鼎之中。少須將燼於烈火之內矣。奎沙達曰。山差邦。汝安知俠義之事。凡百當容忍。方克有濟。終有一日。服我之得榮名。今且問汝。天下之事。有過於力敗仇敵。使之無地存身。人人咸服吾之神勇者耶。山差邦曰。此亦或然。然敢抗辯一語。計自吾師。身爲武士以來。所遇之敵。無一獲勝。惟曾戰勝騎奴。然師之左耳已失。而遮面之盔柵。亦爲騎奴所破。勝負適足相抵。受拳旣飽。負瘡纍纍。至使吾身。爲人以氈裹體。上下翻擲。楚辱畢至。無可復仇。雖吾心亦欲與之拼命。力終不濟。師尙言敗敵。用以爲樂耶。奎沙達曰。吾師弟各懷宿疾。今當得一寶刀。無論妖人。用禁勒之術。吾刀光一至。且立破矣。或天相吾身。得亞馬底之刀。則吾亦可稱爲快刀武士。與亞馬底齊名。蓋亞馬底之刀。快利如風。刀鋒之薄。利於薙髮者。雖堅甲觸之。立時中裂。山差邦曰。此刀或惟吾師能用。猶之武士之藥。惟武士飲之。於弟子又胡涉。奎沙達曰。否。上帝佑爾。則一往皆坦途。汝又奚憂。二人且行且語。忽見前途。塵土蔽天。奎沙達曰。山差邦。大敵至矣。此殆吾交佳運。得快心之時。今日當建立大

勳。使後人嘖嘖稱美。汝試觀塵土飛處。決爲軍隊。惟不能預計其人數。山差邦曰。左方亦有塵土。似兩軍相見之狀何也。奎沙達一見大悅。以爲必兩軍對敵於此。遂思及小說中。鬪怪走奇之蹟。一一潮上其心。方凝竚間。乃不知來者。實爲兩羣之羊。至此合隊而趨。而奎沙達思入非非。初不之覺。方羣羊之未至。而山差邦亦以爲軍隊鏖撲。卽問奎沙達曰。果逢戰事。我將如何。奎沙達曰。吾當助弱而鋤強。山差邦。汝不見第一軍爲亞利伐所領耶。亞利伐爲他把納島中之名王。（此小說中人）其一軍則爲加馬生所部。爲加馬西亞國王。王外號曰赤臂朋他璘。所謂赤臂者。右臂不著甲而戰。山差邦曰。二王胡爲構釁。奎沙達曰。亞利伐爲異教人。與朋他璘之女。雅有情愫。美而崇奉基督之教。而赤臂王屏邪教。不欲下嫁其人。意欲令其改教。山差邦曰。赤臂王理直。吾決助之。奎沙達曰。爾宗旨甚正。不媿吾徒。似此等戰事。無庸吾槩馬之力。爾以一刀陷陣足矣。山差邦曰。吾亦如此。唯騎驢不宜臨戰。果戰罷失驢。吾不幾喪其代步耶。奎沙達曰。吾意不如舍驢。苟勝大敵。寧患無馬。卽吾亦欲易馬久矣。語後。二人同登小山以望陣。苟非塵土飛揚者。則羊羣當立見。而奎沙達尙謂山差邦曰。汝不觀前敵耶。彼冠金胄。擐金甲。盾上畫臥獅。加王冕。臥於美人脚下。此人名老可。其對敵之大將。則甲胄均鏤金花。盾上畫

三烏鴉。此人名美叩包。在美叩包之右有長人。卽不拉巴。神勇無匹。不拉巴爲亞拉比亞之國王。以蛇皮爲甲。手執巨扉。此扉爲力人山木森臨死時。力取廟扉。撲死多人。今此扉已落不拉巴之手。至老可陣中。尙有一人。名長勝將軍提摩。爲紐比司克王。甲作雜色。盾上畫一巨貓。尙作數字。曰。遺阿利納。遺阿利納者。美人名也。爲亞魯魁之女。亞魯魁者。亞魯加窪之公爵。而馬上尙有一人。其白如雪。盾上無徽章。名曰巴披。法國由刺克之伯爵。又有一人。馳馬而至者。爲傲比亞之公爵。盾作蔚藍之色。上作雜花。於是一一指目。皆小說中之名將。滔滔不已。少須復曰。迎面之軍隊。其中大將。非一國之人。大半多出於贊沙司。或馬西利亞。或亞拉比亞。或西茂登之河岸人。而彼陣中有波斯人。善射爲一時之冠。米利亞亞刺伯人。亦間出其間。陣後爲西西亞人。面雖如人。心則禽獸。而敵軍則多卑提司人。卽產橄欖樹之國。他加司人。則處河上者。齊查人亦善戰。尤有北極苦寒之種人。由此觀之。全歐之人皆至矣。奎沙達讀書旣博。此時不惟詳述國度而無遺。卽其出產之物。亦了了於心。山差邦瞠不能答。但隨其師之指揮而四顧。然實無一人。卽曰。吾師所見之人。而吾乃無見。何也。奎沙達曰。卽不見人。獨不聞馬蹄之聲。與戰鼓耶。山差邦曰。一不之聞。但聞羊聲。讀吾書者。當知山差邦之言是也。此時二羣之羊。已進

而爲一。奎沙達曰。汝望大敵而怯。吾不汝怪。且少退於平安之地。吾一槩一馬。直趨彼軍。非得勝不歸也。語後。挺槩縱馬。直趨平原。山差邦大呼曰。吾師挺槩。乃與羊戰耶。趣歸趣歸。不然。又將取辱。凡師所言。一無其事。胡孟浪至此。直一風漢。何名武士。直吾之否運。乃追隨至此。今尙何言。然奎沙達之馬槩。直趨萬羊之中。逞其神勇。山差邦千呼萬喚。不之聞也。及至羊羣。卽大喊曰。諸君當鼓勇隨我。撲此邪教之兵。且呼且舞其槩。直搗羣羊。羊羣大亂。四散奔越。連殺數羊。而牧者見其羊。爲武士所殺。則大呼止其勿殺。而奎沙達勇氣益張。左右攢刺。羊不能當。牧者大怒。礮石以投。其大如拳。奎沙達不之顧。仍鼓勇殺羊。此時面目。已亡失矣。槩鋒所至。羊匪不死。奎沙達尙東西馳突。覓取元帥。計元帥一擒。而大功卽告蕞者。卽大呼曰。亞利伐安在。須知我單人獨馬。來取爾頭顱。汝自恃多力。與朋他璘爲難。吾不汝許。故來助陣。汝試觀吾之勇力。較爾如何者。正大呼間。而飛石已至。中其左脅。奎沙達覺痛。忽憶及其藥。卽仰而吸之。藥甫入口。飛石復至。碎其藥罐。並傷其腕。且落其門牙。奎沙達立時墜馬。血被其脣。吻之間。瞑然如死。牧者防其死。且得罪。卽合其羊羣。各肩死羊。驅生羊而遁。山差邦立於小山之上。見其師落馬。則頓足悔恨其愚妄。已見牧人盡去。知已無患。卽下視奎沙達。則暈而非死。卽呼曰。吾師此

次。不聽吾言。遂至於此。羊羣之中。安有所謂亞利伐與朋他璘者。奎沙達醒曰。山差邦。汝當知妖術之人。變化無窮。以人化羊可也。卽以羊化人亦無不可。此必吾之仇讎。見吾將奏凱歌矣。忽行其幻術。化人爲羊。汝果不吾信者。以驢逐此羊羣之後。不過數里。卽復爲人。甲冑兵器。一一均如吾之所見。今爾且來助我。我覺齒痛。似落數門牙矣。語後卽力張其口。山差邦俯而視之。而奎沙達受藥於膈。膈不能容。奔突而出。津沫及痰藥并噴。濺山差邦之面。淋漓凶臭。至不可耐。大呼而起。以爲噴血。命在俄頃矣。已而視之。則痰沫及殘藥。非血也。遂奔至驢次。啟皮篋。取汗衫。爲其師拭穢惡。然皮篋已不見矣。大驚欲哭。不知所爲。計惟回家。顧一歸則總督之望絕。而又不能割棄。進退維谷。默然無言。而面目尙淋漓作臭味也。而奎沙達強起。右手掩口。左手把縵。幸馬尙馴善未行。徐徐行及山差邦立處。山差邦方徬徨欲哭。奎沙達曰。山差邦。何思之深。天下人不經萬苦。何能博取千秋之名。吾輩所受之風波。正上天之造就。成功當不遠矣。須知人生運途。盛衰間出。胡能盡泰而不否。且否運必不能久。轉瞬立屆陽春。矧吾之所遭。均出千艱萬苦。此豈上帝愛人之心。吾度富貴之期。必在彈指。今爾戚戚胡爲者。且爾殊未經人間之苦趣。山差邦曰。師何言。晨來吾爲店人裹之以氈。拋擲上下。眩暈欲死。獨非苦耶。吾師弟

生命。全繫此皮篋之中。今皮篋已失。且奈何。奎沙達曰。皮篋失耶。山差邦曰。吾亦不知失於何時。奎沙達曰。今日糧糗何出。山差邦曰。師曾言野地之中。樹根草梢。有毒與否。師皆辨認。一一可取以療饑。今茲亦但有恃此自活。奎沙達曰。吾頗思肉食。不欲茹草。汝今且以驢隨行。勿喋喋自苦。人得上帝之佑。汝又何憂。汝當知萬物之生。天一爲備。飛也潛也走也。各食其食。無生而槁死之物。此均帝力所及。矧上天有眼。善惡攸分。吾果行善。又奚患其無食。山差邦曰。吾師似傳教之人。其技實長於武士。奎沙達曰。名爲武士。何一不知。古者武士。臨陣宣言。一一皆動人之聽。足以生其勇氣。由此觀之。凡能用槩者。必能用筆。文武兼賢。方成義俠。山差邦曰。但願如是。惟爲今日計。急須去此不祥之地。再勿遇見賊肆。以氈裹我。果如是者。吾不得生矣。奎沙達曰。百事付之上天。萬勿志忑於心。爾今導行。吾以馬隨爾所嚮。爾且以手探吾口。落牙幾許也。山差邦如言探後。問曰。吾師口中牙齒凡幾。奎沙達曰。門牙凡四。山差邦曰。師當審記其爲幾。奎沙達曰。吾牙不搖不蛀。山差邦曰。吾捫之得其二。尙有其一。殘矣。奎沙達曰。然則落其一牙矣。吾意願斷其臂。不願去牙。去牙猶碾坊之無石。粟麥安能去皮。須知人生之門牙。貴於金剛石也。雖然。身爲俠客。此禍在所不免。山差邦先行。吾緩轡隨爾矣。山差邦上驢徐行向山道。

知此路可通官道。不久即得人家。可覓逆旅主人。奎沙達牙脅交痛。按轡不馳。山差邦心有所思。據鞍作閒語。至其所論。吾於下章表之。

第五章

山差邦曰。吾師。吾思所遇不幸之事。或吾師身犯戒律。故爲俠祖俠宗所陰譴。在義師已立誓。飯時不進麵包。遇女子不作情話。必俟大勝以後。始進食御女。奎沙達曰。然。然。非爾提撕。吾幾忘之矣。然則爾身爲人拋擲。亦正上天之示罰。罰爾知而不告。今吾師弟。當修省其身。用贖前罪。蓋俠客之道。固以改過爲先。山差邦曰。吾固未嘗立誓。知而必告。何爲示罰如是之酷。奎沙達曰。否。此不關誓言與否。山差邦曰。師適言贖罪。當力踐此言。否。將立交否運。此時傍晚。不得人家。彼此饑疲。不能自振。正信馬夜行。忽遠遠見有無數明燈。如繁星之飛流。山差邦積驚之後。不覺失色。即奎沙達亦微股慄。山差邦及奎沙達。各停其騎。而燈光已漸漸而近。愈近愈明。山差邦顫不可止。而奎沙達亦昏惘莫知所爲。顧雖如是。奎沙達力壯其膽。言曰。山差邦。此遭危險極矣。吾當驗其膽力。山差邦曰。若再逢不幸之事。吾頽敗

之後。胡以克當。奎沙達曰。此次吾當力戰。不令爾有毫髮之損。今日店人之辱汝。吾不能救者。爲一牆之隔。今野曠天空。正可逞吾神勇。汝又何患。山差邦曰。吾師固勇。脫更遇邪術之人。亦決無不敗。奎沙達曰。力鼓爾氣。來觀吾勇。山差邦曰。但得上天保佑。吾亦不惜吾力。已而燈近。見無數之人。均白衣。山差邦齒牙震震作聲。周身苦寒。如中瘧疾。迨人至時。顫乃加甚。既而觀之。可二十人均乘馬。馬亦白色。手各秉炬。後隨一樵。上加黑幕。後隨六人。則黑衣黑驃。前行之二十人。誦經於馬上。其聲甚微細。不可辨。當此深夜之間。遇此景物。其望而生畏者。寧止一山差邦耶。奎沙達此時。忽思及書中所言。樵車之上。必爲受創之武士。在義宜爲死者復仇。於是不言。秉槩當道而立。待此樵車。見白馬之人已至。奎沙達大呼曰。汝輩何來。今且安往。樵車中何物。當一一告我。以我觀之。汝輩或且傷斃一人。或此創人。爲人所斃。果汝斃創人者。吾不恕汝。汝若爲人所敗。則我必代爾復仇。而馬上一人曰。吾輩甚匆匆。去逆旅且遠。不能作答。卽驅馬前行。而奎沙達前挽其轡不聽行。且曰。爾輩太驕蹇。安能稱爲武士。果不明言。卽當決鬪。來馬爲人所驚。竟作人立。前蹄高拱。而馬上之人。已仰翻於地。卽有侍者。大罵奎沙達。而奎沙達大怒。卽縱馬向前。適遇喪人。奎沙達挺槩刺之。喪人立時墜馬。於是二十餘騎大亂。而奎沙達

恃有槩馬。四嚮奔突。而送喪之人皆四散。蓋來人雖多。乃無兵刃。畏其狂謬。咸自逃死。卽亦不知其所爲。而喪人方在哀戚之中。尤不能敵。亦縱馬而遁。以爲夜遇惡鬼。爭棄櫬而逃。山差邦旣驚其師之鹵莽。又羨其師之勇敢。此時真以奎先生爲天下無雙之俠客矣。先是中槩墜騾之一人。幸尙未死。而火炬亦尙未滅。奎沙達卽以槩近其喉。曰。爾尙不乞命耶。而吾槩且下矣。臥人曰。平生無仇。胡索我命。且吾左股中創。已不能行。何苦苦相逼。且先生果爲基督教人者。幸乞留其殘喘。吾本爲博士。亦爲傳教之人。卽取吾命。毋乃悖及教律。奎沙達曰。旣爲教士。胡深夜至此。臥人曰。唯吾不交佳運。所以至此。奎沙達曰。汝言運命不佳。恐尙有不佳者。踵諸其後。臥人曰。敢問何求。今容吾先吐其隱。吾以博士兼牧師。未嘗開罪於天人。名曰洛皮支。爲雅路達司人。來自貝加。與同道者十一人。其秉火炬者。皆是也。今已盡逃。此行本赴西勾米亞送葬。其人死於貝加。靈車中所置之櫬是也。奎沙達曰。孰殺其人。洛皮支曰。天以瘟病殺之。奎沙達曰。果如是者。吾焉能復仇。卽天殺我。我亦無術自逃。今且告爾。我爲拉曼叉之武士。名當瑰克蘇替。本遊歷天下。抑強扶弱。遇殘虐之人。必不置之地上。洛皮支曰。吾亦荏弱之人。先生奈何刺我以槩。此亦扶弱者耶。吾股本直。今則斃矣。未知後此生全。能否成爲廢疾。足下本惡殘

虐之人。今則自行殘虐矣。吾何不幸。乃竟遇先生之行俠。奎沙達曰。天下事安能全美。汝胡不安居勿出。乃衣白衣執炬。厥狀如妖人。吾胡能不施其武力。且吾本俠義之人。遇妖必伏。其初不審爾爲善類。今乃知之。洛皮支曰。請俠客扶我。且騾壓吾身。爲我引騾起立。吾卽自脫。奎沙達曰。爾胡不早言。於是呼山差邦。山差邦方就喪家騾鞍上。取其糗糲而食。卽自脫其外衣。收取食物束之。加之驢背。後始同奎沙達扶起教士。助之跨騾。奎沙達曰。爾逐大隊而行。吾一時冒昧。悔已無及。然無如何也。山差邦謂洛皮支曰。爾歸告伴侶。此爲拉曼又當瑰克蘇替也。神勇無倫。號曰慘形大將。洛皮支唯唯而去。奎沙達曰。山差邦。吾安有慘形之號。山差邦曰。適從火炬中。望見吾師。顏色慘慄已極。不期成此外號。或且戰疲以後。羸困見諸顏色。或以牙落負痛而失容。故悉改平日之儀表。成爲慘形。奎沙達曰。否否。吾運佳。遇此牧師。將來青史。紀我苦戰之勳。亦千載一時之遇。雖然。夷考古來俠客。均有外號。前此有名快刀俠客。或麒麟俠客。或鳳凰俠客。不一而足。有是外號。當馳名於天下。將來此博士。載之筆記。則慘形俠客。正可與快刀齊名。爾之貺我厚矣。後此吾盾之上。當繪一痛哭之人形。以證吾慘形之實。山差邦曰。吾師之形已慘。何須畫爲。旣脫門牙。又帶飢色。卽有善畫者。亦不能曲肖尊容。山差邦語後。奎沙達

不期失笑。已而忽思及一事。言曰。山差邦。吾敗矣。此次槊刺教士。教皇聞知。驅出教外。又將奈何。幸不以手批。但用槊刺。罪尙可追。且初不知其爲教士。竟以魔鬼相待。此誤出之無心。吾尙記書中。有人名西得。當教皇之前。斫國王所遣之使者坐榻。教皇大怒。驅之教外。顧雖如此。而西得仍不失其勇往之氣。仍爲俠義之事於國中。語後往視所遣之樁。欲觀其尸。而山差邦堅執。以爲不可。且曰。先生旣逐送葬之人。苟挾兵器。歸而仇我。我將何以抵禦其鋒。不如趣行。去此未遠。有小阜可止。且吾腹雷鳴矣。趣行爲上計。語後卽跨驢前行。奎沙達亦縱馬從之。行可數咪。入山谷中。山差邦出驢背之裹。食物纍纍。鋪之草上。二人方餒。則縱情掬啗。合早午晚三餐。迸爲一飽。而其中多乾肉之類。尤爲適口。顧乃不得水。奇渴較盛饑爲苦。山差邦曰。此間草綠如氈也。其下何言。當於次章表之。

第六章

山差邦續前言曰。此間草綠。其地脈必潤。潤必有泉。吾敢以性命爲賭。得水在吾意中也。於是二人。斂其餘食。師引馬而弟引驢。往覓水源。時四嚮洞黑。行可二百步。卽聞怒瀑之聲。二人聞有水聲。則傾耳

測水源之所在。已而又聞異聲。而山差邦則悚然而懼。蓋入耳似聞鐮械之聲。雜水聲而動。聞者皆驚。而奎沙達獨不爲動。然夜靜無人。不知聲之所出。風聲撼樹。鐵聲又復瑯瑯。二人深以爲異。時鐮械之聲。愈聞愈急。風力如吼。去天明之期又遠。二人之渴。殊不可支。奎沙達遂上馬。蒙盾舞槊。示其威武無懼。謂山差邦曰。汝當知吾生此時代。將化鐵而爲金。天生我身。即使之冒險。舉古時俠客所爲之事。吾一一踵之。且與之競爽。惟今夕身萬險之中。怪聲環作。即使馬司神顯靈此地。亦將動色而失聲。然吾在此時。乃益增其勇氣。膽力旣壯。靜鎮如山。必當往試其險。爾今且留此勿前。果吾此去。三日不歸者。汝卽回家。先赴土薄蘇。告我情人打魯西尼亞。言吾愛彼切。故不惜性命。以賈吾勇。正欲取榮名。以重其人耳。山差邦聞言哭曰。先生何爲不惜其身。天旣沈黑。閔不見人。不如避去此間。忍渴而行。再覓山泉而飲。今卽鼓勇直前。不惜性命。恐亦無人知先生之壯往不懼也。弟子曾聞牧師演說。言人犯險不恤。將來必死於危險之中。在理不宜以平安之身觸險。況先生隨地獲安。不如我爲人以氈裹擲。亦云幸矣。今先生凜然無懼。固不失爲俠客行藏。然遺我一身。能不戰慄以死。且此外尙有請者。吾拋其妻子。侍先生遠行。本有所圖。非輕擲其生命。蓋所圖者總督也。若總督不得。置諸洞黑無人之境。在先生

既負宿諾。我尤自傷失計。此何可者。嗟夫先生。願留伴我。縱使忽然舍我而去。亦須待諸遲明。此時又安可行。想近水之處。必有人熊。吾髣髴中似見其喙。奎沙達曰。上無星光。胡從矚及熊吻。山差邦曰。人在震恐之中。目光愈利。隱處無不能燭。奎沙達曰。天明與否。吾不之計。然萬不使後來史冊紀載。謂我經人一哭。卽灰其壯士之心。山差邦汝勿再言。此殆天佑吾身。成此大功。願人既蒙天佑。決不死於非命。汝且少待。立時將見我之死生。山差邦再三哭。均不見聽。則思以計沮之。待天明再聽其行。卽僞束馬勒。乃密解驢繯。縛馬之後股。奎沙達謂馬已轡。卽跨之欲行。乃馬經數鞭。堅不能動。山差邦曰。此上帝不聽君行也。行卽逆天。奎沙達大怒。痛鞭其馬。馬終不行。卽曰。馬旣不行。坐待天明可也。惟此一停頓。正恐貽誤我動地驚天之事業矣。山差邦曰。先生勿憂。吾爲謔談。爲先生排悶。俾先生少睡。完其精神。天明往爲冒險之事。未晚也。奎沙達曰。何爲下馬少睡。吾豈異懦之夫。奇險當前。乃以睡自誤耶。今萬不睡。汝嗜睡成癖。聽爾自便。且勿溷我。山差邦曰。吾非謂吾師憚險。語時以手按馬股而立。奎沙達曰。汝不云能作雅謔。且貢其技。以悅吾聽。山差邦曰。吾震恐已極。本不能言。今忽覓得一故事。必爲吾師所未曾聞者。請爲述之。古時好事必應善人。而禍事恆由自召。古時有一人名克討。嘗謂人曰。爾自

覓禍。禍害烏能不加爾身。此語正與吾師相應。以理言之。吾師若深居不出者。禍或不至。且並無一人。偏吾師以冒險之事。胡必自陷於險。奎沙達曰。勿絮絮。但作趣語。山差邦曰。昔伊馬拉之國。村中有牧羊者。名洛皮。及一牧女湯拉娃。有情愛。父亦素封。奎沙達曰。如是互久之談。經二日當不完。若不作簡語者。爾可閉口。勿談故事。山差邦曰。凡敘事必有頭緒。不能凌躐而無次。奎沙達曰。吾既不能趣行。祇能忍性。聽爾拖沓之論說。山差邦曰。適言二人情愛至篤。而女貌尤莊。類男子脣有微髭。今髣髴尙如見其人。奎沙達曰。然則汝素識其人矣。山差邦曰。吾未之見。特告我之人。極言其真。故吾印之腦中。似與其人相識。須知天長地久之緣。亦終有魔鬼。從中窺擾。後此洛皮與湯拉娃。居然反目。蓋傳語者爲之構陷。彼此互揭其短。男則疑女爲不貞。女亦疑男有外遇。洛皮遂決然舍去其村。女既不與男相見。避面而行。則轉關心而無已。奎沙達曰。然則女子之心。乃迥異於人。卽之轉疏。疏之復卽。山差邦曰。洛皮驅羊至葡萄牙。而湯拉娃知其意。則尾而追之。赤足持棒。負皮篋於背。篋中藏小鏡及木梳。與脂粉之盒。時洛皮驅羊至加拿打河次。河流適漲。乃無舟可渡。洛皮遙見湯拉娃且至。防其作嬌啼以乞憐。己心轉爲之動。則焦悚不可耐。已見小舟。出自葦際。其小僅容一人一羊。乃與舟人商酌。陸續渡其三百

羊。舟人許之。於是續續而渡。盡三百羊而止。吾師爲吾記之。此時洛皮。渡幾羊矣。果短一羊者。則吾之談鋒中斷矣。旣而曰。吾記得羊數矣。此時隔岸多沮洳之場。不生青草。登岸絕難。而舟人如約。仍不厭其煩。期盡此羊。使之畢渡。奎沙達曰。汝綜言三百羊盡渡可也。若如是絮絮者。終年當不能已。山差邦曰。師爲我數幾羊矣。奎沙達曰。吾安能如是瑣瑣。山差邦曰。吾不預言。請師數吾羊乎。師不爲記。吾安能續。奎沙達曰。爾言卽如是止乎。山差邦曰。師忘羊數。吾亦忘其後文。奎沙達曰。爾果不省記乎。山差邦曰。然。奎沙達曰。茲時絕異。或水聲洪壯。亂爾腦筋。故善忘至此。山差邦曰。此事或然。語卽止於是可也。奎沙達曰。吾亦厭聞爾言。今且試吾馬。語後以靴釘刺馬腹。馬一騰躍。仍不能前。此時夜涼氣爽。山差邦畏懼之意略解。然仍欲以閒語止其師勿行。卽以手解禪。禪落。復倒捲其汗衫。而兩腋狐臭立發。騷不可近。復立而遺矢。兩臭方並發。而大聲忽發於數十碼之外。山差邦曰。或更遇險也。天下之禍。匪有單行。言次屎溺並下。而奎沙達初不之聞。忽爾臭味騰起。觸鼻欲噦。則以手自掩其鼻。言曰。山差邦。爾太欠膽力。山差邦曰。然。唯吾師何由知吾怯也。奎沙達曰。爾之氣味太劣。或五臟壞。而腐濁外洩耳。山差邦曰。此事或然。然則孰使我至於如是。吾師何爲納我於險巖之地。且此地爲我生平之所弗經。

奎沙達曰。爾且去我略遠。吾鼻觀初不能耐。山差邦曰。師謂我遺矢乎。吾且少避。奎沙達曰。爾一行動。臭乃愈兇。二人之間談。本以消此長夜。而山差邦見天已辨色。立繫其禪。下其汗衫。並解馬股之繫。而奎沙達渾然無覺也。馬既解繫。卽四足騰蹕。輕快無倫。奎沙達以爲佳兆。馬忽自動。而天亦遲明。仰視則立馬於櫟樹之下。其高參天。然鐮械之聲。仍不知發自何所。奎沙達仍欲冒險。復與山差邦述三日不見。作永訣語。並云。已書遺囑。藏之於家。脫得勝而歸。則爾總督之願。亦將立償於俄頃。山差邦自念。既相從而冒險矣。何必舍之而獨行。不如盡此一舉。後再言別。亦未爲晚。乃決計隨行。奎沙達挺槩縱馬。向怒瀑而行。山差邦緩緩以驢隨之。穿樹而行。前爲草磧。其旁爲高山。山瀑下衝。厥勢甚猛。山下有破屋數楹。已坍塌矣。而鐮械之聲。卽發自破屋之間。二人尋聲而前。而馬力亦怯。奎沙達以手拊其項。慰勉之。馬始徐前。奎沙達口中禱其情人來助。山差邦則伏於驢背。自馬腹之下。低窺此破屋中。果作何聲者。迨近視。則精鐵所鑄研布之機六。爲水力激動。故大聲發於山下。奎沙達大驚。且大慚其作壯語之無謂。幾欲仰身墜騎。山差邦見狀。知其師之失望。則大笑不止。奎沙達雖羞憤。亦不能不相從而笑。山差邦見其師笑。則尤捧腹。於是大噓者四。奎沙達以爲放縱無檢。而山差邦尤絮絮無已。且曰。吾

師不言。今爲鐵時代。師能轉之爲金。且上帝授吾師。以冒險之膽力。非歟。奎沙達大怒。卽舉其槳桿。力擊山差邦之肩。果移而近腦者殆矣。山差邦見奎沙達盛怒。卽曰。乞恕吾命。吾意無他。但笑謔耳。奎沙達曰。汝善談諧。我乃不屑。果此聲爲危險之事者。汝試觀吾有怯弱之狀耶。吾身爲俠客。安能洞曉機器之聲。且吾目中。未見研布之機。詎爾身操賤役。爲人行傭。見之爛熟者。果此研布之六機。化爲六巨人。吾亦力與之敵。必盡敵始已。果不見勝。則恣爾調談。吾亦不復爾責。山差邦曰。吾已知罪矣。夫不見而疑。見而立解。此亦人情所樂。不能禁也。奎沙達曰。爾笑可也。慎勿告人。人言可畏。可以顛倒是非。吾甚惡之。山差邦曰。前事可以勿提。惟前人有言曰。甲乙相愛。宜若同心。然有時乙或因甲而哭。故天下有善主人。雖以嚴待下。至氣平心靜。轉有賞賚之加。至於俠客。責其弟子。雖極嚴厲。後此大勝之下。或授以茅土之封。亦屬應有之事。奎沙達曰。吾果交佳運。或亦如爾所言。爾幸勿以適來答爾之恨。介介於心。須知恆人怒發於心。往往至於不能自制。爾後此當敬謹事我。勿太縱恣。忘其尊卑之分。吾讀書多。從未見身爲弟子。敢放肆無等。如爾適間之待我者。實相告。師弟均過。汝太狂妄。我太褊狹。前此亞馬底。有弟子名賈打林。爲伯爵之尊。然對其師。則拘謹如奴。由此觀之。古人殊足爲爾標的。非敬長。

不足以進於道。自此以後。師弟各循禮法。庶不至於冰炭之不能相容。且於爾亦無利焉。至於總督一島。雖不踐言。然吾別有獎勵。山差邦曰。吾師言然。惟不得島。而得勞金。於願亦足。惟古來書中所紀。弟子之得賜於師者。月與薪耶。抑按日子之。奎沙達曰。古人未嘗以日月計。但視其師之恩惠。多少不能預計。且我出時。我有遺囑。爾之月薪。亦在遺囑之中。以我此出。生死正不敢知。防我死無以酬汝。故預爲書之。勿令爾生快快之思。天下爲俠客者。與死爲鄰。且死期不審何日。山差邦曰。夜來聞研機之聲。能亂吾師之心曲。吾偶一提及。師卽加責。後此當恭謹如奴之事主。奎沙達曰。如是。則爾或不至於叢過。天下舍父母外。卽屬師尊。師尊猶父母也。

第七章

此時盛雨及之。山差邦欲至研布機之土屋避雨。而奎沙達不欲。卽引馬右行。已得官道。而前路有騎士。冠上閃閃作金光。奎沙達曰。來者必爲真俠客。以書中之義決之。所謂彼門闔。而此門開也。夜中聞機器之聲。吾以爲敵至。旣而非是。今茲則真敵當前。安可交臂而失。來騎決爲俠客。吾果不勝者。則不

能再言吾誤。試觀來者。決冠金盔。決爲馬不利那所戴。吾曾立誓。非奪此盔。不爲男子。（馬不利那者則沙拉生種人中至勇之人。出必冠金盔。後爲雷那斗所奪。此游俠小說之所載者。）山差邦曰。吾師當慎言。勿孟浪。吾今不敢饒舌。防觸師之怒。今但請吾師明辨來者。再勿誤會。奎沙達曰。天下豈有金盔明於白晝。與機器鳴於夜中。獨無分別耶。山差邦曰。二物分別如何。吾不敢知。果吾師容吾進言者。則師之所見。又似舛誤。奎沙達曰。吾安得誤。前面武士戴金盔。騎灰色馬。衝余而來。汝曠曠若無聞見耶。山差邦曰。灰色驢。非馬也。頂上似戴一發光之物。奎沙達曰。發光之物。卽馬不利那之盔。汝且旁立。吾自與之對敵。片晌之間。當立取其盔。山差邦曰。觀敵甚易。想此誤甚於聞研布機也。奎沙達曰。吾不嘗命汝勿及是事耶。再如是也。吾將。山差邦曰。將如何。奎沙達曰。將以汝爲醢。山差邦嘿然。策蹇而旁立。蓋此間有兩村莊。一大一小。小村中窮。至無薙髮之肆。大者則頗有塵肆。故小村之人。恆至大村中薙髮。或爲放血。否則大村之薙髮匠。挾銅盆至小村售藝。有時騎驢而行。道上值兩匠。愛惜其冠。故以銅盆加諸冠上。銅光閃爍動目。山差邦已一一見之。而奎沙達腦病已深。見銅盆忽思及馬不利那之故事。竟以銅盆爲金盔。見薙髮匠既近。卽挺槊催馬而前。呼曰。山賊。汝果惜死者。趣降勿遲。匠不及

防。見迎面至一怪物。挺槊而刺。疾行下驢。飛越而去。其速如風。遺銅盆於道。並棄其驢。奎沙達以爲得勝。卽拾取其盆。大呼曰。此賊遺盃而去。尙爲識機。猶之獸遇獵人而逸。自全其生。此尙可許。卽令山差邦檢取金盃。山差邦曰。此銅盆也。非盃且非金。所值無幾。奎沙達則立加之頂上。四循其冠簷不可得。卽曰。此盃初製之時必絕巨。今此盃不及古盃之半。何也。山差邦不禁欲笑。則強力忍之。奎沙達怒曰。汝何笑。山差邦曰。吾笑此俠士。胡爲竟戴此盃。盃蓋肖薙髮匠之銅盆耳。奎沙達曰。盃固金製。必落人手。利其金而毀之。餘半攙之以銅。製又弗精。故成爲銅盆之式。蓋似銅盆。而實盃也。然吾讀書多。知古製。行當至城市中。教匠人更製。加之於頂。卽天上戰神所戴。當亦不能過此。今且加吾盃上。少須與人更戰。或逢礮石投我。我足自護其腦。不愁傷也。山差邦曰。能不如英雄化羊之隊長。以巨石落師之門牙者。則此盃尙可抵敵。奎沙達曰。不寧落吾牙。且碎吾藥罐。願吾不之惜者。尙能更製以備用。山差邦曰。弟子亦不甚愛此藥。得亦不飲。或亦不至再飲此藥。蓋弟子之意。旣不傷人。亦不使人傷我。雖更有。人以氈裹我而拋擲者。則但有閉目縮頸。聽其所爲足矣。奎沙達曰。爾爲此言。萬非基督教人之言。天下爲武士。安能不傷。實相告。小創正爲俠客之光榮。爾今曾股壞而脅痛乎。胡省省防其痕痛。今吾抱

定宗旨。別有良圖。故不能歸肆。代爾復仇。汝屢屢言此。深非吾意。山差邦曰。吾本不介介。今但問吾師。此俠客所遺之馬。吾觀甚似驢也。今俠客大敗而逃。必不來此覓馬矣。奎沙達曰。吾歷來不取敗將之馬。今且縱之使行。果吾馬不行者。然後始易敵馬。吾思彼主人。必歸而覓馬。山差邦曰。吾意以吾驢易彼馬。且彼馬亦正似驢。但未知俠客戒律。亦許人易馬乎。果不爲罪者。不取其馬。但取其銜勒。當無大梗。奎沙達曰。可。山差邦曰。吾驢之銜轡。均敝不可用。苟易其新。於心滋愜。於是果進易其轡鞍。覺己驢燦然一新矣。二人復啟襍。食昨夜所奪之餘糧。食後見道旁有水。水源卽通諸砑布之機旁。奎沙達羞其昨夜所爲。閉目不之視。俱掬水飽飲而已。飲後上馬。沿山道而行。山差邦以驢隨後。已而復合官道。山差邦曰。吾師能否容我一言。自師戒勿多言。然心有所蓄。不能不白。奎沙達曰。簡語爲佳。勿過喋喋。山差邦曰。果在樹林之間徘徊。殊無所得。且冒險初無人見。卽行俠仗義。亦不見知於人。以吾之見。不如往面國王。爲之宣力。可以標名於青史。而吾師之勇概。亦足使國人欽矚。果大敗敵軍。亦必獲上賞。且有文人紀師之戰功。垂諸史乘。亦大佳事。若以弟子之身。凡百悉不如師。然幸附末光。亦足分師餘潤。奎沙達曰。爾言大有理。然俠客試手。必先冒險。始能得名於宇宙。既有名譽。則國王必將側席以待。

以大名已久震之。一至則空城來迎。此始爲男子伸眉之地。譬如一進國都。則父老子弟。及國中美人。必爭出聚觀。謂此武士。曾經力敵某將。力殺某俠。勇銳無能當。今乃惠然肯來。殊吾邦國之光矣。衆望既敷。而國王聞名。亦必臨軒而下盼。一見槩盾。必太息謂其文武大臣曰。諸卿必出迎俠客。加以殊禮。諸臣既出迎。王亦迎於門外。彼此引手親吻。王直引至王后之寢宮。而王后者。天人也。公主亦爲國色。一見武士。彼此立時鍾情。而王立館武士於宮中。去其衣甲。易以錦繡之段。夫武士環甲。旣形雄武。一加錦衣。尤形嫵媚。公主愛之尤深。夜中賜宴。旣與王后公主接席。履舄旣錯。異香撲人。武士於此。仙人不與易矣。此時武士平視公主。飽其眼福。而公主亦以媚眼細矚武士。相其儀宇。揣其情性。蓋欲託以終身者也。罷酒後。乃有奇事。出諸意外者。宮外忽來一侏儒。後隨一玉人。有兩長人夾侍之。此亦前此有邪術之人。安排此局者。果能銷釋此局。則勇名當被於天下。國王遂大集羣臣及大將。令其從兩長人手中。奪出此女。願乃不能得。始令俠客取之。唾手卽得。而公主大悅。極慕此俠客爲神勇。是時國王。方用兵於鄰國。鄰亦富強。多兵而能戰。國王乃告俠客。以將大出兵。俠客允盡死力。王乃大悅。俠客卽引國王之手爲謝。是夕俠客。別公主於瓊窗之下。窗臨花園。談心於月下花間。久之。中有宮娥。爲之傳

語。俠客臨別時。太息不止。而公主戀別。眩暈者再。淒咽無聲。而宮娥以冷水噴其額。公主醒。而天已垂白。公主防爲人覺。愈形悲梗。卽是窗中引手。俠客捧而屢親。淚落如綆。公主玉腕。盡爲霑溼。於是二人各吐衷曲。公主囑其珍重。且訂後期。以奏捷相見爲準。俠客則矢誓自明。永不相負。匆匆復親公主之手。似吐其靈魂。蟠抱公主玉腕之上。固結不散者。公主不得已趣行。俠客歸寢。輾轉不再成寐。天明日出。俠客起辭國王並王后上道。尙請與公主爲別。宮娥言。公主臥病。俠客亦爲惻然。幾欲下淚。幸強力忍之。不爲王后所知。宮娥回報公主。述武士戀別之狀。公主愈悲。卽問宮娥曰。此俠士爲貴族耶。爲平民耶。宮娥曰。此人決爲貴族之後。儀表旣已不凡。而尤工內媚。苟非貴族。烏能兼此兩美。公主聞之心慰。然尙自支厲。不爲戀別之色。令兩宮知之。臥病數日。卽起朝。及后復其恆狀。已而俠客大戰。殺敵無算。下名城無數。奏凱歸朝。公主大悅。而俠客仍以宮娥道意。訂約成婚。彼此互奏。俠客告王。公主告后也。王以俠客爲國宣勞。尙主分也。而王未卽答。乃未審俠客之門伐。尙有貴族平民之辨。然公主乃以術智動王后。而國王亦不得不諾之。蓋此俠客。或亦國王之裔。唯其國土。未嘗見諸沿革之地圖。已而老王薨。傳位公主。而俠客遂王此一國。因而念其弟子。思有以寵賚之。卽以弟子。娶此傳語之宮娥。宮

娥初非微賤。特公爵之愛女。被選入宮者。（以上均幻想之言。）山差邦大悅曰。但願吾師得此良緣。則我之幸福。亦自不薄。奎沙達曰。幸勿以我爲幻想。凡爲武士。終陟九五之尊。今最要者。須得一有勢力之國王。勿論正教異教。必須有戰爭之事。而王又有美麗之公主。則我方從而著手。今當先從他處。購得勇名。然後國王知之。方加延納。然猶有足以顧慮者。果立奇勳。果遇公主。而王苟問我以門第者。而我非貴族。將胡以對。此則我所戚戚於衷懷者。蓋國王貴門伐。我果功高震主。而地出寒細。而王亦將峻卻吾請。行且奈何。設吾之統系不明。卽功蓋天下。亦無尙主之日。雖吾家不弱。每年進款。可一百二十克朗。將來史家紀我列傳。必推源祖德。溯及吾前五世之遠祖。亦王孫也。須知天下有兩種人。一爲皇裔。乃積漸式微。淪於齊民。其一種起家微賤。乃多賢子孫。由將相而履寶位者。往往有之。故有由貴而賤。亦有由賤而貴者。互相消長。正不可以道里計。今吾之先世。亦本皇孫。而吾亦爲俠客。設王考吾譜系。自亦不媿粉侯也。縱使國王固執不通。而公主自由。必能下降。情之所鍾。又慕吾神勇。卽爲擔水之兒。亦將下嫁矣。卽使公主。仍恇恹不前。吾仍以武力刼之遠去。（此尤奇想。）山差邦曰。適吾師所述。大肖吾師之生平。彼國王何物敢爾。吾意非刼之而行。萬不爲功。惟一加強刼。則吾師得妻。而宮

娥決不出。吾又何從與美人相見。奎沙達曰。此亦近理。山差邦曰。然亦趁運而行耳。奎沙達曰。果得天佑。必獲兩全。山差邦曰。吾亦奉教之人家。果爲伯爵。自問亦稱。奎沙達曰。卽非貴族。亦不妨事。吾力可以賜爾爵位。此事屬我。可勿介介於懷。山差邦曰。吾師賜爵。固屬天恩。第未知吾之資格。果能稱茲五等否。奎沙達曰。胡能不稱。山差邦曰。吾前此曾爲引導之員。旣著衣冠。人人以爲稱體。今果易以伯爵之命服。或公爵者。吾師以爲何如。果衣公爵之衣。想人之眼光。已從百餘咪外射我矣。奎沙達曰。果著公爵之冠服。則隔日必一薙其髭鬚。方發異采。山差邦曰。然則吾邸第中。須養一薙髮匠。偶一出行。必令侍從。如圉人之從而刷馬焉。奎沙達曰。汝爲寒人。何知公侯。出必以圉人隨侍。山差邦曰。前數年。吾入宮操工作。見一偉人騎馬。而馬後亦隨一騎士。偉人行。而從騎亦行。偉人止。而從騎亦止。似繫偉人之馬尾。息息相追逐者。吾疑而問諸旁人。人言此爲圉人。公侯每出。圉人必隨。此吾得諸宮中者。至今未嘗去懷。奎沙達曰。然。公侯有圉人。汝以薙髮匠代之。亦佳。天下習慣。必有所自始。然後人人習之。始慣。爾今以名伯爵。從一薙髮匠。安知天下人。不從風而靡。自爾開此風氣。則人人必稱爾爲新法。山差邦曰。薙髯之事。我自料理。所望吾師。能登大寶。我爲伯爵。則薙髮匠從我。方稱貴家行爲。若大位不屬。

則五等無望。日薙吾鬚。亦何用者。奎沙達曰。此事屬我。汝胡足憂。

第八章

此時昂頭。忽見有一羣之人。魚貫而來。爲數可十二。狀如串珠。頸上皆加鐵索。加以鐐械。十二人外。有兩騎士。執火鎗衛之。尤有二人。步從執長刀。山差邦曰。吾師不觀來者均罪人。有人監護。趣爲苦工者耶。奎沙達曰。國王能用強力偪人爲苦力乎。山差邦曰。此中多匪類。爲法律所不恕。定罪使以力自贖者。奎沙達曰。彼固有罪。然執役非所願。必有敦偪之者。山差邦曰。此焉能甘。奎沙達曰。吾職本以救拔困苦者。今機會至矣。山差邦曰。此等匪類。罪所應戮。吾師萬不能施俠義於是人之身。時囚人已至前。奎沙達自馬上爲禮。問二騎士。以囚人致罪之由。二騎士中。一人答曰。凡此皆罪人。律定爲苦力者。先生勿過問可也。奎沙達曰。再容一問。何以令爲苦工。果蒙見答。無任感佩。騎士曰。我有公文。不能相示。先生果欲問者。可自問罪人。罪人不諱。必自吐實。奎沙達聞言。卽勒馬至一罪人之前。問其致罪受罪之故。罪人曰。吾爲愛情。致罹罪罟。奎沙達大驚曰。天下有愛情者。皆罹縲紲。然則吾亦鍾情之人。宜久

得罪矣。罪人曰。吾之愛情。與先生異。吾所愛者非美人。愛一筐之布。摟抱諸懷。非爲官中所得者。吾之愛情。不遽舍也。得罪之由。卽根於此。讞定。令我爲三年打水之役。奎沙達曰。何名打水。罪人曰。划小艘耳。罪人年可二十五。爲披拉西他人。遂問第二囚。而此囚默然不答。而第一囚代答曰。此人度曲過度。故捉將官裏。奎沙達曰。度曲乃有罪而見囚耶。第一囚曰。彼度曲於困苦中。故成爲罪案。奎沙達曰。爾言乃大沈晦。度曲足以解憂。正足以蘇困苦。胡乃見罪。第一囚曰。爲道不同。彼在禍患中度曲。不惟不能解憂。而憂從中來。不可斷絕。奎沙達曰。爾言似謎。吾深不解。騎士曰。此爲囚中之諧語。所謂唱者。蓋身被笞刑。痛不可忍。因而呼號耳。此人被罪受笞。自承盜人牛牲。負痛之聲甚鉅。同罪者以彼爲能歌。今已定以六年苦力。定罪之前。復受鞭背之刑一百。彼之怏怏。不惟爲此。且受其同罪者之嗤鄙。以爲初無定力。受刑而號。且卽自承非男子也。實則堅忍不承。亦可免罪。所以同囚者。咸不齒其人。奎沙達聞言。亦頗然騎士之說。於是復問第三囚。囚從容答曰。吾役薙草五年。苟得達卡忒十枚者。吾罪卽免。奎沙達曰。吾甚願予爾二十達卡忒。脫爾於罪。囚曰。先生之言。蓋雨後送傘之人。猶之大洋遇風而乏食。縱得錢。亦何從購取麵包者。吾庭訊時。果得二十達卡忒。賊請承審之書記。則爰書無名。可以居拖。

里突經商。不至如今日。以綆繫頸。逐隊如狗也。此或天意使然。吾何咎命宮之蹇。奎沙達乃問第四囚。則蒼髯及腹之叟也。問以得罪之故。叟哽咽無聲。至不能發。叟作一語。而第五囚代之答曰。此人爲苦力四年。且已游衢示衆一次矣。奎沙達曰。我觀其人。似有冤曲。囚曰。然。此人爲勾欄之首領。以皮肉爲生涯。且能以巫術迷人。奎沙達曰。苟無巫術之嫌。卽爲勾欄之主人。亦不至括髮而關械。須知勾欄生計。大屬非易。非有術智。亦不足借之以生。蓋有學問德行。者萬萬不能辦此。要非專門之學。亦決無利。惟有專門之學。始不遽卽於險。但論用人一節。勿論男女之僕。苟非其人。亦立足以取戾。今恨無時候詳論。足以任此之人才。想此人年鬢旣高。身罹罪罟。正坐此罪。而罪狀尤以巫術爲重。實則巫術一道。不過使男女改其性質而已。果有定力。亦何從爲巫術所蠱。譬如女子。不願爲娼。苟弄之以術。卽翻然從人。此說亦近於渺冥。吾滋弗信也。老人曰。先生言然。吾身並無巫術。至開設娼寮。自問不曾犯法。我意謂天下男女。可於萍水中。寄其愛情。不必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始成好合。而亦無孤陰孤陽之怨曠。此亦吾爲善之心。不圖官中乃以我爲罪。戍之遠方。以我風燭之年。萬無生歸之理。況有隱疾在身。遺時痛徹心腑。悠悠長道。何以自全。老人語後復哭。而山差邦尙有數錢。出而餉此老囚。奎沙達以次

問第五囚。囚曰。吾亦苦力中之一。我蓋以好色敗。定罪六年。幸尙少年。過此六年尙未老。足以自活。君果愛我。能解囊而助者。吾每飯必禱君子長壽而富貴。此少年衣服頗似學生。騎士曰。此人能臘丁文。亦囚中之有才藝者。第五囚之後。則爲眼病之人。右眼不正。而貌尙溫雅。年可三十以外。然鐐械較他囚爲重。股際鐵索。直圍至腰間。頸上又加二鐵索。其一聯諸他囚之頸。其一則自頸直鎖其腕。腕重至不能舉。奎沙達問騎士曰。此人鐵鎖。何爲特重。騎士曰。此人罪重於餘人。罪惡滔天。至無獄足以坐陷其人。雖重械在身。吾輩息息尙虞其逸。奎沙達曰。彼究何罪。罪大宜死。胡但作苦力也。騎士曰。彼罪十年。當嚴酷以待。必至死始已。吾今亦能敘其罪狀。但爲極惡之匪徒。名曰載因司。僞名曰載尼羅。囚忽曰。先生宜慎言。吾不名載尼羅。吾名載因司。吾姓爲怕莫斐。未嘗有載尼羅之稱。苟不慎言。恐無佳兆。騎士曰。汝應恣肆不檢。吾將修理爾之喉舌。囚曰。吾惟在法網之中。故爾輩得以自如。必有一日。方知吾名果爲載因司耶。或如爾言。爲載尼羅。一騎士作色曰。爾不嘗稱載尼羅耶。此名豈吾二人所臆造。載因司曰。輩中固呼我以此。吾已告誡其人。若再如是。則非剝皮擢筋不可。卽謂奎沙達曰。爾爲何許人。乃喋喋如是。果能見助。卽發善心。彼此東西可也。吾安能久立。與爾作閒話。吾爲載尼司。言之亦不

隱諱。若我之歷史。則一一書爲生傳。騎士曰。然。彼自述生平。列爲一稿。留之監中。質得二百雷羅。(亦錢名。)載因司曰。將來吾將贖歸。勿論雷羅。卽達卡忒。亦所不惜。奎沙達曰。想爾文字。必有可觀。載因司曰。吾文高於古人。蓋傳中事均紀實。不由小說中之虛構。奎沙達曰。尊文何名。載因司曰。卽名載因司傳。奎沙達曰。竟乎。曰。是安得竟。以吾尙生。其下尙有無窮之事。且未死何由竟也。且吾傳中。述吾墜地時事。直至於末次之譴所。奎沙達曰。然則爾固已受譴矣。對曰。然。前四年曾爲苦力。今日舊地重經。可以補成吾傳。且至彼間時。未知尙何奇事之足紀。奎沙達曰。然則爾固自負能文章矣。曰否。足下應曰。文士多窮足矣。試觀古今有學問之人。輒數奇不偶。騎士曰。如爾所言。舍己罪狀。委之於命乎。載因司曰。先生尤宜慎口。我固有罪。未嘗令爾詈我。爾特奉公之人。賈我至於譴所。爾責已盡。今嗶嗶又何爲者。吾一面官府。卽時告發。騎士大怒。卽舉棒且下。奎沙達止之曰。罪人之言。不爲無見。先生不宜孟浪從事。卽謂諸囚曰。兄弟聽之。爾固有罪。然察諸君之意。恆不自甘。有受刑而誣伏者。有無金不得贖者。咎在問官。今上天命我救拔爾輩。按俠義之律。吾應爲爾保護之人。今當與公人熟商。卽謂二騎士曰。請君釋此十囚。夫以平人爲奴。非法。且以酷刑驅之。於天理未合。況此十囚。未嘗開罪於君。何爲逼

之上道。彼固有罪。胡不待上帝責問。彰輝自有公道。君何勞焉。且此外尙有一說。基督教律。不能以酷刑虐衆。衆卽受虐。二君亦何所利。吾蓋與君婉商。君可曲從吾言。立釋此囚。果不從吾言。則吾之刀槩。卽與二君從事。吾二膊無往不勝。當使二君一試吾藝。兩騎士大笑曰。奇哉。汝敢抗國王之令。令我釋囚。然則汝亦國王矣。趣行勿緩。將爾頂上銅盆。稍扶而正之。勿令落於馬下。此爲閒事。何多管爲。夫人好與貓戲。將來必爲其爪所傷。無益也。奎沙達大怒曰。爾非貓實鼠。且爲無膽之夫。語後一槩直刺。騎士不備。直翻下馬。其人卽持烏鎗者。鎗遂不鳴。其一騎大驚。舉刀奮擊。苟非囚人四散飛越者。此騎士之刀。且斷奎沙達爲兩矣。騎士見囚已逃。遂舍奎沙達不戰。極力追囚。願以一人之力。不能擒諸囚。而奎沙達縱馬。挺槩力追。騎士應敵。而又防囚。遂不能勝。而山差邦爲載。因司釋其鐵鎖。奪刀殺二騎士。並步兵一人。而囚亦拾石擊此未死之步兵。而兵已飛奔而去。此時但剩奎沙達及數囚。山差邦尙明瞭。知步兵一去。巡警且來。戰事未已也。卽立勸奎沙達速逃入山。以避追兵。奎沙達曰。汝言良然。然我自有定見。立呼諸囚。囚方剝取騎士之衣。爭集馬前聽命。奎沙達曰。吾不惜死。爲爾脫囚。爾若忘恩。卽爲負我。我今所求者。爾每人當立赴土薄蘇。求面女士打魯西尼亞。言當瑰克蘇替。命汝至止。告捷於

美人。且述吾行俠之事。語後自散。吾不汝筦矣。載因司曰。先生救我。固屬深恩。然馳告美人。此吾力所萬不能至。以我萬死餘生。安能白晝游行於市上。且須分散潛伏。不爲邏者所得。今先生欲令我往面打魯西尼亞女士。方命之罪。謹拜謝於馬前。此事蓋同榆樹之不能生蘋果也。奎沙達怒曰。汝忘恩負義。直娼婦之兒。敢抗乃翁之命令。我今非使爾枷鎖以前。面我情人。則萬不汝恕。載因司者兇人也。聞言以目四視。於是十人分爲左右行。各拾小石。飛擲如雨雹。衆知奎沙達首戴銅盆。知爲風病。故礮石以投。奎沙達以盾自蒙。亦被重創。面目皆腫。此時驅馬趣奔。馬已植立不動。山差邦卽伏於驢腹。石亦弗及。奎沙達斗中一石。自馬仰身而下。囚中少年。卽取其銅盆。力擊其肩井。後復以巨石。碎其銅盆。且力卸其甲。並脫其禪。使之赤身。幸有兩股之甲嚴束。禪乃不卽落。此時但餘汗衫。呼嘯而去。師弟臥地。相對者一馬一驢而已。驢耳則雙聳雙落。似防飛石復來之狀。奎沙達人馬。均爲石創。臥地不起。而山差邦外衣。亦爲囚奪。復防官軍之至。奎沙達則中悔救人生命。反爲人之所殘。媿憤不可自止。

第九章

奎沙達曰。山差邦。我聞人言。待強盜以恩。猶之添水於海。徒費其力。彼焉知恩。吾果聽爾之言。或不至。是。今悔已莫及。此事適足以警我之將來。不致孟浪以從事。山差邦曰。吾師言然。前此不聽弟子之言。故事變叢生。今果聽者。或免於禍患。適官兵非畏吾師之俠義而逃也。今吾聞有鳴鑼聲。官軍俄頃且至。不如趣避爲是。奎沙達曰。爾蓋天生膽軟之人。原不足聽。今茲前言已出。不能不聽爾之言。趣避官軍。然吾生命一日存者。萬不可語人。以吾之畏蒞。爾但云至再乞哀。吾師始聽。切勿云吾聞衆而中餒也。爾果敢揭吾之短。則爾爲背師。爾命亦將盡於吾手。此言勿辯。且不必疑。果如是者。吾決不行。不惟不畏卻官軍。卽名蓋天下之俠客。吾亦與抗而不避。山差邦曰。退非怯也。謀也。蓋救旣無人。死亦不值。又何取焉。凡有勇有謀者。必留餘地。以待得志之日。此英雄伸屈之道也。我固僮人。然深知變故。所貴隨機應變。不能坐而待斃。然尙有請者。吾言幸中。非敢以智術震吾師也。爲彼此自全之計。今吾先行。吾師力隨吾後。可以同脫於難。奎沙達不答。立時上馬。山差邦以驢隨之。入諸山道。山近沙漠。名曰莫雷那。頗深沈險阻。不可迹覓。山差邦計跨山絕漠。入諸瓦爾索。瓦爾索者亂山也。塗徑尤險。官軍所萬不能及者。幸衣衫甲冑。雖盡亡失。而驢背食物。尙足支一二日。於是膽力復壯。行山道未半。天已沈黑。

山差邦請下騎小住。進食以充饑爲度。不必多食。時忽得山洞。四週皆大樹。乃伏蟄其中。乃載因司不期亦續至此洞。見二人已酣睡。天下小人無天良之足語。見有驢在。則竊跨而行。然其舍馬取驢者。以馬之爲物巨。不能猝賣。則但竊其驢。忽忽跨之而去。天甫遲明。山差邦醒。見驢不在。則代步已失。不期縱聲而哭。而奎沙達聞聲亦醒。山差邦哭曰。此驢爲吾子之友。亦吾之性命。人人見之。匪不愛慕。方吾未從吾師時。此驢爲人馱載物事。得馬拉威底二十六枚。足敷吾一家之用也。奎沙達知山差邦失驢。且將怨已。卽以溫言慰之。謂人生命運。本有消長。而山差邦終不聽。已而奎沙達允以重利。而山差邦乃止哭。奎沙達曰。吾家有五驢。請賣其三。用以償爾之失驢。山差邦聞言淚止。力謝奎沙達不已。於是二人立起。奔越於亂山之中。時樹木槎枒。峯巒出沒。奎沙達心念古俠客。往往在深山之中。遇異事。得勇名。而吾之佳運。其在此乎。奎沙達方幻想淋漓。忽見已失之驢。遠遠奔歸。蓋載因司倦而假寐。而驢戀故主。故來歸耳。山差邦一見狂喜。復跨其驢。此時奎沙達則沈思古事。不計道之遠近。而山差邦則旣喜得驢。復幸逃出官軍之手。則微微覺饑。而驢上之衣物。亦幸同歸。山差邦且食乾糲。且鞭驢。而齒牙咀嚼之速。乃較驢行爲快。行次忽見其師。用槲鋒挑起一物。卽立奔馬後。助拾其物。則一皮篋。及一

馬鞍。馬鞍已爲風雨所腐。但留其半。而皮篋乃至沈重。奎沙達命山差邦。下驢取篋。篋有鐵鎖。然自裂縫中採取。則得新汗衫數襲。及外衣。並裹金錢一囊。山差邦大呼曰。此天賜也。再探之。得日記本一卷。裝池極佳。奎沙達曰。日記授我。金錢則爾藏之。山差邦大悅。力親主人之手。則盡取其衣服。與乾糲同裹爲一束。奎沙達曰。據此以觀。必行人遇盜殺之矣。山差邦曰。吾師又誤。盜旣殺人。胡爲留篋。奎沙達曰。汝言良然。惟吾不解其故。今當從日記中考其爲何人也。立時啓視。則題詩一首。奎沙達則誦而示山差邦。其詩曰。愛情之神不知苦。以情迷人將人侮。果知吾生欲斷腸。何至令予生怨怒。神果有靈當執中。一不之中卽罪罟。苦哉苦哉誰所詒。多半胎自希力司。嗟哉希力司。吾今非死將何爲。誦後。山差邦曰。吾仍不知言中之意。且希里果何人者。奎沙達曰。吾不云希里。蓋云希力司也。以我思希力司。決爲女身。爲此詩人所愛。且此詩言頗非劣。山差邦曰。吾師習武。何由知詩。奎沙達曰。汝謂不通文字。吾蓋文武兼資者也。予將來必以詩代柬。寓吾情人打魯西尼亞。山差邦聽之。古之俠客。不惟能詩。且長音樂。天下詩與樂通。而俠客尤重愛情。故不能忘此兩事。夫俠客之才。原不及文士之專門。情至文或不至也。山差邦曰。請師更觀其次。奎沙達曰。此下尙有情書之稿本。山差邦曰。更請吾師讀之。吾亦心

醉於言情之篇也。奎沙達卽誦其書曰。爾允我而不踐其言。使我失望。但此二事。已闕萬道情關矣。汝不久卽將聞我死耗。較聞我怨望之聲爲尤迅。汝決然棄我。舍舊而憐新。彼雖擁多金。而情愫安能如我。果女子貴德性而不貴金錢者。則余安有怏怏之狀。挾其媚嫉之心。而俱發者。爾貌固屬超軼凡近。然蓄梟險之心。則豔色亦將不爲天下所重。吾前此以爾爲仙姝。今則以汝爲凡猥之人。而無足紀。今者吾心鬱鬱。不可自聊。想爾必嬉笑如恆。無所介介。但願上天。俾爾所歡。勿施其寡情於爾之身。庶爾無復後悔。是卽吾之所以望爾也。須知爾一中悔。卽吾復仇之期。然而吾終重爾。而不願復此仇。行且相見。先此告絕。其下不署姓名。奎沙達曰。吾終不知其爲何人手筆。令人生無盡之懊懣。然以情度之。作此書必爲傷心人之語。復翻弄其本。或書也詩也。其字畫略清者。尙可識。餘則塗乙。不辨行墨。然皆怨抑之詞。奎沙達方讀日記。而山差邦則探手篋中。四索不止。以先得金錢。可一百達卡忒。於是貪心大煽。匪處不捫。已而無有。然終以得金爲樂。迴念前此。爲店人拋擲。至此一概弗思。喜溢顏色。而奎沙達之意。則欲覓其主人。還其皮篋金錢之屬。且知其人能文。決不爲凡下之士。又其人爲薄情者所負。幽憂抑鬱。見諸篇什。尤多情之足感。旣而思之。此廣漠之中。初無人迹。而篋又垂破。日月已久。則其人

亦必不在此。於是信馬而行。而馬蹄則擇平坦者下趣。奎沙達據鞍自念。此深山之中。或能遇險。出吾所蘊蓄。行其俠烈之事。正於此時。忽見山峯之上。有人左右跳越。其捷乃類猿獠。上半赤身。鬚髮蓬蓬。不冠不履。敝禪僅蔽其下體。尙零星不完。股肉盡露。卽趣馬近其人。意必爲遺篋之主人。則力追之。顧馬力羸不能前。乃追逐不之及。然奎沙達非得遺篋之主人不可也。飭山差邦分路追之。山差邦曰。吾師幸勿罪。吾不敢輕去吾師。卽少別咫尺之遙。吾亦破膽。奎沙達曰。汝言亦善。想爾深恃吾勇。足爲爾護。吾心亦深謂然。然吾終當護爾。不使爾有幾微之苦。今且隨我而前。惟當四矚。勿放此赤身之人。此人決爲遺篋之主人。吾輩任俠。義當還金。山差邦曰。吾意不願見其人。其人遇我。必索金錢。吾將何以爲生。不如避之爲愈。卽後日遇見其人。則我金錢已空。彼將何從索負。奎沙達曰。誤矣。我意必欲得主人還金。始爲義舉。苟匿而不告。則問我天良。寧不負負。爾且勿貪。必還此金。吾之魂夢。始形安帖。於是引馬前趣。而山差邦自念。卽還此金。而尙允我以他物。聽之可也。此行馬至山溪之次。有一死驃。而鞍轡皆具。惟半體已爲狐狼及山鳥所食。奎沙達見驃。益信此驃及敗篋。必此赤身人之所遺無疑。正躊躇間。忽聞有噫氣聲。如牧人之驅羊。俄而果見有羊羣。沿小溪而至。其後從一老牧。尙在半山。奎沙達

招手呼之使下。老牧曰。足下胡爲至此深山之中。此間初無人迹也。奎沙達曰。叟且下山。吾爲叟言其至此之故。老牧徐下。見二人觀此死驃。卽曰。驃死可六閱月矣。足下曾否遇此死驃之主人。奎沙達曰。初不見人。但遇一遺篋。及鞍下之腐氈。老牧曰。吾亦見之。願不敢近。防爲人所見。以我爲竊。故未之近。且此篋似魔鬼下餌以釣人。一近卽嬰奇禍。山差邦曰。吾亦如是。噤不敢前。此篋尙在彼間未發也。想一取其物。必有知者。猶紙之不能包火。奎沙達曰。叟亦知遺篋與死驃之主人翁乎。老牧曰。微知之前。此六閱月。有一少年。厥狀甚美。衣服亦甚都。坐乘一驃。卽此死者。並一小篋。匆匆至此。問吾輩曰。此山固寂靜。然更有寂靜於此者否。吾曰。是間久無人蹤。然告彼少年時。尙距此地可十數味。指示其處。卽此地也。然山石犖确。不得塗徑。足下何能至彼。少年不答。匆匆騎驃向此而來。吾心至以爲異。然亦聽之。不復留意。逾數日後。有同牧者一人。竟遇此少年於此。卽擒此牧童痛毆之。且奪此牧童所賣之食物。匆匆竟去。時吾村人合議。非取此少年。驅之山外不可。願覓之二日。在深林中。果得其人。臥於老樹腔中。見衆卽出爲禮。厥狀至和藹。無惡意。肌瘦而面垢。且所着之衣已敝爛。使人幾不相識。然尙能爲禮。且慰吾輩勿訝。蓋吾之來此。欲自懺其罪。衆曰。爾爲誰。胡不示我姓名。而此人終不言。衆曰。吾後此

當續續餽君以食物。似此荒山中。不可得食。得毋餒耶。且曰。果不去此者。則當常餽食物至此。幸勿再
毆牧童。奪取其食。衆語後。此少年亦再三鳴謝。自承其毆人之過舉。後此果不得食。當陳乞於諸君。至
於吾之居止無恆。隨地均可坐臥。語後嘿然。衆聞言皆爲之憫歎。蓋半歲之間。而美麗之風儀。一變而
憔悴至此。似出諸人之意外。吾輩雖屬僮父。亦頗惜此文人之墜落。此人語次。忽又瞠目視地。如有所
思。久之閉目。閉而復張。嚼齒攢眉。握拳撲取吾輩一人。拳腳交下。非吾輩人衆。力奪而出。則此人斃彼
拳鋒之下矣。口中大呼曰。忽地南得。汝敢背我而行詐。今非剗爾之心肝不可也。且呼且毆。吾旣力擘
而出之。而其人已捷如飛鳥。穿林分草而去。追之咸莫能及。衆知此人。決爲風漢。且忽地南得。決爲僉
壬。偪之使至於此。後此亦時時遇見。常乞食於吾輩。迨風病一發。往往毆人。昨日吾合四五人。將擒取
其人。賈往雅路斗越。去此尙二十餘咪。俾此風人。入諸醫院止其病。縱使未愈。亦足於安常之時。詢以
姓氏閭里。或能歸諸其家。奎沙達曰。吾適見一人。赤身跳越於巖石之上。捷過猿猴。卽其人乎。奎沙達
還金之心益切。必欲見其人。始遂其好奇之心。正與老人語次。而風人已自峯巔而下。口中喁喁作語。
初不辨析。迨其人稍近。而所衣之半臂。則羚羊皮也。睇視其殘敝之服飾。似果爲上等之人物。旣至則

恂恂爲禮。唯已失音。奎沙達卽下馬與風人相抱爲禮。狀如深交。風人力擘而卻。退可數步。以手拊奎沙達之肩。及其甲冑。頗以爲異。而奎沙達亦睇視不已。於是風人始發言。

第十章

風人曰。我初不識先生爲誰。然來意甚殷。吾至感激。至恨無筆。紀吾生平。或作詩示意。深不願以言詞自達其隱。惟吾已處於困蹇之中。一腔抑鬱。恨不得人而懇。奎沙達曰。我至有心覓君。聆君緒言。採取爲何冤抑。至此田地。果爾吾必拔君於危困之中。且代君復仇。抑別有隱衷。不能再歸入境。吾可以伴君。爲君釋其煩憂。此意果能見納。吾極意願左右足下。敢問足下氏族門第。胡以盛年自棄如是之酷。吾尤敢用武士之名爲誓。赴義若渴。百死不辭。卽不遇君仇。吾亦願長處此山。與君同遯。風人聞言。睇視久之。始曰。先生曾否挾持食物。俾充饑腸。方能吐其款曲。山差邦卽出少食物。而行牧之老人。亦微有所授。風人掬噉。直謂之吞。不謂之食也。此時三人皆無言。立視風人食後。卽招奎沙達師弟及老人。同至一草地之上。風人仰臥而言曰。諸君欲聽吾言。幸勿雜問。一問吾卽不能答。而腦力紊。風病亦立

發。奎沙達因憶山差邦曾言。數羊三百過河。一問卽不能省記。事適與此正同。風人曰。吾之宿誠。蓋欲急述吾隱。蓋乘吾腦力清時。盡情傾吐。萬不至於遺漏。三人皆曰。決不中斷君言。風人曰。吾名卡治諾。生於亞打西亞。爲貴族裔胄。二親咸豐於財。然吾運之否。亦不能救以多金。此殆天使之然。吾之同鄉。有女名魯西達。美乃無度。門第產業。正與吾同。獨恨其無恆久之心。吾一見已傾心於彼。且兩少無猜。直至於長大。彼亦待我良厚。吾二親知吾二人之意。聽吾所爲。卽女之父母亦然。咸知後此二氏。必成親串。而門第亦稱。已而年長。而愛亦日深。女父以禮自防。卽不令吾常至其家。顧雖如是。而吾與魯西達。或不自禁。口舌旣不能宣。則用筆墨以達其情愫。事有不能當面發吻者。而筆談則又無禁。已而緘札日多。且媵以詩歌。而報章亦復不鮮。兩心相印。直造深邃之境。已而決計求婚於女父。老人亦不峻卻。卽曰。爾尙有翁在。可稟白二老。更與吾言。吾心感老人一諾。亦知告之二親。亦決無斥駁之訓詞。旣歸告之吾父。吾父方啟一函讀之。旣而見我。卽以來函授余。令余讀之。曰。卡治諾。汝試觀此書。書至自雷卡斗公爵邸。公爵命爾往面。公爵者。爲西班牙中最有權勢之人。所有田莊。均在亞打西亞。吾讀來書。似屬意於吾。吾父安能。峻卻其命。書意蓋命吾父。送予至邸。侍其公子讀書。且有重賚。此書出諸意。

外。則驚訝不可止。而吾父曰。爾當俶裝。在此兩日中。卽當趣邸面公爵。爾當感謝上蒼。爲爾開富貴之塗軌。復至再申囑。匆匆卽出。乃不及言求婚之事。然臨行之前一夕。尙至魯西達家。與之敘別。且面女父。告以奉命趣邸侍讀之事。且乞老人踐其前諾。少待移時。而老人亦慨然見允。余復與女立重誓。誓婚嫁。別時情態。乃悲不自勝。旣至朱邸。而公爵恩禮備至。於是舍人。人人側目。然其與余最親稔者。爲忽地南得。卽公爵之第二子。年少美麗。好色成性。見余則大聲過望。結爲知交。然而伯兄待我亦篤。余左右皆得其歡心。顧旣稱爲知己。往往訴其衷曲。不復斂藏。忽地南得旣引余爲其死友。卽以隱衷示余。中有一女。爲富農之弱息。而又隸於公爵之奴籍。雖有傾城。乃非公子之偶。然此女旣美而賢。且洞明世故。善肆應。見者匪不傾心。而忽地南得尤爲之迷惘。思欲與通。而女守貞不許。於是忽地南得。卽思圖娶其人。公子旣愬腹心。余亦以直道相告。言貴賤非偶。恐不見許於公爵。言婉而辯。曲有情理。而公子不可。且令余面告其父。余雅不欲。而公子不之覺。仍強余一行。已而知余不悅。卽禁余勿言。且曰。彼此情愫旣篤。不如吾遠行少避爲佳。且欲同至吾家小住。市得駿馬。以吾鄉產名馬。聞於國中。故公子託言以此。余適欲寧家。且視吾魯西達。此蓋天與之緣。乃喜出望外。且余尤知忽地南得。心悅此女。

但防爲父所聞。特坐待機宜以進。蓋少年人言愛情。情款殊不可恃。一見美人。卽動情慾。慾遂情亦漸疎。此輕薄子之恆性然也。若眞愛情者。則歷久愈堅誠。顛撲所不破。余微聞忽地南得。此時已與女通。而富貴之等夷。又橫互於心。故思避之。非避其父。蓋避女也。苟合旣遂。結婚之言。已置之度外。遂決計行。旣至吾家。吾父尤加意禮待。余旣爲公子安置行李。卽至魯西達家。而魯西達待余亦加親。余自念與公子旣爲密友。余胡能不告以祕事。然吾事自此敗矣。一日余舉魯西達之美而賢。而忽地南得心動。乃請一面其人。余以知交。慨然領諾。余引公子至魯西達家相見。忽地南得。一見女美。較農女爲勝。直印入忽地南得之腦筋。以爲人間第一。凡百美人。無再出其右者。見後默然。狀如中惡。而亂其心曲。則時時索女之書及詩。余平日珍藏。不肯示彼。一日魯西達書至。竟落其手。書蓋趣余稟白二親。趣行婚禮者。公子讀書。見文詞嬌婉纏綿。則失聲而呼。遂專意於魯西達。對余誇魯西達之美。余妬念立爲之生。意頗快快。但覺公子。無語不稱魯西達。余益厭聞。雖魯西達未嘗屏予。而每日面余。必述其愛情。而余終省省加以防備。患其中變。一日魯西達向余借高廬亞馬底本傳。奎沙達一聞亞馬底之名。心卽大動。言曰。爾謂魯西達能讀是書。則已決其大非常女矣。卽不必盛傳其美賢。然已矯矯爲人間所

罕有。凡女子能讀是書。則才貌決臻高頂。吾今甚願足下。假以是書。並假以魯格羅之傳。嗟夫。果此女願讀俠義之書者。吾家無慮千卷。以吾沈酣於俠義之傳有年矣。今則一卷皆無。前有魔術之眩人。一夕盡挈吾書而去。蓋吾一聞俠義之書。直嗜之如日光月影。爾幸勿怪中斷其言。祈再著意言之。自奎沙達語後。而卡治諾竟垂首不言。少須張目言曰。吾甚信此事。真而無僞。人果言馬打西麻與伊里沙巴無情愫。其人乃真顛預。(二人蓋亞馬底傳中之事。)伊里沙巴者。良醫也。能治危病。馬打西麻。爲加他西司之夫人。馬打西麻。在亞馬底傳中。爲重要之人物。而伊里沙巴。與此女在樹林中。同行同宿。乃無苟且之事。此書中之所云。故風人斥其無理。奎沙達大怒曰。上有皇天。奈何敢詆毀此二賢。在法當死。馬打西麻。爲抱貞守節之貞女。況身爲公主。乃能與醫生苟合耶。凡人敢詆毀此女。直爲妄言之人。吾敢與其人立約。步也。騎也。刀也。槊也。必作一決鬪。以明公主之無他。卡治諾聞言。怒張其目。視奎沙達。似馬打西麻。爲奎沙達之親串者。卽亦大怒。風病立發。卽檢取大石。立擊奎沙達。奎沙達中石而仰翻。山差邦立時趨救。撲此風人。然風人力巨。撲山差邦於地上。以脚蹴之。牧羊老人趨救。亦爲風人所撲。飽試老拳。疾奔入林而去。山差邦旣起。太息不止。則怨牧叟之不言。故不爲宿備。叟曰。吾不言此

人。既饋之食。且面目忘失而用武耶。何爲怨我。山差邦尙嘵嘵而辯。於是山差邦擣叟之髯。而叟亦引山差邦之髮。彼此同蹶於地。奎沙達遂強起力解之。山差邦尙賈其餘勇。言曰。彼非武士。蓋平民也。吾非落其門牙不可。奎沙達曰。叟無過。不宜毆。卽以溫言慰叟曰。汝尙能招取卡治諾。竟其後文否。叟曰。否。彼蹤跡無恆。何能覓取。果知其處。何惜一言。然彼無食。間日必出而求我。或可見也。

第十一章

奎沙達此時。辭牧叟上馬而行。山差邦以驢隨之。山石犖确。至不易行。師弟均無言。而山差邦意待其師發言。久之無聲。山差邦不能忍。卽曰。吾師幸勿罪我。我意恨不至家。面吾妻子。可以恣意放言。不似從師之拘謹。今吾從師於艱難險阻中。爲苦至矣。而又禁我勿言。苦殆甚於生瘞也。夫長日爲冒險之事。無復他事。但飽受老拳。又聽人蹴我。此尙可忍。唯禁我勿言。苦尤難堪。奎沙達曰。汝欲發言。銜其詞藻可也。惟發言當在山中。一出此山。卽宜緘默。山差邦曰。此間區區之地。不伸吾意。必隨地皆可言者。吾心始暢。今尙有請者。適風人言馬達沙者。或馬達西。與師胡涉。何爲以性命相博。果師不斥其誤。則

風人或竟其說。惟師發怒。故受此禍。然則師亦多言。受人一石。吾雖無言。而腹上亦受風人踐踏。師尙何咎我之多言。奎沙達曰。恨爾不知書中之意。彼馬打西麻者。千古之貞女也。彼敢妄言。在義吾宜急擊其脣。吻以斷之。況彼身爲皇后。乃下盼醫生。此誠汗蠟之言。吾身爲俠客。胡能甘受。彼伊里沙巴者。雖爲醫生。誠聰明而忠愨。爲皇后侍醫。且爲顧問之官。爲后劃策。若云皇后與之苟合。則爲言過褻。宜處之以重罰。卡治諾信口肆言。或亦不解書中之意。或風病發。故言之無端。山差邦曰。風人安有思慮。然大石幸中師腹。若以蓋頂。又將奈何。果石及腦開。則取償亦將無術。以法律不罪風人也。奎沙達曰。山差邦。汝焉知俠客之行爲。首當保護美人之節操。勿論風人也。抑常人也。終不許其有犯美人之清譽。馬打西麻之賢且美。尤吾生平所傾服。蓋此人在美人中。落落光明。爲千古閨秀之模楷。當其遇難之時。醫生爲之劃策。脫馬打西麻於難。而無知之俗子。乃妄發議論。污蠟清操。余敢百口力辨其妄。純爲捕風捉影之談。山差邦曰。吾無識。不敢辨其是非。亦不察旁人之議論。蓋悠悠千年之死人。非我麴包牛奶。吾何爲刻刻爲之當心。天下人多半爲己。惟上帝始有公心博愛天下之人。吾其敢比並上帝耶。夫上帝有大力。始足管人閒事。而閒事於我又胡涉。奎沙達曰。爾言固不爲無理。然甚悖吾意。後此

但默默據驢背而行。吾事汝不應與。前事可不必言。而後之所爲。吾當一一守吾俠客之戒律。汝何知者。山差邦曰。夫俠義之戒律。必令人穿林渡水。登高陟險。膚革供人鞭扑。以此爲俠義乎。奎沙達曰。此何與汝事。汝可勿言。吾之陟險登高。意別有屬。豈必覓此風人。蓋欲在是間。爲驚天動地之事。使萬方咸震。吾名且垂之史冊。爲俠客中出類拔萃之人。於願始足。山差邦曰。據是以行。不冒險耶。奎沙達曰。是安得險。所恃者志。卽有不愜心之事。亦不足遽奪吾志。山差邦曰。何謂志。又何謂奪。奎沙達曰。志卽恆心也。譬如吾遣汝幹事。汝必遵守而行。終始如一。則吾心悅。卽爾立志幹功之時。而榮名亦隨之而得。汝當知身爲吾之弟子。故不能不與爾談立志之事。汝尤當知。亞馬底當日。在俠客中爲完人。亦爲先達。果有人欲抑而下之。則直謂之妄想。譬諸畫家。欲得名於時。必得佳譜而臨之。始能得名。然後神而明之。始成大家。卽學俠客。亦何莫如是。然須從謹慎堅貞入手。步武尤利昔司之爲人。尤利昔司之傳。爲侯莫爾手筆。描繪其爲人。匪微不至。此外尙有大文家梅支魯所爲書。則全敍忠孝之武士。然終不及亞馬底。亞馬底實俠客中空前之人。吾不之師法。又將焉取師之。法之匪一不肖。則可以傳名於後世。山差邦汝尙未知亞馬底之謹慎堅忍。及其愛情。直令人五體投地。其尤可取者。在別其夫人阿

雷亞納時。夫人不直其人。而亞馬底遂避遯入山。籲天自悔。此一節吾甚慕之。蓋學此一節。較其他爲異。亞馬底殺妖怪。誅野人。爲事頗難。惟此一節。頗愜吾心。吾故學之。今此深林寂壑之間。卽我修身之地。故戀戀不忍舍之而去。山差邦曰。此山寂寞。豈吾師幹功立業之地。奎沙達曰。吾不言學亞馬底。與其妻反目之故。中懷悲愴。故避遯山中。用自懺悔耶。余此時不惟學亞馬底。且欲學阿蘭斗。阿蘭斗之妻安琪利卡。與外夫利豆婁。幽會於水際。爲阿蘭斗所見。則狂病立發。拔樹斷水。殺牧童。驅其羊羣。焚其團焦。且自焚其室。散去其馬。種種風病。悉紀於書中。吾則深慕其有趣。亦欲學之。蓋狂病不必學。而孤憤自廢。良可味也。然特一時興到之言。實則吾心專屬亞馬底。亞馬底之悲號自廢。初無殺人焚屋之事。吾但學其猖狂。則後來之榮譽。當與之方駕而齊驅矣。山差邦曰。吾雖不學。敢謂世之武士。果學此二子者。皆愚悖也。夫以聰明之人。胡乃學人之狂病。且先生未有家室。而女士打魯西尼亞。亦未嘗開罪於先生。爲不貞之行。先生憤無可憤。何爲顛倒覆亂其所爲。奎沙達曰。我別有懷抱。爾不之知。凡爲俠客。多與風病爲鄰。今打魯西尼亞。固不吾棄。然吾不先示以狂易之狀。則彼無所畏懼。或且失檢。則吾悔已晚。不如僞風以警之。且吾宗旨已定。學亞馬底。甚洽吾意。汝勿言可也。須知吾近日實有風

病。或且遣汝賣書一行。苟得報書。則吾病當立愈。果報書適如吾意。則吾可以匆匆立歸。否則有幾微之違言。則吾將不避痛楚而冒進。風否懸此一楸之內矣。今且問汝。吾所得之金盃。爲賊所破。其餘屑尙有存乎。山差邦大呼曰。吾師所言。吾不忍聞。此等語使人聞之。未有不嗤爲狂易者。師前云。伐國取島。命我爲總督。此直夢嚙之言。夫以雍髮匠之銅盆。名爲金盃。則伐國取島之言。寧復可信。蓋非風狂。亦必有腦病者。此破銅盆尙存吾裏。意歸家時。命匠人修之。爲山妻盃器。奎沙達曰。吾性喜光明之盃。甲。吾敢立誓。以爾爲至愚之人。實從來武士弟子所未有者。爾從我久。冒險亦久。乃尙不諳弟子之行爲。且不明俠客之心迹。何也。須知吾所行之事。均光明而磊落。汝宜傾服之不暇。乃疑慮環生。此中無疑案。是必善於妖術者。隱中愚弄爾心。故蔽聰塞明。至此田地。明明一奪目之金盃。汝則謂之銅盆。則眼瞇矣。若更問第三人。安知不別有所謂。雖然。爾旣謂之爲銅盆。則吾心略安。若發明其爲金盃者。則不知將生何許之狙刼。備不勝備。又將奈何。且戴此金盃之人。亦或不知爲古人所遺。果知爲希世之寶。則必舍命自衛此盃。何至竟落吾手。今吾方學阿蘭斗之毀甲裂裳。亦無須此盃。若見而碎之。彌復可惜。不若汝善藏之爲佳。且行且語。不期行至危石之下。拔地峭立。流水環之。旁有草地一區。芊緜

可愛。且野花送馨。清寂無人。奎沙達卽欲留此。行其懺悔。懺悔者。懺愛情也。奎沙達四顧山容。卽呼曰。天乎天乎。此地適爲傷心人呼籲之地。蓋吾之眼淚如泉。將與此水爭流。而噫氣成風。能一一動此林葉。此間清涼寂寞。千古傷心之人。爲美人所拒。必於此間。恣哭以呼天。今勿論山靈山鬼。悉來聽我。愬其傷心之語。嗟夫。打魯西尼亞。汝身無異初陽。前此光明。今乃爲翳翳將入之景矣。吾爲汝翁受千艱萬苦。悉爲汝之不吾愛。今願上天。佑汝平安無恙。林木果知吾心者。當動其枝葉。以代點首。示其領解吾言。則吾心庶幾略慰矣。山差邦聽之。吾願汝長隨吾身。試觀吾舍其安樂之境。至此飽受艱虞。此正俠客無聊之排遣。語後下馬。去其鞍轡。言曰。魯林安替。汝今自由矣。恣爾所行。不必隨我。古人野司拖魯夫之馬。斐波。當不及汝。卽佛蘭提諾爲巴打麻所乘。方其得時。爲價甚鉅。而皆不汝及也。山差邦曰。吾師放馬。吾且喂之。與其置此山中。不如授我。爲師賣書與打魯西尼亞女士。且師旣佯狂。無須此馬。吾得馬而行。可以代步。奎沙達曰。可。今茲不能遽行。當更留三日。汝今爲我證人。視吾行爲。然後拾而告我美人。或能見信。山差邦曰。吾見師行事久矣。何待更觀其餘。奎沙達曰。前此猶不改常度。今當去吾盔。裂吾甲。褫吾汗衫。以石自叩其顛。俾之作奇響。此始爲佯狂之真際。山差邦曰。吾師與石塊宣戰。

宜慎。果頭顱一破。卽欲佯狂。亦不可得。此事弟子決不謂然。夫以頭抵棉花及馬韉。不愈於觸石頭耶。夫仿倣亞馬底。倣其似不必倣其真。吾一一歸白打魯西尼亞。言師狂病。彼自傾聽。何必流血被面。始爲真狂。奎沙達曰。爾言殊善。惟吾佯狂之事。初非兒戲。須慎重以出。使人信以爲真。果爲人所覺。卽非俠義行爲。凡行俠之人。初不行僞。僞卽非俠。譬如將以首觸石。乃故觸棉花。以免其痛楚。其罪乃與妄言同科。吾不爲也。故以石觸腦。必使聽之有聲。方不成僞。所以命爾隨帶膏藥。及裹創之布。此二物之所以必需者。以吾聖藥之罐。爲石所碎。療治無方。故降而需此。山差邦曰。吾不幸代步之驢已死。於未死之前。藥膏及布。已盡失無遺。且吾師所製之聖藥。吾思之尙突突欲噦。今無他法。請師速速作書。吾立時以馬行矣。苟得報書。卽飛馳而歸。免吾師於困阨。奎沙達曰。爾對美人語時。且述吾在地獄中足矣。山差邦曰。吾安能陷師於地獄。吾宿聞牧師言。地獄中萬無贖罪之例。奎沙達曰。何名贖罪。山差邦曰。凡人一入地獄。永不翻身。今吾師但佯狂而已。非復地獄。吾苟以書上打魯西尼亞。一得報章。則吾師立時出險。寧有地獄之可言。吾今一面美人。必痛哭流涕。述師之苦。使美人惻隱之心一動。則吾師立出沈淪。奎沙達曰。善。唯此書如何着手者。山差邦曰。吾師作書時。尙須作三驢之賣券償我。奎沙達

曰。吾既允汝。那復能忘。今此間無紙。以樹葉書之可也。古人亦有以蠟代紙者。今既無紙。而又無蠟。吾將奈何。雖然。吾得一法矣。彼卡治諾不有日記本乎。其中有鉛筆。吾即掣其紙作稿。汝路過村莊時。託學校校長膽之。若無學校。則託教堂之書記亦可。唯勿索遺囑之書手。此等人書法。多模糊。使人不可辨認。山差邦曰。書後無吾師簽字。則讀者將斥爲僞書。奎沙達曰。亞馬底寓人書。嚮不簽字。山差邦曰。書不簽字。可也。而三驢之券。安可勿簽。若匆匆作數字而不簽。則師之家人。見字亦將不承。奎沙達曰。即於日記上簽字授爾。可也。爾以吾書示吾姪女。當即予驢。唯吾與美人書。宜託人膽正。爾當爲我書。當瑰克蘇替之名。又書別號。曰慘形。汝爲我了之。足矣。彼打魯西尼亞。初不識字。亦未嘗得吾書札。此書爲吾寓彼之第一櫛。蓋吾二人之愛情。非色慾之愛。以禮自防。動中規矩。雖相處十二年。吾實奉爲至寶。顧但相見四次而已。且此四次中。彼亦未知吾之愛彼。蓋彼之二親。闢教極嚴。不許軼出禮法之外。彼父名老龍周。母名亞路丹乍。山差邦忽曰。打魯西尼亞。乃老龍周女耶。此女又名亞路乍老龍周。奎沙達曰。然。此女之情及貌。蓋天下無第二人。山差邦曰。此女吾知之甚詳。猥賤極矣。貌不逾中人。然健碩如男子。且聲如洪鐘。不類閨秀。尙憶得一日。彼立於高塔之上。呼田作之農夫。高處發聲。而咪許

以外。皆聞其語。此女亦頗自由。好談談。其遇男子。如侮小兒。匪所不言。百無顧忌。吾師既欲佯狂。聽師自便。即使有人知之。亦不過謂師眷戀一美人而已。今當趣行。爲師致書。以離家久。亦欲歸面一視吾妻子。惟此歸一見打魯西尼亞。或至於覲面。不復相識。蓋此女久在田間。經風日所曬掠。面目黔黑。正自難料也。然私心所竊怪者。以爲吾師愛公主。及大家之閨秀。今乃愛此傖荒之女。似不值吾師之佯狂。師前此曾使敗卒。匍匐打魯西尼亞之前。乞其憐恕。果敗卒徑如師言。往面此村女。吾實不知打魯西尼亞。將如何發遣是人。思之令人捧腹。果使吾師。戰勝武士。使其赴女家乞哀。非遇此女於碾坊。卽遇此女於田次。相顧愕眙。結舌不知所對。寧非自敗吾師之英名。夫武士之伏罪。固已懷慚。乃伏罪於傖荒之女。則慚且加甚。奎沙達曰。山差邦。吾已累累誠爾勿言。爾必饒舌。爾之尖薄。可誅甚矣。雖顛預不省大體。然偶出一語。直同快翦之刺吾喉。吾今再申告誡。引據故典。令爾聽之。爾方能悟而知悔。前此有豔孀。愛一男子。此男子爲學校之僮廝。一日主人。聞其奴有外遇。卽自至豔孀之家。導以訓辭。曰。女士。道人有一事。至以爲怪。夫以女士之美而有才。且擁厚資。胡爲不擇人而事。乃淪於下賤。寧非自貶。須知吾校之中。有博士學士。品望皆高於此奴。女士胡不慎選。如就果園選果。取其甘芳者。奈何取

及下劣之品。媼曰。先生誤矣。先生謂我眷此僮爲無目。實則爾之思想實腐。汝謂我無目。然吾之禮重其人學問。乃過於亞雷司透士也。山差邦聽之。汝謂打魯西尼亞劣。吾則謂大國之公主。彌復不如。汝今試思。古今詩家。盛道美人之美。試問世有真美人。如彼詩家所言耶。古時固有美女。如亞馬雷加拉他斐里司者。往往見之。詩歌紀載之中。至於劇場之上。皆盛飾其態度。實則果空諸一切耶。汝今幸勿拘拘。吾敢質言。詩歌中所述之美人。皆彼自逞其才藻。以炫人之視聽。使後人讀之。心醉其豔情。以爲實有其事。今吾之打魯西尼亞。人既美麗。行又堅貞。至於出身猥賤。吾所不計。弗類男子立朝。須講門第。今打魯西尼亞。入我目中。實無人能跨其上。須知天下但有二物。足以動人。一則女美。一則女之令名。今二物全備於打魯西尼亞之一身。以吾思之。適爲吾心中之第一人。不可增亦不能減。卽古之蟹蓬。及柳不西亞。皆不如吾打魯西尼亞之美。卽如羅馬希臘。列女傳中之人。一一皆莫望其後塵。矧在尋常之女子。今吾已屬意是人。卽有嘖嘖之人言。吾決不爲之動。山差邦曰。先生聽之。吾蠢蠢如驢。不審吾師之談吐。今但問械札成乎。一成吾卽上道。奎沙達卽出日記之本。書於空頁之上。卽朗誦以示山差邦曰。此爲吾之稿本。防爾中道遺失。故朗誦一週。令爾記之。口述吾意。以告玉人。山差邦曰。吾師

宜多作數椀。果遺其一。尙有其二。以吾腦力至鈍。有時並吾姓均忘之。胡能記師言情之佳作。雖然。亦願聞之。奎沙達曰。善。然汝當注意以聽。卽曰。打魯西尼亞女士見此。吾自別汝上道。如刀剜吾心。今故作書問爾。眠食平安。果女士斥我。不使我有冀望之心。則我亦甘心自安命舛。不敢怨咨。直容忍至於蓋棺而止。今吾忠信之弟子山差邦。傳述吾言。並吾所以戀爾之故。果女士憐我在困苦之中。則我命或得而偷生。不遽兇折。脫一決絕。則我尙何言。亦忍死伏爾刑威之下。不敢匍匐以求生。慘形武士啟。山差邦聞言。卽曰。吾自有生以來。初未聞此妙語。情文委婉。入人心脾。然則吾師文武兼長。實爲當今之豪傑。奎沙達曰。苟爲俠客。胡可不通文字。山差邦曰。今更請吾師爲賜驢之券。語貴堅實而簡明。俾一見卽知爲師之手筆。奎沙達曰。可。書旣復讀示山差邦曰。姪女見此。汝一見吾書。卽將家下之五驢。分其三驢。與吾徒山差邦。此書卽爲吾之手書。本年八月廿二日。山差邦曰。宜簽字於其後。奎沙達曰。可勿簽。但書首之字母兩字。卽爲憑準。勿論三驢。卽三百驢。得此亦可得也。山差邦曰。敬辭吾師。今上馬行矣。吾急欲賣書遠去。不欲面吾師佯狂之狀。吾見打魯西尼亞時。必以師怨慕之情。慄奉白。奎沙達曰。爾且少待。觀吾佯狂之狀。爲變相以示汝。蓋半句鐘中。吾已能備諸狂態。後此與美人相見。可以

滔滔爲無窮之言。惟勿過火足矣。山差邦曰。吾師愛我。幸勿示我以赤身。吾不解師之佯狂。以爲風病果發。必大痛不可自止。吾爲痛其死。腦力已疲。不堪再哭。佯狂可也。赤身不可也。一瞥而過。吾卽上道。以行速歸亦必速。且能詳致打魯西尼亞之詞。果打魯西尼亞。抗拒吾師之盛意。吾將以武力劫取之。夫以吾師之文武兼資。乃爲此婢子。備嘗艱苦。而仍憤憤如不聞知。則非劫以武力。彼焉能悟。奎沙達曰。山差邦。幸勿如是。果如是者。亦可名爲風狂。山差邦曰。吾實非狂。但暴烈之性。不能堪人之梟險。今亦不必言此。但問吾行後。吾師飲食何恃。今忍饑已二日矣。師將學阿蘭斗。殺牧人而奪食耶。奎沙達曰。此事無關。爾卽有美食。吾亦弗進。但食山果。及野蔬與纖草而已。以我身方極力懺悔。冀美人之憐我。山差邦曰。吾不識路。而此地又極幽僻。果迷途不至。又將何以報命。奎沙達曰。汝去時處處識之。吾長守此間以待爾。且度爾垂歸之時。則卓立於高峯之上。如雕鵠。爲爾豎表。而識其道里。此外尙有一法。汝行時沿道以刀斫樹而過。直出於官道。迨歸辨其所斫之樹以進。則不至於迷道矣。山差邦曰。此法至善。遂如言拜別。彼此咸哭。山差邦始上馬。奎沙達則堅囑其慎飼此馬。山差邦且行且斫道旁之樹。忽聞奎沙達大呼其止。令觀佯狂之狀。山差邦不顧。然數步之後。復迴馬言曰。請師出其狂態。吾

將舉示打魯西尼亞。然但演一齣可也。奎沙達曰可。汝姑待之。語後。立去其禪。左右狂跳。復舉左足自加其頂。山差邦不忍更視。迴馬立行。復沿途斫樹爲識而去。

第十一章

山差邦去後。奎沙達獨留山中。然心緒起落無定。思倣阿蘭斗之殺人奪食耶。抑學亞馬底之自怨自艾。旣而曰。阿蘭斗固勇猛。然爲人邪術所蠱。針入其足心。竟不能死。蓋阿蘭斗已宿備。以鐵爲履襯。故針不能入。後此與布爾那斗叩斐有戰。而布爾那斗叩斐有亦多力。力扼阿蘭斗。幾閉氣而死於郎窪里。已而阿蘭斗果風。蓋其妻安琪利卡。與外夫利豆婁作幽會。阿蘭斗見之大怒。因而成狂。利豆婁爲木爾人。髮捲而曲。曾侍阿佳曼替爲奴者也。雖然。妻旣不貞。而竟至於狂易。此大誤也。蓋我之所遇。與阿蘭斗異。奈何學之。至於打魯西尼亞。少小均未見木爾人。今尙守貞。吾奈何疑其有外遇。卽佯狂亦不能使其人諒我。此阿蘭斗萬萬不可學者。至於亞馬底。初無佯狂之事。但有傷心。因見其妻。禮貌不恭。抑抑逃至深山。幸有隱士。與爲伴侶。而亞馬底卽痛哭愬其反目之由。已而上帝垂憐。竟拔之出困。

此爲真際。在義宜學其人。不宜學阿蘭斗之拔樹斷水。不近於人道。於是決學亞馬底。既而又思。亞馬底爲妻所輕耳。若吾之打魯西尼亞。特意中之人。未成婚禮。亦無見輕之事。何爲學之。惟彼此睽離。亦可謂之輕我。今非禱告於山靈不可。所恨未逢隱士。何從訴我苦衷。於是徘徊於山間。偶爾得詩。卽劃沙爲字。或以刀鐫之樹皮。爲詩既多。其大略可辨者如下。詩曰。高樹葉青青。風雨難飄零。小樹亦婀娜。吾恨何由形。關懷爾盛衰。落淚光晶瑩。跡遙心則親。執迷何時醒。佯狂山水中。山水悲伶俜。我心對山水。焉知愁冥冥。熱惱火始然。居此如囹圄。永永不更悔。那復言零丁。其不爲詩時。則上下狂奔。語風咒月。至饑疲之時。則覓野藪而食。雖不卽飽。然亦漸漸失形。獨居可三禮拜。面目全非。佹僂如丐矣。此時山差邦已行。覓得大道。向土薄蘇道行一日。明日至一肆。卽當日以氈裹擲之地。甫見肆牆。而中心已動。則思越過其門。不復思啗。乃饑極復近肆門。徘徊不敢遽進。忽自門中出二人。似曾相識。卽曰。此非山差邦耶。隨其主人。行俠於外。其人曰。然。其馬卽當瑰克蘇替所乘者。此二人卽奎沙達之友。一醫生。一薙髮匠也。二人旣見山差邦。卽曰。山差邦胡來。爾主人安在。山差邦亦正相識。乃不言主人所在。言有要事。必趣爲之。不能遽告以主人所在。薙髮匠曰。汝何匆匆爲此不經之語。汝謂我不復尋究其事。

耶。脫爾不言。卽屬謀害。強奪其馬。今試問爾。能否見告。不然。將告警察。捉爾論抵。山差邦曰。彼此同鄉。何有此問。人不殺我。我不殺人。亦無行劫之事。何至畏汝。吾師卽在迎面之遙山中。佯狂懺悔。此事何關於我。亦不待二人細詰。則一一述其行蹤。言將以書告打魯西尼亞。卽老龍周之女。吾師思慕此女。至忘寢食矣。醫生及匠。聞言大驚。亦宿知奎沙達爲風。然尙不如是之甚。於是索書觀之。山差邦曰。此特書稿。尙須託人謄寫。醫生曰。吾爲代書可也。山差邦卽出其日記之本。願已墜落。再三捫索。亦不能得。蓋來時不曾挈此日記。於是大驚。顏色慘變如死人。因四覓其衣囊。因憶及不曾挈取而行。乃跳躍自咒。批頰擗鬚。匪所不至。醫生見狀。卽曰。胡爲如是。山差邦曰。吾太憤憤。不惟失其書稿。且失驢券。匠曰。何謂驢券。山差邦曰。日記本上。書稿在內。又有一券。令其姪女。賜我三驢。遂述其驢死之故。猶不勝其欷歔。醫曰。主人既有是言。須另書一券。方能得驢。券稿不足恃也。山差邦意解。言曰。然則券無效者。書亦無效。唯書中之言。吾尙能記憶。匠曰。胡不述誦。請醫生書之。山差邦則沈吟熟思。以手搔首。復仰首視天。俯而視地。再敲其指。仍不能言。聽者均焦悚莫耐。山差邦曰。二君聽之。吾心似爲魔鬼所憑。竟一字不能記憶。但憶得第一句。少須曰。吾得之矣。吾傷心一如刀剜。夜不能寐。因述其親愛之言。吾都

不省記。書末則曰慘形武士白。醫生及匠。咸曰。汝更述其大意。乃山差邦並所憶之第一句。亦錯落顛倒。不復成文。此外尤一一述其師零星之軼事。惟在此肆中。爲人裏氈相擲。乃不一言。但曰。打魯西尼亞。果不與吾師抵抗。則師必安心行其俠義。大則爲帝。小亦爲王。蓋師曾許我。師如爲王。我卽爲總督。且此事至易。師武略旣高。戰無不勝。爲王豈難事哉。師且言。旣尙公主。必以宮嬪之美者妻我。並贈厚奩。山差邦且言。且撚其鬚。而醫生與匠聞言。知奎沙達之風病。傳染及此鈍奴矣。然亦不言。知受病尙淺。卽謂山差邦曰。爲帝爲王。但得身健無病。謀自可至。且不止爲此。並可作大主教也。山差邦曰。先生聽之。果吾師舍帝王不爲。爲大主教。先生亦教會中人。試問吾當得何職者。醫生曰。易哉。師爲主教。弟子必得厚祿。且有腴田。足以自活。然必屬之未娶之人。且須誦經識字。山差邦曰。吾則已娶。且不知書。果吾師爲主教。吾將何利。唯帝王始稱吾師。卽吾亦獲霑餘光。薙髮匠曰。山差邦。萬勿遠慮。吾必力勸其爲帝。與俠客之分際始合。主教不易爲也。山差邦曰。吾意正與君同。雖吾師多才。百凡皆宜。然主教之職。與吾師大不相稱。今吾唯力禱上天。勿令其誤趨入道。非帝王到手。則吾輩胡能依吾師以自活。醫生曰。爾言至明白。今吾二人。當見爾主人。請其勿太自苦。今茲適當飯時。可入餐堂矣。山差邦曰。吾

不入此肆。後當告二君以故。二君果能以熟食餉我。及生芻一束秣吾馬者。足矣。二人遂入肆。少須薤髮匠。將肉食餉之。且秣其馬。遂入與醫生。謀取歸奎沙達。醫生遂決策。以爲適中奎沙達之意旨。醫生矯裝爲女士。薤髮匠則矯裝爲男僕。同至奎沙達隱處。吾僞爲哀乞求助之狀。則彼爲俠客。決無不援之理。吾言爲武士所侮。請代復仇。必仇復以後。始告以家世。此蓋以餌得魚之法。引其歸家後。更以術止其風病。

第十三章

薤髮匠深以爲然。趣立行之。卽與肆主人商酌。假取衣裙。主婦不可。醫生脫衣爲質。始允。而薤髮匠則加僞髻。蓬蓬繞頰。肆主婦問狀。醫生略述其故。肆主之夫婦。卽知爲狂病之武士。在此製藥。並山差邦爲肆人裹氈拋擲事。於是大笑。卽爲醫生扮飾。醫生年可三十。髻亦弗長。薤之頗光潤。如中年之婦。衣布衣。加黑絨之緣。然皆古式。不同時世之裝。略挽一髻。戴寬簷之帽。上加烏羽。幾掩其額。橫坐驢背。薤髮匠亦隨跨一驢。與肆主別。而肆中女僕。亦禱祝其成功。二人尙未出門。醫生忽自念。身亦傳教之人。

奈何以巾幗自汗。頗躊躇不能遽出。卽謂薙髮匠曰。吾意汝易裝爲女。我易爲男僕。試不至得罪於上帝。果不改裝者。我決不行。正商酌間。爲山差邦所見。則大笑不可止。於是薙髮匠允醫生所請。復入易裝。醫生則教以女子之態度語音。俾奎沙達見而信之。匠曰。吾了了於心。爾勿絮絮。必一見奎沙達後。吾自有術以致之。乃復騎驢而出。山差邦已受二人指授計劃。亦願爲之導。行次。山差邦言在山中。曾遇一風人。並不言及金錢事。防一言則金錢弗落其手。故祕而不發。明日至山中。已見所斫之樹皮。遂彼此檢約作晤面干請之言。乃謂山差邦曰。此間荒僻。非覓帝王之所。故吾二人拔而出之。俾圖大業。不惟爲爾主人。亦爲爾計也。且囑山差邦。至時若不相識。至問打魯西尼亞之書。汝則云已致之矣。以女不識字。且不能作書。但寄聲報言。當速歸相見。勿太自苦如是。且告山差邦。吾之誘彼出山。正爲圖王張本。此間非其地也。且不令爾師。有大主教之思想。山差邦大悅。甚感二人之恩意。力勸其師爲帝。不爲主教。則己之總督在個中矣。卽曰。吾先至主人之前。述打魯西尼亞言。而吾師當立時出山。無庸二君之跋涉。二人聞言。深以爲然。且言吾二人待諸山外。於是山差邦騎馬入山尋主人。而醫生與薙髮匠。則坐於小溪之上。林陰之下。靜候報章。此時炎暑未退。時正午後。酷熱中人。二人坐談。以待山差

邦。忽聞有作歌之聲。雖不和以琴。而音韻至清婉動聽。二人既訝。且歎其美。時歌聲且行且近。歌詞高雅。不類牧豎之曲。歌曰。世間何物亂我心兮。惟彼美之輕予。世間何事使我戚戚兮。奪我掌上之明珠。予將何術以自醫兮。但有畢命於須臾。詎舍死獨無他法兮。能生我片晌之歡娛。已而已而。非死卽狂兮。天之阨我胡爲乎。此時但聞其聲。不見其人。二人尙引耳以聽。待其再歌。已而無聲。二人方欲起尋其人。而歌聲又作。歌曰。蒼蒼其助我兮。當知人心之不同兮。人人乘險而抵巇兮。宜斬刈之若蒿蓬。歌已太息悲歎。如吐深哀。二人卽欲起覓其人而問之。遂沿聲而行。見石上危坐一人。正如山差邦之所云。果風人也。卡治諾見二人至。亦不之避。但垂其首。不視此二人。醫生卽進前爲禮曰。先生胡鬱鬱至是。胡不舍此而去。圖功立業。正未可量。何爲寂處此山。至於槁死。卡治諾此時。腦氣甚清。且見二人服飾不同。卽引目視二人後。始言曰。二君勿論爲何等之人。似上帝所遣。拔我於幽邃之間。歸入人境。顧乃不知。吾爲落魄之人。深愁萬種。初無能解之時。君意似以我爲狂易且殆。然吾亦不怪其輕我。我固有狂病。靈明全失。不知所爲。迨神宇稍清。亦頗悔狂時之舉動。則一一舉吾不幸之事告之。人既諒我。則狂病發時。或亦不以爲罪。顧亦不能助予。但博太息數聲而已。今二君果爲勸我出山者。願勿費其

脣舌。諸君卽極力勸我。顧我仇莫報。我心又烏能消釋。二人同聲曰。君胡不自述前事以告我。卡治諾卽述其前此告奎沙達及牧叟之言。以奎沙達中斷其語。遂不竟述。此時則補述其終了之事。曰魯西達之書。所以落忽地南得之手者。以情書適夾於亞馬底本傳之中。書曰。兒逐日細觀君子行爲。大愜吾心。故一心屬於君子。夫兩心旣已相契。則須急圖成禮。吾父深器君子。其待我尤有慈愛。初不忍拂吾之意。果事事合理。翁亦佳許而無言。今則專候君子報章。吾但有恭候結褵而已。此書至後。吾已立決求婚於彼父。而忽地南得亦大慕其人。卽以計敗吾姻事。吾一不之知。卽以魯西達之父所言者告此僉壬。且曰。吾不願面告吾父。防以年事未屆爲辭。尤述魯西達之才貌貞節。實爲西班牙中最高之女德。但防吾父不答。趣吾至公府取進止。吾旣一一述其心緒。而忽地南得曰。吾爲爾請諸阿翁。俾允此婚事。孰知此賊包藏禍心。爲世界上最上無等之兇蠹。匪惡不備其躬。遂出詭謀。奪吾約婚之女。而吾竟無力抵此禍事。夫以忽地南得之才具家世。及其交情。無不足恃爲朋友。乃媒謀斗出。使吾猝不及防。此賊當日。卽購得六馬。卽命余引此六馬。與其兄索值。吾不之疑。卽驅馬歸邸。且告魯西達以暫別之故。魯西達且囑我遄歸。請命於吾父。語後。魯西達淚落不止。似有所言。乃不能出口。吾見狀甚疑。

時行期促。亦不再問。遂行。行時心頗戚戚。如防奇禍。迨行時。忽地南得以書予其兄。而大公子乃不令予歸。留余一禮拜之久。大公子蓋假資於別邸。不告諸公爵。防公爵見予。問及忽地南得也。實則均忽地南得之詭謀。羈予。不然。其兄必以馬值授我。匆匆歸矣。此時吾頗不適意。蓋欲歸。且念魯西達臨別之狀。防有他故。顧大公子留余。余不敢抗。四日之後。有人寓書於我。視之。則魯西達手筆也。余手顫。知有變故。非是萬不貽書。卽問郵者。此書何人所授。郵者曰。吾在村中行。遇見一至美之人。淚流被面。招吾至於隱處。謂我曰。吾友果有仁心。爲基督教門中人。當仰視上帝之面。以此交吾情人之手。斯知此事關於陰騭。亦不空行。此間有小裹。足下可取而藏之。語已。以素巾付我。裹一百雷羅。並金戒指一枚。並書一函。吾受書竟。見女士淚如泉湧。吾感其意。故以十六點鐘之晷刻。奔馳至十八利格之遠。郵者言後。吾知大事敗矣。心動手顫。然尙自支厲。讀其書。書詞蓋可知矣。卡治諾吾友。見此。忽地南得。不言代爾向若翁爲爾乞婚乎。願乃自爲之。奪爾之所愛。彼見吾父。再三陳請。吾父蓄勢利之見。慨然允矣。卽此二日中。匆匆行禮。並不令外人知之。爾思吾得此噩耗。烏能不悲。卽爾亦必同情。見書務早歸。至吾家一面。蓋吾之愛爾甚摯。當趣歸救我。我萬萬不落此背信食言者之手。吾讀書後。亦不辭大公子。

卽飛馳而歸。知此賊支我於外。就中遂其私圖。明日至家。適當日暮。遂舍驟於送信者之家。而女已遲我於窗下。（西班牙之俗家家有小窗男子之求婚者恆隔窗而語婚遂始許入女室。）彼乃落落與我弗親。卽衣服亦已變易。由此觀之。男子安能推測女子之隱。而使之終始不奪者。魯西達曰。忽地南得。以勢力劫我。吾父以勢利賣我。今諸人已在大廳中。待吾行禮。匆匆此面。卽永訣矣。彼輩固待我結婚。少須卽當見吾入殮。爾今且勿戚戚。當吾自盡時。爾當臨弔哭我。我於行禮時。吾必與之力辯。辯或不勝。卽出小刃自殊。示鍾於爾身。不奪吾志。吾見狀不知所答。但曰。汝能踐言。則吾慰矣。破彼新約。完我舊盟。果吾腰間之刀。不能自保其情人。則寧死不甘此辱。方吾言此時。未知魯西達曾否一聞。乃聞有人諄趣行禮。卽匆匆而入。而吾之魂靈。亦隨之而去。似白晝昭昭。立成爲長夜之漫漫。知覺俱泯。幾於不辨門宇。凝立如站崗之人。已而爲愛情所感覺。潛入女家。竟無人見。藏於夾幕之後。微窺外間所爲。而心之起落。自亦不能描其狀態。少須。見忽地南得常服入內。不加禮服。少須。魯西達隨其母。並兩女侍同入。盛服耀眼。足以助其玉容。余此時亦不辨其爲何等之衣服。但紛紅駭綠。雜以珠鑽之光芒而已。然珠鑽之光。又安及玉人之貌。語至此。言曰。此腦筋直我之仇讎。何以百事不憶。但憶得魯西達

之容光。歷歷不差毫髮。二君勿罪我。我不幸之事。非細述無遺不可也。醫生曰。恣言之。吾心惻然。不敢生厭。卡治諾曰。少須人集如蠅。牧師後入。引二人之手。問魯西達曰。爾願嫁忽地南得乎。牧師問時。吾卽傾耳聽女之言。蓋吾之生命如懸絲。卽懸諸魯西達之一言。然吾甚悔不露其面。使魯西達見之。或爲吾地。在義宣告魯西達以踐言。曰。汝一踐彼言。卽殺我矣。上有皇天。宜自捫心一問。如此。則魯西達或不至違諾也。尤宜語忽地南得以背義隱奸。劫取朋友聘妻。壞我一生之樂趣。吾卽允爾平安無事耶。願乃木強不能言。及吾寶爲彼所劫。乃悔之已晚。今亦不能與之決鬪。是誠無膽之夫。故憤悔交迸。遂獨奔至此。成爲野人。迨死而止。此時牧師待女發言。吾心甚望魯西達出刀迸命。乃魯西達者。竟徐徐答曰。願之。而忽地南得亦曰。願之。卽以戒指付魯西達。戒指旣換。則生死不再分矣。而奸狡之忽地南得。進抱魯西達。而魯西達不自勝。竟暈其母之懷中。余見狀。苦不可忍。知魯西達所言均僞。而吾之願望亦墮。此時全無生理。似皇天棄我。悲極亦不能哭。如烈火焚心。此時衆見魯西達暈於母懷。咸大驚怖。其母啓其胸衣。忽自懷中。檢出紙裹。忽地南得就燈讀此裹中之字。讀後歸座。以手支頤。如有所思。亦不視魯西達之暈狀。吾乘此紛亂之際。潛逃而出。果爲人所見者。卽自衆中。責忽地南得之奸黠。

賣友。力與之鬪。乃此時竟不爲人所見。得乘間而出。遂決計懺悔。其目不知人。亦不與忽地南得爲仇。既歸。卽至送信者之家。自乘其騾。向外而行。時已中夜。萬聲俱寂。路中怨恨忽地南得之負義。魯西達之無情。貪財慕勢。嫁我仇讎。背其信誓。無天理人情之足語。既而又思。少年之女子。屈於父母之嚴威。既有父母之命。安能力與抗撓。是亦不足深怪。惟以公理言。宜以情告。惟生人既有貪心。則不期至於背信而爽約。余騎行一夜。無心入此山中。遇牧者數人。余問以山中何處爲深邃巉峭之地。牧者告余。余遂犯險直入。冀入清涼寂寞之境。避此全無人心之社會。時騾子疲極。立死於溪上。吾身亦倦不自支。立僵於地。不知其爲何時。迨醒亦不覺饑。見有牧者數人。乞我以食。余模糊中咽之。牧者一一語余以僵仆之狀。爭以爲風病發也。久之。余亦覺腦力時昏時明。言語無度。啼笑不恆。時時咒詛魯西達。吾意一呼魯西達。卽甘死如飴。迨腦氣略清。則又困不自振。若云宿住之地。恆在古樹腔中。食物恃諸牧者。少延殘喘。故得不死。卽在風病發時。亦未嘗當食而屏。有時牧者責我。言饋食而仍用武。余則懇以心不自主。不能以常理見責。往來山中。至久坐以待死。其或不死者。則在吾腦中。能剷刈魯西達之名。則病或可愈。果能於未死之前。腦病能愈。則必將吾生平之事。作爲小說以行世。今則並無其時。一切

付之上帝。蓋魯西達之事。已鑄入腦中。湔滌不能遽淨。二君聽之。此吾不幸之事。已一一告君。安能舒泰吾心。以度此山中之曆日。二君卽有仙方。亦將不已吾病。蓋非魯西達。吾病終不可醫。以彼中道棄我。我心如禱。非死不能了吾一生之局。今已立意求死。以示吾之不貳其心。自此以下。續續甘此凍餒。實無術足以自救。語至此。醫生方欲以言慰之。忽聞有淒厲悲慘之聲。發於林樾之間。二人咸爲愕然。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魔俠傳

(下)

西萬提司著

林陳
家
紆麟
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商務印書館發行

魔 俠 傳
(下)

西 萬 提 司 著
林 家 紆 譯
陳 麟



漢 譯 世 界 名 著



星 3417-2

第四段

第一章

奎沙達之爲人。事事摹古。於任俠一事。尤拘牽迹象。泥古可笑。乃不知方今之時。無所謂俠義者。行之適足駭人聽聞。然奎沙達讀古書多。且博覽小說。凡古人所爲之事。一一踐迹而行。無一出於杜撰。然不通極矣。上章言醫生及薙髮匠。方欲以言勸慰卡治諾。忽聞有異聲猝發。幽咽可憐。顧未見其人。已聞其言曰。嗟夫。蒼蒼者天。吾今竟至此地耶。此地卽我埋幽之所耶。然吾身實不願生矣。此間地幽而氣清。暴骨亦無人見。吾雖死。吾心轉以爲樂。樂豈真樂。亦有人福我。至此寬閒寂寞之區。今尙何言之足愬。雖然。旣至此間。旦夕可以呼天而告。而吾終不告之人者。人皆梟險。不足述吾苦也。且事旣至此。萬無可迴。吾何必苦苦求人。轉自尋其煩惱。醫生及薙髮匠。了了咸聞其言。爭起而往覓之。乃二十步

以外。見一少年。衣村人之衣。坐於槐樹之後。臥石之上。乃不見其面。以此少年。方納足於一泓清水之中。自濯其足。伏身面水。故不之見。二人徐進。繞出其背。少年初未之知。二人見此少年之股。潔白如雪。且脂膩作玉色。玉之美者。不能過也。二人大驚。想此嬌柔之少年。萬非山居者。卽衣村人之衣。亦萬非躬荷鋤犁。力耕隴上之比。此時卡治諾亦正隨二人之後。尋聲而至。醫生搖手示二人。隱身於石後。二人如言斂避。然自石上縱目。仍了了可見。此少年著灰色之短衣。腰束白布。褲亦灰色。冠獵人之冠。褲卷至膝上。脛肉之膩白照眼也。少年濯後。自冠中出素巾拭其足。始昂頭仰望。於是三人咸見。卡治諾謂薙髮匠曰。此少年之美。乃類魯西達。世間舍魯西達。無是佳麗也。復見此少年。去其冠。而秀髮四披其背。髮長且多。幾欲周被其身。不惟背也。於是三人咸知其爲女子。且極人間之至美。卡治諾曰。人間舍魯西達外。真無與此女爲匹者。女引手分其髮。手亦纖白如玉。臂亦半出。玉色輝映。三人均驚駭無藝。爭出與女爲禮。女聞有人聲大駭。以手分披其髮。挈取其身旁之包裹。跳躍而逃。竟不及取其履。然六步以外。足心已爲棘刺。伏於地上。三人爭集其前。醫生曰。女士勿驚。我非噬人之人。初無他意。特來助女士。並問所苦。醫生以手挽起其人。而女尙蒼黃無主。暗不能言。醫生以語慰止之。曰。女士嬌裝爲

男。今已露其真相。當知吾非強暴者。苟需吾力。匪不盡死。請女士述其所苦。吾必爲力。且女士情狀。以絕代之仙姿。爲農奴之裝。入此深山。斷非無故。苟訴所苦。或有解免之方。請一一告我。須知世間不盡僉壬。矧吾輩非一問卽已。雖不能少効微勞。然亦足以菲言。解釋女士之憂。女子聞言起立。視此三人。如醉夢之乍醒者。且似村居人入城市。覩繁夥之區。匪處不屬目者。醫生則任其愕顧。久之。女始太息言曰。今此地亦不能隱吾真相。吾髮已不期而告人。顯吾之爲女身。吾亦何避之有。諸君必欲聞吾不幸之事。並允見助。吾胡深匿而不言。諸君果聽吾言。必爲怏怏。蓋吾身之禍。實無術足以起死而迴生。事關祕密。不可告人。本擬挈入窀穸之間。與吾骨同朽足矣。今此地四嚮無人。亦無他人旁聽。不如懇苦於諸君。以伸吾之積憤。語時紅潮被頰。而醫生則心憐之。趣言其狀。於是讓女下其禪。著其履襪。以便坐談。女如言。振衣著履襪後。女嗚咽久久。始吐其悲音。而三人則坐於織草之上。傾耳以聽。女曰。吾生於安達路夏。彼中有公爵。卽安達路夏。公爵有大聲於西班牙中。公爵有二子。大公子忠愿。保家之主也。二公子名忽地南得。陰險異常。吾父爲公爵之佃人。職同於厮皂。然極富而賤。果不賤者。則吾之被禍。亦不至是之酷。唯血脈不出貴族。雖具絕代麗姿。亦不足自拔其身。實則吾父之門第。亦非下賤。

惟累世農夫。未嘗舍耕而他事。世稱善人。特不官於朝。故不見貴於俗。然積累厚。享用亦豐。不知者亦推吾家爲上等人。家無男丁。但吾一人。愛如拱璧。二老見我而樂。其視家資之富。似轉輕於我。親意既重我。乃悉以家資付我一人司之。吾獨肩家事。部署周至。未嘗使二親有晷刻之勞。餘暇則治女紅。或織或繡。或讀書彈琴。琴之爲用至神。足以蘇人之困。以上均吾家居之常軌。此卽爲吾得禍之張本。非以失德貶操。自招其禍也。吾長日家居。初不面人。偶出但至教堂而已。然每至教堂。必以晨出。出必隨母。且厚加面幕。至於不辨道徑。顧雖如是。自掩其美。然吾之美麗。人人已盡知之。乃有人踵門而求婚。使我不得寧晷。而忽地南得者。卽公爵之次子。一日猝然見我。句此時卡治諾立變其色。醫生防其風病復發。乃卡治諾竟如故。不露暴烈之狀。但目視此女。似知其根柢矣。女不察。亦未覩卡治諾之容。仍自言其事。曰。忽地南得既見我。卽於窗下謂我曰。吾一見神魂喪失。不知所爲。已而一一示我以性情。其中瑣瑣者。吾不具述。彼且賅屬吾之奴僕。面吾二親。用其側媚之術。使老人歡悅。於是每日必至。與吾傾談。且作無數情書。顛倒靡所不至。而吾心終不爲動。恆以峻詞決之。深知其人。用心非正。力欲玷我貞操。然得富貴者求蓬門之女爲妻。自問亦略高其聲價。至屢經懇請。亦不能猛制其愛情。所恨門

第相懸。亦漸漸無攀高之想。惟求之既切。不能不允。吾父一日對我。言忽地南得求婚事。曰。我思其人難恃。不如趣避其鋒。爾果欲離其人。當自擇配。汝果有愜於心。吾二人匪不汝從。吾曰。刻無嫁人之思。然自當以術遣卻其人。後此遂卻之而不面。顧乃愈卻而愈速其前。質言之。忽地南得。或且聞吾將嫁。卽思得一術。一夕吾獨居繡闥之間。嚴扃其扉。一女僕隨侍。忽見忽地南得。自複室出。立吾之前。吾大驚而暈。然卽非暈。而亦不能逸。彼力抱吾身。作情愛語。迨醒。但聞其悲泣之聲。至哀且摯。吾方以爲非出僞託。且年少不更事。竟爲僞情所中。卽使廣有閱歷者。亦莫之覺。此時頗憐其癡情。惟萬不甘爲苟賤之行。自污清節。卽凜然挺立。自壯其膽。言曰。公子求婚於我。作此親愛之言。吾意不如兼挾毒藥而來。吾服毒甘於許婚也。吾一生貞操。較性命爲重。萬不能倉卒爲苟且之舉。質言之。吾初無自敗之思想。爾苟不速去此間。吾當有術自全。汝幸勿以敗柳殘花見目。汝果有人心。萬萬不至劫人於閨闥。我家固爲爾佃。然非奴也。汝幸勿恃貴凌人。且不能逾本分以取償於我家。我雖農家女。亦矜名節。胡能以公侯之貴。下凌平民。天下富貴而無禮。萬不足以屈抱節之貞女。我亦非尋常之女。振撼於爾之門第。遽爾失身。矧爾悲傷涕泣。似皆僞爲。自有識見之。亦未必卽爲爾動。實告汝。我終以父母之命爲聽。

不能匆匆中遽允人以終身之事。汝今勿僞哀詐泣以脅我。我寧甘澹泊。以待吾命運之來。須知吾所以有家庭之樂者。以孝節自完。故見重於父母。若不知自愛。爲父母所輕賤。則我又何樂之足言。爾之爲人。不足妻我。亦不能鉤我之愛情。我之愛情。亦胡能輕易屬爾。語至此。忽地南得泣曰。吾至美之道。魯西亞。汝何忍心拒我。果爾一諾。何人能阻格我之婚姻。我之樂方且浩無紀極。今我之身心性命。悉懸爾手。不寧是。卽死後之靈魂。亦盡屬於爾。皇天在上。鑒我真誠。吾安敢昧其天良以愚爾。語至此。卡治諾聞女自述其名。卽思吾早知其爲是人矣。果乃如我之所料。卽亦不梗其言。聽之畢述。但問曰。爾名爲道魯西亞耶。我久已聞名。吾不幸之事。乃與女士同也。今請更畢其辭。俟女士言後。吾更述其與女士同名之人之不幸。女聞言。卽停睇視卡治諾。言曰。君若知吾事者。胡不明言以示我。蓋我不幸之事。不願自言。君若知之。胡不代述。所云同名。決非同名。事必屬我。天下再有不幸之人。如我者耶。卡治諾曰。女士聽之。果吾猜度能幸中者。何妨一言。正恐傳聞異詞。不能一致。故不敢臆斷。今請女士畢其後來之事。然後吾再以言印證。則大家了了矣。女於是復言曰。忽地南得。顏色誠懇。再以手予我。矢誓如山。吾尙勸勉之曰。門第高卑。旣不可強同。苟一許婚。則爾後來之身世。正自難問。幸勿醉我姿色。墜

其門伐。蓋此婚約一成。若翁必不之允。以公爵之尊。胡能與田夫結爲親串。鹵莽爲之。必滋後悔。卽我亦終身無復歡意。豈不成爲怨耦。爾亦何樂爲之。於是再三解釋。而忽地南得。終長跽不起。必欲得我。一諾。吾百端勸導。皆如聾聵。且陳乞之詞。皆不類貴家口吻。吾旣無術以遣其人。則自籌處置之方。因思自古及今。亦有寒賤之女。上偶貴人。今忽地南得。旣如是之肫誠。或且天心佑我。俾我佳運。何必峻拒其請。且斥去其人。則啣恨於心。勢必仇及老父。亦非家門之福。矧彼爲男子。安知不行強逼之事。吾無力撐拒。則貞節全墮。亦不足立於人世。醜聲一播。如何湔滌。於是心亦搖動。此時忽地南得。已成淚人。似出至誠愛我。於是毅力立消。而否運卽乘此時加我矣。立呼女僕入內爲證。而忽地南得。復長跽申誓。其詞甚摯。誓後復哭。余心大動。此時女僕遽出。而忽地南得之願遂矣。天甫遲明。忽地南得始與吾別。去後渺然。婚事立寢。然臨行敍別。已不類前此之真誠。徐徐出戒指加我指上。而女僕亦自承隱爲之助。復潛引之而出。吾細思宵來之事。亦不知其爲樂爲悲。竟昏昏然如醉人。思欲責問女僕。然實不測後來之凶吉。乃無敢遽定。然臨別時。尙堅囑之曰。吾身已屬汝。後此尙可以來。商議婚期。乃明日復至。自此以後。音塵遂絕。卽至教堂。亦不之見。四偵初無蹤跡。欲潛出尋覓。亦不知所嚮。旋聞人言。忽

地南得。初不他適。但居邸中。時出行獵而已。諸君試思。吾聞是言。如何能處。信誓已付之逝水。純不可信。先已虞有是事。今乃果然。因嚴斥女僕之行詐。痛哭不止。然亦不能露其憂色。爲父母所知。長日斂避。已知終不能祕。遂一一述其心緒。告之二親。蓋聞忽地南得。已別贅於貴人之家。女名魯西達。既富且美。而忽地南得之傷心害理。舍舊憐新。令人髮指。吾無可申訴。幾欲訴之於父母。卡治諾聞魯西達之名。狂疾幾作。幸能自止。乃聳肩落淚。淒咽無言。然道魯西亞尙續言曰。吾自得此噩耗。乃不能悲。而但盛怒。思欲奔出廣衢之上。一一揭舉忽地南得之陰賊險狠事。告之路人。既而又思得一法。較勝於此。乃陰囑吾父之僕人。隨我變服而行。入城往覓忽地南得。吾僕以爲不可。力止不行。既見吾意甚堅。始允我爲助。吾卽衣其衣。此外包裹金錢寶石。及衣服數襲。以夕出。臨行時。並不示我女僕以所嚮。蓋此出亦不知其所以然。且忽地南得已娶。吾尙何術以止。但能咒詛其無良而已。於吾身何濟。吾行可二日有半。至矣。首問魯西達之家安在。乃不期竟得無數之異聞。所問之人。一一告余以魯西達之婚事。此時城中人匪不知者。謂當結婚之夕。魯西達經牧師一問願否。魯西達立暈於母懷。牧師及諸人啟其襟。襟間忽落一書。書言吾不能爲忽地南得之妻。蓋已應許一人。名卡治諾也。今與忽地南得結

婚。特爲父母所命。非宿心也。書外尙有小刃一柄。意行禮後。以刀自殊。忽地南得大怒。幾欲奪刀。殺魯西達。苟非有人勸止者。此暈女且立盡於刀下。於是忽地南得立行。而女於明日疾愈。且告父母。此身已屬卡治諾。定約實在忽地南得之先。此約萬不可背。又聞卡治諾亦隱於幕次。眼見其事。臨去遺一書與其友。言將深入無人之境。與世長辭矣。此皆一一聞諸城人者。遂出。已聞魯西達亦不知所適。其父母一聞魯西達失蹤。悲不自勝。吾聞二人。未能成禮。此心略慰。方自慶上帝之佑我。彼婚不成。我之幸也。此時尙城居。不知所適。然而忽地南得。亦不可覓取。忽聞有人。喊於市上。言我之狀貌及衣服。與其年歲。且呼吾名。謂有人覓得者。必酬以多金。似吾父母。疑吾逐其僕人私奔者。吾聞而大感。知一晌貞操。至此掃地矣。卽潛行出城。臨出時。見吾僕似有異志。遂匆匆奔至此間。冀不爲人所見。顧大禍復旋踵而來。而此僕人。忽萌奸欺之心。乘四顧無人。放膽乞婚於我。我此時若與之抗。必不能敵。幸上天佑我。彼方求逞所欲。立於礪上語我。吾乘其不備力推之。直顛諸深澗之間。吾亦不計其生死。奔至林間。其速乃逾猿獠。自亦莫知其所以。明日於山中。遇見山居之人。引吾至其家。爲之行牧。然彼尙不知吾爲女身也。雖長日慎密。不爲人覺。而一日竟爲所知。則求婚於余。余復逃出。本冀卽山中得一教堂。

告訴生平。卽行自盡。瘞骨於此中。則吾事了矣。

第二章

諸君聽之。以上均吾之遭際。無復虛詞。請諸君爲我審判。吾怨尤之言。果近理否。今乞諸君引我於平安之地。活我餘生。勿令吾父母見之。怒我不貞。縱父母容我。我又何顏以對父母。且不甘以詞自辯。其誣語後羞憤不可自聊。三人聞之。咸爲感動。醫生方欲發言。卡治諾忽至。引女之手。曰。君卽道魯西亞。若翁非克里那兜耶。女聞此人識其父。則大驚。見其衣服破爛。驚乃愈甚。卽曰。君爲何人。乃識吾翁。卡治諾曰。吾卽不幸之卡治諾。魯西達之聘夫也。爲背義之人。置之極地。卽女士亦顛沛至此。均屬是人。之過。試觀吾羸憊之狀。禍皆自忽地南得肇之。吾自至是間。狂病發時。尙不知楚。惟有時而明。則苦惱之狀。至於非人所堪。方忽地南得行禮之時。吾果隱諸幕後。觀其所爲。而魯西達實面許身爲其妻矣。吾當時願望全墮。忽忽奔出其門。然亦見魯西達之暈。至於懷出片紙。但不識其何言。吾已出矣。自問別無餘望。但留書於友人之手。囑其面致魯西達。謝絕人事。奔集此間。與社會長辭。甘拋其殘骨於此。

固所願也。乃上天佑我。而魯西達尙有心於藐躬。或後此尙有迴春之日。可以再見魯西達。卽女士亦可圓其破鏡。此則吾意料之所不及者。惟吾之關係。不屬於女士。然惻隱之心。何人無之。不期竟有休戚相關之意。吾今已立意。無論百死不悔。必使女士與忽地南得。再續前歡。且敢立誓。期其必踐。道魯西亞。感激欲行跪謝。而卡治諾力阻。以爲不可。醫生聞此二人。大加獎勵。卡治諾復以溫言慰勉。道魯西亞。且請二人同至己家易衣服。商定往尋忽地南得。並送道魯西亞面其二親。二人皆慨允其義舉。而薙髮匠僞爲女裝。默然無言。此時亦曰。二君果有需於我者。願爲盡死。卽言吾二人至此之故。一一述奎沙達狂易之狀。故來救之。今之淹留於是間。欲待奎沙達弟子報章也。卡治諾亦似憶及。曾與奎沙達格鬪。投之以石。此時思及。竟髣髴如溫舊夢。卽曰。曾面其人。但不言格鬪之事。正於此時。忽聞喊聲。醫生及薙髮匠。知爲山差邦之聲。蓋山差邦來時。已見奎沙達。故沿路呼喊。覓此同來之二人。醫生呼曰。山差邦見若師乎。山差邦曰。吾與師別時。已少覺其異。今到山中相見。則清瘦益不可堪。但大聲呼打魯西尼亞不已。吾言書已面遞。而打魯西尼亞。請師速歸土薄蘇勿延。願雖如是。師仍不行。謂吾曰。吾今殊無面目。往面打魯西尼亞。非宣我武力。大顯其名聲於當世。決不敢提面而前。失我聲價。嗟

夫兩先生。苟不遄歸。恐不能得帝。且並主教亦不能得。今請二君趣引之歸。不然。且死。醫生曰。汝勿戚。吾必以術。脫爾師於是間。醫生卽告卡治諾以矯裝之故。並言薙髮匠之女裝僞也。蓋欲以術脫奎沙達於死地耳。道魯西亞曰。我爲真女。較僞裝者爲良。且吾亦讀俠義之書。知被難女子。見俠客應作何等哀痛之語。可以使之立動。醫生大悅曰。智哉女士。果欲行此策。趣爲之。想女士一至。必能成功。語後。女卽啓襖。取裙及衣。加以頸飾明珠寶石之屬。少少梳掠。美乃無度。衆皆稱羨。爭斥忽地南得之無目。而並無良。乃棄此而別有所戀。四人中最屬意者。卽爲山差邦。彼僮人。深訝爲日中所未曾覩。卽私問醫生曰。此女爲誰。又趁何風信。吹而至此。醫生曰。此女爲密考米堪國之公主。聞爾主人。武勇超羣。天下聞名。故冒險來此。求爾師助力。公主有冤曲。爲高大一野人。凌踐弗堪。欲乞爾師。爲之復仇。山差邦曰。此機會安可失。果吾師殺此高大之野人。厥功偉矣。吾爲弟子。與有榮施。想吾師必殺其人。果此人非通邪術者。則吾師必可勝矣。唯吾有一事干先生。必使吾師。不可萌大主教之思想。師一踐主教之席。則吾之生計窮矣。今果殺此野人。則吾師可以尙主。旣爲駙馬。則決無主教之思。吾露其餘榮不少矣。吾雖蠢蠢。思慮周徹。終謂帝王愈於主教。且教務吾不了了。初無著手之地。吾之大願。必使吾師

尙此公主。至公主何名。吾不之識。醫生曰。公主名米堪納。以國名密考米堪。故公主徽號。曰米堪納。山差邦曰。吾亦聞公侯之裔。多以所生之地爲其名。醫生曰。汝言亦通。吾必以計。使爾師尙主。山差邦大悅。而醫生心念此奴。爲主人沾染。已漸漸狂易矣。顧亦無如之何。此時道魯西亞。騎醫生之驢。而匠亦去衣裙。取醫生之僞髯。加之頰上。爲男裝。卽以山差邦爲導。醫生曰。汝可勿言識我。果爲爾師所知。則帝位不可圖。汝之總督亦不可得。卡治諾曰。吾不宜往。恐爲奎沙達所識。醫生亦留。與卡治諾坐待其歸。女騎驢入山。而卡治諾與醫生。遠遠潛尾其後。行可二咪。在亂石中。已見奎沙達。不加甲冑。但常服。女見狀。卽鞭驢而前。匠爲侍者。扶女下驢。徐徐向奎沙達長跽。奎沙達大驚止之。女仍長跽曰。俠客有萬夫之勇。吾此跽萬不能起。非俠客允我一事者。吾無起立之時。此事與俠客之聲名。大有係屬。當極力救一寃窮之女子。果俠客勇力與大名符者。必能伸雪人間一負屈之公主。公主聞名。自遠而近。竟逢俠客於深山之中。仰仗神力。或能救我。奎沙達曰。美人不起。我決不能如命。女曰。武士勿罪。吾二膝如著根於地矣。非武士允助吾事。吾決不起。奎沙達曰。可。但能爲吾國之光榮者。匪不如約。女曰。此事無關於國交。山差邦忽附耳言曰。主人但去殺一長人而已。爲事至易。儘可慨然一諾。且此女爲米堪。

納公主。爲密考米堪國王之女。奎沙達曰。勿論何人。吾按吾俠客之法律行之。卽謂女曰。吾已許諾。公主且起。女曰。俠客聽之。吾意欲得俠客卽行。他事勿顧。專了吾事。果能殺我仇人。或不至篡吾王之寶位。於願已足。奎沙達曰。爾且放懷。此事屬我。我必有以報命。上帝必附吾千觔之膊。力斬敵人。保公主先王之國度。且必速行。遲恐生變。女乃俯親奎沙達之腕。而奎沙達敬謝不受。鞠躬與女引手。卽命山差邦取甲冑。山差邦往樹間。取其所懸之甲冑。並槊盾之屬。上諸其師。奎沙達曰。趣行爲公主復仇。薤髮匠已笑不可忍。伏於地上不起。且防失聲而笑。落其僞髯。方奎沙達擐甲之時。匠始起扶女上驢。奎沙達亦上馬。薤髮匠亦以驢行。唯山差邦徒步以從。頗太息思念其驢。顧見其師。立時將尙主爲國王。則中心喜悅。亦不覺苦。但思此公主。旦晚爲吾師之妻。豔福無量矣。惟師旣王密考米堪。國在斐洲。子民均黑人。此皆聞諸醫生者。然師旣爲王。身爲總督。所治之民均黑人。於心亦不爲適。旣而又思。民雖黑也。可以舟載至西班牙賣之。立可致富。卽以此金。買五等之爵。亦立成爲貴族。賣奴之法。吾亦了了。但多得錢。於願斯足。此時且行。且思富貴。竟亦自忘其疲。而醫生及卡治諾。自林間望見。則思與之合羣同行。又防其知覺。醫生聰明。忽思得一法。卽自衣囊中。出小金剪。翦去卡治諾之亂髯。並脫外衣。加

卡治諾之身。醫生但衣短衣。卡治諾既改其風狂之面目。果得鏡自照者。亦將不辨其爲己身。二人既改裝。同立於官道。待其出山。已而奎沙達出。醫生則以目視奎沙達。辨其能識與否。既而伸手言曰。俠義之同鄉人。爲武士中第一人。爲社會扶弱鋤強之善士。今日爲吾所得矣。趨進抱其左股。奎沙達聞此諛辭。大悅。細審其爲何人。似曾識爲醫生。卽欲下馬敘舊。已而又疑。胡以奔越至此。則又非是。醫生亦止之。勿令下馬。奎沙達曰。吾兄素蓄道德。今日道左相逢。安有據鞍與故人作語者。醫生曰。萬勿下馬。君長日以槩馬爲冒險事。當此時代。殊不多見。果容我庸俗之人。隨君馬後。則榮幸已多。較諸逐貴游肥馬之塵。相去殆天壤矣。奎沙達曰。此公主素謙恭。或且令其僕人下驢。以驢讓君。或二人共坐一驢。亦匪不可。女曰。可。卽吾之侍者亦解事。萬不能聽此文人徒步。薙髮匠曰。吾卽下驢。乃以驢授醫生。醫生慨然受之。唯驢爲賃得。不任二人。則跳跟者再。薙髮匠立時顛越於地。僞髯亦立時掉落。以手自按其脣。吻大呼曰。吾齒折矣。奎沙達見薙髮匠一堆之髯。散落滿地。初無一星之血。亦頗怪詫。卽曰。怪哉。此髯散落。大類爲刀所薙。醫生防爲奎沙達所覺。亦下驢。而匠尙掩口呼號不已。醫生卽抱薙髮匠於懷中。口中作誦咒狀。復以僞髯加諸薙髮匠之頰。依舊彙彙接鬢矣。其精巧敏捷之處。了無罅隙之

可尋。匠已起立。奎沙達以爲神奇。卽乞醫生教以誦咒栽髻之法。蓋見髻落無血。栽之完好如常。此中大有玄妙。必欲乞得其幻術。儲爲他日之用。醫生允之。訂以他日授受。於是醫生與薙髮匠。輪流而乘。行兩利格之遠。已得小逆旅。公主及奎沙達與醫生已前至。而卡治諾薙髮匠山差邦。步隨而前。奎沙達謂公主曰。公主請示我遵何道以往。爲公主復仇。醫生不待女答言。卽先問女曰。公主欲引我輩何往。非欲我輩至密考米堪耶。女聞言立悟。曰然。醫生曰。若往彼間。爲路適經吾村。旣至吾村。卽沿官道。至卡沙幾納。自卡沙幾納。可以舟行至密考米堪。果舟行遇順風者。不過九年。卽至米歐那大湖。此湖去貴國。尙有一百日之程途。女曰。先生之言誤矣。吾自敵國至此。未及二年。卽來尙未遇順風。而行程已如是之迅。可知爲路未遠也。雖二年奔波。尙不爲苦。以得見當瑰克蘇替爲幸。以甫經登西班牙之岸。卽聞父兄子弟。喧傳武士當瑰克蘇替之勇。名震一國。故吾以平日之積仇。求伸雪於俠客。奎沙達曰。公主勿過獎借。吾生惡聞諛美之詞。公主之言固甘。而吾耳殊不樂聞。蓋生平務實際。不尙虛辭。至於能濟與否。當盡吾心力爲之。卽肝腦塗地。亦非所恤。今且勿論吾事。吾所疑此醫生亦爲牧師。胡以亦能至是。旣無侍者。又著單衣。吾心頗戚戚於醫生之來此。醫生曰。鄙人之來。一言立白。汝知吾友尼

叩拉司。卽薙髮之匠人。與吾同至西威羅索債。此債係吾姻親。自印度郵付還我者。吾戚在印度有年矣。數可七萬元以外。攜歸半道中。爲四盜所劫而去。不惟奪錢。且奪尼叩拉司之髻。故尼叩拉司。不得已加其僞髻於頰上。卽指卡治諾曰。此君同行。亦爲盜劫。但餘汗衫而已。卽頰上之髻。亦爲賊得。故成此異形。今此間人。咸云劫我之人。本爲醜類。固已定罪。罰爲苦力者。後此爲一俠客。救此囚人。此俠客勇力過人。雖有官軍擁護。悉爲戰敗而逃。悉釋此囚。吾思此救人之俠客。苟非風狂。亦爲賊之同類。果有腦力之人。安能解釋羣狼。俾入羊羣吞噬。放縱黃蜂。俾入蜜蜂之房。使亂其羣。想此先生。直爲阻格公道之人。破壞法律。使此強盜出而行劫。爲害非細。不寧惟是。卽此俠客之性命。已息息繫諸官中。死後魂靈。亦將不直於上帝。醫生之言此。蓋山差邦道中所述者。醫生特用此以探之。俾奎沙達萌其悔心。則風病或可救藥。奎沙達顏色亦立變。然不敢自承其事。醫生曰。劫吾者卽爲羣盜。但願上帝。恕彼俠客勿下地獄。

第三章

醫生語甫竟。而山差邦曰。先生所云。救彼囚犯之人。卽吾師也。吾已苦口力諫。而師終不聽。吾又謂此等人。罪大惡極。萬不宜釋。無如師意難迴。故鑄此大錯。奎沙達大怒。斥山差邦曰。妄哉蠢物。吾爲武士。但憐受苦之人。安辨事之曲直。俠之救人分也。奚善惡之云。吾前數日。固見羈囚。彼此以鐵索牽引。如牟尼之珠串。遂動惻隱之心。按俠客行爲。胡能不加援手。勿論物議之如何。吾均不聽。惟舍此醫生兼牧師。爲有道德之人。不校外。餘人敢聲言吾之不是者。請嘗試我板刀餛飩之味。語後盛怒。卽下其面具。而破碎之。銅盆尙懸諸鞍次。引槳幾欲刺人。而道魯西亞。深憫其愚。進曰。先生幸勿忘爲吾報仇之事。今願釋雷霆之怒。牧師果知此囚人。爲神勇之俠客所救。則寧甘嚼舌杜口。亦不敢爲是言。醫生曰。然。吾果知爲俠客所爲。又胡敢置喙。奎沙達曰。公主一言。吾之怒氣立釋。吾事業正多。然必爲公主勾當復仇之事。後再行別圖。亦未爲晚。今請公主。以不幸之事見告。仇爲何人。其旅如何。衆寡如何。庶吾易於著手。與之送命。女曰。吾之事蹟。均在千憂百窘之中。防義士聞之心惻。奎沙達曰。恣言之。不必更爲吾慮。女曰。幸先生賜聽。此時卡治諾及薙髮匠。咸傾耳以聽。而山差邦者。蠢蠢一動物。擣昧如其師。以爲真公主遇難。亦專意聽述其事。女微欬數聲。從容言曰。諸君當留心聽我述略。第一當知吾姓名。

之爲誰。蓋牧師所代取之米堪納。已忘之矣。醫生卽曰。此亦不足爲奇。想禍患嬰心。忘其生平。故格格不吐。凡人一經憂患。往往昏其腦力。至於脫口不能舉其姓氏。此爲恆情之所有。米堪納公主。爲密考米堪國承祧之女主。今以憂愁之故。至於昏昧。是何足異。今願公主靜念生平。庶幾不至於舛誤。女曰。先生言然。吾心已了。諸君當知吾王。爲忒那克雷。本長於巫術。能號召風雨。驅使鬼神。且先知吾母查拉尼拉當前卒。又知母逝之後。身亦繼逝。遺我爲無告之孤兒。然生時常言。死不足恤。正防吾身。必被禍患。見窘於巨人。此巨人島居。去吾國未遠。名曰怕打蘭斗。外號曰愁貌。所以謂之愁貌。其視人多斜睨。使人怖慄。吾父預知此物。一聞大喪。必以兵來。驅吾於國外。至不留片土以存吾。又知欲免此患。惟以身嫁愁貌。則國祚延矣。旣而又加布算。知吾決不忍事此虜。質言之。吾初無意嫁此長人。故吾父復言。不如讓彼以國。防一構兵端。則國將煨燼。不如遜位爲佳。遺囑中云。果遇禍後。必至西班牙。訪一天下知名之俠客。且預告俠客之名曰當蘇替那。或當勾替。今則忘之矣。山差邦曰。非此兩名。當曰當瑰克蘇替。又外號曰慘形也。女曰。然然。果爲當瑰克蘇替。父言俠客長瘦。左臂之下。有一黑痣。或作黃色。其上有毛作馬鬃色。正語時。奎沙達曰。山差邦。趣來爲我解衣。視有痣與否。以符先知國王之言。女曰。

先生何爲解衣。奎沙達曰。吾自觀有無黑痣。山差邦曰。吾師可不必觀。吾知師果有黑痣。在師之背。此非大有力者。無此痣也。女曰。然。可以勿觀。但問有痣與否。有之亦何觀。然則吾父之預言。良有大驗。故遠道來求。而武士之聲音笑貌。又同吾父臨終之所言。良堪取信。且名譽四馳。不惟西班牙一國。至於山鄉僻壤。亦匪不知。吾自敝國。以舟來此。在歐素那登陸時。而鎮中已喧傳武士之勇概義聲。吾一聞此言。知心中所欲得之人。果爲吾得矣。奎沙達曰。女士何爲在歐素那登岸。彼間非海口也。醫生進曰。公主所言。蓋在馬拉加登岸後。在歐素那聞名耳。女曰。吾忽忽不知按次而言。故成舛誤。醫生曰。更言之。女曰。下此亦無可說。上託天佑。竟獲與武士相見於山間。吾自信王冕可以復歸。蓋此武士仗義。吾失國後。必復得國矣。今之所應爲。卽乞武士撲殺怕打蘭斗。收歸吾之故物。吾父固有遺言。作希臘文讀之。不甚了了。書意蓋謂武士能殺長人之頭者。向爾求婚。爾不宜峻拒。並吾國土。讓與武士。奎沙達大悅。謂山差邦曰。汝聞公主之言乎。吾不曾告爾以有今日耶。試問吾能王此一國否。爾之總督。又安得逃。山差邦曰。吾爲吾師預賀。此怕打蘭斗一遇。卽斬其頭顱。直探囊取物。吾師之得美婦。幾於睡不貼席。山差邦言後。卽進公主之纒。長跽驢前。乞親公主之手。預慶其早加王冕。於是觀者皆齜唇而笑。

主人風而奴子鈍。真天生蠢物。無獨而必有偶也。女見此蠢奴憨狀。則忍笑告之曰。吾果得國。必重賚爾躬。不愁無美仕也。山差邦叩頭而起。樂不自禁。諸人幾欲失聲而笑。女語後四顧曰。以上均吾慘史。尙有不幸之事。猶未及言。吾遜荒時。隨從無數。然沿道死亡都盡。剩者唯此髯奴。以吾垂及海岸時。風濤大作。舟覆而殲吾衆。吾獨與此奴。攀得木板而渡。性命之幸存。直在呼吸。諸君試思。吾之殷憂。至於開口自忘其名。足知吾腦筋之紊亂矣。奎沙達曰。患難已過。後此吾爲公主。盡其死力。雖百險無憚。必竭吾智。能與長人角勝。今再申言。吾必爲公主復仇。非殺此長人。萬不更立於人世。想此長人之頭顱。非落吾手不可。殺長人卽用此刀。吾前有寶刀。竟爲死囚戴。因司所奪。至今惜之。卽自語曰。吾得其頭顱後。力劈而爲兩。旣奪歸寶座。則擇塔一節。聽公主意嚮。吾固有心緒。不能斷彼之愛情。而別有所鍾。奎沙達語後。山差邦大驚曰。師誤矣。奈何拘其成見。傾城在側。尙不乞婚。此等良緣。再求寧可得耶。師之情人打魯西尼亞。能如公主美耶。質言之。雖半猶不能及。何論其全。夫以打魯西尼亞之貌。爲公主結褵。尙不之稱。謂能取彼舍此耶。師果不允此婚。我無進身之路。試思師一爲王。我卽爲侯。但得富貴。國事又奚必問。奎沙達大怒。卽以槊柄擊山差邦。此時非道魯西亞婉勸者。山差邦且立死。少須奎沙

達言曰。爾屢妄言。斥我情人。烏能累次恕爾。爾叛其主婦。口不擇言。較畜生爲下。吾本無勇力。其能奮不顧身。所向披靡者。均我打魯西尼亞之所賜。夫以天上飛來之公主。及長人手中。奪歸寶座。與爾所封之侯爵。試問伊誰之力。此力均我打魯西尼亞也。爾今悖其天良。妄肆醜詆。受恩不報。乃反噬其主婦。此尙何理。山差邦受擊。幸無大傷。卽奔至道魯西亞之後。大聲呼曰。吾師聽之。師果無心娶此公主。則國度萬不能及師。師不爲王。我安得侯。今請諸君判決。吾言豈無理者。乞吾師必尙公主。旣娶公主。尙可以打魯西尼亞爲王后。以吾師之能爲王。必不止一國。一國一后。於義何梗。至於公主及打魯西尼亞之色。吾不敢軒輊。然打魯西尼亞。吾生實未晤面。奎沙達大驚曰。汝不將吾書上打魯西尼亞耶。何言未見。山差邦曰。吾師勿怒。吾於打魯西尼亞。實未嘗平視。如面此公主。前此固曾一瞥而過。此心未敢加以褒貶。奎沙達曰。今日恕爾一次。想一擊或不至殆。須知吾一生暴烈。自不能制。爾不當怪我之狂。山差邦曰。師不能制其怒。吾亦不能禁其言。奎沙達曰。汝當時然後言。言時尤必再思。方不至觸我之怒。山差邦曰。言者過耶。抑怒者過耶。或且有人能定其是非。道魯西亞曰。山差邦往謝主人。求救爾罪可也。後此褒貶之言。尤宜慎重。土薄蘇女士。萬勿加以貶詞。吾雖未與女士接談。然亦知之有素。

至於爾之祿位。果皇天相爾者。侯伯正不難致。山差邦聳肩。俯親主人之手。奎沙達凜然如帝王。飭山差邦曰。爾來前。吾有言詔爾。山差邦卽至馬前。奎沙達曰。吾飭爾賣書。尙未問及吾之美人安否。卽報書亦未及展。今且透徹爲我一言。山差邦曰。吾師有問必答。唯乞師勿急急以自困。奎沙達曰。何也。山差邦曰。吾師怒發卽掙我。我尤不敢貢其直言。奎沙達曰。爾口終須慎祕。吾極惡此言。前者憐爾無知。故不汝責。後再如是。則性命滋危。此時遠遠有人乘驢而至。旣近視之。則吉拍叟人也。山差邦見人騎驢。往往自傷其死驢。於是目注視此人。細審之。則逃犯戴因司也。改裝爲吉拍叟人。山差邦大呼曰。賊非戴因司耶。汝奪吾驢及物。胡不下騎。引還吾驢。此外尙有何語。蓋山差邦驢死。欲得戴因司驢也。載因司聞言。舍驢而奔。瞬息不見。山差邦直引其驢。則大悅。親驢額。似與故人爲禮者。驢亦馴善近人。衆見山差邦得驢。爭爲之賀。奎沙達曰。汝雖得驢。而吾仍予爾以三驢。不食吾言。於是衆復前行。醫生稱道魯西亞不絕口。謂善於詞令。足知常讀俠義之書。故言之成理。道魯西亞曰。吾雖多讀書。然不長於輿地之學。故成謬誤。醫生曰。知之。故吾急進。補女士之所不及。然天下事奇謬如此。君者。眞見所未見。書之誤人。至於是耶。卡治諾曰。天下小說。安有誠語。此君爲書所誤。遂成狂病。可悲也。醫生曰。

此人聰明。良不可及。今雖有狂病。若與談名理。咸了了可聽。唯一涉俠義之事。則腦筋亂矣。而奎沙達騎馬先行。山差邦以驢隨後。奎沙達曰。山差邦爾我師弟之義。本無宿恨。吾卽有過舉。爾可勿介介於心。果能以精切之言答我。我心滋慰。但問爾於何處見我玉人。爾見彼時彼何作。且爾以何辭問彼。彼之所答爲何語。都能記憶之否。且彼讀吾書時。作何容色。而吾書孰爲吾謄真。但質言之。不必加以贊美之詞。亦不可遺失。務詳言之。山差邦曰。吾師果欲作誠語者。吾卽以誠對。吾並未託人謄真。亦未將書上打魯西尼亞。奎沙達曰。此言似實。爾之日記。初未將去。吾心忐忑不可耐。想爾不得吾書。將何以見打魯西尼亞。此時度爾。必歸取日記之本。山差邦曰。凡吾腦中所能記者。一一述示教堂之書記。爲吾書之。頗清婉可聽。書記曰。吾作無盡之書。初未如此書之圓美而婉曲。奎沙達曰。今尙憶之否。山差邦曰。吾已上書於打魯西尼亞。則吾心已釋。胡能再憶其詞。惟書之首尾。頗能道其一二。中間尤增入數語。較原書爲完足。

第四章

奎沙達曰。汝至打魯西尼亞家時。吾之意中人作麼生。若以吾意推之。非刺繡者卽織錦。其長日七襄。卽用以贈我。山差邦曰。否否。吾見打魯西尼亞。方赤足露肘。簸揚糠粃。奎沙達曰。非糠也。麥也。麥穗經此美人一簸。則顆顆皆成明珠。且爾曾見美人手中之麥。非佳麥耶。山差邦曰。卽使爲麥。亦必非佳。奎沙達曰。麥經打魯西尼亞簸揚。將來爲屑。必成絕好之麵包。且爾授書時。打魯西尼亞。曾與吾書親吻否。想必帖諸酥胸之上。不寧惟是。尤必以禮受吾書。當一一述之。山差邦曰。吾授書時。打魯西尼亞。方從事於簸糠。謂吾曰。爾將來書。暫寘吾糠囊之中。待吾工竣。更倩人讀此書。奎沙達曰。此最謹慎之舉。動在百忙中。焉能披閱來書。汝爲賣書之使。與彼何言。彼曾問我起居。汝亦一一述吾近狀。以慰彼懷遠之思乎。幸勿遺失一字。山差邦曰。彼之所問。頗易記憶。彼實無一言。吾則述師之困苦悲涼。赤身不衣。其飲食同於野獸。尤言師將覓死。以薙髮刀向其咽喉。如薙鬚髯。長日悲號。仰天咒誓。自恨時運之蹇。奎沙達曰。汝又誤矣。吾非悲傷。實自得意。爲此高貴之美人青眼。山差邦曰。吾師言然。打魯西尼亞之身。實高吾一尺有半。此誠可謂高貴矣。奎沙達曰。汝詎有測美之尺。山差邦曰。打魯西尼亞。恆呼助舉其麥囊。加之驢背。彼此同立。相形自見其高。奎沙達曰。美哉。汝當知美人本貴。願碩。外貌旣高。卽其

魂靈亦未嘗不高。山差邦汝近其前。曾聞有一股薌澤。撲人鼻觀。其芬芳之氣。實爲吾所不能道。汝亦曾聞其馨乎。山差邦曰。然。吾近其前。似有汗臭。以箒揚糠粃。大出其力。漬汗在腋。久久成臭。觸之幾幾欲噓。奎沙達曰。美人安得有此。必爾漬汗在身。以薰爲薌。不能析別。又或爾鼻長惡瘡。流膿內向。故成此奇臭。不涉吾之玉人也。爾果聞玫瑰及蓮花。破曉開時之清芬。則打魯西尼亞之薌澤。實並此二花而同美。山差邦曰。吾師言然。吾固有臭疾。彼此互聞。不復析別。不知此臭爲我。爲打魯西尼亞耶。奎沙達曰。彼美簸麥旣竟。必讀吾書。讀書後又如何。務仔細述之。山差邦曰。吾師之書。彼不寓目。對我言曰。吾不識字。亦不能書。亦不倩人觀之。卽團而碎之。付之一炬。且謂吾曰。吾以口代書。言吾愛戀足矣。甚願與師晤面。不欲以魚雁傳言。又言師果眞愛彼身。速離此間。歸土薄蘇。必有心腹之言奉白。師號慘形。打魯西尼亞聞之。捧腹大噓。其聲磔磔如老鴟也。謂師前此。曾敗一騎奴。此奴果來面打魯西尼亞。其人爲底司克人。不悖宿諾。惟未聞諸囚至彼申謝也。奎沙達曰。爾臨行時。美人曾以物賚爾否。若照古書中規則。凡俠客遣其弟子。賚書上其情人。必得厚賜。如寶石明珠也。不一而足。山差邦曰。吾師之言。古時之俗也。然吾之所得者。非明珠寶石。特自短牆之上。遞出麵包及餅乾而已。餅乾爲羊乳所製。

亦至可口。奎沙達曰。其人好施而禮下。胡以斬此區區者。其不賜寶石者。或寶石不在其旁。想後此正位中宮。必加爾以厚賚。不愁薄也。山差邦。汝亦知吾有所不愜於心者乎。汝何以匆匆遽歸。計程必不能至彼。土薄蘇距此。可三十利格。合計六十利格之程途。汝輕迅如此。得毋御風而行。是中必有精於仙術之人。助我成事。故隱中扇其靈風。助爾往反。汝憤憤烏知中有神助。古書常言其事。武士每宿於仙術之家。一夜沈酣。迨醒已過數千利格以外。此書中數見之事。吾亦不以爲異。須知古之武士。常託神靈之力也。今使我在深山之中。與妖魔及野蠻鬪。垂敗之時。心禱神靈。卽見有彩雲一片。中有四輪車。烈燄崩騰。直來助競。則野蠻及妖魔。遁藏無迹矣。然此神靈。或在英國。一指顧間。已在吾前。神通安可遽測。吾旣得神助。神又立歸洞天。享其玉食。此惟至誠感神。方能有應。我思爾今日之事。冥冥中正有因果。汝必不知其詳。山差邦曰。此非仙術。決爲邪術。吾跨師之馬。未嘗加鞭。行乃如風。奎沙達曰。非也。馬得神助。何用加鞭。今且勿言此。且問打魯西尼亞。宣我往朝。汝爲我決其從違。打魯西尼亞固有權力。足以驅我如奴。然吾已允公主復仇。不能遽朝打魯西尼亞。又將奈何。左右爲難。吾心焦悚。至不可耐。雖然。吾計定矣。先趨程至公主國度。殺巨人取其顱。然後匆匆歸家。面我太陽。打魯西尼亞。卽

吾之陽光。非彼。則我將舍昭昭而入於冥冥矣。至於逗遛數日。彼亦不能罪我。須知我馳名於外國。卽爲打魯西尼亞之光榮。或亦不加吾罪。蓋合吾前後之功勳。均爲彼一人。我能馳名於四裔。一似美人之奴隸。揚譽於宇宙之間。則爲之主者。樂更可知矣。山差邦曰。惜哉惜哉。吾謂主人謀左也。夫以長征荒裔。成功而歸。試思公主之版圖。有二萬利格之遠。合迸葡萄牙。及卡司提落較之。尙不之及。奈何舍之而去。往就打魯西尼亞。爲吾師計。苟道逢牧師。卽與公主結婚爲上著。且彼醫生。非兼牧師者耶。用爲婚證。以成佳禮。亦何不可。師當知吾年非少。愚者千慮必有一得。爲師決策。猶履之稱足。斷無長短之差。俗諺有云。一鳥在握。較之兩鳥在林。爲值較多。今物歸我有。乃立辭之。卽欲更覓。已不可得。奎沙達曰。汝之苦口勸我者。爲一身圖總督計耳。須知我卽不尙公主。必得疆土。此時非授爾。且將與誰。山差邦曰。吾師躬受采地時。切須瀕海。果水土不服。吾則滿載黑奴。歸而售賣。得錢贖我妻子。雖拋棄總督不爲。於事亦無所梗。今勸吾師。先爲公主復仇。則大事立定。卽吾亦受益匪淺。奎沙達曰。吾必如爾意。惟爾我密謀。勿令外人知之。以打魯西尼亞。一生謹慎。吾今亦當遵守其懿訓。庶不至憤事而敗圖。山差邦曰。吾師旣守祕密。何以每戰勝一人。必曰爾當往朝吾情人。告我勝狀。是大暴其事於天下。尙

何祕密之云。奎沙達曰。妄哉孺子。吾不敢自以爲勇。其勇均出之打魯西尼亞。夫以俠義之法律。凡美人之有名於時。卽屬其奴隸。爲之宣力。其宣力非爲求賞之故。蓋欲所愛之美人。爲人欽慕。則奴隸之宣力。方不蹈虛。今我卽打魯西尼亞之奴隸。安能不歸美於主人。山差邦曰。吾恆聞牧師言。博愛之道。應敬禮上帝。不爲福禍而言。若以我言。吾之愛敬上帝。爲有人生之幸福。奎沙達曰。爾有時言而幸中。似有閱歷之人。山差邦曰。吾安敢言閱歷。特有見必言。至於言之當否。未敢決也。於是且行且語。而隨行之薙髮匠。見其師弟深談甚歡。亦不知其作何語。已而道旁見泉眼。卽止其師弟勿行。且飲泉進餌。奎沙達亦止。此時山差邦作妄語且窮。防其敗露。適得薙髮匠一呼亦立止。雖知打魯西尼亞住土薄蘇。實則聞名而未晤面。所描醜態。皆臆造之詞。卡治諾此時。取道魯西亞農奴之衣著之。然較諸破爛之半臂。已覺改觀。於是爭趨泉眼。仰醫生所挈之乾糗。人多物少。則分啖之。略止其饑。此時忽至一童子。見諸人方聚食。徑至奎沙達之前。長跽呼曰。先生乃不識我耶。吾名安沮。當日爲主人縛於樹間。蒙先生救我。尙憶之否。奎沙達力扶而起之。語諸人曰。諸君當知代人伸枉理滯。使公道少存於天壤者。此俠客應爲之事。前此余路過樹林間。聞有痛哭之聲。吾聞音而悲。而義俠之心立動。尋聲而至。見此

童子爲人縛於樹間。諸君果不信者。此童子可以爲證。赤身嚴縛。急如束溼。有農夫執馬繮。就而鞭其背。痛乃徹心。吾見狀卽問農夫。胡以鞭此孺穉。農夫言有鞭奴之權力。吾問童子。何以見答。童子曰。與索工值。逢彼之怒。非有他也。農夫則痛詆童子之過。吾不之聽。命釋童子。且令急還其工值。安沮聽之。吾言不謬乎。汝尙不識。吾命令農夫時。詞氣猛烈。彼屈伏自承。還值非耶。然後此如何。汝可對衆言之。此時非我者。汝之性命且立殆。足見俠客行爲。非扶弱抑強。亦不爲男子。安沮曰。先生所言皆然。然結果乃不如先生之所命。奎沙達曰。彼農夫仍不與值矣。安沮曰。不惟不出一錢。答乃加酷。先生去後。彼又縛我。鞭力益肆。幾欲置我死地。且鞭且譏先生。苟非負痛欲僵者。聞其嘲談。亦將失聲而笑。鞭已釋我。我匍匐入諸施醫之院。偃臥數日。始能行步。今日再面先生。頗怨先生。好攬閒事。果當日騎馬而過。不與吾事。吾亦不至於此。且當日亦未嘗投柬以請先生。此事與先生胡涉。果先生不斥農夫以惡語者。則主奴無仇。數鞭卽已。卽吾亦或能得錢。迨一經先生斥責。彼吞聲飲恨。遂一一洩憤於吾身。故鞭下愈迅。吾命遂如屬絲。奎沙達曰。此事吾誤矣。法宜待其給資然後行。此輩安得有信。惟爾不聞吾令彼發誓乎。果背吾言。吾必四嚮覓之。卽使藏於長鯨之腹中。吾亦將刳取而殺之。安沮曰。先生空言焉。

能已吾之創痛。奎沙達聞言立起。令山差邦轡馬。曰。吾立時爲爾復仇。道魯西亞曰。先生轡馬安適。奎沙達曰。我往尋食言反汗之農夫。索其工值還安沮。不令短闕一文。道魯西亞曰。先生允我復仇。必吾仇復後。方能更治他事。誓言在耳。或不遺忘。今請先生釋其盛怒。必歸自敝邑以後。方能再爲孺子復仇。奎沙達曰。公主言然。安沮。今且少待。待吾歸國。再理前仇。必償爾願。然後已。安沮曰。吾亦不敢遽信先生矣。今果能少與川資歸西威羅。於願已足。不望更償前逋。今日不止求資。並乞賜食。此始爲俠客之行事。舍是胡敢求多。山差邦立取麵包一片。乾餅一枚。賜之。曰。吾輩所挾無多。今剖而予汝一分。吾輩減食矣。安沮曰。何謂分也。山差邦曰。吾輩分食。卽爲諸人之分。今汝占其一。吾輩卽短此一分矣。且吾身爲弟子。隨師行俠作義。忍飢恆也。今汝無功。竟與吾食。寧非逾分。安沮無言。卽受此食物。匆匆遽行。行時迴顧奎沙達曰。俠客聽我一言。後此若再見我者。我若爲人碎尸洞腹。幸先生勿與吾事。以增吾苦。似此等俠客。在法宜駢首而誅。不留一人。以害社會。（吾於黨人亦然。）奎沙達大怒。欲取槊刺之。而安沮已如飛而去。追之不及。恨填胸臆。衆幾失聲而笑。則極力忍之。防觸奎沙達之怒。

第五章

食後。衆上道。行可一日。直至山差邦裏。氈拋擲之舊肆。一望門而山差邦不敢入。顧又不能不入。入時。肆主夫婦及女兒與馬累托。爭出承迎。奎沙達一面主人。卽嚴厲語之曰。今夕當備佳牀席。不當如前之草草。主婦曰。能多予錢者。則當備親王之供帳。奎沙達曰。可。於是卽在前此所寢之處。加以陳設。此時奎沙達去其甲冑。疲極立寢。主婦卽引薙髮匠之僞髯曰。趣脫與我。此我之落髮也。吾夫尙宜用此落髮。以剔木梳之積垢。匠不卽還。於是呶呶不已。醫生曰。今可不必矯裝矣。匠曰。我去髯一爲奎沙達所見。必問公主之僕安往。我將何辭以對。醫生曰。我謂爾適遇於此。若問公主僕人。則言公主遣其歸國。宣示百姓。言延得頂天立地之英雄。可以驅此長人。拔斯民於水火。匠聞言。卽還髯於主婦。並還女衣。歸其所質之外套。此時道魯西亞。爲店人所見。咸驚其美。卽卡治諾之壯碩英偉。人亦訝其風儀。醫生令肆主備夕餐。餐亦豐盛。衆遂不再呼奎沙達與飯。聽其酣寢。飯後坐談。主婦遂述奎沙達與驢夫逆命。及店人裹氈拋擲山差邦爲戲之事。並述奎沙達狂易之病。醫生曰。此人因多讀古小說。所以至

此肆主人曰。先生誤矣。俠義之小說。爲最痛快之書。今吾肆尙藏數冊。旦夕觀之。怡情適意。吾之排悶。卽用是書。覺長日中大有生氣。每當收穫之日。諸農夫乘涼。皆至吾肆。爭借吾書讀之。中有一人。朗誦此書。俾諸人環聽。而吾於書中醞摯之處。亦爲之色飛眉舞。心慕其人。幾幾自忘其老。雖終日終夜聽之。亦無倦容。主婦曰。吾亦甚願爾傾談俠義之書。終日無聲。不來擾我。不然。爾以暴烈之性質。時時怒發。吾幾左右不知所可。故長日惟願爾之聽俠義列傳也。馬累托曰。主婦言然。吾亦頗聞俠客之故事。昔有年少美人。立於樹下。爲俠客摟抱。饑涎滿吻。此最足以動人。如是者不一而足。吾寧忘餐。往聞此等趣談。醫生忽問主人之女曰。密斯聞此。以爲如何。女曰。我不解此。然聞俠義之士。亦頗屬意。惟不欲聞斷頭流血之事。不如吾父之所云。有時聞俠客失其情人。呼天搶地。痛不可言。吾亦不期爲之。泫然。道魯西亞曰。女士之心慈善。決不令爾之情人。爲爾快快而死。女曰。此尤非吾所解。此心不願男子呼我爲牝虎母獅。及他種之醜名。足矣。雖然。女也不良。則予以惡名。亦屬分所應爾。古固有巧黠之女。致鍾情之男子。爲彼顛頓迷惘而死。此尤非是。世所謂端莊靜一者。豈復巧黠之謂。彼溫雅之女子。固有不願耦武士者。主婦卽止之曰。女子何知。此涵規越矩之言。閨秀胡可出口。女曰。吾安敢多口。第經先

生下問。所以從容作答。非喋喋也。醫生復謂肆主人曰。君不言藏俠客之書耶。請以示我。果何篇名。肆主人如言。啟小篋出書三巨冊。尙有小說稿一束。皆莊書了了可辨。第一卷爲西朗幾廬。第二卷爲斐立司馬忒。第三卷爲甘卡路。及加西亞合傳。醫生一觀書名。卽向薙髮匠笑曰。此書亦宜屬之奎沙達姪女。付諸一炬。薙髮匠曰。我亦曾與此役。後院固有火爐。投諸其中。亦正易易。肆主人曰。萬不能焚吾書。醫生曰。此書有二種。如西朗幾廬。及斐立司馬忒。在法宜焚。肆主人曰。此書不宗邪術。毀宗教。可以不焚。匠曰。君謂此書爲別成一派。與宗教無涉。亦不叛宗教。可逃頑燄者乎。肆主人曰。然。果焚吾書。則甘焚甘卡路。及加西亞合傳可也。其餘卽無異焚燒吾身。醫生曰。爾所寶貴之二書。均文士駕虛翼僞之詞。一無其事。至於合傳一書。稍爲有據。且此二人勇敢絕倫。天下人匪不服膺其人。故幸能遺留至今。加西亞者貴族也。生於楚西羅。力旣兼人。勇尤無敵。一似風磨輪轉之快。可以一臂止之。勿行。一日獨立橋上。能使大隊之敵軍。不敢進逼。傳中尙有卻敵之事。紀載鑿鑿。咸無溢美之詞。悉歸本人所書之日記。此事若屬他人筆墨。則興之所至。正難望其紀實之言。肆主人曰。君言似近滑稽。加西亞以一臂止風磨之旋輪。天下力人。固未聞有此。以我觀之。初不謂奇。爾試讀斐立司馬忒之傳。卽知是人。一

刀可斷五長人之腰脊。如孺子以木劍斬泥童者。尙有一次。立犯敵軍。敵可一百萬衆。斐立司馬忒。竟以單騎敗之。如驅羣羊。至於西朗幾廬則更新異。一日涉河。河中斗出一巨蟒。長可數丈以外。西朗幾廬力扼其吭。蟒氣逆不能喘息。直竄入水中。西朗幾廬與之同入。忽覩宮殿。花木明媚。西朗幾廬大以爲異。再視其蟒。已化爲老人。且告西朗幾廬。以世外之祕事。以此較之甘卡洛與加西亞如何。道魯西亞聞言。謂卡治諾曰。肆主人亦幾與奎沙達同病矣。卡治諾曰。吾亦云然。以古人之寓言爲真。卽令牧師以正言啟迪之。亦將無效。醫生曰。肆主人勿信書中之言。地球中安有如是怪特之事。爾信二人之勇。乃不知適爲文人所愚。彼在筆歌墨舞之中。安能擇言而出。在理讀是書。當具演義之眼觀之。不能據爲史蹟。肆主人曰。先生欲釣魚者。不當用如是之餌。吾卽爲魚。萬不上鉤。爾當知天下是非真僞之所在。出言方足取信。吾讀書明其得失。猶之以足試履。幾微不適。吾皆知之。又譬欲得老鳥。則不宜用尋常之羅。適先生論著名之書爲僞。則真貽笑於人。幸勿再發諸吻。夫書旣僞矣。何爲風行至今。且國家允爲審定。聽其出版。亦未聞官中人斥爲僞造者。夫書經學部鑒定。則決非僞書。至於書中一切幻術紛紜。足以亂人腦筋。學部不以爲非。則是書必有真際。故有司亦不之罪。醫生曰。朋友聽之。官中允

出版。殆供人茶餘酒後之消遣。猶諸打球彈琴之屬耳。且政府亦未計及人之迷信至此也。今果有餘聞者。吾將歷舉無數之說。奉白。何者足信。何者不足信。吾中心了了。久已判其清濁。今足下果信偽造之言爲真。此事何涉於我。聽君侵淫其中可也。但願勿如吾同來之當瑰克蘇替。或可省人譏議。肆主人曰。吾嗜俠客之風概。不效俠客之行爲。矧時過境遷。初非行俠作義之時。其又何須蓋世之英雄。垂大名於宇宙。正於此時。山差邦適入。聞言。知俠客之書。皆屬訛謬。而心中爲之一震。然尙不移其志。必隨其師。遨遊天下。脫圖王不成。總督之望灰冷。則家尙有田可耕。亦不愁饑。此時肆主人攜書外出。醫生請留其稿觀之。肆主人果留其稿。凡八篇。上有題楹。大書曰。瑰異之戲。醫生曰。書名大奇。其中情迹必詭。可細觀之。肆主人笑曰。凡宿吾家者。見此書咸大悅。爭欲市稿而去。吾靳不之與。因有原主。此小篋卽爲原主所留。果歸而見索。吾卽以此還之。吾生平失信。以不貪爲貴。故不敢遽賣此稿。醫生曰。借觀亦無不可。果中吾懷。亦可借抄一通。留爲排遣之用。肆主人曰。兩者均可。此時卡治諾已少閱數葉。且請醫生朗誦。與座人同聽。醫生曰。夜深矣。女士亦疲。可各歸寢。此稿留吾自觀。女曰。書果多趣。不妨破睡以聽。薙髮匠及山差邦。咸請醫生誦之。醫生曰。衆旣欲聞。吾亦欲觀。請洗耳待我讀此佳作。

第六章

稿曰。前此意大利有地。曰他昔卡內。其都城曰佛老倫司。佛老倫司中。有兩名人。一名安西毛。一名路沙雷。此二人稱爲莫逆。人亦稱之曰二友。然皆少年未娶。性情又復相埒。安西毛工內媚。路沙雷則好田獵。投契旣深。交情亦期以永久。彼此相愛。不分形迹。類鐘表中機器之互相嵌附而行。不容有一絲之間者。已而安西毛愛一女郎。富而且美。安西毛決計娶之。但得路沙雷一諾。卽行乞婚。及一商酌。路沙雷亦許可。爲之媒介於女郎之家。未數日。女郎卽允婚。女名卡美拉。婚約旣定。夫婦咸感路沙雷之玉成。路沙雷於二人結婚之前。每日必至安西毛家襄助。迨成禮時。諸友雲集爲賀。後而路沙雷之蹤迹遂疏。路沙雷蓋謂安西毛家有少婦。宜以禮自防。不宜越禮以前。涉嫌疑之迹。此非妬也。計自不引嫌。人亦將加私議。已而安西毛見路沙雷不至。心怏怏不懌。一日安西毛謂路沙雷曰。我若知得妻而失友者。則願縲其終身而不娶。今旣如此。尙願往來之密。如當日歡。願兄常至吾家爲得。至於嫌疑一節。可以勿問。且吾已告吾妻。吾二人之幸福。均兄所賜。在義萬不宜疏。而吾妻聞言。亦以兄爲過於拘謹。

路沙雷因述其不來之故。示安西毛。於是定議。路沙雷每禮拜中。必兩飯於安西毛之家。路沙雷仍自遠其形迹。且告安西毛曰。人娶美妻。不可廣交以自累。卽女友之往來。亦宜留意。果使薰蕕雜進。則不測之事。正難豫防。安西毛曰。兄言良然。然旣娶之身。尤必賴正人爲匡救。庶不至於無檢。天下身爲人夫者。溺愛其妻固也。然無家範以制之。則亦非宜。故必得良友之箴言。用爲圭臬。則流弊自泯。今我之良友。舍爾其誰。爾乃轉自引嫌而斂避。一萌此念。交情梗矣。路沙雷曰。爾我相見以誠。固無嫌疑之可說。然人言難測。彼此無利。故不如早爲之備。今後晤面。當別訂一處。萬不能常至爾家。安西毛以爲有理。遂至再丁寧而別。然安西毛心中。頗以路沙雷爲寡情。而路沙雷則立辯其否。一日二人相見於野次。閒行於田隴之上。安西毛曰。吾自知之明。上帝賜我幸福。門第高。先疇足。山妻美。朋友良。此二人者。一內一外。深愜我心。所患我敬爾之心。尙爲弗摯。然舍爾外。足以服我者。恐無第二如兄也。今所遭如此。在理宜知足爲樂。而仍不滿吾意。謂天下無一不足以勝我者。然亦不知心緒之惡劣。起自何時。但力遏之。不敢思及其苦。而又時時潮上吾心。今不能不摠懷相示。兄忠義可恃。庶吾一吐悃款。則寢食或有寧帖之時。路沙雷大驚。不知其所以然。猝思不得其故。卽趣安西毛言之。允爲之助。安西毛曰。此

事至奇。吾心欲試吾妻之貞淫與否。顧不能若驗金之法。用火以煨。吾意女子果以情哀之。則未有不動者。終須用一男子。泥首乞恩。炫以金寶。至此不動。始爲貞操。蓋不風而平其波。其事甚常而無奇。吾終不信女心之可恃。今有人深信其妻之無玷。固無玷者也。然吾謂未遇人以調弄之耳。履之而後知其難。貞不易言也。矧其夫又爲多疑之人。聞聲望影。皆生妬念。處處嚴備。則其妻又烏敢有意外之慕。卽以吾妻論。固似可信。然亦未遇好色之浪子。而吾心終亦不敢謂然。吾意終須假設一人。進而嘗試。百端挑引。而彼仍屹然無動者。斯真貞矣。吾意欲覓得一人。家富貌美。且年少多情。向之再三乞憐。而吾妻仍不爲動。斯則吾終身信之。且引爲至樂。則可向人誇美其得貞妻。脫經人一求。而妻卽慨允。則吾亦無憾。蓋自信相人之不誣。亦不至爲女子所愚。此事出之本心。永永亦無所咎。宗旨既定。百折不迴。今試驗之人。卽屬爾身。初無第二人之足任。爾可潛至吾家挑之。當出其思力。曲盡其能。然後已。蓋吾之屬爾。不屬他人者。以爾信我深。必能臨巖而勒馬。不至遽卽於亂。於吾之名譽。亦無所損。想爾慎守祕密。斷斷不至於語人。爾今當曲意承順。以釋吾憂。且立時行之。勿緩。路沙雷靜聽久之。默不一言。至安西毛語竟。始徐徐答曰。安西毛。適爾所言。令人欲笑。在理宜斥爾勿言。惟細察爾意。似誠懇述其

心緒。故容忍以待爾言之畢。以我觀之。汝不惟不自知其非。而並不知我之爲何如人。念頭既誤。故有是言。古諺有云。眞爲知心之友。胡能驅使其友。爲傷天害理之事。此事果行。兩俱不利。胡孟浪爲之。既壞爾名。卽害爾命。壞名之痛。尤甚於死。汝不知耶。且爾之命我直以我爲賣友之器械。人既賣友。尙名爲人乎。直驅我於墓中耳。何言知己。今爾當平心靜氣。聽我正言。待我言既畢。爾再攻駁。亦未爲晚。安西毛曰。可。路沙雷曰。如我之意。爾之心情。大類木耳之人。既信邪教。以聖經中至言喻之。亦莫之聽。此等人宜以算學之理開導之。如幾何之法。譬如兩物同等。可一尺之長。更出二物。長可二寸。與前物比較。去二寸。所餘均八寸。則均同等耳。木耳之人。不明此理。雖另思以他法曉喻之。然終不得其效。今日吾之喻爾。亦當以喻木耳之法。汝設想離奇。直出人情之外。吾雖有正言。想爾決不了了。總言之。直一愚駭而已。果使吾不愛爾者。儘可聽爾所爲。爾必自敗其名與身始止。無如吾爲爾之良友。而爾又欲實行其事。試驗一女。此女既貞且慎。又爲爾結髮之妻。此又何必試之。試之又何必用我。果爾能如我意者。決不再試。我意此女。既有如是之美行。汝尙何求。果不見信。則中心已瞭。又何必試之。而後知其貞淫。譬如其人果淫。汝薄視之足矣。試驗又寧非多事。天下斷無試驗其相信同心之人也。試之卽爲

薄倖。果進試之時。如其不動。爾又將如何。兩敗俱傷。不惟我不願爲。亦竊爲爾夫人惜之。且尤知此事。爲天下至險之行爲。惟至愚者始爲之。不圖竟出於汝。深所不解。然人心不同。各有所爲。譬如身隸兵籍者。頻年長征。出生入死。蓋爲國也。亦爲一身之名利。今爾所爲。何名何利。徒開罪於上帝。又何樂爲之。脫一經試驗。婦人守貞。而試者敗衄。不過仍還爾平日家居之常態。究有何利之足言。苟事情中變。竟有意外之事。則爾之傷心痛恨。當媿憤於無極。此事固無人知。然爾心固已知之。人知之損爾之名。心知之則滋心之疚。其失一也。今尙有一喻。前此有詩家路斗維克。曾作一詩。其詩正足描畫爾之性理。詩曰。彼得悔過自疚心。較火熱兮較水深。人苟知過奚須箴。悔之一字抵千金。詩言如此。歸功在未悔之時。迨悔至已無及矣。爾此時出言無檢。一味冒行。迨事敗以後。雖忍淚不出。然心血之潮沸。甚於淚也。此詩空空洞洞。原不指汝。然總須以寡悔爲上烈。吾今更進一解。則愈形爾之鹵莽而滅裂。譬爾有金剛石一方。其價連城。而骨董家相之。爭以爲寶。此石歸爾。爾尙不信於心。必以錘碎之。辨其真僞。汝心安乎。爾當知一錘之下。寶石立碎而不完。欲復其舊觀。爲事已難。此寶石卽爾妻之謂。爾妻固爲人所重。卽爾亦重之。其量等於寶石。爾何爲必碎之以爲快。卽使驗而無效。亦不能增長爾妻之聲價。

須知一碎。良可惜也。彼不自壞。而爾壞之。但論設心。正自難問。爾尤當知。天下賢女。價過於寶石。蓋其懿行之動人。人之估值。似增長於其估寶石。夫爾妻既無玷於爾。而人人又爭稱其無玷。對此寶石。已純真而非偽。試之豈非多事。汝當知女子秉性柔弱。卽深明大義者。亦不能宿備小人之奸謀。以此之故。爲之夫者。當導掖之。歸於正道。胡可自試以奸謀。動物家之言曰。銀鼠者。至白之動物也。獵者苟知鼠穴之所在。則取極穢惡之物。環堆其穴外。而銀鼠自愛其毛。寧伏穴爲獵者所得。萬不願竄走穢惡之上。自汙其白。今天下貞節之女子。甚於銀鼠之白。爾果寶衛其白。則當加意扶持。不宜輕釀。今爾使人挑引。必欲敗其節操。寧非環堆穢物於銀鼠之穴外。必令彼躬冒不潔耶。果以此法行之。天下之女子。十人當壞其九。無可逃免之時。今爾欲全爾之貞妻。當時時導以道德之言。匡誘使歸於正。方不失爲夫夫婦婦之順。須知婦人輕脆之質。等於玻璃。呵氣於玻璃之上。決成浮膜。故對待女子。如禮聖迹。當禮之敬之。不能觸之以手。又似植名花於沙礫之上。遠觀之則極其媚。若往前采之。則其天真喪失矣。吾尙憶一詩。不妨更述以示汝。詩爲老人戒其鄰居。其鄰嚴督息女。不令外出。故老人以詩箴之。曰。女子之脆如琉璃。碎而擲之毋乃癡。癡人不信仍爾爲。再完其故難乎而。要當慎重如吾詩。以上種種

所言均爲汝也。今當爲我計矣。我言質直。當不罪我。汝今昏昏沈沈。趨入黑暗。吾不能不力引而出之。爾今既稱我良友。於交情乃至惡劣。直謂之毀我聲名足矣。不惟毀我之名。爾且自毀其名。今果以我近爾夫人。則夫人之心。必斥我爲非類。夫以同心之友。乃行此禽獸之行。倫常之道。盡墮於私慾之中。我胡自聊其生。其次夫人對我之時。似我先覘其有不貞之行。故敢放肆而無檢。則爾得淫妻爲偶。已先自墜其名。況夫人失節。汝亦敗名。於義何取。汝因其失節。則必恨其不守貞操。試問此究伊誰之咎。夫男女之結婚。實上帝合并二人爲一體。名爲二人。實一人也。休戚同之。生死同之。既爲一體。則足痛亦徹於心。夫心與足。本爲二物。以一體之故。苦痛之事。亦自相關。故女子之敗名。夫亦隨之而敗者。已縱不知。而人已指目。嗟夫吾友。此事至險。爾當勿萌妄念。必使貞者立化爲淫。猶之美睡之中。立時驚醒。寧非自尋苦惱。如此奇想。實爲吾生之所未聞。汝尤當知冒險而前。歸時一無所得。且喪其至寶於汪洋之中。事尤可笑。夫以奇貨等諸廢物。是皆輕舉妄動之過也。若吾言論。仍不能悟爾者。則爾當別尋良友。用遂爾謀。吾寧失歡於爾。終不爲不義屈也。路沙雷語止。安西毛失色不能言。久乃曰。吾友良言。吾皆傾聽。語語忠厚。亦語語聰明。意在愛我。我尙何言。然我之私慾。實過於君之名理。蓋追逐惡德。

迴避高明。自問似爲魔弄。爾今當曲諒我之怪癖。彼女子有乖異之癖。我正與之符合。是可謂之怪病。必當爲我醫之。汝必往見吾妻。以情挑之。無論能從與否。咸足已吾之疾。吾思第一次行挑。彼必峻拒。既拒則吾願已遂。爾胡必靳此區區者。況盡爾爲友之情。亦足拯吾之命。於情既洽。於名無損。又奚憚而不爲。果爾不爲。吾必別求生人。既求生人。則吾之名譽。不愈墜耶。爾平日愛我。何忍峻卻。若必不得已。我決轉求生人而無疑。果爾能從我者。吾妻必不齒爾於正人之列。則吾既信吾妻之貞。亦可乘間吐其試驗之謀。則吾妻知爾爲吾所遣。以爲友之故。蒙此惡名。或亦曲曲能爲爾諒。爾之聲譽仍全。今所求無他。汝必爲我一試。且所試甚微。而吾之所得甚鉅。爾胡固執而不吾從。況試只一次。不可卽止。語至單簡。別無膠糾之事。似可允也。路沙雷見安西毛執意如山。不可動搖。已若不爲。則須更覓一人爲之。辱且更甚。不如僞諾。後以術止其風狂之思想。亦不令其妻知之。乃佯諾之。堅囑勿更屬他人。並請以興到時。方至爾家。爲爾辦此。安西毛大樂。進抱路沙雷親吻。如謝其莫報之恩。感激至於次骨。遂定約以明日行事。安西毛曰。吾明日恭備寶石金錢。爲爾進見之資。且極教以種種內媚之術。又言若不暇爲情詩。吾可以庖代。爲爾屬稿。路沙雷曰。我自爲之。勿煩瑣瑣。然心中甚痛其愚。於是二人議定。

遂同至安西毛家。其妻卡米拉。方懸懸其夫之歸遲。路沙雷既送安西毛至家。歸至快快。自思既允安西毛。又當不污卡米拉。兩全之術。何從得當。是夕顛倒不能成寐。遂設一謀。既不侵犯卡米拉。又足以慰安西毛。但有此法而已。計定。至安西毛家。而卡米拉知路沙雷爲其夫摯友。則禮意有加。飯後。安西毛託言。與辭外出。留路沙雷伴其夫人。以一句半鐘爲率。卡米拉堅留勿行。而路沙雷則請與安西毛同出。安西毛堅執不可。且囑其妻。以禮厚待路沙雷。匆匆自去。行後屋中。但有路沙雷。及卡米拉兩人而已。而侍者亦盡出飯於外。路沙雷此時。如入戰場。而卡米拉之顏色奪人。有同甲冑刀盾。成爲百勝之師。路沙雷見而大驚。幾有望陣生畏之勢。於是思下手之方。卽曰。吾昏欲睡。幸恕非禮。女曰。胡不入旁室。厚氈中少息。厚氈爲西班牙之俗。貴婦客廳。恆有此氈。較他板高可一尺以外。其上加席。又加以茵。用以款留貴婦。使之燕息者。路沙雷曰。勿須彼間。卽此客座中假寐。吾倦當立甦也。直至安西毛歸時。見路沙雷臥於座上。急促其醒。問以濟否。路沙雷醒。卽同出客廳之上。安西毛曰。試手乎。路沙雷曰。第一次胡能孟浪。容徐圖之。安西毛深以爲然。且約每日必來。吾雖每日不能常出。然必留其機倪與爾。且不令卡米拉知之。於是路沙雷每日如言而至。而安西毛亦出以自然。不露迹象。已而路沙雷謂

安西毛曰。爾妻貞心如金石。吾百方試之。咸莫能入。且奈何。並告我曰。我若無禮冒進者。彼必拾而告爾。吾術既窮。彼心如鐵。爾亦可自是止矣。安西毛曰。以語挑之。固不汝應。今宜以物誘之。明日吾爲備二千金。克郎饋之。且佐以珍珠寶石。或可得當。須知天下美人。匪不愛財而嗜寶。而不貞之婦人。尤復需此自飾。如是而仍不動者。則真心如金石。吾亦不需爾矣。路沙雷曰。吾知爾妻之貞。萬不嗜此。吾術必立敗無疑。於是安西毛。明日饋四千金。克郎於路沙雷。其倍於昨日之數者。以爲金愈多。則試之乃愈得力。路沙雷僞諾。仍不貢其金。且僞言卡米拉峻拒弗允。以爲事立中止。不圖事有中變。安西毛一日。仍留路沙雷於屋中。自匿複室中。窺其所爲。可半句鐘。見路沙雷枯坐無言。知一晌之言。皆僞設以愚己。遂招取路沙雷外出問狀。路沙雷仍謝不敏。言夫人盛怒難犯。吾不更爲此矣。安西毛大笑曰。汝言果確。且果踐爾言耶。爾行僞愚我。我見爾枯坐無言。足見前此轟轟烈烈之詞。均爲吾妻渲染。用以欺我者也。爾果不欲與吾事者。吾可別覓一人。路沙雷雖自知其忠。然又甚媿其友。卽再三慰藉其友。矢以誠心。安西毛曰。然則盡此一舉矣。於是別託一友。以書招赴其城外之別業。其辭甚切。且訂八日之聚。意八日之工。則試驗之事必可就。讀吾書者。須知天下之人。據門伐。擁厚資。少年而得美妻。盛滿之

事。尙有如安西毛者耶。乃必自尋苦惱。至此殊令人不可索解。卽彼夫人之待彼。亦自慶得其所天。多情而賢。在理無見疑之罅。而必多方嘗試。寧非異事。蓋此少年之所思。奇闢無倫。舍其眼前之香福。而生意外之謬思。顛倒錯亂。至無人理。可笑也。古人有詩。乃甚肖安西毛之爲人。詩曰。必死安求生。危病安求平。亂軍之中自在行。饕殮不繼思大烹。家有蕩婦責以貞。萬古安得有此情。夫以風魔之思。求天遽遂其願。又焉能遂。一似他人所得者。唾手而成。而已之所得。乃難若登天。則一段怏怏之思。幾謂生平遭逢之不偶。則真聞所未聞。彼之思想。蓋謂吾之專欲。爲他人所決不能。有所願奢矣。明日安西毛出城。語堪米拉曰。我出必八日始反。留路沙雷伴爾。爾之敬路沙雷。乃同敬我。凡百聽其指揮。汝不宜忤旨而拂我意。堪米拉曰。君行吾自當門戶。何必以友人居守。內外有別。禮安可越。君果不吾信。請試任我爲之。必不使君關心門戶也。我固非才。然此區區者。似亦易耳。安西毛曰。爾以從夫爲義。勿抗吾意可也。匆匆數語後。安西毛遂出城而去。明日路沙雷至。堪米拉如言敬禮。無敢稍懈。顧雖如是。然必以人侍側。未嘗與路沙雷獨對。家有女僕朶米拉。形影不離。朶米拉蓋生長堪米拉之外家者也。八日中之第三日。初無一言。有時諸僕不在。而路沙雷亦未嘗吐其情話。朶米拉亦間有事外出。留彼二人

共談。路沙雷卽得此機倪。亦心敬賢婦。不敢遽施無禮。然美色在前。又經其友之重託。少年之心。烏有把握。又日夕爲豔色所奪。漸漸萌其不義之心。然尙臨時遏制。以爲安西毛固有堅囑之言。吾終不能自卽於不義。法宜避至城外。寧爲安西毛所歉。而吾心終無玷也。無如堪米拉豔若天人。亦終戀戀不能自舍。往復於心。不知所可。欲前則犯義。欲退則失信。矧又爲豔色所迷。則退衄大屬難事。惟是犯義固屬不可。然實安西毛敦迫而來。卽使失足。似亦宜爲上帝所矜憫。後此亦漸漸墮其禮防。而眉目間已露邪慝之意。舉動立異。堪米拉大驚。奔出室外。然少年人旣動情慾。竟至忘其羞赧之心。堪米拉見路沙雷變其初心。竟不知爲安西毛所部署。則轉以書趣安西毛遄歸。書以專使往。書中所敘情況。當於下一章敘之。

第七章

書曰。夫子足下。夫一軍無帥。安足成軍。而事之尤異者。家旣無主。遺一少婦。自支門戶。此最危險之事。且夫子初無要事。乃久淹於外而不歸。此尤無謂。我心殊怏怏不耐。若再不歸者。吾當歸寧父母。不復

留矣。至於行後。家務曾否有人代司。吾亦不問。爾所託之人。但圖己事。不復爲夫子作計。此尙謂之良友乎。夫子聰明謹慎。見書當自領解。吾亦不能洞澈言之。安西毛見書大悅。知路沙雷已如言。乃爲其妻所拒絕。願望滋慰。於是報書其妻。令其勿歸。吾咄嗟至矣。堪米拉得書後。欲歸不可。欲留不能。意一歸寧。防爲其夫所怒。如留戀不行。則狂且在側。貞操爲之岌岌動搖。遂立意不行。亦不避路沙雷。防一檢避。而形迹轉爲臧獲所覺。頗悔書去爲多事。又防其夫疑己有不檢之行爲。故路沙雷恣行無禮。但默默自傷。一聽路沙雷之妄言。終不一答。亦不再作書寓外。防其夫歸時。與路沙雷嘖有煩言。釁實由己而生。亦滋非是。計其夫歸後。別以語支柱。以釋其疑。明日。路沙雷又喋喋進言。女均不答。路沙雷則力貢其媚術。雖堅貞如堪米拉。亦不能自支。路沙雷見機有可乘。仍力攻而進。如巨礮之攻堅壘。萬無不下之勢。先由贊美。後乃悲鳴。女心已搖搖而動。雖高墉堅壘。亦將岌岌而傾。而路沙雷之攻擊。仍不遺餘力。於是墉傾而壘破矣。在理此事。初不謂奇。路沙雷仗義爲友。堪米拉守貞爲夫。一義一貞。宜無意外之變。而安西毛身爲人夫人友。趣之使至於是。尙何理之足言。二人情好旣密。朶米拉一一知之。而路沙雷亦未言此事爲安西毛所構。防一奉白。轉不見己之癡情。已而安西毛歸。亦不知其妻之失。

節。尙至路沙雷之家。互抱而鳴謝。且請路沙雷表示其妻之貞操。路沙雷曰。吾友從今可以誇示於人。夫人爲閨秀中之領袖。婦人中之師表。節操之堅貞。蓋天下一人而已。無論試之百端。誓也哭也。毫無所動。不惟財賄不足措意。卽悲涕亦未嘗摠懷。此不止美人。乃爲人間純懿貞潔之賢媛。今還君金錢及明珠。此物不足爲用。萬不能奪堪米拉之心。安西毛汝當知足。不必再加疑惑。須知此事至急。猶放舟於洪濤巨浪之中。幸而獲全。此後勿庸再試矣。尤勸足下。停舟於平安之海口。去纜收帆。如浮家焉。不必再思渡海。安西毛大悅。信以爲真。然尙欲一試。乃請路沙雷作詩。誇美克老雷司。克老雷司者託名也。俾堪米拉見之。試其能妬與否。且曰。爾若不爲。我卽代爾爲之。路沙雷曰。我亦能詩。毋須庖代。蓋名爲克老雷司。而詩意則屬堪米拉。於是商定。安西毛歸問堪米拉。何以有書。且書詞又甚隱約。果何指耶。女思歸時不問。何以歸後始問。卽曰。此書專爲路沙雷而言。彼當爾在家時。則蕭閒無事。爾一別我。則立改其初心。吾甚惡之。故有是言。或且吾心多疑。或彼心厭我。兩兩誤會。遂有是疑。安西毛曰。路沙雷君子也。吾聞彼已愛一貴族之女子。且爲詩以贊美其所愛之人。名曰克老雷司。夫彼既有情人。爾可不必疑其他故。明日餐時。路沙雷至。安西毛請誦其詩。路沙雷曰。堪米拉果識其人者。則知吾說

之非誣。克老雷司者。無情之女也。吾故以詩刺之。曰。夜靜人多思。既睡初若遺。人夢酣美我則悲。天明宜還快樂時。緜緜愁乃如散絲。我欲掃愁竟無期。愁隨酷暑侵我肌。入夜抱愁睡更遲。輾轉反側將何爲。坐視吾死兮。克老雷司。堪米拉聞之甚悅。而安西毛曰。此女無情極矣。乃不知吾輩用情之所在。尙何名爲人。堪米拉曰。豔情之詩。乃盡信以爲真耶。路沙雷曰。詩人言情。似不能遽謂其僞。安西毛曰。路沙雷詩。蓋敍其本懷。似不能僞。此時堪米拉亦知路沙雷之詩意。明怨克老雷司。而隱中則爲己也。卽問路沙雷曰。此外尙有他作乎。胡不再宣雅奏。開我懷抱。路沙雷曰。尙有一首。較前爲激。請誦之用。備陽秋。卽朗誦其詩曰。忍哉玉人。竟殺余兮。余去死其須臾。爾不我卽兮。余舍死其奚圖。吾望全灰兮。胡輾轉而不殊。勿謂余之不信兮。余何語之能誣。爾果知余之愴楚兮。亦不費爾之淚珠。余寧爲爾而戕生兮。萬不爲凡豔之廝奴。我冥冥長卽於窀穸兮。仍蹤跡之睽孤。願爾勿再憐我兮。我轉悲而弗愉。安西毛聞詩。大呼其佳。較前作尤爲沈摯。乃不知其詩。實全注其夫人。竟歡欣逾恆。以爲代其宣力者。且詩意似怨堪米拉之不下盼。則堪米拉之貞節可知。因之愈形其暢遂。數日以後。堪米拉謂其女僕朶米拉曰。吾甚悔爲路沙雷所動。不使彼五體投地。乃輕易許以同心。防彼易我而輕我。我幾不值一笑。

矣。朶米拉曰。夫人請勿以此介介。夫人恩彼。固不以遲速爲輕重。蓋以仙人之貴。許彼凡夫。其貴處自在。不能賤也。俗諺有云。凡人慨諾而不吝者。其惠人乃有兩倍之重。堪米拉曰。吾謂不然。賤值安得有貴品。朶米拉曰。萬不能作是想。人有恆言。愛情一道。有緩行始至者。有一蹴卽得者。緩行之態。如隨貴人。急行之態。如隨驛使。有時冷狀如冰。其冷足以殺人。有時猛進如攻礮臺。晨攻而夕下。其下也。無抵抗之力。所以遽降。由此觀之。夫人何必悔其失身之輕易。且何必更患路沙雷有輕鱗之心。彼爲夫人豔色所奪。亦正無抵抗之力耳。惟吾主人不在。爲期甚促。故路沙雷乘此短景之中。爲情乃加篤。足知愛情一道。固亦本諸機緣。吾言非虛。實由閱歷而得。吾少時亦正坐荏弱無自制之力耳。夫人當察路沙雷愛情之誠僞。不能因應許之遲速。用自咎悔。此後尤當察其用情之修短。斟酌以副其求。今且不必鞅鞅無歡。轉使天君不泰。須知豔色爲天下所重。亦上帝造就夫人之處。與凡豔不同。所以能傾動少年如此之酷。今路沙雷之用全力攻爾。爾又安能不敗。雖然。此等少年。亦外夫中之不可多得者。風流文采。門伐資財。匪所不佳。於夫人又何歉焉。論其性質。和悌動人。論其風裁。斌媚殊衆。性質敏妙。氣魄沈毅。又陰重不洩。良足託以同心。且正在少年之時。然少年性情。多輕佻不定。而路沙雷獨否。尤爲

情人中之難遇者。語後堪米拉微笑。深以朶米拉爲風月中人。較己則老成百倍也。女僕語後。遂述其少時。與少年苟合事。堪米拉頗注意聽之。自念此女僕非良。過於淫蕩。吾當持重。不可踵其所爲。遂問女僕曰。豔情一節。若舍虛而履實者。法當如何。女僕亢言曰。我爲夫人任之。讀吾書者。當知主人降格。則女僕尙何廉恥之足言。堪米拉自念。旣許路沙雷。萬不能疑其弗誠。卽堅囑朶米拉。慎口勿洩其祕。然而堪米拉尙防其不謹。而朶米拉已窺主人之祕。於是放膽。竟引其外夫。至於堪米拉之家。雖心輕女主。亦不能不畏主人。而堪米拉隱事。旣爲劫持。卽亦僞如無覩。不惟不責。且思以術。爲朶米拉掩蓋。不使其夫見之。顧雖如是。乃一日竟爲路沙雷所見。曉色模糊中。隱約有一男子。啓關而出。心疑見鬼。旣而復疑爲堪米拉之私人。謂經己一求卽遂。則他人亦可闖然入室。不期妬念立生。且疑此人。爲堪米拉之新相知。並未計安西毛家之有女僕也。因思女子之身。旣已失節。則舍甲就乙。事亦常有。遂信以爲實。勃然大怒。初不尋思。竟恨堪米拉刺骨。實則堪米拉於路沙雷未有恡也。此時路沙雷立叩安西毛之門。而安西毛尙曉睡未醒。趣而起之曰。吾日來有一事。容隱不言。言之不惟有傷公道。且礙交情。堪米拉日來。適放縱無檢。吾之不敢遽言者。實未知堪米拉之允我。真耶僞耶。果其貞節。爲爾我之

所信。則宜以我嘗試之言。爲爾述之。今乃默不作語。則吾甚疑。彼心實已允我。不圖如我所料。竟約下次爾苟更出者。約我於藏衣室中作幽會。讀吾書者。當知此藏衣室中。卽彼二人幽會之地。非但有約已也。路沙雷尙曰。爾聞言勿太鹵莽。約固如是。然安知不於約會之前。翻然改悔。則尙不失其貞操。惟爾前此信我。匪不由從。今日亦當聽我區劃。必待事有真際。再行示罰。亦未爲晚。汝今僞出。三四日潛歸。入室伏諸帷內。隱覘我二人之行爲。必可得其真際。果爾得彼劣跡。然後恣爾行罰。方有柄握之足恃。安西毛大驚。乃不料事之中變如是。沈吟久久。垂首於臆。興致全消。遲遲言曰。爾固待我不薄。我今一聽爾言。唯彼此慎守祕密。風聲勿漏。路沙雷曰。可。興辭而出。出後乃大悔其失檢。果使此女易操。吾又豈無報復之方。何必孟浪至此。遂自怨艾其輕率。願已如此。然已無術自全。計當先覓堪米拉。以一與安西毛所言告之。時堪米拉方獨坐。女謂路沙雷曰。吾至愛之路沙雷聽之。吾日來運蹇。想自是以後。無復安樂之期矣。刻朶米拉持我陰事。每夕必引其情人。宿於吾家。侵曉立行。苟爲人見。必移禍於我。我之清望墮矣。且尤難忍者。吾不敢微有譴訶。以彼知我二人之事故。敢放膽而行。吾日省省於懷。知不久將嬰奇禍。路沙雷聞言。尙以爲僞。謂彼有情人。乃嫁禍於朶米拉。旣見其淚流被頰。出以懇

摯。始信其真。於是悔心立生。知前謀之太驟。而亦變色無言。然尙力慰堪米拉。言必慎密。卽朶米拉之事。可置勿問。此嫌終不關汝也。路沙雷遂述己疑忿之懷。且告之悔。乞堪米拉曲恕其罪。並圖良法以自全。堪米拉旣怒且憂。指斥路沙雷之無情而寡謀。少須爲路沙雷所哀鳴。亦少釋其怒。代爲設謀。力脫此險。謂路沙雷曰。汝明日仍約安西毛。潛歸伏於帷後。吾自有法自全。後此安西毛將益不疑。汝吾二人。益可恣其歡娛。然其解免之法。仍不明告路沙雷。但曰。吾遣朶米拉一招汝。卽應聲而至。至何術解免。可以勿問。凡我有所問。汝卽隨答。其狀如不知安西毛之隱幕中者。路沙雷請詳其法。而堪米拉終不洩。路沙雷曰。吾惟略悉根苗。臨時始不至失措。堪米拉曰。汝但隨問而答。不必預聞吾謀。於是不言。防生議論。轉爲形迹之曖。路沙雷諾諾而退。明日安西毛果僞託出城。潛自後戶入室。藏身祕室。而堪米拉及女僕。亦故縱之入。若不知者。讀吾書者。當知安西毛之伏帷後。其悲憤萬非生人所堪者。至於堪米拉。亦預料安西毛已歸。則挈其女僕。同入此室。太息不止。謂朶米拉曰。朶米拉。我今只有此法。吾用主人之刀。乘彼未開言之前。直刺吾胸。汝謂此法如何者。吾前此容忍不發。今爲時已迫。不得不行此下策。一死卽休。全我名譽足矣。旣而曰。吾萬不能死。罪在彼人。而吾自殊其命。於義胡當。當先問

路沙雷。何以有此舉動。詎我有不貞之行。爲彼所窺。敢來犯我耶。朶米拉。汝至窗下。招此宵小來前。觀彼肆其奸謀。朶米拉曰。夫人尙握此刀何爲者。欲自殺耶。抑殺此小人。二策均謬。又均足以傷名譽。吾意不如斥之勿進爲佳。須知吾主僕二人。均荏弱之女子。不能當此魁岸之丈夫。矧人有慾念。氣力更壯。主婦之力。足以抗禦之耶。吾意夫人之謀未成。而此小人之偉力。足以力毀夫人之貞操。其事有可爲寒心者矣。吾今甚恨吾主人。乃授此小人以出入無忌之權。引虎自衛。尙復何言。設夫人刺殺其人。吾二人焉能藏此尸身。堪米拉曰。殺而藏之。卽令安西毛埋瘞之耳。須知結交良友。其收場正復如是。爾今趣呼之來前。吾報仇甚切。若少延晷刻。卽非所以忠事吾夫之心。安西毛自幕中聞之。旣喜且悔。不應百計以試此貞妻。幾欲舉帷而出。止其妻勿殺路沙雷。然且少待。至危急時。更出而救之。爲時亦未晚。堪米拉語後。立暈臥於溫榻之上。聲息皆渺。朶米拉見狀。則縱聲而哭。故使幕中人聞之。且曰。夫人不幸。乃構此禍。夫以夫人之美而賢。鄉里所知。一旦身遇狂且。竟至於此。豈惟夫人不幸。是亦我之不幸也。且哭且言。果使有人見之。不惟歎息其主婦之貞。雖其女僕。亦轟轟一節婦耳。已而堪米拉醒。曰。汝胡不往呼無信背義之小人。趣來見我。萬勿以利害之言止我。朶米拉曰。夫人勿急。唯先與吾刀。

庶吾下樓。不至爲夫人關心。堪米拉曰。汝勿患我自裁。必待爾至。吾方行其計劃。吾雖求死。然亦不能草草。必力復吾仇。然後始瞑吾目。蓋非殺此獠。則禍根不能淨盡。此時朶米拉尙逡巡不行。堪米拉力趣之始下。堪米拉獨坐。仍自語曰。天乎天乎。在理吾當痛絕路沙雷。不應僞許其來前。增此煩惱。今以計誘之。導以侃直之言。在吾固爲忠厚。然終不如直斥之行爲。斬釘截鐵。今當吐吾胸膈之冤。使此獠無容身之地。且託上帝爲證。先報吾仇。尤必使吾夫知之。非有書達不可。書言此僂辱之事。悉吾夫愚忠待人之所召。以爲是人可共以患難。顧乃中變至此。豈吾夫所料。夫以是人之無良。吾久已了了。彼蓄毒在心。而漏其毒燄於外。不待聰明人。固已悉之。然而吾雖有此心。伊誰知之。望天而愬。亦何益於吾事。今明明白白。別無他法。但有以白刃相從事。至於禍患如山。寧在所計。方吾夫娶我時。吾爲不瑕之玉。今卽奄然化去。亦斷不留微玷。以貽吾夫之羞。惟吾殺彼之後。亦行自殺。所恨以我清血。參彼溷濁之血。迸流。此則吾之萬劫不能甘心者也。語後徘徊室中。執刀於手。厥狀如狂。大改常度。而安西毛一一見之聞之。則暢然於心。歎爲貞節。則又望路沙雷萬不可至。庶不觸此危險。正於此時朶米拉引路沙雷入門矣。堪米拉卽以刀劃地爲限曰。汝勿踰此限。敢窺足踰限者。卽試吾匕首。汝今且聽吾言。

凡吾有言。汝且靜聽。勿參一語。第一節問爾。爾知吾夫。並知吾乎。此頗易答。可脫口而出。勿延勿延。路沙雷聞言立悟。答語若出真誠。言曰。堪米拉。吾初不料訂我至此。乃爲此冷淡之言。去歡娛之期遠矣。果爾無意於我。在理宜先明言。何必猜猜至是。蓋吾之願望。以爲唾手可得。不圖中道立變。令人何以爲情。爾不嘗問我以言乎。我與爾夫。可稱同心之密友。且同生長。何至不知。卽我亦自悔此舉。與友誼殊乖。顧發乎情慾。立墜禮防。此亦無可奈何之勢。嗟夫堪米拉。汝固知我二人之交情。乃爲情幃所蒙。遂至泯不知義。嗟夫夫人。我之愛爾。同乎安西毛。唯爾有傾城之姿。遂至喪我道德。墜我交情。失我名譽。吾果不知爾者。何至自蹈闕失。至於此極。堪米拉曰。汝過旣自知。亦復知我夫婦之性情。胡爲傷天害理。且賣友而自縱其慾。其敢公然見我。獨不知吾夫之待我。視爲愛情之寶鑑。汝竟吹氣以蒙鏡光耶。在理汝宜睜目觀我。我詎有不貞之罅隙。爲爾所窺。敢冒然嘗試。卽使我之言動。微有不檢。然亦視爾如家人。不能謂之有心挑汝。舍此尙有何事。乃再三信誓。再三痛哭。試問吾曾有一絲動容。勾取爾身。爲是苟且之事否。勿論如何。吾悉視爲過耳之風。卽貢我明珠。炫我金錢。吾皆視之蔑如也。爾旣絕所望。宜無餘望之可續。而死灰尙欲復然。吾甚願冥然長逝。幸保吾夫之令名。故及未死之前。明吾心

曲。且死則死矣。然必復此仇。於是引刀直刺路沙雷。路沙雷此時亦竟以爲真。而左腕已爲堪米拉所握。忽大呼曰。上帝不助。無如之何。於是引刀自刺其股。血立湧出。立蹶於地。路沙雷及朶米拉大驚。不知所云。力奪其刀。及路沙雷細審。創口不巨。流血非多。於是心服堪米拉之智。然亦僞爲痛哭。厥聲甚厲。似堪米拉果已死者。且哭且罵安西毛。乃干己爲荒謬之試驗。亦明知安西毛在幕中竊聽。然所吐性情之語。安西毛聞而歎惋。竟過於憐惜堪米拉也。於是朶米拉抱置堪米拉於溫榻之上。趣路沙雷延醫治其創。並請路沙雷以善後之法。俾不爲主人所見。路沙雷曰。吾心已亂。亦不知爲計。今先洗滌血迹。後此當不聞我迹兆矣。語後立行。行時尙嗚咽不已。然出時甚訝堪米拉智計之高。人安西毛見之。將更信其妻之貞潔。定必敬禮如神明。過此不再試驗矣。朶米拉既洗滌其血迹。且以酒淨其創血。以布捆之。安西毛仍一一見之。於是謂天下貞婦。當無出其夫人之右矣。堪米拉臥時。仍自怨艾其不死。胡以不中要害。而但中股。復問朶米拉曰。今日能告安西毛乎。朶米拉曰。夫人但自守貞。幸勿告主人。一經表白。則路沙雷決無幸。不如不告之爲愈。況主人與路沙雷交誼甚深。一經憤爭。將有性命之虞。天下賢婦人。必不令其夫處於危地。堪米拉曰。汝言良然。然終須掩我創痕。不令爾主人見之。朶米

拉曰。此安可掩。堪米拉曰。吾進退維谷。語實則招禍。不語則包羞。今將何以自處。朶米拉曰。我意不如置之不言。明日我自有術。以彌此罅隙。矧受創之處頗隱。不易爲主人窺見。此事悉付之上帝。上帝仁慈。擁護善人。夫人必平安無禍。安西毛旁聽。信以爲真。則喜不可耐。蓋此一齣之戲劇。人人咸有神采。而安西毛耳目。皆爲所亂。又烏能別其真僞者。一心但望天色立晚。可以潛出。覓取路沙雷。慶其賢妻之守貞操。而堪米拉主僕。抵暮亦避去別室。聽安西毛之潛逃。安西毛既出。奔赴路沙雷家。力抱路沙雷親吻。自誇身得賢助。爲社會絕無僅有之貞操。而路沙雷見安西毛。如是蠢蠢。爲己所欺。亦覺天良不泯。愧怍無已。安西毛見路沙雷之不悅。轉以爲不忍。堪米拉之自創。故成此怏怏之狀。轉加意慰藉之曰。吾竊聽堪米拉與女僕言。匿不吾告。似無性命之憂。彼既無憂。汝又何憂。從此以後。吾爲天下至得意之人。將紀之以詩。留示子孫。爲萬禩不祧之祖母。路沙雷曰。吾意亦然。後當以詩狀其貞操。安西毛是日。卽延路沙雷至其家。意其人爲保衛貞婦之護符。乃不知爲毀壞貞操之利器。堪米拉見路沙雷復來。僞爲怒噴。而中心則悅不自禁。於是相延至於數月之久。乃一日者。奸謀露。而安西毛之命盡矣。

第八章

醫生述安西毛事至此。而山差邦忽大呼而前曰。諸君速起救我先生。先生方與米堪納公主之仇。所謂長人者力戰矣。吾從來未見戰事。有如是之兇獍可怖者。吾師一刀。竟斫長人之頸。如斷蘿蔔也。醫生大笑。以爲米堪納者僞公主。長人者。虛構之人也。且公主之國。去此可兩千利格。安能遽見長人。此時果聞奎沙達大呼曰。梟賊勿逃。汝卽有寶刀。亦不能勝我。果以刀斫牆作聲。山差邦曰。諸君胡以不助吾師力戰。乃便坐雅談。又何爲者。速行速行。吾來時見長人之血。橫流滿屋。其頭顱之巨。過於西班牙之酒囊。此時肆主人聞言。知屋中酒囊。爲刀所斷。而此鈍奴。又以吾酒爲血。於是衆皆爭趨入視。人捧腹。見奎沙達着一小汗衫。長不掩腹。赤其下體。二股奇瘦。旣垢而毛。加陳舊之睡帽。亦敝壞矣。手中執氈以代盾。右手執刀。狀如斫敵。然二目尙嚴閉。引刀四劈。蓋夢至密考米堪國中。以酒囊倚壁爲長人。以刀斫之。囊破而酒出。肆主人大怒。力撲奎沙達。苟非卡治諾及醫生力挽者。則奎沙達果與長人宣戰矣。此時奎沙達尙跳躍。薙髮匠以水沃之。夢醒。而風魔仍未醒也。道魯西亞。見風人赤體。立時

斂避而去。而山差邦仍四覓長人之顛。竟不可得。卽大呼曰。此室必有鬼物。吾親見吾師。以刀斷長人之首。胡再不見。肆主人曰。蠢奴。吾室安得有鬼。又安得有長人之顛。汝直狂吠可笑。所謂人頭。實吾貯酒之皮囊。所謂血者。酒也。山差邦曰。吾不得長人之顛。則吾之伯爵及總督。如水中着鹽。融化無迹矣。蓋山差邦未睡。乃其所言。與其師夢嚙同也。肆主人見山差邦醒而狂嚙。怒乃加甚。卽曰。爾非償吾酒值。並補我酒囊。則不能出此柴門一步。此時奎沙達亦醒。以爲大功告成矣。忽以醫生爲公主。卽長跪其前。言曰。公主仁賢。從今可以歸國。且公主之仇。吾已盡之。吾言已踐。此亦上帝之功。而亦吾情人打魯西尼亞。隱中助我。故能成此大功。山差邦曰。諸公試聽吾師之言。長人不已授首乎。吾師爲王。吾亦置身通顯爲伯爵矣。於是衆皆大笑。雖經卡治諾諸人。曲曲陳說。而奎沙達已疲而思臥。諸人乃復出。謂山差邦曰。長人之首。雖不之見。然終須覓得。唯肆主人之酒囊。在理宜償其值。主婦亦大詈曰。吾不知俠客爲何物。但覺其害人而已。前此居吾肆。翻騰一夜。不名一錢。尙很很以報仇殺人爲事。而吾與俠何仇。乃賴吾錢。悍不之還。今夕復斫我酒囊。此又何理。非償吾值不可。馬累托亦往而嗥呼。醫生曰。凡物爲風人所毀。償均在我。而道魯西亞。尙慙慙撫慰山差邦曰。爾且勿憂。吾一歸國。汝五等之爵。在

箇中也。山差邦曰。吾敢立誓。實見長人之頭。鬚長徑尺。今隱不見。必有邪術之人。從中播弄。此肆若言無鬼。誰則信之。道魯西亞曰。此不足較。吾必厚賚於爾。於是諸人歸座。爭請醫生。更述安西毛之事。醫生復取來稿讀曰。安西毛既爲其妻所愚。以爲千古貞姬。必首數其妻。無人更出其右。而堪米拉。每見路沙雷。必陽加鄙薄。而路沙雷亦堅請安西毛。勿苦苦邀致。屢爲夫人所辱。安西毛仍堅留不放。蓋生而瞽目者也。尙長日自得。而朶米拉亦日邀其情人。至此宣淫。暢然無復顧忌。一夕。安西毛忽聞有人在朶米拉室中談笑。異之。往推其扉。堅不能入。力推之。扉啓。斗見一人越窗而去。安西毛欲追其人。朶米拉力挽之曰。主人勿怒。適越窗者吾夫也。安西毛弗信。卽拔刀臨之。曰。汝不吐實者。立殺汝。朶米拉曰。乞留吾命。此中尙有爲主人所不及料者。當詳陳之。安西毛曰。趣言勿隱。否將立死。朶米拉曰。今夕決不能言。決於明日言之。主人聞此。當震驚而巳。此越窗者。爲本村之少年。與奴子夙定婚約。初非外人。安西毛怒釋。允以明日自陳。遂扃女僕於室中。令勿出。遂歸語堪米拉。以朶米拉室中見男子越窗事。且允我明日奉白。夫人聞言大驚。計朶米拉一言。則己之隱事露矣。亦不待遲明。待安西毛睡熟。卽席卷金寶。奔赴路沙雷家。一一語路沙雷。遂請路沙雷同行。路沙雷亦大驚。不知所措。少須謀定。乃

送之尼庵。其方丈爲路沙雷之從姊。遂蚤夜出城。納之庵中。及安西毛起。力趨朶米拉之室覓之。見朶米拉裂其單衾。結而爲繩。自樓窗下墜而逃。於是歸語其妻。乃其夫人亦渺。問之男僕。僕亦弗知。見皮篋已開。珠寶悉空。於是中心了了。卽着衣往愬路沙雷。而閹者亦言。主人宵來。已挈厚資而遁。安西毛憂憤欲狂。再歸其家。而男僕亦遁。安西毛四顧蒼涼。旣亡其妻。復喪其友。家衆四散。知一身實不爲天所佑。其尤難恕者。則名譽全隳。知堪米拉決從路沙雷遠遯也。千愁萬恨。迸諸一心。遂至村間。告其朋友。卽前此居其家八日以待命者。鎖門轡馬出行。行及半道。情緒益惡。繫馬樹間。臥於草上者久。天已垂黑。有行道之人。適經樹下。安西毛曰。客從城中來。佛老倫司。亦有異聞乎。來人曰。近聞得最新之事。昨日路沙雷。引誘富家婦堪米拉私奔而去。此事爲安西毛女僕所述。此女僕裂單衾爲繩。縋樓窗而下。至於事之實否。我不敢知。然城中人聞之。匪不疑訝。人人乃不料安西毛及路沙雷交情之密。二友之名。竟爲此不近人情之事。安西毛曰。城人曾知堪米拉與路沙雷安適者。行路之人曰。我不之知。近者城中官府。亦以人四偵。竟不可得。安西毛遂不再問。仍偃臥於樹間。自念家散身辱。真求死不可得矣。乃邈迤上馬而行。至村居朋友之家。友僻居莫聞其事。一見安西毛。面如死灰。知有不幸之事。安西

毛一至。卽索筆墨。嚴扃屋扉作遺書。然未及竟而死。其友欲進探其何爲。排門入視。見安西毛伏於榻上。手中尙執鐵筆。拊之冰矣。卽呼其僕人入。取其筆。展其紙。書曰。我一生爲愚駭狂謬之思想。竟至自戕其命。果堪米拉聞吾死耗。吾亦不怨其人。但恨一身自招其禍。以吾妻不知吾心。而吾亦不能責其必酬之望。蓋吾自無理。奚能深怪其人。辱固自取。句其下未及竟。而氣已斷矣。明日。其友馳告其親戚。於是堪米拉亦自尼庵中聞之。大痛欲絕。其痛也。不爲死夫。蓋傳聞路沙雷有不吉之語。此時堪米拉身爲寡婦。既不落髮。亦不舍此茅庵而去。又逾數日。得路沙雷確耗矣。在納蒲司國中從軍。與敵人戰。陣殞矣。堪米拉聞耗。媿悔悲憤。四者交迸。亦慙慙而死。三人之結局如是。然其肇禍之人。實始自安西毛也。稿至此止。醫生曰。此稿良佳。然其中事蹟。正有不可索解者。蓋好奇人虛構之詞也。果爲虛構者。則著書之人。可云大誤。天下斷無如是妄人。作如是之試驗。決爲烏有之詞。惟結構殊佳。其初路沙雷之言論亦正。(路沙雷蓋如漢之伍被。始持正論。後乃從逆。)後乃反汗。惜哉。

第九章

此稿讀後。夜午矣。肆主人忽入言曰。客大至矣。果在此間。當多得錢。卡治諾曰。來者何客。肆主人曰。爲四騎士。皆短鎧。似學亞刺伯人。人人皆加黑面具。(西班牙人行路用黑紗蒙面以當灰土。)皆蒙盾執槳。作武士裝。後隨一女郎。及二侍者。醫生曰。此騎士近吾肆乎。肆主人曰。客已在門。道魯西亞聞有生人。卽加面羃。而卡治諾則隱入奎沙達臥室之內。四騎士臨門下馬。一士進抱一女郎入門。置女於坐榻之上。女坐近卡治諾之屋。此四騎入時。仍蒙黑紗。默然無言。女但太息。以手按膝。狀如木人。醫生見之甚怪。然好奇之心勃動。欲問來者之爲何人。卽至馬廐中。問其侍者。騎士爲誰。侍者曰。吾亦不知所自來。似其人悉爲貴族。其抱女子進門者。狀尤高貴。其三騎似其所轄者。言出奉如科律。醫生曰。女爲何人。侍者曰。我亦弗知。其面羃甚厚。亦不辨其妍媸。吾輩蓋從半道。僱我二人。云將赴安達路夏。許吾二人以厚酬。吾輩隨彼已二日。未嘗交一語。醫生曰。爾獨不聞彼自相呼名耶。侍者曰。亦未聞其聲。惟聞女士時時太息。大抵此女。不願遽從其行。至於太息之故。吾不之知。然女子所着之衣裳。似女冠也。而太息頻頻。或且入道。實爲諸人所逼。非其本意。醫生曰。爾言良肖。遂至道魯西亞所坐之處。見道魯西亞聞女子太息。心亦爲動。於是徑前問曰。女士聽之。吾聞太息之聲。心滋怏怏。能否示我以情。

或且能爲盡力。吾敢自明。非復好奇之心。而女終不答。忽見爲首之騎士入門。止道魯西亞勿問。且曰。女士勿絮絮問此無情之女。此女負恩寡情。不可理喻。亦不能盼其報言。彼舌與心兩歧。初不相應。女忽曰。先生勿作此言。吾惟守貞。故成此狀。然以我之貞。愈足以彰爾之狡詐而悖逆。女子發聲。卡治諾已聞。卽大呼曰。天乎。此聲何其稔耶。而女子聞聲。亦起立欲就卡治諾。騎士則力挽之坐。女子與抗。而面羃已落。貌乃如仙。然在萬愁之中。而容光仍射人之眼。女子引目四矚。厥狀如狂。道魯西亞不知此女之何意。大爲疑訝。然此女子。尙欲前進。騎士旣用力。面紗亦落。道魯西亞視之。則其夫忽地南得也。道魯西亞大呼而暈。幾撲於地。非薙髮匠扶將。則跌破其額矣。醫生見狀。亦前去道魯西亞之面羃。噴以涼水。忽地南得。見爲道魯西亞。驚訝亦欲撲地。然尙不放同來之女。女卽魯西達。方拚命欲就卡治諾。卡治諾旣聞道魯西亞驚暈。已大驚。則疾趨而出。迎面卽見忽地南得。尙力引魯西達。而魯西達亦瞥見卡治諾。彼此咸大驚不能語。此時道魯西亞已醒。以目視忽地南得。亦視魯西達。然魯西達之目。則專注卡治諾。四者皆如木人。魯西達謂忽地南得曰。汝果有人心者。可勿引我。我今尙引彼老藤。不引纖草。汝雖用武力。及金錢。與哀籲之詞。均無所濟。萬不能破我初訂之愛情。可見上天有

眼。巧遇故夫。汝尙何術之足逞。汝當澈底識我貞操。吾不得吾夫。非死不可。已明明告爾。爾必爲此無謂之糾纏。何不憚煩至是。明知吾足以干爾之怒。卽以刀殺我。我亦無懼。況吾夫在前。辨我貞操。至死不。改。吾尙何憾。道魯西亞聞言。知爲魯西達矣。見忽地南得。尙引魯西達之襟。卽痛哭長跼忽地南得之前曰。吾之主人聽之。果此女士之丰姿。不至將主人眼光瞽亂者。當下顧腳底之下。尙有一淚人。在前此極蒙恩遇者也。吾卽極窮極鄙之農家女。蒙主人俯就。稱爲愛妻者。然吾雖農家。依依二親之下。安然無事。一經主人求婚。而吾一生之自由拋擲矣。吾今受此酬報。乃落拓至於是間。非我私奔而從人。直經公子棄置。吾不能家居。出而圖死耳。公子初意。本以我爲同心之人。吾農家女。但知從一之義。安能遽舍公子而去。嗟夫主人。吾無底之愛情。自謂足以抵魯西達女士之美。及其尊貴。且魯西達與公子無情。情屬於卡治諾。焉能割愛以授公子。幸公子勿妄意屬此美人。寧屬於我。我之重視公子如天人也。公子尙不憶當日求婚。以貴下賤。吾已自承不類。乃蒙公子破格關垂義。在不能不允。公子當念吾當日所語。一一皆本性情。公子爲基督教人。則宜貴重信義。胡忍賜吾以樂。終乃酬吾以苦。果吾不應儷君。亦甘爲奴。卽奴亦不爲懟。以此身幸屬公子。則吾不至於食言背約。卽奴亦何懟之有。願公

子勿令人譏我爲道左之殘花。但乞踐約。亦不必計及我之父母。吾父母忠事公子。亦可云誠信之家奴。今以我故。使之悲涼無告。度仁人之心。亦所不忍。如必以貴族之血脈。不應參以貧家之女。然古古今今。亦不乏其人。且女子事人。無關人之家族。但子爲貴族所生。卽爲貴族。萬不能因其母之出身。而轉成爲下賤也。公子尤當知娶貴族而淫。不如娶貧女而貞。貞爲天爵。其視貴而宜淫者。誠有霄壤之別。公子若謂娶我。卽爲貴族之玷。乃不知玷一良家之女。始合而終棄。則名德之累。尤爲沒世之羞慚。綜言之。公子萬不能棄我。前此信誓旦旦。泣涕漣漣。上有蒼天爲證。安可自食其言。卽食其言。吾固無可如何。則公子天良之杌隉。清夜終當抱媿。道魯西亞一番柔媚悲惋之言。而忽地南得同來之三騎士。聞亦惻然。而魯西達旣悅道魯西亞。且服其多情。而善於詞。不期失聲而哭。幾欲抱而親之。然忽地南得。仍堅執其手。乃不能起。此時忽地南得。引目視道魯西亞。久之。始釋魯西達之手。謂道魯西亞曰。可愛之道魯西亞。吾敗於汝手矣。此一番情語。長勝之軍也。吾焉能抵汝。魯西達之手。旣爲忽地南得所釋。幾仆於地。而卡治諾已奔進。力抱魯西達於懷中。親吻不已。言曰。敬謝上帝。佑我忠義之妻房。汝今萬愁都釋矣。且汝經吾臂所抱提。天下再無平安之地。如吾之兩臂者。此臂曾經抱汝。今猶是也。女

見爲卡治諾。亦力抱卡治諾之頸。以頰就其吻。言曰。今日見我所天矣。今日彼此團圓。雖有萬險。吾亦無憚。忽地南得見之。心動不已。妒念復生。道魯西亞見忽地南得。方欲拔刀。復跪其側。力抱其股。使之勿動。且哭且言曰。我抱吾夫之股。心中之舒暢。百凡不能易也。吾夫試思。彼二人之姻緣。爲上帝所命。吾夫焉能進而析之使分。卽力竭謀殫。萬無成功之日。且魯西達女士。心堅如金鐵。烏能以強力進奪其操。今請吾夫勿怒。聽彼自相爲偶可也。一則使社會中人。服吾夫之宏量。享有大名。亦貴族中榮寵之事。此時卡治諾。已爲之備。寧死必與一搏。萬萬不爲之屈。而三騎士。及醫生與薙髮匠。及山差邦。咸環立忽地南得之前。請釋其怒。勿用武。傷道魯西亞之心。且云道魯西亞之言。語語如出金石。今悖其言。不祥莫大。試思今日巧遇。謂非上帝之神通。孰能至此。彼卡治諾及魯西達。誠人間之情種。非死莫能斷其情絲。卽使爾刀。能斷彼二人之頭。其心終不能斷。同生同死。固其所願。於公子又何利焉。凡人須見機而作。安命而行。焉能以私意與天心抗。今惟有以大度容之而已。矧彼二人之敦篤。顛撲不破。殆天性使然。在理公子宜曲諒道魯西亞之可憐。美且有情。其情尤真誠而無妄。有此兩美。已屬良貴。可掩其出身之卑賤。公子能得彼爲妻。但取美賢。又踐宿諾。此在基督教門。爲最榮之事。義當釋嫌而

完其破鏡。卽明眼人見之。亦無不稱揚公子之盛德。衆聲一致。忽地南得。亦不能抗。於是力抱道魯西亞而起。稱曰。夫人。汝之直道柔情。使我魂靈赧服。何爲長跪於地。增我羞慚。前此吾太薄倖。不知爾之貞操。今後彼此倡隨。永無分離之日。爾尤當恕我前罪。勿耿耿於心。始名賢婦。其始吾之愛情。未嘗不篤。願但念吾情。勿思吾罪。可也。吾敢立誓。不再擾及魯西達。願彼夫婦齊眉。亦猶我之於爾。語後亦抱而親吻不已。時眼淚且落。則強力忍之。於是人人皆爲感涕。蠢蠢如山。差邦者。亦失聲而嗚咽。山差邦之嗚咽。非傷於情。此時始知道魯西亞。非密考米堪之公主。則殺長人登大位之事。已成子虛。不惟師之王位不成。卽己之伯爵。亦屬無望。嗚咽不勝。蓋爲茅土惜也。而卡治諾及魯西達。亦長跪忽地南得之前。伸其謝悃。忽地南得扶起二人。彼此鳴謙。語後。語道魯西亞。胡以至此。道魯西亞。一一語示忽地南得。然衆皆傾耳以爲奇。忽地南得亦語衆曰。吾於結婚之日。得魯西達懷中書。知已屬意於卡治諾。苟非人多沮格者。幾欲手刃魯西達。乃旣不得逞。遂忿然出城。未數日。聞魯西達入道。願以處子終其身。吾遂約此三友。同至尼庵。以二騎守門。隨一人入內。魯西達方與方丈坐談。吾遂力攬魯西達出庵。真一小村之中。然後戎裝夾衛而出。其無人追逐者。以尼庵孤懸野外。去城市遠。無扞衛之人。魯西達

爲吾所得。暈逝者再。哭而不言。直至此間。乃成奇遇。各還故劍。此殆天心。非人力也。

第十章

衆聞言大以爲奇。而卡治諾及魯西達道魯西亞。咸疑爲夢。不敢遽信其真。忽地南得。亦悔前此之失檢。乃上帝宥過。今日得賢妻。守貞而箴過。復全令名。是真莫大之幸。醫生者。亦以好奇之故。力挽道魯西亞。及卡治諾同行。並用道魯西亞。以餌奎沙達。不期完此兩處因緣。則自慶遇此奇事。人人欣悅。卡治諾及醫生。招取肆主人。自承償其已破之酒囊。及其良醞。但有山差邦。快快不可自聊。以伯爵之幻想。眼前化若雲煙。頗形踧踖。見道魯西亞。旣化公主爲夫人。而長人復化爲忽地南得。乃潛入主人之室。而奎沙達已微醒。山差邦曰。慘形武士須早起。於衛生始大有益。若仍睡者。則亦聽武士所爲。不汝擾也。今武士亦不必救公主而殺長人。此事全歸埃滅矣。奎沙達曰。吾不旣殺長人乎。惡戰之烈。爲生平殺敵之所無。吾一刀已斷其顛。而血之湧出。乃同流水。山差邦曰。酒也非血也。長人之顛。酒囊斷也。奎沙達曰。鈍奴狂病發矣。山差邦曰。吾乃非狂。我師所遇之公主。乃非公主。蓋農家女道魯西亞也。事

迹甚奇。吾師聽之。當驚訝而無已。奎沙達曰。吾何驚訝。是中殆有邪術。山差邦曰。吾前此在此肆中。爲人以氈包裹。其始亦以爲邪術。然見肆主人。亦在其中。拋擲吾身。詎操邪術者。卽肆主人乎。綜言之。所遇之事。非皮開骨碎不可。天下邪術。或不如是之多。奎沙達曰。汝勿急急。蒼天自有眼。今且著衣出視。何以變幻如是之速。奎沙達方著衣。而醫生遂告忽地南得。以奎沙達病狂。思其情人打魯西尼亞。未知曾否實有其人。乃用幻想。自投於荒山之中。因一一述其事迹。衆聞之咸捧腹而笑。醫生曰。今道魯西亞。已不成爲公主。則吾謀已敗。今當別思他法。誘歸其家。卡治諾曰。吾以魯西達代之。忽地南得曰。吾仍以道魯西亞爲公主。引此武士寧家可也。醫生曰。由此至彼家。可二日而達。忽地南得曰。救人之事。何憚二日。卽四日吾亦爲之。正於此時。奎沙達擐甲。蒙盾把槊。背上仍加以破銅盆。出戶面瘦而黃。狀至凜凜。忽地南得及三騎士。旣駭且笑。然亦未嘗不服其勇。奎沙達見道魯西亞起迎。卽謂道魯西亞曰。女士聽之。適吾徒見告。謂公主立時化爲平民矣。想尊甫必有邪術。疑我之武力。不足衛公主歸朝。故生茲變故。果如是者。眞門外漢之行爲。乃不知俠義之作用。凡人苟研究俠義之書。雖其勇力。漫不及我。尙能誅殺野人。爲驚天動地之事。昨宵吾與長人大戰。汝輩不信。吾尙何言。然久而久之。吾之

勳績。自然大白於世。肆主人曰。汝謂殺長人耶。長人卽我之酒囊。忽地南得止主人勿言。奎沙達曰。公主果尊甫不信吾勇者。幸公主勿聽。世間無數險巇之道路。得我此一口刀。匪不立開。吾敢決言。不出數日之間。必殺公主之仇。取歸王冕。加諸公主頭上。道魯西亞得忽地南得之言。允送此風人歸家。卽正色答曰。武士聽之。何人告爾。以吾非公主。此蓋讐言。不足聽信。我明明爲公主。特昨日忽出一事。於吾事略有變更。實則有益於我躬。然吾仇仍須報復。所仗者俠客之義心。或且先君預料之言。應在俠客之身。殆天意也。今已遲明。俟日出卽行上道。女語後。奎沙達大悅。卽斥山差邦曰。狗。汝敢妄言。以亂吾聽。汝誠西班牙中一惡劣之物。汝不言公主。已成平民。名道魯西亞。又所殺之長人。實酒囊也。種種謬說。汝亦憶之否。卽齧牙向天言曰。弟子敢妄言以欺其師。法在不能不懲。爲後人之鑒戒。山差邦曰。先生勿怒。或且吾言少誤。惟長人之頭。實酒囊也。所流之血。皆爲佳釀。吾敢質實言之。吾師不信。酒香滿地。斷囊猶在。胡不入視。卽知吾言之非誣。果肆主不索酒值者。則所斷果爲長人頭矣。奎沙達曰。汝利口喋喋。吾更肆赦爾罪。不汝校矣。忽地南得曰。今當遵率公主命令。天明吾輩爭隨武士。觀其神勇殺敵。鑿吾曹之眼福。奎沙達大悅。曰。諸公愛我。敢不盡其死力。卽肝腦塗地。亦所不惜。於是二人彼此

謙讓久之。此時門外復來一生客。語遂中止。客似從巴巴里來。衣服亦似基督教人。衣藍布之衣。袖短而不領。袴亦藍布。冠亦藍色。加赭色之襪。懸土耳其基之刀。身後隨一女子。跨驢而行。衣木耳之衣。加面罩。冠小冠。緣以金線。加土耳其基之長帔。男子可四十餘歲。面目黔黑。髯鬚亦茂。雖衣服非佳。其風格良非下賤。入門卽覓住室。肆主人辭以人多室滿。客聞言。頗踖蹀不能自寧。然仍扶女子下驢。而魯西達及道魯西亞。怪其衣服之異。爭集而觀。道魯西亞。心頗憐惜此女。遠道來前。莫得休息之所。卽謂女曰。女士且勿悵悵。若能與我二人同住。亦足小小將息。所云二人。指魯西達也。並云道中辛楚。得此或足少蘇其困。女不之答。但以手拊心。點首稱謝。道魯西亞以爲是必木耳人。不能操西語。而此男子。適自馬圈中繫驢而出。言曰。二位女士勿怪。此女之不能言。被土音異也。道魯西亞曰。逆旅旣無下處。故招與同房。食宿共之。男子曰。如是厚貺。感且不朽。道魯西亞曰。女士爲基督教人耶。抑爲木耳人。然吾心甚盼其爲基督教人。但觀其衣著。而又不操西語。則決爲木耳人矣。男子曰。此女外表爲木耳裝。而中心則誠信爲基督教人。此女本欲早受洗禮。然自阿魯幾亞潛逃而來。初無晷刻之暇。躬受洗禮。果使送入教堂。亦無不可。吾意欲先講明聖道。使之通達。再行受洗。未爲晚也。今若得上帝之佑。早歸正教。

吾心樂不自支。諸君當知吾二人。雖屬敝衣。而人格未爲下也。衆知言中大有文章。爭欲尋究根株。然以行色匆匆。未敢遽相詰問。且待其進食以後。再詢行藏。道魯西亞引女同坐。且請去其面罩。女聞言不解。以目視男子。男子以亞刺伯語告之。女一去面巾。容光燦射。道魯西亞視之。較魯西達之貌爲勝。而魯西達心中。則謂此女亦勝道魯西亞。然衆人之意。亦謂此女實勝於二人。蓋天下惟豔色足以傾動人心。此時人人見女之美。爭起承迎。若恐後者。忽地南得問此男子曰。敢詢女士芳名。男子曰。是名鄒拉達。女雖不通西語。聞言似解。卽曰。吾名馬雷亞。衆聞女自辨非鄒拉達。則尤留意。魯西達卽執其手言曰。姊名馬雷亞乎。女亦答曰。馬雷亞。此時忽地南得同來之人。令肆主人治晨餐。於是衆客同據長案而坐。爭推俠客首座。以道魯西亞居其左。衆方盛飢。食之甚甘。奎沙達得意已極。當食不御。大演說以示衆。其語仍類前此與牧羊人所說者。曰。吾輩身爲俠客。恆遇危險之事。不足稱奇。譬如吾輩環坐此邸中高宴。有生人入門。能知我爲非常人耶。若果知坐吾旁者之爲公主。而吾又爲慘形武士。知名於天下。當必加禮。須知身爲俠客。較諸一切人品咸高。而冒險之事。尤層出而不窮。或言鐵筆較利刀爲佳。此語吾所弗聽。勿論何人。敢爲此論。吾咸斥之爲無謂。雖然。人人恆言勞心者。貴於勞力。武士

所恃者力。他無所能。似吾輩但恃力而行。無學問之足言。實則非是。或又云身爲大將。能保守一城。亦不過用力而已。吾則謂人非閱歷。深洞兵法。胡能有制勝之方。若徒恃力。亦將爲人所敗。兵法起伏變化。九天九地。胡有一時不用其心者。要非心力兼用。萬萬無濟。吾平日恆取文武之事兼衡。驗其用心之多寡。所驗在觀其志嚮。文人好言公理。守職分。遵法律。言亦非誇。然終不如武士效驗之大。武士志在太平。惟有太平。然後始能使人言公理。守職分。遵法律也。以我思之。太平之力。全恃武士。然則太平者。無價之寶物。苟不得太平。不惟人不蒙利。則天心亦將爲之恫。太平者。卽戰爭後之幸福。戰爭卽太平之先聲。凡好武未有不戰。戰亦未有不恃力者。諸君當知吾言之非僞。較之文人。又如何者。吾又細加研究。文人之苦趣。較諸武人之苦。孰輕孰重。必有能知之者也。方奎沙達語時。聞者咸不目以風人。頗以其言爲有味。而奎沙達復言曰。吾今先論文人之苦趣。第一節。大半多窮。旣云窮矣。安有樂趣。飢寒之事。亦所時有。然猶勝於武人。蓋文章旣高。卽有憐才之人。加以周卹。避寒就煖。尙有款接之人。至時會一來。騰達亦復非少。則一洗其寒酸之態。由此觀之。文人之苦。所以不及武人。吾又當爲諸公一述。

第十一章

文人之所受者貧耳。至於武人。亦似無致富之日。軍中得餉既微。每破一城。時亦肆掠。然皆以性命進博。尙蒙寇掠之譏。苟不得當。至於衣服不蔽其體。交冬仍野宿。不能自支其寒。至於噓氣。亦不成熱。夜中裹氈而睡。卽不能溫。然尙能稍釋日中之苦。一經天明。又須持械赴操。迨至兩軍相見。非中礮碎顛。卽以白巾裹首。甚或亡去一股。斷其一肱。此亦事所常有。幸而不死。而一貧仍如故也。然一將成功。萬骨皆枯。何能有百戰百勝之事。諸君當知陣亡之鬼。與受賞之人。兩兩比較。孰多孰寡。在明眼人觀之。自然了了。一旦凱旋歸國。似仍濟濟有人。而白骨沙場。竟無人問其死數。至於文人一輩。卽不交佳運。亦終不至暴骨不收。武士則苦不勝甘。豈復文人之比。故文人得賞較武士之得賞較易。以文人爲社會所重。爭與以酬報之資。武士但仰大帥之頒餉糈。偶一不給。卽當枵腹。此所以難也。今不論此。但論文武人之爭執。文人之言曰。武士雖善戰。然亦須依法而行。法制之定。定自文人也。武士之言曰。苟無武人。而法律之維持者誰恃。惟有武人。國始能存。海陸之盜。皆不敢逞。非是。則國不國矣。天下欲得佳

物。必費金錢。非多錢又安得佳物。卽以文人論。欲得大名者。則必忍苦擔飢。磨治其功。然其苦趣。亦但此而已。至於武士。則喫苦乃萬倍於文人。蓋習武之人。出生入死。息息無僥倖苟免之時。譬如圍攻一城。或一堡一障。明見敵人蟻附而上。或發地雷。飛走皆窮。萬無得生之地。然必告之主帥。嚴爲之備。而一身尙不敢擅離所守。迨地雷一發。擲尸空際。細碎而下。然於未死之前。已明明知之矣。此尙不名爲險乎。至於海師。則險乃加甚。兩軍旣接。槍礮如雨。然尙與拚命。不以巨彈爲虞。不寧惟是。而海水汪洋。偶一失足。卽委身於波臣。較陸師尤爲無幸。顧以名譽之故。遂力掙於槍林彈雨之中。未嘗以強死蓄之心本。其尤可羨慕者。當舷之軍。中礮而死。而後繼卽來。死而復繼。續續無已。未嘗有一星之餒卻。前此未有槍礮之時。則武士尤有聲價。以勇力可恃。見其雄雌。自槍礮一興。而刀盾無用。吾思肇製槍礮。必下地獄。萬劫不能翻身。弊在司槍礮之人。雖癱瘓欲死。亦可發彈。擊斃蓋世之勇士。譬有一武士。於當場施其技擊之時。流彈忽來。立時殞仆。遂使一腔俠義之氣。湮沒於一響之槍。滋可惜也。由此觀之。吾恨彼槍礮。至於次骨。亦屬理所必至。蓋槍礮生。而俠義死也。雖然。吾豈一槍之懼。惟或不備。爲彼所中。則吾蓋世之英雄。亦將歸於無用。吾意本欲恃我精力。及我刀槩。享世大名。今天心不佑。槍礮如林。

吾亦末如之何。然吾較古俠客之遇險。乃多逾百倍矣。奎沙達但欲大顯其才。終不下咽。山差邦力勸。而終不聽。而同食者聞語。亦頗爲傾聽。惟醉心於俠義。則語皆陳舊可笑。醫生曰。爾所言甚當。我雖文人。亦甚偉爾所說。於是飯罷撤席。肆主人夫婦。及其愛女與女僕。亦人人聞奎沙達之演說。忽地南得。則細審來客。似爲海盜所得而爲奴者。卽問其至此之故。客曰。吾亦甚願自述生平。正恐諸君有不耐傾聽。吾終不以此之故。緘默不言。醫生曰。恣言之。客曰。諸君旣不棄我。我且敘其遇難之故。雖事蹟不類古小說之所云。然亦紀實之語也。

第十一章

客曰。吾家在理安山中。吾父亦便家。果能慎嗇自安者。可以不憂敗衄。然吾父少年入伍。揮霍自豪。至老仍爾。須知兵間之人。均破敗學堂中之畢業生。無一爲保家之主。吾父卽其人也。夫以鰥夫入伍。則業盡尙不遺累。若爲有家之人。一經揮霍。卽遺累其後人。吾兄弟凡三人。吾父一日招吾三人入室。言曰。爾輩兄弟。必且謂我爲老悖。不念兒孫者。然吾雖浪費。尙亦爲爾兄弟作計。今計定矣。爾兄弟各已

成丁。須各覓營生以自遂。吾今劃產爲四。三分屬爾兄弟。留此一分自活。汝兄弟旣得遺產。宜各致力。自圖生計。俗諺有云。凡人或傳教。或航海。或立朝。必須執一。方成男子。汝今兄弟何擇。且此三事以外。尙有入伍之一途。蓋入伍易。而立朝難也。夫身在兵間。原屬危地。而名利或出其中。自茲以下。以八日之功。劃定其數。今爾兄弟。請問何擇。父卽謂我曰。爾爲長適。宜先發言。余曰。吾父不必爲兒念念。遺產決不宜分。父自享之。兒兄弟年長。人各有事。不能以此重滋吾親之憂。兒意在從軍。爲上帝宣力之善人。爲吾君効命之臣子。語後。二弟則願至印度爲商。三弟則願傳教。至沙拉曼卡大學校中肄業。語後。吾父大悅。逾數日。劃產數定。每人得三千達卡忒。時吾叔父擁金多。遂盡購吾產。吾兄弟別父時。悲愴不可忍。吾留其二千達卡忒與吾父。挈其一千而行。而兩弟亦各上一千。吾父得四千之見金。其一分則仍不動之產。足以自贍矣。三弟入學。二弟至西威羅。余則至雅利堪諦。蓋聞彼間有船。載木至曾努亞。至於今日。別家已二十二年矣。此二十二年。曾上書吾父。亦不得報書。卽兩弟亦然。方吾至曾努亞時。旋入米蘭。在米蘭中。購得軍裝。至斐得蠻入伍。迨至亞里怕利。聞人言亞露窪大公。領兵伐和蘭德爾。余聞言。卽改隨公爵而行。方伯爵伊各蠻忒。及杭尼陣殞時。余亦在行間。旋又隨軍官治爾彎立功。

得寶星一具。迨戰於和蘭德爾。未久。聞教皇怕也司第五。與西班牙聯盟。攻土耳其基。時土耳其基奪西普拉司島。於溫尼司之手。溫尼司失島於基督教人。所失滋夥。聯盟國之大帥曰路安。爲吾國王斐里潑之兄弟。此爲大戰。吾乃隨大元帥征土耳其基。然意在得一小官自効。既而又思弗濟。仍快快歸意大利。余至意大利時。而元帥方自曾努亞登岸。意到內普司。與溫尼司海軍合。吾乃復隸路安之軍。大戰於利怕拖。先登敍功得隊官。而士兵大挫。我軍凱旋。而吾獨快快。是夕不備。竟爲土耳其基所擒。械其手足而去。載之舟中。赴君士坦丁。而船中苦力。可一萬五千有奇。均基督教人也。明年。余役於卡他諦納舟中爲奴。目矚兩軍搏戰。而基督教人失機。遂大敗。似櫻帝怒。莫之追也。土耳其基之大將威哈里。遂以海軍至漠更。漠更者。大島也。去那瓦諾未遠。既至。驅兵登岸。嚴守海口。路安兵至。不克攻而退。此一戰有舟名刺沙。艦長爲巴巴老沙之子。爲路安部曲所擒。而巴巴老沙之戰艦。厥名曰狼。艦長亦梟悍。待其所得之俘。酷不可言。方我軍戰時。狼艦追逐甚力。而艦中之俘。乃擒取巴巴老沙。彼此互擲其身。艦多人衆。自舵樓輾轉拋擲。至於船頭。而巴巴老沙已死。此蓋虐待俘虜之果報也。此時吾仍在虜艦。復歸土京。明年爲一千五百七十三年。人言路安大將。已克抽尼司。以哈米得守之。而土耳其基本欲以哈米達

守此城。哈米達爲彼族殘酷之梟將。今旣爲基督教人所得。乃大失望。而土皇亦殫懼。遂與溫尼司言和。逾年爲一千五百七十四年。土皇復以兵攻勾利他。勾利他爲地中海旁之堅壘。而吾方爲土人把舵。亦無錢自贖。且不忍以此累吾父。已而攻下勾利他。士兵凡七萬五千衆。而木耳之兵。則四十萬。其中雜以亞刺伯與斐洲北岸之士著。攻勾利他。人握一把之士。幾欲填平此臺。然守者亦精妙不測。虜何自知之。是時守礮臺者。但七千人。然人人死戰。久不能下。士兵死臺下者。可二十五萬。迨礮臺下時。剩者僅三百人。然人人咸裹創矣。由此觀之。守者之能。實過於攻。守臺之帥。名卡雷恩。臺破見俘。中道憂憤而死。此一役殞名將無數。名將之中。有至可惋惜者。如安萃亞者。敵人允其不殺。旣而殺之。賈首級獻之大帥。土耳其大帥不悅。以爲殺降非義。乃立斬此獻馘之人。尤有一人。名亞古拉。爲掌纛之官。人極機變。能處難事。吾之敍及此人。蓋與余同奴於戰艦之中。其見擒時。曾作詩二首。戀此礮臺。詩筆旣佳。吾習而誦之。願讀與諸君一聽。客一提亞古拉之名。忽地南得卽視此三騎士。彼此微笑。騎士中有一人言曰。客且勿誦其詩。先言亞古拉消息以語我。客曰。彼亦同囚於君士坦丁二年。乃與希臘之謀者同逃。其後不知何如。然決計必逃。逾年又見希臘之謀者於土京。吾於稠人中。未之敢問也。騎

士曰。實告君。亞古拉吾伯兄也。歸久矣。娶富家之女。且生三子。客曰。此上帝之力也。吾甚關心其人。願其自由。且愛彼實甚。時時繫諸吾心。騎士曰。客不言吾兄之詩乎。吾亦能背誦吾兄之作。客曰。足下爲亞古拉骨肉。則誦習其詩。當較我爲精熟。騎士曰。第一首蓋敍守勾利他之艱危。詩曰。義士死敵兮。當游神於九天。死而衛道兮。定爲帝之所憐。抵死殺此異類兮。血管勃勃而生煙。吾輩濺血之一點兮。可盡敵以萬千。爾雖伏尸於此兮。直垂名於千年。嗚呼噫嘻。骨雖朽兮。名不剗。客曰。一字未嘗謬也。騎士曰。尚有一章。亦能背誦上口。詩曰。彼英雄臥榻之安屬兮。屬於荒煙野草之叢中。三千之衆雖寥寥兮。升遐之樂將毋同。雖殺敵如堵牆兮。顧乃未奏厥膚功。義士駢肩同日死兮。仍生氣之蓬蓬。此卽英雄之生壙兮。胡待墓碣之穹隆。是亦上帝之所賜兮。特留以葬乃公。緬死骨之芬芳兮。何人追步其雄風。二詩旣竟。衆皆稱美不置。客見騎士所誦。一字不遺。亦長笑不已。於是復言曰。土耳其旣得此礮臺。以地雷轟之。乃不能動。遂歸。余主人威哈里死。卽土人恆稱之爲逃軍者。土人之稱人。恆以其美惡。加以外號。土人惟四大族始有姓氏。餘人咸以外號爲其氏。威哈里亦起家俘虜。爲奴可十四年。年三十四歲。欲謀潛逃。以曾受土人批頰之辱。欲復其仇。遂改回教。旣入回教。遂爲巴巴里酋長。兼督海軍。其人

產於加拉布利亞。人極和緩。待下極有恩。所轄奴可三千人。死後遺言。散其奴分配國家。及其子姪朋友。吾遂隸於小弁之部下。弁爲溫尼司人。本船人之侍童。及爲威哈里所得。則大悅其幼愿。願長成乃極兇狠。厥名爲野查格。以掠擄致富。遂行賕爲阿魯幾亞會長。吾隨彼赴任所。旣至。吾知去西班牙未遠。爲勢亦易逃。雖屢圖不遂。然心終不死。惟奴所居處。厥狀如獄。晝夜有人邏守。雖奴有公家私畜之別。而禁必一處。公家之奴。治城中事。無一定之主。衆皆可以驅遣而役使之。卽有多金。亦不予贖。以奴無定主。不易贖也。會長有奴則許贖。惟不聽其趨事。至贖款不時至。始勒令伐木燒炭。種種不一其事。余亦爲奴。則在可贖之列。彼蓋知我爲隊官。然吾自明其貧。而會長仍寘之可贖之列中。吾在奴柵中。鐵繩較人爲輕。與我同奴者。亦有貴官之屬。然其忍飢受寒一也。其尤難堪者。日矚其鞭奴之慘。不禁神傷其類。一日會長縊死一奴。明日又鞭一奴至死。又明日則割奴之一耳。其爲此者。用以樂取也。野查格者。直可謂之人類之仇敵。嗣聞有西班牙受擒之兵。名查威達者。累逃皆不就。而會長則未嘗一怒。願雖如是。然禍發正自難定。惜吾不能旁述其事也。吾所居之地。近木耳富人之窗。未遠。窗乃非窗。直一巨竇。一日吾與同奴者三輩。項上加鐵繩。上月臺賭跳。吾望巨竇中。忽出一長竿。末繫一布。伸縮

者再。吾三人中。卽有一人。往視爲何物。甫近是竿。而竿立縮於竇上。左右擺動。如人搖首之狀。此人旣退。竿乃復垂。第二人趨之。竿亦立縮。余見二人均不得。則趨就之。藤竿立墜於余前。余前取其布。布裹十個利亞尼。每一利亞尼。合西班牙圓法。可兩克郎。吾旣驚且喜。以爲此錢。何以適落吾手。且吾同伴二人往取。何以不授。乃專授我。此又何理。於是復歸月臺。再望竇中。見有如玉之手。徐閉其窗門。吾思窗中人手白如是。決爲美人。此十金錢。卽美人之所授。則又手於胸。效木耳人之禮。仰謝上帝。移時。忽見竇中又出藤竿。作十字形。出而復縮。余知是中。必爲基督教女郎。爲彼所囚耳。旣見其腕上。加寶石之金釧。又決其非是。果爲奴者。無此釧也。或且回教之酋。娶基督教之女耳。然回教人器重基督教之女。往往甚於其種人。是皆懸空之想。不能臆斷。然長日恆凝望其窗。如望北斗。於是者十五日。信息皆渺。甚欲探其室中居者之爲何人。然但聞得此窗。爲木耳人亞幾拉倫所居。其人富碩無比。且爲貴官。復有一日。藤竿復出。其端繫一巨裹。適柵中無他奴。仍爲吾伴三人。二人先取咸弗授。專以待余。余至卽立得之。中裹四十克郎。其外有片紙。書亞刺伯文。其上作大十字。余卽十字。親之以吻。復向竇上行禮。且以手勢。示以將讀來書狀。而窗門亦立闔。三人皆悅。將讀其書。顧皆不審亞刺伯文字。然亦不敢

令人譯之。已而覓得一同繫之人。名莫西亞。與余至契厚。余意往覓其人。意其人陰重不洩。或不敗吾事。此等人本爲木耳人間諜。頗資其力。然其意亦常思歸國。且私通基督教人。而能爲亞刺伯之語言文字。余初不敢信。但曰。吾於道上拾得者。莫西亞讀來書訖。余問之曰。君知其文法否。莫西亞曰。知之。且將爲爾譯之。余如言具紙筆。莫西亞譯成其文。曰。吾少時吾父以一女奴授我。此奴爲基督教人。教我崇禮基督之教。且告我以聖母馬利亞之靈迹。其後奴死。吾料其直赴天堂。吾恆見彼二次。勸我立至基督教中。謁聖母馬利亞。吾亦不知所以自處。然吾隔鄰。卽爲奴棚。棚中均基督教人。吾細審其狀。均不如君之高雅。實告先生。吾貌既不惡。且擁資甚富。可以挈之同行。爾當熟計。吾二人能否同逃。結爲夫婦。同歸正教之國。爲事至美。足下亦有心乎。如不吾從。則上帝必當爲吾更覓一良匹。此書爲我自書。爾不能識。卽託人譯述。亦須擇人而授。萬萬勿落木耳人之手。木耳人多兇賊險狠。終必不爲君利。我意甚欲君自讀。勿示於人。恐風聲一洩。則嚴父必怒。納我井中。加之以石。吾死慘矣。至於報我之書。吾仍以線垂諸樓外。爾繫書線端。我自得之。若不能作亞刺伯之文。則以手勢向吾窗相示。可否吾自領解。願上帝佑爾成功。此十字形。吾常親之以口。禱告上天。今茲特書此以示信。書至此止。諸君當

知吾得意矣。卽莫西亞之爲譯。亦知此書。決非拾諸衢路。卽曰。爾且對我質言。吾敢對天信誓。必不外洩。且能救爾潛逃。卽自懷中出銅十字。與之發誓曰。吾雖犯彌天之罪。仍恃上帝。君輩有祕事見告。吾決堅忍不言。我思此書。爲美人所寓。必能以術脫君於險。須知吾棄正投邪。負罪已深。或且以救君出險之故。得求肆赦於上天。寧非吾之幸事。吾見其人誠意懇摯。遂一一盡吐其實。且示以此書來自窗間。莫西亞曰。今當出問樓居者之爲誰。於是余吐其詞氣。請莫西亞達之。曰。嗟夫至愛之女士。此皆上帝及聖母。感動女士之善心。令歸基督教之國土。爾尤當虔禱聖母。自能得其歸正之道途。若鄙人者。與我同伴之二人。必極力助爾。卽有性命之虞。亦所不惜。爾當更報吾書。定其宗旨。天相我躬。幸有同教之正人。公誠無欺。此報卽其手筆。爾勿慄懼。但有心緒。不妨見諸簡牘。至於結婚之禮。當至教堂行之。矢信不渝。不類木耳之佻狎。願聖母鑒臨。完我二人之婚事。書訖。藏之胸間。乃潛至樓下。視其有無垂線。少須立見窗開。出一藤竿。垂線如釣絲。吾乃以書繫之線末。然線末仍有小裹。啟之。則五十餘克郎也。吾又得錢。意可以乘間得遞。是晚莫西亞至。言樓主爲木耳亞幾拉儉。富碩無匹。但有一女。爲襲產之人。此女之貌。傾此一國。而回教長官親貴。咸至乞婚。均無所可。且聞少時有女俘。導以基督教之

聖經。吾聞之。知與書中語合。乃問策於莫西亞。求示方略。莫言必待報書如何。再爲決策。果能同逃者。吾雖犯百死。亦必爲爾籌之。四日中。吾奴柵中人罷工。人集如蟻。月臺皆滿。而樓窗初未嘗開。至第五日。奴皆趨事而去。余獨上月臺。見窗中藤竿復出。線末復繫一裹。較前爲巨。啟之。則包一書。媵以一百之克郎。是日莫西亞亦適至。吾授書令讀。書曰。吾亦不得要領。可以同歸西班牙。長日永夜。禱告聖母。聖母亦未嘗示我朕兆。然能供奉足下者。但自此窗間。供爾錢財。爾得此可自贖。並贖其友。先令一人回西班牙。買得一舟。載我同行。至爾欲覓我者。可至吾父之別業。別業近海。去巴巴度之城未遠也。蓋每當夏令。吾恆隨吾父。避暑於彼間。爾可於黑夜中取我。同登來舟。入海而遁。然爾已允爲吾夫矣。苟不踐言。聖母必監臨其上。果買舟之事。爾友不足信者。爾可自行。吾知爾誠篤不苟。爲正教之端人。必不失信於我。尤當詢問吾父之別業。吾必乘人靜之時。以藤竿裹金與爾也。吾聞言大悅。而吾二伴侶。亦爭欲先歸買舟。莫西亞曰。爾三人中。不能先行。行必同舟。天下往往因獨行而失信。遺棄後來之人。前此亦有人行此。諸人中以一人先歸。赴瓦倫西亞。或梅昭卡。買舟來迎。顧其人已挾資而遁。不更歸矣。又舉已往之事爲證。歷歷指其不可。今當先贖一人。令其自由買舟。經商於阿魯幾亞。或抽吞登間。

則我爲船主。儘可陸續贖爾二人。身旣受贖。庶往來無礙。白晝亦可登舟。唯其中有爲難者。凡降人不能買小舟。若大舟者則許之。以舟大可以載兵行劫於海上。若買小舟。則防其竊歸西班牙。故備之尤力。然吾須覓一木耳人爲伴。則官中不疑。或可自脫於難。然吾聞莫西亞之言。莫敢反抗。防逢彼之怒。則吾事且立敗。尤累及馬雷亞。遂以性命託諸其人。卽以書報馬雷亞。趣其贖身之金錢。誓以身事之。永爲夫婦。逾二日。女作報書。寓二千克郎。書言下禮拜五。將至別業。並云行時。尙贈多金。果仍不足者。卽以書來。吾金多。盈箱累篋。鑰匙悉在吾手。余得金後。以五百克郎付莫西亞買舟。自以八百克郎贖其身。及禮拜四日。女又付一千克郎。書云。卽至別業見我。余報書如言。亦以金贖出二友。然尙蓄餘金不少也。則存金於商人之家。商亦西班牙人。得文憑許通商於是間者。

第十四章

莫西亞於兩禮拜間。果得一舟。可容三十餘人。果與木耳人爲伴。行駛至於沙枯。沙枯去阿魯幾亞可三十利格。復由沙枯至阿蘭。阿蘭產無花果。甚碩且夥。莫西亞與木耳人。往來販運可數次。每行必停

海灣。去女之別業。乃不甚遠。至時必停。行回教之禮。或至女之別業。乞生果而食。女父亦不辨其誰何。乞卽與之。莫西亞意能見女者。卽代述余意。約其同行。顧乃不可見。蓋木耳及土耳其之閨秀。向不面生人。至於奴俘。則可以見主人。不爲之備。以俘不足匹高門。見之無礙。然吾心頗防女怒。似不應託降虜以通詞。幸未之見。心頗釋然。時莫西亞行舟甚自如。欲行卽行。欲止卽止。而木耳之伙伴。亦稟承其號令而行。余此時亦幸自由。遂約二友。同至莫西亞舟上。於禮拜五日啟行。先期一一部署。後思潛至別業面女。至時僞爲求取野蔬者。適爲女父所見。問我何作。蓋用普通之言詰問。吾自言爲馬米之奴。馬米者。女父之友也。翁曰。汝能贖身與否。果贖者宜需金幾許。方問余時。女盈盈自屋中出。以女子見奴無禁也。翁亦不怪。余見女之美。麗絕一世。而衣裳亦奇絢如仙姝。髻上頸際腕中。節節皆明珠寶石。耀眼生輝。木耳之俗。女臂及脛。皆露其半。脛束金釧。鑲以金剛之石。其貴無倫。手釧亦然。以木耳貴珠。而女家尤夥。凡一釧可值西班牙金錢二十萬。天下女色。往往受風霜而減。諸君不能以今日之馬雷亞。較其往日之姝麗也。吾此時一見。疑其天降仙人。脫我於死。女至時。翁告女曰。此爲馬米之奴。來取園蔬。女卽操普通之語。謂余曰。汝爲彼教中之上等人乎。旣爲上等人。胡不自贖其身。余曰。已贖身矣。

足知吾身之貴重。蓋主人買我時。費金錢一千五百。贖亦如之。女曰。果爾爲吾父之奴者。卽費三千金。亦不聽贖。以爾基督教人。喜言貧。無誠語。余曰。此事或亦有之。然吾固未嘗愚人也。女又曰。旣贖身矣。亦思歸乎。歸亦何時。余曰。以明日行。明日有法國一舟且行。吾當乘此時行。不再逗留於此。女曰。爾何以不待西班牙之舟。乃附法國之艦。法人非爾偶也。余曰。果得西班牙之舟。亦願待之。然無時至。急欲面吾親屬。故迫不及待。女曰。汝或在西班牙娶婦矣。故急急圖歸。必職是之故。余曰。奴實未娶。唯曾與一女士定約。且矢誓歸國。行其婚禮。女曰。女士美乎。余曰。若論其蓋世之風姿。與女公子正相髣髴。翁聞言大笑曰。爾基督教中女子。能如吾女之美。亦可云傾國矣。蓋女之所言。吾不之解。翁爲吾譯。吾言亦翁譯。示此女。實則林爪佛蘭卡之言。女亦精通。但不肯言。但以木耳之言相問答。以避嫌疑耳。吾正與翁言。忽來一木耳人。奔入言曰。外間有士兵數人。越牆而入。摘取果實。雖未成熟。亦摘而去。翁聞言大驚。蓋木耳之教。原與土耳其基同。然畏懼士兵。甚於狼虎。蓋士兵蠢如禽獸。不可理喻。於是翁麾其女急避。卽自往喻士兵。謂余曰。基督教徒。汝自采園蔬。爾之上帝。定佑爾歸國。余與翁爲禮後。翁匆匆行。女亦僞入。藏於樹底。見翁稍遠。復就余含淚言曰。汝行耶。余曰。吾行非得汝爲伴。則寧死不去。是間。今

訂下禮拜五決行。屆期吾來覓汝。汝幸鎮靜同行。海行。吾雖強學木耳之言。然尙分明。女引臂抱吾頸。同赴其臥室。乃其翁匆匆來歸。女從容仍抱吾頸。以首抵吾胸。僞暈於地。吾亦見機。作欲扶未扶之狀。翁卽奔至吾前問狀。女不能答。翁曰。是必爲士兵所震恐。而成此狀。卽抱起其女。女乃少甦。長歎而流淚。揮余曰。基督教徒。汝行汝行。勿留於此。翁曰。汝但鎮靜。彼之行與不行。與爾胡涉。適士兵經我。婉導數言。已盡行矣。汝可勿慮。余曰。女公子必爲士兵所嚇使然。吾果明日未行者。或更來取蔬。主人言尊園種蔬佳也。翁曰。勿論以何時來。恣爾所取。吾女固不厭基督教人。而甚畏土耳其兵也。汝今速往取蔬。勿遲。余聞言卽行。行時女仍目送。余不忍視而出。則僞取雜蔬。四覓出入之路。以備潛逃。迨歸至莫西亞舟。遂一一述其所見。乃訂約以禮拜五行。百事皆備。艤舟以待。是夕擲舟近別業里許。時已豫約基督教人十餘。伏於別業左右以待。意舟至時。爭縛木耳之舵工。投之水中以滅口。而莫西亞不可。時天暮人寂。余與諸人議。或先取馬雷亞。或先縛木耳之人。莫西亞曰。舟中人易辦。法宜往取馬雷亞。以木耳舵工。此時皆熟睡矣。旣而曰。不如先縛木耳人。再取馬雷亞。衆皆稱許。人人各執一刀。謂木耳人曰。汝敢少動者。命卽立喪。於是人人登舟。盡縛木耳之人。木耳人無膽。一聞莫西亞號令。咸股慄無聲。

莫西亞留人於舟上。餘皆率赴花園。園門亦未扃。諸人徑入。余爲之導。直至女之寢室。女臨窗微語曰。爾爲基督教人耶。余曰。汝早出。女不應。飛奔而出。而風貌衣着。乃同仙人。余俯親其手。莫西亞及吾二友。亦親其手。以示敬禮。謝其出貲贖吾身也。莫西亞曰。若翁亦在家乎。女曰。睡矣。莫西亞曰。將醒若翁。挾其所有之資同行乎。女曰。不可。此間初無寶物。蓋吾所挾者。足使諸君人人致富。遂入室挈取物事。余不審木耳之言。問莫西亞與女作何語。莫亦一一示余。余曰。當如馬雷亞之言。吾輩不必參與。已而女出。挈小篋。頗沈重不能舉。吾輩方欲行時。而翁立醒。開窗外視。見院中人多。則大呼有賊。余大驚。莫西亞頗有膽力。立挈多人。入室縛翁。女已驚悸欲暈。諸人既入。以物塞翁之口。且嚴縛之。女醒後。見諸人縛其父。以手掩面不視。翁尙不知其女之通外人。於是諸人疾負其父女。一同詣舟。舟中人防余輩有失。頗懸懸不自安。既已登舟。去翁之縛。臨之以刀。止其勿聲。翁見女在其旁。則太息不止。及見余以手抱馬雷亞。而馬雷亞迴身就抱。則尤驚訝。然不敢言。莫西亞遂揮衆解纜。張帆而行。女謂莫西亞。請釋其父。及諸木耳人登岸而去。莫西亞告余以此。余立諾。莫西亞曰。不可。果釋翁登岸。經翁一呼。卽有官兵及巡船追緝。今開船近基督教屯駐之地。然後擲舟近岸釋之。則無事矣。衆聞言大以爲可。乃告

女以所謀。非敢害翁。防自害耳。遂行向梅昭卡。行時爭禱上帝默佑。顧南行而北風。則沿海而向阿蘭。阿蘭去阿魯幾亞。可三十利格。不難至也。然又恐遇見巡洋之艦。臨而檢閱。若遇西班牙大艦者。則舍小船而登。亦屬易易。女此時但以手掩面。不忍正視其父。但呼聖母馬利亞。已而舟行可三十咪。天已微明。去海岸可一咪以外。岸頗清寂。舟不近岸。仍向海而行。行可兩利格。遂令舵工更代而進食。舵工曰。且行且食。不能遽停。此時風力已轉。遂飽掛風帆向阿蘭。一旬鐘中。行可八咪。亦以食物飼所縛之木耳。且曰。吾非取爾爲奴。但得機倪。卽行釋汝。女亦面告其父。父曰。吾以爲諸人尙有要求也。今所切需。當贖歸吾女。語後淚落如綆。女亦大哭。卽往抱其父。但哭而不言。衆亦爲之惻然。翁見女盛服。怪之曰。昨夕汝仍常服。胡以爲人所劫。乃反盛服。吾頗不解汝之所爲。莫西亞卽以翁言示我。而女終不言。翁復見小篋。以爲尙寘之家。則尤驚曰。此物何爲亦落彼手。於是莫西亞進曰。翁可勿問女公子。但一言以蔽之曰。女公子已歸基督教矣。吾輩之得自由。均女公子之賜。女公子之從我輩。出諸至誠。萬不可奪其志。殆出冥冥而卽於昭昭者也。翁問女曰。此語確耶。女含涕應曰確。翁曰。何以至是。爾願以其翁。納諸敵人之手乎。女曰。吾初意安忍弑父。然吾父亦斷無意外之虞。不過吾爲一身圖全。勢迫而至。

此耳。翁曰。爾之安全何在。女曰。安全之道。當問之聖母馬利。女不之知。翁聞言大怒。立時躡身。跳諸海中。幸所衣甚博。爲水所漲而浮。女大呼救父。幸舵工習水。力引其衣登舟。得已。慊慊欲絕。女抱其父。哭不可仰。衆以翁首下嚮。水遂湧出。兩句鐘後漸甦。此時風起。推舟近於海岸。衆把舵力與風拗。幸至一小海灣之內。上有高山。卽停舟其下。以人外偵。一有他變。則解纜而行。衆旣進食。陰禱上帝。勿爲敵人所得。女謂余。必於是間釋吾父登岸。不然。吾且立死。莫亞西曰。舟行時必釋。不再苦若翁矣。已而風靜。海平如鏡。遂釋諸木耳。及翁登岸。翁曰。諸君亦知吾萬惡不孝之女。何由乃肯釋我。諸君勿謂彼有父女之情。以我在彼之前。不能遂其願欲。亦不必謂其盡心於爾教。彼蓋樂爾教之自由。不似吾回教之拘謹。語後謂其女曰。爾無天良之瞎女。汝今從羣狗安適。汝獨不思。彼輩爲我天然之仇敵。何爲屈身事之。吾甚恨從小愛汝如命。今收場乃至於是。(鐵弩三千隨塔去。正與此同。)余見翁健談。卽揮衆寘翁於岸。翁禱回教之神。咒余輩覆舟於海。余輩匆匆放棹而行。迴顧岸上。尙見翁以手自擗其髮。顛頓於地上不休。然尙聞大呼曰。吾女速歸。吾盡赦爾罪。寶物聽彼所有。但得爾歸已足。不然。吾且立死於此。不願爲榮獨之叟也。女聞嗚咽不可自止。亦不能言。但禱聖母安慰其父。不宜焦悚自戕其生。且

向空言曰。此上帝安排。吾不敢違天以自逸。惟必如是。吾心始安。在吾父見之以爲罪。吾則信天篤。不能不如是也。於是船行漸遠。亦不見老人之悲狀。且不聞其哀籲之聲。余則以溫言慰撫馬雷亞。全舟之人。皆仰風信。而風亦大順。計日至西班牙矣。衆方自慶其福命。乃不圖樂極悲來。或吾輩時乖耶。或老人之咒詛中矣。半夜風利。飽掛風帆。趁月而行。乃去吾舟不遠。有一盜舟。二舟漸漸相並。見前舟少下其帆。聽吾舟先行者。卽聞彼舟大呼曰。舟從胡來。今將安往。其人操法語。莫西亞令吾輩莫答。謂此法國海盜也。見舟卽劫。無復苟免之人。衆果如言。仍張帆行。而盜舟發礮。一彈飛過船頂。不中。繼一彈適落舵上。舵壞且沈。卽大聲呼救。於是盜舟下舳舫來救。人人各執手槍及刀。秉炬登吾舟。見人無多。則盡納之舳舫。且曰。吾累問爾。胡再不答。果答者。胡至發礮相攻。此時莫西亞知機。以女所挾之小篋。擲諸海中。盜不及覺。衆旣上盜舟。問吾何往。卽遍檢諸人之身。盡取其金錢而去。而女之手釧及頸飾。剝取一空。幸但取財物。初無淫污之念。吾心略釋。蓋女之貞操。較寶石貴至萬倍也。至於吾之外衣。亦盡褫以去。刼掠旣盡。衆聚議所以處置吾輩者。盜中一人曰。以帆布裹而投之海中足矣。盜魁曰不可。吾旣取寶物。何必復傷其命。於是議定。以舳舫與我。帆柁皆具。賚以食物及水。縱吾使行。然已遲明。望

見西班牙之岸矣。於是衆皆大喜。如慶再生。盜魁見馬雷亞可憐。則予之四十克郎。而女之衣裙。率令勿動。遂趣舢舨使行。余輩力駛其舟赴岸。已而近海岸矣。灘上怪石嵯岬。迎面已見高山。衆舍船挈食物。將越山而過。四望無人居。意遵山徑而下。或能逢人。問其塗徑。而馬雷亞荏弱不能行。余則力挈之。徐徐陟危巘而上。行可一咪之遠。聞牧笛聲。余知爲放羊者。遙見大樹之下。一童子方以刀斫樹枝。余大聲呼之。童子竟大驚而遁。後乃知莫西亞及莫雷亞。均衣木耳之衣。以爲盜至。童子且呼且奔曰。木耳大至矣。吾村人宜早爲備。勿受狙刼。余知此童子一呼。脫爲巡海之騎隊一聞。卽至而擒我。禍且不測。令莫西亞衣服。宜急脫而棄之。吾輩中亦盡去其外衣。衣莫西亞。吾但剩汗衫。仍西班牙裝。則不之畏矣。於是犯險而前。時防騎隊之至。少須。果見五十騎力馳而來。余輩不行。立以待之。騎隊見爲基督教之逃奴。則立馬愕顧。一騎問曰。適童子言爾爲木耳者。是歟。余曰然。卽我數人。並敘述其在逃之故。時吾輩中有一人。識此騎士。乃大聲言曰。幸謝上帝。送我遄歸。此非馬拉加耶。我在外爲奴數年。今日幸歸。馬上非吾叔父布他米耶。騎士卽下馬抱此人。呼曰。吾姪也。吾命也。自爾爲木耳所擒。吾長日哭不已。爾母尙生。盼爾甚切。此爲上帝之力。故能於此間相見。吾聞爾見刼至阿魯幾亞時。不知生死。今

日之來。亦正至自彼間。此均神靈護庇之力。其人曰。然。吾匆匆不能自述。當少間言之。騎士聞吾輩爲基督教人。則均下馬爲禮。送吾輩至城中。城去此間。尙一利格。騎士飭人。過山划舟向埠。空其馬令馬雷亞乘坐。此時全城皆出迎迓。非觀逃奴來歸。蓋瞻仰馬雷亞傾城之貌也。尤悅彼教美人。乃能改歸正教。犯險而來。此時馬雷亞之貌。實爲全城之所無。宜人人爲之傾靡。既至城中。先赴教堂頂禮上帝。堂中高懸聖像。馬雷亞曰。像中有肖我聖母者。余曰。然。莫西亞卽指陳靈迹曰。汝見此畫。當奉爲真神湧現。不能言畫。於是馬雷亞膜拜不已。而布他米之姪。名威里支。引余及馬雷亞與莫西亞。同至其叔父之家。母子相見。悲歡雜作。然家亦非豐。則以常餐見款。居可六日。莫西亞告歸格蘭那達。餘人各各分散。惟余及馬雷亞。四望無依。但有四十克郎。買驢一匹。將往省吾父。及吾兄弟。未知其存否。路中與馬雷亞同行。中心滋樂。而女亦甘其貧困。皈依正教。吾旣敬且愛。匪言所詳。雖無家可歸。然得此賢助。亦復何憂。明知父之存亡。不可預度。然二弟分散。殊不知其方。孤立無助。生計殊無所賴。然吾尙無懼。聽天而行。諸君聽之。或不以吾爲絮絮也。

第十五章

客既詳述其事。忽地南得曰。隊官所言。吾深以爲異。甚幸隊官之得良匹。述情娓娓。動吾之聽。卽言至終日。吾亦弗倦。卡治諾曰。吾家非貧。其力足以助君。其言甚誠。客動容而謝。忽地南得曰。吾兄爲侯爵。爾果至吾家。在在足爲君助。隊官復起而伸謝。此時天已垂黑。門外復有車至。且衛以騎隊。問住處。肆主人謝客不受。騎士忽曰。無論如何。然須拓一屋宇。居我巡按使君。主婦聞爲貴官。卽謂騎士曰。此間實無下榻之地。果貴官挈得茵褥而至。則吾願讓其臥室。露坐以處貴官。騎士曰。可。此時車中。果出一官。長衣廣袖。儀觀甚佳。引一少女。可十六歲。貌亦佳麗。苟非肆中有三美人相輝映者。則當推此少女爲獨步。奎沙達見貴官至。卽曰。貴官至此。邸中舍人。不能不款。百凡皆備。況挈有美女。胡能不加敬禮。卽巉峭之高山。一見此美人。亦將中裂而成路。請貴官進此。此間有三美人。如天上之明星。更添一星。不寧佳耶。官聞奎沙達之言。並觀其衣服。不期大訝。莫審其爲何物。其尤異者。三豔並列。愈進愈豔。似自爲軒輕者。卽此三美。聞外間有美人至。亦思睇觀其果否爲佳人。此時忽地南得。及卡治諾與醫生。

亦同出與貴官語。官見此三人。吐屬溫雅。知爲上等之人。不類甲冑者之風狂。寒暄數語後。衆議將奎沙達所居屋。讓與四女同居。男客則別聚一室。官見三女絕美。亦允其女與之同榻。自出茵褥。假肆主人之室。一宿卽行。此隊官見巡按使。甚疑其爲兄弟。顧別久。面目遂不可辨認。貴官侍從人多。隊官則竊問其里居姓氏。侍者言官名斐雷支威德麻。生於理安山中。隊官聞言。立決其爲己之仲弟。卽引忽地南得。及卡治諾醫生。私言曰。來者實爲吾弟。近爲巡按於墨西哥。今以公事赴西印度。少女卽爲其女。然其妻亡矣。擁貲甚富。吾今求教於三君。或徑前自述耶。或以言探其從違。醫生曰。吾意必自陳述。勿再遲疑。隊官曰。弟富而我貧。若反顏不相識者。又奈何。寧非自取其辱。醫生曰。君弟貌似謙沖。決不能背其骨肉。吾今且爲足下試之。時飯已陳設。分爲男女二席。而隊官則就女席。食半。醫生曰。貴巡按使聽之。吾前數年。曾識一人。其姓與公同。已在君士坦丁中爲俘矣。此人入兵籍爲隊官。殺敵至勇。數有功。顧不幸而見擒。巡按曰。其人何名。醫生曰。其人名魯斐雷威德麻。亦理安山中人也。吾尙憶其人。曾告我以前事。謂其家有老父。並其兩弟。此事苟非其人自述。吾將以爲讐言。蓋彼翁揮霍。將餘產四割。分其三子。後乃自留其一以贍老。且飭三子。各治所事。魯斐雷尙武。力戰數年。卽得隊官。已具上校

之資格。顧理怕他一戰。爲敵所獲。吾在勾利他。亦爲敵擄。遂至君士坦丁。彼此相見於虜廷。己自君士坦丁。至阿魯幾亞斗。遇一奇詭之事。遂簡舉馬雷亞之事述之。方醫生語時。隊官伏處門罅。外窺巡按顏色。巡按聞言長歎。淚盈於睫。言曰。先生所言。令我愴惻。幸勿哂我爲兒女之態。先生所述之隊官。其人卽我長兄。身本強碩。故入尺籍之中。此卽家君當時訓示之道途。阿兄乃自擇從戎一路。我則經商於外。季弟則爲牧師。在唎嚕中。竟成巨富。以資供吾老父。且波潤及我。我尋登仕版。列爲今職。而家君今尙老健。然每日恆念吾兄。不知蹤跡所在。禱祈上帝。願及未死之前。得面吾兄也。然吾兄百事皆慎密。獨此次遠行。乃無一書告父。生死均不之知。今聞先生言。鄙人始知其行狀。果以書告父。則何須木耳美人之金錢。吾自能籌資爲之贖也。今聞爲盜所劫。安知不畢命於海上。吾此行本圖遊覽山川之勝。今得此噩耗。何以自聊。嗟夫阿兄。我果能覓汝者。萬不惜吾之生命財產。惟得與兄相見爲樂。矧吾父年高。果知吾兄身羈縲。雖罄三家之產。亦所不惜。至於木耳之馬雷亞。再生吾兄。吾將何以爲謝。今但欲二人不死。克成婚禮。則爲樂。又將何極。巡按情話縣縣。衆皆動色而聽。醫生見狀。知巡按甚念其兄。卽起入女席中。一手引隊官。一手引馬雷亞。同面巡按。且謂之曰。公勿悲涕。行且大樂。公所欲見

者。卽此二人。一爲公兄魯斐雷。一爲木耳女士馬雷亞也。二人見擒於法盜。今赤貧來此。狀至可憐。魯斐雷進前抱其弟。而巡按尙仔細睇視。視久始大哭相抱持。痛不可忍。哀感座人。皆爲雪涕。於是悲喜倏變。幾令人不能描畫其狀。遂各述別後情事。巡按亦與馬雷亞握手伸謝。卽令其女。面其世父。並及世母。於是馬雷亞與女。亦撲抱親吻。兩美容光燦射。見者皆嘖嘖稱羨無已。此時奎沙達亦愕願。忽憶及小說中俠義之故實。亦往往似此。巡按兄弟。議同歸西庇魯面其父。使主二人婚禮。且令馬雷亞赴教堂受洗後。巡按仍須以兵船赴墨西哥。議定各自歸寢。奎沙達獨不睡。以爲此朱邸中有美人四輩。防有盜剽之事。則環甲守夜。巡按聞而愕然。醫生告以奎有風病。巡按始微哂曰。勞此甲士矣。山差邦以前夕未睡。而又不得臥榻。則取馬之鞍韉。席地而臥。此鞍蓋以貴價得之。余書當補敘其事。四女已同榻而寢。奎沙達則植立門外防盜。忽聞有唱歌之聲。衆皆傾耳。而道魯西亞。方與巡按之女克拉拉同臥。聞之尤注意。且歌聲不雜以管絃。若出金石。似在馬圈之中。又似在門外。卡治諾忽起。叩諸女之門。問曰。諸女士亦聞此妙歌乎。道魯西亞自內應曰。吾聞之甚了了。

第十六章

歌曰。情海之浪日掀翻兮。吾戀美人幾忘言兮。捫天摘星匪予昏兮。嗟彼堅貞之操。若雲月之相吐吞兮。吾將排彼雲翳。遂吾愛根兮。神光離合。難攀援兮。我心則如海波迎朝暎兮。道魯西亞推克拉拉醒而共聽。已而克拉拉醒。道魯西亞曰。幸勿怪我之狂謬。正欲女公子聽此妙歌。克拉拉在惺忪中答曰。女士何言。吾乍醒。聽之未了也。道魯西亞聞言亦悟。而歌者尙未及半。而克拉拉身顫不已。卽抱道魯西亞曰。女士何爲醒我。果不之聞。吾心轉適。須知此歌者之發爲悲音。吾心殆不能忍。道魯西亞曰。歌者或爲圉人。非上等之人也。何復爲之耿耿。克拉拉曰。歌者非圉人。且爲有爵而富之人。其人至愛我。我亦心愛其人。欲以身事之。道魯西亞聞言大驚曰。女公子所言。吾至懵懵。胡爲在穉齒之間。有此情愫。克拉拉曰。彼又歌矣。女士且靜聽之。道魯西亞曰。可。然克拉拉已以兩手自塞其耳竇。屏不之聞。歌曰。人之希望。如鷺鳥之冲霄兮。雖罡風引我。而願望詎能消兮。厥惟堅忍。始有遂意之一朝兮。我隨彼美。胡憚道里之迢迢兮。美人憐我。或能矢以久要兮。歌至此止。而克拉拉復歎。道魯西亞復問曰。女

士何爲屢聞此歌而屢歎。克拉拉防爲魯西亞所聞。則以吻附道魯西亞之耳。微語曰。歌者爲貴要之公子。爲野拉庚人。父爲勳爵。在西班牙都城中。與吾翁爲鄰居。對窗有奩間斷。而此少年。不知從何處見我。一見卽爲傾心。往往據窗吟詠以撩我。我有時舉奩與之相見。此少年淚被其面。見卽悲梗。一日。作手勢示我。意在求婚。我旣無母。又無良媒。可託以通詞。遂亦不能示以報章。但聽其憑窗盼我。有時亦故捲其簾箔。彼每見我。厥狀如狂。及吾父將赴墨西哥。此少年似亦聞之。亦非吾示以消息。然已臥病不起。吾臨行時。欲對窗作眉語。與之爲別。然已不見其出。行可二日後。居一逆旅。忽見此少年。立於店後。則衣圍人之衣。非我眼熟其人。幾不辨爲此少年之變服。嗟夫女士。吾見之雖樂。然寸心實戚戚而虞。但防爲吾翁所見。道行之際。雖時時見之。然其居逆旅間。則斂避不令吾翁見之。吾心旣知爲是人。以貴公子之身。乃徒步逐我馬後之塵。吾心如何可耐。所以吾之目光。時時逐此少年之影。今亦莫知其用意之所在。且何以能逃而出。蓋其父愛如拱璧。其人旣美麗而通贍。宜其見愛於彼父也。此歌必爲彼新作。吾耳其人。長於詩詞。吐屬嫺雅。此歌文情悱惻。決爲彼作無疑。吾每聞其聲。恆震竦如患寒疾。防吾父見知。以爲吾二人有苟且之事實。則兩心俱屬於不言之中。並未與彼通辭。固已愛之如

命。設不得彼。吾亦不能生存。女士固知其詞之美矣。須知其人萬非斯皂之流。既富且貴。尤爲吾心所
關切之人。且其才高人百倍也。道魯西亞曰。女公子勿憂。遲明定能爲爾完成其事。此事吾仰恃上帝。
可以放膽爲之而無恐。克拉拉曰。吾安敢盼其收局。彼父盛貴極富。爲子擇配良苛。吾翁起家單寒。吾
又焉能爲彼之婦。且吾翁未諾。吾亦無敢自裁。今心中之所願者。願此少年速歸。庶吾一至西印度。消
息睽隔。則相思亦當立滅。吾亦明知與彼分離。此心必無所寄。然實無術可以圓此良緣。二人都在妙
齡。吾年不過十六。道魯西亞見克拉拉盡詞誠款。卽曰。女公子且少息。一待遲明。吾自有掃愁之帚。爲
爾解憂。語後均睡。此時醒者。獨有肆主人之女。及馬累托未寢。此三人蓋知奎沙達騎馬持槳。立於門
外。爲美人守夜。則思用此風人。爲消遣之資。肆中本有大窗。可以外望。然窗式如竇。二女卽竇中外盼。
見奎沙達甲冑持槳蒙盾。立馬門外。頻頻太息。不時自語曰。吾之美人打魯西尼亞。吾之至寶打魯西
尼亞。吾甚望汝能知吾意。吾惟爲汝。故冒百險而茹萬苦。月乎月乎。汝當告我。今夜曾否照我美人。美
人此時。獨坐宮中望月。想念我身。明月當能了了見其狀態。尙未知美人後此。將以何物獎我。今請月
神。速趣青銀之月駕。往訪彼美。代表我之殷勤。果見美人時。幸勿與之親吻。果親彼吻。吾卽生其媚嫉

之心。而肆人之女。就竇言曰。武士可屈尊臨此一談。奎沙達卽月光中迴顧。聞有女子之聲。此時幻想復生。此逆旅立時化爲公侯邸第。此女子之聲。決爲邸中之郡主。至而求婚者。然尙自重其武士之身分。卽迴馬近窗。窗中乃有兩女子之聲。卽曰。二位女士。所用愛情誤矣。萬不能奪我所愛之人而愛汝。然亦不能謂我無情。舍此一人。再無第二人足分吾愛者。且乞二女士同歸繡闥。勿令引我情苗。亦不能妄用其愛。致我蠻野。蓋凡百凡皆可任。獨此愛情。萬不能輕苟也。馬累托曰。吾家女公子。非敢以愛相干。奎沙達曰。然則何求。馬累托曰。吾家女公子。但得俠客一引手爲禮。於願已足。餘無所求。蓋吾主人。一聞女公子有苟且之事。將立馘其耳。故不敢浪用情也。奎沙達曰。府主敢爾。果彼不願善終者。始敢爲此。否則吾將立斷其脰。馬累托早知其必允。則預取山差邦繫驢之繩。繫之柱上。奎沙達卽自窗外。納手窗中。請與爲禮。且曰。此手爲殺人間不義者之刀劍。並未嘗與女子把握。卽吾之全體。悉授與情人打魯西尼亞。然亦未嘗握其柔荑。而汝尤不能以口親之。但觀吾之手背。紫筋呈露。足知吾膊之力。可兼人也。馬累托且答。且以繩套其腕。而繩端已繫柱上矣。奎沙達以爲美人加以金釧。顧又不類金銀之屬。卽曰。吾未嘗與爾有情。何爲苦挽吾手不釋。尤不宜輕加金釧於吾腕。奎沙達且怒且嚷。然

手腕已爲繩束。不可驟脫。此時大驚。防馬一外奔。則身臂已高懸於窗中。臂拗且折。而二女已潛匿不見。奎沙達以爲又墮於邪術之中。乃大悔己之不慎。前日在此肆中。爲人所毆。亦爲美人惠臨之故。今夕復中邪術。則身爲俠客。不應疎略至是。乃力拔其臂。終不能出。又防驚動其馬。設非自斷其臂者。則終無望出之期。此時恨無亞馬底斬妖之刀。一舉而邪術立破。自思生平行俠。往往爲邪術所敗。則真非社會之福。忽又思及美人打魯西尼亞。望空祝其救援。然終無應。不得已大呼山差邦。而山差邦正踞驢茵而鼾睡。一不之聞。已而天明。此心更亂。乃狂吼如牛鳴。以爲邪術至劇。天明仍不解。防此身及馬。永永爲其禁勒。則僵死於此矣。忽見有四騎士。盛服執馬槍。連翩而至。叩逆旅之門甚急。奎沙達大聲言曰。汝爲俠客耶。抑俠客之弟子。此爲朱邸。不宜孟浪輕叩其扃。此時朱邸中人。正在酣睡。不宜驚擾。汝輩宜退。直待日出。始有人啓關承應。四騎士中一騎言曰。此茅店耳。何言朱邸。汝果爲肆主人者。宜呼其下走。啓關。使吾早飼其馬。奎沙達曰。汝謂我爲肆主人乎。騎士曰。吾不知爾爲誰。然以服飾音吐度之。必爲狂病。此店耳。何名爲邸。奎沙達曰。此爲全鎮中之朱邸。中有美人。執圭加冕。騎士笑曰。汝言適與吾意相背。想此中醜婦。圭在尾閭。而冕在肩上也。或且劇場中人。以圭冕爲戲具耳。若果執圭

加冕之美人。寧居此荒村之茅店。奎達沙曰。汝未洞世情。吾輩身爲武士。閱歷較爾爲多。而三騎士引去此騎士。不令與風人語。仍力叩店扉。主人驚起。隔扉而問。奎達沙之馬。幸植立不動。此時騎士下馬。一馬忽至奎達沙馬前。嗅之以鼻。於是二馬互嗅。奎達沙馬動。而奎達沙即離其鞍。懸臂窗間。痛幾欲折。幸足尖及地。仍伸其臂於窗下。似死囚受縊於死人架上者。

第十七章

奎達沙達臂痛。乃大呼欲死。肆主人驚愕。急開門出視。而四騎士亦顧而駭笑。馬累托聞聲。疾至窗下。以刀斷繩。而窗下奎達沙。立仆於地。四騎士疾趨而視。奎達沙力解其繩。不復作答。立時上馬。舉槩蒙盾。鞭馬作一圓圈。謂四騎士曰。有人敢言我爲邪術所迷者。我必謂之妄言。力與之爭。決此疑案。四人愕然不解。而肆主附耳告以風病。四人始悟。謂肆主人曰。爾店中有十五歲之少年。衣圍人之衣否。復敍此少年之狀貌。主人曰。夜來匆匆。初未留意。一騎士忽見巡按使之車。謂此三人曰。此車即吾公子追逐而至者。今得之矣。留一人守門。一人以馬四週巡邏。防其自後戶逸出。二人入索公子。僉曰。然。於是

各執其役。肆主人知爲覓人而來。第未知此公子爲誰。何以溷爲圉人。時已平明。克拉拉及道魯西亞先醒。克拉拉之不眠。戀情人也。而道魯西亞則好事。欲急觀此多才。有恨之少年。果作何狀。而門外之奎沙達見四人。不答。則大怒。此時非允米堪納公主以復仇者。則決與此四人決鬪。遂立馬靜觀此四騎之所爲。此時一騎入門。見一少年。方與奴輩同宿於地。卽進抱而呼曰。柳伊士公子。胡爲着此敝衣。而睡於地上。夫人待公子如何。忍以此等牀榻。臥公子耶。少年驚醒。自拭其目。識爲家甲。則驚懼結舌。不復能言。騎士曰。公子速從吾歸。主人不得公子。且立喪其命。柳伊士曰。吾父胡知吾之變服。騎士曰。公子曾以祕事告同學。同學見主人痛不欲生。故以情告。特命吾四人。以騎來追。今吾四奴得公子。則主人得珍寶。奴輩亦獲殊榮。柳伊士曰。歸與不歸。厥權在我。騎士曰。公子必歸。不歸。吾輩無以面主人。此時忽地南得。及卡治諾與醫生。皆聞聲而至。問此少年僕圉。何以有公子之尊稱。騎士一一述其來意。衆聞言。知夜來作歌。卽爲情感而作。則心憐柳伊士之癡迷。果此四騎士。用強力以牽率者。卽爭起助柳伊士。而克拉拉心焦如焚。伏不敢出。道魯西亞卽招卡治諾。述克拉拉之隱衷。卡治諾則言。公子家人已至。趣其遄歸。克拉拉聞言立暈。道魯西亞力扶之起。不然者仆矣。卡治諾曰。吾當力贊其事。今

且令克拉拉將息。勿自憂梗。而四騎士方敦迫柳伊士上道。柳伊士堅持不可。謂此事關我後來之幸福。不能倉卒遽舍之去。騎士堅強必泥之行。欲捉置馬上而去。柳伊士曰。爾四人能殺我者始已。否則萬不更歸。主僕互爭既烈。肆中諸客咸至。而奎沙達亦入。自謂天明。不必嚴守此邸。可以罷役矣。故亦隨諸人來觀。卽巡按使亦出。卡治諾謂四騎士曰。爾有何憑信。能趣此少年上道。一騎曰。是中有故。吾主人之生命。全恃公子。公子不歸。吾主人已矣。柳伊士曰。諸君勿問。此我之家事也。吾亦貴族中人。可以孤行其意。不能爲家奴所屈。騎士曰。公子當爲老主人計。且吾非自專。實奉命而來。胡能聽公子自便。巡按使曰。請問其所以潛出。與所以不歸之故。中有一騎。識巡按使。卽曰。大人不審有鄰居乎。公子卽大人之緊鄰。自家逸出。變服爲僕隸。寧非爲其門第之辱。巡按使亦微識。卽曰。老世兄如此作劇。究屬何爲。貴族乃自淪於隸圉。柳伊士不答。淚交於頤。巡按使見此子不言。卽謂四騎士曰。舍人且勿急。容我爲舍人了此事。卽引柳伊士之手入室。問其所以潛逃之故。忽聞門外有呼噪之聲。以肆中本有二客。因諸人環詢柳伊士時。乘虛而去。竟爲肆主人所覺。止之於門外。與索住值。此二客反毆肆主。肆主大呼。而奎沙達不動。肆人之女進曰。武士平日。以排難解紛爲職。今吾父爲狂人所毆。胡坐視而

不救。奎沙達曰。美女今日所求。吾不能答。吾嘗許人以復仇事。不能舍彼而急此。汝今趣救爾父。我當得米堪納公主之命令。方能助爾。馬累托聞言。歎曰。爾待公主命令時。吾主人休矣。奎沙達曰。汝爲我稟白公主。卽爾主人不幸。我亦爲復仇。語後奔至道魯西亞之前長跪。按小說中俠客行爲。請公主許其爲府主復仇。道魯西亞許之。於是奎沙達執刀蒙盾。奔出店門。見二客方痛打主人。而奎沙達忽止不進。馬累托敦趣之救。奎沙達曰。按吾俠客成例。唯武士始與武士對敵。今此二人小輩。非武士也。吾不能違污吾刃。今當屬吾弟子爲之。此時二客互毆主人。而肆中諸客及四騎士。方爲柳伊士之事。爭聽巡按使部署。遂置肆主人不問。於是肆主婦及其女與馬累托。咸大怒。然吾書尙有宜急敍者。姑置肆主人。而別敍他事。此時巡按方引柳伊士之手。細詢至此之故。柳伊士卽含淚言曰。父執精誠問我。小子胡敢不竭誠以對。此事天所使也。不應與父執毗鄰而居。見女公子克拉拉。風貌如仙。小子一見。卽竭畢生之愛情。注於女公子之身。果父執視我如子者。當推恩拯吾命。而允吾婚。吾爲女公子棄家而逃。且毀裝爲廝皂。足知吾之誠款矣。卽使走遍全球。吾亦不憚此辛苦之腳力。女公子者。我之北辰也。而我二人。亦初未接談。豈惟無苟且之事。爲父執之辱。不過偶然相望。知我血誠而已。父執固已知

小子之門伐。當不至辱及門楣。卽吾父不承吾諾。然父子天性。自有悟澈老人之方。巡按使聞言大異。以爲奇創。幾不能遽出諸口。卽謂柳伊士曰。容我少思。今日必有報命。柳伊士卽俯親巡按使之手。淚出如湧泉。此事雖無心之野蠻。亦且爲之感動。矧巡按使亦聰明之人。心蓋不防柳伊士。實防其父之特貴。不願論婚。心中亦頗偉此少年之肫篤而不欺。此時奎沙達在門外。忽變易其計。力勸三人勿爭。於是二客亦出屋值而去。四騎士聞巡按使之言。亦止聽其區劃。宜無事矣。不圖當日奎沙達所毆之薙髮匠。卽頭戴銅盆。爲奎沙達指爲金盃。奪取而加之冑上者。竟匆匆入肆。自馬圈之中。斗見山差邦。方縫其鞍。薙髮匠呼曰。強盜。吾之驢鞍。尙在汝手。山差邦大怒。以拳拳薙髮匠之口。血乃沁出。薙髮匠大呼。肆中諸客復大驚問故。匠呼曰。諸君當助我。此盜於官道中。奪我驢鞍。今且殺我矣。山差邦亦呼曰。否否。此吾師與彼決鬪。所贏而得者。非刼剽也。時奎沙達亦至。甚佳其弟子之勇。謂能如是。正足爲吾俠客之光榮。薙髮匠復一一述其憑據。且請以其鞍。試置吾之驢背。必能相合。此外吾新購之銅盆一具。亦爲所奪。此銅盆值一克郎也。奎沙達大怒。分格二人勿爭。令置鞍於地。謂諸人曰。諸君咸聰明識道理。彼言銅盆。實非銅盆。蓋金盃也。吾以力戰奪自敵人之手。至於驢鞍一節。亦敵人所遺。前此戰

敗敵人。吾徒問吾乞此鞍轡。按俠客規矩言之。原可許其收用。爾若不信。吾金盃尙在。山差邦汝取以
示諸君。果爲銅盆耶。果爲金盃耶。山差邦曰。吾師苟取此盃。則官司敗矣。奎沙達曰。此朱邸中。定無邪
術。不致變金盃爲銅盆。汝無憂也。山差邦出銅盆。奎沙達舉示諸人曰。明明金盃。何名爲盆。寧非面欺。
吾敢立誓。此實陣上勝敵所得。山差邦曰。吾亦敢發誓。師父得盃以後。未嘗一戴。惟釋放諸囚時。非仗
此盃。則頭顱將爲石子擊碎矣。

第十八章

薙髮匠曰。銅盆具在。請諸君一判。此明明銅盆。能妄指其爲金盃耶。奎沙達曰。孰言金盃爲銅盆者。必
屬妄言。而尼叩拉司亦薙髮者。卽曰。薙髮先生聽之。吾亦同業之人。少年曾入兵籍。凡金盃與銅盆。頗
能分別。此非銅盆。決爲金盃。唯未曾完全其爲盃也。奎沙達曰。爾言良然。此固爲不全之盃。且蔽眼落
也。於是醫生及卡治諾亦爭笑曰。然然。此時巡按使。非爲柳伊士之事當心。亦將助之一笑。此失盆之
薙髮匠。大悲曰。諸君或出之大學校。何爲並盃與盆。皆不之辨。果爲盃者。聽君斷定。唯吾驢鞍。非戰陣

所用。天下豈有武士騎驢而臨陣者。世有戰馬。而無戰驢。奎沙達曰。此鞍不屬於我。我不汝應。醫生曰。當瑰克蘇替不言。吾輩安敢僭言。凡事聽武士區劃。吾輩又何知者。奎沙達曰。吾在此朱邸之中。所遇事離奇萬態。果非邪術。萬不至此。第一次進門時。卽遇邪術。昨夕吾臂竟掛於窗間。自亦不知其所以。吾今爲邪術所困。不敢妄下斷語。適聞金盃。吾曰盃也。諸君咸以爲然。今此馬鞍。吾防邪術。良不敢臆斷。諸君非武士。而邪術不能干。故有清明之思。能斷曲直。此鞍之爲馬爲驢。自能分析。忽地南得曰。若定此事。必須得實在之憑據。法用投票之法。人人爭伏吾之耳際。定驢定馬。吾一一識之。然後對衆發表。則驢馬定矣。衆聞言咸以爲趣。唯柳伊士及所部之騎士。不審奎沙達之風病。衆蓋爭取以爲笑謔者。柳伊士不審。頗笑諸人之謬。此時店外復入三警兵。就肆用午餐。聞言皆愕然。薤髮匠見衆人指盆爲盃。已覺可異。復見諸人爭指驢鞍爲戰馬之鞍。益不可解其用意。此時忽地南得。正色就諸人取意旨。旣而徧問諸人後。卽對衆言曰。諸君皆誠實無妄語者。今諸君之意。咸曰決爲戰馬之鞍。其言驢鞍者妄也。吾旣取衆論。則不能不從衆而行。因謂薤髮匠曰。朋友乃大誤。汝寧能以一人之見。蔽衆人之耳目耶。薤髮匠曰。天乎。安有是理。諸君非風非狂。何以指驢爲馬。且吾尤非醉。晨來尙不進食。決不近

酒可知。衆見薙髮匠怒氣勃勃。而奎沙達尙自鳴得意。言曰。疑案已經公決。此上帝之力。匪人所能爭執。四騎士中一人忽大笑曰。此真奇事。諸君非愚。何以指盆爲盔。強驢作馬。此又何理。且此鞍爲公驢之鞍。人人所知。醫生曰。足下又安知其非母。騎士曰。公母何別。但別驢馬而已。而三警兵中有一人爲兵中之長。聞而盛怒曰。諸君何以指驢鞍爲馬鞍。其言馬鞍者。非風卽醉。奎沙達曰。汝敢作此妄言。卽取槩於手。向此兵官頭顱而刺。非此兵官捷避者。將立死其槩鋒之下。幸槩空刺地。立折其柄。此兩從者。見長官幾中其槩。則大聲呼援。於是肆主人立出取棒。助兵官擊奎沙達。柳伊士四騎士。防少主受創。且防其乘亂而逃。則爭進環衛其左右。薙髮匠立前取鞍。而山差邦已前備。力與之爭。肆中大亂。奎沙達尙力戰。柳伊士亦令其四騎。助奎沙達。卡治諾忽地南得。亦爭助風人混戰。醫生大呼止戰。肆主婦及其女咸大哭。防其父爲風人所殺。道魯西亞大驚幾暈。魯西達倉皇尤甚。玉容無主。克拉拉尤顛不可止。山差邦力戰薙髮匠。不分勝敗。柳伊士之騎士。進助山差邦。乃右腕爲薙髮匠所斲。不釋。巡按使見狀。卽引薙髮匠於身旁。止其勿戰。忽地南得。打倒一巡兵。肆主人大呼曰。衆來助戰。於是肆中哭者。喊者。呼援者。萬聲雜動。正劇烈之間。奎沙達忽思及小說中。有國王阿拉蠻忒。曾以大軍撲敵狀。卽

效其言曰。諸武士且納刀於鞘。敢再戰者。吾將行吾軍法。衆聞其聲。旣高且怪。卽止戰。奎沙達曰。諸君不曾聞吾言乎。此邸中定有無數妖魔。窟宅於是間。吾言固不信。今見三矣。汝不見阿拉蠻忒之兵。已大至耶。且汝不見前面奪刀者耶。爭馬者耶。爭大纛者有人。取堅壘者有人。一一皆邪術所使。苟無邪術。何以至此。巡按使及醫生。可出一人。爲阿拉蠻忒代表。喻兩軍停戰。況此等野戰。於吾俠客之名大損。奎沙達言時。三警兵皆不解。且爲卡治諾忽地南得所毆。尤不服。雍髮匠見鞍已破裂。遂不之較。山差邦素秉主人號令。柳伊士之四騎士亦罷戰。唯肆主人尙咆勃欲鬪。言曰。天下卽風人。亦不能無罪。自彼到此。無一息之閒。已而衆人仍定條件。許鞍爲馬。盆爲盃。肆爲邸。必如是者和議始成。唯柳伊士婚事須續議。巡按使乃招醫生。及忽地南得卡治諾商定。以忽地南得保護柳伊士。且謂其四騎士曰。吾將以爾之公子。送至吾兄侯爵之家。以禮相待。蓋公子不願寧家。吾不能不出是計。今請三騎先歸告老人。餘一騎隨侍公子。此時亂狀似略定。然此三警兵戰時。受忽地南得足蹴其腹痛絕。忽憶及官中。曾有圖形捉當瑰克蘇替。今見狀意卽是人。卽取圖披視。且視圖中。且觀奎沙達之面。遂直前擒取奎沙達曰。汝爲犯罪之死囚。我海捕公文在此。趣隨吾行。奎沙達大怒欲顛。亦反手扼其吭。非兩兵進

前解之。則立將閉氣而死。肆主人復進撲奎沙達。肆主婦母女復大哭。而馬累托則極力咒詛不已。山差邦曰。此間果有魔鬼。不然。何以累起爭端。忽地南得復前解圍。而兵官必欲擒取而去。且言此爲重犯。必不可釋。奎沙達曰。爾苟賤無恥之小人。敢與我釋放被苦無告之窮人事。以俠客爲強盜。此何理耶。爾思想陳舊。不知俠義之行爲。果知者胡憤憤至是。況爾身爲軍官。實以官行劫之大盜。爾長官庸腐已極。敢以海捕之文。擒我武士。汝尙不知行俠之人。官法不能干我。我之言語。卽爲法律。我之刀劍。卽爲公平之衡量。爾長官莫名此理。天下萬無貴重如我行俠之人。卽貴族亦難比並。爾試問長官。曾聞古之武士。未嘗有納稅之事。游行天下皆然。卽裁衣之匠。爲俠客製衣。無敢計值。國王尙願結交。美人亦加盼注。汝果知俠義之事。及讀俠義之書。則萬萬不至欺我。其敢欺我。而昌言罪我。則萬死不赦。爾罪。

第十九章

奎沙達方作風狂之語。醫生卽前謂三兵弁曰。君不見此人所言。皆狂易之言耶。卽擒赴長官對簿。亦

將立釋其人。人既病風。尙何罪之足言。而執圖之兵弁言曰。風病與否。不涉吾事。吾但執法而行。至於長官能否開釋。則恩出諸上。吾輩何與。醫生尤力勸勿捉之行。果必如是。則風人入官。轉足發噓。於是醫生以八雷羅授薙髮匠。薙髮匠亦弄其驢鞍。三兵弁果見奎沙達。實爲風狂。防道中作梗。亦釋不問。回教之馬雷亞。見店中大亂。顧不能作西人語。但視人之顏色爲憂戚。肆主人聞醫生予薙髮匠八雷羅。亦力索芻秣之費。忽地南得卽出金賜主人。主人始帖然無言。奎沙達趣公主上道。長跽道魯西亞之前奏事。道魯西亞引之起。奎沙達曰。古諺有云。勤者成功之母。故吾每行軍。必貴神速。不待敵之備。而吾軍已據勝着。由此推之。使長處此邸第之中。轉於吾衆不利。公主若戀戀不行。此敵人謀我。我謀立墮。吾雖有神力之臂。亦決不能驟勝。故請公主首塗。以速爲上。此攻其不備之法也。道魯西亞亦頗解事。能效風人之語。卽曰。武士以神勇助荏弱之女子。天下凡有血氣者。無不扇獎。且爲我之誠。我之感激尤深。今祈禱上帝。願武士成功。果欲行者。可以立時上道。奎沙達曰。此誠上帝之意。吾胡敢不諾。卽以此時首塗。勿滯勿滯。吾恨不立至貴國。效吾死命。山差邦趣轡馬。亦轡爾驢。並代公主轡之。並與邸中諸舍人別。山差邦曰。吾師此語良不實。奎沙達怒曰。何不實之有。山差邦曰。吾師果怒者。吾卽不

言。若聽忠言。吾敢布其腹心。奎沙達曰。放膽言之。勿絮絮作兒女語。吾最惡無膽之賤夫。山差邦曰。吾非畏懼之謂。此事之明白易曉。猶人之安鼻於面上。一望卽了了。此女士。吾師謂爲米堪那之公主。實則非是。蓋常女也。果吾師信以爲公主。將來卽爲女王。然何以常與同來之人。時時親吻。此何理也。道魯西亞聞言面頰。蓋時與忽地南得親吻。意本避人。乃不圖爲山差邦所見。山差邦雖至蠢蠢。然亦頗解世事。知公主尊貴。萬無與人輕易親吻者。道魯西亞如不之聞。山差邦復曰。吾師弟二人。備嘗辛楚至矣。今此女士。儼然自命爲公主。直以我二人爲奴隸。迨至收局。而親吻之先生。據有香福。吾輩徒勞無功矣。以吾觀之。不必轡馬。亦不必引驢。勞人足矣。何必又勞吾畜。不如小住爲佳。何必碌碌奔走。奎沙達大怒欲顫。結舌幾不能語。久乃作啞音曰。蠢物妄言可殺。汝敢作苟賤無恥之言。辱鱗公主。並以欺我。汝爲人類之怪物。造謠之機器。趣離吾前。勿再面我。此時奎沙達顏色頓變如死人。鈴目血齒。山差邦驚怖欲死。疾趨而出。道魯西亞。知奎沙達狂性莫遏。則思以柔道解之。卽曰。慘形武士。且釋雷霆之怒。高足愚戇之言。胡足介介。語之怪誕。或且屬於誤會。武士恆言。此郎大有邪術。或山差邦所見。卽爲邪術侮弄。毀我貞操也。奎沙達曰。公主言然。我固疑其有是也。山差邦秉氣不正。故邪得干之。實

則其人無他。亦不善於造謗。今決爲邪術所中無疑矣。忽地南得曰。旣屬邪術所弄。則高足之言。可以恕矣。奎沙達許諾。移時醫生引山差邦入。山差邦戰慄無人色。踣而言曰。吾師果不吾罪。當許吾親師之手。奎沙達許之。且加以撫慰之詞。曰。汝後此可信吾言。此邸中事事皆有邪術。爲之播弄。汝知之乎。山差邦曰。安敢不信。惟前度居此。爲彼以氈裹我。上下拋擲。此則似非邪術。奎沙達曰。否。此亦邪術所爲。果非邪術阻我者。我已決爲復仇矣。衆聞言不解。卽聞其故。於是肆主人告衆以故。衆皆大笑。山差邦大怒。幸奎沙達堅信以爲邪術。止之勿鬪。不然。山差邦亦握固起矣。此一班人。居肆已二日。遂議上道。醫生與薙髮匠密謀。以計誘奎沙達遄歸。勿再煩道魯西亞之冒爲公主。遂倩牛車一巨。輔載之歸。歸時製木籠如大檻車。令此風人。坐臥其中。不聽出。計定後卽不行。密令匠氏製木籠。務使堅緻。明日籠成。衆皆加黑紗於面。塗以青黃粉墨。狀如夜叉。乘奎沙達濃睡之時。衆爭集縛其臂股。奎沙達驚醒。張目而視。知真邪術之人至矣。且人人咸作鬼臉。知此邸中怪作。不可以力抵禦。山差邦頗了了。顧莫測其所爲。則坐聽之。觀其終局。而奎沙達亦無言。衆卽昇奎沙達於籠中。以鐵條封固。加以巨釘。衆爭置籠於牛車之上。薙髮匠作神語呼曰。慘形武士。萬勿焦悚。以爾好事。爲公主復仇。然操之過促。天所

不許。防爾殺人無度。故令羣妖。將爾暫困。不久吾將救汝出阨。果爾勇氣尙存。則任俠之人。必蒙天佑。後仍游行無阻。吾蓋奉上帝聖旨。令爾暫從邪術之武士同行。沿途宜堅忍。不可呼喚。今公事已畢。將歸天上。回奏上帝。薙髮匠音吐全改常度。陰陰如作鬼語。衆皆爲之捧腹。奎沙達聞神言。知蒙上帝所佑。必得打魯西尼亞爲妻。生子成家。揚大名於宇宙。卽太息答曰。適奉帝旨之大仙。吾已一一聽受金玉之音。惟乞轉告邪術之武士。勿太苦我。必當使我得意中之美人爲偶。則吾願足矣。果此願能償。則我視此檻車。有同仙府。及溫暖之牀席。至於吾徒山差邦。人極忠實。患難不離。今吾已在檻車。雖不能予之以島國。且授以五等之爵。然吾死彼必承襲吾產。一切歸諸其人。山差邦自籠外鞠躬者三。且親其手。

第二十章

奎沙達初聞神語。頗信爲真。及見以牛引車。則考諸俠義之傳。初無此舉。心頗疑惑。書中固言武士受擒。或火燃其身。或獸環其側。無盡奇駭之事。憶之莫詳。然終未有以牛車載武士者。此豈今昔不同。故

爲道亦異耶。或且邪術之人。以我爲中興俠義之人。故待我特酷。卽呼山差邦曰。汝意云何。山差邦曰。吾不讀書。亦不知其所以。惟吾所能識者。似非正道。奎沙達曰。羣妖乘間而擒我。此豈能責以正道。汝試捫此妖。全無肌骨。但有一股邪氣。山差邦曰。吾曾捫其人。胖而多肉。夙聞人言。魔氣多腥。今吾聞其氣頗芬芳。不類異物。奎沙達曰。山差邦鬼氣安得有香。彼出地獄而履人間。亦但有腥穢之氣撲人耳。何芬芳之云。想此人之邪術。比尋常者爲高。忽地南得及卡治諾。防山差邦漏言。而牧師卽令其騎驢。並引其師之馬。馬之左右。懸盾及破銅盆。諸人輔行。行時肆主人臨門送檻車。且慰之曰。武士不交佳運。所以遇此困阨之事。奎沙達曰。此爲行俠者不常有之禍患。惟其如是。而吾得名之基。亦伏於是間。惟彼人妬我神勇。不以正道勝我。乃行此詭謀。究竟邪不勝正。終亦必敗。猶之陰靈散盡。重見陽光。復謂肆主婦及其女曰。女士勿罪我。我今爲人所囚。不能爲禮矣。請女士爲我禱告上帝。早脫羈囚。感且不朽。正於此時。醫生及薙髮匠。亦與忽地南得及卡治諾諸人。握手爲別。且訂後會。忽地南得囑醫生。以奎沙達歸後之情狀。必寓書見告。至魯西達歸面父母後。亦當以書詳敘其情。外此則馬雷亞之受洗。及柳伊士之成婚。各請詳示。醫生一一自承。甫出店門。肆主人又出書稿一束。贈醫生。曰。此稿亦人

所遺者。請以奉贈。醫生大悅受之。視其書目。則曰雷音康內忒。及考他地洛之遺事。醫生知爲小說之稿。與安西毛小傳。必出一手。卽納之衣囊之中。匆匆上騾。加面具。扮爲惡鬼。夾檻車而行。而三兵弁亦與同路。山差邦則乘驢後隨。奎沙達枯坐檻車。狀如石人。行可兩利格。至一山谷間。車人少息。進糗及水。薙髮匠不可。以爲過此有織草之場。可以喂牛馬。於是復行。忽見左方有七八騎至。非馬而騾。其行甚迅。少時已與檻車相近。中有一人。爲拖里突之法官。從騎皆其廝役。斗見木檻有兵弁隨行。頗以爲怪。卽停騎而問。見有兵弁。已知爲罪人。然身爲法官。勢亦不能不問。乃問諸兵弁。弁謝不知。請自問檻中之人。奎沙達曰。諸君果讀俠義之書者。吾當自白其生平。若未讀其書。則吾亦閉口不復汝告。法官曰。吾頗讀俠義之書。較諸法律之書爲夥。請略示指要。奎沙達曰。吾本行俠。爲小人所妬。以邪術擒我。我實真俠。處處爲人復仇。欲爲後生之標準。醫生卽告法官曰。此人名當瑰克蘇替。所言非虛。其受擒非犯罪罟。蓋爲邪術所中。其別名曰慘形武士。所爲事可以勒碑。示之萬世。法官聞囚言如是。而代述者亦如是。則茫然不之解。而從者亦咸疑訝。此時山差邦驅驢直前。言曰。此事甚奇。吾且據實奉白。信否由君。檻車之中吾師也。初非爲邪術所瞽。知覺無異常人。而隨後諸人。則力勸吾師徒二人。崇信爲

邪術所瞽。果足下能出之檻中。與談世事。靡不周徹。於是迴顧醫生曰。牧師先生。爾謂我不知邪術之說爲謬耶。我一一知爾輩之行詐。爾輩行此詭謀。吾心了了。但不能以力勝汝耳。苟非爾輩陷吾師者。則吾師久與米堪那公主成婚。吾亦得伯爵矣。由此觀之。生人亦隨時運而行。吉凶無能自決。牧師先生。汝爲行善之人。在理宜成人之美。吾家有妻有子。日望我趨於富貴。爾今敗壞吾事。獨不思一旦受譴於天耶。薙髮匠進曰。爾憤憤亦將與爾師同檻乎。詎爾師風病。亦濡染及爾之身。不然。胡狂謬至此。汝欲伯爵。何從而得。豈非妄想。山差邦曰。我雖貧薄。尙不欺人。卽云貪圖富貴。此亦生人應有之思。且皇帝亦屬人爲。區區伯爵。又何不可企仰之有。薙髮先生須留意。言語之不宜輕發。猶薙髮刀不宜輕下也。彼此宜各知身分所在。不能以飾說欺人。至吾師是否爲邪術所中。此事吾不明言。上帝自能鑒別。薙髮匠知更與之爭。將滋多口。於是醫生引法官至於僻處。言曰。足下欲知檻中之人。其事甚趣。法官果如言。隨醫生至十餘碼以外。醫生以奎沙達之風病告之。今以檻車傳置至家。爲止其病。法官大以爲異。卽曰。先生。吾見俠義之書一出。而社會中匪人不愛其說。卽我少時。亦性好是書。往往但觀其前半。而後來收局。固已前知。蓋一種之書。可以印證至數十百種。葫蘆依樣。無殊特之足言。總言之。筆

墨大似米利生寓言。駕空立論。爲茶前酒後之娛樂。非實有其事。爲世鑒戒。夫野波羅之寓言。詳悉人情物理。既使人樂。又能益人神智。至於俠義之書。全供人之消遣。然風魔之語。亦不知何自構思。若以爲真。則大誤矣。文字既無義理。亦寡剪裁。口不擇言。令人破顏而笑。則本書之能事已畢。如敍一勇悍之少年。年甫十六。躬執長刀。劈尋丈之長人。立分爲兩。如劈紙人。有是理耶。有時言兩軍相接。一武士之力。可敗一百萬蜂屯蟻聚之軍。其荒謬尤爲可哂。又如絕美之女皇。或公主。一見武士。卽投身其懷。君謂天下有此易事否。又如高樓百尋中。立一武士。乃推樓入海。乘一席之風。立至意大利。或至他國。至於馬加司波拉司。足跡所未經者。而武士咸能周歷。馬加司者。溫尼司大遊歷家也。爲第十三世紀人。當時西里亞印度波斯。無不涉足。由此觀之。俠義之書。亦妄言妄聽。何足稱爲紀實之談。然吾意則謂小說中事。固屬虛構。而言皆徵實。則亦可爲世人之懲戒。夫語足動人。卽足垂爲定論。至於虛構之故事。雖無實際之可憑。然埋伏照應。在在有理。亦足使人神往。幾謂足以一蹴而及。喜怒哀樂。隨書中而趨。往往不能自主。至於俠義之書。弊在快意而談。前後不相統攝。尋條失枝。此其大病者也。譬諸人形。頭頸手足。修短宜稱。而書中弊病。在長短不倫。或頭長於頸。或足短於臂。殊可嗤也。不寧惟是。且筆

墨怪特。事蹟離奇。一切爲禮言情。咸異於人。卽彼此搏戰。亦近失常。語尤乖謬可笑。且陸行水行。皆不按道里。書旣無用。而尤足亂人心。凡爲基督教人。自有道理足憑。此等謬書。不閱可也。醫生聞此法官之言。至爲傾服。卽謂法官曰。先生名論不刊。適合鄙人之意。鄙人平日。深惡此離謬之言。檻車中人所藏書。吾潛謀其家人。付諸一炬。卽一一述焚書時之情狀。法官聞而大笑曰。書固無理取鬧。然亦有微長足錄。觀書足以辨作者之才藻。其寫海中遇險之狀。凜凜可怖。每寫一武士。幾卓絕古今。謀勇兼資。在在出人意料之外。且鼓勵所部之訓辭。亦節節本諸仁義。其在衆中演說。言皆踐實。無論爲攻爲守。咸備極神奇。其述哀敍悲尤工。或極狀美人之貞潔。不爲強暴所汙。或寫志士之抱道。不因威武見屈。或極狀儉暴之徒。兇獰可怖。或貌王室之親。謙卑自牧。且時時雜以占星之學。預言吉凶。下至音樂。及於一切瑣細之事。亦或論及政治。其間見錯出。則敍及巫術。其寫尤利昔司之趨捷善鬪。至於令人橋舌不下。其寫伊尼司之奇孝。又往往使人感涕。其寫野斐利司之神勇。與斐克忒之數奇。似能曲肖其狀。其寫塞能之奸宄。初無人理。其寫尤拉司之仗義。與亞力山大之好施。尤足令人油然而生爲善之心。其寫初老曾之陰德。到不拉司之忠愛。卡托之謹慎。匪不動人。然每傳一人。或備全德。或各有所長。雖

屬架空之言。然言之成理。大足生人信仰。著書之人。蓋自信其書足以傳世。又深悅其語之足以感人。書體近史。隱寓褒貶之意。亦不爲惡。

第二十一章

醫生聞言尤服。卽曰。著俠義之書固有罪。然印刷者不爲注意。率爾印行。詎得無罪。法官曰。吾前此亦曾著書。敍俠義一切。不出範圍。已成稿一百篇矣。偶以示有學之人。聽其評隲。已而又示之僉荒之人。觀其意嚮。然此兩種人。均以爲可。而吾意終不謂然。遂不竟其業。以爲徒勞無功。蓋知天下有學之人少。而無學之人多。或云書成爲有學者所稱許。較勝於僉荒之肆詈。而吾終不願也。私自忖度。觀於梨園之曲譜。因信吾書之可以勿編。吾每觀劇。知劇文必成諸文人之手。或出詩流。按史事而成文。然首末錯亂。棼如亂絲。令人思索不得其解。而社會中人。轉以爲佳。則嗜好深與吾異。然制譜及演劇之人。咸曰。必如是始足動人。果制譜者如法。演劇者順情。則全齣靜寂無歡。而觀者必失意而去。社會之意如是。則梨園中人。不能不曲體人情。而成此奇謬之劇。若演劇徒供有學問者之觀聽。則得資微矣。以

此之故。足驗吾書之不行天下。有學問者。眇吾徒費心思。曲高而和寡。又奚爲者。平日亦嘗與劇場中。人議論。斥其謀左。謂果按人情而成劇。則感人或深。何必爲此離謬之行爲。徒增怪駭。且無補於道德。然終不謂然。吾尙憶一日。與梨園中人。語年來有三凶劇。演於西班牙。爲有名之文家所編。其情迹之奇。足以歆動雅俗。此三劇一出。後乃無繼。而得錢終不如是之夥。其人曰。然。三劇之名。殆伊徹貝拉也。斐立司也。亞力山大拉也。吾曰。今且問此三劇之成。曾合人情乎。且人情中有是乎。果協人情而成劇。豈真無歎賞之人。須知爲兇慘無情之劇。過不在觀劇者。實在於制譜者。此外尤有忘恩負義之慘劇。及愛情商人之雜劇兩齣。均無道德之足言。然而演者已得大利矣。吾又百方開導。而彼終不謂然。醫生曰。先生偉論。尤足動我。我之輕鱗梨園。猶之輕鱗俠義之書。按西瑟羅之劇。實社會之寶鑑。生人進德之階梯。實事求是之模楷。今茲則否。爲駕虛翼。爲散樸煽枵之標的。淫猥污穢之引子。天下事尙有謬於此者乎。譬如第一幕出臺者。爲襁褓之小兒。及第二幕開時。則立成壯夫矣。人生長成。有如是之迅耶。譬如一老人。宜癡喘無能。乃反耐戰。而少年雄武。乃反畏死。又或老奴能文。雛妃論治。國王粗鄙。公主顛預。世局反背。竟至於此。且不明世局。不知輿圖。吾曾見一劇。第一幕似歐洲景物。第二幕則人

在亞洲。第三幕又在斐洲。果更一幕者。必美洲矣。週環地球。不及一句鐘之久。一何其易。尙有一事。在沙利曼大帝時。及相接之人。又在荷賴克利司時代。而荷賴克利司。躬執十字架。至雅露散冷。時旣不同。乃雜亂顛倒。如是之甚。然觀者一不之揣。果指斥其謬。而識者轉斥爲賣弄其所學。其關於宗教之劇文。凡語經先賢所說者。又往往混甲爲乙。不加考訂。果以本國人自觀其劇。尙可言也。若爲他國人所見。將直斥吾國爲不學。國中之有梨園。原以資人民之消遣。然亦縮以法律。不能軼出範圍以外。以減損人民之質行。乃今之所編者。實足以壞人心而敝風俗。故良劇卽演豔情。亦在在歸之於正。不爲導淫之具。果能一一如是。則束以範圍。胡至有蕩檢踰閑之事。然而製譜之人。亦知其非是。惟習尙旣深。舍此別無他法。以劇場之收效。初不屬於人心之觀感。直類質遷以取利。若不從習尙中着想。稿出亦無人收。故製譜之人。不能不同流合汙。用爲噉飯之地。前此舊譜。均宿儒所編。情韻旣高。吐屬亦雅。顧不入時眼。久已棄置不錄。其下則俗手妄爲。一經開幕。卽爲有司所繩。以戲文中。非指斥乘輿。卽狎侮當路。巡警立從而干涉之。以吾之意。必政府遣人定譜。譜定而後登場。斯無弊矣。果有益於社會者。褻之。有害於人心者。斥之。且審定之法。不惟御前供奉如是。卽通國之劇場。亦咸如是。庶無流弊之足

言。至於未經審定之曲文。飭各郡縣。勿令其演唱。矧宮省森嚴。既經審定之後。則梨園子弟。亦可放膽而歌唱其詞。果能如是。則通國中。決無淫穢之劇。庶幾彰善癉惡之力。亦借是而益偉。須知劇文果佳。則觀者知警。而外國之人。亦將歎美西班牙之文學爲專家。政府既省繁刑。而觀劇亦無流弊矣。至於小說。亦宜加以審定。（此書適合今日所謂通俗教育會章程。乃西班牙固已行之矣。）書果佳者。則可力遏前人所著。離謬之書。不令行世。蓋戲文及小說。爲社會中萬不可廢之物。非是無消遣之具。且將窘其腦筋。此時法官及醫生。並馬而行。而薙髮匠忽縱馬向前。請其少息。飲水進糲。法官見此間山水至佳。且樂醫生之解事。心中尙欲探問奎沙達風狂之狀。故仍請同行。遂命其侍者。先赴逆旅。詢問載糲之騾。曾否到門。果先至者。卽裹食物。至此山谷中共啖。以谷中幽夤而涼爽。就此而食。中心滋適。此時山差邦。乘間行至奎沙達檻車之外。問曰。吾有一語。稟白吾師。吾師試思。夾檻車而行。蒙面具。不令吾師辨析者。是爲何人。卽醫生與薙髮匠。非外人也。此二人以陰謀陷吾師。不令師得大名於時。因嫉妬而生此詭謀。滋可恨也。萬非爲邪術所陷。直受欺於故交。奎沙達曰。此二人爲吾老伴。萬非陷我之人。幸爾弗加疑慮。汝當知天下長於邪術者。能顛倒是非。使人莫測。又安知此二人。非爲邪術所幻。

用以離間我之交情。又或魔鬼。據爾腦中。使眼光瞽亂也。且近來之邪術。尤不類於書中之所載。想爾所言。決誤無疑。然不妨更言之。待余爲爾剖決。山差邦曰。此爲風顛中之風顛。吾師處困。心中寧不望一旦脫囚。與打魯西尼亞。成爲夫婦耶。奎沙達曰。勿作閒語。山差邦曰。敢問吾師。處此檻車。自以爲中於邪術。然心中亦有所感動否。奎沙達曰。此語吾不之解。山差邦曰。但問吾師。能否待人相救。奎沙達曰。汝能救我。則師弟尙可同心協力。以成事業。

第二十一章

山差邦曰。吾尙有一言。師萬不能加以駁詰。譬如人得邪病。飲食坐臥。均不自安。則人人知其爲魔所斃。今吾師飲食坐臥均泰。且言語不訛。此尙謂爲邪術所中耶。奎沙達曰。汝所言特中於邪術之一種。非通論也。今我之所中。別爲一種。不能拘以常格。吾今卽墜術中。亦善自排遣。不復焦悚。雖困處籠中。不許出而行俠。安知世間。無顛連無告之人。待我出而援手。山差邦曰。吾師胡不破檻而逃。且吾師戰馬。方隨檻車之後。厥狀亦類中魔。今師果不能逃者。不過更處籠中而已。初無性命之憂。何妨一試吾

技。奎沙達曰。善。吾之自由。全恃爾之一援。於是師徒商定。既至山谷。諸人均下馬驢。亦卸致木籠於地。山差邦曰。二君能否許吾師出旋。不然。便溺汗此籠矣。醫生曰。可。惟一出立逃。又將奈何。山差邦曰。師逃吾願代囚。法官曰。不妨聽之自便。奎沙達曰。吾既中邪術。萬不能逃。況有禁勒之法。足使吾身勿動。果不見許者。則勿怪吾臭味之熏人。吾將旋於是間矣。衆聞其將旋。卽開籠釋之。奎沙達既伸其四肢。卽至馬前拊其背。言曰。吾不久卽在爾背上。代天行道。救世間困苦之人矣。語後與山差邦同行數武。卽歸。法官以目注視奎沙達。疑其非狂。蓋論事至了了。一談俠義。卽轉入邪術。便雜亂不得理解。心則甚憐其病。於是環坐纖草之上。靜待乾餒及酒。此時不期信口問奎沙達曰。先生多讀俠義之書。胡至自亂其腦筋。所行所爲。均顛倒錯謬之事。天下人類。安有亞馬底。又安有如仙之美女。及丈許之長人。下及毒蛇猛獸。雜見於書中。一切皆屬真象耶。吾每讀此等之書。一望已知其僞。特爲茶餘酒後之消遣。胡足引爲實際。每讀至彼中酣暢淋漓之時。幾欲投之於火。以爲是皆無稽之談。足以壞人心術。蓋異端之說。背道而馳。萬不足據爲典要。此不惟愚者受欺。卽稍具聰明者。亦將被其聳動。試觀足下。聰明穎達。乃爲人加以檻車。用二牛以載。寧非自取其病。且其狀似柙虎籠猴。輾轉城市。恣人觀覽。先生

苟反躬內省。立當自悟。天生聰明。胡不移趨正道。較諸逐無端之聲影。自矜其義俠。爲益多矣。天下事業。固屬英雄。然歷史之英雄爲實迹。小說之英雄爲虛構。不崇實而蹈虛。爲計左矣。歷史中曾言魯西他尼亞國中。產一英雄。名瓦拉他。羅馬則有凱徹。加台基則有韓尼伯。希臘則有亞力山大。拖里突則有加西拉叟。如此種種。旣足消遣。又足效法。並可教育。且於先生性質爲近。果能手不釋卷。則後來史學。將愈精也。且此書足以毓人道德。勇而不亂。慎而不蕙。果能如是者。上可對上帝。下可就功名。後此顯其聲名於拉曼又間。寧非幸事。奎沙達靜聽其說。瞪目久之。始言曰。先生之論。似世無俠義之人。而俠義之書。又盡屬僞造。足以敝害乎社會。吾讀書旣誤。行事亦舛。用是加此箴規。謂亞馬底並無其人與事。法官曰。然。奎沙達曰。君旣不信。且謂吾之知識。悉爲書誤。致陷此檻車之中。今加婉導之言。使歸正史。不至誤蹴迷途耶。法官曰。然。奎沙達曰。然則先生亦爲邪術所瞖。使腦筋紊亂也。爾敢毀謗俠義之書。夫俠義之書。爲天下通人所不敢斥駁者。汝斥之不值一錢。厥罪大矣。夫亞馬底果無其人。則是斥太陽無光。后土不實。夫沙利曼大帝之朝。有一人曰懷拉巴司。立於曼提卜橋上。試問此事。真耶僞耶。天下豈有一人道其僞耶。夫俠義之事。直同人之起居飲食。恆見恆有之事也。果謂其書爲僞。則黑

奇忒及野器利司。亦咸無其人乎。至於初老登之戰。既屬子虛。卽法國之十二貴人。咸屬臆造。而米支奎諾。與格雷阿二傳。尤可廢而不足信。此外尙斐野司傳。痛快淋漓。君亦將以爲僞乎。傳中有木馬之製。中設機關。恃一針之鋒爲轉動。今此針尙藏之武庫之中。可取而證也。針之巨如車軸。木馬之名曰巴比卡。其鞍亦藏之武庫。與針並重。且郎司瓦落中。尙寶藏阿蘭斗之臂築。臂築之大如棟樑。而法國之十二貴人。均一時之俠烈。人人能道其生平也。昔葡萄牙中有武士名約翰米洛。名重一時。若以君之意揣之。其人亦僞。然約翰米洛。曾至白乾豆。白乾豆中有城名拉司。守將名謀西斐雷。萬人敵也。約翰勝之。又至巴西羅。與茂西亨利戰。亦大敗其人。不寧惟是。卽以西班牙論。在昔亦有英雄。曰託古瑰克山達。爲我之先烈。亦至白乾豆。有伯爵名聖保羅。有子數人。咸精武技。約翰一鼓敗之。此亦謂無其事乎。尤有忽地南得古娃者。汝將謂未至日耳曼。然古娃曾與日耳曼人左支格鬪而勝。左支者。粵國公爵部下之大將也。此外如祖婁也。摩西魯意也。皆實有其人。先生必忍笑以爲誣。吾將何言。須知吾胸中所蓄之書。浩如淵海。凡人敢言俠義之事爲虛渺者。則其人決無腦筋可知。法官見此風人。終始沈迷。然博觀羣書。咸能記憶。亦屬異事。卽曰。聞君高論。吾不敢一一斥駁。蓋其中亦有實而足考者。如

西班牙中先代武士是也。若法國之十二貴人。吾亦略信。然謂其奇勳卓著。如大主教書中所言者。吾滋弗信。吾思此十二人。決爲勇士。法皇招爲宿衛。或其武能相埒。不復軒輊。統稱之曰十二貴人耳。至於斐野司之鐵針。其長如軸。然吾屢至武庫。何由不見其物。奎沙達曰。決有其物。蓋防其長鏞。裹以皮革。法官曰。或有其物。然吾不敢謂亞馬底諸人所行事。咸足據爲信史。夫以先生精博。似不應信此荒謬之言。

第二十二章

奎沙達曰。君謂俠義之言爲僞。然朝野上下之人。咸以爲真。吾又何敢伸辯。然書中人家族門望。及其朝代。與其歲月。歷歷可考。何以言無。今願先生。勿爲輕俠鱗義之言。吾觀先生。似聰明識道理。何至爲此不檢之談吐。此後宜多讀俠義之書。旣足長其聞見。尤足永其趣味。吾今且述一故事示君。眞所謂繪影繪聲之筆。斷然非僞者。大地中有一巨湖。湖中大蟒。蜿蜿蜒蜒。游泳其中。雜以鱷魚之屬。一日有武士過湖邊。忽聞湖中。斗發異音。呼曰。武士果欲得福者。宜急投此湖中。卽知此湖底。有仙府七區。其

中綽約多仙子也。此武士聞言。慨然不疑。無恤蟒鱷之兇。仰託帝力。乃不脫甲冑而入湖。及張目四矚。則細草芊緜如鋪茵。其上有蔚藍之天。陽光煥射。前有密林。綠陰如織。鳥聲上下。翠羽朱喙。一一如畫。林下有小溪。穿樹而過。夾岸皆醜花芬郁。水清見底。細石可數。其旁有仰泉。以白玉疊而成之。復有一泉。則以貝爲之。照眼晶瑩。二泉所砌之物。白玉珠貝。雜以寶石。如出天然。邈迤而前。宮殿森嚴。以黃金爲牆。牆上飾以金剛之石。門亦嵌以寶石。而工藝尤精。武士大驚。忽見門中。仙姝一羣。聯翩而出。美麗不惟人間所無。疑神仙中亦不多見。羣中有一領袖。首先迎迓。引手爲禮。引入宮中。爭爲去冑卸甲。燂湯請浴。水香如沸。浴後衣以汗衫。中噴異香。復有一女。以盛服衣之。其衣之寶貴。價值連城也。遂引至一處。几榻皆異人間製。寶光射眼。眼爲之暈。仙姝爭進香水盥其手。坐以象牙之榻。衆仙列侍。咸默不言。水陸並進。均目所未覩。疑訝至於不能下咽。忽隱隱聞有樂聲。初不知聲之所出。旣罷席撤饌。武士自剔其牙。復至一仙姝。美壓衆豔。坐於武士之旁。自述爲邪術所窘。至於是間者。武士聞而大駭。以下之事。吾不更述。惟俠義之書。勿論何篇。觀之皆足令人生其興致。所以欲先生多讀是書。大足增人志嚮。卽以吾論。身爲武士。旣勇且謙。尤能忍苦而冒險。今雖納吾檻車之中。吾恃此兩臂之力。不數日中。

即可身登大寶。爲一國之君長。旣爲君長。則足表見愛惜黎元之恩意。蓋貧賤之人。安能養人。尤不能使人實霑其惠。故必得長一國。方能行吾推恩之意。今尤眷眷於心。卽吾徒山差邦。吾決予之伯爵。且此伯爵。吾曾宿許之矣。萬萬不能食言。惟是人才拙。恐不勝伯爵之任。山差邦卽曰。吾師勿爲吾慮。但賜吾一島。吾自能了。百姓之事。前人之爲伯爵者。代不乏人。但得一心腹之人。以大權屬之。吾無事矣。夫吾旣以伯爵爲總督。但得鮮衣美食。於願已足。民事自有代理之人。吾又何憂。法官曰。庶政固須人才。然爾爲總督。須有調度之能。不能以鮮衣美食了事也。夫身爲一島之主。使腦筋紛亂。又何足以了公家之事。山差邦曰。吾之所欲者。但得伯爵及島國。至於調度之才。人能吾亦能之。不足慮也。今最要者在獨斷。不能以人轄我。人惟獨斷。方能自由。旣自由矣。則樂從中來。不可紀極。此外別無餘望。卽謂之知足。吾意以島居爲上。法官笑曰。爾言良佳。惟伯爵應爲之事尙多。不盡如爾之所言。奎沙達曰。吾一生行事。必踵亞馬底。亞馬底有弟子。後此賜以島國。今吾徒山差邦。辛苦從吾立功。非賜之以島。吾媿亞馬底矣。法官見奎沙達雖顛。然出言大有頭緒。似小說皆成信史者。至於山差邦之蠢蠢。在在令人失笑。此時法官之侍者。已送乾饌至林下。羣坐而飲食。忽聞亂草之中有鈴聲琅琅入耳。而鈴聲卽

出一母羊之項。羊爲雜色。黑白間出。後一牧人。追此山羊。且大呼趣之。遄歸。此羊且喘且奔。至諸人之前。狀似求援。牧人既至。引其角以語責之。似羊能解語者。牧人曰。蠢物安往。詎有狼食爾耶。汝爲牝體。厥性不定。在法宜鞭。且爾狀同於奔女。似不安其羣。然爾處吾羣。較他羣安也。果爾如此。直害吾羣。吾將何以行牧。衆聞言。頗傾耳而聽。法官曰。牧羊之友。且勿亟亟。聽此羊少息片晌。友不言。此爲牝羊。牝性與牡性異。何妨少爲寬假。今且坐此。少飲而進糲。則盛氣平矣。牧人亦就座。法官與以炙兔之脰。佐之以酒。牧人受杯而坐。飲後言曰。諸位先生。謂我與此羊語。得毋指爲風狂。然吾言非無因也。諸君以牧奴待我。實則非是。醫生曰。吾亦知山野之中。不乏名流。安能以行牧遂鱗高士。牧人曰。人門以外貌取人。吾今日有事奉懇。卽知吾語之非妄發。奎沙達曰。若以吾一身論。甚願聞君之言。君言似有冤抑。想諸君亦必樂聞爾言。趣述勿遲。山差邦曰。君且自言。吾方注意飲食。以身爲俠客之弟子。不知明日曾否得食。故以極飽爲度。不能傾聽君言。幸勿罪我。天下人不自飽其腹。則後來將以身飽烏鴉之腹。奎沙達曰。爾言良然。然吾腹已果。甚欲聞牧人之言。衆此時爭傾耳以聽。牧者引羊撫之再三。卽令其臥於身側。羊果如言而伏。引首視主人。似禁主人勿言者。牧人所言。當於下章敘之。

第二十四章

牧人曰。去此可三利格。有小村。村小而人富。其中有農夫。品節爲村人所重。平日人人敬其多金。不知人心之儀其道德。較多金爲重。然彼心中所着意者。實在其女之美而賢。且通敏過人。無論何人。一見此女。匪不驚訝。造物生人。如是之完備。女雛髮未燥。已秀媚入骨。迨及十六。美已無度。名亦四馳。無遠不知。至於宮中。亦咸悉此村之產奇豔。於是爭至村中。如覘異寶。一擴眼福。其父秉禮愛護其女。女亦自愛。不苟言笑。天下謹慎之事。出之一身。則較牆垣爲固。此時人人涎女之美。慕翁之富。故家世族。爭至求婚。求者旣多。而翁爲目眩。不知所擇。然求婚之中。鄙人實居其一。吾父與彼同村而居。卽吾之家世。彼亦了了。且吾產非劣。又在盛年。一與議婚。或不峻絕。然同村中尙有一人。正足爲我勍敵。雙美並進。翁益莫知所從。遂令女自擇。女名利安達。頗知鑒別是非。吾亦不審意之所向。但聞商酌之後。兩均無濟。然辭甚委婉。吾亦不能罪其寡情。時與吾同婚議者。爲安蘇莫。吾名尤幾諾。迨彼此兩不得當。而村中忽來一人。名武英生魯沙。爲竄人之子。實意大利人。入兵籍有年。十二歲時。曾居吾村。有兵官過

境。愛魯沙之慧。挈之而行。行可十二年而歸。氣概凜然一壯士也。挾衣飾甚夥。大類盛富還鄉之人。每日必易衣而出。皆錦綺之屬。至於戒指之金剛石。皆屬贖物。村人目光如豆。既振其富。爭相欣慕。實則此人祇有三種之衣。唯領巾與胸飾稍多。逐日變換而出。人不之覺耳。此種瑣屑之事。原不必齒及。乃不知適足以梗吾事。彼每日坐於大樹之下。自述戰功。衆爭環聽。或喜或訝。似其人固已環遊地球。匪國不歷。手刃木耳之人無數。合摩洛哥及抽尼司兩國所殺者。尙不及其半。又屢與人決鬪。視甘替露那地勾加西亞四人爲過。每鬪必勝。且無濡縷之血。有時亦示其癍痕。言爲槍彈所傷。吾視之甚不了。似無創也。其人傲藐無倫。有父老知其出身者。彼亦不自慚赧。仍亢滿不以爲羞。歸自兵間。似已登大寶。舍誇張外。尙能音樂。亦粗解吟詠。有時竄竊他人之稿。侈爲己作。以愚駭村人。尋爲利安達所見。利安達有窗外嚮。見其服色瑰異。且誦聲琅琅。頗以爲佳。又聞其自述戰功。心尤欣慕。須知天下愛情。先肇諸女士之身。則求婚易耳。於是女亦漸近其人。長日與之談論。未幾與之同逃矣。魯沙既得絕代之美人爲妻。一村之人。咸奇駭變色。卽吾與安蘇莫聞之。亦至怏怏。翁聞女逃。則大哭不止。戚屬咸怒。訟之於理。官以捕役四出。覓取其人。至第三日。得之於山洞。女但餘一汗衫。一切寶石珠玉。均爲所竊。

而遁。衆旣送女而歸。翁悲梗問狀。女言爲魯沙所愚。初允結婚。故從之遁。彼言將送兒至內普司。爲世界繁華之地。吾誤聽其言。遂挾寶物。與之同行。彼納我於山洞中。乘我不備。盡括所有而去。吾幸未失身。以堅執待其成禮也。此語村人咸不之信。女則矢誓。以慰其親。女歸後。其父送之尼庵。冀能懺除其不美之名。解事者。則惜其年少無識。落人樊網。或則斥其見異喜新。故至淪陷其情名。而翁皆不問。然安蘇莫及吾。長日咸鬱鬱不樂。痛罵魯沙。痛惜女父之疏闊。安蘇莫及余。遂不再居村。至此山谷之內。彼牧繇羊。我牧山羊。用消此無聊之日月。當蕭寥無告時。爭痛詆利安達之失計。仰天太息。此時求婚不遂者。亦仿我二人所爲。爭牧羊於此山之中。咸構團焦以居。是皆利安達之情人也。彼此見時。甲詈女淫。乙嗤女賤。丙恕女愚。而丁又定女罪。戊之口吻。尙儀女美。己之詞氣。仍病女狂。綜而言之。心心皆在利安達。然而恨者妒者。紛紜莫辨。然此一山之中。初無一人不臨風而長歎者。而回響之中。咸有利安達之名。似利安達能以魔術迷己者。今望旣莫遂。得亦無從。終日昏昏。不知所措。然諸人中有一人。尙有知覺。卽安蘇莫。旣不之怨。但恨不見利安達。有時作詩懷之。詩筆亦頗不弱。而吾則牢騷實甚。不類安蘇莫之和平。故每見牝物。輒伸吾恨。以上爲吾生之恨事。敢以訴之諸君。今此山中。我實近東

道之列。苟有所需。匪不相助。去此未遠。吾有小屋。中有新鮮之牛乳。及乳餅與佳果。若蒙惠顧。可以一嘗。

第二十五章

尤幾諾敘述已畢。衆皆傾聽。法官尤重尤幾諾之爲人。謂爲通品。非屬凡下。因思及醫生之言。謂通人隨在皆有。而衆亦爭望尤幾諾得此美人。而奎沙達熱腸尤烈。謂尤幾諾曰。吾恨不立時助君。成此美事。當立取利安達還君。卽有方丈作梗。吾亦必奪諸其手。此事本俠客所爲。萬不聽美人爲人幽禁。今願上天垂佑。無爲邪術所困。吾則百凡無懼。今意決矣。必爲君致力。方尤幾諾語時。初不着意於奎沙達。及茲聞言。始愕視其人。見其衣服凋敝。心頗不信其言。卽徐問薙髮匠曰。此君爲誰。語近狂易。且吾目中。初未見此人物。匠曰。汝不知其人爲當瑰克蘇替耶。一生行俠。抑強扶弱。保護美人。卽長人見之。亦懼。畢生未嘗爲人所敗。蓋世之英雄人也。尤幾諾曰。先生所言。乃同小說。吾意此君。必有腦病。奎沙達大怒曰。無恥之小人。爾腦似爲紙糊。所以如是。想爾母生爾時。亦決無腦筋。故爾恣其狂吠。卽抓取

麵包。力擲尤幾諾之面。幾陷其鼻。尤幾諾亦盛氣。卽力扼奎沙達之吭。毆之。山差邦攻起尤幾諾之後。於是酒瓶及杯盤皆碎。尤幾諾旣仰翻於地。山差邦力拳尤幾諾之眼。眼卽立腫。則四捫刀叉之屬。用爲兵器。醫生及法官。力收刀叉。不令爲尤幾諾所得。已而尤幾諾亦力按奎沙達於地。拳其面。奎沙達目亦盡腫而流血。衆皆呼止其人。作叱狗聲。山差邦見衆人坐視而已。身又爲法官侍者所引。不令其助戰。叫號如瘦狗。二人痛毆旣凶。忽聞有吹角聲。衆皆引目。視角聲來處。奎沙達聞角聲。忽思及戰場之事。然已爲尤幾諾按之於地。不能起。卽曰。朋友可以停戰。吾敗矣。吾聞角聲。而腦中之痛。較之拳毆爲尤痛。蓋壯士聞角。將奮力爲冒險之事。不願與君死鬪矣。尤幾諾亦疲而起。奎沙達則力向角聲而趨。少須見山上有白衣人一隊。徐徐而下。蓋衣白以祈雨者。（此事與中國故清時同。）山中本有神廟。村人因禱雨於其中。奎沙達見狀。駭爲未見。卽按俠客之例。向前力戰。時白衣人糊聖母像。以黑紗蒙之。奎沙達以爲盜劫一美女。義在不能不救。卽超上其馬取盾。山差邦獻其刀。奎沙達向白衣者大呼曰。朋友。汝當知社會中得一俠客。乃受益無窮也。吾輩蓋崇公理而誅不義。汝輩趣將此女子釋放。苟不然。吾將肆其無禮。因力叩其馬。馬疲則徐徐而前。此時諸人。均不能止。而山差邦亦追呼曰。吾師

安往。又中邪術乎。此爲求雨之人。昇者爲聖母之像。非女子也。萬勿孟浪而前。奎沙達如不之聞。力前救此女子。勿論謂山差邦。卽國王令旨。亦不復顧矣。旣近祈雨隊中。卽勒其馬。馬羸正欲少息。奎沙達暗啞言曰。爾輩何來。胡爲自羸其面。詎罪惡通天。不敢提面見人耶。然我之所言。汝當注意。此時昇像四人。有一人已聽其言。而隨聖像之牧師。見此怪狀。不期大笑曰。汝有何言。趣言之。吾輩行道甚罷。不能爲爾沮滯。奎沙達曰。汝趣將車中之美女釋放。勿令其悲梗不適。否則吾將用武。吾天生任俠之性。不許爾輩橫行於光天化日之下。衆聞言愕然。知其爲風。匪不失聲而笑。奎沙達愈怒。不言。舉刀向昇像之人力斫。四昇夫中。有一人以拄輿之木棒力抵之。奎沙達揮之以刀。棒立斷。其一人乘虛棒其左肩。奎沙達不及備。立時墜馬。山差邦趨呼曰。此人爲中邪術之武士。一生無過而行善。幸勿苦之。然奎沙達落馬時。手足已無動。惘然如死。來者防論抵。遂不再棒。則仰首四盼。此時醫生及法官諸人咸集視。而祈雨之人。防有變。結爲團陣以待。而山差邦則以其師爲陣殞。伏哭甚哀。醫生方臨視。而祈雨隊中之牧師亦適至。本與醫生同爲牧師。亦曾相識。始知其無惡意。醫生略述奎沙達風狀。衆始釋然。而山差邦且哭且言曰。嗟夫。吾師爲俠士中之出類者。何期爲蠢人一棒而死。不惟本城失一善人。卽世

界亦朽然無色。吾師一死。則嶮暴之人。益將肆其譎張。不可遏制。嗟夫吾師。平生仗義。首許我爲一島之總督。今師逝。而吾之總督亦隨之而亡。且奈何。師之志尙。本扶弱而抑強。尤冒險忍苦而多情。爲善人之標準。癉惡之雷霆。古今一人而已。山差邦之哭聲愈高。而奎沙達太息之聲。亦隨哭聲而發。此時思及打魯西尼亞矣。卽曰。可愛之打魯西尼亞。惜吾之痛楚。不令爾見之。山差邦。爾扶我赴車中。仍坐檻車爲適。吾之左臂折矣。山差邦曰。且侍吾師歸村。此數人均吾師之良友。到家後再圖行俠於外。當較此爲優。奎沙達曰。今漸寧家。以避邪術。醫生及薙髮匠與法官。均以爲然。且聽山差邦之哭。不期失聲而笑。山差邦扶掖其師登車。去其檻於路旁。而求雨諸人。亦結隊自去。尤幾諾亦辭歸。醫生遂辭此三兵弁。而法官堅訂醫生。通書述風人之情狀。言已引從人行。此時但有醫生薙髮匠山差邦三人侍行。馬亦羸瘦不勝。如中創之狀。諸人加枯草於車上爲茵。徐徐上道。行可六日抵家。進城時正交上午。時爲禮拜。諸人皆游行。集於廣衢之上。奎沙達車適過市。衆爭集觀。見爲奎沙達。乃環觀於車旁。有鄰居小兒。奔歸告其姪女。言奎沙達罷瘦如病人。已御牛車而歸。姪女及看家婦聞之咸哭。爭冒著書之人。貽誤至此。方哭冒間。牛車已至。山差邦之妻。亦聞其夫歸來。奔至門外。先問其驢。山差邦言驢及人。

皆安善。妻卽大喜。問曰。歸來亦何所得。曾否爲我製衣裳。及稚子之履。山差邦曰。未也。唯有一物。足以慰汝。妻曰。自爾行後。吾心至悲。今果何物。請卽示我。山差邦曰。今且勿問。歸當示爾。此行固不得意。後此更歸。則伯爵領一島矣。妻曰。吾願亦正如是。唯所謂領島。究屬何謂。山差邦曰。續當爲爾言之。後此爾之臣僚。當列侍闈外。汝不能在當路與我閒談矣。妻曰。臣僚何物。又何名闈外。我悉不知。山差邦曰。此事深奧已極。汝靜俟之。勿多言也。然尙有一事告爾。天下最上流者。無如隨武士。爲人理枉。此次隨吾師外出。十戰敗九。非被痛毆。卽受人之蹴踏。顧雖如是。然吾仍望四出行俠。以就功名。此時奎沙達之姪女。及看家婦。鋪牀拂席。令奎沙達偃臥。而奎沙達昏惘中。亦不辨爲何地。醫生臨別。令女善伺叔父。勿令更逃。吾及吾友。心力俱窮。甫能以計誘歸。不易易也。姪女聞言。復思及小說中俠義之事。仍大言不已。乃驚心未已。而奎沙達復逃出矣。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傳 俠 魔
冊 二

譯 紆 林 著 司 提 萬 西
麟 家 陳

路 南 河 海 上
五 雲 王 人 行 發
路 南 河 海 上
館 書 印 務 商 所 刷 印
埠 各 及 海 上
館 書 印 務 商 所 行 發

版 初 月 二 十 年 二 十 二 國 民 華 中

究 必 印 翻 權 作 著 有 書 此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DON QUIXOTE

BY S. M. CERVANTES

TRANSLATED BY LIN SU & CH'ENG CHIA LIN

PUBLISHED BY Y. W. W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3

All Rights Reserved



第五卷
國文
第一一七號

國文
二



E. F. WONG

DOM QUINOTE

BY R. M. GERRARD

TRANSLATED BY L. F. & C. WONG CHIA LIA

PUBLISHED BY E. F. W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ingapore, China

1938

All Rights Reserved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西塞羅文錄

編者 福克涅
譯者 梁實秋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商務印書館發行

西塞羅文錄

編者 福克涅

譯者 梁實秋



漢譯世界名著



3653

871.5
1435

序

我的拉丁文的程度本來是不容許我翻譯西塞羅的文章的。七年前，我在哈佛大學選修一門拉丁文的功課，上半年讀西塞羅的幾篇「辯護辭」和論老年一篇論文，下半年讀魏琪爾的綺尼德的一部分。當時所學的一點拉丁文學的知識，到現在早已忘得一乾二淨，尤其是文法，忘得一點影子都沒有了。去年十一月裏商務印書館寄來一本拉丁文英文合訂本的西塞羅文錄，屬我翻譯，我爲了溫習舊課起見，欣然擔任了這個工作，檢出了舊日用過的課本和文法，很吃力的細心翻譯，斷斷續續的用了半年的時間譯成了論老年，論友誼兩篇。裏面的錯誤當然是很多，希望讀者指正。

我所根據的有好幾種版本。商務館寄給我的是 *Loeb Classical Library* 的叢書本，內容包括三篇文章即論老年，論友誼，論卜是也，英文譯者爲 *W. A. Falconer*，此書是英文及原文對照的，甚便初學，但是譯文流利有餘，準確不足。我爲忠於原作，論老年一文完全是照拉丁原

文翻譯的，我用的本子是 American Book Company 出版的 F. E. Rockwood 編的 “De Senectute”。這本書有詳盡的序和豐富的註，我都充分的利用了。論友誼一文是我從前沒有讀過的，所以除了根據 Loeb 叢書本的英譯文外，又參考了一八九三年紐約 Hinds and Noble 出版的 Interlinear Translation 本詳加比較。此外我還參考了幾種譯本，但都覺得不很合用，尤其是 Everyman's Library 的那本 Cicero's “Offices”。雖然也附有論老年，論友誼兩篇，但不能算是翻譯，簡直是「演義」了！

翻譯拉丁文難，翻譯西塞羅最難。在拉丁散文裏，西塞羅實在是佔了最高的位置。他的文筆，他的用字，都有特殊的風格，號為「西塞羅主義」。後世崇拜他的文章的人，甚至凡是他沒有用過的字都不敢用，他的勢力有這樣大！用我們現在的中國白話來翻譯這樣有權威的拉丁古文文筆，這當然是難。但我所感覺困難的，還不是這高深的文體筆法等等問題，我所感覺困難的，是初步的拉丁文的文字之難於翻譯。我以為拉丁文有兩點最令人難以處治：第一是拉丁文用字精鍊，往往一個字要譯成好幾個英文字，用中文來譯往往至少要十幾個字，纔能表現出原文的

意思，所以結果常常譯出了拖泥帶水的句子；第二是拉丁文的句子太長，文法的組織也複雜，若不加以斬斷分裂，譯成中文簡直沒有法子能通。文字雖精鍊而句法卻長冗——這恐怕是古代文字的一種共同現象罷？至少英國散文是這樣的。越到近代，句子越短。密爾敦是精通拉丁文的，他的英文散文簡直冗長的令人不能卒讀！當然長的句子不一定就是不好，有時也有特殊的風味，一種飽滿搖曳的神氣也是很可愛的，不過我們若以近代的趣味或眼光去看，時常覺得不怎樣合適。所以我們讀西塞羅，要換一種眼光，別忘了這是差不多兩千年前的古文，然後或者可以領略到他的散文的特殊韻味。

關於西塞羅的生平，最好是看他的傳記（最好的一本傳記是 *Abeken: Cicero in seinen Briefen, Hanover, 1835.* 有英譯本。）下列的簡明的年表，或者也可資參考：

紀元前一〇六年 正月三日西塞羅生於阿爾皮諾姆。同年邦沛生。

一〇〇年 凱撒生。

九〇年 西塞羅開始着成人長服，從卜者斯凱渥拉習法律。是年 Social War 開始。

八九年 隨邦沛伊烏斯斯特拉鮑服兵役。

八八年 在羅馬從菲羅哲學教授及修辭學家莫洛聽講。戰事終止。

八一年 西塞羅第一次執行辯護士職務。

八〇年 西塞羅爲洛斯奇烏斯刑事案辯護。

七九年 遊亞典，從安提歐克斯，贊諾，費德魯斯習哲學，從德美特里烏斯習修詞與雄辯。

七八年 遊小亞細亞。

七七年 回羅馬，娶特蘭提亞爲妻，重執行辯護士職務。

七五年 任西西里之司法官。

七四年 回羅馬。

七〇年 領導彈劾維來斯。詩人魏琪爾生。

六九年 西塞羅任羅馬市官 (curulo aedile)。

六六年 一任檢察官。

六五年 辭省長職不就。何瑞斯生。

六三年 執政。公開演說，克服卡特林陰謀。

六二年 爲詩人阿奇阿斯辯護。

六一年 克勞底烏斯案。

五九年 李維生。（或係五七年。）

五八年 西塞羅被放逐。

五七年 民衆投票召還西塞羅。

五五年 著論雄辯。

五四年 著論國家。

五三年 入卜人院。

五二年 爲密羅辯護殺人嫌疑案。

五一年 任奇里奇阿執政官。

四九年 回羅馬。內戰，凱撒越羅比康河攻羅馬。邦貝出亡，六月間，西塞羅赴希臘依邦貝。

四八年 凱撒大敗邦貝於法爾薩勒斯。西塞羅回意大利。

四七年 西塞羅遇凱撒於伯侖底西姆，二人言歸於好。西塞羅回羅馬。

四六年 凱撒專政十年，以至於死。西塞羅著布魯特斯及雄辯家。

四五年 西塞羅與其妻離婚，另娶少女名普伯里里亞。其女圖麗亞死。是年著成最重要作品數

種。

四四年 凱撒被戕。西塞羅續有著作，論老年，論友誼，論卜等皆成於是年。

四三年 十二月七日安東尼令人殺死西塞羅。

西塞羅的作品約分下列數類：

(一) 雄辯辭 共存有五十七篇，惟有些已不完全，內中有四五篇係偽造。此外斷片尚有

二十幾篇，僅知標題者亦有三十三篇。

(二) 書翰 共存有八百封之數，可分四集如下：

Epistulae ad Familiares, 16 Bks.

Epistulae ad Atticum, 16 Bks.

Epistulae ad Quintum Fratrem, 3 Bks.

Epistulae ad M. Brutum. 2 Bks.

(三) 詩 西塞羅作的詩只存有斷片，篇章韻法均整潔可喜，但不甚富詩意。大半是早年所作，常是青年試習之作，或譯自希臘文。曾以詩體紀載他做執政時代的大事，共三卷，今存約八十行；又曾續作“*De Meis Temporibus*”一首，今佚。

(四) 哲學作品

(甲) 屬於修辭學者

De Inventione Rhetorica, 2 bks.

De Oratore, 3 bks.

(De Claris Oratoribus (Brutus.)

Orator.

De Partitione Oratoria.

Topica.

De Optimo Genere Oratorum.

[Rhetorica (ad Herennium, Incerti Auctoris,) 4 bks.]

(乙) 屬於政治學者

De Republica, 6 bks. (已殘)

De Legibus, 3 bks

(丙) 屬於倫理學者

De Officiis, 3 bks.

De Senctute (Cato Maior)

De Amicitia (Laelius)

De Gloria, 2 bks. (已失)

De Consolatione. (已殘)

(丁) 屬於玄想者

Academicae Quaestiones, 2 bks.

De Finibus Bonorum et Malorum, 5 bks.

Tusculanae Disputationes, 5 bks.

Paradoxa.

De Philosophia (Hortensius) (已殘)

Timaeus ex Platone

(戊) 關於神學者

De Natura Deorum, 3 bks.

De Divinatione, 2 bks.

De Fato (已殘)

西塞羅的散文藝術在論老年，論友誼兩篇裏已可見一斑，但他主要的成績恐還在哲學方面。故欲充分了解這兩篇文字，對於西塞羅在哲學史上之位置，亦不可不有相當之認識。

在西塞羅時代，哲學思想約可分爲四派：(一)柏拉圖之『學院派』經過歷史之發展，又有舊學院，中學院，新學院之分。(二)亞里士多德之『遊行派』。(三)贊諾之『斯多亞派』又稱『畫廊派』約盛行於紀元前三〇八年，爲新興學派，爲應付當時希臘衰頹之勢，力主刻苦歸真。(四)伊比鳩之『享樂派』或稱『花園派』主張免除無謂之恐懼，以快樂爲至善。

西塞羅和這四派的當時代表人物都接近過。西塞羅雖然精通希臘的哲學，但不是一個有獨創性的哲學家，他自己沒有什麼特別的哲學系統或派別。西塞羅的功績，是集合各派所長，斟

酌羅馬現狀，以淺顯通暢之筆討論各種哲學問題。講到哲學系統，西塞羅是混和派的，不屬於那一個系統。但在玄想一方面，他接近新柏拉圖派；在倫理方面，接近斯多亞派與亞里士多德；享樂主義是西塞羅所不贊同的。西塞羅能把希臘思想之最精湛的部分傳授給羅馬，這是他的不可沒的功績。在論老年，論友誼兩篇裏，我們也可看出西塞羅的思想之穩健與透徹。

要相當的研究西塞羅，當然於這兩篇短文之外要再讀他的其餘的作品。我若能引起一些人研究西塞羅的興趣，我的譯文雖然拙劣也是有益的了。

民國二十年六月，青島大學。

西塞羅文錄

目錄

序

論老年

論友誼



國史館藏書

目錄

卷一

論史學

論史學





論

老

年



譯者序

論老年一文作於何時，不能確定。其爲西塞羅晚年作品，殆無疑義，因爲他在晚年，事業既遭慘敗，愛女又死，所以他自然的走到哲學裏去，而想到老年的問題。他於紀元前四十四年五月十一日寫給阿蒂克斯的一封信裏提到論老年一文已經寫成；在他的論占卜一文裏他也提起這篇論老年爲其近作；論神社是在紀元前四十五年八月間纔完成的，而論老年又決在此文之後；凱撒是在紀元前四十四年三月十五日被刺，此文又決是凱撒死後所作——所以我們大概可以認定論老年之作必在紀元前四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之後，四十四年正月三日之前，姑定作於紀元前四十四年四月，想來大致是不會很錯的。此文最後一次修正是在此年七月十七日。

本文標題有好幾種寫法。西塞羅有一次以篇首數字爲題，稱爲啊蒂特斯假如；有一次稱爲論老年；有兩次稱爲大卡圖。但是標題全文應該是大卡圖論老年。

論老年與論友誼都是獻給蒂特斯龐彭尼烏斯阿蒂克斯，此人是西塞羅一生的好友。他生

於紀元前一〇九年，與西塞羅幼小同學時即相訂交，家頗富有，且天性澹泊，不喜羅馬政界之多變；故於紀元前八十八年至六十五年隱居於亞典，研究希臘哲學文藝。著有拉丁詩篇及歷史等，卒於紀元前三十二年。論老年寫成時，他已六十五歲了。西塞羅給他的信札保存至今者不下四百篇，可見兩人友誼之厚。

本文的體裁是談話式的，這本是希臘作家最喜採用的一種體裁，羅馬人也常模倣的。西塞羅模倣的不是柏拉圖書中之蘇格拉底斯的方法，而是亞里士多德的方法，由一人主講，聽者不大插話。西塞羅借歷史上的人物來發揮他自己的意見，所以文中卡圖說的話即是西塞羅自己的意見。

這一篇想像的談話是假設於紀元前一〇五年在卡圖家中舉行的。時卡圖八十四歲，斯奇皮歐三十五歲，賴里烏斯約三十六歲。卡圖生於紀元前二三四四年，從事軍役，累著戰功，擢居要職，生平著述甚富，有演講一百五十篇，羅馬古史一部，論農事書一部，號稱爲『拉丁散文之創造者』。爲當時最著名之雄辯家，政治家，軍人，農人。卡圖甚輕視希臘學術，希臘著名哲學家至羅馬爲使，

卡圖曾建議驅逐出境。故西塞羅文中之卡圖，動輒引證希臘典籍，與事實確有出入。卡圖精力過人，死於紀元前一四九年，至老不倦，所以西塞羅假借他為主講的人，實在是最恰當的了。

斯奇皮歐生於紀元前一八五年，亦從軍有戰功，擢遷要職，爲著名學者，死於紀元前一二九年，疑係被人暗殺。賴里烏斯生於紀元前一八六年，亦兼通文武，與斯奇皮歐爲同僚，學問淹博，爲一代大師。卒年不明。

文中引證希臘材料甚多，第二章第三章依據於柏拉圖之處不少，第十七章第二十二章依據於贊諾風之處亦不少，全文得力於阿里斯多奇烏斯之處恐亦至多，因阿里斯多亦有一文論老年，爲西塞羅所習知，惜已失傳。西塞羅所引例證亦頗有不盡精確之處。

「啊蒂特斯，假如我能幫助你，

消滅你心頭的痛苦的煩惱，

那麼我可有什麼報酬呢？」（註一）

親愛的阿蒂克斯，上面這幾行詩原是

「那個貧於財產而富於忠心的人」

向弗拉閔尼諾斯說的，我卻很適當的借來說給你聽。但是那位詩人向弗拉閔尼諾斯所說

「蒂特斯，你是晝夜的焦急煩惱，」

我敢說這一定是不該向你說的，因為我深知道你的克己的精神和平穩的性格，並且我知道你從亞典帶回來的不僅是一個尊榮的姓氏，（註二）還有常識（註三）與智慧。但是我還疑心，我目前感得困苦的一種情形，（註四）恐怕有時候也不免要使得你煩惱；不過要在這一方面尋求慰

藉是很難的事，留着到將來再談罷。

現在我決心要寫一篇文章論老年，貢獻給你，因為我願減輕我們倆個共同感到的老年的負擔，（註五）如其這負擔尚未壓迫到我們頭上，大概不久也就快來到了；我很知道你必能以穩重的聰明的心境來承受這個負擔，如承受其他的負擔一般。但是我決定寫這個題目之後，我心裏便不斷的想到了你，只有你值得使我貢獻這一份禮，使我們共賞。無論如何，我是覺得這篇文章很有趣的，不但可以把老年的煩惱一掃無餘，並且可以把老年變成一個舒適幸福的境界。哲學真是值得我們的無窮盡的稱讚，因為哲學能使一切肯遵守哲學條規的人毫無苦惱的走過一生的各個季候。

關於別的題目我已說過不少的話，並且將常常有許多話要說；現在呈給你的這部書是論老年的。但是我沒有把全文假托是蒂通諾斯（註六）所作，如奇奧斯之阿里士多（註七）之所為，（因為神話裏不能有多大權威，）我爲了有更大的權威起見，我假托是那可敬的馬爾克斯卡圖說的；我假設賴里烏斯與斯奇皮歐都在他家裏，對於卡圖之善於忍受老年表示驚訝，然後卡

圖再回答他們。如其我的書裏的卡圖比他在他自己的書裏所辯論的話顯着更有學問，我們可以認定這是由於他晚年勤讀希臘文學的原故。我何必再多說？以下卡圖的話就要完全把我的對老年的見解宣布給你了。

(註一)本章的三段詩句都是引自恩尼烏斯的史詩 (Ennius: Annales) 這是一篇長十八卷的長詩，敘述羅馬歷史，只有斷片流傳至今。所引詩句，原是一牧羊人向羅馬軍大將弗拉閔尼諾斯 (Titus Quinctius Flaminius) 說的。西塞羅引來向他的好友阿蒂克斯 (Titus Pomponius Atticus) 說。

(註二)羅馬人的姓名至少要有兩個字，普通的有三個字，即 *praenomen*, *nomen*, *cognomen* 是也。第三個字 *cognomen* 是族氏，但有時亦是綽號之意，*Titus Pomponius* 之所以有 *Atticus* 之姓者，即因其住居

於亞典之日久，精通亞典學術，並與亞典人親善之故。*Atticus* 有亞典之意。

(註三)『常識』一語殊不足以達原文之意，原文是 *humanitatem*，意乃『爲人之道』亦即英文中所謂 “liberal education” 之意。

(註四)指當時羅馬政治狀況而言，正凱撒當權之後，西塞羅失勢之際。

(註五)所謂『老年』有其特殊之限制。羅馬人常把一生分爲五個階段，曰 *pueritia*, *adulescentia*, *inventus*, *seniorum*, *senectus*，即童年，少年，成年，壯年，老年也。前四個階段，每一階段約十五年之久。但此種名詞使用時亦往往稍有出入之處。此時西塞羅六十二歲，阿蒂克斯六十五歲。

(註六)蒂通諾斯即 *Tithonus* 其妻 *Aurora* 爲之祈禱，*Jupiter* 允其長壽，但不允其不老，後衰老甚久，卒變爲蠱斯。見希臘神話。

(註七)阿里士多 (*Aristo*) 是奇奧斯 (*Oeos*) 之哲學家，在紀元前二二五年前後，屬亞里士多德學派，其著作失傳。

斯奇皮歐：我和賴里烏斯談的時候，我常常詫異，卡圖，你對一般事物的智識竟那樣高超無疵，最令我詫異的是，你從不以老年爲煩厭，而普通一般老年人總覺老年是可厭的，至於說老年是比哀特娜火山（註一）還重的一個負擔。

卡圖：斯奇皮歐和賴里烏斯，我覺得你們所驚訝的事並沒有什麼難懂。凡是不會過美德的幸福的生活的人，無論什麼年紀都是厭煩的；反轉來說，對於自身有美德的人，一切自然律所必產生的事物便沒有一件是可惡的。老年便是這種事物之一，人人都願意活到老年，然而到了老年又要抱怨，人竟怎樣的矛盾愚頑！他們總是說，老年襲來比他們所盼望的快了些。但是誰叫他們下這樣錯誤的判斷？老年追襲着青年（註二）比青年追襲着童年又快了多少呢？並且，假如他們在八百歲的時候，老年的煩悶就比在八十歲的時候輕減得多嗎？老實說，時間無論多長，一

且消逝，都不能安慰一個愚蠢的暮年。

所以，假如你們對於我的智慧表示驚訝，（我固願能不負你們的贊許，不辱我的姓氏！）（註三）我所以聰明的原故，是因為我服從『自然』（註四）『自然』是最好的嚮導，我奉『自然』為神明；人生的戲劇的各幕既經『自然』妥為佈置，最後一幕大概是不會被忽略的，如拙劣的詩人一般。不過終點總是有，如樹上的果實田間的穀粒，總有成熟的時候，不免要枯萎下墜，此種境界智慧的人便該心平氣和的去接受。與『自然』宣戰，那不是和巨人一樣的和上帝宣戰麼？

賴里烏斯：是的，卡圖，你可以使我們倆個很滿意的（假如我可以替斯奇皮歐說話）如其你肯預先教導我們如何可以極輕快的忍受老年的壓迫，因為我們至少是希望能活到老年的。

卡圖：我很願意的，賴里烏斯，尤其是如你所說假如能使你們倆個滿意。

賴里烏斯：你若不嫌麻煩，卡圖，我們的確願意知道，你已經走了這樣的長途，（註五）你現在到達的地方究竟是什麼景象，因為我們早晚也必要走上這個長途的。

(註一) 哀特娜 (Aetna) 火山，在西西里。古代神話謂巨人爲天神戰敗，遂葬於此山下。西塞羅引用此典大概是轉引自希臘悲劇家 Euripides, Herc. Fur. 637, 『老年之負擔重於哀特娜高山。』

(註二) 此處『青年』係包括『少年』『成年』二期而言；所謂『老年』亦謂『壯年』與『老年』二期也。

(註三) 卡圖的姓氏 (cognomen) 是 sapiens 即智慧之意。

(註四) 斯多亞派的哲學家主張人生須以『自然』爲依皈，所謂『自然』即人生之合理的行爲也。

(註五) 以人生比做旅途，見柏拉圖共和國。

三

卡圖：我必盡我的力量做，賴里烏斯。我常聽見與我同年紀的人怨訴（俗話說得好：『同樣的人樂與同樣的人相聚，』（註一）前任執政委員薩利拿托（註二）和阿爾必奴斯（註三）他們是和我年紀相仿的，常常怨訴，有時是因為他們不能有感官的快樂了，以致生活無味，有時是因為夙來恭敬他們的人現在藐視他們了。但是我覺得他們都怨恨的不得其當。如其他他們所怨訴的果真是由於老年的原故，同樣的苦楚也應該輪到我和其他的老年人。我認識許多人，他們毫無怨恨的過着老年，他們的生活既不因情慾消失而感到不樂，並且也從來不被他們的朋友所藐視。上面講到的各種怨訴，完全視各人性格為斷，與老年無關。有節制力的老年人，既不冷酷，亦不暴戾，自然覺得老年易過；至於性情乖張的人，無論什麼年紀都是可厭的了。

賴里烏斯：你說的不錯，卡圖；但是也許有人要說，你的老年是容易過的，因為你有財富有權位，而別人不見得能享有。

卡圖：這話裏是有一點理由，賴里烏斯，但是不能包括一切。例如當初一個塞里孚斯人（註四）和台米斯陶克里斯（註五）吵架說，『你的名聲並不是你自己的，你是借了你的國家的光榮，』台米斯陶克里斯回答說，『不錯，我若是一個塞里孚斯人自然永遠不會出名，但是你即是一個亞典人你也永遠不會出名的。』對於老年我們也可以說同樣的話。在極端貧乏中，老年固不易受，即有智慧的人亦不易受；但是在極端財富中，一個愚蠢的人也必定感覺老年可厭。無疑的，斯奇皮歐與賴里烏斯，老年最適宜的武器便是美德的實行，一生中隨時修養美德，在一生事業終了時便產生奇異的結果，不但在生命終點時得到安慰——這一點固甚重要——並且迴想起一生的善行，也自有無限的快樂。

（註一）荷馬奧迭綬第十七節第二一八行，『同樣的神與同樣的神相聚。』柏拉圖共和國，『老年人喜歡聚在一起，因為如諺語所謂，是同類的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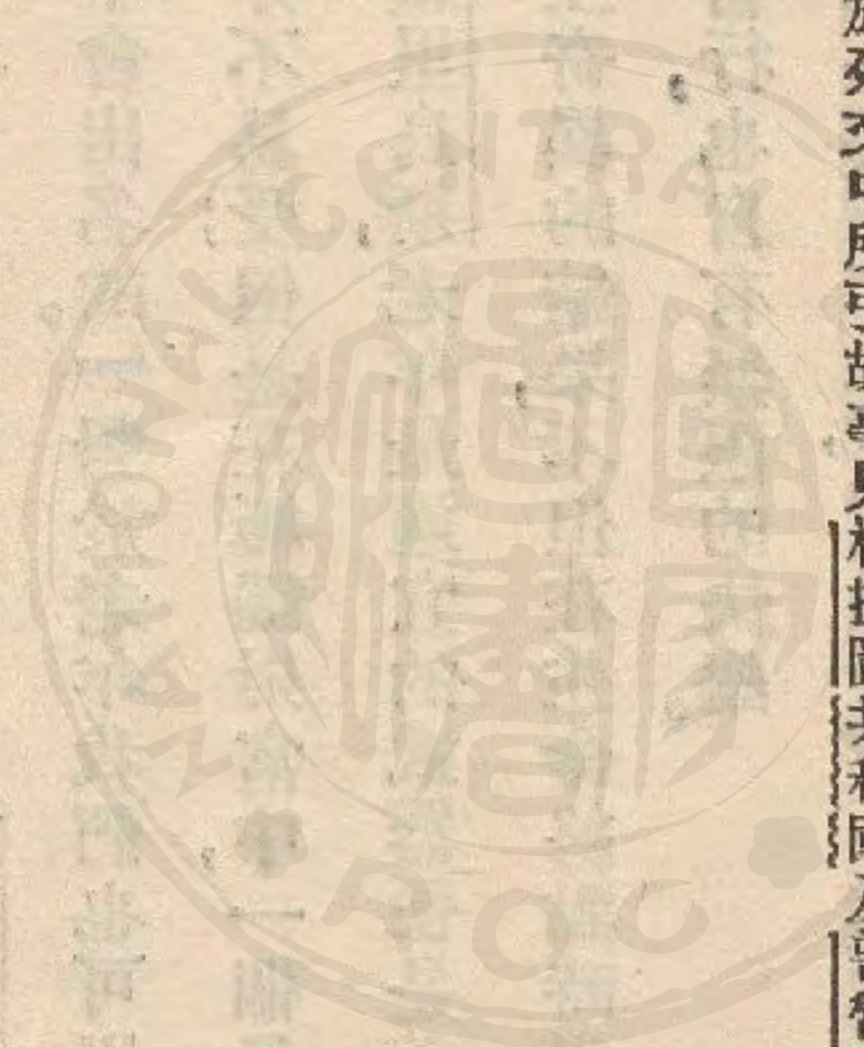
（註二）薩利拿托（C. Livius Salinator）比卡圖約小四歲。紀元前一八八年為執政。

（註三）阿爾必奴斯（Sp. Postumius Albinus）紀元前一八六年為執政。

(註四) Seriphio 即塞里孚斯人。Seriphus 愛琴海中一小島，為一至無重要之地。

(註五) 台米斯陶克里斯 (Themistocles) 亞典之著名大將並政治家，生於紀元前五一四年，卒於四四九年。為

人好大喜功，權詐過人，編製海軍一事為其特殊政蹟，卒於紀元前四七一年被公民放逐，後懼受判罰，於四六五年逃亡波斯，得波斯王之優遇，以至於死。文中所引故事，見柏拉圖共和國，及普魯塔克台米斯陶克里斯傳。



四

昆特斯發必烏斯馬克西木斯，（註一）他是恢復過塔蘭特姆的那個人，雖然他比我年紀大，但是我愛他如同年的人一般。因為他是莊嚴而又有禮貌，不因年老而改變性格；我當初和他締交時，他年紀雖然不小，但是還不甚老。我生後一年，他正第一次做執政；他第四任執政時，我還是一個孩子，我投身行伍隨他到卡舖窪，五年後又到塔蘭特姆；四年後圖地坦諾斯與開台格斯做執政時我做檢查官，（註二）那時候他比我年長得多，竟演說贊成金奇烏斯（註三）提議的禁止律師接受餽贈的法律。雖然年老，他還是如青年一般的作戰，以堅忍的精神克服了罕尼巴爾。我的朋友恩尼烏斯（註四）這樣的稱讚過他：

『只因一個人的遷延，救了我們的國；他以國家的平安爲重，以私人名望爲輕；所以他的光榮一天比一天的燦爛。』

真的，他規復塔蘭特姆是何等的小心機警！薩利拿托（註五）把城失守之後逃到衛城裏去，

我曾親自聽見他誇大的說，『發必烏斯，你是靠了我的力量纔恢復了塔蘭特姆。』發必烏斯笑着說，『那是無疑的，你若不失守，我自然不能攻克。』實在的，他在服官的時候是比在戰爭時更為著名。第二次執政的時候，他不要同僚斯普利烏斯卡維里烏斯的幫助，獨自和護民官加憂斯弗拉閔尼烏斯（註六）作對，這位護民官是公然反抗元老院的意旨而主張分派皮堪諾姆及高爾的田地。他做公家卜者（註七）的時候，他大膽的說過，凡為國家的安全而做的事都應該是服從朕兆的，凡於國家有害的事均是反悖朕兆的。

這個大人物的可佩服處很多，但是最令人注意的是，當他的著名的曾任執政的兒子死的時候，他的態度是非常可敬。他講演的葬時輓詞是流傳很廣的，我們讀過之後，不是隨便那個哲學家都顯着可鄙麼？他不但是在民衆眼裏偉大，他在家庭中私人生活裏是更為偉大。何等的健談！何等的善作格言！何等的通曉古史！何等的精通占卜！以羅馬人論，他讀書不少，他的記憶裏是無所不有，不但記得所有的內亂，外戰他也記得清楚。我當時非常渴望從他的談話裏得到利益，好像我是預知他死後我便找不到一個可以教導我的人。

(註一) Quintus Fabius Maximus 爲紀元前三世紀末羅馬史上最要人物，屢任執政，計共五次。與罕尼巴爾戰，曾以「遷延政策」以老敵軍，因不戰而獲勝利，後屢行此策，無不化險爲夷，因有 cunctator 之綽號，意卽「遷延者」之謂也。

(註二) 檢查官卽 questor

(註三) Legis cinciae 是紀元前二〇四年護民官 M. Cincius Alimentus 所主張之法律，禁止律師受酬，此爲一公正之法律，但不爲貴族所喜。

(註四) 恩尼烏斯 (Ennius) 常被稱爲「羅馬詩之父」，生於紀元前二三九年。與卡圖友善，精拉丁希臘文，爲當時著名教師並著作家。本處所引三行詩，引自其所著史詩卷八。

(註五) 失城者是 M. Livius Macatus 西塞羅作薩利拿托，實誤。

(註六) 弗拉閔尼烏斯 (Gaius Flaminius) 是紀元前二三二年著名之護民官，於是年鼓吹頒布法律准業農之公民開墾公地。

(註七) 公家卜者 (augur) 司占吉凶，爲羅馬權威甚大之官職。凡政府有所作爲，例如通過法律，選舉官員，宣戰，

等事，均須由卜者占其吉凶，然後定奪。如卜得凶兆，則官吏必須停止進行其事。然兆之吉凶，完由全卜者解釋，故其權限至大。『卜人院』原以九人組之，至卡圖時卒增至十六人，其任期為終身的。發必烏斯擔任此職凡六十二年。占卜之法有五：（一）天象，（二）鳥鳴與鳥飛之狀，（三）聖鷄之飼食，（四）獸類之突現，（五）偶然之事如噴嚏，跌交，等等。

五

我爲什麼要講這許多關於馬克西木斯的話呢？因爲你們現在可以明白了，若說像他那樣的老年是不幸福，那是何等荒謬。當然不能人人都像斯奇皮歐或馬克西木斯一樣，能迴想攻克過的城，水陸的戰征，指揮過的討伐，贏過的勝利。但是平穩度過的一生，到了老年也是莊嚴寧靜的——例如我們知道的柏拉圖，（註一）八十一歲死的時候手裏還執着筆；還有伊梭格拉底斯，（註二）他自己說在九十四歲的時候作了一篇亞典頌詞，（註三）過後又活了五年。他的教師里昂提尼之高吉阿斯（註四）活到一百零七歲，從沒有停止過工作。有人問他爲什麼願意活得這樣久，他回答說：『我沒有理由反對老年。』回答得尊嚴，不媿爲一學者！

實在講，愚蠢的人嫌恨老年，其實是他們自己的錯處；我方纔提起的恩尼烏斯便不如此，他說：

『像是一匹華麗的駿馬

常在奧林匹克場上獲勝，

現在老弱了，開始休息。」

他是把他的老年比做那勇敢常勝的馬的老年。這個人你們大概可以記得清楚，因為是在他死後第十九年，現任的執政蒂特斯弗拉閔尼諾斯與曼尼烏斯阿奇里烏斯纔被選的，而他的死是正在開皮歐做執政菲里普斯做第二任執政的時候，那時節我六十五歲，我曾高聲盛氣的做法公開演說鼓吹沃考尼烏斯提議的法律。（註五）但是恩尼烏斯活到七十歲的高年，在兩重最大的壓迫之下——貧窮與老年——而他的態度卻似樂於貧老一般。

講到這裏，我找出了四個理由為什麼老年好像是不幸福：第一，老年使我們從積極的事業裏退出；第二，老年使身體孱弱；第三，使我們失掉所有的快樂；第四，離死不遠。你們若是願意，我們逐項討論，看看裏面含有多少真理罷。

（註一）柏拉圖死於紀元前三四七年。據另一說，死時係在婚筵作客之際。

（註二）伊梭格拉底斯（Isocrates）是亞典著名修辭學雄辯學講師，與柏拉圖友善。蘇格拉底斯死後，只有他一

人敢出而哀悼。馬其頓人戰勝希臘後，絕粒而死。

(註三)亞典頌詞 (Panathenaicus) 係頌揚亞典之演講詞，爲每四年舉行一次之「大亞典節」而作。

(註四)里昂提尼之高吉阿斯 (Leontinus Gorgias) 與亞典之高吉阿斯是二人。生於紀元前四八五年左右，壽長各說不同，約介於一百零五歲至一百零八歲之間。爲著名之修辭學講師，伊梭格拉底斯亦其弟子。

(註五)沃考尼烏斯 (Voconius Saxes) 護民官於紀元前一六九年提議通過法律一條，內容是(一)凡擁有十萬銀幣(約合美金千元)者不得以女子爲繼承人，(二)捐贈他人之遺產不得超過繼承人所得之數。此法律之用意在節制婦女虛糜之風，並使遺產得以不散。

六

『老年使我們從積極的事業裏退出。』什麼事業呢？是不是非年青力壯不能做的事業？就沒有智識的事業，老年人身體雖弱而也能從事的嗎？昆特斯馬克西木斯就沒有事可做嗎？斯奇皮歐，你的父親，我的兒子的岳父，陸奇烏斯鮑魯斯，他是沒有事可做嗎？還有許多老年人，如發布里奇烏斯，枯里烏斯，珂侖堪尼烏斯（註一）——他們用他們的智慧與力量擁衛國家，他們是無事可做嗎？

阿皮烏斯克勞底烏斯（註二）老年時還瞎了眼；但是元老院傾向媾和並與皮魯斯締盟的時候，他不遲疑的說過一番話，經恩尼烏斯撰為詩篇：

『你們的心曾經是堅強剛毅，
為什麼瘋狂得改變了常態？』

等等很深刻的句子。你們對於這篇詩是熟悉的，況且阿皮烏斯的演說詞也還在流傳。這篇

演說是在他第二任執政後十七年講的，雖然他兩次執政之間有十年的隔離，並且在執政前他還做過監察官。所以在和皮魯斯打仗的時候他已經是一個老人了，然而相傳還有這樣一段故事。

以爲老年不能做有益的事，這實在是不中肯之論，這就等於是說掌舵者對於航船沒有用處，別人爬桅杆，在板路上跑，在抽水機上工作，而掌舵者卻逍遙的坐在船尾，僅僅把着舵杠。他做的事也許不是水手中年青者所做的事，但是他做的是更重要的事。大事業的成就不是靠筋肉，速度，或身體的靈巧，而是靠了思想，人格，或判斷；在這幾點上，老年人不但是不比別人壞，而且比別人好。

或者你們也許以爲我做過兵士，參謀，大將，元帥，參加過各種戰事，現在我不能作戰了，我便沒有事可作了。但是我現在指揮元老院宜從事何種戰爭，並如何作戰；目前因卡台基久蓄陰謀，我已向之宣戰，非將全部克服之後我不能釋憂。我願上帝保留這個光榮給你，斯奇皮歐，去完成你的祖父未竟之志！那位英雄死後已三十三年，但是每過一年都要紀念他。他是在我做監察官

前一年做執政後九年死去的；我做執政的時候他第二度被選爲執政。假如他能活到一百歲，他會以老年爲遺憾嗎？不會的，他必定不於跑跳擲標槍比劍上虛擲光陰，而從事於思想，智慧，與判斷。如其老年人的特點不是這些，我們的祖先也不會把最高機關叫做『元老院』了。（註三）例如在斯巴達，掌國家最高職務者就叫做『長老』而實際上也確是老人。如其你們願意讀或聽外國歷史，你們就可以知道最大的國家是被青年人所毀壞，由老年人支持恢復。

『請問你們的國家何以這樣快的失了？』

這是耐維烏斯（註四）作的一篇戲裏面的一個問題。答案很多，這一個最中肯：

『因爲來了一批幼稚多話的青年人。』

不錯的，急躁是青年的特點，老成是老年的收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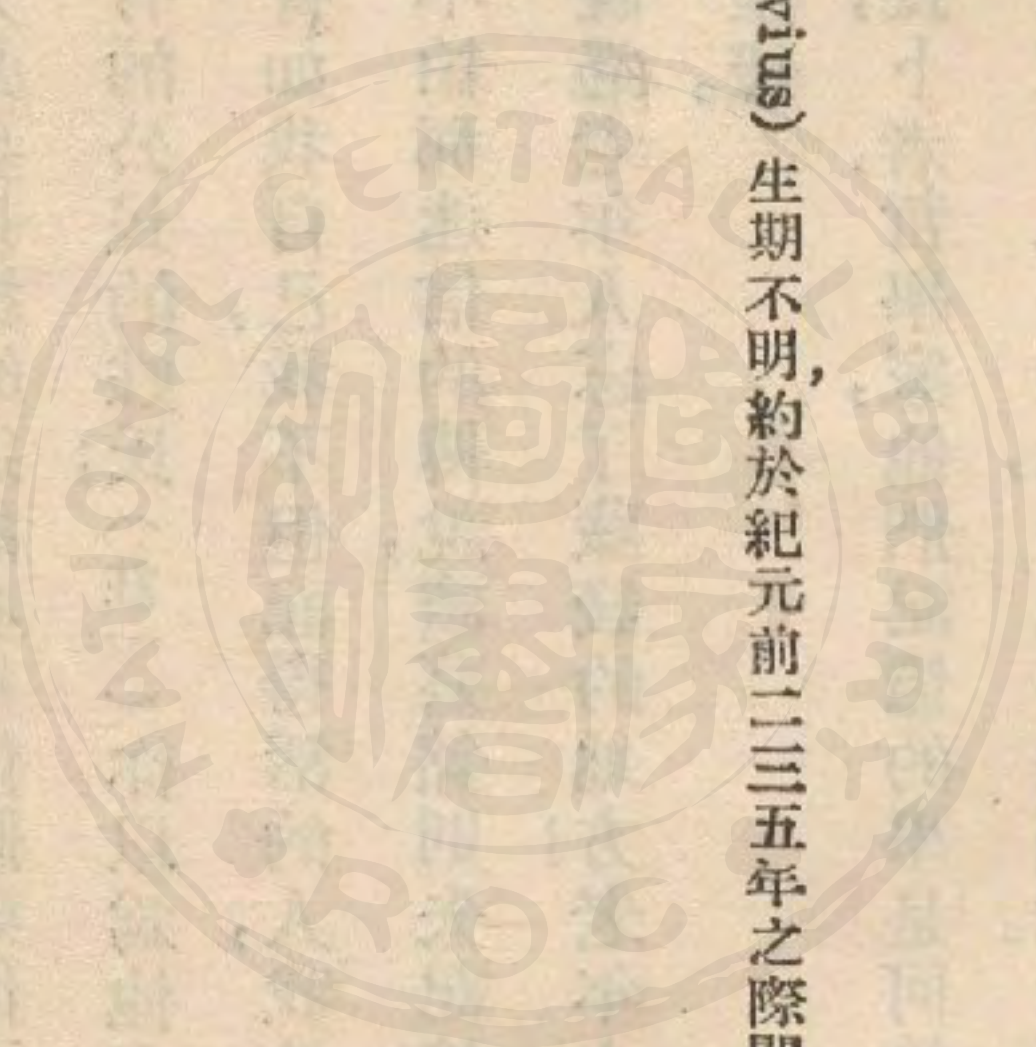
（註一）發布里奇烏斯（Fabricius）曾二任執政，一任監察，爲人耿直守法；枯里烏斯（Curius）亦三任執政一任監察，著有戰績；珂命堪尼烏斯（Cornelianus）爲著名法學家。

（註二）阿皮烏斯克勞底烏斯（Appius Claudius）姓 Oaecus 卽盲者之意，其政績之卓著者爲築造從羅

馬至卡鋪窪之大道，及羅馬水渠。皮魯斯戰勝後與羅馬議和，克勞底烏斯被人引至元老院痛切陳辭，遂罷和議重開戰端。

身。
(註二)元老院 (Senectus) 即老人 (Senes) 集會之意。斯巴達之元老院共有二十八人，皆六十歲以上人，任期終

今。
(註四)耐維烏斯 (Nevius) 生期不明，約於紀元前二二五五年之際開始文學生涯，有三十四喜劇七悲劇殘留至



七

據說老年人的記憶力是要損壞的。這話我相信，假如你不運用，或者你是天生的遲笨。台米斯陶克里斯記得亞典所有的公民的姓氏；（註一）你以為他老了之後會把阿里斯提地斯（註二）喚做里西馬可斯嗎？譬如我自己，我不但記得活的人，我並且還能憶起他們的父親祖父；我讀他們的墓銘的時候，我不怕那迷信的傳說，讀墓銘則失記憶；我讀墓銘，為的是使對死者的記憶更為活躍。我從來沒聽說過老年人忘了藏錢的地方！老年人能記得一切有關的事，到法庭的約會，誰欠他們錢，他們欠誰錢。

講到老年的律師，教長，卜者，哲學家，他們記憶的事是何等的多！老年人如繼續的運用記憶，記憶力更不消失；不但有權位的人是如此，平民亦是如此。沙孚克里斯（註三）在極老的時候寫悲劇；他專心致力於文學作品，他的兒子認為他是不善治家，到法庭告他，請求法庭根據他的孱弱判其不得掌管家產，因為當時也有和我們的一樣的一條法律，禁止家長揮霍家產。據說這位

老人便把他剛寫完正在修改的兒底婆斯在柯龍諾斯（註四）一劇讀給陪審官聽，問道：『請問這首詩可像是一個孱弱的人寫的吗？』他讀過之後，陪審官判他無罪。他，或荷馬，黑西奧德。（註五）西蒙尼地斯，（註六）斯台西考洛斯，（註七）或伊梭格拉底斯，高吉阿斯（我前面已經講過）或大哲學家如皮塔高洛斯，（註八）底莫克利特斯，柏拉圖，贊諾克拉底斯，（註九）或較晚之贊諾，（註一〇）克里安提斯，（註一一）或你們在羅馬見過的斯多亞派的戴奧真尼斯，（註一二）這些人你能因為老年的壓迫便放棄他們的事業而不著述嗎？恐怕他們的事業的活動是和他們的生命一樣的長罷？

我們不談這些偉大的事業了罷，我現在來談談薩必諾田間的羅馬農人，他們是我的隣人和朋友，重要些的農事如播種收穫囤糧等等都是他們自己動手的。他們對於每年收穫之熱心是沒有什麼可詫異的，因為人無論怎樣老，總是以為自己還可以再活一年——但是這些人所工作的事，他們自己知道對於他們自己是決無利益的。

『他栽了樹為後人享用，』

這是我們的凱奇里烏斯斯塔提烏斯（註一三）在他的青年友人裏說的。一個農人無論年紀多麼老，你若問他爲了誰栽種，他將不猶疑的回答：『爲了不朽的上帝，他不但願我接受祖先的遺業，他還願我傳授給後代。』

（註一）台米斯陶克里斯著名的有堅強之記憶力。當時亞典公民（本地人男性年逾二十歲者有選舉權）約有兩萬之數。

（註二）阿里斯提地斯（Aristides）是里西馬克斯（Lydimachus）的兒子，爲台米斯陶克里斯之政敵。

（註三）沙孚克里斯（Sophocles）生於紀元前四九五年，卒於四〇五年。富有天才，並有良好之訓練，二十歲時獲悲劇獎，以後文藝競賽屢試屢捷，獲首獎二十次，次獎尤多。著作流傳至今者僅悲劇七篇。

（註四）兒底婆斯在柯龍諾斯（Œdipum Coloneum）

（註五）黑西奧德（Hesiod）約在紀元前九世紀，荷馬以外最古之作家也。作品流傳者僅三部：工作與時日，神道學，海克里斯的盾。

（註六）西蒙尼地斯（Simonides）希臘之抒情詩人，生於紀元前五五六年，卒於四六九年。

(註七)斯台西考洛斯 (Stesichorus, 630-550 B. C.) 西西里之抒情詩人。

(註八)皮塔高洛斯 (Pythagoras) 紀元前五二九年居於意大利，創意大利派哲學，建立會社，以生活刻苦爲目的，主張靈魂不死說。底莫克利特斯 (Democritus) 生於紀元前四六〇年，活到一百〇四歲，主張原子學說，號稱『笑哲學家』。

(註九)贊諾克拉底斯 (Xenocrates) 約生於紀元前三九六至三一四年之間，柏拉圖弟子。

(註一〇)贊諾 (Zeno) 約於紀元前三〇八年在亞典講學，爲斯多亞派哲學之創造者，時約五十歲，壽長至九十八歲。

(註一一)克里安提斯 (Cleanthes) 贊諾之弟子，繼爲斯多亞派領袖，活到八十歲以上。

(註一二)戴奧真尼斯 (Diogenes) 有兩個，一個是斯多亞派的，一個是犬儒學派的。前者於紀元前一五五年到羅馬。

(註一三)斯塔提烏斯 (Caecilius Statius) 原爲 Insubrian Gaul，約於紀元前一九四年被馬爾開魯斯 (Marcellus) 帶到羅馬。後因主人之寬厚，得恢復自由，並受教育，爲 Plautus 後繼起之喜劇作家，有斷片傳世。其青

伴友人 (Synephebi) 一劇係模倣希臘作家 Menander 之作品。



凱西里烏斯所說的那個爲後代勞作的老年人，其實比下面的這幾句還說得切題些：

「真的，「老年，」你若只有一件短處，

那也就很够了一個人活得久，

將看見許多他所不願見的事情。」（註一）

但是也許看見許多願見的事情；至於不願見的事情，青年也是要遇到的。但是凱西里烏斯描寫出一種更壞的見解：

「老年最可慘的缺憾就是：

老人覺得被青年人厭棄。」（註二）

但是我說，是愉快，不是厭棄。智慧的老年人歡喜和活潑的青年人在一起，青年的敬禮可以減輕老年的負擔；所以青年人和老年人在一起也應該是同樣愉快的，由他們的教訓可以導入美德

的途徑。你們倆個使我得到愉快，但是我使你們得到的愉快不見得較少些罷。但是你可以看出老年決不孱弱消極，而永遠忙着做事，籌畫着做在年青時所做的同性質的事。還有些人年紀雖大還繼續增加他們的智識呢？例如梭龍，（註二）在他的詩裏誇說他年老之後天天學習新的智識。我也是如此，我在老年學習希臘文學，我熱心的鑽研如滿足忍了很久的口渴一般，所以我學習了不少的希臘的知識，你們看我現在便能常常引做例證。我讀到梭格拉底斯（註四）彈琴的藝術，這是古人常常藉以教人的一種樂器，我便也很想學習；不過至少在文學方面我很用過功了。

（註一）引自凱西里烏斯所著之頸圈（Plocium）一劇。

（註二）引自“Ephesio”一劇。

（註三）梭龍（Solon）亞典著名之立法者，為希臘七賢之一，約在紀元前六百年之際，據云享壽一百歲。

（註四）梭格拉底斯（Socrates）希臘之大哲。

九

我現在不感覺需要青年的力量——因為這是老年的缺憾的第二點——猶之在青年時不感覺需要牛或象的力量一般。因為一個人有多大力量便該用多大力量，凡有所為也該以他的力量為準。克羅東之密羅（註一）所說的話是多麼可憐？他年老之後看着運動家在跑場上練習，據說他就望着他自己的縮瘦的筋肉，哭着說：『這些筋肉是已經死去了。』但是你的筋肉不見得比你這個無聊的人更死！你從來就沒有靠了你自己出名，只是靠了你的肺部和筋肉的蠻氣力。古代之塞克斯特斯愛里烏斯（註二）與蒂特斯珂侖堪尼烏斯，後代之普伯里烏斯克拉索斯（註三）便截然不同了，他們為民衆講解法律，他們對於法律的學問至死不滅。

雄辯家到了老年恐怕要失掉效力，因為他的成功不僅靠了他的知識，還要靠他的肺部和體力。無疑的，老年時聲音不知如何變得格外雄渾，你們看我這樣大年紀，仍不會失掉這雄渾；老年人說話的語調往往是沉靜溫和的，常常老人的鎮靜和平的語調就能贏得聽者的同情。一個

人自己不能去參加雄辯，他還可以教導一個斯奇皮歐或賴里烏斯呀！老年人有熱心的青年環繞着，還有什麼比這更快意？我們承認不，老年究竟還有一點力量够教練青年使他們準備盡各種責任與職務？這豈不是一種極偉大的用處了嗎？斯奇皮歐，我覺得耐烏斯與普伯里烏斯，奇皮歐，（註四）和你的兩個祖父陸奇烏斯與普伯里烏斯，阿非里加諾斯，（註五）都是很倖運的，有一羣高貴的青年做他們的隨從；凡是學術大師不會是不幸福的，縱然他們的體力也許是衰弱了。

老年即使體弱，也更常常是因為青年荒蕩所致，而不是老年的錯處；青年荒蕩，到了老年身體自然衰頹。例如，贊諾風書中的奇魯斯，（註六）在他老年病篤的時候說過，他從沒有覺過他老年的身體不及青年時強壯。我記得我小時候見過陸奇烏斯，邁台魯斯，（註七）他在第二任執政後四年又做主教官，擔任這神聖的職務凡二十二年，我記得他一直到死身體都是強壯的，並不感覺失掉了青春。關於這一點我不必說起我自己，雖然我這樣的年紀也很有說我自己的資格與權利。

(註一) 蜜羅 (Milo) 乃皮塔高拉斯弟子，爲紀元前六世紀末葉著名運動家，體力過人，後在林中用手力劈橡木樁未成而死。

(註二) 愛里烏斯 (Sex. Aelius) 著名法學家。古羅馬之習慣法學家或律師於每日清晨接待以法律事件垂詢之人。

(註三) 克拉索斯 (P. Licinius Crassus) 亦法學家。

(註四) 耐烏斯斯奇皮歐 (Gnaeus Scipio) 是阿非里加諾斯之叔，普伯里烏斯斯奇皮歐 (Publius Scipio) 是阿非里加諾斯之父。

(註五) 陸奇烏斯愛蜜里烏斯 (Lucius Aemilius) 是其祖父，普伯里烏斯阿非里加諾斯 (Publius Afri-

canus) 是其過繼之祖父。

(註六) 奇魯斯 (Cyrus) 是波斯帝國的創造者。

(註七) 邁古魯斯 (L. Caecilius Metellus) 於二五一年及二四七年兩度任執政。

+

你們沒有注意荷馬詩中的奈斯特（註一）常常宣揚他自己的優點麼？因為當時他已活到第三代的時候，並且他講起自己的故事來，也不致令人覺得他狂妄。荷馬說，『他說的話比蜜還甜，』這甜蜜是用不着體力的；希臘的元帥禱告說，有十個勇敢的阿札克斯，（註二）不如有一個的智慧的奈斯特，可以更迅速的消滅特洛伊。

但是回講我自己罷。我現在八十四歲，很願能像奇魯斯一樣的誇嘴。不過我可以說，我現在雖然沒有強壯的體力，如當初在卡台基戰爭中當兵的時候，或我在這戰爭之際做檢查官時，或在西班牙做總司令的時候，或四年後在曼尼烏斯格拉布里歐指揮下做軍事官在特毛菲來作戰的時候；但是，你們看得出，老年並不曾把我完全變成衰弱。元老院，演說壇，朋友，倚賴我者，（註三）客人，都不覺得我弱；因為我從來不相信那句受人傳誦的諺語：『如要長做老人須要早做老人。』我寧願做老人的時期短些，不願在不該老的時候就老起來。要來和我會晤的

人，我從來不曾拒見。

你們也許說，我比你們力量小，但是你們自己也比營長蒂特斯龐提烏斯（註四）力量小；他

因爲力量大就算是比你們好嗎？各人有多少力量，便盡量的正當的去使用罷，這樣便可不致因力量小而遺憾了。據說蜜羅肩上背着一匹大牛在奧侖匹阿跑場上走了一週。你們願意要蜜羅的體力，還是願意要皮塔高拉斯的智力？總之，有體力時便要享用，沒體力時也不要悲傷，除非你們一定相信青年要哀悼童年的消失，成年要哀悼青年的消失。生命的途徑是固定的，「自然」只安排一條途徑，每人只能跑一回，生活中每一階段自有其適宜的特質；童時的幼稚，青年的勇邁，中年的嚴重，老年的成熟——這都是自然的程序，應該按照適宜的時候去令人享受。

斯奇皮歐，你的祖父的朋友馬西尼沙（註五）現在九十歲了，他每日所做的事，你大概知道罷；他徒步上路之後，從不中途騎馬，若騎馬之後，便從不下馬；無論風，無論寒，他頭上不戴帽；他的體魄堅強，所以一切國王所該盡的職責他都能够躬親。所以有節制有練習便可以使一個人在年老之後還保持他早年的強健。

(註一)奈斯特(Nestor)乃特洛伊戰爭中之英雄，擅長辭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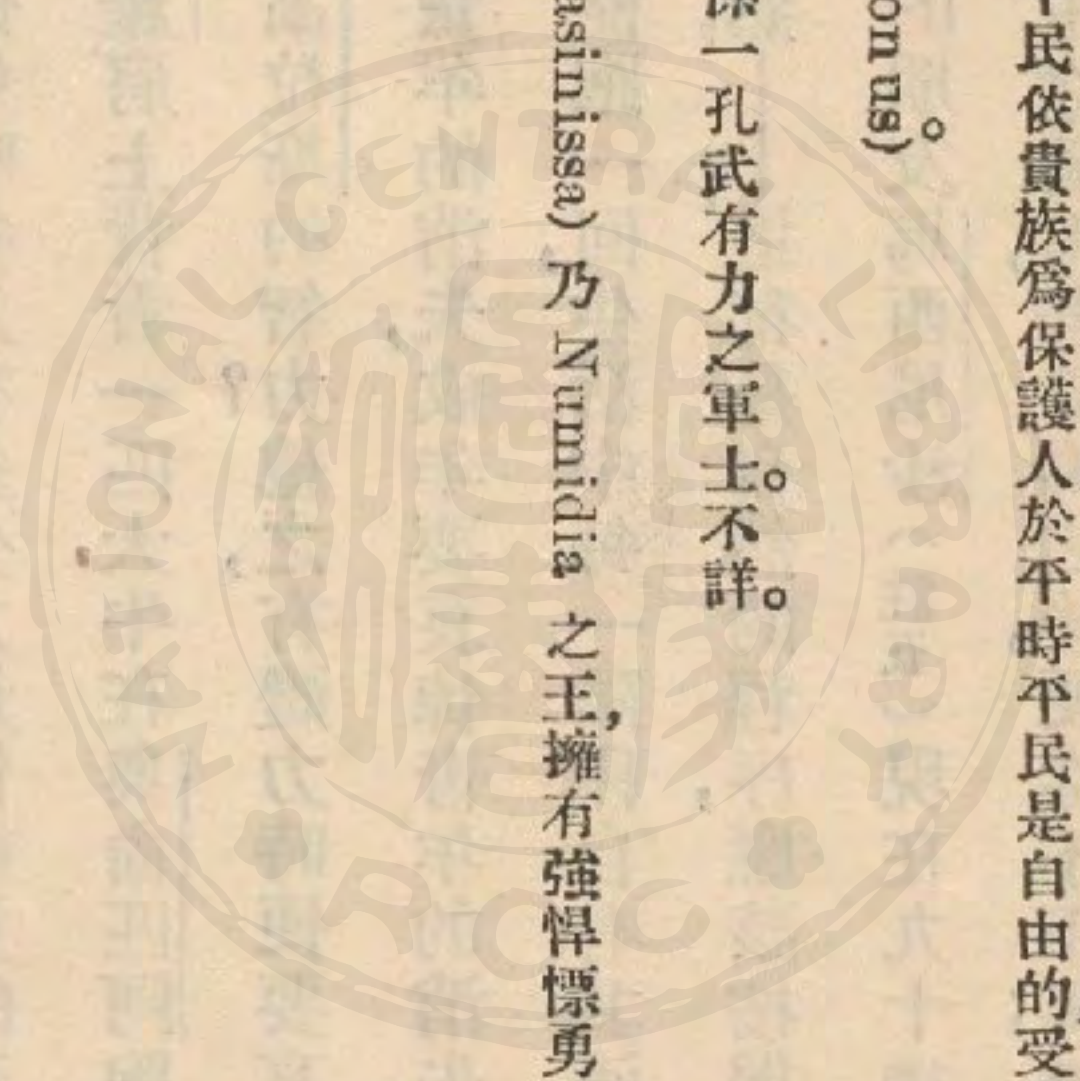
(註二)阿札克斯(Ajax)為僅次於阿齊里士之希臘勇士。

(註三)按當時習慣，平民依貴族為保護人，於平時平民是自由的，受貴族庇護，於戰時須為貴族效力。卡圖即陸斯

坦尼安人之保護人(Patronus)。

(註四)龐提烏斯想係一孔武有力之軍士。不詳。

(註五)馬西尼沙(Masinissa)乃Numidia之王，擁有強悍勇之騎兵隊。



十一

姑認老年是缺乏力氣；老年本無須要力氣。法律與習慣均豁免我這樣年紀的人做需要體力的事業。（註一）所以我們不但是不需做我們所不能做的事，我們所能做的事也不需我們做的。也許有人說，有許多老年人過於孱弱，甚至不能盡人生所必需的責任。但這不僅於老年人爲然，身體不健康者大抵如此。斯奇皮歐，你的繼父，普伯里烏斯阿非里加諾斯之子，他是多麼弱！他是多麼不健康，或者說沒有健康！若非因爲這個原故，他早成爲國家的第二個泰斗了；因爲他除了有他父親的偉大的智力以外，還有淵博的學識。青年人都不能免於孱弱，老年人有時體弱，又有什麼奇怪呢？

不過，我的年青朋友們，抵禦老年是我們的責任；要留心補償老年的缺憾；要如防病一般的防備老年。我們要注意健康；做溫和的運動；調節飲食以營養身體，不要反使身體受傷。我們也不該專注意身體，心靈方面應該更加注意，因爲心靈和燈一樣，若不繼續添油，日久就要黯淡了。並

且，運動可使身體疲倦，智識的活動使心靈格外爽快。凱西里烏斯所說『滑稽劇裏的皓首匹夫』，他是專指那些輕信健忘的糊塗的老年人說的，而一般老年人並不全是如此，只有那昏愩老人纔是如此。恰似蕩佚縱慾是青年常病，然亦不能指一切青年，只有那天生下賤的青年是如此。所以老朽龍鍾也不能指一切老人而言，只能指那些愚弱的老人。

阿皮烏斯雖然又老又瞎，但是還能管理四個頑強的兒子，五個女兒，一個許多人倚靠他的大家庭；（註二）因為他的心像是一張強弓一般的緊張，並不因年老而興致索然。他在家中不但有主權，並且嚴厲處理家務；他的奴僕怕他，他的兒女尊事他，但是全都敬愛他。他家裏能繼續保守祖先的家風。老年若能維持他的尊嚴與權利，不爲他人所屈服，主持家務以至於死，這樣的老年纔算是榮耀的。少年老成是我所贊許的，但是老年而有少年氣象亦是我所贊許的。凡是老年而有青年氣象的人，身體雖老，精神不會老的。

我現在正編纂我的古史第七卷。我搜集了所有的古代史料，目前正在修改我在緊要的場合上所發表的演說詞。我在調查卜法，教法，和民法；我用許多時間研究希臘文學；爲了練習我的

記憶力，我仿照皮塔高拉斯派學者的辦法，每晚迴想一天所說所聽所做的事。這便是我的智識的運動，這便是我的心理的競走，我在這方面努力揮汗的時候，我不感覺我的體力的消失。我能幫助我的朋友；我常到元老院去，我自動的提出我審慎思索過的事件，靠了心力不是靠了體力我主張我的意見。如其我不能做這些事，我還有我的小床，可以逍遙的思索那些我力有未逮的事。但是我能够做這些事，因為我過去的生活調處得宜。一個人若不斷的在這種事業中討生活，他不會感覺老年的迫近。他的生活是漸漸的轉入老境，不是猛然的為衰老所侵，而是經過長久的時間纔漸趨於寂滅。

(註一)當時法律規定凡人民在十七歲至四十六歲之間者有當兵義務，在必要時四十六歲以上者亦須當兵。

(註二)羅馬家族之長是有無限威權的，司祭祖之事，並管理一切家人家事家產，至帝國時代始稍減殺其權。

十一

反對老年的第三個理由，是老年缺乏娛樂。這真是人生的幸福啊，假使老年使我們不追求娛樂，因為那正是青春最壞的短處！好的青年啊，你們聽我說，我年青時隨昆特斯馬克西木斯到塔蘭特姆，聽說塔蘭特姆的大人物阿奇塔斯（註一）說過這樣的話：『「自然」所賦與人的最毒惡的災害便是身體的娛樂，爲了追求娛樂可以惹起不羈的慾念。由此可以賣國，可以亡國，可以通敵，貪樂的慾念可以迫使人做各種罪過的行爲。亂倫，通姦，及類似的罪犯，都是由貪樂的慾念激起的。』「自然」或神所賦與人的最尊貴的東西便是人的心靈，心靈的最大的敵人便是娛樂；慾念支配之下，節制力是無用的，在娛樂的區域內，美德是沒有立足地的。』

他更清晰的解釋說，『譬如說，有一個人充分的享受身體的娛樂了。這人沉溺在娛樂當中，無疑的是不能有任何心理活動，凡需要理智思想的事是決不能做的。過久耽於娛樂便要撲滅心靈的光明，所以娛樂是最可惡的有害的東西。』這是塔蘭特姆之奈阿克斯（註二）向我說的，他是

始終與羅馬人友好的，據他說相傳上面這一段話是阿奇塔斯和薩姆尼烏姆人龐蒂烏斯（註三）談話中的一段，而龐蒂烏斯即是在考底烏姆大路上戰勝斯普里烏斯蒲斯吐米烏斯與蒂特斯維圖里烏斯二執政的那個人的父親。他又說當時柏拉圖也在場，（註四）聽見阿奇塔斯說這一段話，後來我調查，柏拉圖確於陸奇烏斯卡米勒斯與阿皮烏斯克勞底烏斯做執政時來到過塔蘭特姆。

我爲什麼要引證阿奇塔斯的話呢？爲的是要你們了解，如其我們靠了智慧與理性還不能抗拒娛樂，我們便該感謝老年，因爲老年能奪去我們本不該有的慾念。聲色的娛樂能阻礙思想，與理性衝突，蒙蔽心靈，決不能與美德並存的。我把陸奇烏斯弗拉閔尼諾斯逐出元老院，那實在是一件不得已的事，因爲他是頂勇敢的蒂特斯弗拉閔尼諾斯的弟兄，並且七年前還做過執政。但是我終覺得貪慾終應該受懲罰的。因爲他做執政的時候，在高爾宴會上受了一個娼妓的求用斧頭殺死一個被縛的死囚。他的兄弟在我前一任做監察官的時候，陸奇烏斯居然沒有受懲罰，但是弗拉克斯與我都很不以這樣放浪的行爲爲然，尤其是他不但犯了侵犯個人的罪，並

且累辱了國家的體面。

(註一)阿奇塔斯 (Archytas) 爲紀元前四百年左右之著名軍人及政治家，爲皮塔哥拉斯學派信徒，與柏拉圖友善，精天文算學。

(註二)奈阿克斯 (Nearchus) 皮塔哥拉斯派哲學家，卡圖曾居其家，並習皮塔哥拉斯哲學。

(註三)薩姆尼姆人龐蒂烏斯即 O. Pontius Herennius 其子 O. Pontius Telesinus 爲戰勝羅馬人者。

(註四)柏拉圖曾於紀元前三六一年至意大利，但此時所指係三四九年之事，時柏拉圖已年八十，曾否再度至意大利，未可確定。

我常聽年長的人說——他們幼時又聽年長的人說——加優斯法伯里奇烏斯到皮魯斯（註一）王宮裏做大使的時候，台薩利人奇奈阿斯（註二）告訴過他一段故事，據說亞典有一個人（註三）自命聰敏，常常說吾人做事均宜以娛樂為鵠的。曼尼烏斯枯里烏斯與蒂貝里烏斯考倫堪尼烏斯聽到法伯里奇烏斯的這段話時，就深願薩姆尼烏姆的人和皮魯斯王都相信那娛樂的學說，因為他們若耽溺於娛樂，便容易被征服了。曼尼烏斯枯里烏斯與普伯里烏斯德奇烏斯（註四）最相友善，德奇烏斯於他第四任執政任內在枯里烏斯做執政前五年為國家犧牲了性命；發伯利奇烏斯與珂倫堪尼烏斯也認識他，他們根據自己的經驗和德奇烏斯勇敢的行逕，都承認有許多事業，其本身是純潔高貴的，值得令人專誠的去做，並且凡不以滿足私慾為務的人也必定會去做的。

為什麼我說這許多關於娛樂的話？因為老年不感覺聲色之娛的要求，不但不是老年的缺

憾，反是老年之值得令人讚美處。老年的時候固然沒有盛大的宴會，豐美的食品，常滿的酒樽；但是也沒有醺醉，積食，失眠。娛樂的引誘很大，是人所不免的，誠如柏拉圖說的娛樂是『罪惡之餌』，因爲人確是如魚上鈎一般；那麼，我就要說，老年雖缺乏縱量的宴席，而在有節制的宴會裏也未嘗沒有快樂。加優斯杜哀里烏斯（註五）是馬可斯的兒子，也是第一個在海上戰勝卡台基的羅馬人，他年老時我還是個孩子，我常看見他宴畢歸家，喜歡用一個持炬者和一個奏笛者做他的前導，他以公民而有這樣的鋪張，在當時是沒有前例的，但是他的功績使他享受許多破格的自由。

但是何必講別人？現在講我自己罷。我一向喜歡交結會社（註六）的朋友。在我做檢察官的時候，崇拜伊達山（註七）的風氣纔傳到羅馬，崇拜奇貝雷女神的許多會社都成立了，所以我常和會社的朋友聚餐，很有節制的，但在我那個年紀的時候總不免有一點熱狂，不過後來一切都漸趨緩和了。在聚會的時候我的快樂也不全在物質方面，我最大的快樂還是在與朋友歡聚談話。我們的祖先把朋友宴會喚做『共同生活』（註八）是很有道理的，表示生活的團聚，比希臘

文的『聚餐』『聚飲』好得多，因為這兩個名詞太把聚會的最無價值的一部分抬高，而忽略了其最美妙的義意。

(註一)皮魯斯(Pyrhus)自認爲阿奇里士之後裔，生於紀元前三一八年，於二九五年爲Epirus王，爲羅馬人勁敵，勇敢善戰。於二七二年作戰時，被一婦人自屋頂上擲瓦中要害而死。

(註二)奇奈阿斯(Cinneas)爲皮魯斯之總參謀，曾爲地毛斯特尼斯弟子，擅雄辯，曾出使羅馬。

(註三)即伊比鳩(Epicurus)也。創享樂學派，其所謂享樂，指純潔的精神的而言，西塞羅此地所論係按一般人之見解，以享樂爲肉慾的感官的墮落。

(註四)德奇烏斯(P. Decius Mus)於二九五年第四度任執政，與薩姆尼姆力戰而死，士卒爲之激勵，卒獲勝利。

(註五)杜哀里烏斯(Duellius)於紀元前二六〇年在西西里海岸大敗卡台基人艦隊，曾用著名的「鈎橋」(Corvi)羅馬市心爲建石柱紀念。

(註六)Sodalitates是『會社』之意，有專爲宗教而設者，亦有專爲政治而設者，常舉行聚餐及其他娛樂事項。

其起源甚早，約創於羅馬初年，本爲親族之一種組織。

(註七)伊達山(Mt. Ida)爲禮拜Cybele神像之處。

(註八)拉丁文宴會爲CONVIVIUM, 有「共同生活」之意。



十四

我因爲歡喜談話，所以也愛『午後宴會』（註一）不但和與我同年的人聚會，並且也和你們以及與你們年紀相彷彿的人來往；我是非常感謝老年，使我談話的興致加增，使我的飲食的慾念減少。如有人在飲食方面尋得樂趣，我並不反對一般的娛樂，因爲這原也是人情所不能免，不過我不相信老年人對這種娛樂便絕無感覺。我很喜歡祖先遺下的風俗，在宴會時選定『主席』（註二）斟酒之後，由首座開始談話；我也喜歡那些小酒杯，如贊諾風在討論會裏所描寫的那樣，掛滿露水一般的酒，夏天冰涼，冬天又溫熱。我在薩必諾的時候，我仍然歡喜到這種宴會去，每天和隣人聚餐，必到夜深，縱談各種的事物。

也許又有人說，老年人不十分感覺娛樂的刺激。是的，但是老年人也不企求十分的刺激，一個人對於自己不企求的東西可能有什麼懊惱呢。有人問莎孚克里斯，年老之後還有沒有戀愛的事，他回答得好：『上天不准！我好不容易逃開了那種事，如逃開兇惡的主人一般。』企求這種事

的人若缺乏這種事纔覺得苦惱；飽歷過的人若一旦解脫當更覺快樂；沒有慾念的人不會感覺缺乏，所以我認爲不生慾念是最快活的事。

姑認青年能充分享受娛樂，但我們已說過，所享受的根本是沒有價值的事，並且老年也絕不是絲毫不能享受。恰似安必維烏斯圖爾皮歐（註三）的演劇，觀衆坐在前排的享受快樂，坐在後排的也享受快樂；所以青年觀看娛樂較爲親切，所得快樂自然也較大，老年坐在遠處觀看也有相當的樂趣。

一個人經過了野心與情慾的追逐，爭競與仇恨以及一切情感的驅役，然後恢復本來面目享受超然的生活，那是何等的幸福呀！智識學問如要休養，閒逸的老年是最好不過的了。斯奇皮歐，你的父親的朋友加優斯加魯斯（註四）一生從事於衡量天地。時常夜晚繪圖，不知不覺的朝陽東上；時常清晨工作，不知不覺的暮色蒼茫！他多麼高興的預先告訴我們日蝕月蝕！還有許多人從事於較不精確之工作，但亦需要敏銳之思考，其快樂又復如何？奈維烏斯著卡台基之戰，柏勞特斯（註五）著野人與欺騙，是何等快樂！我還見過老年中之梨維烏斯（註六）他在堪多與圖

地坦諾斯做執政時已寫成一劇，那是在我生前六年，但是我到成年的時候，他還活着。普伯里烏斯梨奇尼烏斯克拉索斯對於教會法與民法之熱心，以及前幾天選爲主教的普伯里烏斯斯奇皮歐，我怎樣的表揚他們的工作呢？上面提到的幾個人年紀老了之後，而工作不懈。還有馬爾克斯開台格斯，被恩尼烏斯稱爲『雄辯之精華』，年老之後於公開演說時是何等激昂！宴會遊戲婦人之樂那裏能和這些人的樂趣相提並論？他們的樂趣是學問的熱心，對於有智慧與訓練的人，這種熱心是與年俱進的。所以前面引過的梭龍的詩句，說他年老而學問日進，那的確是有道理的；人的最大的快樂當然就是心靈的快樂。

(註一)『午後宴會』指 *Tempestivis convivis* 而言，因提早宴會時間，即是縮短工作時間，放蕩之意也。

(註二)宴會有主席 (*magisteria*) 又稱 *Rex convivii* 或稱 *Arbiter bibendi*，由在座人抽籤選定，領導作樂。

(註三)圖爾皮歐 (*Turpio*) 爲卡圖時最著名之演員及劇院經理，常演特命斯之劇。

(註四)加魯斯 (*Galus*) 於紀元前一六六年爲執政，長文學，尤擅天文。在一六八年 *Pydna* 大戰之前，他預告將

有日蝕，於是得鎮服軍士之迷信的恐怖。

(註五)柏勞特斯(Plautus)生於紀元前二五四年，卒於一八四年。三十歲時始寫劇，據說共作一百三十齣，但只有二十一齣確係他的手筆，現僅存二十齣。

(註六)梨維烏斯(Livius Andronicus)約生於紀元前二八五年。原為希臘人，被羅馬捕獲為奴。後被釋，以教授希臘拉丁為生，曾譯奧迭綏為拉丁文，於二四〇年以希臘材料寫成拉丁劇，為羅馬文學之紀元。

我現在來談農田的樂趣，我從這裏得到無限快慰，這種樂趣不因老年而稍減，並且我還覺得是最適宜於哲學家的生活。因為這種快樂是和土地有關係的，如向土地銀行存款一般，永遠不能拒絕提款，並且除成本以外還要支付利息，有時利率低些，平常利率總是高的。但是我所享樂的不僅是收穫，我也喜歡土地本身，土地的性質與力量。翻鬆過的土泥把播散的麥種遮蓋了——（拉丁文「耙耕」一字原是「藏蓋」之意）（註一）——把種子擁抱得溫熱了，種子便膨脹了，種子裏面便鑽出一片青葉，有鬚根支持着，漸漸成熟，便挺立在一根有節的幹上，有葉鞘包着，恰似剛長成年一般；從葉鞘裏伸出來之後，麥穗便出現了，上面有排列齊整的麥粒，還有尖銳的柵欄，防禦小鳥的侵害。

我爲什麼還要提起葡萄的起源，種植，和生長呢？我要你們知道我老年的快樂與消遣的情形，栽種葡萄使我得到無窮的喜悅。有許多東西完全憑藉了土地的力量而生長的，一顆無花果

的種子，一粒葡萄子，或其他果實樹木的種子，都能長成豐大的枝幹，這一切我可以不必提了。但是槌形切枝，接榦，分移，壓根，這不是很可以令人驚異悅心的嗎？葡萄的本性是下垂的，若沒有東西支持便要落到地上，但是生了無數手指一般的鬚，抓住支持的東西便立起來了：精巧的園丁怕他到處攀繞，怕他蔓延太遠變成荒蕪，使用刀子加以修剪。早春時候，每個枝條的關節處長出一個萌芽，受了土地的濕氣和陽光的薰炙，便日見滋長；最初雖然味苦，等到熟後轉變為甜；濃密的葉子包圍着，既不缺乏相當的溫度，復不虞陽光的直曬。請問還有什麼東西更美味，更美觀？

我所喜歡的並不僅是葡萄樹的實利，他的本質與栽種也是有趣的；排列齊整的棚柱，頂上還有橫梁，枝條的繫紮，壓枝的手續，冗枝的修剪，何者宜剪何者宜留——這全是有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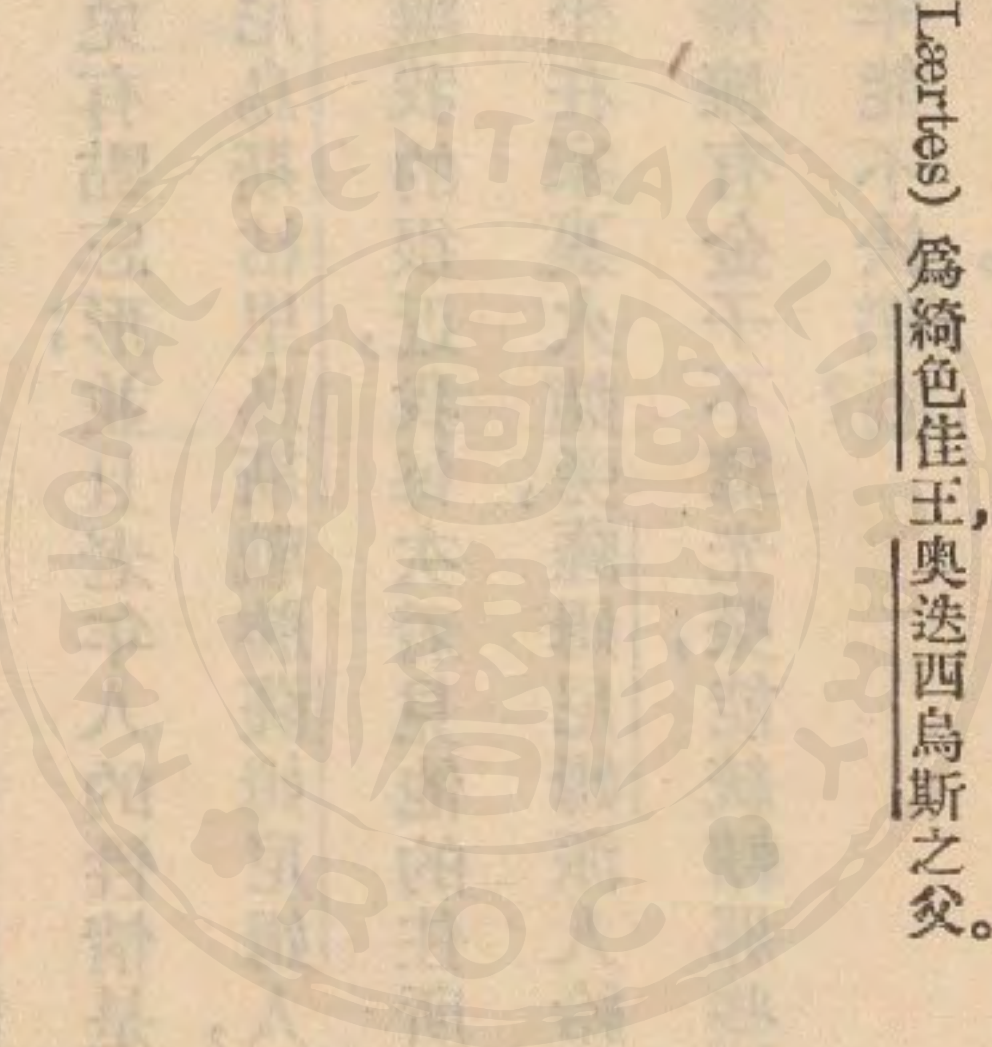
土地之所以豐饒，由於灌溉，掘溝，與不時的耙耕，這何必要我說？在我的論農業的書裏已經提過的肥料的利益，又何必要我再說？但是關於這一件事，海西奧德在寫他的農業書時卻一字未提。但是荷馬，我以為比他早生好幾代，描寫過拉哀爾台斯（註二）因思念兒子遂以耕田施肥料自遣。農夫的樂趣也不限於穀田，草場，葡萄園，森林，他們也歡喜花園，菓園，牧牛養蜂，以及各種

花卉。不但栽種有趣，接枝也有趣，那實在是農事中最巧妙的一件工作。

(註一)此是西塞羅之錯誤，誤以為 *occecatum*, *occatio* 二字為同出一源，實則 *occatio* (肥耕) 一字源

出 *occe*，意即「肥」也。

(註二)拉哀爾台斯 (*Isaetes*) 為綺色佳王，奧迭西烏斯之父。



十六

十六

我還可以繼續講鄉野生活的美妙，但是我覺得已經講了不少。但是要請你們原諒我，我對鄉野生活是太熱心了，不免有點忘形；並且老年人的性情是喜歡多說話——我這樣說當然不是要遮掩一切的缺點。曼尼烏斯枯里烏斯戰勝薩姆尼姆人，薩必諾人和皮魯斯以後，便度鄉野生活，以娛暮年；他的別墅離我的很近，我每次看見他的住所便無限的欽敬這個人的樸素和他的老年的精神。枯里烏斯坐在家裏火爐旁，薩姆尼姆派人給他送來一大堆金子，他鄙夷的拒絕了這個饋贈；他說，『我覺得擁有金子不算光榮，能統轄那些擁有金子的人纔算光榮。』你們想這樣偉大的一個人，在老年能不快樂嗎？

話說得遠了，再回來談到農事。古時的元老院議員（即『老人』之意）都有住在鄉下的；因為相傳陸奇烏斯昆提烏斯金那特斯（註一）就是在耕田的時候，知道被選為總執政，於是命令他的副官加優斯塞維里烏斯阿哈拉以陰謀稱帝的罪名捕殺斯普里烏斯邁里烏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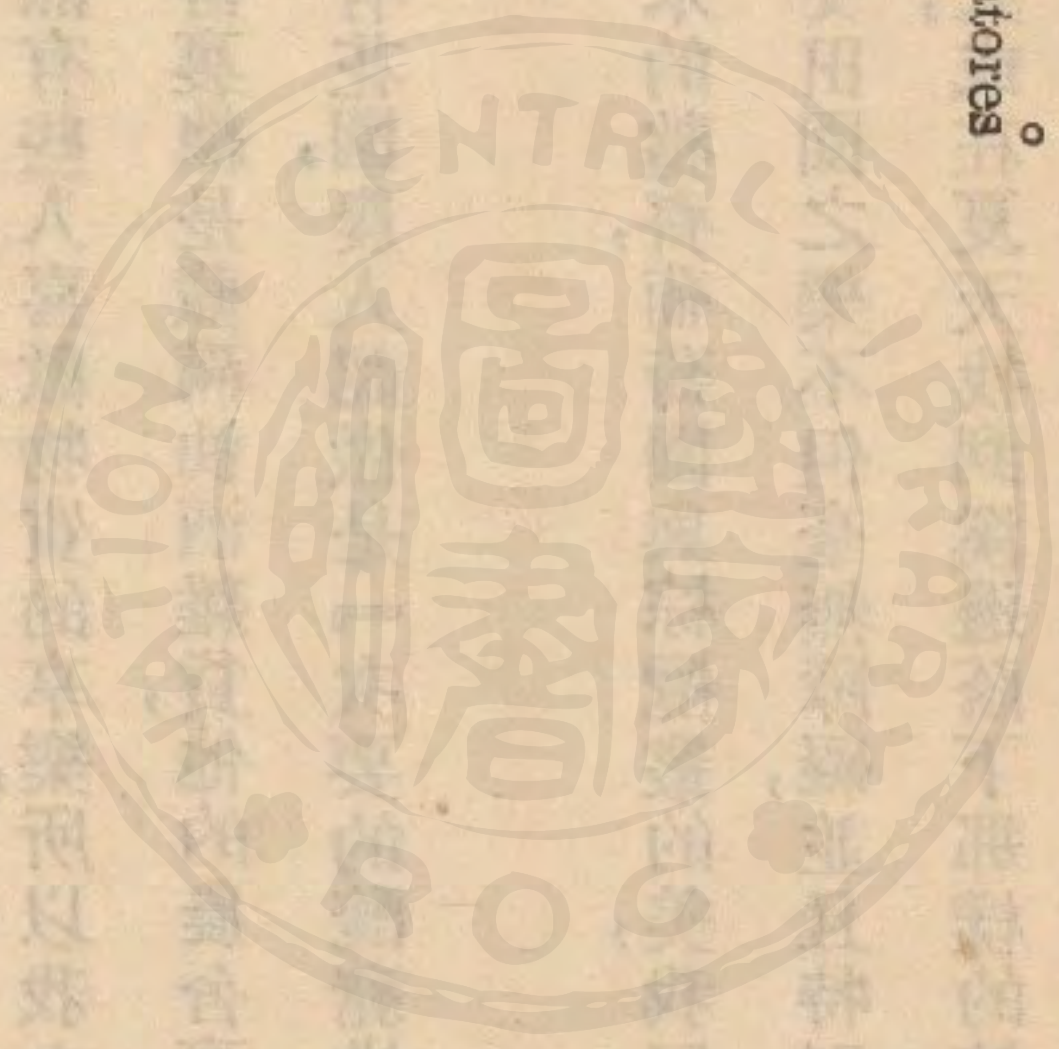
(註二) 枯里烏斯及其他老人都是由農舍裏被傳喚到元老院去的，所以傳達這消息的公人就叫做『旅行者』。(註三) 像這樣的老年人以耕田自娛，可有什麼可憐憫的呢？我是覺得農人的生活最幸福，因為不但農人的職務有益人類，並且農人生活本身是美妙的，有所收穫可以養育人生，亦可以禮敬神明。既然有些人喜歡物質的享樂，所以我也提到這一點，以示我並不反對娛樂。勤能的店主，在貨倉酒窖裏總是藏滿油酒雜貨，他的農舍裏也是豐盛的貯着豬肉，羊肉，山羊肉，鷄鴨，牛乳，乳酪，蜂蜜。還有花園，農人認做是『次要的醃豬排。』暇時獵獸捕禽，可以使這些食物更加味美。

關於草場的青綠，樹木的整齊，葡萄園與棕欖叢的美，我何必多說？我簡單的說罷。耕田得方，便最有用最美觀；老年享受田園之樂不但毫無障礙，並且特別相宜。老年在什麼別的地方可以找到更良好的陽光或爐火，或在夏天找到溪邊蔭下那樣的涼爽？讓他們利用他們的武器，馬匹，槍枝，劍柄，游泳，賽跑，給我們老年人留下『骰子』好了。把骰子拿去也可以，老年人沒有骰子也能快樂的。

（註一）金金那特斯（Cincinnatus）羅馬史神話時代中人物。

（註二）邁里烏斯（Mellius）為富民，於荒歉之季，廣國食糧以廉價散施貧民，或竟不索值，觸當局怒，故藉詞殺之。

（註三）拉丁文為 *Virtutes*。



（註一）...
（註二）...
（註三）...

贊諾風（註一）的著作是很淵博警闢的，我願你們勤加研讀。他的那部經濟家，討論家產的調處，裏面對於農事的讚美是何等熱烈呀！爲要你們知道贊諾風是以爲農務乃最合帝王身分的事業，我記起這書裏有一段故事，是梭格拉底斯與克里陶布魯斯談話中講的。一位波斯王奇魯斯，出名的聰穎，號爲賢君，有一個頂勇敢的斯巴達人里桑德爾攜帶着聯軍的禮物到薩底斯來謁見。奇魯斯盡禮的款待來賓，特請他參觀一個精美的花園。里桑德爾讚嘆樹木的雄壯，行列齊整，土地修潔，百花芬芳四溢，最後說道：『我不但驚服這種佈置之佳，我還佩服設計的那個人的匠心。』奇魯斯回答說：『就是我設計栽種的；布置排列全是我的成績，有些樹還是我親手栽的。』里桑德爾凝視着國王的紫袍，丰采堂皇，服飾裝着無數金子和寶石，說道：『奇魯斯，怪不得人們說你幸福，因爲你又有倖運又有美德。』

老年人是可以享受這種倖運的；許多事業並不因年老而生阻礙，尤其是耕田一項，老年人

可以從事以至於死。例如，傳說瓦雷利烏斯考爾維奴斯（註二）晚年就是住在鄉下耕田，繼續這種生活一直到他的一百歲。他第一任執政與第六任執政之間有四十六年的距離。所以我們的祖先所認爲的「老年」開始之後，他纔過他的尊榮的生活；他的一生最後一段比中年還快樂，因爲他的聲勢較大而勞苦較少。

聲勢是老年最高的光榮。陸奇烏斯開奇里烏斯美台魯斯的聲勢多麼大！奧魯斯阿提里烏斯卡拉提奴斯的聲勢又是多麼大，他有這樣的一個墓銘：

「睡在這裏的人，大家都說：
他是全國最優越的一個人。」

這墓銘全文之所以爲人傳誦，正因爲這墓銘是在他的墓上。大家對他的譽揚是一致的，他的聲勢真可以說是大了。主教普伯里烏斯克拉索斯和他的繼任者馬爾克斯來皮杜斯都是何等大人物！鮑魯斯，或阿非力加奴斯，或纔說過的馬克西木斯，還要我再說嗎？這些人不但是在表示意見的時候是有權力，隨便點點頭都是有力量的。享受尊榮的老年，聲勢煊赫，比起青年時的一切

娛樂是有價值得多了。

(註一) 贊諾風除歷史作品外，尙有三篇小品，論耕田，論養馬，論獵狩。經濟家 (Economicus) 一書係以對話體寫成，以蘇格拉底斯及克里陶布魯斯為對話者。

(註二) 考爾維奴斯 (Corvinus) 於紀元前三四八年為執政，於二九九九年第六次為執政，中間共四十九年，非四

十六年，西塞羅誤。



六八

十八

但是你們要記住，我所讚美的老年，完全是指着在青春打得好基礎的老年而言。所以凡是需用言辭辯護的老年，那一定也是一種狼狽不堪的老年——這話該是大家承認過的。皺額白髮並不足以忽然毀壞一個人的聲勢；光榮的一生在終了時養成聲勢的結果。有許多事雖然瑣細，不關重要，然而也正是榮譽的徵記——受人敬禮，被人求見，令人避讓，使人起立，有人陪伴過街，夜晚護送回家，並有人徵詢意見——這是我們奉行惟謹的儀節，其他風俗良好的國家也莫不皆然。我方纔說過的里桑德，據說也說過在斯巴達老年最受尊視，因為沒有地方比斯巴達更尊敬老年的了。例如，相傳有一老人走進亞典劇場，亞典人衆沒有人起來讓他座位；但是他走到斯巴達人的座位的時候，他們是有特定的座位的，因為他們是客，他們全體立起來了，請他入座。觀衆不斷的喝采，有一個斯巴達人就說了，『這些亞典人知道什麼是禮貌，但是自己不去行。』

我們的「卜人院」也有許多很好的風俗，我們現在最感興趣的是，在辯論時依年齡之長

幼定發言之先後，雖官職較高，或竟是最高當局，亦須讓年長者有優先權。有什麼身體上的快樂可以和這樣德高望重的報酬相比？善用這種報酬的人就和技巧的演劇員一般，排演人生的戲劇至終不懈，而無訓練的演員到最後一幕纔疲倦潦草。

有人說老年乖謬易怒，多煩惱，難伺候；並且吝嗇。但這是人品的短處，不是年紀的短處。性情乖謬及其他的短處也是有理由的，雖然理由不充分，卻也是可以令人承認的，那就是老年人自以爲被人鄙視輕藐的原故；並且身體孱弱之後，最輕的打擊也要使人苦痛。不過人若有好的品格和教育，這些短處都可以改善的，這種情形實際上是有的，尤其是兩兄弟（註一）一劇中的那兩兄弟，更是好例證。兩兄弟中，一個的脾氣是何等尖刻，一個是何等和平！所以真象是這樣的！並不是每種酒都會變酸，所以也並不是每人的性格到老年就都變酸。我贊成老年人要嚴厲，但是須要和別種事業一樣有節制；但是乖戾，我不贊成。至於老年貪吝，我真不知其是何居心，一個旅行者快走到路盡頭而還願加重他的行囊，天下還有比這更蠢的事嗎？

（註一）兩兄弟（Adelphi）係特倫斯（Terence, 195-159 B. C.）作劇。

十九

現在還有第四個理由要討論——這好像是最足以使我們老年煩惱的——離死已近；實在離死是不遠了。一個老年人活了一世而還不知道死是無足重輕，這個人是多麼可憐！死是不足介意的，假如死能毀滅生命；死也可以說是可愛的，假如死能領導靈魂到永生的境界。此外當然沒有第三條路。我死後或是幸福，或不是不幸福，那麼我又有什麼可怕呢？一個人縱然年青，能夠糊塗到那種地步，以為確有把握到晚上準還活着嗎？不，青年比老年還更容易遭受死亡的變故；青年容易染病，他們的苦痛格外劇烈，其醫療格外困難。所以很少人能活到老年，若是情形不如此，人應該更聰明更良好的享受一生了。老年人最富於理性與判斷，老年若沒有這些特點，國家也就不會存在了。

我再回來談到迫臨着我們的死。青年也會死的，這怎能算是老年的缺憾呢？死是對於任何年紀的人都常有的，這點道理自從我的愛子死後我完全相信了，你也應該相信，斯奇皮歐，你的

兩個兄弟正在有希望獲得國家的最高的尊榮的時候短命死了。(註一)你們也許說，青年人希望活得長久，而老年人沒有這個希望。這樣的希望是傻的，以不定之事認做有定，以錯誤當做真理，這不是最傻不過的事嗎？又有人說老年連可希望的事都沒有了。但是老年還比青年幸福，因為青年所希望的，老年都已得到了；青年希望活得長，老年已經活得長了。

天喲！人生中有什麼是可以長久的呢？假使有頂長的壽命，能活到塔台蘇斯(註二)的國王那樣的年紀——我從作品裏得知卡迪茲地方有一個人名叫阿岡陶尼烏斯，做了八十年的國王，活了一百二十歲——但是究有一個終點，我覺得算不得長；終點到時，一切都消滅了；只有善行的果纔能長留永在。年，月，日，時，都過去了，不能復返，至於將來，是我們所不可知的，所以我們活着的時候無論有多麼長久，我們要知足罷。

譬如戲劇演員，只要在演自己那一部分的時候得到觀眾激賞便够了，用不着每幕都出台；所以聰明的人也用不着停留在人生的舞台上一直等到最後的幕落。(註三)短短的一生也足夠體面的過活；若是壽命稍長，我們也不該比農夫更感悽愴，因為青春已過，夏秋將至。春天是青

年的象徵，對於將來的結果是抱有希望的；其他的季候是用做收集果實儲藏收穫的。

老年的收穫便是從前努力所得的幸福的迴憶。並且，凡是合於自然之道的全是好的；人老而死，還有什麼比這更自然？但是同樣的命運也會降到青年身上，雖然這是極與自然抵觸的。所以一個青年的死，常時使我想起烈火被巨浪撲滅；而老年人的死，則是不藉外力的自行消滅，因為燃料竭了；恰如蘋果青時，從樹上摘下來是費事的，但是熟了自然落地，所以死對於青年是暴奪，對於老年是成熟。我覺得成熟之死是快樂的，所以我越走近死，我越感覺到如同一個人長期航海之後終於望見土地快要回到家鄉港裏。

(註一) 愛美里烏斯鮑魯斯的兩個兒子，一個十二歲，一個十四歲，十二歲的在鮑魯斯戰勝馬其頓王五日前死，十四歲的在戰勝後三日死。

(註二) 塔台蘇斯 (Tartessus) 在西班牙南部，其主要城池為卡迪茲 (Cadiz)。

(註三) 原文 *plaudite* 一字，原是「喝采」之意，但照例每劇煞尾總以此字結束，故實即「幕落與終點」之意。

老年沒有固定的期限，所以老年可以善用他的生活，只消他能盡他的相當的責任而不怕死。因此老年可以比青年更活潑勇敢。暴君皮西斯特拉特斯問梭龍道，『你何所倚恃，竟這樣勇敢的反抗我？』梭龍回答說，『老年。』人最好是在頭腦清楚感官健全的時候死，「自然」拼湊成的一個人，仍由「自然」來拆散。建築家親自建築的房屋或船，他自己拆起來是很方便的，所以「自然」來拆毀她自己的創造物「人」也是極合適的。新建的房屋是不容易摧毀的，但是經過風吹雨打的老屋子是容易坍下來的。

所以老年人既不該過度的留戀殘生，亦不應無故犧牲他的生命。（註一）皮塔高拉斯命令我們若不經我們的官長上帝的命令，不可輕易拋棄我們在生活上的崗位。智者梭龍有過一聯詩句，表示他不願在死時而無友朋哀悼。我想他是願意朋友對他親愛的意，但是我以為恩尼烏斯說得更好一些：

「誰也別用眼淚向我敬禮，

或是圍着我的棺架哭泣。」

他以為死後便是永生，所以死不是該被哀悼的一件事。

死的時候也許是有一種感覺的，不過那是很短的一刹那，尤其是老年人；死後的感覺是快樂的，或竟沒有感覺。但是在青年時就要練習做如此想，纔能對死不介意，若沒有這種練習，沒有人能有寧靜的心境。我們是一定要死的，說不定就許是今天晚上。死是隨時環伺着我們，所以若是怕死，心裏如何能夠安寧？關於這一點用不着長篇的討論，當我想起——不是為解放國人而被害的陸奇烏斯布魯特斯；也不是那視死如歸的兩位德奇烏斯；也不是那離家受苦以維持對敵人的信義的馬爾可斯阿提里烏斯來格魯斯（註二）也不是那兩個以身體去阻擋卡台基人進軍的斯奇皮歐；也不是斯奇皮歐，你的祖父陸奇烏斯鮑魯斯，他在卡奈暴動時犧牲了性命贖同僚失職之罪；也不是馬爾克斯馬開魯斯（註三）即是他的最殘酷的敵人也不能不厚禮葬他；——而是當我想起了我們的軍團，我在我的古史裏已經記載過，羅馬軍團時常快樂的勇敢的

走進自知不能生還的死地。所以青年人都不怕的一件事，不但是沒受過教育的人不怕，鄉下蠢夫也不怕，而有學問的老年人反倒會怕了麼？

至少我總覺得，做事貪的人纔貪生。有許多事是童年時做的，青年人可覺得留戀嗎？青年也有青年做的事，成年的中年人需要做的嗎？成年人也有許多事是老年所不要做的。最後有些事是適於老年的。所以早年的快樂與事業有消逝的一天，老年的快樂與事業也有消逝的一天；到了這一天這個人的生活算是滿足了，死的時機算是成熟了。

(註一)斯多亞派思想認為在某種必要的情形之下自殺是合理的。

(註二)來格魯斯(M. Atilius Regulus)兩度爲執政，被卡台基所捕獲，遣回羅馬交換俘虜，但他勸元老院毋行交換，自甘情願的仍照原約回到卡台基爲囚。

(註三)馬開魯斯(M. Claudius Marcellus)五度爲執政，屢著戰功，號爲「羅馬之鎗」，後遇伏死。

二十一

我覺得我應該告訴你們我對於死的感想；因為我離死較近，所以看得較清。斯奇皮歐，你的父親，還有賴里烏斯，你的父親，兩個頂超卓的人，都是我的好友，我相信他們倆是都還活着，並且只有那樣的活着纔配稱做生活。我們被關在這肉體的牢獄裏的時候，我們是迫於不得已而勞苦工作，因為我們的靈魂本是天上的東西，降落地下，當然不合於其神聖而永恆的本質。但是我想上天所以驅使靈魂入於肉體，正是要有人料理這個塵世，同時再以天上的風光貫徹到人生裏來。我並非完全是靠了理性與推論纔得到這個信仰，我還是根據了第一流的哲學家的權威與聲望呢。

我常聽說皮塔高拉斯及其門徒，——他們可以說是我們同國的人，因為從前他們也號稱爲『意大利哲學家』（註一）——從不懷疑我們的靈魂是『普遍神心』所分出來的。蘇格拉底斯是阿波羅神壇所認爲最有智慧的人，他在死前一天發表過關於靈魂不死的議論，我也研

究過了。何必還多說？這是我的感想，這是我的信仰，——靈魂既是如此迅急活潑的東西，能記憶過去，能推測未來，能通解藝術科學，能有如許之發明，既如此之廣大無邊，其本質一定是不死的了。靈魂既是永久活動，並且是自動，所以靈魂也永遠沒有終止，因為靈魂不會拋棄其本身。靈魂既是純粹而無雜質或異質攙於其間，所以靈魂也永遠不會分散，既不會分散，當然不會消滅。小孩子學習很難的事物，很快的就學會了，好像是不是初次學習，而是喚起過去的記憶一般，這就是絕好的理由證明人的許多知識是在有生以前就有的。這大致也是柏拉圖的遺教。

(註一)皮塔高拉斯在意大利南部之克羅托拿講學，故名。

二十一

贊諾風的書裏也記載過，（註一）大奇魯斯臨死時說過這樣的話：『親愛的兒子們，你們不要以為我離開你們之後便不存在了。我和你們在一處時，你們看不見我的靈魂，但是你們看我所作的事業，可以知道我的肉體裏是有靈魂的。所以你們還要繼續相信我的靈魂是還存在，雖然你們看不見。名人死後也就沒有美譽了，假如他的靈魂不能使我們繼續追念他。我從來不相信靈魂在軀殼裏面便是活的，離開軀殼便是死的；我也不相信靈魂離開那本不能思想的屍身便不能思想，我以為靈魂脫離肉體之後，便更純粹光明，這纔能說是有智慧。人死之後，肉體各個原質消滅到什麼地方去，那是顯而易見的；因為肉體原來是什麼物質組成的，死後還歸到那種物質去，惟獨靈魂是看不見的，在軀體裏的時候不可見，離開軀體時仍不可見。並且死是最像睡眠；身體睡眠的時候靈魂纔能最清晰的表現它的神質；因為靈魂在自由而無桎梏的時候便能查知未來的事物。所以靈魂離開肉體的桎梏之後的情形，我們可想而知了。假如我說的不錯，

你們要追念我如追念神一般。在另一方面，假如我的靈魂與身體同朽，你們是敬神的，奉神為宇宙主宰，你們也該以親愛虔誠之意來紀念我。』

（註一）引自“Oxyropædia” 卷八，西塞羅未引原文，只錄其大意。



以上各處均係西塞羅所著之書，其意與此篇無異。

二二二

二十一

以上是垂危的奇魯斯的見解。假如你們願意，我說說我的罷。

斯奇皮歐，你的父親鮑魯斯，或你的兩個祖父鮑魯斯與阿非利加奴斯，或阿非利加奴斯的父與叔父，或其他的名人，無須列舉，這些人若不是知道後人會紀念他們，誰也不能令我相信他們會做下那些令後人景仰的豐功偉績。我說句老年自誇的話，我若是知道我的名譽是以這塵世一生爲限，你們想我肯在國內國外不分晝夜的勤勞嗎？我與人無爭的過一個逍遙平靜的生活，豈不更好嗎？但是我的靈魂總是敏捷的向着後世展望，好像是明明知道靈魂一離開生活之後便可自由生活。如其靈魂不是不死的，那麼一般偉人便不該努力去求不死之光榮。但是最聰明的人能最從容的去死，最蠢的人最捨不得去死，這又是怎麼解釋呢？這就是因爲聰明的人有銳利遠大的眼光，知道死後靈魂要到一個更好的國土，而蠢的人眼光混濁，什麼也看不見，這道理你們還不明白嗎？

斯奇皮歐，我現在很想見你的父親，還有，賴里烏斯，你的父親，他們都是我所敬愛的；我不但想見我認識的人，凡我所聽說過的，著作經我讀過的，我寫過的，我都想見。我動身去見他們的時，當然沒有人能容易的把我拉回來，或如一個排里阿斯（註一）一般把我煮一回。無論那個神仙允許我返老還童，重新在搖籃裏去哭，我也要嚴加拒絕；因為我在跑場上跑過之後，便不願再從終點被召還到起點。（註二）因為生活可有什麼好處——或者說，什麼麻煩是生活裏所沒有的？即使認定生活有很大的好處，但亦必永無滿足與結局。我並不如一般人，甚至有學問的人那樣，咀咒人生；我既生了，我也不悔，因為像我這樣的過了一生，也不算是虛此一生了，我離開人生好像是離開旅館，不是離家。「自然」所給我們的，是一個暫住的旅館，不是久居的。

啊那光榮的一日啊，我若能去和天上靈魂相聚，而離舍這個罪惡爭擾的世界！因為我一旦死去，不但可以去和上文講過的人去廝會，還可以去見我死了的兒子卡圖，他是人間最好最孝的一個人。我的身體應該是由他來焚化的，但是我卻先焚化了他的身體；但是他的靈魂必不遺棄我的，必定是先去到了那個他知道我早晚也必去的地方。人們說我勇敢的忍受了兒子的死，

——我並非是心裏不難受，實在是我想到了我們的離別必不甚久，所以時常得到安慰。

爲了這些理由，斯奇皮歐，所以我不覺老年煩惱（因爲你們說這是使你們驚訝的，）不但以老年爲可厭，並且還覺得幸福。如其我認靈魂不死是錯誤的，我情願這樣錯下去，不願在活着的時候將這使我快樂的錯誤強奪了去。但是如其我死後便無感覺（如一般小哲學家所說），那麼我也不必怕那些哲學家死後訕笑我了。假如我們的靈魂不是不死，那麼在相當時期死去也是很好的事。一切事物，「自然」都給予一個界限，所以生活也有界限。並且，老年是人生最後一幕，我們已經活够了，再活下去就要厭倦了，我們也應該逃去纔是。

我的朋友們，這便是我對於老年的見解。願你們都能活到老年，便能以經驗來證實我所說的話的真理了。

（註一）米底阿 (Medea) 爲著名巫者，曾刀割伊孫 (Aegon) 肉體煮之，使返老還童。排里阿斯 之女，亦依米底阿 之意，割煮之，結果慘死。西塞羅 將此兩段故事混爲一談，故誤。

（註二）拉丁文「起點」爲 carceres 其意乃一排小屋，約十二間，內藏駕馬之賽車，賽令一下，奴隸開門，則衆車飛奔而出。「終點」拉丁文爲 calce 意爲「粉線」，所以示終點也。



譯者序

論友誼一文約作於紀元前四十四年之秋季。確期已不可考。此文也是獻給阿蒂克斯，詳見前篇序。

在紀元前九十年，西塞羅年十六歲，他的父親引他贊見卜人斯凱渥拉，學習羅馬法律。於八十八年之際，羅馬內戰起，在這個時候羅馬老法家斯凱渥拉把當初賴里烏斯向他談過的關於友誼的話講給西塞羅聽。而賴里烏斯的議論又是從斯奇皮歐阿弗里加奴斯兒子那裏聽來的。本文談話的時候是紀元前一二九年，正在斯奇皮歐死後數日。談話者共有三人，即是賴里烏斯和他的兩個女婿，一個是斯凱渥拉，一個是范尼烏斯。斯凱渥拉生於紀元前一二一年，活到八十八歲，博學善辯。范尼烏斯比他稍長，但娶了賴里烏斯的少女，著有羅馬史。

篇中引用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的思想之處甚多，又據說西塞羅寫此文時所最借重的是提歐弗拉斯特斯的一部共有三卷的論友誼的文章。惜該文現已失傳。無論如何，西塞羅論友誼之

卜者昆特斯木奇烏斯斯凱渥拉常常很精確的很有趣的講述他的岳父加優斯賴里烏斯的故事，並且每次講到他，總喚他做『哲人』。我自從成丁的時候，（註一）我的父親就把我送到斯凱渥拉那裏去，只要他願意，我便永久的不離這老人的身畔。他的深邃的意見以及簡鍊的言談，我常暗自習誦，很焦急的想藉他的學問增進我的智識。他死了之後，我又追隨主教斯凱渥拉，此人我認爲是在學問品行上都是全國最傑出的人。這是後話，現在先說那位卜者罷。

我記得他一生許多的事情，最可紀念的是有一天他坐在他的半圓椅上，只有我和他的幾個親近的朋友伴着他，他偶然提起了一件一般人都正在議論着的事。阿蒂克斯，你和普伯里烏斯蘇爾皮奇烏斯是很熟的，你總該記得罷，護民官蘇爾皮奇烏斯與執政委員昆特斯邦沛依烏斯互相齟齬，拋棄了多年友誼，成爲死敵，這消息傳出之後，人民是何等的驚訝憤慨呀！斯凱渥拉這一天偶然提起了這件事，於是便講給我們聽，當初賴里烏斯對於『友誼』的議論，那是於阿弗

里加奴斯死後數日向他及另一女婿加優斯范尼烏斯（馬爾克斯之子）說的。這一段議論我大致都可以背誦了，現在我自由的撰做爲這一卷書；我使書中人物自己現身說法，免得重複的說明『我說』或是『他說』等等字樣，並且可以表現出他們親自發言的神情。你屢次要求我寫一點關於友誼的文章，我也覺得這題目頗值得一般人的研究，而又切合於我們兩個的私交。所以我很願意答應你的請求，公之於世。我在寫給你的那卷論老年的大卡圖裏，曾把卡圖老人當做主要的發言人，因爲我以為他是最適宜於談論老年的一個人，他自己是很老了，並且比任何人都有更亨通的老運；我們既然聽祖上傳說加優斯賴里烏斯與普伯里烏斯斯奇皮歐是有親密的交情的，所以我覺得賴里烏斯是一個最適宜於講解友誼的人，而他的議論又正好是斯凱渥拉所領教過的。這種談話體裁的文章，借重古人，並且古代名人，也可以使得文章更有力些。我讀我的那卷論老年的時候，就覺得是好像卡圖在說話，而不是我自己。在那卷書裏我寫的是一個老人對另外一個老人談論老年；在這卷書裏我要寫的是一個親愛的朋友對一個朋友談論友誼。在前書裏發言者是卡圖，在當時很少人比他年紀大，比他更聰明；在本書裏論友誼的是

賴里烏斯，他是一個有智慧的賢者，出名的有過光榮的友誼。請你心裏暫且忘掉我，只當做是賴里烏斯在講話。現在是阿弗里加奴斯死後不久，加優斯范尼烏斯與昆特斯木奇烏斯斯凱渥拉來到他們的岳父家裏，他們開始談話，賴里烏斯作答，他的全部議論是描寫友誼的，你讀下去的時候，你一定可以看出你自己的寫照。

(註1) “Toga Virilis”，成人之長袍也，羅馬慣例十四歲後之青年始著之。

二

范尼烏斯：

賴里烏斯，你說的不錯；因為實在是沒有人能比阿弗里加奴斯更優越著名了。

但是你要注意，現在世人是對着你注目，認你為智慧的「哲人」。最近（註一）這個徽號是給了馬

爾克斯卡圖，而當初在我們的父親的時代，陸奇烏斯阿奇里烏斯號稱為「哲人」，但是這兩個人

是不同的：阿奇里烏斯是因為精通民法，卡圖是因為經驗宏富，並且許多次在元老院裏和法庭

裏表現出敏銳的遠識，堅強的行爲，鋒利的答辯，所以到了老年纔能獲得「哲人」這個姓氏。但

是你呢，一般人稱你為「哲人」是另有原故的，不但是因為你有智力與品行，而是因為你受過

好的教育，他們把這個名詞應用到你的身上，不是像一般愚人那樣亂用的，是像那些有學問的

人那樣謹慎的用的。在這種意義之下，全希臘也不過只有一個人配稱做哲人，（註二）這個人是

經阿波羅的神諭判為「最智慧的哲人」——仔細的批評家都不承認當時所謂的「七賢」

能儕於「哲人」之列。據一般人觀察，你的智慧是這樣的：你認定你的一切的行爲都是靠你自

己來決定，並且美德優於一切財富。所以常常有人問我，大概也問過你，斯凱渥拉，對於阿弗里加奴斯之死，你是怎樣忍受的？這一問也是當然的，因為上月初七（註三）我們卜者照例的在布魯特斯的鄉下家裏開會，你沒有到會，而你平常一向是留心準時到會的。

斯凱渥拉：賴里烏斯，確是像范尼烏斯所說，也有許多人問我，我是根據我的觀察來回答的，我說你對於這位名人而兼密友的死去，是頗能節哀的，你當然不能不哀慟，因為那未免太不合於你的懇摯的天性；不過你所以沒有到卜人院的例會，那是爲了病，不是爲了悲傷。

賴里烏斯：你回答得很好，斯凱渥拉，並且很確實；因爲我身體好的時候絕不會曠誤我的職務，一個意志堅強的人也絕不會荒廢他的職務。范尼烏斯，至於你所說的大家誇獎我的那些優點，我却不敢自承，亦不敢希冀，我只銘感你的好意；不過我覺得你對於卡圖的讚美還嫌不夠似的。我以爲較佳的觀察是世界上最沒有聰明人，如其有的話，那便是他。別的證據不必講，只看他對於他的兒子的死是如何忍受的！（註四）我記得鮑陸斯，我也見過加魯斯，他們的兒子是在幼時死的，而卡圖的兒子是在中年並且已享有名譽的時候死的。所以，即是你所說的阿波羅所

判爲最智慧的哲人，你也不要把他看做在卡圖之上。因爲一個是品行出衆，一個是言語超羣。至於我自己，請你們靜聽我的話罷。

(註一)卡圖死於紀元前一四九年，故范尼烏斯所謂「最近」實二十年前也。

(註二)卽蘇格拉底斯。

(註三)原文 *Nonne* 卽羅馬曆法三月五月七月十月之初七日及其他各月之初五日。爲卜人院例會之期。

(註四)西塞羅讚美能節制情感的父母，但寫本文一年半前其獨女死，却倍極悲傷。

假如我說斯奇皮歐之死沒有使我怎樣的悲傷，智慧的人們當然可以判斷我的這種行爲是如何的正當，但是我實在是說謊了。這樣一位永不能再有的朋友的死亡，使我很受感觸；這樣的朋友在以前也是唯一無二的。不過我也有救濟的法子，因為我有一種安慰，普通一般人因喪失朋友而悲愴的那種錯誤，我是沒有的。因為斯奇皮歐死了不會受罪的，他死了只是苦了我，爲自己的苦楚而十分的悲傷，那簡直是表示不是愛朋友而是愛自己了。

誰能否認他一生都是順利的？除了長生不死之外——這也是他絕不會起的念頭——那一樣凡人類所該願望的事他沒有做到？他在童時聰慧絕倫，已爲國人所屬望，後來果然在青年的時候便飛皇騰達，超出了國人的預望。他從不競做執政，但曾兩度被選，第一次被選是在他沒有到法定年齡之前，（註一）第二次是在對於他適宜的時候，而爲了國家設想，這第二次又太晚了。（註二）他摧陷了爲國家勁敵的兩座城池，於是不但結束了當時的戰事，並且防止了後來的

戰爭。他的和藹的態度，對母親的愛，對他的姊妹的慷慨，（註三）對族人的慈愛，對國人的公正，這還用我說嗎？這是你們知道的。從他的殯葬時的哀悼的情形，便可知道國家是何等的倚重他。那麼，他即使再多活幾年，又能多能些什麼呢？老年固然並不使人難堪——我記得卡圖死前那一年對斯奇皮歐與我談話中是這樣主張的——但是多少要減少一點斯奇皮歐至死不變的那種英銳之氣。

所以他的一生可以說是倖運與名譽都不能再增加什麼了；並且他的暴死還可減去死的感覺。他的死狀是很難講的，你們知道一般人是如何猜測。（註四）不過我可以說，在他一生許多的快樂的日子當中，無日不在熱烈的羣衆擁護着，而頂快樂的一天却是他死前的一天，那天元老院散會之後，送他回家的有元老院的議員，羅馬民衆，和拉提烏姆的人們，所以他是從人間極樂的境界突然的超昇到天上，而不是降落在陰間。

（註一）斯奇皮歐於紀元前一四七年初選爲執政時，年三十八歲。

（註二）斯奇皮歐又於一三四年被選爲執政，使圍攻奴曼蒂亞，羅馬與師八年不利，至是始告凱旋。

(註三)斯奇皮歐的母親被離婚，斯奇皮歐遂以其繼承祖母所遺之產業奉其母，後母死，又轉贈其姊妹。

(註四)斯奇皮歐為反對土地法在元老院與卡爾波作劇烈辯論後，羣衆擁之歸家，翌晨死於床上。西塞羅認作是

卡爾波謀殺的。



四

四

近來有人說靈魂是與身體同時死的，一切的東西都能被死所消滅，這話我不贊成。我相信舊時的主張：或是我們祖先所主張的，他們很注意祖先崇拜，如其他們以爲那些儀式對死者完全無關，他們必定不做那種舉動。我也信古代哲人所主張的，（註一）他們住在這個國土裏，宣達教化到大希臘，可惜現在這個學派完全絕傳了。我也信阿波洛神諭認爲最智慧的那個人所主張的，他對一般的問題雖然有時這樣主張，有時那樣主張，但對於靈魂是神聖的這一點是始終一貫的，靈魂離了軀殼便可以歸到天府，如其靈魂是有美德而公正的，便可一直的順利的昇天。這些主張是我確信的。

斯奇皮歐也是同此信仰，因爲他在死前數日，當着菲魯斯，曼尼里魯斯，還有幾個別人，（你也在那裏，斯凱渥拉，你是和我同去的，）好像預知將要死似的，暢論國事三天，每次談話結果總是歸到靈魂的不死，他所根據的理由據他說是在夢中聽見阿弗利加奴斯說的。如其好人的靈

魂在死後最容易脫離肉體的桎梏，誰能比斯奇皮歐更容易昇天？所以我想若是對於他這樣的命運發生悲傷，那實在是嫉妒，不是友愛了。反過來說，如其靈魂與身體同滅，那麼死既沒有什麼好處，當然也沒有什麼壞處了。因為一個人若是失了感覺，其結果是和沒有生一樣；但是斯奇皮歐既然是已經生了，這件事實對我們應該是一件喜事，國家也應該永久的引為一種榮幸。

所以他的一生是很好了，其實我還不如他，因為我比他早生，我也應該比他早些脫離這個生活纔是。不過我回想起我們的友誼我也就覺得我的生活是快樂的了，因為我的生活是和斯奇皮歐一同消磨的，我的公私事務都有他來幫助，我和他住在一所房子裏，一同出去從軍，享受了一切的友誼的精粹——主張相同，事業相同，意見相同。所以方纔范尼烏斯提起的我的智慧的名聲，我倒不覺得因此而怎樣快樂，我本來也不配有這樣的名聲，我自己認為快樂的只是希望我們的友誼的回憶能永久存在；我非常喜歡這樣的希望，因為全部歷史裏也不過提到了三四對這樣的朋友，（註二）我希望斯奇皮歐與賴里烏斯的友誼也能在這種史蹟當中傳諸後世。

范尼烏斯：那一定是會這樣的，賴里烏斯。不過你既提起了友誼，我們今天也沒有什麼公事，我想斯凱渥拉一定也贊成，請你按照往日喜歡應對問難的辦法，給我們講解友誼的性質，和你對友誼的意見罷。

斯凱渥拉：我當然很贊成。我也正想作同樣的請求，卻被范尼烏斯搶先說了。你若答應我們，我們都很願意的。

(註一)即皮塔哥拉斯學派，紀元前五世紀創於意大利之克羅托拿。

(註二)三對最著名的朋友是 Theseus and Pirithoüs, Achilles and Patroclus, Urestes and

Pyllades. 至於第四對西塞羅大概是指 Damon and Pythias.

五

賴里烏斯：

如其我自己覺得有把握，我是很願意談談這個問題的，因為這個題目是一個很高貴的題目，並且恰如范尼烏斯所說，我們也正沒有公事。但是我什麼人？有什麼本領？（註一）你所提議的原該是哲學家的事，尤其是希臘人最擅長這一道，無論問得多麼倉卒，他們也能談得議論風生。這是很難的一件事，需要長期的練習。所以要盡情的討論友誼這個問題，我勸你們向有那種本領的人去領教；我所能做到的只是教你們知道友誼是人生最要緊的一件事；因為人無論在處順境或逆境的時候，友誼是最合於人性的，最有幫助的。

我認為第一個根本原則——只有好人彼此之間纔能有友誼產生。但是我所謂好人，我並沒有苛求的意思，我不像那些擅長議論的人們，他們的議論非常精細，正確但不切實際，因為他們以為只有智慧的人纔能算是好人。這一點我們本可以承認；但是他們認定智慧是一件凡人所尚未能得到的東西。（註二）我的看法是根據日常的生活經驗，不是幻想或希望。我們的祖先

所認爲智慧的人，如加優斯法伯里奇烏斯，曼尼烏斯枯里烏斯，提貝里烏斯考侖加尼烏斯，我從不信這些人之所以成爲智慧者是根據了那幻想的標準。所以，那些詭辯神祕的哲學由他們去講罷，只要他們承認上述諸人都是好人，那就够了。但是他們連這一點都不肯承認，他們說只有智慧的人纔能算是好人。我們還是如俗語所說『不揣謙陋』的自行解釋罷。凡是生活行爲不悖於忠誠正直公平慷慨之道，不爲感情意氣所驅使，並有堅強之品格，如上述諸人那樣，此等人我們都可認做是好人，他們的生活也可以說是好的，因爲他們是盡力之所及的順從了「自然」而「自然」又是生活最好的嚮導。

我以爲人生於世，便自然的有一種相互的關聯，彼此愈接近則關聯愈牢固。所以同國的人就較比外國人爲親近，親戚（註三）便比生人爲親近，因爲常相接近的人自然可以產生友誼，不過此種友誼不一定是持久不變的罷了。友誼勝過親戚的關係，因爲親戚可以是沒有感情的，而友誼則決不能沒有，友誼而沒有感情便不成其爲友誼，而親戚沒有感情卻依然是親戚。並且友誼的力量之大從另一方面可以頂清楚的看出來，友誼比別種的自然所生的人類團結精神不

同，友誼永遠是以全副力量集中在兩人之間或極少數的幾人之間

(註一)臨時命題，而能從容不迫的談論，是詭辯派學者修辭學家及新學院哲學家所擅長的一種本領。

(註二)斯多亞派哲學家所稱「智慧的人」乃一種理想，只有極少數的人，如蘇格拉底斯，庶幾近之。

(註三)原文 Propinquitias 亦可解做「隣人」，「國人」及「親戚」。

六

六

友誼的意義便是對於人事及宗教各方面完全能有一致的意見，彼此並須有敬愛之意。我以為除了智慧之外，友誼要算是天神所賦與人類的最好的東西了。有些人喜歡財富，有些人喜歡健康，有些人喜歡權位，有些人喜歡名譽，更有些人喜歡感官的娛樂。最後一種是獸類的要求，其餘的各種也都是脆弱無常的，大半要由天命來決定，非人力所可強求。有人以德行為至善，這當然是很高超的見解；但德行即是產生友誼保護友誼的，沒有德行友誼便不存在了。我們現在用日常生活及日常語言來解釋「德行」這個字，不用一般哲學家的精確的標準和繁難的詞藻，我們把鮑魯斯卡圖加魯斯斯奇皮歐菲魯斯都不妨認做好人，他們都能滿足普通的做人的標準的，至於事實上絕對找不到的那種完人，我們就不必談了。

上述諸人都能享受我所不能形容的友誼之利。人生怎樣纔能做到如恩尼烏斯所謂「值得過活的人生」呢，假如一生沒有知己的朋友？若能有知己的朋友，向他什麼話都可以談，即如

對自己談一樣，——還有什麼事比這更美？你的成功怎能令你充分的愉快，假如沒有朋友和你自己一般的感覺愉快？失敗事真是難過，假如沒有朋友比你爲你自己還痛心。別種的慾念頂多只有一個單純的目標，財富不過是爲消費，權勢是爲了體面，做官爲了名譽，娛樂爲了感官滿足，健康爲了免除疾苦並發展體格；但是友誼有無數的目標，你無論走到那裏，友誼永遠在你的身邊；不爲什麼畛域的界限所阻；永遠不會不合時，永遠不會妨事。所以人生必需的『水與火』也不見得比友誼更有用。我現在講的不是普通的泛泛之交，雖然那也是有趣並且有益的，我講的是純潔無疵的在歷史上有名的那種友誼。成功能因友誼而益增其光輝，失敗能因友誼而減其苦惱，因爲友誼能分享，並能分擔。

七

友誼有許多並很大的利益，所以友誼當然比一切都有力量，能以希望之光射入前途，能鼓舞人的志氣不致墮落。並且，一個真正的朋友就等於是自己的一種影子。所以朋友不在面前，也等於是富；雖然窮，也等於是富；雖然弱，也等於是強；更難說的是雖然死了，也等於是活着；因為人雖死了，朋友還敬重他，他在朋友的記憶中還榮耀的活着。所以死者固是幸福，生者亦有可稱讚的生活。但是你們若要把這繫縮心靈的友愛從這宇宙裏取消出去，家庭或城市便都不能存在，農業亦不能繼續。這句話也許不大明瞭，你們可以想像仇敵與衝突能有多大的害處，便可知道友誼與調諧是有多大的力量了。那一個穩固的家庭，堅持的國家，能不為敵視與分裂所傾覆？

從此便可以知道友誼有多麼大的好處。據說阿格里干特姆有一位有學問的人，（註一）用希臘詩體預言過，宇宙一切固定的及活動的事物，全都是因了友誼而聯合，因了衝突而失散。這

句話不但是人人能懂，並且人人贊成的。在無論何時，若有人爲了朋友而冒險或幫同朋友冒險，誰能不極力讚美？我的朋友並且賓客馬爾克斯帕枯維烏斯所寫的一齣新戲，（註二）那天正演到了那一幕，國王分辨不清那一個是奧來斯蒂斯，願代朋友而死的皮拉底斯便說『我是奧來斯蒂斯，』而奧來斯蒂斯則堅決的說『我是奧來斯蒂斯！』當時劇場裏的喝采聲是何等的高！觀衆都站起來了，向這段故事歡叫；如其這件事是眞事，他們該要如何？一件好事縱然自己做不到，看見別人做到，自然也要歡忻鼓舞了。

上文我略述我對於友誼的見解；如其還有什麼別的要說的——想來還有不少——你們可以去問那些善於談論這題目的那些人。

范尼烏斯：但是我們願意問你。那些人我也問過，並且也很願意聽他們談，但是你所談的似是另有一種風味。

斯凱渥拉：范尼烏斯，你這句話可以說得更肯定一些，假如最近你曾到斯奇歐鄉間別墅聽他們辯論國家這個題目。賴里烏斯是一個多麼好的擁護正義的人，敵對着菲魯斯的嚴謹的辯詞！

范尼烏斯：啊！最正義的一個人來擁護正義，那自然是容易事。

斯凱渥拉：那麼，一個最能忠實公正的保持友誼並且因友誼而享大名的人，讓他來爲友誼辯護，那不也是容易事嗎？

(註一)即恩皮道克里斯，據謂友誼與鬥爭不斷的衝突，使宇宙四種元質忽分忽合。

(註二)劇名不可考，但劇情顯係優里皮地斯之 *Iphigenia in Tauris*。

賴里烏斯：你們未免是勉強我了；你們爲什麼要強迫我呢？你們實在是強迫我，因爲女婿們的誠摯的請求，我實在難於拒絕，並且這事也是一件好事，我也不該拒絕的。

我愈常思索友誼這個問題，我愈覺得有一點值得討論——我們需求友誼其動機究竟是因爲自己軟弱貧乏，然後靠了朋友交互的享受自己獨力所不能得的益處；或是友誼於交互利用之外而另有動機，更古遠更美麗，由「自然」而生。因爲友誼 (*amicitia*) 這個字是從愛情 (*amor*) 這個字變化出來的，故友誼亦有情愛之意。冒用友誼的名義的人，只爲了一時的利用，有時亦能對我們有益處；但是真的友誼絕沒有半點虛偽，完全是純潔的自然流露的。所以我覺得友誼是自然而生的，不是應了需要而生的，是由於心靈的趨向攙上情感而生的，不是由於計算友誼有多少利益然後纔生的。這種情感是很容易看得出的，有些動物在相當期間總是愛他們的子孫，並且被子孫所愛，其愛的動機是可以看得出的。在人類這便更爲明顯；例如子女對父

母之愛，非由於極凶的罪惡，絕不會被毀滅的，再例如，某人的行爲性格與我們相同，我們對他自然便有一種愛意，因爲我們似乎看出那人好像是一盞正直美德的燈。最可愛的便是美德，最令我們愛的也是美德，所以有些人我們從來沒有見過，亦有時因爲他們的美德而不禁的要敬愛他們。譬如加優斯法伯里奇烏斯與曼尼烏斯枯里烏斯，就是沒有見過他們的人，誰能想起他們來而不敬愛？反過來說，誰又不恨驕傲者塔昆斯普里烏斯卡西烏斯，或斯普里烏斯邁里烏斯？我們爲了意大利國土而做殊死戰的有兩個強人——皮魯斯與漢尼拔爾；前者是正直的，我們對他沒有十分大的敵意，後者因爲殘酷，我們國人總是痛恨他。

九

假如德行的力量是如此之大，能令我們愛一個從未見過的有德行的人，甚至能令我們愛一個有德行的敵人，那麼，能與我們親密結交的人若是有好的德行，其能引動我們的敬愛，又何足怪？僅是這一點敬愛之念還嫌不足，再加上一點善意的幫助，體貼，親密，自然就可激起偉大的奇異的好感了。

若以為友誼的動機是由於一己的有所需求，那實在是把友誼太看得低賤了，那豈不是等於把友誼當做了貧乏的產物！照這樣說，凡自以為最貧窮者應該是最需求友誼了，然而事實又決不如此。力能自給而又具有德行的人，是可以獨立而無所求於人的，但是這種人最喜歡結交朋友。阿弗里加奴斯可有什麼求於我的！我聽賭咒，一點什麼也沒有。我也無所求於他，但是我因為敬仰他的德行而愛他，他也愛我，也許是他以為我的品行也不算壞。我們常有往來，所以彼此愈益敬愛。雖然我們的友誼也產生了不小的益處，但是我們開始相愛的動機卻不是為了利益。

的希冀。上等社會的人如其是慷慨的，必非望報，因為慷慨的人不以其恩惠為交易，而是純粹的自然的慈愛的舉動，——所以我們也確信友誼的價值不在利益，而在情感本身。

以滿足獸慾為唯一標準的人，對於這個見解當然是極端反對，這也不足為奇，因為習於卑陋的思想的人當然是不能領悟神聖高貴的理想。所以這種人我們不必提起，我們確信對於美德的敬愛是一種自然的情感；見有美德的人我們便想和他有親密的交接，為得是充分享受欣賞他的人品，並且砥礪自己和他有同等的德行，力求不負他的恩惠，而不惟利是圖。所以友誼是可以產生絕大的益處，其起源由於自然而非由於貧乏，其性質自然是格外的尊嚴而切於真理。如其友誼是靠了利益而結合的，那麼沒有利害關係時友誼便消散了；唯一「自然」而不變動的，所以真的友誼亦能永久。

你們現在可以了解我對於友誼起源的見解了，除非你們有什麼答辯的話要說。

范尼烏斯：

請你講下去罷，賴里烏斯，我同時也為斯凱渥拉作答了，因為我比他年紀大。

斯凱渥拉：對極了，范尼烏斯。我們聽他講下去罷。



十

十

賴里烏斯：

那麼請你們聽我說斯奇歐與我談論友誼這個題目時常常提起的幾點。他說過友誼至死不變是頂難的一件事；因為友誼常常變成不是彼此有益，或是彼此政見不同，有時雙方因了年老或境遇艱難而性情改變。他又舉例來證明這條原則；他說，『童時所結交的朋友大概是和童時的衣服一同拋棄；如能延長到青年的時候，往往因了成爲情敵或爭取利益而亦遭破裂，因雙方絕不能同時勝利。如友誼能再延長，往往爲了攘奪權位而致破壞；因爲普通一般人爲了貪財而傷友誼，而較有品位的人亦喜競求功名，往往至交變爲死敵。』

『有時強求朋友做一件錯事亦致發生齟齬，例如，請求朋友幫同作惡或唆使暴行，朋友無論怎樣光榮的拒絕，在請求者一方面總覺得這是於友誼有缺；因爲凡是能要求朋友做任何事者，其人必能爲了朋友而做任何事。此種衝突不但破壞了頂親密的友誼，且能使變爲不可解的冤仇。所以這都是友誼的危機，惟賢者或倖運者方能避免。』

十一

我們現在先討論友誼中的愛情應該有怎樣的範圍。譬如說，考里歐蘭諾斯若是有些朋友，他們應否加入他向祖國宣戰？再譬如說，維開里諾斯或邁里烏斯的朋友們，應否幫助他們攘奪王位？蒂貝里烏斯、格拉克斯鼓動革命的時候，（註一）昆特斯圖貝洛及其他和他同年的朋友們都背棄了他。但是，斯凱渥拉，受你家保護的那個伯勞西烏斯（註二）卻是附逆了，當我做來拿斯及魯皮里烏斯二執政的顧問的時候，來求我關說從輕發落，他的討饒的理由便是，平日他對格拉克斯太敬重了，凡是格拉克斯要做的事，他都認為有去做的責任。我就問他說：『他要你在首都放火，你也幹麼？』他回答說：『當然他從不會要我做這樣的一件事，不過他若要我做時，我也只得服從。』這是何等的荒謬！並且，他不僅做了他要他做的一切事，因為他不是附和，而是領導。格拉克斯叛逆，他不是他的作惡的伴侶，而是領袖。他發狂的結果，怕受特別法庭的審訊，逃到亞細亞投降了我們的敵人，但是究竟因了背叛祖國而受了嚴重的正當的懲罰。（註三）

所以爲了朋友而犯的罪並不能取消了這個罪；他信你有美德而發生友誼，你若放棄了美德，那友誼便難得存在了。朋友要我們做什麼我們便做，或任何事我們都可以要朋友做，假如我們以爲這種理想是合理的，那麼，雙方若是有智慧的人，也不會有壞的結果的，不過我現在談的是我們眼前看得見的人或是有史蹟可考的人，一般人都知道的人。我們應該從這一類的人裏去找例證，但是當然側重這類人中之較比智慧的人。我們由古人傳說知道愛密里烏斯帕普斯是加優斯魯斯奇諾斯的契友，同做執政兩次，同做檢查官一次。據說曼尼烏斯枯里烏斯與蒂貝里烏斯考侖堪尼烏斯兩人是知交，並且也都和他們很親近。我們絕對不能猜測這些人會要求朋友做不名譽的或危害國家的事。如其有這樣的要求，我們也敢說他們一定也不會接收的，他們都是純潔的人，他們認定要求接收是同樣的不對，這還用說嗎？但是蒂貝里烏斯格拉克斯居然得到卡優斯卡爾波和卡優斯卡圖做他的幫手，他自己的弟弟加優斯當時雖不熱烈的贊助，現在也完全附逆了。

(註一)紀元前一三三年。

(註二)伯勞西烏斯(Blossius)藉 *Quir* 當時無羅馬選舉權。

(註三)即指加入阿里斯通尼克斯與羅馬戰敗自殺。



十二

十二

所以我們定下一條友誼的法律罷：毋求人做不名譽的事，別人求你，你也不要做。爲了朋友的緣故而做犯法的事，尤其是叛背國家，那是絕對的不名譽，不容辯白的。親愛的范尼烏斯與斯凱渥拉，我們羅馬人現在所處的地位使我要留心防止一切擾亂國家的事件。我們的政治情形早已脫離了我們的祖宗開闢出來的正軌了。蒂貝里烏斯格拉克斯想要篡奪王位——事實上他已統治了好幾個月。羅馬人民從前可曾聽說過或經驗過這樣的事嗎？他的朋友和親族們一直到他死後還擁護他，但是他們對斯奇皮歐拿西卡的殘酷，我提起來都要流淚了。蒂貝里烏斯格拉克斯最近已受了懲罰，對於卡爾波我已盡力的加以維護。若是加優斯格拉克斯做了護民官，（註一）前途如何殊難逆料。不過革命之事，其起甚漸，一朝激發，必至一發不可收拾。關於投票一端，（註二）先是由加賓尼烏斯創爲法律，後又由卡西烏斯創爲法律益加推廣，已引起無窮糾紛了。我覺得民衆已與元老院疎遠，而國家大事反倒靠了羣衆的高興而決定。人民要鼓動革命

甚易，欲制止革命就較難了。

我爲什麼要說這些話呢？因爲若是沒有朋友相助，沒人能做亂的。所以良民（註三）必須注意，如不幸結交這一類的朋友，做出擾亂國家的事來，必不可顧念友誼的關係而不與斷絕；至於壞的人，則必須繩以嚴罰，凡是叛逆之罪，附和與首要受同樣的懲處。在希臘誰比台米斯陶克里斯更顯貴更有勢力？他領導軍隊克服了波斯，解救了希臘的淪爲奴隸的危險，竟爲衆所不容致遭放逐，但是他不服從這忘恩負義的國家的謬舉，他像廿年前我們的考里歐蘭諾斯一樣的叛變了。這兩個叛徒找不到一個肯擁護他們的人；所以結果兩人都喪了性命。（註四）所以惡人相濟爲惡，不但不能藉友誼做護符，而應該同受嚴峻的懲處，好使得人人知道不可隨從了朋友而謀叛國家。但是就現在看來這種事在將來還難免其不發生，我顧慮到我死後的國家情形，是和注意現狀一般的。

（註一）格拉克斯（Gracchus）在當時——對話在一二九年——雖是民衆派領袖，於一二三年始爲護民官。

（註二）投票表決法創自 Gabinius，後 Cassius 推廣投票表決法於刑事案之陪審員。

(註三)原文 *Bonis* 字義即謂「好人」在政治術語上實指貴族而言。

(註四)台米斯陶克里斯 (*Themistocles*) 叛於紀元前四七一年。考里歐蘭諾斯 (*Coriolanus*) 叛於紀元前四九一年。據 *Thucydides* 謂台米斯陶克里斯善終於小亞細亞，據 *Livy* 記載考里歐蘭諾斯亦享高年。各說孰是，難考。



所以我們要承認這是友誼的基本定律：請朋友做的事須以名譽的爲限；爲朋友做事亦須以名譽的爲限，並且不必等請就該去做；永遠要熱心，不要遲疑；要坦白的進忠實的勸告；能進忠告的朋友要在友誼中佔重要的地位，其忠告不但要坦白，並且在必要時還要強硬，有忠告必須順從。我聽說在希臘有些號稱爲哲學家的居然贊成一些學說，據我看來，是頂希奇的，（以他們的詭辯當然無事不可主張。）他們有些人說，過於親密的友誼是該避免的，否則一個人要爲太多的人擔心了；每人處理自己的事務已經嫌太多了；再管別人的閑事是太厭煩了；友誼要愈淡愈好，然後我們可以隨意的冷淡或親熱；因爲據他們說，幸福的一生便是無憂無慮的一生，一個人若是爲許多人擔心，他的心靈便決不能享受幸福的生活。

我聽說還有些人，更不近人情，他們主張我方纔已經說過的，以爲友誼的要求是爲了要受保護和幫助，不是爲了愛。所以意志不堅身體不強的人最需要朋友；軟弱無告的婦女比男子需

要友誼的庇護，貧人比富人更需要朋友，不幸的人比幸運的人更需要朋友。好高明的哲學！我們認爲友誼是天神所賜與我們的最好的最可樂的恩惠，他們竟以爲人生可以不要友誼，這簡直是從宇宙裏摘去了太陽！他們所謂的無憂無慮的人生可有什麼價值呢？就表面看實在是引誘人的，實際則毫無可取。爲了免除煩惱就不去做正當的事業，或半途而輟，那是不合理的。我們若要不不斷的避免麻煩，我們也一定逃避了德行，因爲德行必須拒絕不合的事，亦必發生麻煩的，例如和藹的美德一定要拒絕惡意，節制一定要拒絕慾念，勇敢要拒絕怯懦。愈公正的人愈感覺不公正爲痛苦，愈勇敢的人愈覺怯懦爲痛苦，愈有節制的人愈覺放浪爲痛苦。所以合乎規矩的人最樂於行善，最嫉惡如仇。

假如一個智慧的人也感到苦惱，（除非他沒有人類的同情心，否則這是難免的，）那麼，我們爲什麼要從生活中取消了友誼以避免苦惱呢？人心若無情感，先不問人與獸有何區別，請問人與木石有何區別？又有些人說，美德是使人堅硬如鐵的，這話也不足置信；因爲在人生各種關係中，尤其是在友誼中，美德是使人柔和的，見到友人成功則樂，見到友人有災難則憂。總之，美德

的實行可以引起麻煩，但是我們不能因此而放棄美德，所以友誼雖然令我們有時感到苦惱，但是我們也不能因此而放棄友誼。



十四

十四

友誼是靠了美德而結合的，既如上述，那麼凡是有德行的表現的時候，同類的人必感到氣味相投，友愛之情油然而生了。愛權位名譽華服大廈等等的死東西，而對於有美德並能以愛相報（註一）的活人反倒不愛，天下那裏有這樣蠢的人？天下最愉快的事無過於交相親愛互為扶助。情投意合，比任何事物的吸引力都大，最易結為契友。所以好人必定樂於與好人相聚，其團結之堅固有如戚親。因為人性是最喜歡追求同調的。職是之故，范尼烏斯與斯凱渥拉，我以為好人与好人締交，其友愛之情是由天性流露出的，非如此不可的。普通一般人都各有他們的好處。因為美德並非是冷酷傲峻的，美德是可以施之於全國的，如藐視一般民衆，便決不能謀全國的福利了。

我又以為那些錯認功利為友誼基礎的人，（註二）實在是遺棄了友誼的最可寶貴的一部分。使我們愉快的不是由朋友所得到的物質的利益，而該是朋友的愛；如其我們因朋友的助益

而得到愉快，其所助益亦必是基於誠摯的熱心。爲了缺乏什麼而去結交朋友，那是不對的；實際上是最擁有財富勢位的人，尤其是有美德的人，纔最喜交友；愈不求人的人愈要朋友；愈慷慨愈喜施恩惠的人纔愈要朋友。我覺得朋友永遠不需要人幫助，也不大好。例如，斯奇皮歐若是在家裏或外面永遠不需要我的勸告或幫助，我又怎能表現我的熱誠呢？所以友誼不依賴利益，而利益倒要依賴友誼了。

(註一)原文 Redamare 是西塞羅根據希臘文而杜撰的一個拉丁字。

(註二) Oyiene 之阿里斯蒂普斯 (Aristippus) 之信徒，號奇蘭奈派 (Cyrenaics)。

十五

我們要認做是一種義務，決不可聽信那些以娛樂爲職志的昏迷的人，（註一）他們妄談友誼，實則不懂友誼的理論與實際。請問天下可有沒有一個人願意以無窮的財富供其享受，而不准他愛一個人，或一個人愛他？只有暴君肯過這樣的生活，沒有信仰，沒有情愛，亦沒有對人的信任；一切均是猜疑憂慮，友誼是決無位置的。因爲誰能愛一個自己所怕的人，誰能愛一個自以爲是怕自己的人？暴君也假冒友愛之狀而結識朋友，但只是短期的。一旦失勢，大概總都不免有此一日，就可看出朋友怎樣的冷落他。塔爾昆在被放逐時說的一句話可做例證：『我的朋友們，我現在不能報償他們，也不能懲治他們，我這纔看出那幾個是真誠的，那幾個是虛偽的。』

這人平夙驕傲乖戾，我想不會得有一個朋友的。塔爾昆的品格不能使他得到好朋友，有許多人亦因爲權勢太大，足爲忠誠的友誼的阻礙。因爲不但「命運」自身是瞎的，凡是受「命運」寵愛的人也都是瞎了眼的；倖運的人往往爲了驕傲固執而忘其所以，所以世界上惟有被「命

運「玩弄的人爲最無聊。我們常可以看見一向態度和藹的人，一旦有了軍職，或權勢，或成功了什麼事，態度立刻改變，拋棄了舊友，去應酬新交。有財富的人只知道購買一切錢財所能致的東西，如馬匹，奴隸，美麗的服裝，值錢的器皿，但絕不訪求朋友，（我以為朋友是人生中最美的裝璜了，）這豈不是最蠢了麼？用錢財購求什物的人，他們自己還不知是爲誰做牛馬，因爲精美的東西早晚必落於強者之手；但是友誼則是穩固不移的，那些物質的東西縱然能够長在，而一生若無朋友的裝璜點綴，生活仍然是無趣的。這一點不必多說了。

（註一）即奇蘭奈派及伊比鳩派。

十六

我們討論友誼，現在要決定友誼中愛情的範圍。關於這一點，通常有三種見解，但是我都不以為然：第一，『我們要愛朋友如愛自己一般；』第二，『我們要愛朋友如朋友愛我們一般；』第三，『我們對待朋友要像朋友對待他自己一般。』這三種見解我全不贊成。第一說『我們要愛朋友如愛自己一般，』這是不對的。因為有許多事我們為朋友做，而從不為自己做。有時去懇求一個卑鄙的人，有時去攻擊一個人——這都是為了自己不大值得做的事，而為了朋友便未嘗不可做；有許多機會，好人寧願犧牲種種的便利，為的是使他們的朋友能充分的享受。

第二種見解把友誼限制為交換服務與交換情感了。這一定要把友誼做到錙銖必較，以求其出入相抵。我以為友誼是比這種情形要富足一些，不斤斤於核算虧盈，惟恐付出超過收入；決不怕白給人家一點好處，決不怕給人家好處過多，超溢了度量，決不怕把過度的好處堆積在友誼上面。

但是最壞的是第三種見解，「我們對待朋友要像朋友對待他自己一般。」因為有些人的態度是消極的，或是灰心上進，朋友待他就不該像他待自己的那種態度，應該竭力鼓動他的朋友的失望的心，使其鼓起更活躍的希望，發生更好的思想。所以友誼需要另外的一種範圍，但是我還要提起一種錯誤的見解，是斯奇皮歐所最痛恨的。他常說，最與友誼的精神相衝突的是有一個人所說的一句話：「我們應該愛一個朋友，可是要記得將來也許有一天我們要恨他的。」斯奇皮歐說他決不信普通一般人的見解以為這句話是「七賢」之一的比阿斯所說的；他以爲這話一定是什麼無聊的人，或政客，或認一切均爲自私的工具的人，所捏造的。因爲若覺得這個人將來會變成仇敵，如何能和他做朋友呢？照那樣講來，一定要希望朋友多做罪惡的事，好多給他一些把柄，而看見朋友做好事，應該覺得苦痛嫉恨了。所以這條定律，無論是誰創作的，其效果可以毀壞友誼。所以我們應該注意的應該是——在締交之初若覺得這人在將來我們也許要恨的，便不可輕於愛他。斯奇皮歐還以爲我們不幸選錯了朋友，也該延續下去，不要俟機破裂。

十七

所以下列的範圍是該注意的：朋友的品格如其是純潔無疵的，彼此一切的意嚮便都該調諧一致，沒有例外；即或朋友的意念有時是不大名譽，或與其性命名譽有關，我們也要從權通融幫助他，但以不致身敗名裂爲限；（註一）因爲友誼亦應有其界限。個人的名譽不可不顧，輿論的感情亦不可輕視，不可認爲與生活無關，雖然諂佞以求媚世也是不體面的；有美德然後纔能有好感，所以美德亦不可不講求。

但是斯奇皮歐——我常提起他，認爲是談論友誼時我的唯一的權威——斯奇皮歐常抱怨說，一般人總是爲別的事盡心，不爲友誼努力；人人都能數清家裏養了多少隻羊，而不知道朋友的數目；爲了養牧畜可以費心，選擇朋友便不謹慎；擇友決沒有什麼標準。我們選擇朋友應該挑選那穩健不變的人，這種人現在是很少的；不經試驗，則亦不易決定，而只有在友誼中方能得到試驗；所以友誼在判斷之先，沒有試驗的機會。有智慧的人便能不一往情深，不像驅車似的向

前直衝，而於締交時稍留餘地，如試馬一般先試驗友人的品格。有些人以小小的金錢往來試驗朋友是否易變；有些人不以些少之款爲意，那就不妨以大款相試，亦可見其真面目。但是視金錢勝過友誼的人便算是卑鄙，那麼不以權勢官爵重於友誼，寧棄權勢官爵而全友誼，這樣的人可到那裏去找？權勢當前，人性總是弱的，背友誼而取權勢的人，往往希望不久就忘了這樁罪過，因爲是爲了重大的原故纔犧牲了友誼的。所以在官場或爲公家服務的人，難得有真正的友誼。那裏有那樣高潔的人，寧願朋友升擢而忽略自己？物質的考慮暫且不提，但是請想：朋友不幸，還要和他來往，這在一般人看來是何等不舒服的一件事！爲了朋友而受巨大犧牲，那更是難能了。但是恩尼烏斯說得不錯：

『在命運不濟時纔找得到忠實的朋友。』

而一般人之不可靠約有兩種：或在得意時忘了朋友，或見朋友有難而遺棄不顧。所以在這兩種情形之下而不稍變其友誼的人，纔是真正的難得，可以說是神聖。

（註一）與第十二節意似矛盾。

十八

我們需要友誼不變，其基礎必在於忠誠；因凡不忠誠者皆易變。選友的時候宜擇直爽而富有同情心的人，總之須要是和我們一般的受同樣事物感動的人，因為這都是忠誠的成分。多心機的人不會忠誠的；不和你一般的受同樣事物所感動的人，自然沒有同情心，亦不會忠誠的。忠誠的朋友還須另有一個條件：朋友必不可以攻擊你為樂，有別人攻擊你，他亦不可輕於置信。所以我在開始時所說的話是不錯的了，我說『若非好人彼此之間決無友誼。』

因為好人，或智慧的人，類能保持友誼的的兩條規律：第一，不有虛偽，因為直爽的人寧可公開的仇恨，不願以笑臉蔽蓋他的真情；第二，別人攻擊你，他不但要否認，並且不要稍有疑慮你會做錯事的意思。此外，言談舉止的溫厚亦可增進友誼。莊嚴沉重固是有力量，但友誼應該是趨於和藹有禮，而不過求拘束。

十九

於此有一小小的難題：新友是否勝過舊友，如年青的馬勝過老馬一般？這種疑問其實是不該有的，因為友誼不同別的，不會嫌多生厭的；酒是愈陳愈佳，最久的友誼亦是最可樂的；有一句成語是很對的：『要共嘗過許多的甘苦，然後纔能滿足友誼的要求。』不過新的友誼也不可輕視，假如有收效果的希望，如青綠的苗芽一般，到了收穫的時候不致使我們失望。老的朋友也應該其原有的位置，因為年久和習慣都是很有力量的。即以馬為例，人人都喜歡騎慣了的馬，而不喜歡新的和沒受過訓練的馬。習慣不但對於活的東西是有效力的，即死的東西亦有影響，無論多麼粗野的地方，只要住過稍久的時候，我們便對那地方發生一種喜悅。

地位高的和地位低的須完全立於平等地位，這是友誼中很要緊的一點。特殊優越的位置，有時也是有的，例如斯奇皮歐在『我輩』中便有優異的地位。但是他對於菲魯斯，或魯皮里烏斯，或木密烏斯，或其他比他低級的朋友，從不做出比人高的樣子。例如他的哥哥昆特斯馬克西

木斯，雖然也是一個出衆的人，其實遠不及他，但他總是把他當做一個比他地位高的人看待，因為他比他年紀大。斯奇皮歐願意藉了自己的力量能使他的朋友們也更體面。這是人人應該效法的，所以凡是一個人，在品德學問或命運上有勝於他人的地方，應該使他的親族朋友均沾其惠；設使他的祖先是低賤的，於是有許多親族本家在智識或家境方面都不如他，那麼他便該補助其貧乏，或提攜他上進。在戲劇故事裏有些人，很久的過着奴隸的生活，因為他們自己不知自己的家世，後來發現自己是天神或皇帝的兒子，但是對於歷年來錯認做爲父親的牧羊人，仍然是保持感情的。對於真的父母，這種情感應該格外強烈了。凡天才或美德或其他的優點，若能施散於我們的親信的人，那纔算是得到了充分的收穫。

所以在朋友親戚之間，地位高的人應該謙遜，和地位低的人立於平等的地位，而地位低的人亦不可看見別人的智識家世或地位比較優越，便生慚沮之念。但是一般人卻常有怨言，甚致於責難，尤其是在自以為盡力給朋友做了什麼事的時候。給朋友做事，而總念念不忘，是最討厭的一種人，因為在受者一方面固不該忘，而在施者一方面卻不該提起。在友誼中，地位高的人要降低他們的身分，同時也就是抬高了比他們地位低的人。有些人常自以為是被人輕視，使得友誼為之減色，這種情形當然是不常有的，除非是有些人真是自以為該被輕視；為免除這種誤會，我們不但要以言語表示親愛，還須在事實上與以提攜。我們為朋友做事，第一要盡自己的力量，第二要看這個朋友是否合格。因為無論你是多麼顯達，你不能把你的所有的朋友都一步一步的提拔到最高的地位，這種情形只有斯奇皮歐做得到，他使普伯里烏斯陸提里烏斯做到執政，雖然為了他自己的弟弟陸奇烏斯陸提里烏斯他不曾達到同樣的目的。你縱然有權力能隨意

提拔朋友，亦須要審度朋友的資格是否勝任。

人要到了年紀品格都成熟穩健的時候，纔能決定友誼的成立；青年時若是喜歡行獵或球戲，長大時並不必要以當初有同樣嗜好的伴侶爲友。因爲若按照這個原理講，保姆奴隸送我們上學回家，是最早與我們熟識的，勢必至最有做我們朋友的資格了。我承認這些人也是不該疏遠的，但是我對他們另是一種態度。非年紀性格成熟之後，友誼是不會堅固的。不同的性格有不同的嗜好，這就足以分裂友誼；好人不能與壞人爲友，壞人亦不能與好人爲友，即因爲其性格嗜好完全不同。

友誼還應該有這樣的一條規律：不要爲了自己的無限的善意，反倒妨礙了朋友的大事。我再引戲劇的故事爲例罷，假如尼奧陶來木斯聽從里考米底斯的話，便永遠也不能攻克脫洛伊了，因爲他是里考米底斯養大的，他揮淚阻止他進兵。有時爲了重要的義務，朋友亦須暫時分離；凡是捨不得離開朋友而阻止朋友去盡他的義務，這種人不但是柔懦，簡直就是不合於友誼。總之，無論何時要仔細審慎，你所要求於朋友的，或朋友要求於你而你所應允的，都是否正當。

我們現在不談智慧的人的友誼，而談平常人的友誼——絕交往往不幸是不可避免的。一個人的罪惡有時暴發起來，影響到他的朋友，或不相識的人，但是朋友亦因此而蒙其羞。所以這樣的友誼便該漸漸疏遠，卡圖常常說，『宜冷淡而不宜絕裂，』除非是有了不可恕的罪過，到那時節惟一的正當途徑便是恩斷義絕的脫離關係了。

但是假如性情或嗜好稍有改變，或政見不同時（因為我已說過，我現在談的是平常人的友誼，不是智慧的人的友誼）便該分外謹慎，否則不但顯着傷了友誼，並且生了仇恨。因為和一個最親密的朋友反目，是最可恥的事。你們知道，斯奇皮歐爲了我的緣故和昆特斯龐沛伊烏斯絕交，（註一）爲了政見不合和我的同僚美台魯斯也疏遠了，但是他都很謹慎從事的，沒有引致惡感。朋友們最好是留意不生裂痕，萬一有了衝突，亦須令友誼漸漸消滅，不要猛然斷絕。你們真要留神，別要使友誼變爲仇敵，因爲這往往是爭執醜詆的來源。卽或到了這種地步，能容忍時仍

要容忍，因為對於舊日友誼總要有敬意的，寧使挑釁者自陷於錯誤，忍受者總是無缺於友誼。

對於這種不幸事件只有一種保障的方法：不要輕易把愛情給人，不要把愛情給下流的人。凡是心靈值得令人愛的人，纔是值得結交的人。這種人當然是很少的！其實凡是好的都是稀罕的，求其完美無缺的一種榜樣，當然是最難不過的。不過一般人在一生經驗中只認得有利的纔是真的，對待朋友和對待牛羊一般，最有大的利益的希望的纔認爲是最有價值的。所以他們得不到最可愛的最自然的友誼，因為這種友誼的價值是在其本身的。他們於自身經驗中亦領略不到這種友誼的力量，不能明瞭其性質與範圍。人之自愛，原非由於希冀得到利益，只是自己愛自己便了；這種情感若不能推到友誼上去，真正的朋友永遠得不到，因為真的朋友卽是自己的化身。

講到禽獸，無論是空中的，水裏的，陸上的，無論是馴的，是野的，全都是愛他們自己的，一切生物均生而賦有這種情感，並且他們喜歡同類相聚，和人類的愛有點彷彿，那麼，人類應該如何格外的自愛，並如何的尋求友聲，綰結同心呢！

(註一)昆特斯龐沛伊烏斯與賴里烏斯競選時，佯做非候選人，乘其不意而獲選，故斯奇皮歐深惡之。

此書... 昆特斯龐沛伊烏斯... 賴里烏斯... 競選... 佯做非候選人... 乘其不意而獲選... 故斯奇皮歐深惡之。



二二二

二十一

但大多數的人，不說是無恥，也得說是無理，常要朋友做到自己所不能做到的，要求朋友給自己所不肯給的。最公平的是自己先做一個好人，然後找和你彷彿的人做你的朋友。能如此，我所謂的友誼纔能穩固的成立；既締交之後，先要抑制別人所不能解脫的慾念，然後以公正合法之態度彼此傾心相助，彼此永遠不要請求對方做不名譽的事，彼此不僅是相愛，而且還要相敬。從友誼中除去了敬意，即是除去了頂光亮的珠寶。因友誼可以陷入各種罪惡各種情慾，這實在是極端錯誤的見解。因為友誼永遠是美德的輔佐，不是罪惡的助手，美德不能獨立的達到最高境界，所以要友誼的協助。這樣的友誼，無論是在過去，或現在，或將來，永遠是自然的至善的途上之最幸福的伴侶。這樣的友誼包涵了人所企求的一切——尊榮，名譽，與心理的快樂；有了這種的收穫，生活自然是幸福的，否則便不幸福。

幸福既是我們最善最高的目標，我們必須注意德行，非德行不能得到友誼，亦不能得到別

的好東西；反轉來說，輕視美德而仍自以為有朋友的人，將來遇到不幸的時候，他試驗過了他的朋友，他就省悟自己的錯誤了。所以，我重複的囑咐，因為這是不厭重複的：先看準了朋友，然後再愛他，不要因為先愛了他，然後就認做朋友。（註一）我們因疏忽受累，對於選擇朋友對待朋友若是稍為不慎，我們尤其要受重大的懲罰；因為事後考慮是無效的，我們犯了古諺所謂的『辯白於定讞之後。』所以僅因長久認識或交相利用而結成的友誼，一旦遇到衝突，便中途決裂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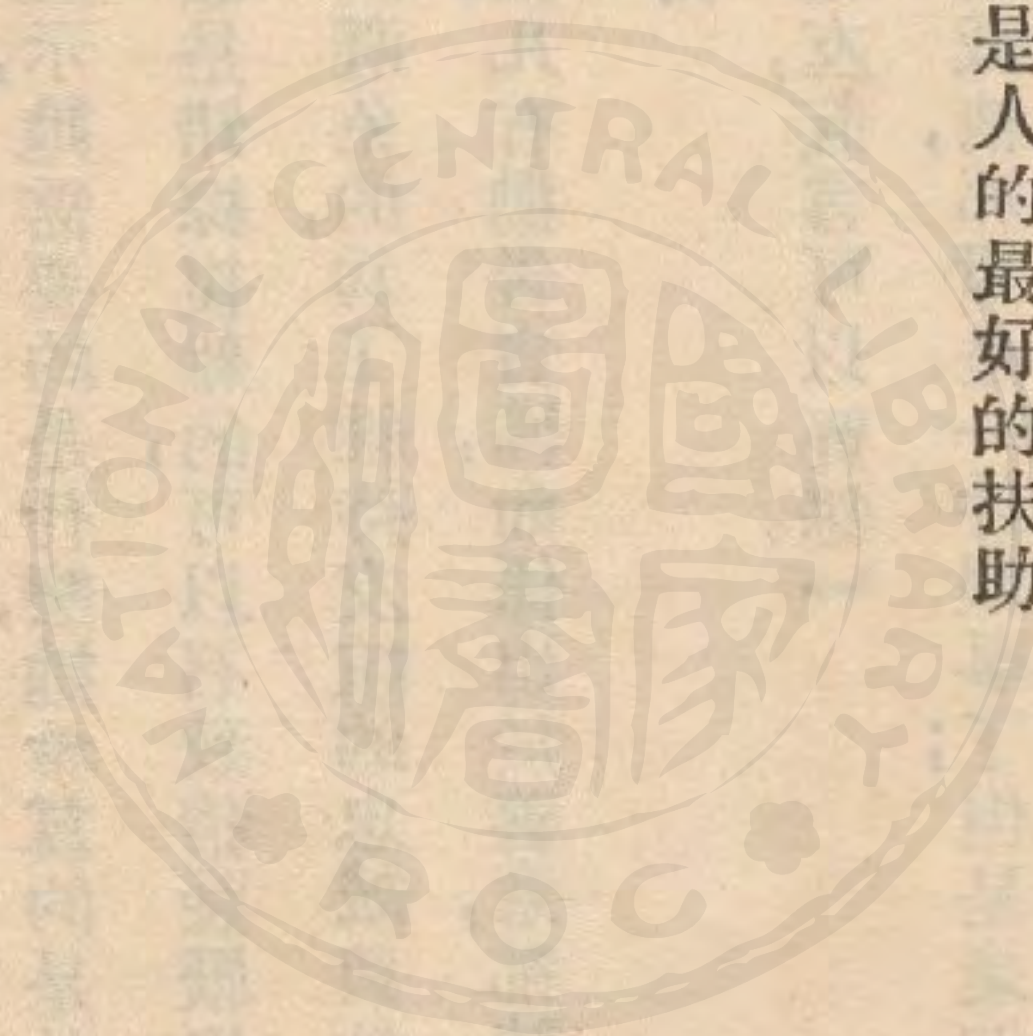
（註一）引蒂歐弗拉斯特斯（Theophrastus）語。

二十三

友誼既是人生所不可少，所以格外的不該疏忽。人人承認在人生經驗中爲最有益的事，卽是友誼；連美德還有人看不起，以爲是虛僞；有些人輕視財富，因爲他們能安貧，以惡衣惡食爲樂；政治的尊榮，固有人趨之若狂，然而有許多亦視如敝屣，因爲他們視尊榮如浮雲。有許多東西，一些人認爲可羨慕的，許多人都認爲毫無價值。但是友誼，則衆口同聲的讚美。舉凡曾爲公家服務的，專攻科學哲學的，自由經商的，以及專門追逐聲色之娛的，——所有的人都承認沒有友誼的生活實在不是生活；只要他們想過一個自由人的生活，他們一定是這樣承認的。因爲友誼是於不知不覺中就爬進生活裏來了，所以生活中是不能沒有友誼的。

如其有人是粗野兇暴的，不要和人來往，——據傳說，亞典的提蒙便是這樣的一個——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也要找一個人去宣洩他胸中的怨毒。假如一個天神把我們攝出人寰，帶到一個寂寞的所在，凡我們所要求的東西無不具備，只是不准我們見人——那一個鐵石心腸的人

願意過這種生活？誰能不因寂寞而失去了樂趣？所以塔蘭特姆的阿爾奇塔斯說得不錯，這句話是老年人展轉傳述給我聽見的：『假如一個人獨自的昇天，看見宇宙的大觀，羣星的美麗，他並不能感到快樂，他必要找到一個人向他述說他所見的奇景，他纔能快樂。』人性是不喜孤獨，需要扶助，而親愛的朋友便是人的最好的扶助。



二十四

人性雖然多方的表示，她需要的是什麼，她希冀的是什麼，但是我們好像是聾了一般，聽不見她的呼聲。友誼的經驗是錯綜複雜的，可以召致猜疑厭恨，智慧的人總應該設法避免或容忍。但是有一種情形是不該避免的，爲了維持友誼的忠誠與效用起見，是勢在必行的：朋友們不但需要勸告，並且需要責備，凡有勸告責備，如係出於善意，都該容納。我的一位朋友（註一）在他的

安德里亞一劇裏說得好：

「逢迎可以結友，直言可以賈怨。」

如直言真可以賈怨，傷裂感情，那實是一件壞事了；但是逢迎更壞，因能助長朋友爲惡，使陷於不可救藥之地步；所以拒納直言而爲逢迎所害，是最大的錯誤。

對於這樁事須要審慎小心，第一，勸告不要太鋒利，第二，責備不可帶着侮辱。逢迎也未嘗不可，以合禮貌爲度，諂媚是罪惡的助手，必須戒絕，不但是朋友所不該做，也是一個自由人所不屑

爲的。因爲我們和朋友相處，自然與和暴君相處是不同的。以忠言爲逆耳的人，我們不免要爲他的安全擔心了。卡圖說話率有至理，這一句也是警刻的：『刻毒的敵人比笑臉的朋友還有用處，因爲前者說的常是實話，後者永遠不講實話。』有些人受了勸告之後，不惱恨他所該惱恨的事，反惱恨他所不該惱恨的事；他不惱恨自己的錯處，反惱恨朋友的責備；其實他應該痛恨自己的錯處，而以糾正爲樂。

(一) 特倫斯 (Terence)

二十五

二十五

所以真的友誼是能給勸告，能受勸告的，給勸告的人可以直言無隱而不辭色俱厲，受勸告的人亦應虛心領教而不以為忤。友誼最大的障礙即是諂諛，阿好，逢迎；無論用多少名詞來形容，這總是一樁罪惡，虛偽善變的人最容易犯這個毛病，無論說什麼，總以使人快活為目的，而不顧到真理。虛偽固然永遠是壞的，因其能攪亂真理，使人不辨真偽，但是虛偽也是與友誼有害的，因其能完全破壞忠實，而沒有忠實便不能有友誼了。友誼的作用是把幾個人的心聯在一起，那麼假如內中有一個人他自己的心還是複雜善變的，還說什麼聯和呢？最離奇易變的無過於那一種人的心，不但是隨着別人的意志興趣而變，甚至隨着別人的氣色而變。

「他說「不，」我也說「不；」他說「是，」我也說「是；」總而言之，我使我自己與他同意一切。」（註一）

這是我前面引證過的特命斯說的，是他寫的戲裏拿托那個角色所說的；若以這樣的一個人為

友當然是要變節的。但是像拿托那樣的人很多，比拿托更有名，更高貴，更有財富，於是他的地位更足以濟其虛偽，成爲一種極危險的姦佞。不過我們若稍審慎，也可辨出孰爲諂諛的朋友，孰爲真正的朋友，恰如一切的事物凡虛偽的究竟蒙蔽不了真實的。雖然沒有智識的羣衆大會，也看得出一個花言巧語沽名釣譽的人和一個老成持重的人的分別。不久以前加優斯帕皮里烏斯想通過一條法律允准護民官有連續被選權，他是用了何等諂媚的言辭去贏得大會的同情！當時就反對他——不過我不必談我自己，還是談斯奇皮歐更有趣些。當時他發言是何等的沉重有力呀！我們真可以說他是羅馬民衆的領導者，不僅是一個羅馬人。你們兩個都在場，並且他的演辭後來也發表了。結果是這一條爲民衆的法律被民衆否決了。

再回到我自己——你們記得不，當陸奇烏斯曼奇奴斯與斯奇皮歐的兄弟昆特斯馬克西木斯二人做執政的時候，加優斯利奇尼烏斯克拉蘇斯所提出的關於牧師職務的那條法律是何等的受人歡迎。因爲他提議牧師選舉由教會移交民衆大會舉行之。（克拉蘇斯是第一個人開端背了元老院向民衆致辭。）但是上天保佑我，我的演說克服了他的詭辯。這事發生在我正

在講臺上原是最容易作偽行詐的地方，但是真理還可以不泯，只消有人能把真理揭示出來，那麼，完全靠真理爲衡量的友誼，能够含有半點的虛偽嗎？在友誼中，除非你的朋友有公明的心，同時你自己也有公明的心，你便享受不到忠誠的友誼，既不能愛人，亦不能被愛，因爲你不知道什麼是真愛。我上面提到的諂媚，無論是多麼危險，只能傷害那樂於承受諂媚的人們。最喜聽諂諛的人，卽是最自滿的人。

美德當然是自愛的，美德知道自己的價值，知道本身是多麼可愛；但是我現在講的不是美德，是美德的名聲。大多數人不希望有美德，而希望有有美德的樣子。這種人最喜受人恭維，以爲那些空洞的恭維的話足以證明他的優點。所以凡是一方面怕聽真話，一方面喜說謊話，這樣的友誼都是沒有價值的。如其沒有好虛榮的武人，那麼戲劇裏面的諂媚的寄生蟲也就不顯着可笑了。（註一）

『台伊斯真是說很感謝我嗎？』

若回答他說：『是很感謝，』便很够了。但是諂媚的寄生蟲卻說：『萬分感謝。』喜逢迎的人總是誇大其辭，阿人所好。喜受恭維的人固然感受那些空虛的諂媚的影響，但是堅強穩定的人也要時刻提防，否則也要被巧妙的諂媚所顛倒。

除了傻子以外，沒有人不能分辨誰是諂佞的人，不過我們也要留神，毋被那些深沉巧妙的人於不知不覺中潛據了我們的心。因為這種人不易認識，有時故意的以反對為諂諛的手段，故意的和你辯難，然後讓步，自認失敗，使得你以為你自己比他見識高。有什麼事比被愚弄更不體面？所以我們該格外謹慎，不要終於自己承認：

『在演丑角的所有老傻子中間，你今天把我弄成一個最大的傻子。』（註二）

在舞臺上頂蠢的角色總是扮為無遠識而易受騙的老年人。

不知如何，我上面所談的已經不是完美的人的友誼了，不是智慧的人的友誼了，並且我認定人類是可以有智慧的；我上面講的是普通人的友誼。現在我回到原題，並且做個結束罷。

（註一）指特命斯“Eunuchus”劇中之Thraso。下行詩句即引自此劇。但Plautus之“Miles Gloriosus”亦有同樣之一角色。

（註二）引自Caecilius Statius之“Epiclerus”。



一五十五

二十七

親愛的加優斯范尼烏斯，昆特斯木奇烏斯，美德能創造友誼，美德能保持友誼。因為在美德裏有諧和，有堅貞，有忠誠；一個人的美德若是表現出來，是有光芒的，並且能認出別個人的美德來，交相吸引的；結果便是燃出了友誼與情愛，友誼與情愛本是一個意思。但是愛情不過是對於引起這種感情的人之一種偉烈的敬意而已，不是爲了什麼物質的利益而去企求的。即是愛情，也常是由友誼而生的，雖然你們不一定認做這是友誼的目標。我在年青的時候，我就是因了友誼的衝突，親密的結識了一些老年人，如陸奇烏斯鮑魯斯，馬爾克斯卡圖，加優斯加魯斯，普伯里烏斯拿西卡，還有我的親愛的斯奇皮歐的岳父蒂貝里烏斯格拉克斯。年紀相彷彿的人們，相愛之情也較深，例如斯奇皮歐，陸奇烏斯富里烏斯，普伯里烏斯魯皮里烏斯，斯普里烏斯木米烏斯，和我自己便是。但是，我現在老了，可是還很愛年青的人，例如你們和昆特斯圖貝洛；比你們更年青的人如普伯里烏斯陸蒂里烏斯和奧魯斯維吉尼烏斯，我也喜歡和他們來往。新輩代生，是人生

的規律，所以和我們同時開始生活競走的人，若能和我們同時攜手去達到終點，實在是很好的一件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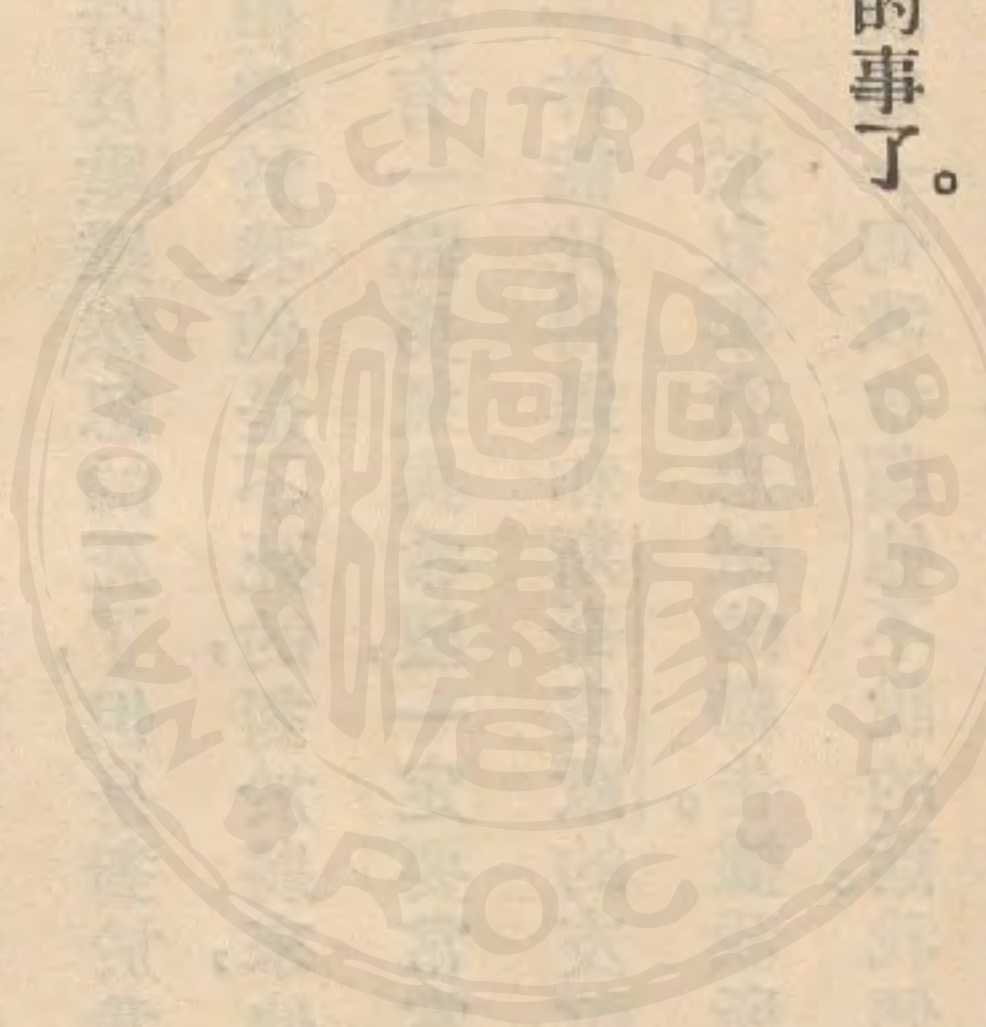
但是人事是容易變遷的，所以我們要不斷的尋求我們所愛的而又愛我們的人；因為人生沒有愛，便沒有快樂了。斯奇皮歐雖然忽的死了，但是對於我是永生的；因為我愛的是他的美德，而他的美德是不死的。不但對於我他是不死的，對於將來，他的美德也是要照耀不滅的。以後的人若是在做大事的時候想有一點勇氣與希望，一定要常常想起這個超絕的人，並以他為榜樣。

我一生的幸福，沒有一件能比得過和斯奇皮歐的友誼。我們的友誼裏有純粹的娛樂的閑暇，對於公務有調諧的意見，對於私事有忠誠的勸告。據我所知，我從沒有在頂小的事情上得罪過他，我也從沒有聽見他說過一句我希望他不說的話。我們住在一處，共食同樣的東西，不但在從軍的時候，即是國外旅行或鄉間消假，我們總是在一起的。至於我們共同專心致志於研究與學問，避開世人的注意，以消磨我們的時間，那又何必提起呢？如其我的這些回憶都與他同死了，那麼我現在早就無法忍受這樣親近的一個人的損失了。我的友誼的經驗都沒有死，愈回憶愈

顯明，縱然我失掉了記憶力，我的年紀也這樣大了，不至再受多長久的慘痛，況且短的苦痛，無論如何酷烈，也該忍受的。

我論友誼的話，止於此了。我勸你們要敬重美德，沒有美德便沒有友誼，並且要記住除了美德之外，沒有比友誼更好的事了。

(完)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第

王雲五主編

希臘文學

王力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商務印書館發行

希臘文學

王力著



百科小叢書



3434

目錄

871.3
8367

第一篇 早期文學……………一

第一章 導言……………一

第二章 英雄詩……………一一

第三章 愛羅支詩與陰比克詩 抒情詩……………二四

第二篇 雅典文學……………四一

第一章 戲曲……………四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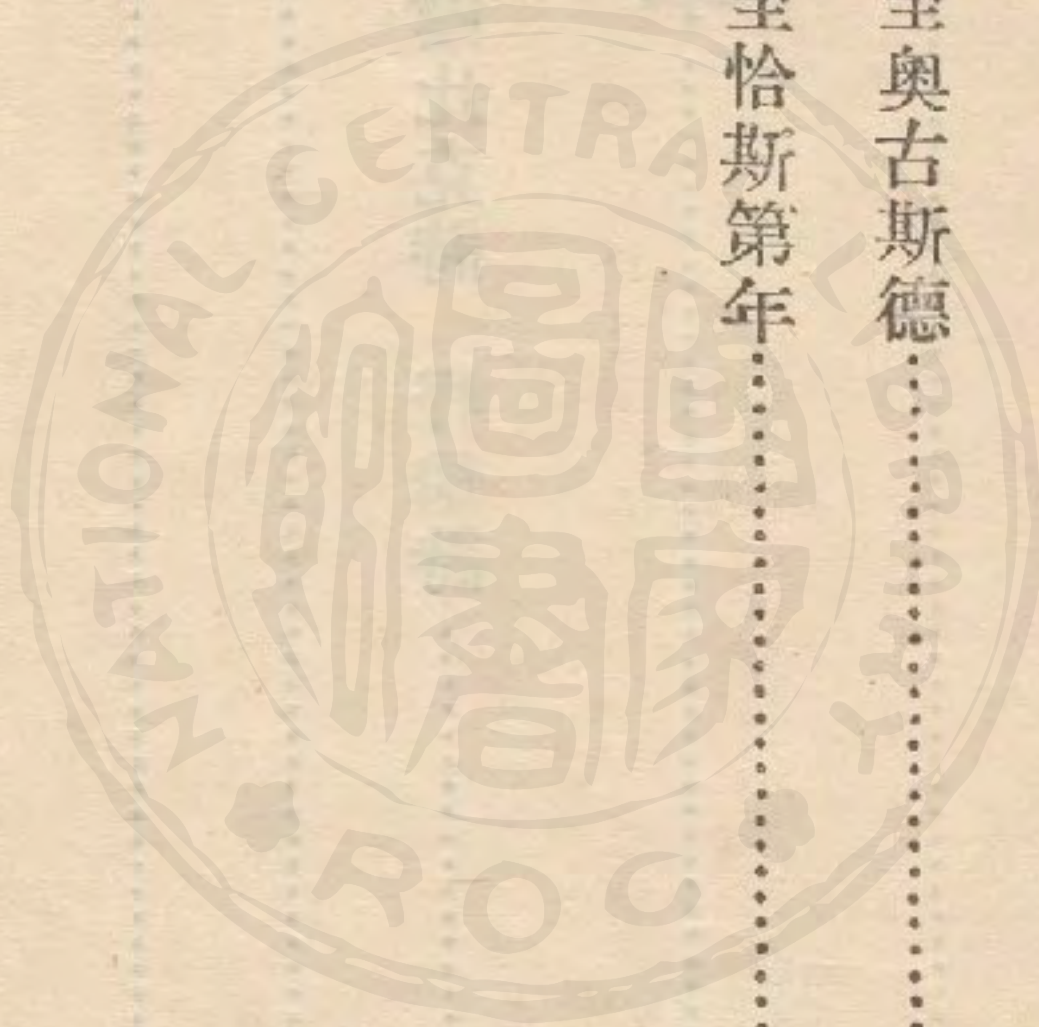
第二章 散文之初期 歷史……………五九

第三章 演講錄 哲學的散文……………六九

第三篇 衰期文學……………八五

第一章 從亞歷山大至奧古斯德……………八五

第二章 從奧古斯德至恰斯第年……………九〇



希臘文學

第一篇 早期文學

第一章 導言

1. 一本初步的希臘文學非但有益於研究希臘文的學生，而且不懂希臘文的，除了譯本之外，不曾讀過希臘書的，都可以因此得了很大的幫助。在這開化的世界裏，大家把希臘時代的大文學看做過去的寶貝；所以凡屬受過教育的人們，無論懂不懂希臘文，總希望知道一些希臘文學的內容。這一本小冊子的用意在乎給那些未讀希臘文學的人們做一個基礎，希望他們由此能進一步而讀希臘的原文或譯本。希臘文學的全部不像一個圖書館而像一個人體。在希臘文學裏，也許比其他任何文學更該注意全部；如果僅僅知道了某一部份，就等於無所知，因為除非我們澈底地了

解那部份與其他各部份的關係，否則連那一部份我們也沒法子了解的。

2. 希臘人的合理的力量。——最初曉得耕種，曉得鎔鑄，曉得以商業戰爭博取富強，曉得建造美麗的住宅與廟宇的民族並不就是希臘民族。但是，曉得以理智為生活的指導，却以希臘為最先。我們可以在希臘的西提社會（Cithia）的生活裏找出一個證據。當時其他各民族不是過的部落生活便是受國王的專制，而希臘人却知道互相聯絡而成為西提社會，——這不是以武力統制的社會，而是以平等法律服人的社會。我們在希臘書中又可以找出另一個證據。在希臘書裏，我們可以發見一切的著作家，例如詩人，歷史家，哲學家，都是努力於達到事物的道理的。在這一方面，希臘文學有一種興趣，似乎是其他文學所沒有的。牠告訴我們人類如何開始從事於有系統的事物。許多問題，——有些是當時已經解決了的，有些是直到現在還在爭論的，——都由希臘民族認真地去尋求答案了。

3. 希臘思想之影響及於現代生活。——但是，希臘書之所以有趣，並不僅僅在乎把早期的思想家的方法與目的表示我們。書中所含的結果，對於現代生活的全部竟有最深最廣的影響。倫理

學，科學，宗教，政治，文學，沒有能免希臘的影響的。希臘的大思想家，都能賜予現代社會莫大的恩惠。在有些特別的科學裏，希臘人的已往的工作竟能留傳為今日的學問的基礎，例如倫理學，論理學，幾何學。希臘的歷史家與傳教家還留下了許多政治的教訓是直接對於現代很有益的。無論基督教的歷史與非基督教的歷史，亦必賴希臘思想為根據，然後可以完全了解。在基督教的影響之下，有兩個主要的成分加入了我們近代的精神生活裏：一個是希伯來思想；另一個是希臘思想。

4. 希臘文學的特色。——詩的幾個主要模型——例如英雄詩，抒情詩，歌劇——與散文的幾個主要模型——例如歷史，哲學，教理——在現代大家能夠想像，以為都是自然界應有的東西。但當希臘的天才開始工作的時候，這些東西有許多是完全未有的，也有些是只在草創時期的。因為人類需要表現思想，纔由那些希臘的天才的創造力，陸續地去創造或完成每一類的詩或散文。所以在希臘文學裏，我們非但覺得牠本身很有趣，而且覺得牠是西洋文學的主要源泉。在現代文學裏，在某一些情形之下，羅馬的影響比希臘的影響更為直接些。但如果我們追溯到牠的源泉，還該承認最大的源泉是希臘文學。

5. 形式。——希臘人乃是一個可讚美的民族，他們的感覺很靈敏，很精細，所以每逢過度或非理的任何事物，必能立刻發覺。他們所最愛的格言當中有一句是：「不要做太多的事。」他們無論做什麼事，都要求一個適當，要求事事有分寸，一切非求準確不可。所以當他們起造一個廟宇的時候，他們這種本能驅使他們不要把某一部份做得太高，以致其他部份不相稱；又不要把累贅的點綴品加在不妥當的地方。譬如雅典的女神廟（Parthenon）建築得很單純，很齊整。同理，當希臘人著一部書的時候，他們也是力求適可而止的。假使文字比思想更繁或更簡，他們就馬上覺得不妥。總之，希臘人覺得寫文章必須先求明顯，所以在希臘作家的傑作裏，我們往往發見兩件事：第一，題目是哪一類的題目，文章必是哪一種的文章；例如英雄詩的體裁必不容與抒情詩的體裁相混。第二，作家必努力求其作品之明顯；他們為思想而擇字句，決不讓思想受字句役使。

6. 希臘文學與希臘語。——希臘人具有美的本能，具有創造美麗形式的能力。在他們所創造一切美麗的事物當中，最奇妙的，首屈一指的，就是他們自己的言語文字。希臘人的意念是習慣於感覺思想上很細微的分別的。所以他們漸漸把他們的言語形成了一種富有辨別毫末的性質的

言語：意義很簡單，而能抓住了真確性。同樣合文法的句子，他們只掉換了一個「小詞」或把句子的次序更動了一點兒，就能把他們的微言大義完全表現出來。因此之故，人們把希臘語叫做最富可撓性的言語。牠的可撓性可以在文法裏找出許多例子。

7. 希臘文學的分期。——希臘文學可以分爲三期：第一，古代文學，從荷馬（Homer）至紀元後五二九年，恰是恰斯第年（Justinian）皇帝明令禁止無神教學派的一年；第二，中世文學，從五二九年起，至土耳其佔據君士坦丁之年——一四五三——止；第三，近代文學，可以從神父伯洛特羅務（T. Prodromus 1143—1180 A. D.）至現代止。

8. 古代文學。——本書所敘，限於希臘古代文學。我們又可以把古代文學分爲三個時期：第一，早期文學；第二，雅典文學；第三，衰期文學。

（甲）早期文學是從荷馬時代起，約至紀元前四七五年。在這時期內，英雄詩（Epic Poetry）最爲盛行；愛羅支詩（Elegiac Poetry），陰比克詩（Iambic Poetry），抒情詩（Lyric Poetry）也從這時創始。散文雖則形式尙粗，也已經在希臘的伊佑尼安（Ionian Greek）與小亞細亞開始了。

(乙) 雅典文學大約是在紀元前四七五至三〇〇年最爲盛行。歌劇在雅典力求完備：悲劇與喜劇同時稱盛。散文的文學也發現於歷史，教理，哲學各著作裏。到了這時，希臘的天才已經完成了創造美麗形式的工作。我們是從詩與散文的創造藝術時代走入文字與科學的學習工作時代了。

(丙) 衰期文學又可分爲兩個主要時期：第一，亞歷山大時期，從紀元前三〇〇年至希臘爲羅馬征服的時候——紀元前一四六年；第二，希臘羅馬時期，從紀元前一四六年至無神教學派被禁的時候——紀元後五二九年。

9. 希臘文學的自然發展。——希臘文學不是人工的，而是在希臘生活裏自然發生的。恰像一年四季的花果不相同，希臘天才的黃金時代也有牠的時令：一類的天才發展了，輪着另一類的天才；而每一類都有牠的含苞期，開花期，凋謝期。如果是模倣外國的文學，也許可以隨便在任何一類開始，又可以把諸類同時開始。但是，希臘文學都是無所模倣的。他們發明了詩與散文的種種體裁，然後他們一種一種的求其完美。創作的歷程是一步一步的隨着社會的精神生活而發達的。在希

臘民族當中，每一大支派都各就其所適宜者去做他們的部份的工作。

10. 所謂希臘民族的三大支派乃是：（一）愛樂里安人（Aeolian）；（二）杜里安人（Dorian）；（三）伊佑尼安人（Ionian）。每一支派的人都略為修改了希臘語，成為所謂方言。愛樂里安的方言是適宜於急的表現的，比希臘語裏任何的老形式都真確些。但就文學的目的而言，還是比較地粗了些，貧了些。杜里安語保守着希臘舊有的語音；伊佑尼安語是很輕易，很諧和的一種方言。陰比克詩首先在伊佑尼安語裏發表；杜里安語特別適宜於抒情詩；愛樂里安語却適宜於愛情的歌曲。

11. 書寫的藝術——沒有一種文學是不用書寫的；因為文學這名詞裏就包含有固定的形式。雖則人類的記憶力可以有很大的用處，但純然以口語相授受，就不能有固定的形式了。希臘人懂得書寫，大約還在他們的言語未完全固定之前；然而就我們所能知，大概在紀元前七百年之間，希臘纔有文字留傳於後世。至於讀書的人却是漸漸增多的。首先利用書寫的藝術的乃是那些詩人與教士們。德爾費（Delphi）的廟宇大約是一個最早的文學中心。在雅典，當比羅班尼大戰（Peloponnesian War, 431—404 B. C.）的時代，市場裏有了一些書店。那些手寫本是由斯拉夫人抄

寫的，因為他們的工作不貴，所以當時的書籍也就賣得頗為便宜。當時的廟宇與學者們都保存了不少的書。但是，希臘最初一個公共圖書館却由伯多勒米第一 (Ptolemy I, 306—285 B.C.) 創於立亞歷山大利亞。

12. 荷馬以前的希臘詩。

——在我們看來，希臘文學是由荷馬的兩篇長歌

——伊里亞特

(Iliad) 與奧狄絲

(Odyssey)

——開始的。但是，這完全不像別國的簡單的跳舞短歌。伊里亞特

與奧狄絲是很高的藝術作品；除非在牠們以前有了很長時間的詩的訓練，否則不會突然有這樣的兩篇長歌出現的。但是，荷馬以前希臘的詩，現無存者。我們只能說有些很普通的形式是希臘古詩所必採用的。因為希臘最古的詩一定與宗教有很密切的關係，這是毫無疑義的。

13. 曾經有一個時期，歐洲的老祖先

——波斯人，印度人，希臘人，意大利人，賽爾特人 (Celts)，

條頓人，斯拉夫人，——一塊兒住在中亞細亞；他們都崇拜可見的自然狀態或形式，例如太陽，曙光，

土地。他們把太陽等物認為有人的權力，並且有人的身體與意念。太陽神推着他的火輪車經過天空；曙光神把她的一隻粉紅色的手指放在黑暗裏；土地神被稱為衆神之母。但這物變為神的歷程

並不是一時就成功了的。曾經有一個時期，他們開始把這些自然力當做人而議論牠們，同時還沒有忘了牠們實際上是自然力，牠們的人名只純然是一種符號罷了。我們在吠陀(Vedas)，或印度婆羅門的聖詩裏可以發見這一個歷程，而吠陀等書却是比荷馬的詩更古的。在希臘的古歌裏，我們大約也可發見這一個歷程，但這些古歌現在只剩有歌名了，例如里奴士歌(Timna)，雅魯母士歌(Talernus)，希拉斯歌(Hylas)。這些歌往往是爲痛哭一個暴死的美少年而作的。里奴士是從諸神處來的一個好孩子，在羊羣中生長，却被惡狗咬成了碎塊。諸如此類，總是感歎美貌之凋殘的。

14. 頌神歌。——希臘人的特點在乎善於欣賞美麗的形式，尤其是欣賞人體美。當他們離開了亞洲之後，他們漸漸把他們的神形成了美男子或美女子。他們對於印度神的奇怪的臉孔是不滿意的。他們說他們那些具有人形的男女神是住在奧林布士山(Mount Olympus)的，這山在特沙利(Thessaly)的北部，很高，山頂週年積雪。歌人們每次作歌必定爲的是讚頌一個男神或女神。這些受頌的神當中有一個是阿波羅(Apollo)，這是光榮純潔的男神，是音樂的主宰，是預言者，是醫病者。人們爲他而唱的歌大概總是「健康歌」。另一個神是德默特(Demeter)，又稱地母，是

五穀的賜主；爲她而唱的歌大約是讚頌她的仁慈，或敘述她失了女兒時的悲哀，及母女重逢時的快樂。還有調尼素士 (Dionysus) 是一個酒神，是狂飲胡鬧的象徵，是一個歡喜的代表。末了，還有所謂西比爾 (Cybele)，是小亞細亞的佛里基人 (Phrygians) 所信奉的，據說是「諸神之母。」

15. 傳說中的歌者。——在希臘的傳說裏，最早的詩人是奧爾斐斯 (Orpheus)。據說奧爾斐斯是特拉斯人 (Thracian)，那麼，他與人們所崇拜的藐斯 (Musaeus) 不無關係。藐斯是個詩神，而藐賽斯 (Musaeus) 又是藐斯的侍女；據說藐賽斯還是奧爾斐斯的弟子。人們談到奧爾斐斯時，總帶着神話，例如說世界的起原與靈魂的不死，還說他在地獄中與調尼素士同受崇拜。

16. 讚頌阿波羅的歌，據說是奧倫 (Olen)，克利梭特米 (Crysothemis)，與費藍孟 (Philaimon) 做的。讚頌西比爾的歌，據說是奧林布士與希雅克尼士 (Hyagnis) 做的。頌神歌的時代必在希臘人未完全到歐洲以前；當最早的幾首歌出世的時候，希臘人正在經過特拉斯與馬士多尼亞 (Macedonia)，有些還在愛遮安島 (Aegean Islands)，更有些還在亞細亞。所以我們可以把希臘最古的詩分爲三個主要來源：(一)特拉斯的；(二)佛里基的；(三)克爾丹的 (Creton)。

17. 婚姻歌；喪葬歌。——荷馬的伊里亞特敘及幸福的婚姻歌，是新郎接引新娘回家的時候唱的；還敘及了喪葬歌。在古印度，婚姻歌與喪葬歌都為僧人所唱，作為大典之一部份。所以我們可以斷定希臘古代也有此種舉動。但是，當伊里亞特出世的時候，婚姻歌與喪葬歌都改了自由而通俗的形式了。由此看來，希臘早就傾向於把詩歌除去了教會的性質，使牠成為一切人民所共享的藝術，而非僧徒所專有的了。

第二章 英雄詩

1. 戰士歌；行吟歌。——除了頌神歌之外，大約早就有了戰士歌。伊里亞特裏的主人翁在特萊（Troy）就唱這種歌；而伊里亞特與奧狄斯本身就脫胎於這一類的老歌曲。奧狄斯活畫出國王客廳裏的行吟者。奧狄斯裏說，一個國王將開盛宴，命令他的大臣去請一位「如神的歌者；因為神已經傳給他許多歌曲，所以該請他來娛樂我們。」於是那大臣就領來了一位「受歡迎的行吟者；他是藐斯所酷愛的，她給他的壞處，同時也給了他的好處；壞處在剝奪了他的眼光，好處在傳給他

極佳的歌曲。」

2. 英雄詩。——英雄詩的起原就是行吟者奏着豎琴所唱的歌；後來經過許多詩人的改造，纔形成了所謂英雄詩。英雄詩原文是 *Epic Poetry*；*Epic* 在希臘文是 *epos*，是「敘說」的意思，所以也有人譯爲「敘事詩。」到了後來，抒情詩之有音樂伴着者，謂之 *melos*，是「咏物」的意思；沒有音樂伴着而純然唱述的長歌，謂之 *epos*，是「白話詩」的意思。這樣純然唱述的歌，例如荷馬的，乃是「六律」的敘事詩。這六律詩，在希臘人叫做「英雄詩」(*heroic*)，因爲詩中所敘述的都是英雄的事跡。依亞里士多德說，每一首英雄詩必須先有偉大高貴的題材；牠的本身是純一的；同時牠又該是完備的，意思是說，自始至終必須有規則的發展。紀元前七百年以前的古詩，現存者只有這一類的英雄詩。後世又有些造作的或模倣的英雄詩。但現在我們所要研究的只是最早的或原始的英雄詩。這一類的英雄詩乃是荷馬的伊里亞特與奧狄絲；還有「西克利克詩人」(*Cyclic Poets*) 的殘卷；以及希小德 (*Hesiodo*) 的長歌與荷馬的頌神歌。

3. 伊里亞特的歷史。——伊里亞特乃是咏伊里安 (*Iliou*) 的長歌。伊里安又稱特萊 (*Troy*)，

是小亞細亞西北的一個名城。這長歌的題材乃是希臘人把特萊城圍攻了十年的一段事跡。巴里士 (Paris)，又名亞歷山大，是特萊國王的兒子，已經奪得了海倫 (Helen)。海倫是最美的一個女人，是斯巴達國王的妻子。初時，有許多人向海倫求愛，於是她的父親就召集了那些求愛的人，去救海倫。這時有米斯奈 (Mycenae) 的國王聯合了希臘所有的酋長，乘坐了許多船隻，去圍攻特萊城。特萊人雖則不敢出城應戰，但他們堅守城池，希臘人圍了十年，竟是徒勞無功。希臘軍中有一個大英雄，厲害得很；特萊城中雖也有一個海克多 (Hector)，號稱健將，却不敢敵他。這希臘的英雄名叫阿齊爾 (Achilles)，是海神賜予米爾米登 (Myrmidons) 國王特蒂斯 (Thetis) 爲子的。到了圍城的第十年，阿齊爾受了米斯奈王的重大侮辱，因爲他所擄獲的少女被米斯奈王奪去了。於是他氣憤地說他不願再爲希臘而戰，即時退出了軍隊，回到海邊他的帳幕裏去了。

4. 伊里亞特恰是從這時開始的。「女神，你唱阿齊爾的憤怒罷。」阿齊爾的憤怒，就是伊里亞特的題材的中心。但其時間却在第十年，即最後一年，是特萊城將被攻陷的時候。阿齊爾不願作戰之後，第一個結果就是：特萊城裏的人現在敢出城與希臘人應戰了。伊里亞特共是二十四卷。前十

五卷敘述一段不起勁的戰鬥；忽而是這一方面勝利，忽而是那一方面勝利；某一個希臘英雄與一個特萊英雄對戰而殺了他；又男神與女神忽而幫助這一方面，忽而幫助那一方面。但是，後來希臘人被迫緊了。於是阿齊爾的朋友巴特羅克魯（Patroclus）責罵他說：「唉！你真沒有勇氣！」阿齊爾仍不願戰。但他却把他的甲冑借給巴特羅克魯，並且允許巴特羅克魯率領他的軍隊。巴特羅克魯被海克多殺了。於是阿齊爾被激怒了。他馬上跑進了戰場，把特萊人都趕回城裏，而且殺了海克多，拖海克多的屍上了他的車，重新回到船上。伊里亞特最後敘述特萊王去請求阿齊爾還他的兒子的屍首。他說：「我的痛苦乃是世人不會受過的痛苦——因為我把殺我兒子的人的手放上了我的嘴唇！」阿齊爾允許他的請求，雙方從此休戰。

5. 奧狄絲的歷史。——奧狄絲乃是咏奧狄斯的長歌。奧狄斯（Odysseus）是伊達加島（Ithaca）的國王，也就是與特萊戰爭的希臘諸王當中最正直的一個。當特萊攻得了之後，奧狄絲率領他的軍隊乘船回伊達加島去。但是，他回到半途，誤入獨眼國，國內盡是獨眼的野蠻巨人。有一個巨人名叫波里費模（Polyphemus），吃了他的六個同伴；他惱了，就挖了那巨人的眼睛。但是，海神波賽登

(Poseidon) 是波里費模的父親，他要報仇，就罰奧狄斯在海上漂流而無所歸宿。在奧狄絲開始的時候，已經是特萊敗後十年，而奧狄斯仍是離家很遠，在大海的中心，奧基家島裏。因為有一個女水神名叫嘉立素 (Calypso)，愛了他七年，不讓他離開此島。同時他的妻子班奈羅 (Penelope) 在伊達加，也受了百餘個男人的求愛，許多不法之徒與兇暴之輩都很放浪地在奧狄斯家裏酣飲作樂，竟像他們自己的家裏一般。班奈羅爲敷衍時間起見，說她正在織一幅裹身毯子，等到毯子完成了之後，始再選擇他們；但是，每逢晚間，她總把白天所織的拆開了。她這樣的一連織了三年，求愛的人們發覺了她的詭計，就比先前更催迫她了。於是奧狄斯的兒子特爾馬楚 (Telemachus) 被女神雅典所催促，要他到祕魯士 (Pylos) 去找他的父親，他在那邊遇見了國王尼斯多 (Nestor)；後來他又到了斯巴達，斯巴達王尊他爲上客。

6. 現在我們回說到奧狄斯。海母斯神 (Hermes) 勸嘉立素讓奧狄斯走，嘉立素只好聽從了他。於是奧狄斯乘了他所自製的木筏，離開了奧基家島。他的舊仇人波塞登時刻窺伺着他，而且弄翻了牠的木筏。但是，另有一個女海神名叫伊諾 (Ino)，給他一條仙帶，拉他浮在水面，於是他又漂

流到了法亞西人(Phaeacians)的島上。這是一個幸福的民族，與神相近，是最善於航海的。國王阿爾西奴(Alcinous)與奧狄斯晤談；奧狄斯把一切奇遇都告訴了他；說他在未到嘉立素的島中以前，他與同伴們怎樣去看魔女西爾斯(Circe)的小島，那魔女怎樣把他的同伴都變了豬，只剩有他，因為吃了一種「莫來草」(Moly)，所以不會變豬；而且他又勸服了她，叫她把同伴們都再變爲人；後來他怎樣經過了美歌的女神的島邊；末了又因為同伴們殺了太陽神的聖牛，所以他們都被處死了。

7. 於是法亞西國王派了一隊海員把奧狄斯送回伊達加島。他的忠心的牧豬奴尤馬佑(Funnaeus)已經認不得他，因為女神雅典已經使他改扮了一個叫化子；但他的老狗阿爾古斯(Argus)却能認識二十年不見面的主人；等到主人近前時，牠擺尾帖耳而死。同時，特爾馬楚亦已尋父歸來。女神雅典暗示這是他的父親，於是父子商量報仇的計畫。奧狄斯仍舊改扮，去參加班奈羅的宴會，假說是去報告她丈夫的消息。但他險些兒被他的老乳母認識；因為當她替他洗腳的時候，她認識他的腳上的疤痕。這時班奈羅受了女神雅典的暗示，就宣告誰能把尤利圖(室中的古

神像)的弓上的箭射穿過了客廳裏連排着的十二把戰斧的斧眼，她就嫁誰。在求愛的人們當中，沒有一個能曳滿那神弓的。後來奧狄斯把神弓輕輕地曳滿了，一箭就穿過了十二個斧眼。這乃是殺那些求愛者的先兆。奧狄斯得了特爾馬楚與許多忠僕的助力，扳弓搭箭，把求愛的人們一個一個都殺盡了。末了，他對他妻子承認他是奧狄斯，並且告訴他二十年的經過。奧狄絲第二十四卷所敘述的是海母斯神怎樣把求愛的人們引入地獄；奧狄斯在伊達加怎樣爲他父親辣爾特 (Laertes) 所知；求愛的人們的親屬來尋奧狄斯報仇，奧狄斯怎樣制勝；末了，他又怎樣與他的人民重歸於好。

8. 兩個英雄。——阿齊爾與奧狄絲乃是兩個英雄的象徵，在希臘民族的想像中很佔勢力。希臘理想中的完善的人類乃在乎美的身體，好的計畫，高貴的行爲。高貴的行爲以阿齊爾爲代表，好的計畫以奧狄斯爲代表。奧狄絲是一個勇士，但他也是一個很有謀略的人。阿齊爾有不可抗的力，有強烈的情，有精細的感覺，在希臘人的想像中是一個不死的青年。大亞歷山大 (Alexander the Great) 的雄心，多半是荷馬所描寫的阿齊爾的英雄模範所激起的。

9. 荷馬的宗教學。——奧狄斯所敘的時代是比伊里亞特較後些。然而這兩詩所描寫的時代性却大致相符。每一長歌都是英雄時代的一個圖畫；詩人回顧到遠古以上，但有些思想卻是他當時的思想。伊里亞特所述的男女都是巨人，比常人強，比常人美，他們能做神奇的事，而且能任意變了自己的形相，但也並不是萬能的。他們住在最高的奧林布士山上，所以叫做奧林布神。鄒思(Zeus)是一個多情多慾的人，却很有天才，是他們的首領。其次有四個大神：第一是海來(Hera)，是他的王后，他常與她吵嘴；第二是阿波羅；第三是雅典(她特別代表聰明之神)；第四是波賽登，是個海神。其他諸神，有時候與鄒思爭王位；他有時候以武力壓止他們，有時候只用恐嚇手段。到了奧狄絲，對於神的概念更進步了。奧林布士山已經變了黑暗的高山，諸神的住處是分隔的。鄒思的高位是沒有人爭的了。諸神非但能支配人的形體，而且能支配人的心意了。在荷馬的詩裏，每一個神自有他的固定模型，可以調和各地方崇拜之不一致。但荷馬並未創造宗教學；宗教學在更古就有了。

10. 荷馬的倫理學。——在荷馬的詩裏，凡不遵神命或侮辱神聖的人，無論如何，必須受罰；但對

於不道德的行爲，諸神却不一定降刑。所以依照荷馬的詩，人們儘管怕神，並不因怕神而守道德。因此他還需要一種道德律，是與宗教分立的。在伊里亞特裏，有希臘人所謂 *τιμος*，是名譽的感覺的意思。在奧狄絲更有所謂 *Nemesis*，是良心不安的意思。名譽還待別人的意見爲標準；良心不安直是自己受了不正直的感觸了。

11. 荷馬的政治思想。——荷馬詩中含有好些政治的原理，是後來印歐各國所採用的。譬如他詩中敘述政治的三要素：國王，諮議會議；這就是君主政治，貴族政治，民主政治的雛形。

12. 荷馬的年代與籍貫。——在十九世紀以前，大家都認伊里亞特與奧狄絲是荷馬的作品，他的時代極難稽考；希小德的詩中曾經提及他的名字，哲學家洗諾法恩 (*Xenophanes*) 也曾說到他。洗諾法恩的書大約是紀元前五一〇年盛行的，所以我們可以說荷馬的時代在紀元前五世紀以前，還有人說他在紀元前九世紀的。至於他的籍貫，希臘有七個名城都各爭說是荷馬的故鄉。依照傳說，他是一個老瞎子，周遊各邑，敘述他的詩歌。但是，近代經過了一場大爭論，大家差不多敢斷定伊里亞特與奧狄絲都只是希臘古詩人們的最通俗的詩歌，後來由丕西斯特拉王 (*Pisistrato*)

命文法家們重加編次，成爲簡編而已。所以上文所說荷馬的宗教學與倫理學等等，都只算是指所謂荷馬——即伊里亞特與奧狄絲的作者——而言。

13. 「西克利克」詩人——有好些特萊的傳說與詩歌是由伊佑尼安派的詩人做的。他們很高興把他們的詩歌與伊里亞特及奧狄絲連在一起，或當做前編，或當做續編。此外還有些神話集。後世把這些詩人叫做「西克利克」詩人，「西克利克」就是「集」的意思。

14. 希小德。——依希臘的傳說，除了荷馬之外，還有一個創立英雄詩的詩人，這就是希小德。關於他的生活，大部份是在他的詩中所敘述的。他的父親狄右思(Diognes)從小亞細亞到了希臘的老家來，住在阿斯科拉(Aeolra)的高原。他所以移居，據說是貧窮之故。希小德却埋怨說：「阿斯科拉的冬天是淒清的，夏天是酷熱的，沒有一季是好的！」但他的話似乎說得不很公平，因爲阿斯科拉是號稱肥沃多水的地方。他在海里根山(Mount Helicon)替他的父親牧羊，同時他已經開始他的詩人工作。據說他曾從阿斯科拉又遷居於杜里安；所以他的詩裏還有杜里安的影響的痕跡。依傳說所云，他是被人謀殺了的，葬於腦巴克圖(Naupactus)。他的時代是不容易確定的。大約他總

比伊里亞特的時代晚了一百年或八十年。荷馬與希小德兩個名字，在希臘傳說裏往往連在一起，代表最古的詩人。所以希小德的時代大約是在紀元前八五〇年至八〇〇年之間。

15. 英雄詩中之荷馬式與希小德式。——希小德曾經告訴我們他是怎樣變為詩人的。當他正在海里根山牧羊的時候，詩神在他跟前出現了。詩神對他說：「沒有房屋的牧羊人，我們可以說許多非真的事，雖則很像是真；但是，當我們選擇的時候，我們也曉得怎樣說些真的事情。」於是詩人就委任希小德為代言者。這就是希小德的詩的主要思想。他的工作就在乎「說些真的事情。」荷馬的詩着重於描寫過去的英雄，以為理想的光榮。希小德的詩着重於現實的描寫。牠所敘述的是日常生活，是人類的實踐的責任，是神與英雄的事實。

16. 希小德的作品。——希小德的主要作品叫做工作與時日，因為詩中所敘的是田家應做的事，並說某日應做不應做這些事。詩中有一類可稱為「垂教詩」，因為牠把某一些科學或藝術的事實放入詩裏，却用想像的美與情感的美去籠罩着那些事實。希小德的詩就是這一類。工作與時日可以分為三部份：第一部份是他給他的兄弟的詩；第二部份是敘述工作；第三部份是敘說「時

日。」希小德與他的兄弟貝爾斯(Portos)已經分析了他們父親的遺產，但貝爾斯買通了幾個公正人，所以他分得多些。貝爾斯因此怠惰好閒，又尋別的事故去告他的哥哥。希小德以正義喚起他的兄弟與那些受賄的公正人的注意。到了詩的第二部份，便由「正義」轉到「工作」。他說：「工作呀！愚蠢的貝爾斯！要做諸神所給人們的工作。」最後就是吉日與凶日的一個表。他說：「有時候，日子是一個後母，有時候却是一個母親；所以能認識日子的人乃是最幸福的人，因為他曉得做神聖所不怪責的工作。」

17. 還有神的起原，是一千零二十二行的一首長歌，也許大部份是希小德做的。最上權力創造世界之說，在歐西雖是很古的學說，却不是希臘人固有的見解。他們傾向於以為這世界並沒有經一個創造者創造過，只是與「同存的事物」生出來的。他們說神是永生的，而他們却不相信神是從「無極」中來的。所以希小德的神的起原就分爲兩個主要部份。第一部份說自然界的可見的事物是怎樣來的；第二部份說諸神是怎樣生的。

18. 荷馬的頌神歌。——荷馬學派與希小德學派相逢之點，在我們看來，是「荷馬的頌神歌。」

有一部三十三篇的長短六律詩集出世，詩集的名稱是「荷馬與荷馬派詩人的頌神歌或開場曲」。所謂頌神歌，並沒有嚴格的意義；這與正式崇拜神聖毫無關係。這只是行吟詩人誦述英雄詩之前，先向某神做一個開場白。如果是在大音樂會誦述的，他的開場白也必是向音樂會的神說的。有時候他可選擇地方所愛的神而頌讚他；有時候他還可以自由選擇另一個神。全數的「荷馬頌神歌」都是這樣的開場白。在三十三篇當中，有三分之二的篇末是由歌者聲言將從神而轉入另一題材的。而且其中有兩篇還明白地說是將轉敘英雄。牠們的時代大約是紀元前七五〇年至五〇〇年。

19. 五大頌神歌。

——第一個頌神歌共有兩個開場曲：第一敘的是德連阿波羅 (Delian Apollo)

(Pythian Apollo)。第一段敘說阿波羅怎樣在特羅士 (Delos) 出世，他的神會是怎樣在特羅士建立的，第二段敘說阿波羅怎樣下了奧林布士山，在地上尋一個廟宇，經過了長時間的尋覓，然後達到了德爾費 (Delphi)，於是他的廟宇也就在那裏建立。在第二個頌神歌裏，少年的詐神海母斯偷了阿波羅的牛馬，變為自己的牛馬。在第三個頌神歌裏，美女神阿佛羅狄 (Aphrodite) 出現於特萊的青年王子安齊思 (Anchises) 之前，當時安齊思正在伊達

山(Mount Ida)牧羊；當她未重上奧林布士山以前，還把他們的兒子的命運啓示他。在第四個頌神歌裏，德默特去尋覓伯思風 (Persephone)，伯思風是她的女兒，被伯魯多 (Pluto) 劫到地獄去了；她一直尋至愛柳西 (Helenis)，纔找着了她的女兒。

第三章 愛羅支詩與陰比克詩 抒情詩

1. 新詩之興起。——在紀元前七五〇年至五〇〇年之間，希臘的時勢發生了大變化。從帝制變了少數貴族共治制，後來又有許多地方變了專制。所謂專制，就是一個人不要憲法而獨擅無上的威權。到了最後，專制政體被推翻了，許多「西提社會」裏都換了民主政體，尤其是在伊佑尼安。這幾次的革命引起了許多奮鬥的事情；人們的思想變動了，經驗也擴充了。普通的荷馬派詩人只算是人羣中的一個，人們有時候只請他說一個 Yes 或 No。現在每一個公民都開始思想了，行爲獨立了。他們的影響大些了，他們的工作高些了，他們的娛樂雅些了，更曉得運用他們的思想與燦熱他們的情懷了。知識正在擴大牠的範圍，藝術正在慢慢地成熟，科學正在醞釀，生活正在向完滿

的路上走。然而當時的散文還是很少很少。如果一個人要人家知道他的思想，他就只好在詩中表現。詩中「反省」的成分是漸漸多起來的。伊里亞特僅僅有很少的反省；奧狄絲裏就多些，希小德的詩裏更多些。現在到了將近紀元前七百年的時候，在前途很有希望的曙光裏，詩人們就努力把自己的思想與感觸傳達別人了。這時代的詩有兩種形式，差不多是同時創始的：第一種叫做「愛羅支詩」(Elegiac Poetry)；第二種叫做「陰比克詩」(Iambic Poetry)。

2. 愛羅支詩。——「愛羅支」的字源是「愛羅哥」(olegos)，這大約不是希臘的古字，而是從小亞細亞傳來的，是指笛子伴着的悲歌而言。到了後來，愛羅支詩成了表現反省的思想的一種詩式。希臘的愛羅支詩所敘的有種種不同的題材：例如詩人的「西提社會」裏的戰爭；公民當中的封建政治；詩人所希望為國家所採用的法律或主義；他對於日常的态度或道德的意見；他對於怎樣娛樂的意見；宴會的樂趣；悼亡的悲哀。——總之，詩人與他的朋友們所慣想的或慣談及的都播於詩歌。但是，無論是怎樣的題材，早期的希臘的愛羅支詩總有兩個普通的特徵。這是詩人自己的思想或感觸的表現，表現給同情的人們。而且這種表現，雖則很熱烈，很自由，却不到纏綿的地步。

到了亞歷山大的時代，希臘詩人纔寫了些自作多情的愛情詩，或藉愛羅支詩去表現他們的博學。羅馬的愛羅支詩人大約是學亞歷山大時代的派頭；不過他們很少裝腔作勢的地方，這還是早期希臘的愛羅支詩人的遺風。

3. 陰比克詩。——「陰比克」(Tambic)來自希臘文 *ταμπο*，有嘲笑的意思。嘲笑的故事是從德默特起的。當德默特失去了她的女兒而很悲哀的時候，少女陰比(Tambe)說了些笑話，逗得她第一次微笑。陰比克詩起初只用於嘲笑，其後却定為表現任一「尖銳的思想。」於是陰比克詩就成爲一種寓言，比以前的愛羅支詩更有刺戟性了。在陰比克詩裏，詩人運用他的強烈的精神，去表現他的藐視或更深刻的思想與感觸。愛羅支詩與早期的陰比克詩都是伊佑尼安的詩；在英雄詩與抒情詩的中間，這兩種詩可以認爲一個過程。

4. 加里奴斯是希臘最早的愛羅支詩人，他的時代大約是紀元前六百九十年。在阿爾帝斯王(Ardys)的時代，歐洲北部有一個驕傲的民族，叫做心莫里安人(Cimmerians)，他們進了小亞細亞，奪了沙爾地斯(Sardis)，侵入了伊佑尼安。另有一個部落，叫做特列爾斯(Troes)的，也跟着

侵入，但後來却被驅逐出去了。剩有心莫里安人擾亂了伊佑尼安許久；加里奴斯的詩——現存的——都是婉諷伊佑尼安人起而反抗侵略者的。他的愛羅支詩的笛音，無論是婚姻或喪葬用的，都帶有殺伐之聲。

5. 第爾達佑 (Tyrtaeus) 生當米斯尼第二次戰爭 (Second Messenian War, 685—668 B. C.) 的時代，也是一個伊佑尼安人。他有一首長歌叫做好政府，他要斯巴達人聯絡起來，說斯巴達的法律是阿波羅自己規定了的。要那兩個國王，兩院的議員，都合為一體，互相竭盡忠誠。他又有一集的愛羅支詩，名叫勉勵，勉勵斯巴達人與米斯尼人決一死戰。後來每逢晚上，斯巴達的軍營裏都吟誦這一類的詩。第爾達佑又造了些「進行曲」，是給斯巴達人上陣時唱的。

6. 阿齊洛朱 (Archilochus, 670 B. C.) 是伊佑尼安的巴洛斯島 (Paros) 人，與許多人一同遷居於達素斯島 (Thasos)。他是一個有力量的天才。古典時代的希臘人甚至於把他與荷馬，賓達 (Pindar)，梭富克爾 (Sophocles) 並稱，以為他是文學史上一個怪傑。達素斯的島民往往與達拉斯 (Thrace) 的大陸居民爭戰，阿齊洛朱自己是一個戰士，就在他的愛羅支詩裏歌頌戰爭。他

有時候也轉過來悲悼死亡；他有一首很美的詩去弔他的妹夫，因為他的妹夫被水溺死了。但他最大的力量還是表現在他的陰比克詩裏。相傳李甘伯 (Tycambes) 答應過把女兒妮布烈 (Neoi) 嫁給阿齊洛朱，後來自食其言；阿齊洛朱做了一首諷刺的詩，於是妮布烈與她的姊妹們都自殺了。這也許只是一種神話，但總顯得他的諷刺力之足以驚人了。此外還有一個詩人叫做西曼尼特阿摩古 (Simonides of Amorgus, 660 B. C.)，也以陰比克詩為諷刺之用，但他所諷刺的往往不是個人，而是普通的諷刺。現存的他的零篇乃是對於女性的一種很奇怪的諷刺，他說神先創造了種種動物——如牛貓之類，然後創造女人。

7. 米諾模 (Mimnermus, 620 B. C.) 的愛羅支詩乃是柔弱失德的伊佑尼安的一面鏡子。他回想當年伊佑尼安人驅逐心莫里安人的時候，不勝感慨；但他忍耐着。他說，生命的初期過去了之後，就沒有價值了：「六十歲，死神可以光臨了，讓我好脫離疾病與憂愁。」他可憐太陽終日辛苦，為的是要照耀世界。

8. 蘇瀾 (Solon, 594 B. C.) 是一位立法家，他的愛羅支詩往往是模仿加里奴斯與第爾達

佑的。在他壯年的時候，他的詩能感動雅典人，使他們從米加里人（Megarians）手裏奪回了沙拉米斯（Salamis）。

9. 調格尼斯（Theognis, 540 B. C.）是米加里的一個杜里安貴族，他所傳下來的愛羅支詩大約有一千四百句。他要把所謂杜里安貴族的正統學說傳給一個米加里的青年名叫西爾奴斯（Cytinus）的。他的語調，他的見解，都能使人們認他爲雅典派的模範作家，但他的詩很有後人增加的地方。因爲民主革命之故，他被逐出了米加里，於是他遨遊優波亞（Euboea）與西西里（Sicily）；在波斯大戰以前，他似乎又回到米加里去了。他很可惜米加里平民穿羊皮衣服的時代過去了。他說：「貴族都是好的，平民是可憐蟲。」又說：「金錢使貴族與平民的血統混雜了；但這樣的婚姻乃是西提社會之毒。」雅典的保守派很喜歡他的政見；他的見識之廣，竟令後人造成了一句俗諺：「這事，我在調格尼斯未出世以前就知道了！」

10. 福西里特（Phocylides, 540 B. C.）也是一個倫理學的愛羅支詩人，他那些短而有力的教訓，在希臘是很受民衆歡迎的。他也寫了些六律詩，但現存者很少；有二百三十句的長歌，名叫格

言，署他的名，但大概是紀元後第一世紀一個猶太人所作。

11. 色諾芬尼 (Xenophanes, 510 B. C.) 是哲學中之埃理亞學派 (Eleatic philosophy) 的始祖，他用愛羅支詩去表達他的哲學思想。他責備荷馬與希小德，說他們不該把那些不道德的行為歸之於神，又說與其敘述第丹人 (Titans) 與桑多爾人 (Centauris) 種種寓言，不如敘述實際上做過了的一些好事詩在古希臘佔着很大的勢力，我們往往看見希臘的哲學努力去改正詩的影響。色諾芬尼之所以有趣，就因為他是反對俗詩的一個「詩哲」。

12. 西曼尼特小斯 (Simonides of Ceos, 480 B. C.) 為波斯大戰死難的希臘人做了些很美的愛羅支式的「墓詩」；但他的抒情詩更著名。在雅典時代 (475—300 B. C.)，詩劇盛行的時候，愛羅支詩仍是很通行的，因為牠是容易而不俗的形式，凡曾受教育的人都可以做。據我們所知，愛羅支詩非但為雅典大詩人所作，而且散文大家如杜西狄特 (Thucydides)，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德謨士但尼 (Demosthenes) 也都做過愛羅支詩。在亞歷山大時代，情感，諛辭，學問，一切都可以在愛羅支詩中表現的。

13. 希波納斯 (Hipponax, 540 B. C.) 被他的祖國驅逐，弄得很窮，到克拉索母奈 (Clazomenae) 去居住。他是一個又小又醜的人，有兩個雕刻家曾經爲他刻像。他爲報復起見，就做了好些陰比克詩，詩式與衆特異。

14. 抒情詩。——抒情詩是有音樂伴着的歌曲。希臘的抒情詩非但可以伴着音樂，而且是與音樂離不開的。詩與音樂合起來纔形成了一種藝術的工作。所以一切的希臘抒情詩人勢必同時是一個樂譜家。抒情詩本該譯爲「琴詩」，因爲原文是 Lyric Poetry；但這還不是希臘最常用的名稱。希臘人普通把牠叫做 melic poetry，是「唱詩」的意思，表示與只能敘述而不能唱的英雄詩有分別。

15. 由此看來，除非音樂已經發達了，否則希臘的抒情詩是不會成爲藝術的。相傳在大約紀元前六六〇年，特班德 (Terpander) 出世後，把希臘音樂開了一個新紀元，因爲他把琴的四弦改了七弦。改了七弦，就等於發明了八音階；因爲第八音可以再回到第一，所以七弦已經足以表現全音階了。

16. 愛樂里安的抒情詩。——賴士堡 (Lesbos) 的愛樂里安人，在很早就以音樂與抒情詩著名，因為他們曾在音樂學校受過有規律的教育。依古代傳說，當歌者奧爾斐斯 (Orpheus) 被達拉斯的醉漢們碎屍的時候，他的頭與他的琴都被推到河裏，直流入海，而他的嘴裏還在唱歌。後來漂流到了安第薩 (Antissa)，賴士堡人把他的頭埋葬了，把他的琴懸在阿波羅廟裏。丕利亞 (Pieria) 的早期詩，里狄亞 (Lydia) 的軟性樂器，都影響到賴士堡的抒情詩的藝術。在這時，有許多特別的原因，使愛樂里安一天比一天興奮起來了。在紀元前的第七世紀，賴士堡還是商業區與海軍區。黨派的鬭爭，在賴士堡沒有休息過。貴族們的權力常有被平民推翻的危險，所以他們過的是非常刺戟的生活：愛的刺戟，戰爭的刺戟，荒淫的刺戟，高壓的刺戟，放逐的刺戟，種種都來了。恰像太陽與陰影掠過了夏天的海面，這些生活上的變化都被抒情詩反映出來。但愛樂里安的方言是比較上欠豐富，欠精細的一種方言，不很適宜於藝術之用；因此，愛樂里安的詩究竟比不上杜里安的詩更爲民衆所喜。

17. 阿爾嘉佑 (Alcaeus, about 611—580 B. C.) 是賴士堡的一個貴族，曾經努力參加賴士

堡的貴族與平民的鬪爭，又參加了賴士堡與雅典爭奪西基灑（Sigenun）之戰。他也像阿齊洛朱與何拉西（Horace）一般地坦白敘述他怎樣擲去了他的甲冑。大約在紀元前六〇六年的時候，畢達古斯（Pittacus）被平民舉爲「狄克推多」，於是阿爾嘉佑與他的兩個兄弟都被放逐，在東部住了許多年。後來他與政府妥協，死的時候在賴士堡。他寫了些頌神歌，政見歌，飲酒歌，戰爭與戀愛歌；但現代所存者只是一些零簡。有一段詩描寫一個戰士的廳堂，周圍掛着許多武器。另一段把賴士堡的國家比做一張遇大風浪的船；水進了船裏，帆被風吹破了。在其他各詩裏，他總是責備賴士堡的專制。在有些地方，他頗像士都亞特（Sturata）時代的皇黨軍人。他有的是聰明與樂觀，他愛國家，他在慷慨中與熱愛中頗有不很過度的放縱。

18. 沙弗（Sappho, 610 B. C.）是一個有非常的藝術天才的人，她很會欣賞形式與聲音的諧和；她的熱情之力能在詩境中作自然的表現，而她在詩裏所表現的就是美的崇拜。在伊佑尼安民族裏，沒有一個希臘女人是能以詩享盛名的；在愛樂里安與杜里安的婦女當中，除了沙弗之外，也沒有一個能把詩歌當做個人的強烈生活的表現。她所以能如此者，非但因爲愛樂里安的熱血

激熱了她的天才，而且因為愛樂里安的社會把婦女的地位看得很高，所以她得了豐富的生活。因此之故，她的詩現存者雖是零簡殘編，而其作品之諧和，能令樂譜中透出光明的情愫，就夠我們發生興趣了。她似乎是某一詩派的中心；而她的殘稿之遺留，是得自她的弟子愛麗娜（*Elina*）之手。相傳沙弗在大約紀元前五百九十六年離開了她的故鄉米狄蘭（*Mitylene*），死於西西里。又據傳說，她因單戀法安（*Phaon*），終於絕望，投海而死，這大概是較晚的寓言。

下面是何拉西模倣沙弗的一首詩：

「凋謝了一切的紫羅蘭，

與一切的玫瑰；

流逝了光榮的希望。

犧牲者，

動了愛佛羅德之怒，（註）

還不能不放棄勝利！」

(註)希臘人所謂愛佛羅德(Aphrodite)等於後人所謂維納絲(Venus)。

19. 安納克里安(Anacreon, about 530 B. C.)是伊佑尼安人，他的作品大部份用的是伊佑尼安方言，然而他的抒情詩的題材與形式卻是愛樂里安派。他在沙摩斯王波里克拉德(Polykrates)的朝廷做了些時候的顯官；後來住到雅典，據說還到了德沙里(Thessaly)。安納克里安乃是享樂的詩人。他帶着伊佑尼安的民族的可撓性，所以他適宜於快活的人羣中過生活。他的娛樂是戀愛，酒，音樂。他似乎一輩子都與世無爭；他除了娛樂之外沒有別的野心，除了惋惜韶華之外沒有其他的懊惱。現存的他的作品殘編是一些頌神歌，與戀愛或社交的吟咏。他的作風是醇粹的，韻致是甜美的，還帶有幾分幽默。在他的名下有六十首詩的詩集，但這是假的，大約是紀元後五百年的作品，而是在第十世紀纔被人編為詩集的。

20. 杜里安的抒情詩。——杜里安人的生活與愛樂里安人的生活有一個共同之點：牠們都是以好戰的貴族生活為基礎的。愛樂里安的國家往往被無恆的熱情之火燒激着；而杜里安人卻深信他們的神明。杜里安的國家是一個聯絡得很堅固的團體，以軍人紀律為基礎，每一份子都是盡

忠的。杜里安的宗教上的祭典，廟宇，塑像，詩歌，一切都注重整齊與莊嚴。杜里安的抒情詩足以表現杜里安的生活，換句話說就是表現牠的社會民衆的全部力量。杜里安的抒情詩人敘述到自己的地方很少，這是與愛樂里安的抒情詩人大不相同之點。他們敘述杜里安的神聖的傳說與祖宗的光榮；因為杜里安人注重神聖的崇拜，與先世的勝利；此外例如紀念某城之建立或當時國王的大事，無一不足以表示國家重於個人。杜里安的抒情詩還有一個特點：唱詩時不是獨唱的，而是數人合唱的。

21. 因為性質的關係，杜里安的抒情詩當然不會像阿爾嘉佑與沙弗的抒情詩那樣特別表現個人的人格。在牠的歷史上，沒有富於色彩的特徵，只有一種藝術發達的各個階段。斯巴達的阿爾克曼 (Alcman, 660 B. C.) 寫了些頌神歌；這是在廟裏迎神時唱的，而且是特別由少女歌唱。除了求神降賜健康的歌之外，還有婚禮曲與戀愛歌。

22. 史梯西朱魯 (Steschorus, 620 B. C.) 是西西里人，他的原名是第西亞斯 (Tisias)，因為他善於製合唱曲，所以人家叫他做史梯西朱魯，是「合唱的將軍」的意思。阿爾克曼所發明的合

唱曲是向左一轉，向右一轉；史梯西朱魯卻在左右轉之後加上了一個休止部份。史梯西朱魯用的是英雄詩的題材，例如特萊之圍。依古代的傳說，因為他說了海倫的壞話，海倫就罰他變了瞎子（因為當時海倫已經變了女神）；後來他做了一首更正詩，開端就說：「這故事不是真的；你不曾到特萊去過；」於是海倫又讓他的雙眼復明了。

23. 愛利安 (Arión, 600 B. C.)，就生長的地方而言，雖是賴士堡人，但可以說是屬於杜里安派的。他的大工作在乎創造對於狄安尼蘇士 (Dionysus，奧林布士山之神，鄒思之子) 的合唱頌神歌。唱時，唱者們環繞祭臺，分爲唱的部份與動作的部份。現存的有他的一段詩，是頌讚波賽登的；因為當他在海上迷途的時候，幸得海神波賽登的奴僕們把他送回陸地。有一個寓言說，是些沒良心的水手把愛利安投入海中，後來波賽登的奴僕們被他的歌聲感動，所以救了他。

24. 伊卑鳩斯 (540 B. C.) 是意大利南部的利基豔 (Rhegium) 人。他的作風與史梯西朱魯很相近。他的合唱頌神歌所敘的也是英雄的戰爭，也有英雄詩的色彩。他又寫了好些戀愛詩。依照傳說，伊卑鳩斯是在海上被人謀殺了的，後來有些鶴跟隨着兇手們的船，以致兇手們被破獲；「伊

卑鳩斯的鶴」因此就成了諺語，指神明暗示罪惡的行爲而言。

25. 在波斯大戰裏，希臘人算是第一次與外族爲仇。希臘人終於把波斯人打退了。經了此次大勝利之後，希臘更加安寧，而各處的西提社會也更發達了。波斯大戰的結果，西西里的希臘人與亞細亞的希臘人都感覺得他們是同一的民族，大家利害相同的了。還有一個結果就是：雅典因此變爲希臘最富庶最有力量的一个大城了。伊佑尼安人，要算雅典城的人是天分最高的；雅典的政治的重要關係實開了天才的先路。

26. 西曼尼特生於紀元前五五六年，歿於紀元前四六八年。當希巴朱斯 (Hipparchus) 御宇的時代，他在雅典住了些時候；後來他又遊德沙里。大約在四七八年，他又回到雅典，末了他還到西拉古斯 (Syracuse) 的國王希也倫 (Hieron) 的朝廷裏。波斯大戰的時期 (480—478 B. C.) 正是他最享盛名的時候。他的抒情詩是用杜里安的方言寫的；就他的詩的形式看來，他該屬於杜里安的合唱詩派。但他本是在伊佑尼安生長的，所以他從前曾用伊佑尼安的方言寫了些愛羅支詩。而他的盛名又是與雅典的盛名相關的。因爲有了他，伊佑尼安的天才與杜里安的藝術相遇於雅

典，所以他開了一個新紀元——他開始把抒情詩傳播於全希臘；他的詩的源泉是從雅典來的，而雅典就是希臘的精神生活的未來的中心。現存他的殘編是些頌神歌，勝利曲，喪葬曲，以及其他的雜詩。他爲着特摩丕萊（Thermopylae）之戰與沙拉米斯之戰的殉難者做了好些愛羅支式的墓詩，都是很可讚美的。但是，現在所存的他的詩當中，最美的還是一首喪葬曲。曲中敘述達娜（Danae）與她的幼子遭海上之難；天黑了，風雨來了，小孩怕起來；達娜安慰撫循她的愛子，哄他睡了，同時又祈禱諸神，願大風雨也一樣地睡着。

27. 賓達大約是在紀元前五二二年生於波歐狄亞（Boeotia）的一個村鎮裏。他是一個世家子弟，他的祖先曾參加斯巴達的上古戰爭。因此之故，他雖是在愛樂里安的地方生長的，而他與杜里安人還有血統的關係。音樂的藝術是從他家裏傳下來的；因爲在希臘全盛時代，貴族最愛音樂，以爲是諸神所賜。依古代的傳說，他與波歐狄亞的女詩人哥林娜（Corinna）作詩的比賽，他失敗了。他所用的題材太多了，所以哥林娜對他說：「你應該用手播種，不應該用袋。」他在三十歲開始做詩，後來竟成了希臘的「國家詩人。」他很受西西里諸王公之優禮，他常去見他們，但他不肯永

遠以西西里爲家。他死時是七十九歲，在紀元前四四三年。他所坐過的鐵椅子被後人保存在德爾費的阿波羅廟裏。

28. 希臘有兩個偉大的抒情詩人：西曼尼特與賓達。他們替抒情詩開闢了更廣的園地。他們的抒情詩的形式雖則大致是杜里安式，但詩的精神却不復屬於希臘民族的任何部份了。他們開始向全希臘的人說話，說的是民族的偉大的功績與傳統思想，使民族發生共同的信仰。在此時起，希臘民族的另一支——雅典人——又要來參加希臘文學的發達了。

第一篇 雅典文學

第一章 戲曲

1. 雅典人是屬於伊佑尼安民族的；但把他們與小亞細亞居住的伊佑尼安人比較起來，他們有他們自己的面目。亞里士多德注意到希臘人的性質很像希臘的氣候，是介乎東西鄰之間的。希臘人比勇敢的歐洲人聰明些，又比靈巧的亞洲人更富於男子氣概。杜里安人的性質，與伊佑尼安人的性質，在希臘的歷史中，形成了大大的衝突；我們把這衝突一比較，就可以知道雅典人的性質是怎樣的了。雅典的思想具有伊佑尼安的彈性與韻致；同時又具有杜里安人的勇氣與沈靜的聰明。但牠不像伊佑尼安之帶女性，也不像杜里安之欠彈性。雅典的語言也像其思想：富於可撓性而不患其太柔；富於力量而不患其太剛。雅典的天才把伊佑尼安的英雄詩與杜里安的合唱抒情詩融爲一爐，成爲一種新的形式。這種新的形式具有更複雜的興趣，同時也需要更複雜的力量——

這就是戲曲。藝術上的戲曲乃是雅典的產品。

2. 戲曲的起原。——自從上古以來，希臘人就將諸神看做男人或女人；他們雖比普通男女更有權威，但也脫不了人類的喜怒哀樂。一個希臘人越是信仰他的宗教，越是對於他所崇拜的神的喜怒哀樂表同情。在希臘諸神當中，最能喚起人類的同情者莫若酒神調尼素斯 (Dionysus)；他是物質享受或刺戟的給予者，凡物足以損害人類的活力者都是他的仇讐。依照傳說，調尼素斯環游地球，經過了許多危險與憂愁，終於得了勝利；他戰勝了許多仇人，在印度，亞細亞，希臘，都受人崇拜。

3. 他的聖節是農家採摘葡萄的時候，又在釀酒很忙的時候，又當春歸的時候。十二月有葡萄節，一月有釀酒節，二月有開酒節，是開取去年的酒的意思，三月纔是調尼素斯正節。後三節是在雅典舉行的；前一節卻在鄉村。在木製的祭臺之前，許多村民環繞着唱一個頌神歌，同時敘述神的最為人所知的故事。依故事說，調尼素斯被許多荒山野怪所包圍；牠們名叫沙狄兒 (Satyrs)，有長而尖的耳朵，有短而扁的鼻子，有羊的尾巴。那些村民當歌唱那酒神的命運的時候，不知不覺地把他

們自己扮做沙狄兒，表現神的勝利。因為這麼一來，他們與他們的神更接近了。

4. 在他們極熱烈地希望神的事實更生動的時候，當然還會更進一步，合唱的領導人就會扮演調尼素斯或其使者。他會敘述若干聖蹟，或酒神所經歷的危險。於是合唱隊就唱出他們對於這些聖蹟或對於這些危險的感觸。這就是戲曲的第一個胚子；這種詩歌已經不像英雄詩僅靠敘述，牠除了敘述之外，還加之以動作。這樣唱給酒神的合唱頌神歌叫做狄體藍（*Dithyramb*）。悲劇與喜劇都是以狄體藍為起原的。

5. 愛斯齊魯（*Aeschylus*）是悲劇的創始者。他是雅典的愛柳絲村（*Eleusis*）人，生於紀元前五二五年。他的家庭是很老的名門望族。在愛斯齊魯以前，也有所謂「悲劇」但不是真的「悲劇」，因為只有一個伶人敘述事跡，或由伶人與合唱隊的隊長對話。到了愛斯齊魯，纔再加上第二個伶人。這麼一來，對話的人就與合奏隊分立了。這兩個伶人把身份稍為變換，可以把故事自始至終完全表演。合奏隊只能勸告或鼓勵那些伶人，或表示他們的感觸。從前的對話是合唱的附屬品。現在合唱卻是對話的附屬品了。戲曲於是成熟了；因為故事可以完全表演於眼前了。

6. 愛斯齊魯的悲劇，現存者只有七部。第一部是波斯 (Persae)，成於紀元前四七二年。這是希臘抵抗波斯侵略而得勝利的一場悲劇。愛斯齊魯本人也參加過戰爭，所以他寫沙拉米斯之戰格外生動：「前進！希臘的兒子們！使你們的國家得自由，使你們的妻子得自由，救你們的國神的祭臺與你們的祖先的墳墓。」

7. 第二部是七個反對泰柏斯者 (Seven Against Thebes)，作於紀元前四六八年。劇中敘述奧狄布斯 (Oedipus) 的兩個兒子——伊桃克爾 (Eteocles) 與波里尼斯 (Polyneices)——當泰柏斯被圍的時候，因爭遺產之故，互相殘殺。他們兄弟二人，都穿着輝煌的甲冑；然而天色黯淡，還有怒神的電光。後來兩個都死了。死後，人家焚燒他們的屍首，因為他們的怨恨未消，所以柴堆上的火燄仍分爲兩部份。

8. 第三部是銬鎖着的伯洛米秋斯 (Prometheus Bound, about 472—468 B. C.) 伯洛米秋斯是一個高超人性的大神，他從天上偷火下來，又把文明的要素教給人類。後來由神王鄒思下命，把他鎖在高加索山 (Caucasus) 的巖上。伯洛米秋斯知道與鄒思王位有關的一切祕密；但是，

自從他受刑之後怎樣威嚇他已不肯說出來。末了，他又說話冒犯了神王，於是鄒思下了雷，風雨大作，幕就閉了。

9. 第四部是哀求者 (*Suppliants*, 462 B. C.)。劇情最爲簡單。劇中敘述達那歐斯 (*Danaus*) 的五十個女兒因爲要避免嫁與她們的五十個表兄，就同她們父親離開了埃及，逃到阿爾高斯 (*Argos*)。阿爾高斯的國王招待而且保護她們。第五部是阿加曼難 (*Agamemnon*)，第六部是叔伊佛里 (*Choephoroi*)，第七部是佑米尼特 (*Funerides*)。這三部是連爲一編的，總名叫做奧烈斯特梯 (*Orestie*)，是愛斯齊魯的最後作品。紀元前四五八年，脫稿於雅典；再過兩年，愛斯齊魯就去世了。阿加曼難敘述米斯奈國王阿加曼難圍攻特萊得勝還國，終於被他的妻子克利貪奈斯特拉 (*Clytaemnestra*) 謀殺了。叔伊佛里又名敬神酒的奉獻者 (*Offerers of Libations*)，敘述阿加曼難的女兒愛列特拉 (*Electra*) 與她的女僕到父親的墳前奉獻祭品。她的禱辭爲神所聞。恰好她的哥哥奧烈斯特 (*Orestes*) 也回到了米斯奈，殺了克利貪奈斯特拉與其情人，爲父親報仇。佑米尼特敘述奧烈斯特被人告發，得阿波羅爲他辯護，終於蒙雅典女神赦罪。

10. 愛斯齊魯的宗教觀念與倫理觀念。——愛斯齊魯深深地感覺得世界的道德原則之無標準。每當惡人昌盛，善人受苦的時候，人們儘可以說：「神是盲目的，惡的勢力。」愛斯齊魯努力反對這一類的思想。在他的戲劇中，有好些地方是表示道德有標準的。固然，奧林布士山的諸神，他們雖則很神聖，很仁慈，給予我們的健康與幸福；但他們也似乎縱容地獄諸神，讓他們害我們受飢受寒，遭遇痛苦與死亡。不過，如果我們作更深刻的觀察，我們就覺得天神與地獄神都在苦心孤詣地造成一種法律。這法律就是「正義的法律。」一切的神力都表示：凡違反正義的人沒有永遠不受懲戒的。

11. 某一個人是富貴的；他漸漸驕傲起來。諸神開始妒忌他。他造孽，諸神就索性使他盲了心。他一天一天的造孽，後來他的罪惡貫盈了。於是命運鑄了一把劍，交給怒神之手；公理下了判斷；而這造孽者終於受了報應。有時候，父親的大罪孽之報應卻在其子孫。災禍由前代傳至於後代。司報應的怒神就悄悄地常住在他的家裏。也許經過了許多年代，子孫中有一個作惡，犯在怒神的手裏，然後怒神同他算一個總賬。所以造孽者的痛苦是世代相承的：這是諸神的慢性的教訓。甚至在睡覺

的時候，作孽的回憶還往來於心頭，喚起道德的好處。幼年的神，他們自己也受宿命這樣訓練過的。

12. 由此看來，愛斯齊魯的道德律是以神聖的源泉為根據的。經過他的說明，我們知道天神與地獄神的行為並非矛盾；他們受宿命的驅使，都在努力造成「正義的法律。」

13. 愛斯齊魯，與其說是雅典的悲劇家，不如說是全希臘的大詩人。波斯大戰使全希臘人感覺他們是一個整個的民族，而愛斯齊魯就是參加大戰之一員；在他的詩裏，他是向全希臘人說話的。他說他的戲曲只是荷馬的筵上的一瓣；他也像荷馬一般地感覺帝王之尊嚴。自從波斯大戰之後，雅典漸漸傾向於德謨克拉西化，雅典人大約不復像先前那樣與愛斯齊魯表同情。紀元前四六八年，他的少年勁敵梭富克爾得了勝利之後，他自己也覺得他的詩不大合於新潮流了。他的晚年，有許多時間是不在雅典居住的。

14. 梭富克爾，大約生於紀元前四九五年。他的家在哥洛奴斯村（Colonus），附近雅典。哥洛奴斯的風景極佳，為快活的酒神調尼素斯之所常臨，又為詩神藐斯之所愛。當希臘人驅逐波斯人的時候，梭富克爾纔十五歲，就被選為兒童合唱隊的指揮，去奏紀念凱旋之歌。他曾從著名音樂家藍

伯魯 (Lamprus) 學習音樂；紀元前四六八年，他纔二十七歲，與五十七歲的愛斯齊魯比賽戲曲。是梭富克爾得了勝利。

15. 自從這時起，直到身歿之日，他是雅典人所深愛的一個悲劇家。他有天才，有美貌，有溫和的性格，在雅典人看來，是諸神所寵愛的一個人。在他少年時代，他所唱的頌神歌乃是表示雅典之初興；而他逝世的時候恰是紀元前四〇五年，雅典因愛哥波達米之戰 (Battle of Aegospotami) 而衰落的時候。所以有一個詩人說「他死得好，免受不幸的悲哀。」

16. 在六十年之間，梭富克爾寫了一百餘部劇本，但現存者只有七部。第一部叫做特拉齊的婦人 (Women of Trachis)，劇中敘述海拉克爾 (Heracles) 的妻子德亞尼拉 (Deianeira) 聽說她丈夫愛上了伊佑萊 (Iole)，想要挽回她丈夫的愛情。她聽信了將死的馬怪尼素斯 (Nessus) 的話，說他的血可以使她丈夫愛她。於是她把一件襯衫蘸了尼素斯的血，寄給海拉克爾。海拉克爾因此中了毒，受了大痛苦，於是命他的兒子把他送到奧達山 (Mount Oeta) 上，放在火葬堆裏燒死他。於是他「爲天火所包裹，便被諸神召去。」第二部叫做阿亞克斯 (Ajax)，劇中敘述阿亞克斯因

爲希臘的首領們把阿齊爾的甲冑判給了奧狄斯，一時憤怒，便殺了希臘人的牲口，以爲是殺了那些首領。後來他的神志清醒了，感覺得這是很不名譽的事，就自殺了。第三部叫做愛列特拉，劇中的題材與愛斯齊魯的叔伊佛里及歐里披提（Euripides）的愛列特拉相同；但牠比前者更有藝術的一致性，比後者更富理想的美。

17. 第四部叫做國王奧狄布斯（Oedipus the King），結構很靈巧，是現存希臘戲曲當中的首選。獅怪斯芬克斯（Sphinx）在泰柏斯的路上把守着，出了許多謎語給過路的人們猜，猜不着便被牠吞嚙了。後來輪着奧狄布斯經過，斯芬克斯照例給他猜謎語。謎語是：「有一種動物，早晨走路用四隻腳，正午走路用兩隻腳，晚上走路用三隻腳：這是什麼動物？」奧狄布斯猜是人的幼年壯年老年；斯芬克斯見他猜着了，一時羞怒，就投海而死。奧狄布斯雖是外人，但因立了大功，便被奉爲泰柏斯的國王，與前王賴佑斯（Laius）的寡婦結婚。這時候泰柏斯忽然疫癘盛行，泰柏斯人去求神示免疫之法，阿波羅神叫他們查出殺害國王賴佑斯的人，刑罰了他，疫癘自然停止。奧狄布斯非常努力去調查。調查的結果，他首先發覺他自己是賴佑斯的兇手，後來又發覺自己是死者的兒子，由

此看來，他的妻子也就是他的母親。他羞怒發狂，自己挖去了一雙眼睛。

18. 第五部叫做奧狄布斯在哥洛奴斯 (Oedipus at Colonus)。在這劇本開始的時候，距離前劇的情事已有數年之久。克列安 (Creon) 做了泰柏斯的國王，得了奧狄布斯的兩個兒子——伊桃克爾與波里尼斯的同意，把奧狄布斯驅逐出境。幸虧他的兩個女兒——安狄哥尼 (Antigone) 與伊斯曼尼 (Ismene) 調護他，他終於到了雅典，得雅典王收容他。他從此得了安靜，又得諸神恕罪。有一天，他與雅典王在一塊兒，忽然空中有人叫他，他就昇天去了。

19. 第六部叫做安狄哥尼。劇中敘述波里尼斯與伊桃克爾自相殘殺之後，泰柏斯國王克利安下令：如有敢祭波里尼斯者，殺無赦。但是，安狄哥尼把不成文的「神律」認為在人類的命令之上，所以她終於祭了她的哥哥。於是她被克利安判處死刑。他的兒子——即她的愛人——與那兒子的母親都詛咒他，因此也自殺了。

20. 第七部叫做費洛克迭特 (Philoctetes, 490 B. C.)。劇中敘述英雄費洛克迭特的足部受了傷。希臘人去圍攻特萊的時候，大家信了奧狄斯的話，趁費洛克迭特睡着了，就丟了他，不讓他從

軍。但是，後來諸神啓示，說若要攻取特萊，須用海拉克爾的弓，而海拉克爾的弓卻在費洛克迭特之手，所以他們現在用得着他。奧狄斯勸阿齊爾的兒子牛多林（Neotolemus）助成他的計畫，去奪取或偷取費洛克迭特的弓。計畫定了，而牛多林卻不肯做這卑鄙的事。縱使費洛克迭特不到特萊去，牛多林也不肯偷他的弓。在這時候，神聖的海拉克爾顯現了；費洛克迭特知道到特萊去可以得到健康與光榮，就順了奧狄斯與牛多林的要求。

21. 梭富克爾信仰宇宙的主宰者是善的。他並非看不見他的信仰與現實的生活有矛盾的地方，也不像愛斯齊魯一般地相信宿命能監督諸神的好惡；他所以信仰宇宙的主宰者是善的，因為他在分析我們自己的性質的時候發見了一種解答。人類的性質裏最深的本能——如愛，憐，懼，等等——都足以證明一種無形的常律的一致性與超越性，這種常律是永遠與諸神的意志相符合的，雖則與人們實際上對於諸神意志的解釋不盡相諧和。

22. 歐里披提，生於紀元前四八〇年，恰是希臘人在沙拉米斯征服了波斯人的一年。由此看來，他比愛斯齊魯小了四十五歲，比梭富克爾小了十五歲。但是，歐里披提之距離愛斯齊魯與梭富克

爾，比較梭富克爾之距離愛斯齊魯，就遠得多了。他代表一類新的觀念，對於戲曲的藝術也有新的見解。他少年的時候，做過祭典的角鬪者；到了十七歲，他試學繪畫；到了二十五歲，他發表了第一部悲劇。在他未得第一次比賽獎之前，已經三十九歲；後來他做了五十年的詩，一共也只得了五次的獎。

23. 用歐里披提的名的戲曲共有九十二種，經古代批評家承認爲真的有七十五種，但現存者只有十七種。最先發表的一種叫做阿爾賽斯提斯 (Alcestis, 438 B. C.)。劇中敘述阿爾賽斯提斯爲救丈夫的性命而死，後來海拉克爾神又把她從墳墓裏救了回來。第二部叫做米狄亞 (Medea, 431 B. C.)。米狄亞是哥爾齊斯 (Colchis) 的公主；她因愛查生 (Jason) 的緣故，教他取得「金毛」，隨他逃到了他的地方；後來他遺棄了她，另娶哥林斯 (Corinth) 國王之女。米狄亞施行仙術，消滅了新娘，殺死了她爲查生而生的兒女，然後坐了仙輿，飛回雅典去了。第三部叫做希波里圖 (Hippolytus, 428 B. C.)，這是第一次比賽得獎的一本戲曲。劇中敘述達修士 (Theseus) 誤信他的妻子的話，以爲他的前妻的兒子傷了她的名譽，於是詛咒他，他因此死了。當達修士看見他兒

子在他眼前將死的時候，纔知道事情的真相；但是已經太遲了。第四部叫做黑古巴（*Hecuba*, 425 B. C.）。劇中敘述特萊的寡后殺了黑古巴的兒子，又拐了她的女兒，後來她殺了她，報了兒女之仇。第五部叫做安特洛馬克（*Andromache*, 424—421 B. C.？）。安特洛馬克是海克多的妻子；特萊被攻破了之後，她爲阿齊爾的兒子牛多林所擄。安特洛馬克不忘她的丈夫，後世把她當做夫妻相愛的模範。

24. 第六部叫做伊安（424—421）。伊安（*Ion*）是伊佑尼安民族與雅典民族的始祖，實際上他是阿波羅的兒子。第七部叫做哀求者（*Suppliants*, 420—417 B. C.？）。劇中表示雅典人能爭人道。阿爾基夫（*Argive*）的戰士被殺之後，泰柏斯國王不許葬他，雅典人就與他爭。第八部是海拉克來特（*Heracleidae*, 420—417 B. C.？）。這也是表示人道的戲曲：海拉克爾的兒子們受了歐里士調斯（*Eurystheneus*）的虐待，都跑到雅典城來避難。第九部是瘋狂的海拉克爾（*Mad Heracles*, 420—417 B. C.？）。劇中敘述女神海拉（*Hera*）與海拉克爾有仇，把他弄瘋了，於是他殺了他的妻子與兒女們。等到他神志清醒了之後，他打算自殺；國王達素斯緩和了他的痛苦，勸他到雅典去過

安靜的生活。第十部叫做伊菲珍尼 (Iphigenia Among the Tauri)。這是很高貴的一部悲劇，年月不可考，但至少可以說是歐里披提後期的著作。劇中敘述伊菲珍尼的父親把她判死，後來得女神阿爾特米斯 (Artemis) 救了，她就做了這女神廟裏的僧人。這廟是以人為犧牲的。有一天，她奉命犧牲兩個外來的人，忽然她發覺這是她的哥哥奧烈斯特 (Orestes) 與他的朋友丕拉特 (Pylades)。她計畫他們逃走；末了，由女神雅典與本地國王下令，准他們三人都回希臘。第十一部叫做特洛亞德 (Troades, 415 B. C.)。劇中敘述特萊的貴婦人們——黑古巴，安特洛馬克，嘉山特拉 (Cassandra) 的痛苦，直至特萊陷落為止。第十二部叫做海倫 (Helen, 412 B. C.)。劇中敘述只有海倫的魂到了特萊；真的海倫卻到了埃及，她丈夫米納勞斯 (Menelaus) 扮做她的隨臣，用了詭計，竟得埃及國王收容了。

25. 第十三部叫做佛尼思 (Phoenissae, 411 B. C.)。劇中敘述阿爾基夫人與泰柏斯人戰爭，為的是反對伊桃克爾為王，要求改立他的兄弟波里尼斯。第十四部叫做愛列特拉 (Electra, 410 B. C.)，與愛斯齊魯的叔伊佛里及梭富克爾的愛列特拉同一題材。第十五部是奧烈斯特 (Orest-

tes 408 B. C.)。奧烈斯特殺了他母親之後，瘋了，要殺海倫；海倫終於得阿波羅救了。

26. 第十六部叫做伊菲珍尼在歐里 (Iphigenia at Aulis)，第十七部叫做巴克該 (Bacchae)。這兩部戲曲是歐里披提死後，他的兒子發表的。伊菲珍尼在歐里敘述國王阿加曼難把女兒伊菲珍尼做犧牲去祭歐里之神，爲的是希望風勢緩和，好開船去攻特萊。後來伊菲珍尼終於得女神阿爾特米斯救了。巴克該敘述泰柏斯國王班道斯 (Pentheus) 禁止酒神調尼素斯把狂飲之風傳播全國。但酒神報仇卻報得很厲害。國王的母親與其伴侶們酗酒發狂之後，竟把國王碎屍萬段。

27. 除了這十七部之外，還有西克洛伯 (Cyclops)，這只是諷刺劇的一個初樣。又有烈素斯 (Rhesus)，從前的人以爲是歐里披提做的，現在大家都假定是雅典末期另一個詩人做的了。

28. 歐里披提在三個悲劇大家之中，算是最爲民衆所愛的一個。他的戲劇之動人，在乎與日常生活相接近。然而悲劇交到他的手裏，卻失了梭富克爾所提倡的「想像的美」了。歐里披提不很留意到全劇的諧和；他只特別注意到某一場。他的戲曲既不是經過藝術的計畫的，就不得不靠機械方法的助力了。

29. 愛斯齊魯在紀元前四八四年得獎，梭富克爾在四六八年，歐里披提在四四二年。不到五十年間，雅典的悲劇的大藝術就完全發達了。雅典的希臘人是把戲曲造成完美的藝術品的一個民族。現存的三十一部悲劇，只是當時的太倉之一粟。

30. 喜劇。——喜劇是與悲劇同時誕生的。牠也同樣地由崇拜酒神調尼素斯而起；但牠的成熟期卻比悲劇更晚些。雅典的喜劇，大約是在紀元前四七〇年開始的。依亞里士多芬(Aristophanes)說：最早的喜劇家乃是馬格納(Magnum)。此後還有克拉第奴斯(Cratinus)與歐波里(Eupolis)諸人。但現存有劇本之喜劇家，自當首推亞里士多芬。

31. 亞里士多芬，大約是生於紀元前四四八年。他的父親費理伯(Philippus)在愛基那(Aegina)有產業；所以我們沒有理由懷疑他的公民權，雖則他的仇人似乎說他是一個僭權者。他常說一個詩人如果要受雅典人的寵愛，必須先有很小心的準備。他又看見他的前輩因民衆之愛惡無恆而感受痛苦。他的格言是：一個人如果要做發號施令的船長，必須先學會了做搖槳者與把舵者。但是，當他二十一歲的時候，已經成名了。

在將近四十年的期間內，亞里士多芬用詼諧之筆去批評雅典的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社會生活。據說他曾經寫過五十四部喜劇，但現存者只有十一部。這十一部可以分爲三類。

32. 第一類是絕對放肆的諷刺劇。最先的兩部現已不存在：第一部叫做宴飲者 (Banquetters, 427 B. C.)，描寫新舊派的衝突；第二部叫做巴比倫人 (Babylonians, 426 B. C.)，諷刺奸雄們對待雅典民衆的手段。現存的第一部叫做亞加奈人 (Acharnians, 425 B. C.)，擁護和平黨去反對主戰黨。主戰黨的代表是亞加奈人，他們的葡萄田被貝洛波尼西亞人 (Peloponnesians) 蹂躪了。第二部叫做武士 (Knights, 424 B. C.)，他在劇中繼續巴比倫人的諷刺，諷刺奸雄克列安。第三部叫做雲 (Clouds, 423 B. C.)，是諷刺教育的。物理哲學家像阿那薩哥拉 (Anaxagoras)，文章學教師像普羅特哥拉 (Protagoras)，都被他歸爲一類，叫做「詭辯學派」 (Sophist)；蘇格拉底則被他認爲這種傾向的典型。第四部叫做黃蜂 (Wasps, 422 B. C.)，劇中敘述奸雄們怎樣對待那些受騙的崇拜者。第五部叫做和平 (Peace, 421 B. C.)，是結論亞加奈人的作意的。

33. 第二類是諷刺政治的，言語間留有若干餘地。第一部是鳥 (Birds, 414 B. C.)，劇中敘述

兩個冒險的雅典人教羣鳥們在天空裏建造一座「雲城」，把人與神隔絕。這是十足滑稽的喜劇，暗嘲當時雅典的狂妄行爲，尤其是針對侵略西西里的事件而發。第二部叫做里西斯特拉達 (*Lysistrata*)，第三部叫做德斯邁佛略素賽 (*Thesmophoriazusae*)。前一部敘述婦女們佔領了政府，目的在乎停止貝洛波尼亞之戰。後一部敘述歐里披提在婦女神祭會裏被判有罪。第四部叫做蛙 (405 B. C.)。這劇本出世的時候，雅典人的戰鬥力已竭——這是在最後失敗之前幾個月。歐里披提與梭富克爾去世還不久。歐里披提死後還與愛斯齊魯比賽悲劇，結果是愛斯齊魯得了勝利。

34. 第三類包括兩部戲劇，這裏頭幾乎沒有個人的諷刺了。第一部叫做愛克列西素賽 (*Ecclesiazusae*, 392 B. C.)，敘述「婦女議會」怎樣制定憲法。第二部叫做蒲魯都士 (*Plutus*, 388 B. C.)，敘述富神蒲魯都士使善人富，使惡人貧。

35. 雅典喜劇的精神——雅典的喜劇，例如亞里士多芬的，乃是民衆對於雅典人的日常生活批評；無論大事小事，都有被他們批評的機會。政治或社會，秉政者或私人，都得受任意的批評。當

古代的雅典人認攻擊一個公民的失德而可以有益於社會的時候，他們並不知道尊重私人的生活。在調尼素斯的神會裏，詩人有儘量批評諸公民之權。當然，這樣的一種權力，有時候是濫用了的，所以喜劇的放肆也曾受法令的限制。總之，喜劇對於民衆的意見，往往有很大的影響。

第二章 散文之初期 歷史

1. 初期的散文作家。——文學上的散文，也像藝術上的詩，是在伊佑尼安發源的。大約在紀元前五五〇年，腓力基底斯 (Pherecydes of Syros) 發表他的特別的神學，普通人把牠認爲希臘最好的散文。伊佑尼安的哲學家亞諾芝曼尼 (Anaximenes) 與亞諾芝曼德 (Anaximander) 也寫的是散文。初期的散文似乎是簡短而富於格言性的，若斷若續地，勉強牽連在一起。希望以藝術形式表現思想的大思想家們仍舊喜歡用韻文；例如伊佑尼安的哲學家色諾芬與巴邁尼德斯 (Parmenides)；又如唵披鐸黎 (Empedocles) 的自然詩。

2. 到了紀元前第六世紀的末期，散文更能自由運用；那時用散文的被稱爲散文家 (Ἰσοποι

graphi)，與韻文家(εποποιί)對立。這些散文家有兩大工作：(一)他們搜集古希臘的神話與傳說，尤其是世家的譜系的敘述；(二)他們往往在個人旅行之後，描寫外地的風土，但往往是些沒有批評的片段。同一作家往往可以做這兩種工作，例如海加道斯(Hecataeus, 500 B. C.)，他寫了環遊天下記之後又寫了一部家譜，敘述他的第十六世祖是一個神。海拉尼古斯(Hellanicus, 450 B. C.)就從純然的敘述轉到更細心的工作。他寫了雅典與希臘其他各地的歷史，埃及，波斯，佛尼西亞(Phoenicia)，也都作歷史的敘述。而且他似乎也還做了比較政治的嘗試哩。

3. 希羅多德(Herodotus)，紀元前四八四年生於加里亞(Caria)。這是杜里安的地方，但居民卻有許多是伊佑尼安人。希羅多德的家族大約也是杜里安的一個貴族；但他該是自幼熟諳伊佑尼安的方言的。他出世的時候，加里亞受治於波斯；波斯女皇阿爾特米西亞(Artemisia)就是在沙拉米斯奮勇戰勝的。她的孫子李克達米斯(Tygdamis)承繼為王之後，殺了希羅多德的舅父班雅西(Panyasis)。據說希羅多德因此逃往伊佑尼安的沙摩斯島。等到李克達米斯被逐之後，他回到加里亞；不久又離了故鄉，大約在紀元前四四六年到了雅典。在雅典，他與貴族名流們交

游。他是詩人梭富克爾的知己朋友。後來他到了兩次杜里伊(Thurii)，死在那裏。有人說他死於紀元前四二八年，也有人說是四〇六年。

4. 希羅多德的歷史一出，然後世界的題材纔入了藝術的畫圖。書中敘述東西之戰，亞細亞與希臘之爭，最後一章是波斯大戰。這歷史分爲兩個主要部份。第一部份共五卷，算是一個緒論，敘述波斯之興。第二部份共四卷，敘述達里佑(Darius)時代，與色爾色斯(Xerxes)時代，波斯侵略希臘的事跡。

第一卷敘述波斯帝國始祖西魯士(Cyrus)的事跡(560—529 B. C.)。第十一卷與第三卷敘述波斯王干拜士(Cambyses)侵略與征服埃及，直至他的死亡與達里佑的登基，兼描寫埃及與埃及人。第四卷與第五卷敘述波斯人在斯基地亞(Scythia)與達拉斯的戰役，兼描寫那兩個地方；又敘述波斯去攻利比亞(Tibya)，兼描寫地方及彼處居住的希臘人；最後還敘述伊佑尼安的革命史(501—498 B. C.)。

第六卷，結束了伊佑尼安革命之後，敘述四九二年波斯初犯希臘，與四九〇年之侵略及被擊

退於馬拉丹 (Marathon)。第七卷敘述色爾色斯之侵略，直至德摩丕來 (Thermopylae) 之戰 (480 B. C.)。第八卷敘述亞爾特米西亞 (Artemisium) 與沙拉米斯之戰，與色爾色斯之潰退 (480 B. C.)。第九卷敘述伯拉台亞 (Plataea) 與米加爾 (Mycalae) 之戰 (479 B. C.)，與波斯將軍馬都牛士 (Mardonius) 之敗退 (479 B. C.)，以及希臘之佔領賽士多 (Sestos)。

5. 希羅多德的歷史有牠的特色，所以他被稱爲「歷史之祖」。固然，他也有許多地方是與當代或前代的伊佑尼安著作家相同的。他也像他們一般地記載神話，雖則很少不加批評；他也從地理上與社會上敘述外國；他也用伊佑尼安的方言敘述，因爲這是當時大家公認適用於散文的一種方言。但是，在他以前，沒有一個人能像他把大堆的事實佈置成爲整齊的全體，思想一致，佈置也一致。他是散文界的第一個藝術家。至於以歷史家而論，他往往忽略了政治的因果。他每敘述一件大事，往往把偶然發生的一件最近事實認爲大事之起因，而並不尋求更深遠的源泉。至於憲法之變遷，他敘述得很少，甚至完全不提。他的文體的動人處在乎像兒童般的單純，可以稱爲最有趣的故事講述者。

6. 杜西迭特 (Thucydides) 生於紀元前四七一年，是雅典公民奧洛魯斯 (Olorus) 的兒子。這奧洛魯斯大約是達拉斯王奧洛魯斯之孫。奧洛魯斯王的女兒嫁給米爾第亞德 (Miltiade)，而米爾第亞德的兒子是西門 (Cimon)。由此看來，杜西迭特是雅典大將軍西門的表弟。紀元前四三一年，貝洛波尼亞大戰開始的時候，他是四十歲。自從開戰時，他就料這次戰爭要比從前的戰爭更爲嚴重，於是非常留心於戰局之變遷，以爲寫歷史的準備。他一生最嚴重的時期是紀元前四二四年，大戰的第八年。那時他指揮雅典的一隊海軍，終於失敗了，被雅典人驅逐出境。自四二三至四〇三年，他是不在雅典居住的。這二十年間，他總不忘寫他的大戰史。紀元前四〇三年，民主政體成立，他得赦歸國。他的逝世年月總在三九六年以前，也許是四〇〇年。依據當時一個作家的敘述，他是在達拉斯遇刺而死的；他的屍體運回雅典，合葬於西門的塋地。

7. 杜西迭特的歷史可分爲三部份，最後一部份是未完的。第一部份包括前四卷，與第五卷的一至十八章，敘述四三一年大戰開始，直至四二一年尼西亞 (Nicias) 的停戰協定爲止。第二部份從第五卷第十九節至第六卷與第七卷，敘述第二次的八年大戰，以阿爾哥斯 (Argos) 爲中心，而

雅典又派兵去攻西西里。第三部份是第八卷，敘述大戰的第三段落，所謂「狄西蘭之戰」(Decelean War)，在紀元前四一三年。

8. 希羅多德是歷史界首出的文學者，杜西迭特是歷史界首出的哲學者。他非但求敘述的事件簡明真確，而且務必表示事件所由發生的原因，與此事件發生後所給予我們政治上的與道德上的教訓。所以當他敘述貝洛波尼西亞之戰的時候，他不僅僅以雅典人與哥林斯人(Corinth)爭地爲大戰爆發的原因。這只是一個近因，不足以解釋戰事之所以爆發。於是他尋求更深遠，更主要的的原因：因爲雅典帝國的勢力擴張至於全希臘，於是斯巴達就以維護希臘的自由爲名，以防雅典的侵略。當他敘述了哥基拉(Corcyra)的民主政體與少數貴族專政制度相衝突的時候，他還仔細分析政治道德的狀態，以窮衝突之所由來。全部歷史都是老吏斷獄的口氣，沒有一點兒主觀的感情參雜於其間。他說：「我的歷史裏沒有一羅曼斯，」也許民衆不愛看。但是，以人世的蓋然性看來，將來的事實必有似於過去的事實；如果有人要知道過去的事實真相，以求將來的預兆，因此認這一部歷史爲有用，那麼，我就心滿意足了。」

9. 色諾芬 (Xenophon) 由他自己的作品裏看來，他的事跡爲吾人所知者，要比任何希臘著作家更多。據古代傳說，蘇格拉底在德里安 (Dalium) 之戰 (424 B. C.) 曾救了他的性命，那麼，他大約該是在紀元前四四五年出世的。但這種傳說也許只是一種神話。據他自己的話看來，在紀元前四〇一年，他至多只有三十歲。他的哥哥是一個很有地位的雅典公民，給他受了高等的教育。他後來是蘇格拉底的弟子，終身以蘇格拉底所教的學說爲他的學說的根據。

10. 在紀元前四〇一年，他信了朋友的勸告，到小亞細亞的沙爾狄斯 (Sardis)，去加入一個出征的軍隊。這軍隊共有一萬餘人，爲波斯王子西魯士所統領，預備打入波斯，去奪他哥哥色爾色斯第二的王冠的。色諾芬在他的安那巴西 (Anabasis) 一書裏，曾敘述這一次的出征。這書共有七卷。書中敘述西魯士被殺之後，波斯暴臣第沙佛納 (Tissaphernes) 用計捉了五個希臘將軍。當時的希臘人就入了最危險的時期。色諾芬也不是軍官，也不是士兵，只是一個「投營兵」。這一夜，他夢見他父親的屋子被天火燒了。這是什麼預兆呢？是波斯國王將要消滅希臘人嗎？抑或在這黑暗時代，上天給予希臘人的大光明？色諾芬跳起來，喚醒了統領們，在半夜裏開了一個會。在會場中，他用

熱烈的雄辯去激動了他們的心，大家設法保共同的安全。

11. 第二天，他們排成一個四方陣，把行李排在中央，開始撤兵。一直走過了許多山嶺。到了四〇〇年二月，有一天，色諾芬與後備隊在一塊兒，忽然聽見大聲叫喊。這呼聲是在前面的小山上，先進隊裏發出的。他以為他們看見敵人。於是他上了馬，領着幾個馬兵，急趕向前。等到走近去，纔知道他們在叫「海海！」這原來是遠遠地看見的黑海的銀光。他們冒了長時間的危險，經了長時間的勞倦，到此時喜極而下淚；他們知道離家近了。兩天以後，他們到了希臘地界；於是他們祭謝諸神，尤其是救主鄒思與領導神海拉克爾。這一次撤兵，足以表示波斯實際上是弱的，後來因此鼓勵亞歷山大之進攻。

12. 當時這軍隊只剩八千六百人，陸續開向君士坦丁堡，在達拉斯國王處服務了兩個月。此時還剩六千人，加入丁伯蘭（Timbron）將軍的隊伍。紀元前三九九九年三月，色諾芬離開了他們。蘇格拉底恰在這年被殺；色諾芬本來不喜歡雅典的民主政治，及至蘇格拉底死了，他更恨雅典了。於是他到了亞洲，服務於他所愛的英雄——斯巴達國王阿基西勞斯（Agessilaus）的統治之下。到

了紀元前三九四年，哥洛尼亞（Coronea）之戰，他還幫着斯巴達去打雅典與泰柏斯呢。

13. 在此時起，他正式地被雅典放逐了。斯巴達人爲着報酬他起見，把斯基魯村（Scillus）給他做了采邑。他伴着他的妻，與兩個兒子，過了差不多二十年的鄉村的幸福生活，忙於著書與打獵。紀元前三七一年，斯巴達在柳克特拉（Leuctra）大敗之後，據說他被驅逐離了斯基魯，住到哥林斯去。後來雅典又取銷了他的放逐令，大概因爲三六二年他的兒子勇敢殉國之故。色諾芬逝世時，大約是紀元前三五四年。

14. 安那巴西不是用他自己的名字發表的；他在歷史上的主要作品乃是海來尼克（Hellenica）。這是繼續杜西迭特所著的希臘歷史，共分七卷，在紀元前四一〇年敍起，這是基諾薩馬（Cynossema）之戰後一年；直敍到三六二年，恰是曼第尼亞（Mantineia）之戰的一年。前兩卷大約是在紀元前四〇〇年以前寫的，其語氣與思想與後五卷大不相同。這是一部乾燥的歷史，有時也雜有富於興味的短語或會話；但他特別地偏袒斯巴達，而且崇拜阿基西勞斯。不過，他這一部書總算是記載斯巴達與泰柏斯的勢力的一部有價值的歷史。

15. 色諾芬又撰師門紀念錄 (Recollections of Socrates)，敘述其師蘇格拉底的學說，加以他生平的軼事與日常的談話。他所記的蘇格拉底不像柏拉圖所記的蘇格拉底那樣善於譏諷，也許色諾芬不一定常常捉摸得到他的先生的真意。但這書是很值得看的：非但因為牠保存了許多真的事跡與言語，而且因為牠表示蘇格拉底完全是個實踐者，而不是一個空想家。

16. 基洛巴第亞 (Cytropaedia) 又名西魯士的教育 (Education of Cyrus) 是色諾芬所著的歷史而帶道德性的作品。共八卷，描寫波斯帝國的始祖西魯士（這西魯士與安那巴西裏的西魯士，切勿混為一人）是怎樣受教育的，他怎樣成了政治家，成了將軍，又成了國王；又在臨終的時候，他怎樣教訓他的兒子與大臣們。這一部書沒有歷史的真確性，也不能真的描寫波斯人之思想與態度，只能藉此頌揚蘇格拉底的學說與斯巴達人的實踐樣法。西魯士本人（與色諾芬所識的西魯士很有些相仿的地方）就一半像蘇格拉底，一半像阿基西勞斯。

17. 此外還有克特西亞 (Ctesias)，是東方史的創始者，他的著作是關於伊佑尼安，波斯，印度的歷史。現存者只有一些殘篇。至於以文章的義法應用到歷史上，是創始於伊蘇格拉底 (Isocrates)

crates)學派的，最能代表這派者乃是伊蘇格拉底的兩個學生。第一個是達奧班布士(Theopompus, 352 B. C.)，他繼續杜西迭特的希臘史；第二個是愛佛魯士(Ephorus)，也記載了一段希臘史。當時的考古學家有費洛古魯(Philochorus)，他大約是生於紀元前三〇六年，歿於二六〇年。

第三章 演講錄 哲學的散文

1. 雅典散文之發達史，我們可以在雅典的演講史裏更看得明顯些。早期的古典時代的希臘詩與散文，都是可讀可聽的。希臘人的耳朵，聽散文也像聽詩一般地習慣於聲音的節奏與表情的巧妙。公開演講，在當時被認為一種美術。一個公民，在議會中欲有所表現，或在法庭中欲辯護自己，就不能不研究演講。希臘聽講的人們批評演講的體裁，也像我們批評書籍的體裁一樣。因此，演講的散文就與雅典普通的散文發生直接的關係了。

2. 有兩種主要的力量，合起來形成了早期的雅典散文的體裁。第一，是受了詭辯學派的影響。

詭辯學派教導青年們做善於應世的公民，訓練他們的流暢的言語與論據，而且運用他們的粗淺的邏輯與文法。第二，是受西西里的修辭學家的影響。高拉克斯（Gorgias）發明了他的語的藝術，幫助民衆在法庭中辯論；他的弟子狄西亞（Tisias）更發揚他的學說，把「語的藝術」從西西里傳到雅典。

3. 哥基亞（Gorgias）也是西西里人；但他既不是純粹的詭辯學者，也不是把修辭學當做藝術而研究的人；他只是個專治自然演講的人。當他遊雅典的時候（427 B. C.），他的辯才最爲人所稱，伊蘇格拉底就是受了他的啓發的。

4. 安第芬（Antiphone）生於紀元前四八〇年，在「雅典十大演講家」當中算是第一個。他的體裁與杜西迭特有許多相同的地方，可以代表雅典早期的散文。他的體裁是很謹嚴的；每一個字裏總包含許多意思。安第芬在當時乃是最有才的辯論家，從他開了這風氣，於是新的修辭學在雅典成了一種政治上的勢力。「四百議員革命」的組織裏，他是一個中堅分子，後來他們失敗了，他被民衆處死刑（紀元前四一一年）；臨死之前，他還逞他的雄辯以自辯護。現在他的演講錄共

十五卷，而真爲辯護者只有三卷。三卷之中，最好的一卷是關於海洛得的兇殺案（*On the Murder of Herode, about 417 B. C.*）。

5. 安多西特（*Andocides*），大約生於紀元前四四〇年，而四一五年被逐出雅典，爲的是有褻瀆神明的嫌疑。他幾次求救，都不成功。從四一〇年至四〇三年，他在西西里，意大利，希臘，伊佑尼安等處，過的是商人的飄泊生活。到了四〇二年，遇了大赦，他纔回到雅典來。及至三九九九年，人家仍舊告他。他爲自己辯護，辯護的話就是現存的關於彌撒（*On the Mysteries*）；後來他被判無罪。當哥林斯之戰，他被任爲議和專使之一，歸國之後，他做了一篇關於與斯巴達議和（*On the Peace with Lacedaemon, 300 B. C.*），勸雅典接受斯巴達的提議。他並不怎樣講究體裁，然而他富於自然力，能以描寫生動見長。

6. 李西亞（*Lysias*）曾爲雅典的散文而努力，就他的體裁而言，他也是最完善的作家之一。他洗剝了老派的枯燥的單調，同時又敢於自然，簡單，運用日常生活的言語，而不流於卑鄙。他的父親是西西里人。所以他雖生於雅典，卻沒有公民權。他在意大利的南部渡過了她的青年，到紀元前四

一二年纔回雅典居住。紀元前四〇四年，他的弟弟被「三十個專制貴族」(The Thirty Tyrants)殺了，他又逃出了雅典。到了民主政治恢復之後，他就控告愛拉多典 (Eratosthenes，三十貴族之一)，這在現存他的演講錄中算是最好的。紀元前三八八年，他致詞於奧林比亞 (Olympia) 的希臘人的集會，勸他們趕快聯合起來，去反抗兩個大敵：第一個是西方的西拉古斯 (Syracuse)，第二個是東方的波斯。李西亞共留有三十四卷演講錄，大半是教他的主顧們在法庭向公眾說話的。古代的批評家把李西亞稱爲樸體 (Plain style) 的模範，另以安第芬爲大體 (Grand style)，伊蘇格拉底爲小體 (Middle style)。

7. 伊蘇格拉底與其他希臘演講家不同的地方是：他的演講錄與其說是適宜於演講，不如說是適宜於閱讀。若把他認爲雅典天才的代表，他的趣味之純粹還比不上李西亞。但他創造了一種希臘散文文學的體裁，自從紀元前三五〇年以後，就成爲普通的模範。他的體裁爲後世的修辭學家所採用，成爲西塞祿 (Cicero, 106—43 B. C.) 一派的基礎。近代的文學，大部份是模仿羅馬的；由此看來，伊蘇格拉底的影響竟及於近代了。他生於紀元前四三六年，是貝洛波尼西里大戰開始

之前五年；歿時九十八歲，在三三八年，恰是該洛尼亞（Chaeronea）之戰告終之年。

他的演講錄，現存者共二十一卷。其中有五卷是爲訴訟用的，屬於他早年的作品。其餘或爲學術演講，或爲政治演講。又有九封書信，是寄給朋友的，其中有一個是費理伯，另一個是大亞歷山大。他一生的主要思想在乎聯合全希臘人與波斯作戰。他的最有名的作品是班基里古斯（Panegyricus, 380 B. C.），據說是費了十年之力纔做成的；這是宣傳由雅典人領導與波斯作戰的。又在費理布士（Philippus）裏，他勸費理伯領導這種戰爭。

8. 伊薩佑斯（Isaeus），大約生於紀元前四二〇年。他的演講錄，現存者共十一卷，從紀元前三九〇年至三五三年。他的體裁可以表示演講式的散文發達的一階段。

9. 德謨斯典（Demosthenes）生於紀元前三八四年。他很努力把自已造成一個演說家；據說他曾把小石放在口中練習演講，又曾抄了八次杜西迭特的書。他相信雅典自然是希臘的頭。雅典必須取得全希臘的信任，以圖安內禦外。但若欲取得全希臘的信任，雅典的智識階級必先自振作起來。德謨斯典化了十五年的光陰，與馬斯登（Macedon）的國王費理伯爲敵。他反對的言論是

「反費理伯演講錄。」他是希臘的散文大家。他會運用老體裁，加以新的諧和。人們因為他肯用苦功，以為他的天資不足，笑他的演講有「油味兒」；他回答說他的燈與別人的燈所照的不是同樣的工作。在現代看來，德謨斯典確是古代演講家當中的第一人；其妙處在不必取巧而能令人信服。在亞歷山大死了之後，他以辯才為希臘聯軍服務；努力的結果，終於無濟於事，他就服毒自殺，時在紀元前三二二年。

10. 愛斯基納斯 (Aeschines) 生於紀元前三八九年。他被遣兩次到馬斯登去做代表。他的言論很自然有力，加以聲音風度，足稱一個出使的人材。他歿於紀元前三一四年。

11. 其餘如李古爾古斯 (Lycurgus)，希伯萊特 (Hyperides)，特那古斯 (Deinarchus)，德馬特 (Demades)，德母特留 (Demetrius)，都是當時的演講名家（李古爾古斯且是一個立法家），但他們的演講錄留傳今世者甚少，茲不多述。

12. 當歷史與演講錄形成了的時候，哲學也就同時出現於雅典。柏拉圖的對話篇，除了科學性之外，還富於文學性，乃是文學天才的傑作。貝理克利 (Pericles) 是在紀元前四二九年的秋天逝

世的；柏拉圖恰於那一年的夏天出世。他的父親阿里斯坦（Ariston）是個貴族，是雅典王哥特魯士（Codrus）的後裔。柏拉圖在大約二十歲的時候，就從蘇格拉底受業；蘇格拉底死時，他已經三十歲了。於是柏拉圖離開了雅典一些時候，在米加刺（Megara）居住了若干時，據說還到過西列納（Cyrene）與埃及。

紀元前三九五年，柏拉圖回到了雅典。紀元前三八九年，西拉古斯（Syracuse）的國王調尼小斯第一（Dionysius I）有一個內弟名叫狄安（Dion），與柏拉圖相遇於意大利，勸他謁見調尼小斯。他以直言觸調尼小斯之怒，調尼小斯把他交給斯巴達的使者（恰巧那使者在西拉古斯），那使者把他帶回去，放在奴市中發賣。後來有一個朋友贖了他，把他送回雅典。調尼小斯第一死後，柏拉圖謁見了兩次嗣君調尼小斯第二；此時他個人雖不受什麼罪名，也做不了什麼好的事業。大約在紀元前三八六年，他開始設館授徒，其館叫做「阿加的米」（Academy），在館的附近有柏拉圖的一所屋子與一個花園。他歿於紀元前三四七年，享壽八十二歲。

13. 希臘人首先把哲學顯然地與神學分離。哲學的研究，在希臘，起源於紀元前第六世紀，差不

多與東方的佛教同時。從此以後，希臘人只把「自然的原動力」弄成「人化」就滿意了。直到了現在，他們開始發問：「這些自然的原動力是什麼？」這些原動力可否歸納於若干原則之內？嘗試而失敗，失敗復嘗試，於是思想家們開始發問：「我們怎樣能認識這些外物？我們真的了解事物，可以到什麼地步？」

14. 到了蘇格拉底出來，知道要達到這目的，非有更好的研究方法不可。讓我們先審察我們自己；又在可能範圍內，我們務必發見我們所真知道的是什麼，僅僅似乎知道的是什麼。譬如說：「政治家是什麼？」「政治家是像貝理克利的一個人。」但是，貝理克利是一個高大而雄辯的人，而一切的政治家都必須是高大而雄辯的嗎？讓我們試把一切政治家所共有的德性與某一政治家所特有而另一政治家儘可以沒有的德性先分開罷。經過這手續之後，我們已經在本質上知道什麼是政治家了。我們已經對於政治家得到一種「概念」了。在這種研究裏，最好是問一問其他的人，看他們能不能幫助我們。但是，在種種現象當中，研究哪一種最有價值呢？太陽，月球，星球的性質嗎？日蝕地震的原因嗎？「不，」蘇格拉底說：「有些事情是我要先知道的；我要知道我這人應該怎

樣生活，怎樣行爲。」於是蘇格拉底就創立了「倫理哲學。」

15. 但是，努力尋求明顯的概念，其結果是否可以得到一點兒真理？柏拉圖有一個解答。他說：我們在這世界裏所能感覺到的每一事物，只是「上界」實有的原物的一個影相。譬如我們已經形成了「政治家」的概念之後，我們並非僅僅對於政治家得了一個抽象的定義；如果我們推理無誤，我們還可以看見政治家是「實在」的，在「上界」裏，實有政治家一物，這好像有真的樹，真的椅子一般。只有「主型」是實在的；人世上的「影相」僅僅是似乎存在。這是所謂「埃第亞論」(Theory of Ideas)，換句話說就是「主型論」，因為希臘文的「埃第亞」乃是「形式」的意思。由此推之，每逢一件事是我們的靈魂所感覺爲真，善或美的時候，上界的主型亦必爲真，善或美。這是所謂「好的埃第亞」(Idea of Good)。

16. 然而人世的影相往往是模糊的，怎能給予人類的靈魂一個真的原物的概念呢？柏拉圖說：如果靈魂在未入人體以前不帶一點兒原物的真相，人類當然得不到實在的概念。不過，靈魂雖則把原物的真相忘了許多，卻還不完全忘掉。模糊的影相恰像不好的圖畫，總還能喚起靈魂的若干

回憶；只要靈魂肯努力去回憶，不讓下等的情感去擾亂牠，就行了。這就是柏拉圖的「回憶說」(Anamnesis)。

17. 當靈魂看見了真善美的實在形式的時候，牠是自然而然地愛牠們的。但這種愛是可以由教育助長或消滅了的。因此之故，人類都應受助長愛的一種教育。又因此之故，在完善的社會裏，那已經曉得愛真善美的人們就應該主持公民的教育；又凡可以消滅愛力的事物都應被排除。這就是柏拉圖的「理想國」(Republic)。在他的法律篇裏，他立了許多理想的法律的細則；例如國都須恰恰離海九里；公民的數目須恰恰達到五千零四十一；一切商人都須是外籍人；四十歲以下的公民不許出外旅行。

18. 在柏拉圖的名下的一共有四十二篇對話，大約只有二十五篇是真的。哲理的對話，在柏拉圖以前，已經有人寫過。但以藝術的形式去寫對話，則當推柏拉圖爲首創者。最早的對話，大約寫於蘇格拉底死年稍前或稍後（即約在紀元前三九九年之間），書中敘述柏拉圖的方法的特色，以及蘇格拉底學派與詭辯學派的異點。在伯洛達哥拉斯與歐西德模斯 (Protagoras and Euthy-

dæmons) 裏，文學的色彩很爲濃厚。

19. 他回到雅典不久，就發表了他的高爾極斯 (Gorgias)，算是向雅典人表示他放棄了政治生涯。他在理想國裏，已經露出這種意思。又有費特魯斯 (Phaedrus)，大約是在他初次游西西里之後，開始講學於阿加的米的時候寫成的，算是高爾極斯的續篇。此外還有幾個對話篇是有問題而無正式答案的。

20. 柏拉圖的體裁是在詩與散文之間的；文字間富有談話的雅趣，還表現若干辯才。在有些地方，他利用故事或神話以免對話的單調。柏拉圖的上帝的概念乃是最純潔的：在他的理想裏，上帝只是「好」的造成者；人性的最完善處在乎儘量把自己弄到與上帝相諧和。猶太人費洛 (Philo) 首先把柏拉圖的學說與猶太教相混；到了新柏拉圖派（第三世紀），以爲我們必須把靈魂裏所有一「感覺的污點」滌除淨盡，然後能經過「埃第亞」而與上帝直接諧和。

21. 亞里士多德是物理學家尼哥馬古斯 (Nicomachus) 的兒子，於紀元前三八四年生於斯達奇拉 (Stagelira)，附近阿島斯山 (Mount Athos)，在達拉斯國。相傳他家歷代的孩子都是自幼

就學解剖的。由此看來，亞里士多德該是自幼就對於物理有興趣的；但據他的文章而言，他似乎又不是實踐的解剖學家。

他的生活可以分爲三個階段：（一）紀元前三六七年，他的父親死了，他被他的保護人送到雅典去；到了雅典，就成爲柏拉圖的高足弟子。柏拉圖歿於三四七年，他的姪兒斯伯西布士（Speusippus）繼承他做「阿加的米」的首領。（二）亞里士多德三十七歲的時候，他到了米亞亞的阿他納斯地方（Atarnus），那時阿他納斯是歸他的同學海梅亞士（Hermias）管轄的。紀元前三四四年，波斯人叛變，海梅亞士死難，於是亞里士多德又到米狄蘭恩（Mitylene）住了兩年。紀元前三四二年，馬斯登國王費理伯聘他做亞歷山大的師傅，那時亞歷山大只是一個十四歲的孩子。到了三三六年，費理伯逝世，亞歷山大就了王位；亞里士多德卻歸雅典居住。（三）大約紀元前三三四年，他在雅典開始著書，直至死日不曾中斷；同時他也在「里西庵」（Lyceum）講學，嘗與門弟子散步於樹陰之下，且步且談，凡傳其學說者，世稱「派利巴得」學派（Peripatetics），或譯爲逍遙學派。亞歷山大歿後，凡平日不喜歡亞里士多德的人，一齊起來，借瀆神的罪名，把他逐出雅

典。他在流浪之中，客死於歐保亞（EuBoia）的加耳西斯邑（Chalcis），年六十三歲，時在紀元前三二三年。

22. 亞里士多德尋求每一科學所特有的原理是什麼，又牠們所引起而待答覆的是什麼問題。他的整個工作，自始至終，是一個「持續」的工作；每一部份的工作都與其他部份相連，成爲不可分離的成分。

23. 他開始利用方法去求知識；他研究那「推理的工具」，同時又研究修辭學，以爲令人信服自己言論之用。他還做了分析詩歌的工作，從英雄詩以至於悲劇，都有甚深的研究。後來他又轉到倫理的與政治的實踐學。他研究人類的道德問題之外，還關心於自然科學。當他的晚年，似乎在研究他所謂「第一哲學」，這就是我們所謂「形而上學」，是研究知識本身的性質及「實在」的來源的一種學問。

24. 亞里士多德最大的功勞乃在乎發明論理學，以爲推理的科學。蘇格拉底與柏拉圖已經發明了「辯證法」，但這只是辯論的藝術。亞里士多德開始發見若干「通則」，可以幫助辯論的藝

術的。待至他着手研究之後，他覺得「推理」的本身就是一種學問。三段論法是他發明的。他的作品裏只有兩次說到自己：第一次辯說他的「埃第亞論」與柏拉圖的「埃第亞論」的異同；第二次敘說他爲他自己發明了三段論法的歷程。他不曾用「邏輯」一語；斯多噶學派所用「邏輯」字樣似乎是後起的名詞。他把牠叫做「分析學」(analytic)；我們對於所從推理的形式加以分析解剖，而分析學也就是分析解剖的藝術。演繹的推理，是領我們從普通關係降至特別關係的，例如：凡人皆有死；某甲是人；故某甲亦有死（演繹的三段論法）。歸納的推理，是領我們從特別關係升至普通關係的，例如：甲，乙，丙，丁，都是天鵝；牠們是白的；所以一切天鵝都是白的（歸納的三段論法）；但除非甲乙丙丁已足以盡天鵝的種類，否則這結論不能爲真理。亞里士多德對於演繹的歷程的分析，已經完善無疵；但他對於歸納的歷程，其分析尙未能同樣完善。其所以如此者，因爲亞里士多德與其說是一個科學家，不如說是一個辯證家，他畢竟不能純然合乎科學。

25. 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叫做尼哥馬基安 (Nicomachean)，大約是他的兒子尼哥馬古斯與這書的發行有些關係。歐迭米倫理學 (Eudemian Ethics) 不是亞里士多德所著的，只是他的

弟子歐迭莫斯 (Eudemus) 所述他的意見。依照亞里士多德的意思，一切行爲的目的都在乎幸福。人的最大力量依照自己的優越性或德性的規律而取得諧和，人的幸福就建築在諧和之上。每一特別德性乃是兩極端之間的一個中項。希臘人傾向於把「不錯」的事認爲在道德上是美的；把「錯」的事認爲在道德上是醜的。到了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教人曉得道德只是意志的一種狀態，而不是理智的一種狀態。意志的狀態或習慣，往往是由屢做同樣行爲而形成的。亞里士多德說：「人乃是羣性的動物；」離羣而言人，則人等於神或禽獸。由此看來，人類所當做的事情只是社會所應做的事情的一部份，而倫理學也就只是政治學的一部份。亞里士多德是首先把政治學與倫理學認爲兩事的。

26. 在政治學裏，他草創他的「理想國」(Ideal State)。「理想國」的公民大約爲二萬之數，每一公民都須受國家教育，他的土地所有權是有限制的，他個人須被統治者們切實地認識，同時他又須享有統治權的一部份，除了政治上及軍事上的義務之外，一切皆可自由。他主張奴隸制度是必要的，因爲公民們由此可得閒暇的時間。

27. 亞里士多德也研究生物學。他把靈魂認爲有機體的一種主要的現實，與普通人的見解不同；因爲普通人都認靈魂是可與身體脫離的。他又著有動物的研究 (*Researches about Animals*)，是自然科學最早的一部書。在這書裏，他敘述了大約五百類的動物，其中包括大約三百五十類的脊椎動物。

28. 伊壁鳩魯 (*Epicurus*, 342—270 B. C.) 教學於米狄蘭恩，其徒弟號稱「花園哲學派」。花園哲學派主張求樂主義，以爲自樂其樂卽道德目的所在；善於求樂的就是哲人。但他們所謂快樂，非指物慾而言。伊壁鳩魯重精神之樂而輕物質之樂；雖不言嚴禁物慾，而言貴有節度。他著書頗富，皆不傳，所傳者僅二三書札。

29. 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伊壁鳩魯三人當中，當推柏拉圖的著作爲最富於文學性；亞里士多德也以美爲對象而研究美學。伊壁鳩魯著作流傳既少，無可置論，但哲學總與文學相通，所以我們談及希臘文學的時候，不得不略述希臘哲學；至於有志研究哲學者，自有專書，非此篇所宜贅及。

第二篇 衰期文學

第一章 從亞歷山大至奧古斯德 (300—30 B. C.)

1. 希臘主義 (Hellenism) —— 當馬斯登國王費理伯在加洛尼亞 (Chaeronea) 把希臘人打敗了之後，希臘各國實際上是隸屬於馬斯登了。他們雖仍舊有自己的法律，不與馬斯登的法律相同；但遇大事時，他們不復能有真的權力去任意施行了。他們在政治生活裏的自由是被剝奪了。於是亞歷山大佔領了東方；在他歿後，他的帝國遂分爲三個王國：(一) 馬斯登；(二) 亞細亞；(三) 埃及。他的侵略的結果，反令希臘文化播及國外。西亞細亞建立了許多「西提社會」，居民一部份是亞洲人，另有一部份是各處來居的希臘人。在亞歷山大的繼承者的統治之下，他們不復能有古希臘西提社會的舊生活，換句話說就是不復有政治上的自由。但希臘人總還是希臘人。他們普通所說的話仍是希臘語，所讀的，所寫的仍是希臘文。還有的是希臘的廟宇，塑像，戲院，等等。這

種文化，就其普通性質而言，本是希臘文化，却又侵進了非希臘種族的人民的心裏。這有一個特別名詞，叫做「希臘主義」。所謂希臘主義，並不是一「屬於希臘」的意思，而是一「使人似希臘」的意思。

2. 希臘的詩與散文都以作者的自然衝動為源泉；而作者希望告訴同胞們，說他所感覺是好的，是值得聽一聽的。他們的作品並不依照某一派的偏見，而依照他們實際的經驗；他們有了一「美的感覺」，這美的感覺變了他們的本能。

3. 但是，自從希臘西提社會的勢力衰落之後，公民們漸漸不很留心於社會，却漸漸加意於私人的行爲了。從前民衆生活與社會生活合而為一，現在却漸漸分離了。他們不復問：「他是不是希臘的公民？」只問：「他有沒有希臘的思想？」越在思想上表同情，同時越是政治衰落的徵象，於是希臘的統一性由此溶解。伊蘇格拉底說：「希臘不當以種族為主，而當以智識為主；凡同受我們的教育者即可謂之希臘人，不必十分根究他的來源。」這話顯然表示民族之統一性為不重要了。

4. 希臘主義的文學不復是自然的或創造的了。他們並不直接從生活裏啓發文思，卻在現存

的書本裏模仿詞華。希臘的文學是源本的，希臘主義的文學卻如江河之下游，樹木之枝葉。作家們並不像從前向大眾說話；他們只向一些貴族或智識階級說話。

5 亞歷山大利亞是伯多勒米斯 (Ptolemaios) 的新都，也就是希臘主義的文學根據地。東西商人羣集，希臘的財富移至埃及，同時也把藝術與科學傳了過去。國王伯多勒米第一首創「藐子廟」(Museum)，這有點兒像現代的大學。廟裏有藝術的廊廡，有讀書室，有膳廳。大學者們都被徵聘在那裏；廟中的花園常爲亞歷山大利亞的詩人遊詠之地。那時的國立圖書館曾經有過大約七十萬的手寫本，希臘文的著作差不多完全保存在那裏。後來經過了該撒之圍，被燬了一部份，還剩有四十萬本。

6. 在亞歷山大文學裏，散文佔首要的地位；而散文往往適用科學與掌故學。早期的希臘藝術之模仿，不復能有成功的作品。詩歌也由學習而來，把牠當做一種學問，藝術的意味就減少了。

7. 學習的詩歌——加里馬古斯 (Callimachus, 260 B. C.) 的作品，現存者有六首頌神歌，與一集的短劇。他努力模仿古希臘的英雄詩得其神似。羅調斯 (Apollonius Rhodius, 194 B. C.)

寫了一篇阿爾高之遊 (Argonautica)，描寫深刻，引據賅博。他是亞歷山大利亞的詩人，同時又是一個文法家。李哥佛蘭 (Lycephron, 260 B. C.) 生於加爾西斯，是亞歷山大利亞最有名的悲劇詩人。他有一首長歌，叫做亞歷山特拉，歌中敘述加山特拉 (Cassandra) 預言巴里士之遊，斯巴達 影響於亞細亞與希臘的命運。文筆艱晦，不易卒讀。

8. 垂訓的詩歌。——阿拉圖斯 (Aratus, 270 B. C.) 寫了一首關於天文學的詩，名為天氣之預測 (Diosmeia)，後來由西塞祿譯為拉丁文。尼干德爾 (Nicander, 150 B. C.) 做了兩首關於醫學的詩：一首敘述咬傷的毒，另一首敘述消毒劑。

9. 鄉景詩。——德歐克里圖 (Theocritus) 是西拉古斯人，可為希臘的鄉景詩的代表。他生於紀元前三一〇年或三〇〇年，著有生活的小圖畫 (Idyls) 等詩。他的銳敏的感覺，他的想像力，他的實際觀察，他的戲曲的本能，使他在二等詩品中成為頭等詩人。

10. 畢安 (Bion) 是另一個鄉景詩人，生於伊佑尼安，著有哀阿多尼士 (The Lament for Adonis)，近代詩人雪萊根據牠而寫阿多尼士 (Adonais)。他是中毒死了的。第二個鄉景詩人是

莫士古斯 (Moschus)，是西拉古斯人。他寫了一首哭其師畢安的哀辭。

11. 翻譯——尤其是翻譯聖書——乃是亞歷山大利亞的一種學問。紀元前第三世紀前半，亞歷山大利亞人開始把舊約從希伯來文翻成希臘文，但直至紀元前第二世紀之末，還不曾譯完。

12. 波里卑吳士 (Polybius) 是希羅多德與杜西迭特以後的最大的歷史家。生於紀元前二一〇至二〇五年之間，歿於紀元前一二五年前後。他的歷史共分四十卷，記載紀元前二六四年至一四六年的羅馬侵略。現存者僅有前五卷，與第六至第四十卷的殘簡。第一第二卷，算是緒論，是接着第馬歐士 (Timaeus) 的歷史的；第馬歐士的歷史敘述至紀元前二六四年而止。這兩卷敘述布尼克第一次戰爭 (First Punic War, 263—241) 與阿加安聯盟 (Achaean League)。第三卷從第二次布尼克之戰敘述至加奈之戰 (Battle of Cannae 218—216)；第四卷與第五卷，敘述希臘與西利亞 (Syria) 之內部戰爭。第六卷至第三十卷，將羅馬的侵略敘述至紀元前一六八年。第三十一卷至第四十卷，所敘的乃是紀元前一六七至一四六年的事情。

13. 波里卑吳士的體裁是所謂「營壘的體裁」。他有時候也有一點兒粗，但他沒有當時修辭

學上的缺點。他的書是用「普通話」寫的，以雅典語為基礎，最能令人發生興趣。

14. 當時一切學問都向羅馬集中。亞歷山大利亞與雅典的文學都由許多希臘人傳授於羅馬家庭。大約在紀元前八十年以後，希臘文學——尤其是修辭學——完全成為羅馬的高等教育。歷史與地理的研究也同時發達了。

第二章 從奧古斯德至恰斯第年 (30 B.C.—529 A.D.)

1. 在羅馬帝國統治之下，希臘的言語與文學在已開化的世界上到處分佈。形似大學的組織，在各大城中都有了。從奧古斯德時代 (Augustus, 63 B. C.—14 A. D.) 至恰斯第年時代 (527—565)，希臘主義的文學可以分為四大類：(一) 歷史，傳記與地理皆屬此類；(二) 博學，包括文法，文學批評，考古學，與雜俎；(三) 修辭學，包括理論與實踐，可分為對話，小說，書信等；(四) 哲學，以斯多噶學派與新柏拉圖學派為代表。詩歌無可述者。

2. 歷史——調尼小斯 (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 25 B. C.) 在他的古代史 (Arch-

aeology) 中，要爲波里卑吳士的歷史作引端，故敘述羅馬至紀元前二六四年。他以爲統治世界的羅馬人並非「蠻族」而是希臘的後裔。他還有些關於修辭學的著作，他的目的在乎使雅典散文的真模範復活。

3. 左賽夫 (Josephus) 是猶太的貴族，他用希臘文寫了一部猶太古代史，直敘至紀元後六四年，共分二十卷，係模仿調尼小斯而作。他又寫了一部猶太戰爭史，分七卷。阿爾里安 (Arrian)，大約生於紀元後一百年，著有阿那巴斯七卷 (Anabasis)，敘述亞歷山大大王出征之事。除第七卷後半之外，其餘皆存於世。克台疵亞斯 (Ctesias) 用伊佑尼安的方言寫成一部印度史。此外還有阿丕安 (Appian, 140 A. D.)，海洛第安 (Herodian, 240 A. D.)，都是當時的歷史家。

4. 傳記。——伯魯達克生於紀元後四五至五〇年之間，歿於一二五年前後。他在雅典求學，後來游歷亞細亞與埃及，又到羅馬，爲阿特里安的師傅；最後回到故鄉加洛尼亞，做督理官。他的傑作是希臘羅馬名人傳。其書善於描寫個性，人物極生動；莎士比亞也曾根據這書以編劇本。此外如拉爾狄吳士 (Diogenes Laertius) 做了八十四個哲學家的傳記；如費洛斯特拉圖 (Flavius

Philostratus) 做了五十九個詭辯家的傳記。

5. 地理。——斯特拉寶 (Strabo) 生於紀元後一八年，寫了十七卷的地理，描寫歐羅巴，亞細亞，埃及，里比亞。他在地理上，到處覺得文學的意味多，地理的意味少；凡地方是曾有大事發生或曾被詩人吟咏者，他就格外關心。寶沙尼亞 (Pausanias, 160 A. D.) 寫了一部希臘環遊記，分十卷。伯多勒米 (Ptolemy of Alexandria, 160 A. D.) 用數理建立了天文地理的系統，為後世所採用；直到了十六世紀與十七世紀之間，哥白尼的學說纔替代了他的學說。伯多勒米相信太陽與諸星都是繞着地球而行的。哥白尼一出，纔把他的話推翻了。

6. 博學。——亞歷山大時期的文法學與學術批評，到此時仍舊很發達。科學家加倫 (Galen, 160 A. D.) 曾做柏拉圖的批評與伊波克拉德 (Hippocrates) 的批評。伊波克拉德是希臘醫學的始祖，他的書是用伊佑尼安語寫的，屬於第五世紀。加倫最顯明的目的在乎把心理學做醫學的基礎；他認肉體的痛苦是與靈魂的痛苦有關係的。他在許多地方極力攻擊伊波克拉德，所以現代的人譬喻意見不合的時候，還說：「伊波克拉德之所是即加倫之所非。」

7. 阿典納歐 (Athenaeus, 190 A. D.) 寫了一部醫士飯前瑣談 (Deipnosophistae)，共十五卷，是一種雜錄。書中上至荷馬，下至黃瓜，無所不談：文學，自然歷史，醫學，禮貌，文法，都是他的談話資料。波里雅奴斯 (Polyaenus, 170 A. D.) 在他的戰略 (Stratagemis) 裏敘述了八百個故事，縱談將帥的戰術，時或旁及治國方略。此外如阿里安 (Aelian, 220 A. D.) 曾編歷史，傳記，考古的總集；如斯多巴歐 (Stobaeus, 480 A. D.) 曾編文選；福第吳士 (Patriarch Photius) 曾編叢書。

8. 修辭學——海莫基納 (Hermogenes)，生於紀元後一七〇年。他把修辭學歸納成爲一個整個的系統。他的書，在很長的時間內，曾爲人們的模範。但他也有一個敵手，叫做亞夫多牛斯 (Aphthonius)。亞夫多牛斯做了一部文藝之復興，成爲被人傳誦的書。龍基奴斯 (Longinus, 260 A. D.) 是第三世紀的希臘修辭學大家，相傳太上論 (On Sublimity) 是他做的，這是文學批評的佳品。自第四世紀以後，修辭學家最爲世人所重。

9. 那時的修辭學教師有一個特別名稱，叫做「索非士特」 (Sophist)。「索非士特」我國人譯爲「詭辯學派」，本是一個舊名詞，現在加上了特別的意義，算是學界的尊號，差不多等於現

代所謂博士頭銜。這一個新學派，在第一世紀末期可以克利索斯丹 (Dion Chrysostom) 爲代表；第二世紀可以亞里士梯德 (Aelius Aristides) 爲代表；第四世紀可以德米士調斯 (Themistius)，希米料斯 (Himerius)，李巴紐斯 (Libanius) 爲代表。此外還有魯山 (Lucian, 120?-200?)，他寫了諸神對話篇，死者對話篇，歷史作法等書。

10. 「羅曼絲」(Romance) 是小說的意思。希臘的小說起原於奧古斯德時代，後來衍爲兩大路向。第一路向是純粹希臘的，以愛斐素斯 (Ephesus) 人色諾芬爲代表。他寫了一部愛斐素斯城的故事，書中敘述男女二人的戀愛史。龍古斯 (Longus) 也寫了一部達夫尼與克洛依 (Daphnis and Chloe)，這是很動人的田園小說。第二路向是受了東方——特別是印度——的傳說的影響的，最好的代表作家乃是希流多魯士 (Heliodorus, 390 A. D.)。他的愛狄樂丕亞城的故事 (Tale of Aethiopia) 敘述女修士嘉里克利亞 (Chariclea) 與迭亞基納 (Theagenes) 相愛，同逃至埃及。遇了許多危險與別離之後，他們終於到了愛狄樂丕亞；後來他們被黑人拿去做犧牲以祭日月之神。恰將被殺的時候，大家發覺嘉里克利亞乃是愛狄樂丕亞國王的女兒——只因憑藉

神力，得生而爲白種。他們終於結了婚，國人因此信奉更合人道的宗教。

11. 此外還有基督教的希臘「羅曼絲。」在教會初起的時候，既在社會上佔勢力，就希望在文學上與異教對抗。在第四世紀初期，此類作品很多，大半是希臘的教徒寫的。在這種「羅曼絲」當中，有些是敘述殉教的事跡的，或係歷史上的事跡，或係託言。另一些乃是僧徒生活的故事。又另一些乃是幻想的遊歷，例如馬加柳士遊天堂記（*Voyage of Macarius to Paradise*）又另一些，則其目的在乎辯論。譬如猶太人阿伯刺漢與商人調多爾（*Abraham the Jew and the Merchant Theodore*），就是爲崇拜偶像辯護的。調多爾乘船遭難，因此破產，親友不復肯相助，於是他向猶太人阿伯刺漢借錢。他沒有什麼做抵押品，只在銅市內的耶穌像前宣言爲證。調多爾的船又遭覆沒；阿伯刺漢仍舊信任他，又借給他的錢。調多爾改向西方營商，這一次卻大大的獲利。他想要償還阿伯刺漢的錢，因無人可以差遣，於是他把錢放在一個小箱子裏，呼耶穌之名，把牠交給波浪。後來這箱子直漂流到了馬摩拉海（*Sea of Marmora*）的海岸，在阿伯刺漢的腳邊停止，阿伯刺漢就拾了起來。及至調多爾回來了，那猶太人想要試他一試，假做不會收到那箱子。調多爾要他在耶穌跟

前發誓。當調多爾站在聖像之前，誠心祈禱的時候，阿伯刺漢忽然感覺良心不安，就只好承認了。

12. 哲學——在這幾個世紀之中，哲學的主要派別只有斯多噶學派與新柏拉圖學派。斯多噶學派從紀元前第三世紀一直傳至當時，在羅馬帝國統治之下成爲一個特別學派，據說是最熱心探尋「生命的實踐律」的。而新柏拉圖學派卻努力於覓得「認識」與「實在」的本原。

13. 到了第三世紀的末葉，新柏拉圖學派以爲革命的基礎在乎哲學，而基督教徒卻以爲希臘思想中的好成分都是受了希伯來的聖書的影響的。

14. 羅馬有的是軍事與政治的天才，希臘有的是富於可柔性的言語與思想。現代的法律與政治，雖從羅馬不斷地傳授而來；然而現代的精神生活則以希臘文學的痕跡爲多。我們所以要研究希臘文學，就是這個緣故。

參考書：R. O. Jebb, M. A.: Greek Literature.

A. et M. Croiset: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grecque.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學文臘希

著力王

路南河海上
五雲王 人行發

路南河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刷印

埠各及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行發

版初月二十年二十二國民華中

究必印翻權作著有書此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GREEK LITERATURE

BY WANG LI

PUBLISHED BY Y. W. W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3

All Rights Reserved

七
一
七
〇
上

陸

